技术手册

[illegibl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

八册目錄

哲學類

儒家哲學—論語

論語俟質三卷附校譌、續校　清　江　聲　撰　一
論語註參二卷　清　趙良猷　著　一六
論語附記二卷　清　翁方綱　著　三一
論語孔注辨譌二卷　清　沈　濤　撰　五〇

儒家哲學—孟子

孟子解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蘇　轍　撰　六一
孟子外書四篇四卷　宋　劉　攽　注　六五
孟子集註考證七卷附四庫提要　宋　金履祥　撰　六九
尊孟辨三卷附續辨二卷、別錄、四庫提要　宋　余允文　著　八九
孟子雜記四卷　明　陳士元　著　一〇六
孟子附記二卷　清　翁方綱　著　一二八
孟子事實錄二卷　清　崔　述　著　一四三
孟子要略五卷附附錄　清　劉傳瑩　輯　一五七
續孟子二卷附四庫提要　清　林愼思　撰　一六八
逸孟子一卷　清　李調元　輯　一七三

儒家哲學—周

孔子集語十七卷附表、四庫提要　清　孫星衍　輯　一七六
家語疏證六卷　清　孫志祖　學　一九五
孔子家語疏證十卷　清　陳士珂　輯　二一七
曾子十篇四卷附附錄　清　阮元注釋　二三七
晏子春秋七卷　周　晏　嬰　撰　二四三
荀子二十卷附校勘補遺　周　荀　況　著　二六一
孔叢子三卷　唐　楊　倞　注　二八二

儒家哲學—漢

陸子一卷　漢　陸　賈　撰　二九二
新書十卷　漢　賈　誼　撰　二九五
春秋繁露十七卷　清　凌　曙　注　三〇八
董子文集一卷附本傳　漢　董仲舒　撰　三四七
韓詩外傳十卷附補逸、校注拾遺　漢　韓　嬰　著　三七一
說苑二十卷　漢　劉　向　撰　三九二
新序十卷　漢　劉　向　著　四一四
法言十卷　漢　揚　雄　著　四三三

子彙　四七四
抱經　三九二
經訓　三七一
文選　三四七
湖北　二七三

次年季春而三月而成。題曰論語竢質。竢質者、不敢自是。竢質正于同學及來哲也。

嘉慶四年歲在閼逢涒灘陽月壬戌元和江聲書時年七十有九。

論語竢質卷上

清 元和江 聲 撰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者、愜心之謂也。學而時習。溫故知新。見聞日廣。知識日益。閎者洋通。廷者盡精。心神怡。不亦說乎。

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之謂說。

傳魯論者龔奮、夏侯勝、韋賢、韋玄成、張禹。釋文序錄云。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鄭公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致之齊古。爲之注焉。由是言之。兩漢諸儒傳論語者不下數十家。今其全注皆亡其佚。乃僅見于何晏集解。及裴駰太史公書集解。而何晏所采諸儒之注。往往取其精粗。而遺其精英。至晏自下己說。率皆詐繆荒誕。於戲。論語之學。不其殆哉。余年三十。幷奔陛學。從事摯經。于論語有欲戡正者數十條。以年輕學淺。不敢以問世。四十後。遂精于尚書。凡海昏簡。宅五十三面書。增倪厥脅。續寫付梓。遂剞劂事竣。而年已七十矣。自分將就木焉。幸天假吾年。俾有餘力。豈容舉廢歲月。意欲舉說文解字。以繩經史子之譌字。謂亦足以嘉惠來學。唯是老耄焉。班之書。不能如舉經之了然于心胸。其當繩之字。尚需肆力勤討。攻攻數年。功未及半。比及七十八歲之秋。筋力驟衰。股慵不仁。荒廢者累月。已乃聊試握管。尚可勉焉。念舉繩之書。騁目持久。可屬之後學。姑以久著于胸之論語錄出之。于年終創始。至

子曰若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固謂陋也謂陋則不莊重學可以救其謂陋則不固矣不固則非重非重則嚴威矣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字以冠之子翠簡所記乃其全文可證也記于此者不稱子曰後人遂聯合于此非也

子路

久矣蔡哲相沿作子貢矣惟樂記子路見師乙而問焉備一見爾案說文解字云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貢賜也从貝𢍏省聲端木公名賜則字必是子貢凡作子貢者皆非也

未若貧而樂道

鄭公曰樂謂志于道不以貧賤爲憂苦然則鄭本无道字孔君于下文注云能貧而樂道當面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則孔本有道字皇侃本及唐石經亦皆有之善均從衆可也

如切如嗟如琢如磨

爾雅曰骨謂之切象謂之嗟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孫叔然曰治器之名

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已矣

子曰賜云句孝于惟孝句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告往而知來

逸書也包咸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說文解字曰施旗也从㫃也聲字作𣗥讀與施同釋文云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案漢石經作孝于自僞孔氏竄取惟孝二字置下友于兄弟爲句以入僞若陳後之讀論語者以孝于二字不辭遂改作孝乎以屬上書云爲句於戲作僞之禍害一經而波及他經可深嘆哉

八佾第三

八佾舞于庭

佾夷質反世俗相承作人旁昔說文解字所無不可用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八章之八有云千儀羅舞成八佾則古者假佾字爲之當從之也馬融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聲案八人爲列則諸侯六八四十八人卿大夫四八卅二人士二八一十六人矣或說人各如其佾數若然則士二佾止有四人何以成列且左氏襄十一年傳鄭人皆八人爲列矣或說非也又案春秋隱五經書初獻六羽左氏說天子用八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說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諸公也二說未知孰是馬君則從左氏說也

繪事後素

鄭康成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惠半農先生曰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辮間賦白疏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者鄭駁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司常九旗畫日月龍蛇之象亦以絳帛爲質也聲案致工記曰凡畫繪之事後素功則素是人功非質矣

子曰繪自既灋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禘、大祭也。緩言之、則曰大祭。急言之、則合併爲禘。反語也。灌者、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祭天帝異饌、亦異其禮。天無灌而祖有灌、以灌禮降神、推人道以接天。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也。是故禘莫盛於灌。孔子觀之、意已神洽。故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此歎美之言。猶左氏襄廿九年傳季札觀樂、而歎觀止也。或曰是而遠孔子必知其說。故問焉。雖然其禮可觀也。其說難知也。豈觀之而遂敢自信爲知之哉。故答以不知。且爲說知其說者之功效。古無眞字。或假借示字爲之。易坎上六、眞于叢棘。劉嶽本作示于叢棘。故鹿鳴詩示我周行。鄭君箋云示當作眞。眞、置也。又中庸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公云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此文示字讀亦當然也。指掌而云寘諸、斯言天下可運于掌也。

鬷鬷乎髣髴哉。

說文解字云。鬷、有文章也。从有、鬲聲。髣、鬷也。从彡、从文。今本鬷作郁、別矣。髣作文、省也。鬷髣二字、皆廢不復有見矣。

子曰。躳不主皮。

鄉躳記曰。禮、躳不主皮。鄭公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不得中爲焉也。主皮者無侯。張侯而躳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鬥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躳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向之取也。于圃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于行禮。其躳又主中。此主皮之躳與。

爲力不同科。

馬融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孔子嘗有言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卽此一端、人必以爲諂矣。推之他事。孔子無不盡禮。其爲人所譽議者、當復不少也。

孔子事君之禮。卽如拜下一節。衆皆拜乎上、而子獨違衆而從下。人必以爲諂矣。他如鄉黨所記、聞君命入公門及過君位。鞠躬如。色勃如。足躩如。雖未見君而已形敬畏。升堂見君、則鞠躬屏氣。皆夫子事君盡禮之實。人不能然。反與譏刺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詩敍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里仁第四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安而行之也。利仁、利而行之也。

造次必于是。

鄭公曰。造次、倉卒也。案、說文解字云。趣、倉卒也。从走、束聲。讀若資。鄭公讀次爲趣也。

顚沛必于是。

顚沛、謂爲蹶踣。說文解字曰。蹶、走顚也。从走、厥聲。讀若橜。踣、仆也。从足、音聲。觀過斯知仁矣。

[表]記曰。與仁同功。然後其仁可知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者、喜其多壽。多壽、則來日滋少。是可懼也。父母雖康健、日薄西山。康健其足恃乎。是懼之一念常與喜交幷也。

公冶長第五

胡糪也。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糪。殷之六胡。然則糪是夏器。胡爲殷器。先儒偶不檢面交相誤解。後人相承沿襲。袞之益正。今正之。今本瑚字。乃珊瑚字。左氏襄十一年傳胡簋之事。胡不从王。說文解字木部云。糪、胡糪也。从木、連聲。則糪亦不當从王。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咸曰。既然子貢。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案、王充論衡問孔篇。引作吾與女俱不如也。正與包咸注合。然則此文與女下其有皆字。與何晏本則無有。宋人蓮側爲詐女自知弗如之解。增字而爲曲說。殊屬不解。蓋其意以孔子必不可謂不如顏淵。不知此在他人之見則然。在孔子自視未有以異于人。孔子雖嘗自言學之進境。自十五以至七十。歷歷可數。此日後追思約略可計。方其日征月邁之時。必不自覺。而于諸弟子之學業。則確知之。故曰何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悟之而不惰者、非何也與。又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孔子之于顏子。見其勇猛精進。日起有功。必自計己所不及。方深喜其早成而勝己。此素志也。故既然子貢。且曰吾與女皆弗如。此中心誠質之言。非謙讓之辭也。

宰予晝寢。

晉、非謂日中也。說文解字云。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从畫省从日。正義云。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昏明之間。晝夜正刻。以裨晝。此不易之法也。蓋古人雞鳴必起。詩鄭風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禮內則曰。雞初鳴。咸盥漱。櫛縱髮。拂髦。冠緌。纓。端。鞸。紳。搢笏。昧爽。而朝。問安。出入。初辨色而入朝。卽其起身倘早也。左氏宣二年傳。趙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亦雞鳴時起者。宰我蓋天明而後起。方其未起之時。早已晝矣。故曰晝寢。必非既起之後。日中而復臥也。

孔子嘗有言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子早已知宰我之言不信矣今予人之言亦不敢遽信遂予宰我而改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包咸曰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居蔡僭也節者楹也刻鏤爲山棁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案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明堂位曰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也文仲僭是二者不知分益甚矣何得謂之知乎若謂以山藻之文飾臧龜之室文仲不若是之疑惑也

微生高

漢書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師古以爲即微生高也又東方朔傳曰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曰即微生高也蓋微尾字通堯典鳥獸孳尾五帝本紀作鳥獸字微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其音訓皆同矣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然則微生高矯情飾行以詐取名者故或稱其信或稱其直信既如此其直非直可知夫子即其乞醯而譏乞爲與一事則其私曲盡見無論其他矣

或乞醯焉

周禮膳夫職凡王之饋膳用百有二十品鄭公曰膳、謂醢醢也王舉則醢人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醢人掌四豆之實酏食糁食膚鮮魚和腥魚鮮腊膾魚醓醢以薄以酒從籩酒、並省從皿皿、器也然則醢乃醬之酸者非醋也

左丘明

太史公書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挾子叶反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抱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古本如此朱子本衣下有輕字而解衣云服之是襲誤本而謬解詁誤後學矣釋文于下篇赤之適齊節音衣於既反而於此不音則此衣當如字讀下不應有輕字皇侃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振所憾恨則皇本亦無輕字矣蓋凡物獨用則用窄而壞速與人同用則用繁而易壞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敝而無憾不存人己之見可謂公矣與朋以下九字作一句讀共字不當絕句也

雍也第六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鄭公以爲秦大夫案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此子桑伯子伯子、當是字不得云子桑亦其字殆非公孫枝也或以爲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又案莊子大宗師子桑戶死歌者曰嗟來桑戶乎則似

桑戶其字子乃尊稱之爾亦非此伯子矣又彼下文稱子與與子桑友未審桑戶子桑是一是二姑闕疑焉

與之庾

包咸曰十六斗爲庾非也案聘禮記曰十六斗爲籔注云今文籔爲逾包氏蓋以逾庾音近而以爲同物遂以逾之數益說庾故以爲十六斗殊未審諦也籔大令垕曰與之庾者釜外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豈容沽益之數反多于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攷工記陶人職云庾實二穀瓬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左氏昭三年傳云四升爲豆豆實三則斗二升然則穀受斗二升也庾實二穀則容二斗四升蓋初時與六斗四升不爲少矣因冉子請而益以二斗四升斯爲允當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說文解字云犁耕牛也國語曰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以供世家之子失位而下齊於氓庶也耕牛、謂畎畝之勤也騂、赤色周所尚也周禮陽祀用騂牲幽祀用黝牲騂而且角中牲粹矣太史公書曰仲弓父、賤人蓋身爲庶民先世未有仕進爲士大夫者故謂之賤人賤、故以耕牛爲譬譬當時卿大夫皆世官用人必世家之子孫有錄及民庶者孔子言此意謂雖生于微賤苟能才德尤異卓然特立人必知之明主求賢必見擢用不沒沒也所以勖勉仲弓毋以家世賤而自弃也止爲喻言而不明斥仲弓若非與仲弓言弟子安知其爲謂仲弓也且聖人豈背後談論人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牖在室中西南隅平時窺處恆南首于牖下疾時亦然牖有浮思孔子于時從浮思入手執伯牛之手也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執其手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

知者樂水

說苑曰夫知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潺潺不舍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谿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絜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者所以樂水也

仁者樂山

說苑曰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隆崇嶵崒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萬生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否、讀如易否卦之否厭、讀如叔孫豹夢天厭己之厭變色曰見南子者時不遘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詘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編輯社按見太史公書孔子世家注）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會乎天準乎性中庸之德至矣民少有久于此者歎好學不倦者之難得也
遠而弟七
何有于我哉
孔子嘗有言曰多學而識之知之次也則子未嘗高視默識必不委曰不能又嘗曰莫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則學不厭誨人不倦夫子固已自任矣此言何有于我蓋謂此三者夫人能之何足云有于我哉非謂何者能有于我也子罕篇亦有是言義同此
自行束脩以上
鄭公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聲謂檢束其身修治其行束脩以上猶言絜己以進
溯洄
說文解字曰溯逆流而上也从水朔聲今經典輒段借遡字爲之而溯字遂廢矣
飯疏食飲水
疏粟米也飯時惟有疏粟無肉食飲有水漿醴涼漿醷凡六飲蓋惟水而已無他物皆言儉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太史公書稱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然言孔子爲此言在五十以後矣孔子爲文言于乾九二曰閑邪存其誠于九三曰乾乾因時而惕于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又曰君子進德修業及時故无咎蓋九二中而不正故言邪閑邪存誠則正矣九三正而不中因時而惕求時中也九四不中不正故言上下非邪求正也進德修業求時中也故无咎也即此三爻可見聖人修己之學矣蓋孔子知不得用于世不能以易道措施于天下惟以自治其身于是歎曰天其假我數年乎我得有五十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孔子之學易蓋三四十年于茲矣未知年壽幾何能竟功否故發此言非貪生也誠以易理淵微學之久而好彌篤也夫孔子豈猶有過哉而曰可以無大過者蓋聖心沖虛不敢自信無過惟恐有過而不自知且重視夫過有過即爲大不敢云小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公曰讀先生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案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疏引何子季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然則曲禮所云即此文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若教詩書而或諱則音乖音乖則義晦滋學者惑執禮謂執行禮之儀注今存者儀禮十七篇而已執之以詔行禮者之儀文如有所諱則儀文差謬故必皆正言其音周禮太史職執書以次位常執書以詔王蓋凡行禮必有所執也若以雅言爲常言弟子無煩記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楚縣大夫也名諸梁字子高楚僭稱王其縣大夫亦僭稱公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發憤謂于上下神祇
說文解字曰讀籀也樂功德以來福論語云從言樂聲何本讀誤爲誄後世相承襲誤夫誄者死後
引書文也施於有政作於者孔子之言也自爲君陳篇改爲克施有政以人書文近儘自圖百詩以
施於有政　長洲宋翔鳳曰漢熹平石經論語殘字見洪氏隸釋施於有政於字作於上文友于兄弟作于

語竣質卷中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鄭公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愼而無禮則葸、

說文解字曰、葸、思之意、从言思、思亦聲、段若膺大令据廣韻、作言且思之、疑古文作言且思之意、聲案、愼而無禮、則隘事不知所措、必諄諄思之、反覆不已、猶恐有失、若所謂季文子三思也、葸當解爲三思之意、孫卿子議兵篇云、葸葸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用其文而改葸之言旁从魚、蘇林注、引此文以正其讀、而訓爲懼貌、然則此文與漢書、皆當依孫卿作葸、从魚、从艸、皆非也、三思與懼意正相近、

則民不偷、

說文解字曰、偷、薄也、从心、俞聲、今本易心从人、非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以教化頡陽斯民、可使常游乎吾頡陽之中、不可使知吾頡陽之也、堯時之民、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夫其飲食作息、皆帝力也、而以爲于我何有、是由不使知之、是以成此熙皞之治、如使知之、則知識開、知識開則巧慧生、而變詐百出、而不可治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

穀、善也、學所以求善也、三年、則爲學久矣、猶不至于善、則于學不易有得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公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也、

武王曰、予有亂十人、

馬融曰、亂、治也、鄭公曰、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顚、閎天、散宜生、南宮括也、何晏本亂下有臣字、陸氏釋文云、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案、左氏襄廿八年傳曰、武王有亂十人、孔疏云、言有治理政事者十人、是傳文無臣字、又四昭廿年傳引泰誓、杜注云、言有治臣十人、則傳文臣字、蓋杜氏增之、何杜二氏、皆非學人、宋人無知、輒據其說本、劉侍讀逢祿、創爲子無臣母之說、以婦人爲邑姜、蓋邑姜雖武王賢妃、而其佐理內治、未有見武王必不夸獎之詩敘云、葛覃、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嫉妒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此可見文母之佐文王內治至矣、武王承文王之業、深賴之矣、故曰有亂十人、言治內有文母、治外有九人也、乃或執泥衍字、而變更舊說、宋人之不學類如此、

子罕第九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無所成名者、聖無不通、不可以一材一藝名之、此所以爲大也、學記曰、大道不器、此之謂也、黨人始深知孔子者、惜其姓名不著也、

太宰問于子貢曰、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孔君不能指實、鄭公曰、吳太宰嚭也、陳孝廉仲魚云、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贛辭于太宰嚭、十二年、公會吳于鄫、吳子使太宰嚭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疑太宰問子貢、在此時也、案此說證明鄭注、最爲精確、

牢曰、

鄭公曰、牢、弟子子牢也、臺案牢、蓋弟子字也、其姓氏及名、鄭公未言、太史公書亦不具、殆不可攷矣、或乃以爲琴張之名、是受王肅之欺而不自知也、

我訓其術而渴焉、

訒、扣也。讀如公羊吾爲子訒隱之訒。兩端、始末也。渴、遏也。言我于問者、必訒其事之兩端、而端而渴吾所知以告之。明無隱也。世俗相承以銖兩爲參兩、而兩字廢、以端正爲端倪、而端字僅見于攷工。尤可恨者。以渴爲飢渴字、而渴字廢。又順非妄作、以竭代渴、而訓義乖。致使後人不得識字。是何心也。凡經史傳記、渴力竭忠字、皆當从水。下文既渴吾才、仿此。若从立、則非其義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

周禮內豎、鄭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其職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鄭注云、使僮豎通王內外之令。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禮記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嘗其來前。坐者不爲之起。夫子于齊衰者、冕衣裳者、若瞽者。此三項人。設或見之。雖其人年少。必爲之起。古人五十而後爵。年少而冕衣裳者。嘗時世卿之子襲父位者也。言雖少必作。則成人必作可知。不待言矣。言必作。則坐可知。亦無煩言。坐若改爲雖坐必作。則設嘗不坐時見之。將何如哉。

子欲居九夷

馬融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李巡注爾雅曰、九夷、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說文解字云、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欲之九夷。有以也。然則君子居之。謂九夷乃君子所居之國。馬注云、君子所居則化。似謂君子往居則化之。非也。蓋孔子終不以君子自居也。

未成一簣。雖覆一簣。

漢書王莽傳上、綱紀成張。成在一匱。一匱二字。當本諸此。今論語匱字。去匚而上加竹大非。

無友不如己者。

不如、非謂不及也。如以不及己而不友之。則彼勝己者。將亦以我爲不及而不吾友矣。友道毋乃絕乎。不如所爲不相如也。不相如則彼此皆無所取資。友之何益。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即使同焉爲學。己則志在潛修。下學而上達。彼則志在求名。務博以矜世。是即不如己者。蓋同志爲友。志同則相切相磨。日就月將。交相益也。不如是。則友之何爲。

鄉黨第十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

公門、扉門也。自外來入。必先扉門。三倉云、鞠躬、敬慎之貌。入門、使入自于君子于是佐立以竢之。不中門者。立于闑東闑外。不當根闑之中也。

過位。

包咸曰、過君之空位。案、若日出而視朝。既而退適路寢。則空位矣。故包氏以爲空位。鄭公謂入門右北面君在堂。升見無方。陪、辨君所在。鄭公曰、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

攝齊升堂。

攝齊、揖之位。此千慮之一失也。

鞠躬如也。

鞠躬、行故道也。案、今通作復。孔安國以其位爲來時所過位是也。向者過之。足躩如。益復經歷其位。故鞠躬如也。自是而徑出矣。

說文解字云、攝、引持也。齊、衣下縫也。攝齊升堂。儀禮記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陪、辨君所在。鄭公曰、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

復其位、踧踖如也。

說文解字云、踧踖、敬也。其處。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私儗！

韓非子曰、白營爲厶。背厶爲公。則厶者對公而言。上文聘享。皆孝君命以將事。皆公事也。此則以己物見于攷工。記曰、鳧氏爲鐘。鄭注云、鉦、舞也。從人。聲。人境外之交。而有私見者。既以公事接見鄰國之君。不可無所藉手。以將其敬。是以有私儗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

說文解字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攷工記鍾氏職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蓋以纁入藍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緅也。飾、純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說文解字云、紅、帛赤白色。紫、帛青赤色。攷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皆北方之色。相次以成采。故不以爲私居之服。則他服可知矣。

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

國曰、暑則禪服絺綌焉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案、曲禮曰、紗縠單衣。裼之。孔安國曰、暑則禪服絺綌。不入公門。爲絺綌蓋衣。不表則不得入公門。故半袒亦不宜露見。詩云、蒙彼縐絺。是紗縠單衣。裼之以絺綌之上也。毛傳云、絺之靡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箋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是先儒皆以絺綌爲視身之服。不解宋人何必有疑。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見而反易之。如謂表絺綌于外。則裏衣必布。古人之布。非麻則紵。皆者不能表出。則以布著絮以爲禦寒。皆以爲裏衣而外加絺綌。焉能維袢。矣用絺綌爲哉。皆謂致知格物者。而爲是說哉。

褻裘長一身有半。

國曰、今之被也。說文解字云、褻、寢衣也。長一身有半者。案、鄭公亦以爲臥被。蓋先儒相承舊說。皆人執持應見。必以著于身者爲衣。側爲謬說。且欲移說此文于後。咎莫大焉。尚書狄設黼扆綴衣。禮記曰、天子設斧扆。負斧依而坐。極爲衣也。又古人以蔽膝牛謂蔽爲牛衣。此皆非身所服者。宋人皆不知之邪。

狐貉之厚以居。

鄭公曰、在家以接賓客。說文解字云、貉、似狐、善睡獸。從豸、各聲。今經典相承作貉。而絺字遂廢矣。豸乃種之國別一字也。

齊必有明衣布。

明衣、所爲齊者之遊衣。曰明者、神明之也。然義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蓋于是設明衣以象其神。則思尤專一。而見尤親切矣。布、蓋十五升之布也。因上文歷記衣服之制。而附記此。

齊必變食。

變食、更易新饌。朝時餕餘。日中不食。夕時亦然。周禮。王日一舉。齊則日三舉。一舉者。亞飯三飯。因初飯之餕餘。三舉則每飯改饌。是謂變食。故鄭仲師引此文以說周禮。自此以下至不多食。皆記齊時之飲食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說文解字曰。厭、飽也。槩米一斛。舂至九斗爲穀。舂至八斗爲穀。皆精矣。而穀尤精也。少儀曰。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鄭公曰。聶之言躡也。先薾葉切之。復報切之。則咸脆。是則膾宜細也。齊時食必有節。食雖精。膾雖細。不因精細而厭足也。

不時不食。

鄭公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

割不正不食。

瑣解牲體。脊、脅、肩、臂、臑之屬。皆有節度。不容偏表。割之不正。則此胤彼絀。不中俎豆之實。故不食也。此蓋齊時則然。平居燕食或不然也。

不得其醬不食。

醬、醢醢也。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修醢醬實蓼。濡鹿醢醬實蓼。濡麋醢醬實蓼。濡肉醢醬實蓼。濡魚醢醬實蓼。濡腸胃醢醬實蓼。濡肝醢醬實蓼。濡牛炙醢醬實蓼。濡牛胾醢醬實蓼。濡羊炙醢醬實蓼。濡羊胾醢醬實蓼。濡豕炙醢醬實蓼。濡豕胾醢醬實蓼。濡狗肉醢醬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醢醬實蓼。濡鴈醢醬實蓼。濡鶉醢醬實蓼。濡鷃醢醬實蓼。濡雉醢醬實蓼。濡兔醢醬實蓼。濡腊醢醬實蓼。濡麇醢醬實蓼。濡麋醢醬實蓼。濡鹿醢醬實蓼。濡麕醢醬實蓼。濡屬醢醬實蓼。濡麞醢醬實蓼。濡麏醢醬實蓼。濡麕

陳仲魚孝廉據皇侃本若上有曰字又據漢書敍傳小顏注引此亦有曰字聲案此書之例記者稱諸弟子輒字而不名在夫子口中皆名而不字此稱由也自是孔子之言今奪去曰字非也

季氏富于周公

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聲案左傳桓十八年有周公黑肩莊王時莊十六年有周公忌父當周莊王時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又僖九年有宰周公孔土使會葵丘賜齊侯胙者皆周文公之子孫世食采于周者此周公又其後也富謂采地所入多也諸侯之卿不得伴于天子之卿乃季氏四分魯國有其二采地數倍于前多于王朝卿士故曰富于周公非謂封于魯者若魯之周公魯國之外尚有邘采地周之外猶有凡蔣茅胙祭皆周公之富以其所應得而不有富名季氏有魯之半安得與之相校且記臣之惡而斥及君之先祖其咎不僅擬不于倫也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胥陳氏厚施于民而將篡齊魯政出季氏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求毋乃監于齊事而爲季氏聚斂以結怨于民乎如其然臣季氏而懷二心一罪也且有害于民二罪也故夫子深責之

曾哲

太史公書弟子列傳云曾蒧字哲說文解字曰蒧雖哲而黑也從黑箴聲古人名蒧字哲然則下文點爾何如吾與點也之點皆當作蒧音如緘

夫子歎之　夫子何歎由也　是故歎之

說文解字曰笑不壞顏曰歎从欠引省聲

異乎三子者之僎

鄭公曰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陳仲魚孝廉曰鄉飲酒禮云遵者降席席東南面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全遵本通故讀僎爲詮非改字也臧在東秀才曰異乎三子者之僎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誌之言也若如孔訓爲爲政之具是已未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校之舉爾之形益甚矣

顏淵第十二

克己復禮爲仁

說文解字曰克肩也詩敃之曰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任也鄭箋云仔肩任也蓋肩所以儋荷重任克訓肩則亦訓任矣克己復禮以己身肩任禮也言復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周易所謂不遠復也克己復禮仁以爲己任矣故爲仁也孟子曰湯武身之也克己之謂也又曰湯武反之也復禮之謂也此說本諸先師惠松崖先生必如此說乃與下文爲仁由己一貫若依俗解則二己字成兩義不相應矣

司馬牛

太史公書曰司馬耕字子牛然則與丹伯牛名同矣孔安國曰弟子司馬黎耕未知孰是姑兩存之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倘書甫刑曰明清于單辭片言以折獄惟子路其可由其明清故也孔子蓋嘗試之而稱之也

眚繇

今本作皋陶蓋改自何晏始而後人從之也漢人皆作眚繇馬班二史盡然說文解字引書曰眚災肆赦唐天寶中敕偏旁改尚書從時字自是尚書作皋陶字案鼛鼓、櫂楫、藷皆以咎爲聲則咎音同皋何必改易繇則繇遠繇役皆用此字義同音陶則徒刀反音不同繇不當叚借

伊尹

鄭公曰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

子路第十三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葉公楚之賢大夫沈諸梁也字子高爲楚縣尹楚國之制縣尹稱公故曰葉公直躬直人名躬也呂氏春秋當務篇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此其事也蓋楚人皆以躬爲直故躬以直名葉公大不然之是故語孔子而取折衷焉曰吾黨勝也信而勇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黨勝也好復言而來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于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

斗筲之人

說文解字曰箾飯器也受五升从竹肖聲秦謂簋曰箾又曰箱陳留謂飯帝曰箱从竹相聲一曰飯器受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筒爲箱此二字于論語未知孰者爲是今論語字从竹竹文宋金也許書不收必也狂狷乎

狷急也从犬睘聲孟子引此文狷字如此作論語作左犬右肙非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繇表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鄭公注云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恒定其吉凶也松崖師曰論語巫醫乃卜筮之謂龜筮不能知不我告也故曰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獻否成可獻可去否之謂和。人可亦可。人否亦否之謂同。

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周官大宰職。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鄭注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管仲執齊之柄。凡事無不統攝。猶周之太宰也。伯氏蓋有大罪。管仲蓋詔桓公以八柄之法奪之。罰當其罪。叔伯氏將銜恨而無怨言。疏食、菜食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漢書鄭陽傳云。卷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案、論語孔子之言。齊桓與晉文並稱。統指二公生平行事。陽以法而不譎。專指殺哀姜一事。蓋斷章爲說。不必如夫子意也。又案今本作正而不譎。華此以例上句譎而不正。正字亦必作法。蓋古文法字作金。學者罕見金。多見正。何妄非學人。安識金字。故誤爲正。後人因之爾。蓋晉文如城濮一事。執宛春。許復曹衛。使告絕于楚。又使宋賂齊秦。藉之告楚。詭譎甚矣。諸隧、圍陽樊。召王而以諸侯見。不可以訓。故曰譎而不法。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命毋下拜。桓不敢承命。卒下拜。登受。公羊（莊十三年）傳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莊廿七年）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故曰法而不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鄭公曰。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首戴。盟葵丘。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盟葵丘。十一會。去二會則爲九合。公羊（莊十三年）傳云

子曰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過于行君子恥之里仁篇記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正與此同意若以恥與過對待分解不辭甚矣皇侃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義尤明晰

微生畝

漢書古今人表有尾生畝師古以爲卽微生畝尾微字通說已見前說文解字畮字重文作畝云畮或从十久

公伯寮

說文解字曰寮穿也从穴寮聲論語有公伯寮令論語上从亻非也太史公書弟子列傳作公伯僚故馬注云僚魯人弟子也宋人以其愬子路故不以爲弟子夫孔子之設教來不拒而往不追安知公伯寮不皆受學乎

愬子路于季孫

說文解字引作訴子路于季孫訴告也从言斥聲重文作譖又作愬或从言朔或从朔心今論語作愬从或字也

有何臭而過孔氏之門者

說文解字曰臭古文自象形自鼻也

闇哉碏碏乎

說文解字曰聲樂石也从石殸聲象懸虡之形殳擊之也古者毋句氏作磬殷商文省虡古文从皿棨同古石銮古文磬从石从殸殸亦聲論語闇哉碏碏古文磬也樂記曰石聲磬以其聲名其石遂名樂石爲磬石聲磬單言之闇哉碏碏重言之皆言其聲也文異而字實同也陸德明以苦耕反碏誤矣陸在唐初已不識字何況後人

高宗諒陰

諒陰讀爲梁闇鄭公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

衛靈公弟十五

小人窮斯濫矣

說文解字曰濫過差也从女監聲引論語曰云云今本鑑作濫通用字

對曰然非與

然者應女以予爲之問也非與者謂夫子非多學而識者與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共已正南面而已矣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易說卦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正也此爲周後言之也鄭公注尚書堯典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商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又曰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是以知帝王受命必改正朔不相沿襲逆而溯之堯之前高辛氏必建寅又其前高陽氏必建子凡建子後必建寅也周正建子則繼周者自當建寅故子曰行夏之時是據繼周者而言非謂長行夏時歷久不宜改也蓋建寅得四時之正雖建子建丑之朝其出令行政必率由之周禮謂之正歲故堯典歲二月東巡守鄭公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豳詩七月之篇明堂月令所紀皆夏正也

乘殷之路
周禮五路字皆从足不从車覲禮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月令四時之五路禮器郊特牲大路先路次路以及詩采薇路車乘馬韓奕乘馬路車諸路字皆同也如春秋內外傳及公羊穀梁凡車路字亦無不同惟尚書顧命四路字爲孔氏增改作輅是其有心壞亂經字故特改之案說文解字云輅車轅前橫木也則非車矣安可乘乎後人不識字因之改論語之路爲輅誤矣陸德明云輅本亦作路不辨其是非亦不識字也

鄭聲淫
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趫躅之聲使淫過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惡也沒世而論定則名定矣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斯名稱其實不稱則名浮于實也君子循名責實故惡名之不稱孟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季氏第十六
且在邦域之中矣　面謀動干戈于邦內

二邦字皆古封字也尚書敍邦諸侯班宗彝周本紀作封諸侯班賜宗彝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甸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漢許慎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邦內甸服邦外侯服漢許慎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是邦封古今字也詩商頌撻彼殷武撻彼殷武奄有九有撻幾千里卽封圻也天子曰封圻諸侯曰封域大小之差爾說文解字邦从邑丰聲古文封作邦从土丰聲丰邦同故字同也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鄭公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李氏之家臣陽貨果因季桓子也孰案伐顓臾事不見左傳豈因再有見貢而不果伐與此言將有事者未知其在何年孔子言季孫憂在蕭牆指謂其將來之事時已有其萌兆鄭公言後陽貨果因桓子則此時在其前

矣。案太史公書孔子世家云。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貨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時定公五年也。季氏將伐顓臾。蓋在此時。至定公八年。陽虎果欲殺季孫。季孫幸免。囚故孔子言此。鄭公稱陽虎事以說是也。蓋顓臾之內。家臣所在。若安得至焉。于哀公乎何有。

友善柔。

爾雅曰。謏謾。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兮此。體柔也。兼此三者。是謂善柔。依字柔。當作腬。說文解字曰。腬。和也。从肉从月。讀若柔。

友諞佞。

說文解字曰。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佞。巧。諂高材也。从女仁聲。

陳佷。

說文解字曰。佷。人名。从人亢聲。論語有陳佷。今論語省人作亢。

陽貨第十七

夫子莞爾而笑。

易夬九五。莧陸夬夬。諸本莧。或譌作莧。虞翻作莧。云莧。說也。莧。讀夫子莞爾而笑之莧。今論語莧。皆誤作莞。大非矣。蓋夫子于是喜說而解頤。故曰莧爾而笑。說文解字曰。莧。山羊細角者。从兒足。苜聲。讀若丸。莧字从此。此莧字本義也。訓爲喜說者。借義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

說文解字曰。偃。僵也。从人匽聲。匽。匿也。从匸从曰。而下垂。偃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偃、字子游。今論語从作偃。得其音而失其義矣。又左氏襄十三年傳。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請從伯游。郤偃將中軍。士匄佐之。又莊子齊物論。顏成子游。名偃。今亦皆作偃。而偃字遂廢。不復有見矣。惟晉谷犯之名。當正作偃字。蓋偃者。伏也。犯則逆上。是用反義爲字也。古人往往有之。如鄭公孫僑。字子產。僑者。流寓產者。土著。又如殷冀。冀者。火不明也。其字然明。皆取反義爲字也。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蕩、讀當爲惕。說文解字曰。惕。放也。从心。昜聲。下文今之狂也蕩。當同此。

多識于鳥獸艸木之名。

鄭公注禮。輯云志古文識。然則志古字。識今字。異文同字也。乃大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與此多識于鳥獸艸木之名。音同訓同。晦翁注易。音識爲志。于此則否。且論語諸篇。識字不一而足。晦翁皆音訓並發。獨于此音訓全無。豈晦翁讀識爲知識邪。斯大謬矣。其詁誤後人可勝數哉。說文解字曰。艸。百卉也。从二屮。又曰蔕。蔕、斗樔實也。一曰象斗。从艸、昂聲。二字絕異。自漢隸以此二字混雜互用。晉以後直以蔕代艸。而艸翠遍丈人以杖何蔕。

用。越至于今。經傳史子諸書。艸字絕不二見。悉改爲蔕矣。而又襲蔕字。譏繁而譌。其下甲爲十。何爲其然。何不用簡易之艸哉。宋翔鳳校甲字古文作十。鈕樹玉校鼎文屢見。

穿窬之盜。

窬、讀與竇同。禮記儒行。篳門圭竇。即左氏襄十年傳所云。篳門圭竇也。穿窬、謂穴牆而入竊。一事也。孔解穿窬爲穿壁。窬爲踰牆。非也。

改火。

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案逸周書。有月令解。今其篇亡。馬氏蓋猶及見之而引之。與周禮司爟職四時改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稱鄭子之言。以說與此馬氏五時之木同。皆必逃古稱先。以明非出自己。朱子不然。殊違直而勿有之義。

博奕。

說文解字曰。簙。局戲也。十箸十二棊也。从竹、博聲。古者烏胄作簙。今摴蒱皆通省作博。又曰奕。圍棊也。从奉、亦聲。則與从大之奕同音異字。

惡居下而訕上者。

今本作惡居下流。臧仲魚孝廉云。漢石經無流字。四部經比比是。經音義引無流字。盧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所據論語。並無流字。義疏云。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君上者。亦無流字。今所傳皇本有流字。蓋依通行本增入也。惠徵君曰。蓋因子張篇。有云君子惡居下流。茲涉彼文而誤。

惡訐以爲直者。

說文解字曰。訐。面相斥。罪相告。訐也。从言、干聲。

微子第十八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楚人陽狂者。故曰楚狂。其姓字不著。蓋不欲令人知也。以其傍孔子之車而歌。聊曰之爲接輿。皇甫謐爲之造設姓名。誕妄甚矣。

長沮桀溺。

二人姓名。亦不著。曰之爲長爲桀者。豈一則順然而長。一則出言桀黠與。沮水在楚地。或其家近焉。而頗蓋之。頃未必知也。溺水則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者。于此無涉。何所取焉。據溺字以弱爲聲。音如妳反。陸氏釋文。音乃歷反。依乃歷反之音。則字當作休。休、沈沒也。今字作溺。而音乃歷反。其字、其音。必有一誤矣。

丈人姓名、亦不著。以其年長、因目之爲丈人爾。何、儋負也。說文解字曰。蕢、艸田器。從艸、貴聲。案艸田器。蓋用中除艸之器。耰者所需也。

植其杖而耰。

植、漢石經作置。見宋洪适隸釋。詩商頌曰。置我鞉鼓。鄭公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樸貫而樹之。禮明堂位曰。殷楹鼓。鄭公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殷頌曰。植我鞉鼓。鄭公又注尚書金縢云。植古置字。植其杖而耰者。丈人置杖于地而取蔑以耰也。說文解字曰。耰、除苗閒穢也。从耒、憂聲。

夷逸。

尸子曰。夷逸者、夷詭諸之身。或勑其仕曰。吾譬則牛。脅服輒以耕于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漢書禮樂志曰。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又古今人表。以此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八人。列伯夷叔齊後。當膠鬲、師涓、鄂侯之上。據此二文。則班氏以此文爲殷紂時事。案孔君注此云魯哀公時。體壞樂崩。樂人皆去。斯爲允當。班氏之說可並存。以廣異聞。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八士、皆興生。故伯仲叔季各兩稱。凡四乳也。釋文云。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案漢書古今人表。列此八士于鄂侯夷王之後。厲王之上。據逸周書克殷篇。命南宮急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又商書君奭。周公稱文王五臣。南宮括與焉。括适字同也。同于八士之名。而見于此二文者。凡三人。皆南宮氏。然則八士實南宮氏。始臣文王而後事武王者。其云成王時、宣王時、皆未有明據。不敢信從。

子張第十九

當洒掃。

說文解字曰。洒、滌也。从水、西聲。古文以爲灑埽字。然則此段洒爲灑。其義爲汎也。

君子之道、焉可幠也。

幠、馬融本作亡解。云焉可使誣罔人。但能洒埽而已。如其說。則是爲門人護短。而斥言游爲諛。子夏賢人。必不如此。馬說非也。漢書薛宣傳。宣移書有云。君子之道。焉可幠也。蓋古文作幠。幠、同也。兼也。義遠勝于馬氏也。蓋言君子之道。因人而施教。既區別其材器。焉可使同而兼之。如此說。正合子夏語意。今漢書幠、譌作憮。音義皆別矣。

堯曰第二十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永終者、吉祥之辭。猶尚書金縢云。永終是圖也。不可解爲永絕。凡堯之于舜。歷試廿年。乃授之政。盧其器。蓋用中除艸之器。耰者所需也。

植其杖而耰。

植、漢石經作置。見宋洪适隸釋。詩商頌曰。置我鞉鼓。鄭公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爲樸貫而樹之。禮明堂位曰。殷楹鼓。鄭公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殷頌曰。植我鞉鼓。鄭公又注尚書金縢云。植古置字。植其杖而耰者。丈人置杖于地而取蔑以耰也。說文解字曰。耰、除苗閒穢也。从耒、憂聲。

夷逸。

尸子曰。夷逸者、夷詭諸之身。或勑其仕曰。吾譬則牛。脅服輒以耕于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漢書禮樂志曰。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又古今人表。以此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八人。列伯夷叔齊後。當膠鬲、師涓、鄂侯之上。據此二文。則班氏以此文爲殷紂時事。案孔君注此云魯哀公時。體壞樂崩。樂人皆去。斯爲允當。班氏之說可並存。以廣異聞。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八士、皆興生。故伯仲叔季各兩稱。凡四乳也。釋文云。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案漢書古今人表。列此八士于鄂侯夷王之後。厲王之上。據逸周書克殷篇。命南宮急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又商書君奭。周公稱文王五臣。南宮括與焉。括适字同也。同于八士之名。而見于此二文者。凡三人。皆南宮氏。然則八士實南宮氏。始臣文王而後事武王者。其云成王時、宣王時、皆未有明據。不敢信從。

子張第十九

當洒掃。

說文解字曰。洒、滌也。从水、西聲。古文以爲灑埽字。然則此段洒爲灑。其義爲汎也。

君子之道、焉可幠也。

幠、馬融本作亡解。云焉可使誣罔人。但能洒埽而已。如其說。則是爲門人護短。而斥言游爲諛。子夏賢人。必不如此。馬說非也。漢書薛宣傳。宣移書有云。君子之道。焉可幠也。蓋古文作幠。幠、同也。兼也。義遠勝于馬氏也。蓋言君子之道。因人而施教。既區別其材器。焉可使同而兼之。如此說。正合子夏語意。今漢書幠、譌作憮。音義皆別矣。

堯曰第二十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竢質校讀

上卷二面十行 嗛字誤，原作磋，十一行同上。
三面三行 上職字下其字脫。
五面三行 蓋從字筆從此。
七面五行 奏字筆蓋從此，今刻有誤。
九面五行 悟字誤，原作語。
十二面八行 尤字筆蓋從此。
十三面一行 平字誤，原作手。
十四面五行 半字誤，原作見。
十五面一行 作鞔者誤，原作鞔則。十三行 緣字不連有點下同。
十六面一行 佳字誤，原作雀。
中卷十九面十一行 已字誤，原作己。
二十二面十二行 鬼字筆蓋從此。
二十三面六行 毋字誤，原作毌。

二十四面十四行 蓋字筆蓋從此。
二十五面三行 原作調，字誤。
二十八面七行 作今從火，誤。原作火，誤。
下卷三十七面十二行 作天子夫子，誤。原脫其上二字。
三十八面一行 君子二字誤。
三十九面二行 原作國，字誤。
四十七面二行 原作廢，誤。八行 段字筆蓋從此。急字誤。四段字有刷。
四十九面十一行 終舉字下脫舉字，遂終始也。

論語竢質續校

按是書爲江艮庭先生晚年所作，以鄭書勘魯論，形聲字義，辨析六書說，刊入甲集，並加校勘，洵爲後來小學之助。今因續刻完竣，其未備，他日購得江氏原書，當再爲合訂之。戊子春日鑑又識。

上卷二面十二行 芙字誤，原作其，注中大字同，依江氏注，此字當作六，依考江氏原書，十五一行 叕字從此，說文叕，綴也，從叕，象形，與此義合。
三面一行 鬻字筆蓋從此，說文鬻，糜也，從鬲，粥聲，與此義合。
四面三行 賣與賣異，又見中卷七百私鬻下，十行 鬻當作鬻，注同。
八面六行 從表從毛，後皺此，表當作表，說文，作表，注同。
十面十五行 物隘人共齊江圍，隘當作監，見天官。
十四面十三行 貨當作賮，見天官，聚人賤字亦作監。

十六面四行　按說文瀕、頻也、從頁、涉聲、段注云、瀕、水厓也、引申之凡相近皆曰瀕、此瀕字多誤從步、從刃、從止、從少、從少一筆又云、今依說文改正、梨、當作漦、漦、古文龔字、說文云、龔、給也、從廾、龍聲、周禮太祝、亦云、六曰、漦祭、鄭注云、漦祭、祭以龍骨也、說文引論語作漦用本字、今論語作龔用借字、此注以何本作誅、為誤、但太泥、

十七面五行　改字從此、

中卷十九面九行　晉、當作、說文作、𣎵、

二十二面一行　㬎、當作、顯、說文、㬎、顯也、此顯字從㬎、

二十三面十五行　空、說文、空、竅也、空位、空位下句、可知、

二十四面七行　覆、當作、說文、覆、蓋也、此覆字從襾、與說文合、本書偏旁多誤、

二十八面六行　焭、當作、說文、焭、火飛也、此焭字從炎、與說文合、本書偏旁多誤、

二十四行　改作、說文、改、更也、從攴、己聲、

三十面十四行　晳、當作、說文、晳、人色白也、從白、析聲、此晳字從晢、晢、昭晰明也、從日、折聲、晳、人色白也、從人、析聲、晢、昭晰明也、從日、折聲、皆說文所有、

三十一面一行　醮、按說文、醮、祭也、從酉、焦聲、古文醮、從肉、此小篆也、從下、此古文也、占、當作、說文、占、視兆問也、從卜、口聲、此占字從古、與說文合、

三十二面二行　耕、當作、說文、耕、犁也、從耒、井聲、此耕字從井、與說文合、

三十二面二行　之、當作、說文、之、出也、象艸過中枝莖漸大、一者、地也、此之字從止、從一、從丫、丫、古文及字、與說文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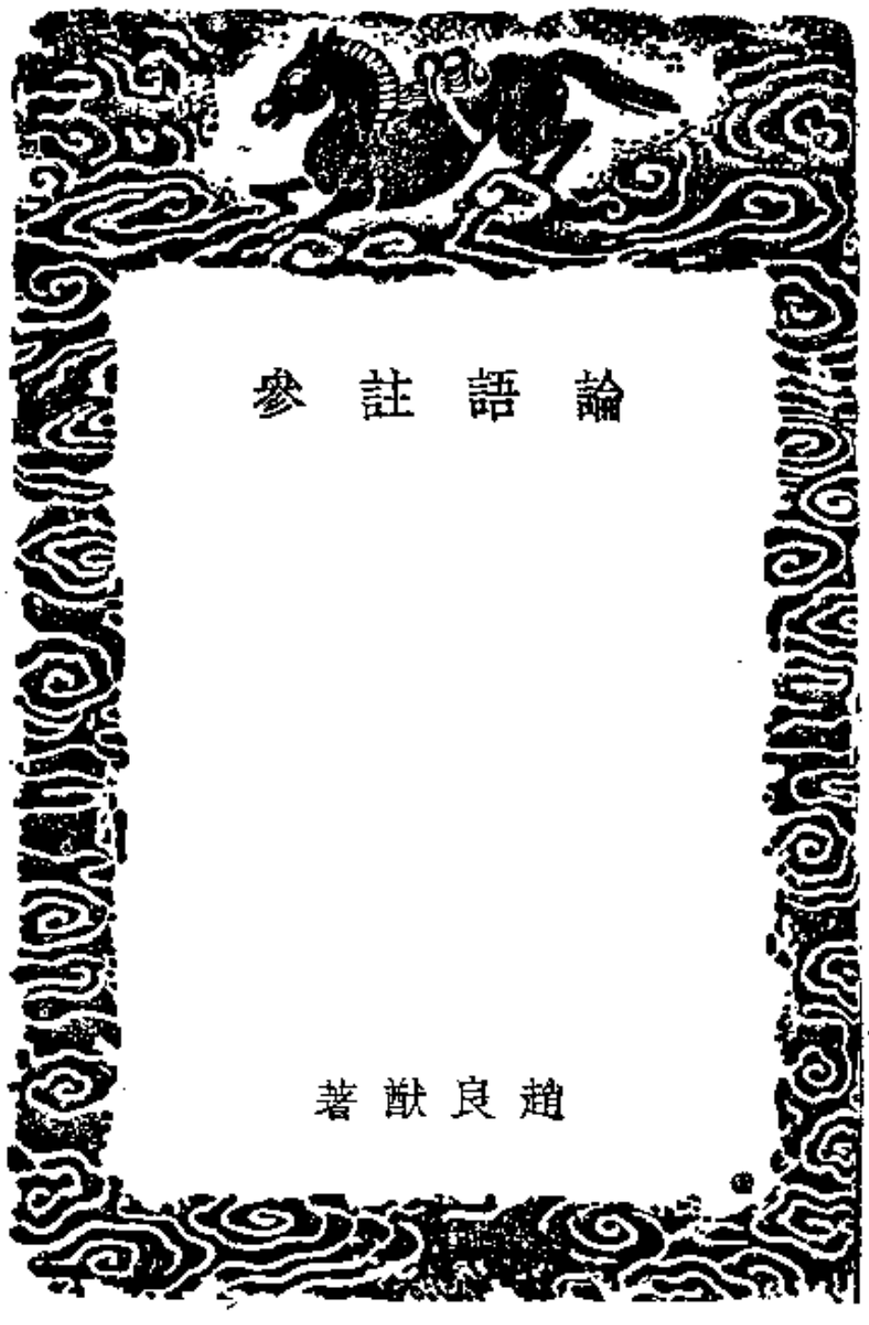
三十七面八行　說、當作、說文、說、說釋也、從言、兌聲、此說字從兌、從言、從人、從口、從八、不誤、

下卷三十五面八行　說、當作、說文、說、說釋也、從言、兌聲、此說字從兌、從言、從人、從口、從八、不誤、新刻注中、皆字亦多誤、

三十七面八行　說、當作、說文、說、說釋也、從言、兌聲、此說字從兌、從言、從人、從口、從八、不誤、新刻注中、皆字亦多誤、

四十七面八行　說、當作、說文、說、說釋也、從言、兌聲、此說字從兌、從言、從人、從口、從八、不誤、新刻注中、皆字亦多誤、

四十九面二行　說、當作、說文、說、說釋也、從言、兌聲、此說字從兌、從言、從人、從口、從八、不誤、新刻注中、皆字亦多誤、



論語註參目錄

卷上

學而十二條　爲政十二條
八佾十四條　里仁四條
公冶長十條　雍也七條
述而十三條　泰伯六條
子罕十七條　鄉黨十九條

卷下

先進二十三條　顏淵六條
子路十二條　憲問十九條
衛靈十條　季氏八條
陽貨四條　微子七條
子張五條　堯曰七條

論語註參卷上

清　竹坡趙良獻著

學而時習之

那氏疏引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氏曰。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陰也。夏言之者。皆以其德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四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

按皇氏、學有三時之說頗備。雖未可以此概諸大學成學。其義要可參用。

不亦樂乎

那疏引遵周云。悅深而樂淺。一曰在內曰悅。在外曰樂。

按集註。從那後說。然悅深樂淺。語自有味。愈足以見學之境地爲無窮也。

人不知而

何氏註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那疏曰一云古之學者爲己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也

按集註不取那氏後說然自學而朋來而教誨語意亦貫串可備一解

何屺瞻讀書記曰此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同意非云世無見用者也此對悅樂故云不慍中庸對舉則不固

按此說亦祇是餘意自當以那疏所引左傳王制周禮爲是以衆所習知故不錄

使民以時

何氏註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那疏曰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按朱註不取前說而似取其後說而稍變之故講家智分此章爲四項若依前說則分作五項亦無不可然非朱子之意學者知之而不用可也

巧言令色章

蘇子由論語拾遺曰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按此以剛毅木訥章對看最豁

三省章

何屺瞻曰三者皆要從身字認取

按此說好

傳不習乎

何氏註曰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那疏曰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

按說北辰祇如那疏已足明其義矣考證愈精則支離愈甚有謂北極非北辰極是辰旁之星者既失爾雅之義且謂極動而辰不動是更泥乎居其所之旨不知此以譬爲政以德耳但取居中而正何所取義乎動與不動而爲此煩言哉又有謂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祇是天文家言亦可當而不論也推而遠之至有謂西樂浪山正與當山相對而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雖天文家言亦可當而不論而何必闌入于此書耶

朱竹垞曰按鄭氏註與今文不同者衆星共之共作拱先生饌作僎云食餘錯諸柱錯作措云投也十世可知也無也字必也句哉問社作問主云田主謂社無適無莫適作敵莫作慕云無所貪慕也吾黨之小子句哉則吾必在汝上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作宴子疾病無病字三子者之撰作僎識曰詮詮之言善也詠而歸作饋云饋酒食也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人名弓子貢方人方作謗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爲字在陳絕糧作糧音長云糧也作封內歸孔子豚作餽饟徹以爲知者作絞歸女樂亦作饋朱張作侏張陬曲反屬已讀爲賴云恃賴也僅見於周禮與諸書皆不合也論語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以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證之則千乘是百里大國則指當時齊晉秦楚之強者言也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尚書列爵推五分土惟三豈獨孟子王制之言爲合哉

按其爲拱北、歸豚、歸女樂爲證。朱子集註用之。其他有可取者。今散見各章中。而摠附竹垞之所述於此。

思無邪

蘇潁濱論語拾遺曰。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

按理本無所不通。言亦各有所當。非一端而已也。必紐合爲言。未免費力。

有恥且格

何屺瞻曰。後漢書杜林傳有恥且格。注格、來也。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按集解。格、正也。此所據不知何師之說。

按格本有來訓。格汝舜、格汝衆、庶是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蘇潁濱論語拾遺曰。思無益。故不如學。十五志學。至六十時。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在七十時焉。

六十而耳順

韓文公筆解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按此說是。以五十知天命爲主。自此至七十。祇是順天而至于與天爲一也。

都穆曰。予家藏古本韓文有論語解。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云。正與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然注尚書三品。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十一月爲正。商白。黃帝十三月爲正。尚黑。高陽氏十一月爲正。商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一月爲正。尚赤。女媧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一月爲正。尚赤。女媧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

文質三統

那疏曰。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爲三統。按書傳略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又三王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然注尚書三品。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十一月爲正。商白。黃帝十三月爲正。尚黑。高陽氏十一月爲正。商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一月爲正。尚赤。女媧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一月爲正。尚赤。女媧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以杖叩其脛云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云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也。云時、當作待。慁愿。云當作內柔。

按都元敬所說未盡。如亦可以弗畔矣乎。云畔、當讀如偏畔之畔。予所否者天厥之云否、當爲否泰之否。厥、當爲厥亂之厥。可與共學章。云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以立。可以適道。未可與權。與不受命而貨殖焉。云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小人哉。云小當爲之。教民七年。云當爲五年。即戎爲諸侯朝會于王。各修戎事之職。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云參、古驂字。君子不施其親。云施、當爲弛。猶之與人也。云猶之、當爲猶上。韓筆解。此多不信其書。以爲僞托。然施讀爲弛。朱子集註用之。今節其義之可通者。散見于各章。而取都氏所說。并增錄之。總附於此。

又按邵博聞見錄。謂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晉。是屬上句讀也。今筆解無此語。

至於犬馬章

何氏註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那疏曰。畜獸無知。不能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按舊註本有二說。此說朱子不取。而取其後說。何屺瞻云。至於犬馬。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亦毋甚其不安。而爲此牽就之詞耳。

色難章

何屺瞻曰。曰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固極之恩。可以是爲報乎。

按何說甚明。盡可用。

何爲則民服章

王伯厚困學記聞曰。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于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

按此說亦有理。閻百詩謂如此。則尤與子夏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節語意相合。

孝乎惟孝

何氏註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朱竹垞曰。洪石經殘字。作孝于惟孝。與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按惟孝、本作一頓。此說雖有據。不泥可也。

八佾舞於庭

那疏曰。公羊傳昭二十五年。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昭公僭用之他廟也。

按僭用之他廟。故和公廟用之。而季氏乃因而用之也。

那疏曰。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十六人。士二二四人。杜預何休說如此。服虔謂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二八一十六。今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取何杜之說。

按二二四人恐不成其爲舞當從服虔
何紀曉引私箋云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

三家之堂

何紀曉曰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歌則明明可辨故以奚取問之

竹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韓子筆解謂當作爲字言丹有爲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何氏註鄭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姜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孔曰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

按考工記畫繢之事後素功康成註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此或當時所見自得爲一義

禘

何紀曉曰兩漢刊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仁傑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下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太祖則是禘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矣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註小異二說略爲近之

按此以禘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義亦未穩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諸侯及其太祖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論白虎白禘給之通如梁謚炎王炎曰記大傳者首言禮字明所記者禮之舊非漢儒臆說也禘與給不同給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鄉穆北向合食于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給次之按王炎氏此說最好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如紙禘祖之所自出而不及羣廟毀廟之主則非諦審之意無怪乎大小之議紛紛而不明也

祭神如神在

何紀曉曰朱註引程子曰祭神祭外神也外神二字乃對先祖言之夫子之分所得祭者亦不過室中五祀而已

按此說最豁

射不主皮章

何氏註馬曰射有五善焉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那疏曰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幷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古之道也結上二事

按舊註分爲二事雖無礙于理而不如集註之有味

哀公問社於宰我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張衡思元賦誤仁里其焉宅今匪義迪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石林曰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羅泌路史曰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終食之仁吾於食祭見之矣

按言於食祭見之則固不足以盡仁矣此祇是借祭始爲飲食之人以見一食之不忘本之仁耳非此句正詮也

無適無莫章

邢疏適厚也莫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親也

按邢氏此疏是引釋文所載范甯之說然厚薄之訓假末爲的若之以備一解可也范氏又云公冶長名芝字子長附錄於此

事君數章

陸氏釋文引梁武帝云數色具反數己之功勞也

按人臣挾功而要其君朋友恃勞而干其友無厭之求至不可忍而辱與疏隨之史册詳矣此說上可備一義也又釋文引梁武帝云可使治其賦也賦作傳附錄於此

南容

王世懋曰南宮适之爲南宮敬叔見論語註古來皆無異議予獨非之以爲二人也按史記孔子弟子傳南宮适字子容而述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案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公族元士遭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敬叔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讓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

按此說見王世懋讀史訂疑朱竹垞作孔子弟子攷引夏洪基孔子弟子傳略與此正同疑洪基引訂疑而竹垞誤以爲夏說也

瑚璉

邢疏曰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康成說論語貫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按朱子亦云夏曰瑚者此非仍古注之誤以明堂位亦不過出于漢儒之言未必足據耳

無所取材

何氏注鄭曰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說無所取哉言惟取于己古字材哉同

蘇氏拾遺曰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

按蘇氏仍是古註之意但云子路亦非誠欲入海此語卻說得好

吾與女弗如也

何氏註馬曰言人之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

何氏註包曰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王伯厚曰曹操祭橋元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此

宰予晝寢

韓子筆解曰晝當爲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

按王謨云宰予晝寢梁武讀爲寢室之寢畫胡卦反言其榻畫寢室今人皆謂韓文公所說非也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何屺瞻曰程子又曰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二句安溪先生謂此說比註優蓋恕卽甚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強繼註無者自然而然按曰欲無何嘗不是禁止之辭

子貢賜也非彼所及也

何氏註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按孔氏之意似言無加於人我之所能自主人加於我則出自人非我之所可主也然義頗迂遠不得語神

敏之

何屺瞻曰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按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十室之邑節

邢疏云衛瓘注云焉於虔反爲下句首

按王若虛辨惑序云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遽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過于厚也王說自正然衛說亦可存參

自牖執其手

顧寧人金石文字記曰論語註礿病者居北牖下金仁山曰牖當爲墉案中北墉而南牖唐上柱國任君碑云未拄東都之冠先覩北墉之首

亡之

何屺瞻曰漢書楚王嘉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葢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無也亡之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

按王充論衡亦作無之

君子儒小人儒

何氏註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

人之生也直

何氏註馬曰言人之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

按程子云生理本直乃推上一層說馬註正對下生字說義須兼備筆解讀直爲德似未穩

可欺也不可罔也

何氏註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

按馬註卽上二句說語較直捷

仁者難告之章

朱註而疑爲仁之陷害何屺瞻曰陷字元本作蹈極善

夫子矢之

那疏引樂肇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按此說義自可存然以釋子路不悅之意不甚明了朱子之所以不從與

何有於我哉出則事公卿章全

何氏註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

按孔安國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孔疏曰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搶揚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視故不可以苟讓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與鄭說小異然皆不作謙辭近世有釋此不作謙辭而自負獨得者不知其爲古所有也第其說云此外何有加于我哉添出此外字語意牽強而鄭云我獨有之語亦稍失和平氣象不若孔疏之渾而無迹也蓋何有於我哉猶於從政乎何有之意

自行束脩以上

張鳳翼譚輅曰束脩二字人知爲弟子傭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飭之又鄭均束脩安貧非儉節焉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又劉般束脩至行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束脩躬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盧伏潛硫有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殉鄧氏子忠孝交不語怪何朱註以禮物言若是禮物何以云然

按此自是一說然朱註自本古註疏何氏註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邢疏曰束脩十脡脯也束以乘壺酒束脩一犬鵲人殺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鵲人殺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其以束脩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韓子筆解束脩末事若人能勤行此小者則吾自教誨其大者

子行三軍則誰與

朱註自負其勇何屃嚇曰此句太粗子路此時亦復茫然自失乃以所能質證更求進步耳

按屃說似有見地

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何氏註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富脩德以得之若於道所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邢疏曰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賤職

按此句卻直捷

三以天下讓

按此說於士字雖有著落然語頗結滯惟言若於道可求者是主於義語自勝也

不國爲樂之至於斯也

何氏註王曰不國作韶樂至於此此齊

按卻莊意似謂不意韶樂之竟在齊也

鄭先張遵拙齋學測云齊景公三十一年大師摯適齊齊之韶自師摯始夫子謂不圖樂爲韶樂一至於斯也

按拙齋之說與右注小異而意不甚相遠

何屃說謂書記私箋云何音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于斯也李安溪云只將註語略一翻動云不意右今爲樂者至于如韶之美方合

夫子爲衛君乎

羅泌路史曰公子郢之德實媲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不可爲君而郢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爲問夫子以爲求仁得仁蓋以明其志之得也知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孰有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耶公羊高以輒之拒命爲正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

按路史之意是以爲衛君對公子郢之當立不當立言非指蒯輒之爭言也意自正大而語尚未豁

加我數年章

何氏註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那疏謂四十七時也

按那疏四十七之說不知何本然古書多不可致雖行事備有錯節況於所言而必可以年質之乎何註語自無弊那疏多事也

執禮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何氏註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

知之次也

何氏註孔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

按此句卻直捷

三以天下讓

那疏引鄭註云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蘇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
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
按子瞻此說頗與舊註較其非是然論自新警
興於詩章
韓文公筆解三者皆起于詩而已先儲略之遂惑于二矣
按此可備一說
三年學章
何氏註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不至于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蘇子由曰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于學三年而不見成功者世無有也
按蘇氏說仍是古註之意但釋不易得不甚理順
師摯之始章
何氏註鄭曰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
隋書經籍志曰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朱竹垞曰如隋書所說是大師摯錄詩以關雎爲始
也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按竹垞以此二句爲一句讀以牽合隋書之說亦一解也
子罕言利章
何氏註鄭曰利者義之和也邢疏曰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謂君子利
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之故孔子希言也
按太史公孟子列傳云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是漢初說書者已有定解今何
氏以爲義之和姑取以備一說可也
達巷黨人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註
項橐也錄釋載逢盛碑以爲后蒼孟康之說未知所出
今也純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鄭註純黑繒也側基反按儀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紂帛之紂多誤爲純周禮純帛
註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
太宰
邢疏引鄭云是吳太宰嚭也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於鄫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
子貢皆適吳故鄭註以爲是嚭也
按朱註或吳或宋未可知也用孔註也邢疏曰以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太宰諸國雖有太宰非上大夫

然豈問豈必上大夫楚陳皆有太宰宋皇國父爲太宰傳亦未嘗言爲上大夫也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
何氏註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邢疏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
按此說頗與下意貫串何鄂曉讀審記吾有知乎哉五字即在下截有問必答處生出自註說本朱子
又引程子無知也者盡以告人與無隱乎爾同然則程朱亦皆取註疏說也
鳳鳥不至章
韓子筆解王道盛則四靈爲畜非但受命符爾
按朱註正用舊註孔氏說似此更進一解
何鄂曰不欲斥言明王不作故借以文明之瑞爲言總註張氏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按文章安得
已
如有所立卓爾
何氏註孔曰其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按朱子之說精微詳盡說理之處非先儒所及也此僅可備一解耳
子路使門人爲臣章
王充論衡曰孔子罪子路也已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
按集註謂臣爲家臣者從包註邢疏也夫子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徒行且不可未爲過也下云且子縱不得大葬馬註謂不得君臣禮葬集註從之是王說亦可存參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何氏註孔曰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
按堵門欲以君道尊師非一日矣故曰久矣哉伯牛有疾章集註亦云伯牛家以君禮待夫子也
雅頌各得其所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石林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
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
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宋頌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
以所告者爲先後者豳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註疏之遺
不舍晝夜
王伯厚曰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舍晝夜謂曉夜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言當從之
是道也何足以臧
何氏註馬曰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善

按馬說似爲添出而朱註無明詮也何屺瞻讀書記曰胡康侯解詩云不忮則能戩忿不求則能窒欲一入曰字困學紀聞曰孔注一入曰緇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朱公遷云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又是子路進步境界胡說正二節之意朱說正此節意也子路以不忮不求爲主則自然中節而不至有忮求也

歲寒章

何氏註大寒之歲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民須歲寒而後別之

按何屺瞻云歲寒言其歲異於常歲非四令之冬正用舊註

後生可畏章

王若虛論語辨惑云四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槩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胥疑其有爲而言此過於厚也

按東坡以此等爲有爲而言極有深意

唐棣之華節

何氏註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按舊註上章合此爲一章故有此牽強之說假不足取

未之思也

何氏註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佩佩如也闇闇如也

何氏註孔曰佩佩和樂之貌闇闇中正之貌

按此與朱子註正相反然自有深意漢註近古似爲可從朱子釋闇闇爲和悅而加而詳二字或亦有見於此也近世有論此註謂不當加而詳二字者則何如仍古註之爲得耶

執圭享禮

邢疏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諸侯聘王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璋半圭爲琰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

按邢疏廣引大宗伯公執桓圭以下而謂此朝王及相朝所執以廣執圭之義耳其釋聘圭固引玉人之文也朱註備未詳極耳又典瑞璋圭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註璋以聘夫人以琮享之聘禮賓揚本束帛加璧享是圭璋以聘璧琮以享也朱註用圭璧亦非是

上如揖下如授

何氏註鄭曰上如揖揖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那疏曰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

按此亦可備一說

君子不紺緅飾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孔注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

按舊註之非緅而不能正孔氏之誤石林正其誤矣而亦無以釋經也愚謂非獨緅不得爲飾那疏亦知緅服即紺亦不得爲齊服齊服元冠元端非紺也意者紺緅皆間色其不以爲飾猶之紅紫不以爲褻乎

緇衣羔裘節

何氏註緇衣羔裘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那疏亦知緅之非緅而不能正其誤矣而亦無以釋經也愚謂非獨緅不得爲飾猶之紅紫不以爲褻

按緇衣羔裘在緇緅之間爾雅緇謂之大蜡則皮弁素服與息民異也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

那疏此疏最爲詳核但言緇衣未兼祭服於義不備王制三公一命卷疏云諸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大夫祭朝服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故知祭服即朝服也又黃衣狐裘兵事用之詩羔羊章孔疏引士喪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端大夫則朝服卷制及此云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緇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定九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

按舊註引士喪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大夫祭朝服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故知祭服即朝服也又黃衣狐裘兵事用之詩羔羊章孔疏引士喪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大夫祭朝服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故知祭服即朝服也又黃衣狐裘兵事用之詩羔羊章孔疏引士喪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士則朝服

色惡不食也其凡常不必拘

葢鄭氏此說甚有意義凡當燕聖人恐不能如此勢有所不可也又況聖人之言則著爲教若責人之

凡常如此是不知民生之疾苦與艱矣

不時不食

何氏註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割不正不食

那疏曰謂折解牲體有骨體之處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

何氏註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那疏曰祭謂祭先也按玉藻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三物雖薄亦祭先也

席不正不坐兩節註疏以鄉人飲酒屬此章

那疏曰凡爲席之禮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是禮之正也

何氏註孔曰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按此疏未詳方人以此節相屬若恐是夫子爲大夫居鄉當裝席而又不取以不齒之禮做其長者也

鄉人儺

劉昭註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引進周論語註云儺却之也以其矢射之

廐焚章

陸氏釋文引王弼註云廐公廐也

王肅曰不問馬今人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聖人豈仁于人不仁于馬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

按禮雜記載夫子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疑公廐之說爲非而讀不爲否其說似新然筆解却無之

君祭先飯

羅泌路史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播田祭豻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嘗嘗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廚先鑽先卜先馬先牧先廐先爨先爵先食先酒皆其類矣王肅曰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此路史所句是故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按路史此說是以先飯爲所祭之神論自該博但君祭先飯無與夫子事無庸記於鄉黨觀其後引先飯黍面後嗽梳事牽強回護其謬自見學者知有此說可也

入太廟每事問

先伯父穆石公云八佾篇是記言鄉黨篇是記事

按那疏亦不以此爲重出

山梁雌雉註疏以此另爲一節

何氏註鄭曰那疏曰梁橋也按今口外猶呼高岸爲梁此古語之流傳者叔明之說似非翔而後集何集解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註中謂上下必有闕文

論語註參卷下

先進後進

何氏註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祭也禮樂與時損益後進得時之中先進有古風

按此註稍牽強然謂先進後進爲先仕後仕正對下用字言義亦可從那疏乃因下章鄭註而謂此詳其弟子之中仕進前後之祭語極無理

何屺瞻引伊川云矯枉以救文之弊則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又云細看野人二字自有質勝之意

按此爲重質之說尚未說到中後進自是文勝故救之以質也古註云後進得時之中是體貼君子也三字猶居其國不非其大夫之意不可泥也

皆不及門也

何氏註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按鄭此語本牽強那疏因之而以釋上章更謬韓筆解謂弟子學道由門以及堂由堂以及室分等降之差亦不穩

何屺瞻曰程子言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按曾子年最少時未及門也

孝哉閔子騫節

何氏註。陳曰。言子弼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按此謂父母兄弟。皆信其孝。故人不能離間。義亦可用。

蔡虛齋曰。吳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按近有以孝哉閔子騫五字。爲人言者。義亦可從。

孔子對曰

邢疏。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

按論語。無與臣言而稱對者。惟季康子爲稱對。邢疏言。或可從。

顏淵死　鯉也死

邢疏。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則鯉卒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據其年。則顏淵先伯魚卒。而此云云。又似伯魚先卒者。王肅家語註云。此書久遠。年歲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詞也。語謬甚。

按邢氏此疏。辨駁明白。而終之曰。或以爲假設之詞也。語謬甚。

季路問事鬼神章

王若虛論語辨惑序云。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宋儒皆以爲實告之。此過於深也。

按王氏之說。非是。集註謂不可知等。故告之如此。猶是推原之意。然事人即能事鬼。知生即是知死。固當以程子之說爲正。

季氏富於周公

何氏註。孔曰。周公。天子之宰輔士。邢疏引杜預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

按此語有理。言魯之執政。乃富於王之執政也。邢疏又云。魯其後也。則仍爲元公矣。

（原空註疏以此章連上業也愚案。）

何氏註。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按此說可用。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鄭注解貨。當爲資。殖。當爲植。字之誤也。子貢資於禮變。未受性命之理。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註疏連下論篤是與爲一章。

何氏註。孔曰。言善人不但循迹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聖人之奧室。

論篤節

何氏註。論篤者。口無擇言。君子者。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面厭。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按此似是與二字。猶言是所謂善人與。以上二說。似不可用。

子路問聞斯行諸

何氏註。包曰。賑窮救乏之事。邢疏。若周人窮乏。當賑救之事。

按此謂父母兄弟。皆信其孝。故人不能離間。義亦可用。

子畏於匡章

韓筆解。畏。當爲先字之誤。上云顏淵後。下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

點爾何如節

鄭曉古言曰。曾哲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傍。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即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皆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點是眼前事耳。

按此說。即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意。說此節極好。

鏗爾

何氏註。孔曰。鏗者、投瑟之聲。

浴乎沂

韓筆解。浴。當爲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無浴之理。

按此說可用。

浴乎沂　三句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王充曰。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伸長統曰。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按此。是伯厚不取王充伸長統之說也。王充論衡。載此爲雩祭。非春四月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乎沂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詠而歸。詠歌、候祭也。其說絕異。故不足取。然以浴爲涉。其即筆解以浴爲沿之所出乎。

詠而歸

何氏註。包曰。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

曾哲後

何妃駁曰。曾點是見得三子優好。何故不見許於夫子。故獨留再問。不是自喜見許。其以夫子爲薄三子也。

惟求則非邦也與惟赤則非邦也與

何氏註。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按古註。此二句不作點問。最爲有理。不然。夫子已告之以安見非邦。不當復問赤之非邦也。

在邦在家

何氏註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去兵去食

何屺瞻曰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即其民也召募始于桓文初無所據當孔子時舍井田邱甸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哉下二節問答但欲窮此理之極而非實事也

按此說固是矣然此祇是言時危數極敗亡靡費有不得已焉耳兵以義死財以兵散而信自在天壤間蓋民信已在前至此不過下罪己之詔布哀痛之言以使民振起耳非去兵去食之後單有一節使民信之法也近世又有謂去兵是去甲胄戈矛者尤非是

子貢曰惜乎節

何氏註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按此至君子也斷句猶言論此君子也與上君子質而已矣針對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何氏註鄭曰言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時之異義以非惑也

按古註是以此二句跟是惑也說猶言不足以富己之德而適足以爲異而爲惑耳然惑卽不能崇德未嘗不兼頂上段也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何氏註馬曰讒夫巧言而光聖面不可踐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何氏註馬曰佞人黨多

按此句道盡古今奸僞之辜

先之勞之

何氏註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按此說亦似有意味

子之迂也

鄭論語註迂作于往也

按以迂爲于者疑子路不當以迂加之夫子也意自可存

其身正章

何屺瞻曰此節要重講下截輕帶則聖人何嘗有此賢令無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是辨令

魯衛之政兄弟也

何氏註包曰周公康叔兄弟康叔臣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按此則政字是指其盛時言之與朱註相反然可參用

冉子退朝章

何氏註周曰謂能朝於魯君焉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事者凡行常事

按此自是一說然不如鄭註之穩故朱子從鄭說

吾黨有直躬者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按鄭論語註亦云直人名弓然胡致堂謂以直躬爲人名者妄甚其言是也姑存之以廣異聞

其父攘羊

何氏註周曰有因而盜曰攘那疏因羊來入己家其父取之

按那疏不知是以意言之或相傳有此語也存之以廣異聞

直在其中矣

那疏曰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

何屺瞻曰如何要隱正謂其於理有未當耳則就其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卽在惻隱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因論春秋書夫人遂于齊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剖析及此

硜硜然小人哉

硜硜然堅確貌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爲之字古文小與之相類傳之誤也既云言必信行必果豈小人耶

按此可備一說然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似其言從此節出也

人而無恆章

何氏註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

按鄭註巫醫句語意未明然以下無恆之人易所不占對看似謂無恆之人其病不易治雖巫醫無如之何猶心無定主卽易亦不能占也惠伯論南蒯之筮亦是此意那疏不能爲之發明

憲問恥節

何氏註孔曰邦有道當食祿若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

按此以恥也單屬無道殺說亦是一解

俱不得其死然

李塨亭推逢窮語曰俱不得其死爲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而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舜則已然也

按此說有理。

問子西

何氏註馬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

按鄭子駟之子公孫夏爲子西。或人不當以此爲問。當以楚子西爲是。

彼哉彼哉

何氏註孔曰。管仲奪之。

何晏曰。彼、謂若貧卦之貧。哀也。廣韻在五寘中註。召白公致亂。按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

按此以君子小人同絃歌章爲一例。亦是一解。

奪伯氏駢邑三百

何氏註孔曰。管仲奪之。

按此、或伯氏有罪。管仲爲政而黜其邑。亦不可知。亦未必其自有之也。奪此三百。未必是駢邑三百。

貧而無怨難章

瓶庵引江熙曰。顏回無怨不可及。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管仲非仁章

何氏註王曰。管仲忘召忽之於公子料。君臣之義未正反。致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

何晏曰。程子桓兄弟之說。無據。特以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死耳。

其言之不怍

何氏註馬曰。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精其實者爲之難。

按此、正與朱註相反。然可與先行其言。及恥其言而過其行諸章相發明。

陳成子弒簡公章

蘇子由論語拾遺曰。哀公三桓之不足以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

按子由此說自好。但後謂孔子誠克齊而返。誰與保其功。則孔子之所不爲也。是孔子但以言警其君。而不以身撄其事也。與胡氏先發後聞之說。雖不同。而同一妄而已。故刪之。

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當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

按東坡此說。爲哀公計最好。亦最得夫子請討之意。而子由乃以爲不然。何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蘇子由論語拾遺曰。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于我。不役于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按此以君子小人同絃歌章爲一例。亦是一解。

爲人爲己

何氏註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邢疏引蔡宗曰。爲人者。飾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使乎使乎

王充論衡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謀也。

按論衡此說絕異。存之以廣異聞。

君子思不出其位註疏、連上節重出者讀

按朱子取范氏之說。亦是此意。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何氏註孔曰。不越其職。邢疏曰。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

邢疏曰。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按朱註、是平對。不作一串說。然言過者。欲有餘之辭語。亦未深穩。或祇如邢說可也。

作者七人矣註疏、連上節讀

何氏註。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邢疏曰。七人。邢疏又引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又引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篠、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按此、皆朱註所謂必求其人以實之者。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何氏註馬曰。是字、言獨是他如此。若作原來是。便大謬絕。晁門祇見得難使住乎與字。有未知聖人更用何法以旋乾轉坤之意。蓋疑詞非刺也。

按此說極好。

諒陰三年

何氏註孔曰。諒、信也。陰、猶默也。邢疏。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康成以爲凶廬。非孔義也。又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哀廬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按此下那疏所云。若見晉書二十卷魏志中非預傳也。那說稍傳耳。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皆除喪服。諒闇之內。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惟杜預以爲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禪衣。既葬除服。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

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預又作讖曰。此下疑當有脫誤。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答曰。何必高宗云云。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之喪。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遂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絰帶。當遂其服。旣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由。以荒大政也。自從嚴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殷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聖賢所以爲讖。非讖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議奏太子遂除衰麻。諒闇終制。

按孔以信默釋諒陰。愈于鄭氏凶廬之說。那疏引杜預以明天子之喪服。此則不可。天子之元子猶士也。豈得謂既葬除喪乎。太子爲母后服三年。無所謂荒大政。何必云諒闇終制乎。

衛靈公問陳章

蘇氏論語拾遺曰。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蔽學而已。不知其他。黎彌謂齊景公。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黎鋤也。久而厭之。將僇之以所不知。故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按此說甚好。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註疏以末之學也爲一章而以此下另爲一章

何氏註。孔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按明日遂行。當屬上另爲一章。在陳絕糧以下。當另爲一章。非必一時事也。孔註去衛以下。與史記世家不合。然史記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嘗辨之曰。是時陳蔡方服于楚。若楚王來聘。陳蔡安敢圍之。今按孔註陳亂。故乏食。亦不言兵圍。孔安國在馬鄭前。當可據也。

子張書諸紳

何氏註。孔曰。紳大帶。那疏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王藻說帶云。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按此說與下不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爲一事。可從也。但那疏以雖得祿位。必將失之。則大謬。恐是言雖得民之情。必至于失之也。

那疏又引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漸。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濟。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引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按此二說。皆可用。

民之於仁也章

那疏引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亦得爲一義。

按此說。嫌首句加遠字。

遠人不服

日有事焉。若不能言之。而又可揩拭去之。亦不能日易其務也。大戴禮。武王帶銘。云火滅。修容愼。戒必。

悱悱則啓。則都有得舊矣。

如之何者　二句

何氏註。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按此。不以如之何者。連上句讀。義自可通。

好行小慧

蘇氏論語拾遺曰。舉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微譽于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按此說。正取僞論語讀慧爲惠之說而申之也。釋難字未盡。

吾猶及史之闕文章

何氏註。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俟知者。有馬不敢潠良。則借人乘習之。言此者以時多穿鑿。那疏曰。有馬者借人乘之。此舉喻也。

按包註。言時多穿鑿。假專指闕文。故那疏以有馬句爲舉喻。言闕文以俟知。猶有馬而俟人調良也。蓋馬借人乘。此最細事。當孔子時。亦未必無之。故其說如此。然解殊費力。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余也。胥閭之先伯父環石公云。君子躬耕而學者也。其窮而在下。不得謂以學窮。達而在上。不得謂以耕達。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其要所謀也。始終一道而已矣。

知及之章

何氏註。包曰。知及能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那疏曰。此論居官臨民之法也。不仁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稱雖得之二句。

按此說與下不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爲一事。可從也。但那疏以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稱雖得之二句。則大謬。恐是言雖得民之情。必至于失之也。

那疏又引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漸。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濟。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引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何屺瞻曰動干戈於邦內指顓臾此遠人只泛言
邦分崩離析
何氏註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
按此只指民言爲是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鄭康成論語註邦內作封內
按封字似較穩顓臾爲魯附庸不得云邦內而可云封內上邦域之中亦當云封域之中也
蕭牆之內
何氏註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按此釋蕭牆字面亦未必確而朱註因之但不詳耳其謂後陽虎囚桓子釋蕭牆之意則確矣而註不用何也
天下有道章
何氏註孔曰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于隱公至昭公十世死於乾侯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所囚馬曰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按此就魯言之亦自可通但言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三世字殊無據此融之陋也
則庶人不議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旨微矣
按此說亦得間之言也
其斯之謂與
何氏註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
按註疏民無得而稱焉作民無德而稱焉言其於民無德故無稱則斯字卽指德字自不必移就不以富二句于此上也
邦君之妻章
何氏註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刑疏曰夫之言扶也言扶成人君之德也
鄉原德之賊也
何氏註周曰所至之鄉鄉原其人愿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

見人鄉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將命者出戶
何氏註爲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猶悲思之
按將命者不已句雖想當然而語未穩何屺瞻曰士相見禮疏云猶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是將命者夫子之人也又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猶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則是猶悲終得在門外之列者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邢疏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徵旨以誡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意在屈己以明道也
按此說最好與牽強回護不同
惡微以爲知者
何氏註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微子去之
羅氏路史曰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爲祀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師疵少師強面非箕子微子也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遯於荒者而亦豈庚之出遯意對以自免於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
按此論破千古之惑是路史中議論之最純正者
朱張
邢疏引王肅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按荀子云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榮跖之世不能汙仲尼子弓是也邢氏謂行與孔子同故不論與我則異於是句相矛盾矣此自記言者偶逸非有義也又韓文公送王秀才序謂荀子所云子弓是野曳子弓則亦未可決然謂爲朱張也
放言
何氏註包曰放盪也不復言世務王伯厚曰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註有味
按此說最好
大師摯適齊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平王時人班周禮樂志謂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若今人表列太師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而奔者太師摯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之後誤合二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撝王事

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魯王時人也

君子不施其親

何氏註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周有八士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包註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盧仲舒春秋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註云武王賢臣昏語文王詢周之言敎之當在文武時

閻若璩曰楊升庵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爲卽仲忽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三巫卽伯逵君奭有若南宮括卽伯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

按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而命之以敬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惟圖允讓無不饗王克配天合於四海惟乃永寧則註云厲翼固也又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成作有綱神謂爲文武時人者正非無所據也

子夏之門人章

何氏註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

按二句道得好

余鄉先輩顧若璩名恩先生交說曰子夏論交本諸夫子之言則無友不如己之旨而子張述所聞以格之過矣蓋子張所聞是夫子概論與人之益而非所以論交也於衆則容之於不能則矜之而已非友之也

大德不踰閑章

何氏註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邢疏曰此章論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仕而優則學

何屺瞻曰上句爲世卿言下句則草野之秀民聖門摠突然言之

喪致乎哀而止

何氏註孔曰毀不滅性

按此亦可備一說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何氏註包曰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按此釋困窮字不穩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何氏註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

錞筆解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桀之罪也

按二說皆與朱註不同存之以備參可也

何屺瞻曰簡在帝心當兼頂有罪句說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何氏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那疏曰泰誓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申通其義故不同也

民食喪祭

何氏註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按此以四項平列亦是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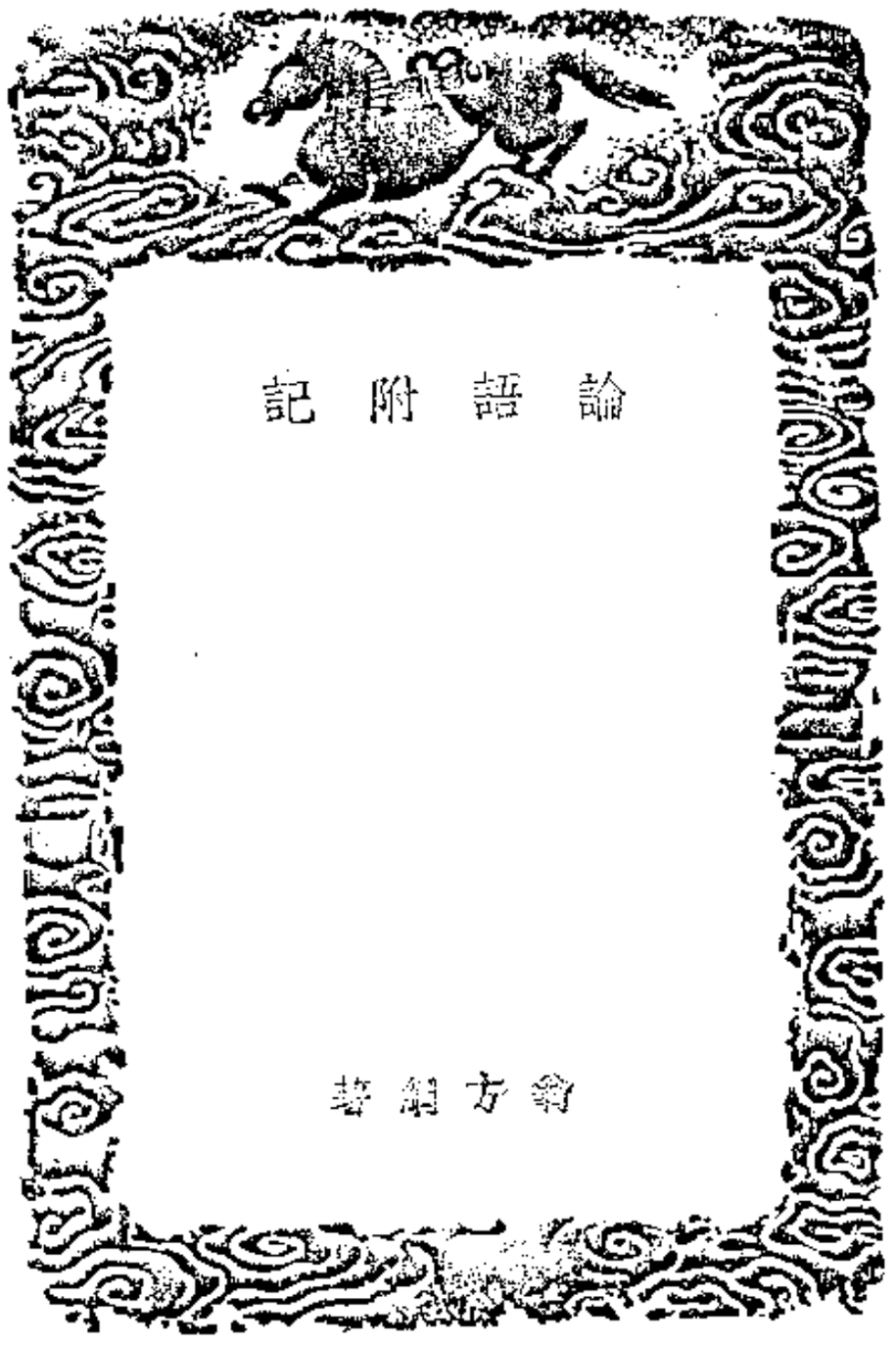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錞筆解命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

按此說亦可參用

先君年卅五於乾隆壬午二月下世時不肖年十一而弟於是年六月始生固未知讀父書也稍長受學而苦不識用功多取速以了事先慈訓之曰自吾來汝家汝父年十八耳每見其讀書燈下反覆不已又無力疊書多借人書手抄日夕不倦豈如汝輩之草率如此哉因授以先君所寫學庸大全及唐人中晚詩金中州集摘本凡是稍知自城亦不如有是書也今年夏四月先慈見背呼天搶地無以爲心檢點椅櫃以無忘口澤乃得手批論語二本於盧具中各以小紙條粘於各章之下而以蠅頭小楷書之蓋凡古註與儒先之有異說者無不萃於其中因以知先君之好學不倦非不宵等之所能繼述而回憶先慈之言恍如昨日而音容已不可復接矣痛復思痛嗄之痛定思痛者更何如耶相對潸潸劬勞次謹逐條錄出以質世之好學者嘉慶四年七月十一日男紹祖謹識

論語附記卷上



近人全氏祖望、於困學紀聞張包周等句旁注云、張禹、包咸、周生烈、按何晏上集解序、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號曰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近故司空陳羣、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此以包周並稱、卽隸釋所云、蓋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陸氏釋文序錄云、周氏不詳何人者也、此周氏自是後漢人、與周生烈爲魏博士侍中者不同、譚氏貞默曰、集解稱周者、或周氏、或生烈、然與包咸並稱包周、則必非周生烈耳、

周禮地官師氏注、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成於孝而行莫尊焉、近日吳門惠氏棟云、有子所謂爲仁之本、朱注爲仁、猶曰行仁、本於此、愚按惠氏以鄭康成師氏注證合朱子論語集注、於義亦通、然朱子卻非必用此鄭注語也、鄭注此句、行字去聲、亦與論語注不同耳、

道千乘之國、注引馬氏包氏二說曰、融依周禮包依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按何晏在魏時、去馬包未遠、而於二家所據、兩存其義、後之解經、以己意斷制者、蓋愼諸、

朱子集注所列於圈外者、或總論、或餘義、或附見、旁參不可一概論也、道千乘之國章程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按聖人明言道千乘之國、非爲政而何、楊氏此說專以所存言之、非正義也、近時俗講章、又將天下歸之作效驗說、更非矣、衆星拱之、豈可以效言乎、范氏所謂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以德爲主宰、非以無爲爲主宰、

俗講章乃有主此立說者、徒啓後人議宋儒講學之弊而已、可勿愼乎、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朱注略而未釋、那疏極出則事公卿、按入孝出弟、該盡五倫、而在弟子幼學之初、豈遂及於出事公卿乎、若孟子入孝出弟下、卽接以守先待後、此則入孝出弟、該括倫常之大者矣、蒞盟論聖言弟子之識、自尚未及乎此、言固各有當也、行有餘力、陸釋行、下孟反、亦不及朱注讀如字爲正也、

學文、馬曰、古之遺文、鄭曰、文道藝也、那疏、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也、朱注詩、書、六藝之文、朱子語類、謂古人小學是灑、樂、射、御、書、數、按史記伯夷傳、攷信六藝、漢書儒林傳序、博學六藝、皆謂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周禮地官、鄉三物之六藝、則禮、樂、射、御、書、數也、此在弟子學文、自可兼該在內、聖言簡未嘗明指某典籍之文也、若推其至極、則無論道字未易遽以語弟子、卽詩、書、禮、樂、其源亦豈僅章句循誦而已乎、古者幼時先入小學、其肄課之條規節目、必有成式、今無由以臆知矣、後來稽古之士、遂專以文字形聲之學謂小學、在後人舉一端、則亦無不可、而古人幼學所謂文者、豈盡於是乎、

論語開卷數章、於爲學力行、敦倫、省身之要、治國之要、幼學之要、大段節目已備具焉、此易象、書、詩、春秋之後、所爲總往聖開來學之正經也、

集注附吳氏一條、謂子夏之言、流弊至於廢學、此說非也、子夏此章、正以明學之質也、凡人所爲學者何事乎、有此四者、卽爲學、何以加焉、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句是轉辟學字入骨之語、何得以抑揚論之、

翟氏灝、葉氏適、說三年無改爲何、謂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在喪之節、衰思之心、所謂三年無改也、若太過疑之、至於聖人之言、賢人之言、揆候等級、固有不同、然此處卻不必如此衡量也、此所謂言各有當、載歐陽永叔疑此語失未子本旨、設問曰、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衰思之心、所謂三年無改者矣、何概云三年無改邪、如葉水心說、以無改爲句、則永叔可無疑於經矣、愚按永叔之疑、水心之改讀、皆非也、朱注世非世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何概云已無道哉、恐有增異者誤惑之、故不可不辨、

爲政以德章、講家重在無爲者非也、集注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此范氏所謂不動不言無爲者、皆由爲政以德而然、非以無爲爲主宰也、

朱子集注所列於圈外者、或總論、或餘義、或附見、旁參不可一概論也、道千乘之國章程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按聖人明言道千乘之國、非爲政而何、楊氏此說專以所存言之、非正義也、近時俗講章、又將天下歸之作效驗說、更非矣、衆星拱之、豈可以效言乎、范氏所謂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以德爲主宰、

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繁。繁對簡言。當是此繁字。今集注板本作煩。似應作繁。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此豈可以御繁制動服衆作效言乎。輔氏乃謂此推演程子之意。併以其效言之。則講家於背人推演之義。又加推演矣。愚嘗竊謂凡說經者最忌推演也。漢唐注疏。去古未遠。其所沿承經師訓詁。有必不可廢者。此學者不嘗執宋儒之說理而概議之者也。至於文義。則注疏頗多迂滯。即如論語學而第一。爲政第二。陸氏釋文。於第一篇題下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第二篇題下云。先學而後從政。故爲政次學而也。邢疏沿此說。遂誤以次章思無邪亦以爲政之道言之。此所謂迂滯也。且如陸氏釋文。以第一篇從爲學言。第二篇從爲政言。則道千乘之國章。當在爲政第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當在學而第一矣。不思當日孔門弟子記述聖言。初無一定體例。而每篇撮舉篇首二字。亦非有意義次第也。公冶長、雍也、泰伯、可分先後乎。顏淵、子路、衛靈公、可分先後乎。聖文法論。則閻氏若璩謂此與禮記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按洪氏容齋隨筆載石經論語殘碑末云、蓋肆乎其肆也。此引之。皆云漢石經、不得謂之俗語。韓文醇乎其醇、相同。此說得之。若以義理論。則書云二字。貫下三句。孝乎惟孝。深致贊美之義。與下二句相生相貫。亦較單一乎字虛贅作冒。爲得味也。愚豈敢議程朱乎。

古注每有拘牽本文。近泥滯者。至若子張問十世可知。孔安國訓曰。文質禮變。此說得之矣。雖文質字未免有意逆探聖言。然義亦不害也。蓋聖門弟子所研討者。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大要所問不出政典禮制之大端耳。豈有問及十世之國。而修短者乎。嘗以孔氏爲定解也。朱注雖於子張問十世。未明言所問何義。而末云。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則亦似不主孔安國說矣。竊謂聖人此言。平正切實。似不必以讖緯術數相對言之。

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本馬融說也。陸氏釋文申之曰。三綱、謂父子、夫婦、君臣。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三統、謂天、地、人三正。按陸釋三統謂天地人三正。此語最有斟酌。不云謂天地人三統也。所言三統者。則指夏殷周三朝改正朔之規制。故虛渾言之。不云三正。若既以天地人質之。則三統可也。若既以天地人質之。則三統可也。若既以天地人質之。則三統可也

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于上勝者相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決拾御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射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逆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據胡氏此條則大射固明言揖如升射過次反位所以朱注即本此解下字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二句於下字義既合於揖讓而下義亦合矣惟是此間有二疑者一則如此解作揖讓而下畢竟於聖言須多添一而字且下字亦不得爲而飲爲句矣再則大射儀止有四字無下字若如此說則是揖讓而降矣鴻氏曰升升堂下去聲降己也勝者揖不勝者升堂而飲之所謂下也非下堂也依鴻氏此說則鄭注所謂勝者先升發質也少右辟飲者孔疏云鄉飲酒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孔疏又云以辟升者此皆下字作抑下之義不特興讓字義合并且兼禹爭中之讓於其爭也君子尤爲甚允當此只在辨皮與革不同主皮與賈革不同主皮是射中所張獸皮賈革是穿甲縅禮射與武射之不同即引鄉射記禮射不主皮一條樂記散軍而郊射一條已明白矣末引皇侃說周衰射者無復威儀惟競取主皮之中孔子傷今思古只爲習禮射者不重容體節奏疑與力射無別非惡其主皮也此說得之矣朱子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又言孔子解禮之意如此讀者誤會遂若以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似禮字作一讀矣蓋必先知禮射二字相連爲讀則注引樂記散軍而郊射句下刪去翻首騶虞二句亦若於禮射二字未深體會者故致貫革與主皮相混爲義以主皮之中誤爲貫革遂以不主皮誤爲中也解此章者總須以禮射二字爲眉目則一切雜混可釋然矣聖言慨想古道則其指禮射不待言是以百句不須明言禮射直言射不主皮耳集注既引散軍郊射一條故不得不附記於此實則散軍郊射一條（此）不必引入

定公問君使臣臣使君兩平對言孔子答亦兩平對言集注尹氏說本之邢疏然非本文所有

哀而不傷陸釋哀如字毛詩箋改哀爲衷按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論語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孔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陸釋哀前儒並如字論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詩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此章者總須以禮射二字爲眉目則一切雜混可釋然矣聖言慨想古道則其指禮射不待言是以百句不須明言禮射直言射不主皮耳集注既引散軍郊射一條故不得不附記於此實則散軍郊射一條（此）不必引入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三章其下一句逸也朱子集注此逸詩也蓋朱子以此三句皆爲逸詩朱子或問曰碩人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也邢疏申馬義曰衛風碩人篇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以喻也疏以此文皆言莊姜自不及朱子通指三句皆逸詩之爲正解也既爲引詩訓義必當存詩篇原句之實也朱子謂章七句必無多此句之理是則不知何篇所逸矣

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邢疏申之曰言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不達其旨孔子舉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按此注疏之說即將子夏之問夫子之答皆硬坐實禮字不知禮字乃是子夏因問繪事後素而始通其說於禮後所以聖人有起予之歎若開章問答先具禮字在內則何煩子夏通其說於禮乎此舊時注家不善措辭古人之拙類多如此所以朱子集注不從之也然而繪事後素之義與子夏問素以爲絢則鄭孔之注實是正解致工記繢畫之事後素功鄭注云素白采也白采二字於義最精蓋質素在設色之前者粉地也此則素在先而衆色在後也主也後來講家引集注及於審音遂以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言之則牽滯矣又詳具後條下

告朔餼羊劉生台拱嘗謂告朔如字不音古篤反其說曰此是天子頒告朔於邦國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乞也謂乞與也言天子使人告事於諸侯而諸侯以此特羊禮天子之使幽王以後不告朔

又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合此數句是以青赤白黑謂之章巧即皆事也即皆功也則鄭注白采後布之義乃於事字功字相同也不特有合於攷工記事功字義也即子夏問素以爲絢爲字亦明白矣即聖人答之謂繪事後素此後字即攷工記之功字即是子夏所問詩語之爲字亦明白矣禮器白受采乃言粉地在前是素質之素也攷工記繪畫之事後素功乃言白采後布是素功之素也鄭氏攷工記注白采二字是此處禮字正喻也特不應於開章問答時先明出禮字是注疏之迂滯耳知爲字事字之相成乃愈見後素後禮之相證愚豈敢妄自異於朱注乎已於周禮附記詳之

集注云鬻雖卑賤二字蓋偶對上句與有常尊之尊字言耳鬻在五祀之一非卑賤也此與謝氏說非以取禍皆非朱子注義深指讀者勿泥

射不主皮疏全引周禮天官司裘注文臺陸釋諸允反本亦作準淳梁鄧菽原傅安辨射不主皮章集注甚允當此只在辨皮與革不同主皮與賈革不同主皮是射中所張獸皮賈革是穿甲縅禮射與武射之不同即引鄉射記禮射不主皮一條樂記散軍而郊射一條已明白矣末引皇侃說周衰射者無復威儀惟競取主皮之中孔子傷今思古只爲習禮射者不重容體節奏疑與力射無別非惡其主皮也此說得之矣朱子注射不主皮鄉射禮文又言孔子解禮之意如此讀者誤會遂若以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似禮字作一讀矣蓋必先知禮射二字相連爲讀則注引樂記散軍而郊射句下刪去翻首騶虞二句亦若於禮射二字未深體會者故致貫革與主皮相混爲義以主皮之中誤爲貫革遂以不主皮誤爲中也解此章者總須以禮射二字爲眉目則一切雜混可釋然矣聖言慨想古道則其指禮射不待言是以百句不須明言禮射直言射不主皮耳集注既引散軍郊射一條故不得不附記於此實則散軍郊射一條（此）不必引入

定公問君使臣臣使君兩平對言孔子答亦兩平對言集注尹氏說本之邢疏然非本文所有

哀而不傷陸釋哀如字毛詩箋改哀爲衷按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論語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孔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陸釋哀前儒並如字論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詩端若毛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此章者總須以禮射二字爲眉目則一切雜混可釋然矣聖言慨想古道則其指禮射不待言是以百句不須明言禮射直言射不主皮耳集注既引散軍郊射一條故不得不附記於此實則散軍郊射一條（此）不必引入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三章其下一句逸也朱子集注此逸詩也蓋朱子以此三句皆爲逸詩朱子或問曰碩人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也邢疏申馬義曰衛風碩人篇言莊姜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以喻也疏以此文皆言莊姜自不及朱子通指三句皆逸詩之爲正解也既爲引詩訓義必當存詩篇原句之實也朱子謂章七句必無多此句之理是則不知何篇所逸矣

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邢疏申之曰言既有巧笑美目倩盼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然素喻禮也子夏不達其旨孔子舉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按此注疏之說即將子夏之問夫子之答皆硬坐實禮字不知禮字乃是子夏因問繪事後素而始通其說於禮後所以聖人有起予之歎若開章問答先具禮字在內則何煩子夏通其說於禮乎此舊時注家不善措辭古人之拙類多如此所以朱子集注不從之也然而繪事後素之義與子夏問素以爲絢則鄭孔之注實是正解致工記繢畫之事後素功鄭注云素白采也白采二字於義最精蓋質素在設色之前者粉地也此則素在先而衆色在後也主也後來講家引集注及於審音遂以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言之則牽滯矣又詳具後條下

告朔餼羊劉生台拱嘗謂告朔如字不音古篤反其說曰此是天子頒告朔於邦國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乞也謂乞與也言天子使人告事於諸侯而諸侯以此特羊禮天子之使幽王以後不告朔

於諸侯。而魯有可猶循例供羊。此非說餼餼羊是天子頒告朔之事於諸侯。諸侯以特羊禮天子之使者。審如此。則餼字、乃自上致下之禮。羊字、乃自諸侯致於天子之羊。是餼羊二字文義不得通矣。若就所云餼乞與也。則是自天子致於諸侯。如脤膰賜膳之類。則此羊字。豈亦當爲天子致於諸侯之羊乎。而又云魯有可循例供羊。是明自蹈於不通矣。此其於事理文義。皆必不可通者也。劉生又云。鄭謂文公始不視朔。鄭注至朔朝於廟。告而後行之。鄭注此句。告而後行之告字。方是正釋告朔告字也。下引鄭司農云。頒、布也。布告天下諸侯也。此則釋頒字。非釋告字。蓋布告卽頒也。言頒此告朔之禮於邦國也。朱子集注。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此乃撮述先鄭後鄭語而爲之。豈得以爲上告下乎。魯有可循例供羊。是明自蹈於不通矣。此其於事理文義。皆必不可通者也。劉生又云。鄭謂文公始不視朔。有據、猶可言。無據、不可言也。此二語亦本是也。何言如劉所云專指十六年夏五月四不視朔乎。且文公六年閏月不視朔。左傳及杜注已詳之。卽論語疏亦全引杜注語。而何云出自公羊乎。況卽公羊所謂有疾、猶可言也。無據、不可言也。此二語亦本自明白。蓋有六年之閏閏不視朔。則此後之踰相愈悖。皆視諸此矣。孔疏亦云。於後不告朔。不復書之。蓋以閏月不告。其謬已明。故於後不復謬之。此正是不書之書也。焉有所云大惡諱、小惡書、存其少、沒其多者乎。以特羊告祖廟。故餼羊二字連屬爲文。若果餼出天子。而羊出諸侯。則二字不得連文矣。況有鄭曰。牲生曰餼之注。況有鄭曰人君每月告朔於廟之注。於義理無可疑。於事實自明白。蓋有六年之閏閏不視朔。則此後之踰相愈悖。皆視諸此矣。孔疏亦云。於後不告朔。不復書之。蓋以閏月不告。其謬已明。故於後不復謬之。此正是不書之書也。焉有所云大惡諱、小惡書、存其少、沒其多者乎。以特羊告祖廟。故餼羊二字連屬爲文。若果餼出天子。而羊出諸侯。則二字不得連文矣

孔氏周旋杜注是其風昔中無確見固不必細繩之而何休公羊注粟猶戰栗敬謹貌此乃援論語使民戰栗以訓公羊不思公羊云用栗者藏主也既藏於廟室則與使民畏不相協而杜注必援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則劉氏六規杜及夫張包周氏之注論語疏所不詳則亦無由知其立說之旨矣惟周禮大宗伯樹之田主各以其所宜木此與今集注從孔安國訓之義爲近而鄭康成論語注孔穎達春秋疏皆但存以俟攷而何休之傳會尤不足徵耳王應麟氏宏詞家之學意在博徵而亦非眞見服包周之是據也惡有執困學紀聞以疑朱注者故不得不詳辨焉

翟氏灝曰孔子世家有與齊太師言樂一事案隱注曰論語闕韶忘味時語魯太師樂乃自衛反魯正樂時事鄭氏論語注杜氏左傳注皆已同之矣今所行永樂大全謂集注易置明堂位之文爲之然孔子與齊太師語樂不見於經而史記孔子世家自有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如作翁如云云之語則案隱之誤無疑矣又此篇題下挪疏云此篇論禮樂得失也按論語皆門弟子記聖人之言初未皆以義例劃分篇次然此篇言禮樂者爲多則弟子於聖人論樂之言蓋亦記之而其他語章又以間次入之耳卽如謂韶謂武一章亦卽聖人學樂時論次之理耳恐讀者惑之不可不辨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陸釋兼載才哉二音此古注二說必不可從者朱注裁度之訓蓋本程子遺書謂材與裁同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注鑾肇曰適用曰材此言不適於用則亦卽程子之義矣鑾肇晉尚書郎

撰論語釋疑十卷

子曰始吾於人也此子曰非衛文胡氏以爲非一日之言亦可通也然卽一時所記而重申提警自各有當此自是專以樂言非論古聖功德也孔安國訓止有征伐取天下故宋儒著一義朱子集注於此前補出性之反之一段理極圓徹然亦弟作補義可耳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安國云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疏以振文教申解之此宋儒就得位言也朱子集注所載或曰行教云云孔安國義也此乃正與何患於喪相對乃正與天下無道相對也專以立教言更不必論得位方是語義　味語義專以天生聖人立教爲主若必因木鐸字面而云卻於道路以關會輻輳聖人立教卻於路義也愚則謂此句正重在立教不重在卻於路

一章謂端木知而不能行則謬矣朱子集注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自是正解又云子貢至是始得聞之此語固亦無礙然此義卻以不說破爲是任氏乃舉集注此句爲此章要旨謂此是初聞性道而深嘗之之詞則似子貢自己高自位置於諸門弟子之上又全不得朱注歎字之意味此特時文先生泥於文句不善讀朱注耳然非但不知朱注彼先不知性與天道作何解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嘗以天何言章證之四時行百物生之下再唱歎天何言哉端木亦不必再問矣此卽所謂不可得而聞也以端木氏之神會亦指與人曰不可得聞則是眞質不可得聞也聖賢不能實洩之處則後世讀者何從加仰鑽之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言各有當也實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孟聖人之言有顯示以質際者有渾舉其全體者有深探其本原者知此則級則其間之指歸次第可見矣性相近聖人言性之渾舉者也成之者性聖人言性之探原者也朱注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此

子貢問曰章集注云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卽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器者歟竊按史記子貢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女器也蓋端木氏自審其品詣非固上章以君子許子賤也凡上下章義似相連者要亦不必泥倘且君子哉若人與前篇若子不器語義各有指歸尤不必泥矣　瑚連也集注夏曰瑚商曰連按春秋哀十一年傳胡簋之事注夏曰胡孔疏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連殷器名瑚而包戚鄭元等注論語賈服等注此傳皆云夏曰瑚杜亦同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據此則以瑚屬夏者包氏鄭氏論語注杜氏左傳注皆已同之矣今所行永樂大全謂集注易置明堂位之文蓋沿舊注想因瑚在連上而誤是未詳攷左傳孔疏也此當兩存以俟攷正不得專據明堂位以斥集注之誤

說文瑚璉黍稷器也從玉胡聲論語曰瑚璉也周禮謂之夏后氏以璉商人以瑚周人兼用之鄭玄引漢禮器碑作胡簋以證之要之字有古今而力屬反之音一也近日翟氏攷異謂杜甫詩疑疑瑚璉器爲俗讀平聲所由啓不知杜詩水宿遊與五言廿韻此句在第十三韻開句以三平四仄互換何嘗讀連爲平聲乎此特習若未曉詩理耳恐讀者惑之不可不辨

申棖悻悻自好樊遲想卽近利此等處正須愼之

端木子之學識若不到聖人分際聖人豈肯呼而問之問以多學多識而對曰然卽躋出非與二字是豈他人所能及不過較曾子稍遲一唯此等淵微後人何能措一語於其間哉乃性氏啓運於性道不得聞一章謂端木知而不能行則謬矣朱子集注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自是正解又云子貢至是始得聞之此語固亦無礙然此義卻以不說破爲是任氏乃舉集注此句爲此章要旨謂此是初聞性道而深嘗之之詞則似子貢自己高自位置於諸門弟子之上又全不得朱注歎字之意味此特時文先生泥於文句不善讀朱注耳然非但不知朱注彼先不知性與天道作何解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嘗以天何言章證之四時行百物生之下再唱歎天何言哉端木亦不必再問矣此卽所謂不可得而聞也以端木氏之神會亦指與人曰不可得聞則是眞質不可得聞也聖賢不能實洩之處則後世讀者何從加仰鑽之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言各有當也實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孟聖人之言有顯示以質際者有渾舉其全體者有深探其本原者知此則級則其間之指歸次第可見矣性相近聖人言性之渾舉者也成之者性聖人言性之探原者也朱注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此

亦渾舉之詞。誠者天之道。則誠以示人矣。而亦未嘗非渾舉也。說卦傳。立天之道。誠家傳。天道。亦皆渾舉也。端木子此章所云性與天道。性卽成之者性。句性字。卽其下章成性存存句性字。六經凡言性者。未有如繫辭傳此二句性字之探原者也。知聖言次第指歸。則知其得聞不得聞之所以然矣。天道更上一層。端木說到此性。下著一與字。微乎微乎。六經聖言。凡有似探原於天之道者。皆非此處端木子所舉之天道也。天道豈有二乎。曰豈但無二。且幷文章與天道亦非二事。非二事則何爲誠者天道。立天之道。天道下濟。諸句。皆不得替代此處端木子所舉之天道。曰言豈一端。言各有當而已。然則何以知立天之道。天明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愚按朱子此言。蓋有見於左氏傳所有歧義。往往有與聖人書法未必相合。不特所謂珍之貴之者。非皆聖人之指也。然此等處語非一例。皆宜各就本文繹之。卽左氏能備載諸國事辭。亦爲能悉衷於聖人之旨。此不可執一端以論也。若因左氏傳諸條內偶有義與書法相違。概一概薄視左氏之爲人。則其爲害於經義非細。詎可以勿辨乎。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楨渠張子謂應作一氣讀。何氏焯曰。白虎通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閻若璩引文不足與緇衣引君陳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相類。愚按爾雅引詩履帝武敏亦如此。已詳詩册記。嗜異者勿因此而謂有異讀耳。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一章。集注載胡氏說。謂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此有聞之。故有是言。此與瑚璉章謂子貢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其說略同。雖於義亦可通。然正不必如此說耳。論語門人隨記聖言。每一章各自爲義。奚必牽合乎。

樊遲問知章。集注。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是固然已。翟氏灝曰。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答之皆不同。聖人固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先後之殊者。大約遲之進。固約遲之退。固猶有餘辭。而其辭指歸亙異。故夫子各就其問辭答之。記論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遲插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凡諸篇中弟子有同所問。而夫子異答者。實緟以此義。隅反之。翟氏此說甚當。

觚。集注。器之有稜者。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然據馬融說及釋文。蓋以酒器爲定說也。漢書律歷志。六觚爲一握。則以制器言觚也。雲峯四書通載潘氏說。亦主酒器之義。

權衡。則皆以制器言觚也。雲峯四書通載潘氏說。亦主酒器之義。

夫仁者。提起仁字以曉之。仁者者字以理言。非以人言。集注。仁者之心也句。假以者字坐實其人。此是疏解語勢。不得不爾。讀者不可因集注此句而誤會夫仁者句也。觀下節仁之方。亦單提一仁字。卽此仁字語勢。

老彭。注疏甚略。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昔商老彭及仲傀。卽萇也。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此數語當取以補注也。朱子云。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此在朱子既取大戴禮爲注矣。而後之講家。徒空衍蓋信古而傳述之義。不知考校大戴禮以實之。此所以後來時文家日遂於空陋也。而嗜古好異者。又必曼引鄭康成注。老彭。彭咸。固不可從矣。

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愚按朱子此句語義本圓。無可問也。蓋時讀至無復是心句。竊有所疑。以爲聖人之心。一息未容稍懈。謂無復是夢則可。謂無復是心則不可。私持此意耿耿不釋者有年矣。今反覆細味之。無復是心自根上志欲行周公之道句。無復是夢乃根上如或見之句。存乎朱子自歎語。其旨微矣。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朱子集注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卒相近而誤。謂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按加、史記作假。此可從也。然加字亦未嘗不明白。此或兩存並以資攷可矣。至於五十作卒。所謂他論者未明著是何本。論語舊有齊論魯論而齊魯之外。豈有所謂他論者乎。設如果有古論語別本。豈有漢儒及唐陸孔諸人皆未得見而劉元城在宋時乃獨見之者乎。借使有古人未見而後人獨見之本。愈當質言其爲某本以徵信也。此等處。誠恐開後人臆撰改經之漸。即使義理從長。亦所當闕疑致慎者爾。漢中平二年。外黃令高彪碑陰題守約五十以數數。即學字。此可證五十字非誤。

孔曰。雅言。正言。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此皆以雅訓正。未有雅當也之訓。小雅、大雅、毛詩序云。雅者。正也。劉熙釋名云。雅。雅、雅、近也。雅、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揖漢書注亦曰。雅、近也。雅、正也。翟氏灝攷異曰。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所通於衆。君子正其音。蓋若不能盡通也。說雅字最確。古經典大小雅、爾雅、俱訓正。史記注。別訓素。因素轉當。則始於集注。此翟氏說。謂集注以訓素轉爲訓當也。又論語稱義范氏曰。雅、正也。惟正可以當。故雅亦當也。此范氏說。謂集注以訓正轉爲訓當也。證按字義。宜取古訓。而演其說者。非也。雅字本借。疋爲雅。說文疋所菹切。是也。古文以爲詩大疋字。玉篇。雅、正也。儀也。素也。娟雅也。廣韻。雅。正並收。皆訓正也。集韻。疋通作雅。此在北宋初年。亦仍正也之訓。豈至南宋朱子時。別有所據訓詁之書。轉而訓當耶。朱子不言所出也。若以此章文義論之。則如集注訓爲當言。便云切於日用之實。而當言之。則此義已該。執守義在當言義中矣。又何必於禮言執守乎。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則禮春官大史大祭祀。與舉執事讀禮書而協事。下文文云。執書。疏云。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此二條皆可作執禮注腳也。合之孔鄭解雅言是正言其音。則是謂聖人於誦詩、讀書、及執禮儀注。皆不隨習俗之言。惟於此詩、書、執禮。特依正音言之。所以記者必總述之曰。皆雅言也。是以音言。非以義言。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絕四毋意、必、固、我。同一例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不對者。未知所以答。史記世家注亦採用此語。此語質實而確。不可易也。朱子集注。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此一層雖切葉公。然觀聖人自言爲人。則當句。竊有所疑。以爲聖人之心。一息未容稍懈。謂無復是夢則可。謂無復是心則不可。私持此意耿耿不釋者有年矣。今反覆細味之。無復是心自根上志欲行周公之道句。無復是夢。乃根上如或見之句。存乎朱子自歎語。其旨微矣。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朱子集注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謂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按加、史記作假。此可從也。然加字亦未嘗不明白。此或兩存並以資攷可矣。至於五十作卒。所謂他論者未明著是何本。論語舊有齊論魯論而齊魯之外。豈有所謂他論者乎。設如果有古論語別本。豈有漢儒及唐陸孔諸人皆未得見而劉元城在宋時乃獨見之者乎。借使有古人未見而後人獨見之本。愈當質言其爲某本以徵信也。此等處。誠恐開後人臆撰改經之漸。即使義理從長。亦所當闕疑致慎者爾。漢中平二年。外黃令高彪碑陰題守約五十以數數。即學字。此可證五十字非誤。

孔曰。雅言。正言。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此皆以雅訓正。未有雅當也之訓。小雅、大雅、毛詩序云。雅者。正也。劉熙釋名云。雅。雅、雅、近也。雅、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揖漢書注亦曰。雅、近也。雅、正也。翟氏灝攷異曰。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所通於衆。君子正其音。蓋若不能盡通也。說雅字最確。古經典大小雅、爾雅、俱訓正。史記注。別訓素。因素轉當。則始於集注。此翟氏說。謂集注以訓素轉爲訓當也。又論語稱義范氏曰。雅、正也。惟正可以當。故雅亦當也。此范氏說。謂集注以訓正轉爲訓當也。證按字義。宜取古訓。而演其說者。非也。雅字本借。疋爲雅。說文疋所菹切。是也。古文以爲詩大疋字。玉篇。雅、正也。儀也。素也。娟雅也。廣韻。雅。正並收。皆訓正也。集韻。疋通作雅。此在北宋初年。亦仍正也之訓。豈至南宋朱子時。別有所據訓詁之書。轉而訓當耶。朱子不言所出也。若以此章文義論之。則如集注訓爲當言。便云切於日用之實。而當言之。則此義已該。執守義在當言義中矣。又何必於禮言執守乎。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則禮春官大史大祭祀。與舉執事讀禮書而協事。下文文云。執書。疏云。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此二條皆可作執禮注腳也。合之孔鄭解雅言是正言其音。則是謂聖人於誦詩、讀書、及執禮儀注。皆不隨習俗之言。惟於此詩、書、執禮。特依正音言之。所以記者必總述之曰。皆雅言也。是以音言。非以義言。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絕四毋意、必、固、我。同一例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不對者。未知所以答。史記世家注亦採用此語。此語質實而確。不可易也。朱子集注。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此一層雖切葉公。然觀聖人自言爲人。則當

句。竊有所疑。以爲聖人之心。一息未容稍懈。謂無復是夢則可。謂無復是心則不可。私持此意耿耿不釋者有年矣。今反覆細味之。無復是心自根上志欲行周公之道句。無復是夢。乃根上如或見之句。存乎朱子自歎語。其旨微矣。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朱子集注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謂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按加、史記作假。此可從也。然加字亦未嘗不明白。此或兩存並以資攷可矣。至於五十作卒。所謂他論者未明著是何本。論語舊有齊論魯論而齊魯之外。豈有所謂他論者乎。設如果有古論語別本。豈有漢儒及唐陸孔諸人皆未得見而劉元城在宋時乃獨見之者乎。借使有古人未見而後人獨見之本。愈當質言其爲某本以徵信也。此等處。誠恐開後人臆撰改經之漸。即使義理從長。亦所當闕疑致慎者爾。漢中平二年。外黃令高彪碑陰題守約五十以數數。即學字。此可證五十字非誤。

孔曰。雅言。正言。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此皆以雅訓正。未有雅當也之訓。小雅、大雅、毛詩序云。雅者。正也。劉熙釋名云。雅。雅、雅、近也。雅、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揖漢書注亦曰。雅、近也。雅、正也。翟氏灝攷異曰。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於輕。趙魏失於重。所通於衆。君子正其音。蓋若不能盡通也。說雅字最確。古經典大小雅、爾雅、俱訓正。史記注。別訓素。因素轉當。則始於集注。此翟氏說。謂集注以訓素轉爲訓當也。又論語稱義范氏曰。雅、正也。惟正可以當。故雅亦當也。此范氏說。謂集注以訓正轉爲訓當也。證按字義。宜取古訓。而演其說者。非也。雅字本借。疋爲雅。說文疋所菹切。是也。古文以爲詩大疋字。玉篇。雅、正也。儀也。素也。娟雅也。廣韻。雅。正並收。皆訓正也。集韻。疋通作雅。此在北宋初年。亦仍正也之訓。豈至南宋朱子時。別有所據訓詁之書。轉而訓當耶。朱子不言所出也。若以此章文義論之。則如集注訓爲當言。便云切於日用之實。而當言之。則此義已該。執守義在當言義中矣。又何必於禮言執守乎。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則禮春官大史大祭祀。與舉執事讀禮書而協事。下文文云。執書。疏云。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此二條皆可作執禮注腳也。合之孔鄭解雅言是正言其音。則是謂聖人於誦詩、讀書、及執禮儀注。皆不隨習俗之言。惟於此詩、書、執禮。特依正音言之。所以記者必總述之曰。皆雅言也。是以音言。非以義言。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絕四毋意、必、固、我。同一例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不對者。未知所以答。史記世家注亦採用此語。此語質實而確。不可易也。朱子集注。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此一層雖切葉公。然觀聖人自言爲人。則當

則誤矣。蓋實疏不會鄭注專從前說。而誤執或曰以下傳合於前說耳。然周官大祝。既分列五曰禱。六曰誄。則禱是禱祠。誄是身後列行事之述。判然二事。無可假借明矣。皇侃論語義疏云。誄者。謂如今行狀也。大王之時。皆不涉歧說耳。

君子篤於親節古本皆連上爲一章。朱子之意。謂當分二章。然猶仍其舊。未嘗分也。細按自以分二章爲是。吳氏以爲曾子之言。則可無庸耳。

惠氏古義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周書嘉敬篇。周公曰。不驕不慢。時乃無敵。陸氏德明文云。舊本亦作悋。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啓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其語以誡人。按此語甚當。

三年學不至於穀。集注訓穀爲祿。本於鄭孫舊說。然疑至爲志。究屬改經字矣。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至字未嘗作志也。

朱氏彝尊經義攷引隋書經籍志曰。及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大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頌美盛德。雖武相繼。興屬板蕩。懿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大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彝尊按。如陳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麟趾。鹿鳴。文王。頌始清廟。皆魯大師次而錄之者。故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愚按。朱氏此說。以師摯之始始字訓爲四始之始。則是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與本章言關雎之亂。義不相合。此與近日講章云。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繫括爲亂。又云。關雎一詩。在詩爲首章。在樂爲卒章。此等說。皆牽合關雎爲詩首章。以見在詩爲首。在樂爲亂。卽朱氏經義攷所云四始之始者耳。不知此章言關雎者。專以其在合樂三終言之。不必牽其爲風詩之始而言之也。鄉飲酒禮、燕禮。皆作樂有四節。惟鄉射禮作樂止及於合樂三終一節。而皆有告正樂備之語。則是奏樂至合樂三終而後。謂之樂備也。第一節工歌三終。是二人鼓瑟二人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第二節笙入三終。是以笙吹詩南陔、白華、華黍。每篇一終也。第三節間歌三終。是堂下吹笙。堂上升歌。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第四節合樂三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也。鄉射禮鄭注。周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此章言關雎之亂者。正謂作樂至第四節合樂三終。堂上堂下八音齊奏。所以謂之洋洋盈耳也。是關雎二字。非專指河洲若荇一詩。乃兼葛覃以下六詩言之也。卽謂關雎爲風詩始於此義矣。涉乎。

集注。巍巍。高大之貌。此本舊注。巍巍高大之稱。下章注亦云。高大巍巍。有過於天者。皇疏云。言唯天德巍巍。既高既大。唯堯能法而行之。此則後來俗解。以巍巍指天言。實自皇侃義疏始矣。論語精義程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崇高其大與天同也。此則巍巍乎確以堯言。無疑。邢疏亦尚未能明析。

陸氏釋文曰。予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王氏困學紀聞曰。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楚孫楚子語類。據左傳。秦伯不從。以證大王剪商。語出周人。非推本之語。則愚謂此二文不可合併也。左傳不從。語極渾。原無剪商之文。魯頌實始二字。必應語看。方是後來鋪張周室之頌者極力推本之辭。此二文分之

38

申此說。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云云。今本增臣字。又引唐石經。予有亂十人。亂下。後人旁增臣字。愚按唐石經蓋卽陸氏釋文所據之本也。淺儀王氏所據之裴二十八年傳。則不知是何本。翟氏謂唐石經臣字。是後人所增。因謂左傳臣字。今本所增。亦不知翟氏有據否也。而昭二十四年傳引大誓之文。何以獨無後人增入乎。揆之校讐家所以必申此說者。總因左傳疏引鄭康成說一條耳。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杜注。亂。治也。孔疏曰。論語注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那云。十人。謂周公旦以下。先儒相傳爲此說也。就此一處。鄭康成說。則文母居一。周公居二。皇疏、那疏、所申論語注。則周公居一。召公居二。皇疏、那疏、所申論語注。則周公居一。召公居二。而於南宮适第九之外。別言文母。今朱子集注從劉原父說。改其一人爲邑姜。顧氏炎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大顚、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與軍旅之事。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按顧氏此說極是。其改爲邑姜之說。固後人臆度。不可以爲典型。若謂先儒相傳。其一人是文母大顚。因此而初不須句句求得其實。而必實其人以解之。此最後世讀書者之通患耳。

亦必不并數之以足十人之數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指爲膠葛。初無所據之來處。而必實其人以解之。此最後世讀書者之通患耳。

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按顧氏此說極是。其改爲邑姜之說。固後人臆度。不可以爲典型。若謂先儒相傳。其一人是文母大顚。因此而初不須句句求得其實。而必實其人以解之。此最後世讀書者之通患耳。

武王。則是大顚歸周京。在文王薨年時矣。而文王年踰百齡。則武王誓師孟津。又逾十有三年之後。維時大顚大耋篤老。非特如顧氏所云在宮壺不預戎事而已。且卽使因有文母而云本無臣字。而當日誓師之語。覓直以母之曾并數於內。而概稱爲十人。武王固必無此語言。史臣亦豈敢公然有此記載。其與有臣字者相去幾何哉。愚嘗深服林氏之奇倘書解一條。曰。武王但言亂臣十人。而不言十人爲誰。至孔子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亦不言其婦人與九人者何人。也。至漢儒乃以婦人爲文母。九人爲周公、召公、畢公、太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此亦但以意揆之也。至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而以婦人爲邑姜。夫謂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爲亂臣。亦無所據。然則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爲何人矣。而其十人者。雖必是周、召、閎夭之徒。然亦不能一一如漢儒必實指以足其數。蓋經無文。闕之有可。疑而欲從其無臣字之一本乎。郭璞注爾雅。已言臣字左傳襄昭二處之杜注。亦不言其當刪臣字也。十人之數。則從林氏以闕疑爲正。

發塘符元茗曰。嘗讀韓李兩文公論語筆解。有婦人焉。姚鄧在陂云。論語有婦人焉。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焉。而衛氏古文不知何書。韓退之論語筆解亦無之。只爲其人卽膠葛。亦無憑據。翟按陽冰陸氏啓運四書約旨。又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朱子未見石經。故從那疏本。漢石經之說。確不可易矣。而謂衛氏古文不沒。任氏獨何從見之。此言亦顯無憑據。方綱謹按。此殷字。知見何書。則猶未足以斷定其必無也。然任氏所以傅會爲漢石經者。亦由古文演說耳。按篆文。婦左毋。與殷左扈。皆中有𠂤迴之筆。易致譌淆也。婦右上彐。與殷右上𠂤。皆向右折垂。亦易致譌淆也。婦右下帚。

疑高氏間辨錄引鄭玄論語筆解。有婦人焉。韓退之直指爲膠葛。假可從者。但衛氏古文不知何書。翟按陽冰陸氏啓運四書約旨。又謂漢石經作有殷人焉。而衛氏古文作有殷人焉。亦甚顯確。忽然在後。翟氏致異據唐宋石經。及七經攷文引古本。又後漢書黃憲傳、列子仲尼篇、論書所引。皆作焉。蓋當以焉字爲定本。

略見於今者。前四篇與後四篇耳。泰伯篇久悉遵病閒釋文、集注、皆如字。說文、玉篇、皆古閑切。隙也。此於如字音義爲合。若讀去聲。則是迭代之訓。與釋文集注如字不合矣。

知見何書。則猶未足以斷定其必無也。然任氏所以傅會爲漢石經者。亦由古文演說耳。按篆文。婦左毋。與殷左扈。皆中有𠂤迴之筆。易致譌淆也。婦右上彐。與殷右上𠂤。皆向右折垂。亦易致譌淆也。婦右下帚。

音義亦言音捨。蓋沿釋文之誤久矣。此言不止息。則與此章逝字。孟子原泉章進放字義。皆不甚貫矣。晝夜可以取捨言乎。豈惟以朱子晚年之書而始從其音耶。苗而不秀章。皇疏、邢疏、並以爲爲顏子言之。翟氏攷異亦歷引牟融理惑論、潮衡顏子碑、李軌法言注、諸書。引用此語。爲顏子而發。朱子集注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以致勉人之意義。自不妨互見。而疏語必有所承。且記者與上二章相連屬。疏義不可廢也。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那疏云。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朱子集注。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卽那疏說也。皇氏義疏云。今謂我今師徒。愈不勝昔。我今所期望。此於本文增出期望。亦非也。以愚見。此句今字。卽指後生時言耳。蓋論人者每有輕視後學。謂長大反不及幼時之慮。此在警後學立論。自無不可。而夫子則正欲輾策後生。不爲輕量。謂豈可以此輕之乎。此必當時有輕量後生之議論。而今無由知其語勢所自也。記論語者。但記聖言。亦不須著其語所緣起也。而其語勢實是如此。疏家自誤會耳。

子路終身誦之。此終身字。猶如攻工記鄭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陸氏釋文云。鄭篇第十。凡一章。那疏云。此篇雖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至朱子集注云。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蓋皆未取議陸釋一章之說也。按陸氏釋文。自學而第一以下。每篇題下皆揔計凡幾章。故於此篇。既不能逐段分章。不得不云凡一章之說。孔門弟子記聖人言動。節次初不計及。撰釋文者有猶題揔舉之例也。竊謂分十七章自無不可。而陸氏凡一章之說不足據也。朱子雖云分十七節。實則集注所云此一節記某事。類標舉之也。入大廟節。又以見於前篇。且爲重出。其實若曲禮所記條目。亦皆以類相從。豈必分幾章幾節乎。又如齊必有明衣節下。集注云。此下殷前章寢衣一節。是則朱子之意。又未嘗不以每段自爲章矣。所謂分節者。仍沿那疏語耳。

朱子集注引說文。侃侃、剛直也。閒閒、和說而諍也。按說文止有閈和說而諍也。侃、說文無此字。不知朱子何以引說文也。集韻侃、剛直也。亦不引說文。

君召使擯一節。揔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解者。謂夫子時爲承擯。蓋以承擯在上擯紹擯之間。與左右更迭語。故知是承擯也。至此下趨進一節。賓退一節。則江氏鄭熙所云。君召使擯。專指使攝上擯。見特召之命尤重。則無以處揔所與立節也。

其說曰。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攷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上擯也。此趨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事。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擯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楹再拜。此上擯者入告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賓對。公再拜。於門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云。賓不顧。據上擯送賓後。通謂君云賓不顧矣。故引孔子事爲證。若然。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若命使攝上擯也。若不攷此注疏。則鄉飲復命二字。假爲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當時爲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詳江氏此二條。賓退節。則據賈疏。孔子攝上擯。趨進條。則據注疏。是廟中相禮上擯之事。而二條鄉飲此章相接書之。於注疏事義皆合矣。鄭注於上擯送賓條下。并引君召使擯句者。敘其緣起也。江氏曰。知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尤重矣。此雖卽鄭注并引君召之句義。然江氏此攷。所列大門外揔介傳命圖。仍同諸家常說。云夫子爲大夫。在承擯之位。故傳命出揖左人。則左其手。傳命入揖右人。則右其手。主人則左其手。傳命入揖右人。則右其手。主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集注由閾右。不踐閾。此用曲禮語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閾右。不踐閾。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此大夫是臣。臣皆當統於君。故出入君門。悞由閾東也。江氏永曰。有詔入以閾東爲右。出以閾西爲右者非也。此雖舉饒氏不攷注疏之過。近時講章。謂過位、君之虛位。是在外朝。惟江氏永鄉黨圖攷曰。諸侯之三朝。庫門外爲外朝。應門內路寢之堂、爲燕朝。鄉黨篇、升堂侍食、皆是也。路門外爲治朝。過位立是也。文王世子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疏云。此對路寢庭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在大門外。路門內。路寢之堂、爲燕朝。鄉黨篇、升堂侍食、皆是也。路門外爲治朝。過位立是也。文王世子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疏云。此對路寢庭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則此路門外亦爲內朝也。古者朝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於內。揔揖羣臣。揖者推手稍前。非若今之揖也。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路門外是平地無堂也。退適路寢。則君位虛。君更視內朝。羣臣當入。故鄉黨記過位一節也。周禮天官大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此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庭。廷者平地也。今人不攷古宮室之制。既不知三朝皆路寢有室。又不知外朝在庫門外。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升堂爲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貽誤後學甚矣。戴震周官四王入內朝。有退。又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以此疑羣臣不從君入。則江氏云。君視路寢門內之內朝。或與羣臣行燕禮。或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無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此特舉其一端。

趨。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記其容也。俗解不知趨進之義。謂入門時。擯者趨入有事。不知君迎賓入門。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致之。又曰。聘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賓對。公再拜。於門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云。賓不顧。據上擯送賓後。通謂君云賓不顧矣。故引孔子事爲證。若然。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若命使攝上擯也。若不攷此注疏。則鄉飲復命二字。假爲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當時爲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詳江氏此二條。賓退節。則據賈疏。孔子攝上擯。趨進條。則據注疏。是廟中相禮上擯之事。而二條鄉飲此章相接書之。於注疏事義皆合矣。鄭注於上擯送賓條下。并引君召使擯句者。敘其緣起也。江氏曰。知孔子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尤重矣。此雖卽鄭注并引君召之句義。然江氏此攷。所列大門外揔介傳命圖。仍同諸家常說。云夫子爲大夫。在承擯之位。故傳命出揖左人。則左其手。傳命入揖右人。則右其手。主人則左其手。傳命入揖右人。則右其手。主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集注由閾右。不踐閾。此用曲禮語也。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閾右。不踐閾。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此大夫是臣。臣皆當統於君。故出入君門。悞由閾東也。江氏永曰。有詔入以閾東爲右。出以閾西爲右者非也。此雖舉饒氏不攷注疏之過。近時講章。謂過位、君之虛位。是在外朝。惟江氏永鄉黨圖攷曰。諸侯之三朝。庫門外爲外朝。應門內路寢之堂、爲燕朝。鄉黨篇、升堂侍食、皆是也。路門外爲治朝。過位立是也。文王世子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疏云。此對路寢庭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則此路門外亦爲內朝也。古者朝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於內。揔揖羣臣。揖者推手稍前。非若今之揖也。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路門外是平地無堂也。退適路寢。則君位虛。君更視內朝。羣臣當入。故鄉黨記過位一節也。周禮天官大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此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庭。廷者平地也。今人不攷古宮室之制。既不知三朝皆路寢有室。又不知外朝在庫門外。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升堂爲治朝。使路門外平地忽然而有堂有階。貽誤後學甚矣。戴震周官四王入內朝。有退。又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以此疑羣臣不從君入。則江氏云。君視路寢門內之內朝。或與羣臣行燕禮。或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無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此特舉其一端。

非謂燕朝專爲宗族視也。孔子爲司寇。或君有命。或有所言於君。乃升堂。既下階。仍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爾雅。中廇之左右曰之位。又或據致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以此疑路門外非平地。不知所謂路門外庭爲平地者。言其中間平地無堂階耳。若匠人云。外有九室。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此以後世朝堂比例者。猶今朝房百司治事之處。豈路門外全無諸司公所乎。又非中間臨池之朝堂可言矣。不得以此疑也。竊詳江氏此條。程子之意。第執必有二字。與必有明衣之必有二字。謂以類從耳。然褻裘長。短右袂。之長短。於此寢衣。今以過位在治朝。不在外朝。外朝治朝皆平地無堂階。其說皆允當矣。惟是時齊風疏引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立處。曲禮孔疏。亦謂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此與高誘淮南子注及荀子大略篇皆合。而江氏必謂諸侯屏在路門外。乃僅據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謂路門內不見有屏。以此駁正孫注孔疏之說。則究未爲的據也。然而江氏謂過位在治朝。是路門外。以駁正俗解廬位在外朝之說。實爲允當。而於爾雅門屏之間。謂之立。究未能確有所質。則豈得遽駁孫注孔疏乎。

執圭集注。圭、諸侯命圭。此本包咸注云。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命圭也。然周禮春官典瑞及致工記玉人。皆言瑑圭以覜聘。則聘問鄰國所執者是瑑圭。非桓信躬蒲璧之命圭明矣。此瑑圭者。俱有圻鄂瑑起。而無桓信躬蒲璧之文。其制減於命圭一寸。說文。瑑、圭璧上起兆瑑也。从玉篆省聲。說文所謂起兆瑑者。即周禮鄭注瑑有圻鄂瑑起也。包氏注謂執君之圭。蓋謂此行聘之圭。是君所有耳。然與桓信躬蒲璧之命圭相混矣。集注亦偶沿其誤。江氏永曰。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之文入聘禮篇。則圭圭有辨矣。而集注未及追改耳。春秋昭五年傳疏引禮聘圭及繅之制甚備。當引據之。

享禮。集注。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此本鄭注語也。江氏圻曰。享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繡。琥以錦。璜以繡。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注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鄭此注謂於諸侯用璧琮。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鄭氏箋鄭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那山梁雌雉節。集注引晁氏曰。石經哮作嚆。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哮當作吳。此字从口从天。非臭味之臭也。釋文。哮、許又反。是則臭味之臭。著口旁矣。以息見繹之。即使作口旁。亦非臭味之臭。許又反者耳。邵晉涵爾雅正義。哮與臭通。是也。右半臭頂上無撇。蓋從多刊寫誤作哮。實無此字也。

又附記者。近日婺源江永慎修著鄉黨圖考十卷。於宮室衣服諸制。皆詳核精密。其最有功於聖經者。攷圖論內。魯昭公八年。孔子娶宋开官氏。開雅一入爲緦。禮練衣。黃裏緦緣。練冠。麻衣緦緣。蓋孔氏誤以緦爲緇。則緦不可爲近喪服。集注。謂緦。緦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亦用孔注。此條原注云。正義曰。一入爲緦。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緦飾衣。謹案。幷當作幷。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云。幷官聖妃。宋大中祥符元年。追謚緦爲縗。當以石林之說爲正。近日江氏永亦云。檀弓。練、練衣。黃裏縗緣。是以練衣一染之縗爲緣。而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十四清部內。幷官複姓。注引見賢傳。孔子娶幷官氏。方緝書於國學及江甯府學。見孔氏注云練服。是誤以緦爲縗矣。邢疏不能正。集注以因之。江氏又云。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紺。純以青。純以素。是也。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竊按江氏此條。則直不必以齊服練服爲義。最爲分明直截。

程子經說。必有寢衣一條。疑當連下文齊而言。故曰必有。朱子集注從之。毛氏奇齡曰。寢衣人所同。長、身後不接。乃欲移此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按凡經之文。苟非萬分講解不可通者。慎勿以錯簡疑也。此條程子之意。第執必有二字。與必有明衣之必有二字。謂以類從耳。然褻裘長、短右袂。之長短。於此寢衣。今長有半。非亦以類相從乎。下文齊必有明衣。與齊必、居必、三必字。非亦以類相從乎。孔注曰。寢衣、今被也。固未嘗明言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則吉月之朝。定哀間未必每月朔皆依行之矣。那疏謂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朝服而朝。那疏。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朱子集注。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朱子之意。蓋以若非致仕。則吉月而朝。自是常禮。不須特記也。然那疏明言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則吉月之朝。定哀間未必每月朔皆依行之矣。那疏謂孔子恐其禮廢。自是正解。不應專舉致仕以後言之爾。

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撤去。漢書食貨志。論語曰。酤酒不食。孔子嘗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孔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撤去。漢書食貨志。論語曰。酤酒不食。孔子嘗周衰。氣泊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師古曰。鄭氏所說。孔子齊之時也。據此顏注。古經師相承。皆以此條爲齊時之事。於不撤薑食。義尤當也。然經文此條不言齊。則古說師承所自。不可以意度也。若俊皇那二疏本。皆以齊必變食屬此節之首。以見此是齊時之事。固案合多事。至有謂此是齊類之文。錯簡在此。則更非矣。然顏注謂指齊時。必非無據也。

不使勝食既。惠氏棟曰。氣、本古餼字。是既與氣同。然陸氏釋文已謂氣如字。則不始於朱子矣。雖疏食菜羹。瓜祭。那疏引王藻瓜祭上環釋文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論衡及南史亦皆引作瓜祭。然釋文雖謂瓜字從古。而既有魯讀必之訓。則亦非朱子所自譔矣。此二條皆古說之可從者。而今皆從朱子集注之讀。則無當仍集注爾。

山梁雌雉節。集注引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右圖反。張南塘也。按爾雅。鳥曰臭。此字从目从犬。非臭味之臭也。釋文。嗅、許又反。是則臭味之臭。著口旁矣。以息見繹之。即使作口旁。亦非臭味之臭。許又反者耳。邵晉涵爾雅正義。嗅與臭通。是也。右半臭頂上無撇。蓋從多刊寫誤作嗅。實無此字也。

又附記者。近日婺源江永慎修著鄉黨圖考十卷。於宮室衣服諸制。皆詳核精密。其最有功於聖經者。攷圖論內。魯昭公八年。孔子娶宋开官氏。開雅一入爲緦。禮練衣。黃裏緦緣。練冠。麻衣緦緣。蓋孔氏誤以緦爲緇。則緦不可爲近喪服。集注。謂緦。緦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亦用孔注。此條原注云。正義曰。一入爲緦。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緦飾衣。謹案。幷當作幷。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云。幷官聖妃。宋大中祥符元年。追謚緦爲縗。當以石林之說爲正。近日江氏永亦云。檀弓。練、練衣。黃裏縗緣。是以練衣一染之縗爲緣。而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十四清部內。幷官複姓。注引見賢傳。孔子娶幷官氏。方緝書於國學及江甯府學。見孔氏注云練服。是誤以緦爲縗矣。那疏不能正。集注以因之。江氏又云。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紺。純以青。純以素。是也。不以紺緅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竊按江氏此條。則直不必以齊服練服爲義。最爲分明直截。

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世家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公羊、穀梁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系之則亦誤竊謂孔子生年當以二傳爲信月日當以穀梁爲信方綱謹按陸德明公羊傳釋文云庚子孔子生此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據釋文此條則陸氏所見公羊傳本亦作十月庚子矣然依公羊穀梁二傳俱以爲襄公二十一年之十月庚子則經固明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十月既是庚辰朔安得有十一月庚子乎此陸氏但就所見公羊傳一本作十月庚子一本又作十一月庚子以資攷異則可以傳信則未也江氏曰司馬遷年表世家舛錯非一其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漢時亦尚公穀之學何以記孔子生年必與公穀差一年乎方綱則謂江氏不信史記之二十二年欲從穀梁之月日而未嘗攷陸氏釋文所見公羊傳一本亦作十月今合公穀二傳詳之知公羊傳當以陸氏釋文十月之本爲定則公羊與穀梁月日合矣惟其在漢時崇尚公羊穀梁二傳而司馬遷史記世家必書未知誰氏之舊而徐疏主鄭義譏辟爲譬與馬融讓避亦皆非也漢書佞幸傳云董賢性柔和便辟言爲詭以自固贊曰容在親便嬖故仲尼著損者三友此則便辟即便嬖之明證也書問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孟子便嬖不足使令於前皆同此便辟也益者三友章集注以爲對友直言已非其倫矣而師也辟條下則曾得援此便嬖以爲證乎公羊徐疏所謂論語音者固不可攷據陸德明顏師古同在唐初而陸云鄭亦反顏亦以論語便辟注於漢書贊便嬖之下則便辟與便嬖音不同而義同也便辟之辭與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媚皇侃義疏馬融曰巧避人所忌是馬融作避不作譬也忽氏謂馬鄭皆讀辟爲譬誤矣然徐彥唐時人其謂今世論語音者皆通於便辟而義則並通於與論語孟子尚書洪書俱在未定四聲以前奚必執馬鄭讀譬之音訓乎隆何切便嬖之嬖博計切而玉篇引說文便辟也則陸氏釋文之音即徐疏所謂論語音者矣其實便辟音義皆切便嬖之嬖博計切而玉篇引說文便辟也則陸氏釋文之音即徐疏所謂論語音者矣其實便辟音義皆通於便嬖而義則並通於與論語孟子尚書洪書俱在未定四聲以前奚必執馬鄭讀譬之音訓乎隆何

託出與點之神。而未免稍礙也。夫子發問。原以酬知之具爲本指也。若必謂兵農禮樂。特規規事爲之末。則豈夫子問酬知之具。必超乎事爲之上。而後謂之酬知耶。若論聖人行中志大道之行。復西周之盛。舉體者。己私害之耳。諛莊一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民同胞物同與。欲仁而仁至矣。文武之方策。從先進之禮樂。固非一時一事所可言也。然而聖人行道。未有不從實事始者。卽老安少懷之願。亦何嘗在兵農禮樂外乎。若必先海視三子之撰。則是此章專取曾氏之浴風沂水。而不取三子之有勇知方足民宗廟會同。卽記者前後敘事之實境皆不合矣。集注又載程子曰。子路等所見者小。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信斯言也。則夫子所謂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及所謂富之教之者。非治國之事而何。且此章發問。原欲四賢自明其所蘊知之具。而反於兵農禮樂皆所不取。則於聖人立教弟子記言。皆失其指歸矣。善乎集注所載程子第一條云。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遊心千里之外。然此身卻只在此。此雖在圈外注。然覩圈內注初無舍己爲人云云。更爲精粹。此眞聖賢實學實境。此章與點與三子之所以然。皆實撰於此數語矣。蓋夫子卽由求赤之所言。雖有徵哂一小停頓。而三段皆無低昂取舍之判也。方三子言志纔纔之際。維曾點則手揮絃而耳屬三子。而心目屬子也。點有意而此條末句云。藏於憂而昧於理。是憂字方與寬牛憂義相比附也。今板本作夔字。譌耳。當據手鑒改正。

司馬牛憂曰章。集注引胡氏曰。子夏意圓而語滯。不及朱子內注之義也。上節命字。已道盡寬牛之憂矣。非專以末節爲寬牛憂也。末節特推廣言之。乃除義耳。知是推廣除義則無病矣。況又有修己接人之功以實之。何害爲聖賢之言。而胡氏必援檀弓褒明事以議之。似乎此條可刪去也。愚嘗見朱子手書草藁。此條末句云。藏於憂而昧於理。是憂字方與寬牛憂義相比附也。今板本作夔字。譌耳。當據手鑒改正。

子貢曰文猶質猶文。朱子集注。文質不可相無。是也。而朱子又補出本末輕重四字。更爲周密。至於謂夫子無意也。及四子言志皆畢。三子出而曾晳後。維時曾晳則意中仍有三子之言。乃夫子則意中邵然不分別三子之言也。點有意而夫子無意也。此則聖人與四賢分際之不同。曾晳與三子分際之不同。可依文卽事而如見之。故曰此章記敘曲盡微妙也。

哲與夫子分際之不同。千載之下。可依文卽事而如見之。故曰此章記敘曲盡微妙也。

子路率爾而對。皇侃義疏本率作卒。注與義疏皆作卒。翟氏灝異按率字諸字書訓義頗多。獨未有以輕遽爲訓。若卒之讀倉末切者。廣韻云。急也。遽也。與孟子梁襄王卒然問義正相合。今之作率。或因形近致譌。按翟說有皇氏本可證。非疑經譌字者可比。然率字其來已久。韓詩外傳亦有子路率爾而對之語。此聖人之言文質。何嘗不以野史對舉乎。在子貢此論。固不及夫子彬彬一語之圓渾。然夫子無所爲而言。

子貢則爲棘子成而言也。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二與字。集注斡之。朱子或問。與作其義。駁尹氏與君以不足與君以足之說。極是。按漢書谷永傳。引君孰予足。作予字。此卽尹氏之說所本也。恐有啫異炫博之徒。爰護譌。按翟說有皇氏本可證。非疑經譌字者可比。然率字其來已久。韓詩外傳亦有子路率爾而對之語。此書以讓朱子或問者。謂予字古本。則不可從也。此等處自以義理圓正無弊爲主。爰古本之據乎。如近日惠氏棟徵詠而歸作咏而歸。以爲鄭本作歸。此適足以亂經已耳。凡若此者皆不足與辨也。

凡說經者。當就經文所有者稽語之。不當於經文所未有者演測之也。子張問崇德辨惑。夫子於崇德。則正言其功。於辨惑則反言其弊。其所以如此告子張者。愛惡欲其生死。必有所因而指發之。今不得其事由以推證之。則闕之可也。又此下我行其野詩詞二句。亦無由得其義。則亦闕之可也。程子謂此是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之文。錯簡在此。程子因下有齊故公字。故謂此二句在其斯之前。與上似胡氏之說於文勢較順。今集注從都氏說。朱子語類云。今只得如此說。蓋朱子亦不得已而從程胡之說耳。然朱子仍載楊氏說於此後。則猶未改此章之舊也。至楊氏拔堂難與弗爲仁以推原子張之失。則未知夫子當日所以舉愛惡一節者。果是因此而發否。此急庶當慎之。

聽訟章。集注楊氏說。承上章子路片言折獄。以過昧之見。凡說經義。在本章者之矣。凡案合上下章者。皆充實仁字分量。並非務言其效也。然而究竟是以效言矣。藉謂聖人與顏子論仁。語語是仁字實際。未必

後人演說也。

子張問政章程子曰子張少仁云云似亦演說之類。凡演說亦有切合恰中者。然而極難。後卷子夏問政章程子之說亦以子張未仁子夏近小相對言之。似乎對舉較爲切耳。然皆未免於推測演說也。

樊遲從遊章集注云。樊遲鄙近利。嘗見朱子手識原本云。樊遲之爲人鄙而近利。塗去之爲人而四字。劣識纔字。謹按攻人之惡。忿忘其身。在夫子當日言及此。或有所爲而指言之。其果爲樊遲已身之弊而發。抑或偶觸某事而發。今無由臆度矣。惟是從遊之頃而問此三事。若在今之學者。隨時隨處。近日論章有謂因衛遊舞雩之地。見旁事而問。及於此者。不必從。能切問者已自難得。豈復可摘乎日偏處。而況聖門弟子乎。要言所以及此之故。本無事於推測。而必就問者推測及之。似尤不必耳。

集注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此引謝氏說以爲政大體言之也。然必也正名節自是專初衛言之。至名不正以下逐節推闡。方是以爲政大體言而衛事自貫徹耳。似乎謝氏此條。當引於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節下。於語義爲得。

蓋闕如也。近時講章有云。闕如、謂此心闕然。非闕而不問也。按許祭酒說文云。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正用此文。闕乃闕疑之闕。如講章之說。此心闕然。則與說文所引用闕疑之解不同。然就此章而論。子路仕衛。而夫子以正義告之。子路於此等大義。豈得以闕疑例之。如講章之解。於義理既精。於如字文勢亦圓。則以講章之解爲勝矣。必說文之是據乎。此較之改古訓義者。自不可同語耳。

勝殘。釋文音升。集注同之。然此字平聲者勝任之義。去聲則勝敗之義。化去殘暴。自是克勝之勝。非勝任之勝也。當以去聲爲正。

子貢問士章。總注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較較之行。閒於人者。按此特欲推原聖言針對之分際。於本指既無礙。於子貢之問亦無傷。視前數條之近於有意推測者爲可存矣。然以愚昧之見。實亦可無庸耳。

硜硜然小人哉。鄭康成注。硜硜、小人之貌。玉篇、廣韻、皆云硜硜、小人貌。即本之鄭注也。鄭氏注雖在漢時。然疑此注未必有所據。蓋見本文小人哉而爲此注耳。朱子集注。蓋亦不信此注。而云硜硜小石之堅確者。則亦未知所據。或恐即取本文小字以配合石旁之字爲此訓耳。韓李論語筆解曰。硜硜、勇敢貌。又孟子趙岐注引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孫奭云。悻悻丁云。字當作犉。形頂切。很也。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惸。惸論語音鏗。然論語此處。陸氏硜、苦耕切。亦不詳辨其同異也。惟史記樂書石聲硜。王逸口聲果勁。此果勁二字。蓋得之矣。味本文硜硜然上承信果。必非專屬小人之貌。此鄭康成之執此句以立訓。而玉篇、廣韻、遂泥之。不得謂爲古訓義者也。說文、硜、古文磬。古磬字。是以下篇子擊磬於衛章。皇氏義疏申何注訓硜硜指磬聲也。然史記石聲硜下云。君子聽聲聲。則石聲硜。非說文古磬字之硜矣。自當以玉篇云聲果勁爲正訓也。那疏又云。硜硜、論語義與此章緣小人哉爲訓。其執泥等耳。

言必信行必果。程子曰。信果、硜硜小人之事。然行道亦不可無此。此程子說文。硜硜小人之事。言之。鄭康成以論而不正。指河陽召天子。馬融以正而不論。指伐楚蔡氏集說。以溫之會及首止之盟言之。程子說也。首止之盟。則勝馬說矣。至朱子集注。以召陵城濮對舉言之。則近日皞氏棟高論之頗當。曰。朱子專以伐楚言正論。所謂宋儒改舊訓詁者。古注本有其訓義。而必改從其使於解者。遂失古經師相承之舊耳。然亦有不見於舊詁訓。而不害其特爲訓義者。如不得中行。集注行、道也。說文、玉篇、行無道字之訓。然此則朱子取孟

子中道。以孟釋論。奚害焉。竊嘗謂岐陽石鼓。猶即行字。而後之習篆者。以銜爲道。其實說文無銜字。銜即行也。此於訓義或可附參。

44

楚使驟被以與宋所謂諂面不正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諂與正之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衛侯。齊桓定王世子而拜天子之胙。晉文則至請隧。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如齊桓。至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何則。召陵雖盟而楚滅弦圍許。毫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即從齊至如城濮一勝而天下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小。甯可以數計哉。論者曰。管不宜伐衛以致楚。尤不當矜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當日從楚之罪。則曹衛爲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陳。又其次則鄭。凡會合諸侯。皆得云糾合。是兵車之會反在內矣。展喜犒師。糾合乃衆之言。未可據以爲證也。九與糾非一字。古亦未嘗通用也。

翟氏考異謂如其仁。其指召忽。言管仲有九合一匡之功。則亦得比於召忽之仁。此說於義固無礙。然本文語勢自以朱子集注爲正解。毋庸議說也。至論應劭徐幹以自經溝瀆指召忽之謬。則其說極當。聖人若近仁者。而究非質以仁許之耳。近日袁氏枚謂夫子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以仁。何至管仲而許以仁。管仲果仁矣。天下豈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不知禮者乎。前後不合。此蓋齊人最尊管仲。此非齊論而何。袁氏此說非也。愚竊謂此處如其仁。如其仁。即是殺梁傳信其信仁其仁句法也。殺梁傳信其信仁其仁。如其二字。活相之甚。雖謂其功人則有仁之功矣。此即伊川所謂聖人言語抑揚處。對未仁之問而言也。如其仁者。近仁者。而究非質以仁許之耳。近日袁氏枚謂夫子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以仁。何至管仲而許以仁。管仲果仁矣。天下豈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不知禮者乎。前後不合。此蓋齊人最尊管仲。此非齊論而何。袁氏此說非也。愚竊謂此處如其仁。如其仁。即是殺梁傳信其信仁其仁。如其二字。活相之甚。雖謂其功人則有仁之功矣。此即伊川所謂聖人言語抑揚處。對未仁之問而言也。如其

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於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於事而爲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爲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迂緩不識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恐其民久矣。猶當驟弒簡公。人心惶駭。齊之義士。尙有挾公憤而思食其肉者。簡公之人。尙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故其道可急取。不可緩圖。宜猶斷不宜來制。必若告於天子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當日之方伯則皆也。且驅命於韓、趙、魏、與陳氏脣齒耳。告之萬萬無益。而周旨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縣時日。徒令陳氏得以其間收合人心。誅鋤異己。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眞能命將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曾謂大聖人而出此。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尙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猶不可出其兵以使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郈。而三子雖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識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吾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恆之首。亦當誅爾日之推刃於齊君者。遑足恥乎。過者欲有餘之意。則夫子以彙人退仲氏。正謂不肯專以過餘爲行耳。此作兩平對說。未必是聖人語義也。或又謂如疏說。必須改而字爲之字乃可。不思那疏本正作而字。而字從言字順遞而下。何不可者。而必改舊解乎。

夫子自道也。那疏、朱注、皆以謙辭爲說。永嘉蔡氏節集說曰。節謂子貢云夫子自言其平日所能行者爾。君子所恥也。按皇那二疏。皆以而字串遞說。此自是正解。朱子集注改作二項對說。四書辨疑曰。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斯言當矣。蓋若作兩平對說。則言字初未嘗專指不顧行之言也。而豈遑足恥乎。過者欲有餘之意。則夫子以彙人退仲氏。正謂不肯專以過餘爲行耳。此作兩平對說。未必是聖人語義也。或又謂如疏說。必須改而字爲之字乃可。不思那疏本正作而字。而字從言字順遞而下。何不可者。而必改舊解乎。

夫子自道也。那疏、朱注、皆以謙辭爲說。永嘉蔡氏節集說曰。節謂子貢云夫子自言其平日所能行者爾。君子所恥也。按皇那二疏。皆以而字串遞說。此自是正解。朱子集注改作二項對說。四書辨疑曰。言不過行。有何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斯言當矣。蓋若作兩平對說。則言字初未嘗專指不顧行之言也。而豈遑足恥乎。過者欲有餘之意。則夫子以彙人退仲氏。正謂不肯專以過餘爲行耳。此作兩平對說。未必是聖人語義也。或又謂如疏說。必須改而字爲之字乃可。不思那疏本正作而字。而字從言字順遞而下。何不可者。而必改舊解乎。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氏義疏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那疏云。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

注闡發之。則下學上達。直透萬古。升堂入室之微言。雖聖人復起。亦無以易之也。讀者第守集注所解。正恐終身探索不盡矣。至若此章之本旨。則那疏爲正解。永嘉蔡氏節論語集說。在朱子集注後。亦採伊川南軒之說而謂節按此亦夫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此卽那疏說也。那疏曰。孔子言己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非人也。下學而上達者。言己下學人事。上知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言惟天知己志也。按此則下學而上達一句。乃是上承不怨尤。下接知我其天。中間一自審之語。與朱子謂循序自修。作聖學功候者。指歸別矣。章首莫我知句。亦非必欲發子貢之問也。史記說苑皆系此章於西狩獲麟條下。史記世家。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人事浹。王道修。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書所載如此。今雖未能卽執此以爲必在西狩獲麟之日。而莫知之歎。知我其天之歎。所繫深矣。若必皆不援據。直以爲深言學問之功。於義理固極其精。而於此章本旨。究屬借作學者事矣。故不得不因朱子集注而附綴之。

下學上達。聖心通於天也。知我其天。天心通于聖也。天人之應。所以下章卽接將行將廢之皆命。而辟者、作者、與晨門荷蕢。連類及之。記者其亦有感乎。

百官總己。注疏本載馬曰。己。百官。皇侃義疏本馬融曰。己己百官也。按義疏多一己字。其義更明。言此己字。身指百官自言己身也。義疏云。百官各總束己之事。故云總己。又云。百官各自束己身也。那疏於總己二字未見詳訓。而其訓冢宰二字云。冢宰、大宰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此句百官總焉。已非本經總己總字也。朱子集注乃云。總己。謂總攝己職。似因那疏百官總焉句而言總攝耳。其實此句無攝字義。

衛靈公篇首至知斯章。集注謂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憫見發本王肅說也。然此等處宜各就本章解之。不必牽合。

行夏之時。非僅謂當法夏朝之建寅爲正也。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鄭氏此注最精。蓋見朝四時之書。或有在小正篇之外者。其於朝章國典。或尙有不僅小正篇所紀。而鉅細法制悉依此節候爲準者。今不可考耳。聖人論爲邦。則政令之宜。皆宜準夏朝之按節候以爲行事之程。故曰行夏之時。行字方明白也。卽以今所傳小正篇。如正月、緯耒均田、二月、綏多女士、萬用入學之類。凡教養收興。皆依夏時之書行之。此所謂行夏之時也。若止謂指夏朝以寅月爲正月。則大戴禮記誥志篇云。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云云。則虞與夏皆建寅矣。何獨稱夏時乎。況舜典二月東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此固明是有虞建寅爲歲首也。推而上之。堯典分命羲仲四節。此固明是陶唐建寅爲歲首也。特以唐虞書闕有間。雖有舂夏秋冬四時成歲之紀。而按節候以行政典。則就其可考者。宜悉準夏時耳。蘇氏書傳乃謂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是何說哉。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俗解或因人之生也直。輒將此處直道而行。作民之行直道者。固非語義矣。其知三代之君行直道於民者。則得之矣。而尙有病其於斯民也三字所以二字不能融貫者。總因誤會所以二字耳。此所以字與他處所以然之所以二字不同。所字、連上三代之爲言以字分開說。所字虛。以字實。所字行爲義。以用也。言此之民乃是三代聖君所用直道行之之民也。所字以字貼三代之王。以字貼直道之行。解此。則集注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全是以字運用所字。不詰自透矣。

史闕文。包咸注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疏云。史、掌書之官也。文、字也。皇氏義疏。古史爲書。若於字有不識者。則闕而不以俟知者。不敢擅造。漢許愼說文。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使天下學者疑。按注疏及許愼所引。此闕文者。以文字言之。非專謂事之傳譌及筆之錯簡也。但記事之疑。篇次之疑。亦未嘗不該在內耳。古時字少。況在春秋以前。秦篆尙未萌孳。隸則更遠不相及也。轉注假借。源流沿革之故。豈易言乎。世遠無徵。正宜由吾夫子斯言。仰而體之。敬而遵之。

聘禮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意之至也。據此。則辭達而已矣。當合過與不及二義以見其達。集注不以富麗爲工。蓋本孔安國曰不煩文飾也。專以過言似於義稍偏。

縗之去公室五世。鄭康成注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也。自宣公至定公爲五世。此集注所同也。政逮於大夫四世。孔安國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集注則謂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按春秋昭二十五年傳。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此左傳在昭公二十五年。則論語此章。在定公初年。接入定公。爲縗去公室五世。接入季桓子。爲政逮大夫四世。無疑者矣。左傳疏曰。武子生悼子。悼子生平子。政在季氏。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當據此傳注疏。以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政逮大夫四世。是爲定說。

永嘉蔡氏集說。以見齊如不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合爲一章。近日翟氏考異深取其說。此二章。自注疏至集注。皆分二章。若蔡氏說。則以齊景當以見善二句。於如不及如探湯。皆有不滿之義。失其旨矣。恐啓異者信之。不得不辨。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皇氏義疏本。那疏本。皆合爲一章。但中間有子曰字。所以集注載或說以子曰爲衍文。按此二章語義雖可合。然其果出一時之言。未可知也。集注分二章爲正。

尹文子引語曰。惡紫之奪朱。無也字。惡利口之覆邦家。無者字。可見此三句平列。非以二也字引起者字。講章以上二句下一句分輕重。非也。惡利口。特言覆邦家者尤見勘透其弊。至爲深切耳。

夏皆建寅矣。何獨稱夏時乎。況舜典二月東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此固明是有虞建寅爲歲首也。推而上之。堯典分命羲仲四節。此固明是陶唐建寅爲歲首也。特以唐虞書闕有間。雖有舂夏秋冬四時成歲之紀。而按節候以行政典。則就其可考者。宜悉準夏時耳。蘇氏書傳乃謂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是何說哉。

惡徵以爲知者。孔安國注。徵、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朱子集注。徵、伺察也。按說文。徵、循也。玉篇。徵、要也。求也。廣韻。徵、抄也。蓋要求卽說文循義。廣韻則兼用論語孔注也。伺察之義。未審所出。

般有三仁焉。集注不啻乎愛之理。說文、玉篇、佛皆訓遠也。玉篇引易頤六二佛經。今本作拂經。是佛卽拂

義也。謹案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義蘊深粹。而訓釋具有原委。今之嗜博者。或有欲爲孟子趙注作義疏。何如備考古籍。爲朱子集注作疏。豈不賢於俗塾村師推演朱注。名曰體注者乎。（結庵趙氏四書纂疏以孔賈自任。與此面實不同。）

而誰以易之。蔡氏集說。易者撥其亂而反之正也。此即集注誰與變易之義。但此句以字。仍即以用也之以字。言何處可以變易之也。若謂以猶與也。似作詩與之與解。恐未必然。

憮字說文訓義與此不同。不必據也。那疏憮、失意貌。本王篇也。集注憮然、猶悵然。即那疏之義。然此句憮然不惟悵惘。兼寓感傷也。凡訓詁字義。既援舊訓而復以本文體會之。則不妨備釋其義以附之。豈改定訓詁之謂乎。昌黎句非指斥稱排陸邊一流也。祇是渾淪慨歎耳。此是憮然神理。

逸民、民字是特著品目如此。以有位無位言也。與孟子有天民者民字相似。蓋未可執其字義以解之。

周有八士。王氏困學紀聞引董仲舒春秋繁露。四產八男。天所以興周。國以此考之。當在文武時。陸氏經典釋文據周叔液鼎銘。叔液、即叔夜。此或未敢定耳。

世驪珠。據宣和博古圖。武王時有南宮仲。翟氏論語考異又據周叔液鼎銘。叔液、即叔夜。此或未敢定耳。

翟氏又按八士皆南宮氏。官語。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八虞。賈唐注云。八虞、即周八士。皆爲虞官。逸周書和寤解。王乃施賞于尹氏八士。注。尹氏八士。武王賢臣也。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選九鼎三巫。漢書古今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於周初。而鄭康成謂成王時人。劉向馬融謂宣王時。不知其別何依據。又史記周本紀。亦載武王伐紂。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南宮括。展九鼎寶玉。史記與逸周書。達、括、忽、雖互異。然皆足以備考。而集注皆未採也。

小人之過也必文。粹文無音。說文玉篇、廣韻、皆無去聲之讀。惟集韻去聲二十三問。文、飾也。集韻在宋仁宗景祐四年。則不始於朱子集注矣。翟氏考異援史記世家。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詞意相類。疑此文亦對質言。可以不讀去聲。然文對質言。則與文飾義微別也。即以文飾義。亦未審去聲始於何時。在孔門弟子記此之時。尚未有四聲爾。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顧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齊程本子不行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翟氏考異曰。據外傳。此本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述其言而略其本事。致覺其言之不能無弊也。愚按集注。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蓋未考其所緣起耳。然即本文二語重按上句。則下句特申上句之義。亦初不因略其本事。遂疑有弊也。但韓詩外傳一條。學者不可不知。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此一節。語義相遞。凡四重。朱注引程子說五條。朱子謂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謹按程子此條。深得卜子之精微。而朱子引此。亦深得程子之精微。其於先傳後倦二語。雖以有序言之。其實此理徹上徹下。至大至精。從教者學者一是固然。已然亦不必如諸家。於此章謂皆節節疑有闕脫也。即使眾論原記之文尚不止此。或偶有一二遺缺之。亦是如此。從聖道全體看之。亦是如此。聖門諸賢發揮聖蘊。自曾子忠恕一語外。未有美於此者。

而唯程子朱子具證之。則漢唐已來解詁者。僅作文字讀之而已耳。

爲難能也。包咸注。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此將爲字不作著力字解。朱子集注曰。子張才高意廣。以行字貼爲字。則是著力字也。且包注但以容儀言。乃因下章堂堂之義耳。亦非正切此章難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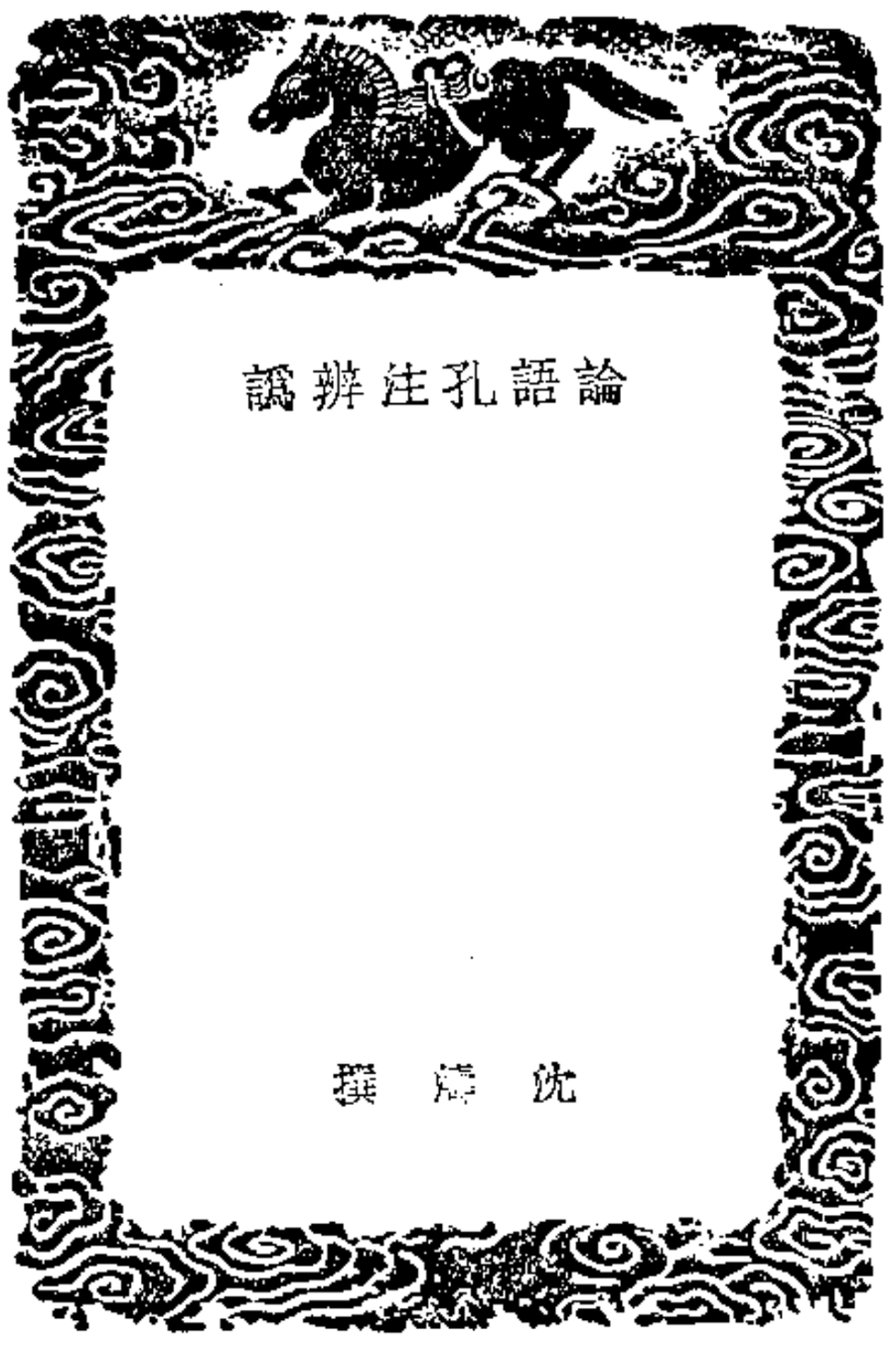
翟氏考異曰。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疏云。尼則謚也。論語子張篇後四章。皆稱仲尼。連次於篇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必皆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觀之。則尼誠孔子謚矣。

今人藉口三綱。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考方綱誰按翟氏此條。甚有關繫。不可不詳察也。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鄭注誄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孔疏尼則謚也。春秋哀十六年傳。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孔疏曰。鄭元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爲之謚。故書傳無稱焉。至漢王莽封孔子後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明是舊無謚也。鄭禮注云。尼父、因字以爲之謚。謂謚孔子爲尼父。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爲此解。又王肅曰。父、大夫之顯稱。亦不言作謚。然孔穎達在唐初爲孔氏爵孫。而不知有作謚之事。但禮記左傳同是穎達所疏。而於禮記疏曰。尼則謚也。於左傳疏曰。不爲之謚。且云書傳無稱。惟據王莽時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以明舊無謚之證。則是有謚固無明證。而所言無謚。亦非有明證也。即以所據王莽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君。褒成是封孔子後之稱。非稱孔子也。惟宜尼乃是追稱。則亦不害於尼之舊嘗爲

殷失國。又豈能備知未具之文何如。而以後人所見度之乎。既大略見於尙書。則得其大致可矣。寬則得衆一節。亦不必牽及前問仁後問政疑爲幾斷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事雖一貫。而語則二重也。其見於書。則武成大賚於四海。此承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孔傳施舍己貴。救乏賑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孔疏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正指此事。據此則武成傳疏大賚是散財恤民也。其見於詩。則周頌賚篇詩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子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疏序。說其名篇之意。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古文尙書武成篇。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於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據此周頌賚篇箋疏。則大賚。合上文大賚於四海。并合下文列爵分土建官惟賢。崇德報功也。朱子集注。先引武成大賚於四海。而接云。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故朱子或問亦云。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者也。此則主周頌賚篇箋疏以兼合武成傳疏之義。是以朱子詩傳賚篇云。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此句言封而兼言賞者。正與論語此節相發也。後來講章主雙峯饒氏。謂於大賚四海普及之內。善人又自加厚。此其意亦未始非融入封功臣一層。而語無證據。致等於臆度虛造之談。時文家相沿爲說。而不究經義所由來。即以童而習之朱注。尙忽焉不知省。又況孔傳鄭箋孔疏乎。

謂之有司。此語須善體會。孔安國注。各當於出納。此有司之任。朱注。出納之際。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誠恐語者誤會。便謂有司之出納。可以吝嗇。則非其義矣。有司掌出納者。亦惟視其出納當否耳。如出納之當。亦豈可吝嗇乎。詳此句有司云者。猶言其細已甚。民弗堪也。語意正對從政言也。此章從政。即是爲政。爲政自有大體。不以預類有司之目相形出之。



論語孔注辨僞

沈　濤　撰

論語孔注辨僞卷上

嘉興沈　濤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敦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

濤案、孔之一解、卽紫陽集注所本。然如此說、則當云學亦不固。不當云學則不固矣。兩則字語氣不同。

不能強生分別。

又案、固當訓爲陋。禮記曲禮注、廣雅釋言、皆云、固、陋也。此蓋言學則可免固陋之譏爾。孔訓爲蔽亦非。固之訓蔽、僅見於此、焦里堂孝廉循云、一曰二字、是何晏兼存異說。非亦孔安國注。殊不知孔注本皆何氏所僞撰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矣。案集解不言孔曰、今據一切經音義引孔注疏本補。

濤案、禮中庸、溫故而知新、鄭注云、溫、尋也。如尋溫之溫、言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正義引左傳疏注云、尋、溫也。此尋字當爲蕈字之假、說文炎部、蕈、於湯中爓肉、從炎、從熱省、會意。有司徹、乃蕈尸俎。注云、蕈、溫也。古文蕈作尋。傳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塞也。蓋與蕈聲相近、故古文假

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爲漢武帝博士。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儒林傳、皆不言其著書。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論語孔氏所傳古論文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論語孔氏所傳古論二十一篇、有分有合。字讀皆異、非別有訓解也。而其書之傳於今者、則有古文尚書、孝經二傳。識者皆疑其僞。獨論語傳散見於何氏集解。中。古今無異議。近世劉逢祿臨學博、陳仲魚徵君、臧在東文學始疑之。而未敢詆言攻之。以余觀之。亦僞書也。何以明之。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魯傳十九篇、古經注皆舉行故志云魯二十篇復出古論二十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燕傳說三卷。而於古文論語、但云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而已。並不云有孔氏說若干篇。是安國未嘗作傳。其證一也。何氏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既云世不傳矣。平叔所集。又從何得。其證二也。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宜不背其師說。今考之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皆與孔注不合。其證三也。鄭康成就魯論篇章。考齊古。爲之注。以齊古論正凡五十事。今釋文所引鄭讀之從古者。孔注率同魯論。安國既注古論。字豈轉不從古。其證四也。許叔重解字序云。倓論語古文。今說文所引論語之字。每與孔注不同。其證五也。至其詮義之膚淺。徵典之舛誤。有不待明眼人而自知者。蓋嘗逸之世。鄭學盛行。平叔思有以難鄭。而恐人之不信之也。於是託於西京之博士、闕里之裔孫。以欺天下後世。范武子所謂靡淳棄村。此蓋即其一端。予豈好辨。而有不得不辨者。作爲辨僞上下二卷。如曰不然。請俟後之君子。按西河毛氏冤詞之例可也。道光辛巳仲春沈濤自序。

尊爲禘。婿又尊字之別。惟禘爲禘字之假。故左氏與塞字對言。正義曰。諦言尊盟者。尊以盟已卑。故禘之使鮮。儀禮疏引服注云。尊之爲言重也。謹也。蓋重盟謂之尊盟。故解尊爲重。又以與塞字相對。故又訓爲謹。杜氏但取重享也。當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勞人之禘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既禘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悲恪。後稍慢意也。以上皆蓋祭祀主敬。下文祭如在一章。亦言祭之當敬。史記禮書云。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云云。蓋亦謂禮之節文。故禹禘、虞祔、解易盟而不薦。當引此二語。見周易集解。惠氏之說。似較毛氏爲長。

論語孔注辨僞　卷上

儀也。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若禘以圭瓚。臣助亞。亞禘以璋瓚。薛曰。齊濟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濟濟者。辟王之容。君之儀也。峩峩者。奉璋之貌。臣之儀也。管人詔禘將之儀者。以此。宋人之享也。當折俎。仲尼使舉之。以爲多文辭。勞人之禘也。禘周公。仲尼欲觀之。以爲多威儀。既禘而往不欲觀者。始則悲恪。後稍慢意也。以上皆說。蓋祭祀主敬。下文祭如在一章。亦言祭之當敬。史記禮書云。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云云。蓋亦謂禮之節文。故禹禘、虞祔、解易盟而不薦。當引此二語。見周易集解。惠氏之說。似較毛氏爲長。

與其媚於奧。

奧、內也。

涛案。釋文引鄭注。奧、西南隅。蓋本爾雅釋宮爲訓。奧訓深、國語章注。訓隱、後漢書張衡傳注。訓藏。廣雅釋詁。故有內義。文選幽通賦注引鄭注。奧內也。而此處則不當訓內。與其媚於內。尊媚於竈。是何語耶。康成此注。其辭已不可得訓。蓋以賢之意。以爲與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義疏引樂肇。與其媚若無尊媚已耳。僞孔近臣執政之喻。亦恐未是。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涛案。王伯申尚書。引之云。周有訓爲忠信者。小雅皇皇者華篇。周爰咨諏。魯語釋之曰。忠信爲周。是也。有訓爲親爲密爲合者。左氏文十八年傳。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注曰。周、密也。哀十六年傳。周仁之謂信。注曰。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注曰。周、合也。是也。蓋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說文比、密也。周、合也。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說甚確。足破僞孔之惑。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祭爲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涛案。西河毛氏曰。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鄭、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涛案。陳仲魚徵君鱣曰。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紇。此更可疑者。

太平御覽樂部引康成此注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順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據此則盡善未盡善之分。在太平與未致太平之別。非謂受禪征伐也。焦孝廉云。武王末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其說甚確。

又案。漢書。盧仲舒傳。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嚴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仲舒以韶盡善。武未盡善爲對。推原江都之意。亦謂文武之時。乘紂極亂之後。不能如舜之承堯。自致太平。正與鄭解相合。師古曰。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殺戮。未盡善也。未免爲僞孔注所惑。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涛案。禮記緇衣。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正與此文相表裏。若如孔注。則是衆惡之一節注腳矣。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

濤案此注悖謬殊甚。蓋宋人春秋責備賢者之論所本。小人當恕。而君子不當恕。則何樂爲君子乎。仁字指有過者言。非指觀過者言。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當夫孫性私賦民錢。布衣以進其父。父怒。逆性伏牖。祐屏左右問故。嘆曰。掾以親故。受汚辱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人矣。是兩漢人解此經無如孔氏說者。又南齊書張岱傳。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嬖注未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之。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此必漢論語家相傳舊解。禮表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豈與此言相表裏矣。

又案。義疏引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怨。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其說亦與孔異。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謂速數之數。（此疏皇氏義疏本。邢本不言孔曰。）

濤案。釋文曰。何云。數。色角反。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也。然則此言即與無伐善施勞相表裏矣。孔讀爲速。數義不甚明。當爲煩數之意。梁武帝音色具反。蓋亦不同於孔。

子使漆雕開仕。

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也。

濤案。漢藝文志。有孔子弟子漆雕啓。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乃啓字。避景帝諱也。潛邱閻氏曰。一部論語。敘事及門人。無直稱其名者。則孔注以開爲名。非是。王肅僞撰家語。乃云開字子若。更謬矣。

又案。弟子對師不應稱吾。宋于庭孝廉（翔鳳）云。啓古字作肩。吾字疑肩字之訛。子曰。陽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濤案。集解引馬注曰。加。陵也。義疏引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然則加即非義。不得於加下再添非義二字。孔注之淺陋如此。

又案。古加諸二字連讀。說文言部。誣。加也。六書故引唐本作誣加諸也。劉知幾史通采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僞唐書僕固懷恩傳。彼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觀唐以前讀法。益見孔注之非。

未知焉得仁。

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濤案。釋文。知如字。鄭音智。蓋古讀如是。論衡問孔篇曰。子文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智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爲仁之

行。五常之道。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義。又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非專小智之謂也。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是漢人無不讀知爲智。義疏引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政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又下節疏引曰。遠亂求治。不汚其身。尚矣。而所之無可。子之能恕。遯生之可忘。未可謂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謂仁也。亦同鄭讀。若如孔氏所云。則未知乃疑詞。焉得乃斷詞。既曰未知。而又曰焉得仁。語氣豈不鑿枘乎。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趣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而裁制之耳。遂歸。

濤案。釋文云。鄭讀至小子絕句。是孔以狂簡絕句者誤也。史記孔子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是此節爲冉求而發。吾黨之小子。蓋指冉求也。歸與歸與。亦謂冉求將歸。今曰孔子在陳思歸。誤矣。不知所以裁之。蓋謂已不能裁制求之狂簡也。故史記上有吾字。今曰我當歸而裁制之。更誤矣。史遷親從安國問故。不應說之歧異。其僞灼然。

又案。禮記表記正義引論語。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是與鄭讀相合。

又案。禮記大學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太元斐如邠如注。斐邠者。文盛貌也。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證矣。皇氏此疏云。斐然。文章貌也。蓋亦知孔說之不可從。

亡。喪也。疾病。故捋其手曰喪也。

濤案。漢書宣五王傳。夫子所謂曰蔑之命矣夫。師古曰。蔑。無也。新序亦言。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有無之無。孔訓爲喪。非是。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矣。

濤案。潛邱閻氏曰。而字固發端之辭。又因辭抑辭。舉而時習之。因又之辭也。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反上之辭也。此章而字則因又之辭。言不有佞又不有色也。此蓋孔子在衛日久。見衛之風俗好尚如是。故發是歎。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般云云。足破孔解之謬。而字當作與字解。王尚書曰。墨子尚同篇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言善與不善也。韓子說林篇曰。以管子之聖而隰朋之智。言管仲與隰朋也。而與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吠桀。大宗師篇。與作而。

又案皇氏義疏本反作及云人若有祝鮀佞及有宋朝之美則雖免今之患難也釋文本亦作及如疏云一本及字作反義亦通似孔注不誤矣然案孔注文義上句曰當如則下句自當作反如若作及如便不成語而及如上又加以而字更爲贅矣蓋皇氏亦知孔說之不可通故改字以文之陸氏所據蓋卽皇本義疏又云一本云反如宋朝之美也通者云佞與淫異故云反也是皇氏亦知孔注之本作反矣邢疏本正作反。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殺身之所至也。

譚案。義疏本。仁下有者字。皇氏曰。有人告仁者曰。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當自投入井救取之耶。或問曰。仁者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集注引劉聘君勉之曰。仁當作人。案此二說皆非也。此宰我極言仁者求仁之切。不僅造次顚沛。雖絕以井中有仁道焉。亦必從而求之。故夫子以可欺不可罔答之。仁下不應有者字。若如孔注所云。則儻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固不暇分仁不仁也。且夫子當正告以從井不能以救人。而又何欺罔之有乎。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

衛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也。

譚案。史記孔子世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繒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云云。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孔子因南子淫人。故始不願見。及以禮相答。則其辭有善。此卽與其進不與其退之義。子路不知。故夫子矢而告之。若本不應見。夫子豈枉尺而直尋者哉。後人不得其說。遂謂夫子欲行王道。七十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

譚案。此解紆徊殊甚。釋文引鄭注曰。穀、祿也。蓋古訓如是。至當讀爲志。言一志於學。無干祿之心。故爲不易得。隸釋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正協鄭義。義疏引孫綽亦云。穀、祿也。

禹、吾無間然矣。

言已不能復間厠於其間也

譚案。閒當讀爲非閒之閒。廣雅釋言。閒、非也。方言亦云。閒、非也。此蓋言禹之德無可非。猶盡美盡善之意耳。僞孔所解。殊屬紆回。

今也純、

純、絲也。

譚案。釋文。鄭作側基反。黑緇也。詩、邶人士。正義引鄭論語注云。純讀爲緇。古文緇字或糸旁才。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衣也。古緇以才爲聲。是經典純字率誤爲純。故康成以此純字爲紂字之誤。古論語字本作純。故說文引論語亦作純。今蓋純本訓絲。康成之意。謂紂以絲爲之。則不能儉於麻。惟用黑緇則儉矣。此雖鄭君破說。而理實勝僞孔之訓。其何氏本說文而爲之歟。

之末。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注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又後漢馬援、杜詩、二傳。亦以束脩爲年十五。又驗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待宿衛。蓋亦謂年十五時。此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孔子十五志學。故人十五以上皆教誨之。闕黨互鄉童子皆年不及十五者。鄭氏之說。勝於孔注多矣。

陳司敗

司敗、官名也。陳大夫也。

譚案。釋文引鄭注曰。司敗人名。齊大夫。蓋康成以舜之陳氏名司敗。此言必有所據。而今不可考矣。若孔氏以司敗爲陳官名。亦無所考。左氏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請歸死於司敗。則是楚而非陳。杜注云。陳楚名司寇。蜀、司敗。正與此同。知爲魏晉間俗說矣。

誄曰。誄爾於上下神祇。

誄、纂篇名也。

譚案。說文言部。讄、纂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論語云。誄爾於上下神祇。從言。壘省、聲。讄或不省。許君備經皆用古文。是古論語作讄。周禮小宗伯縣祠於上下神祇。亦注讄曰。誄、纂也。論語所謂誄曰。誄爾於上下神祇。康成一引作讄。一引作誄。是必古論語作讄。魯論語作誄。安國傳古文。字應作讄。今反作誄。其爲僞作顯然矣。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也。

譚案。此解紆徊殊甚。釋文引鄭注曰。穀、祿也。蓋古訓如是。至當讀爲志。言一志於學。無干祿之心。故爲不易得。隸釋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正協鄭義。義疏引孫綽亦云。穀、祿也。

禹、吾無間然矣。

言已不能復間厠於其間也

譚案。閒當讀爲非閒之閒。廣雅釋言。閒、非也。方言亦云。閒、非也。此蓋言禹之德無可非。猶盡美盡善之意耳。僞孔所解。殊屬紆回。

今也純、

純、絲也。

譚案。釋文。鄭作側基反。黑緇也。詩、邶人士。正義引鄭論語注云。純讀爲緇。古文緇字或糸旁才。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衣也。古緇以才爲聲。是經典純字率誤爲純。故康成以此純字爲紂字之誤。古論語字本作純。故說文引論語亦作純。今蓋純本訓絲。康成之意。謂紂以絲爲之。則不能儉於麻。惟用黑緇則儉矣。此雖鄭君破說。而理實勝僞孔之訓。其何氏本說文而爲之歟。

又案禮記中庸曰、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別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卽讀爲緇、如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

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潘案、釋文引鄭注曰、大宰、是吳大宰嚭也、說苑善語篇、破子貢見大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云云、是爲吳大宰之證、皇氏曰、此大宰應爲吳臣、魯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於黃、吳子使大宰嚭請尊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此時大宰嚭問子貢也、孔疑爲吳宋未分者、蓋以列子仲尼篇、韓非子說林篇、皆有孔子見商大宰之事、然與子貢無涉、固不若鄭氏之說爲有徵耳、

又案西河毛氏曰、或曰、哀六年、吳伐陳、亦有大宰嚭與夫差問答、見楛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適之、所謂從我陳蔡、是則此或是陳大宰、亦未可知、第吳大宰名嚭而楛弓陳大宰亦名嚭、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大宰嚭而納賂、則越亦有大宰嚭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大宰應在吳不在越可知、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潘案、路史後記注引尚書帝命驗姬氏縱華感注曰、縱、生也、又引曰、縱、天縱、華、重華、然則天縱之將聖、猶言天生之大聖耳、孔氏讀爲縱放之縱、義轉紆回矣、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

潘案、釋文、空空、鄭或作悾悾、同音空、則空空乃悾悾之省、泰伯篇、悾悾而不信、鄭注、誠慤也、則此空空如亦誠慤之意、蓋謂雖有鄙夫以誠相叩、無不竭盡所知以告耳、孔讀爲空虛之空、誤矣、

又案義疏引李充云、日月照臨、不爲愚智易光、聖人善誘、不爲賢鄙異教、雖復鄙夫空誠而率其疑誠、語擬於聖、必示之以善善惡惡之兩端、已竭心以誨之也、又引繆協云、夫名由跡生、故知從事顯、無爲遂爲行行、集解引鄭注、行行、剛強之貌也、剛強剛直義正相近、郷氏肇本作侃侃、剛強之貌也、平叔強改以就訛脫之經文耳、後漢袁安傳、閭閻衍衍、蔡邕釋誨扶頌、衍衍閬閬、似皆用先進篇而非用鄭義、竊謂孔氏不察、遂疑侃侃爲衍衍之假借、僞撰此注、誤矣、

閭閭如也、

閭閭、中正貌、

潘案、說文言部、閭、和說而諍也、從言、門聲、禮記玉藻、二辟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正義引皇氏云、言

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龍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是鄭不以河圖爲八卦、孔既云傷不得見、又曰、河圖、八卦是也、然則孔子不見八卦矣、其說謬有如此者、

又案、易乾坤鑿度曰、仲尼偶篡其命、得旅、請龜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捨道記曰、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宰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鳳鳥不至、文選魏武短歌行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翟晴江教授云、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矣、故知八卦之說必不可通、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言萬物有生而不育者、論人亦然也、

潘案、牟子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衛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貢傷童烏育而不苗、梁曹徐勉傳、子悱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自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僞孔但云論人亦然、誤、邢疏云、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蓋亦知孔說之不可從矣、

衣敝縕袍、

縕、枲著也、也字依後漢崔駰注引加、

潘案、藝文類聚人部引鄭注曰、縕、絮也、釋文引云、縕、枲也、乃傳寫之誤、禮玉藻縕爲袍注曰、縕謂今綿及舊絮也、是縕乃絮著之名、故可取以爲絮、故可取火、師古以爲亂麻、是沿孔誤、

侃侃如也、

侃侃、和樂貌也、

潘案、如孔說則侃侃當讀爲衍衍、說文川部、侃、剛直也、從仜、仜、古文信也、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則侃侃之本義爲剛直而非和樂、今先進篇作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許君所稱、蓋古論語、竊意論語本作子路侃侃如也、冉有子貢衍衍如也、衍侃聲相近、後人或傳寫誤易、又脫衍字之中、遂爲行行、集解引鄭注、行行、剛強之貌也、剛強剛直義正相近、郷氏肇本作侃侃剛強之貌也、平叔強改以就訛脫之經文耳、後漢袁安傳、閭閻衍衍、蔡邕釋誨扶頌、衍衍閬閬、似皆用先進篇而非用鄭義、竊

讀爲閒。廣雅釋訓。言言、喜也。是閒閒兼有和說之意。孔云中正。非。

鞠躬如也。

做身也。

潘案。儀禮聘禮注引執圭節。作鞠窮。鞠窮雙聲字。蓋謂敬畏之狀。一作鞫躬。史記魯周公世家。鞫鞫如畏然。集解引徐廣曰。鞫鞫、一作鞠躬。廣雅釋訓。鞫鞫、謹敬也。史記韓長孺列傳贊。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漢書馮奉世傳。鞠躬屈曲。賈昌朝羣經音辨。鞠窮、容謹也。首弓則朱人猶躬履方。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鞠躬盡瘁。皆當讀爲鞠窮。知其說。蓋鄉黨篇言如者。皆擬議形容之詞。若作做身解。即不得言如。包注執圭節曰。鞠躬者敬慎之至。是亦知鞠躬爲鞠窮之假借。孫頤谷侍御志謙云。蓋鞠窮與踧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矣。

攝齊升堂。

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潘案。劉端臨學博台拱曰。孔注非也。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即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躧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致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攓。說文。攓、摳衣也。摳謂之撰。揭水揭者、揭衣也。注。揭、褰也。撰、子事父母。不涉不撰。侍坐曰。撰杖屨。撰、持也。皆謂摳衣。內則注。褰、褰裳也。撰、具也。撰具、謂盥潄。褰裳、謂摳衣。撰杖、謂執杖

夫面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蓋魯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于廟、又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以上皆劉說、蓋月朔謂之吉日、見周禮正注、亦謂之月吉、見周禮鄭注、未有稱爲吉月者、僞孔誤、

論語孔注辨僞卷下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謙辭也、

鴻案、邢疏云、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魯受齊女樂、不聽政三日、孔子遂適衛、歷至宋、鄭、陳、蔡、皆楚、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今案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方在陳蔡矣、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則鯉也死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皆非在大夫位時、而此注云、時爲大夫、未知有何所據也、杜預曰、皆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也、如邢氏所說、則僞孔之誤顯然、然元凱解後字亦太泥、從大夫後者、猶言皆爲大夫耳、陳恆弒君章亦云、以吾從大夫之後、其事在哀公十四年、夫子是時去位久矣、

又案、西河毛氏云、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魯哀公之十四年、顏淵死、年三十一歲、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盡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哀公十四年、顏淵死、年三十一歲、早死、（案家語係王肅僞撰、全是鈔襲史記之文、此三十歲亦必本於史記、當是今本史記脫此四字耳、）據史記、則三十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年五十六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是年即去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

季以異

孔時爲大夫之誤、

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

鴻案、此周公、蓋郎姬旦、非春秋時王室之卿士也、左氏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聚斂附益、正指此事、

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間女、女無以吾長故難對也、

鴻案、如孔注、則當云毋以吾、不當云毋吾以、釋文、以、鄭本作已、必作止訓、蓋謂無以吾故止而不言耳、何本作以、當必魯論如是、安國傳古論、不應反同於魯、非僞而何、

乎三子者之撰、

撰、具也、爲政之具也、

鴻案、釋文、撰、鄭作僎、譔曰、詮之言善也、是孔訓爲具者非、儀禮或爲全、是全僎本通、故鄭讀僎爲詮、臧在東文集曰、異乎三子者之僎、言不徒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孔而撰爲爲政之具、其是已來言、而先輕視三子之長、以自取異、較之舉爾之形更甚矣、

又案、說文言部、詮、具也、從言全聲、淮南子詮言訓、高誘注曰、詮、就也、就亦有具義、詮字從全、蓋即偏具之意、是孔訓撰爲具、亦與鄭讀未爲違失、而曰爲政之具、則謬矣、

仁者、其言也訥、

訥、難也、

濤案、說文言部、訥、難也、從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訥、是訥訓爲難、不訓爲難、後先生曰、鳳釋文引鄭注曰、訥、不忍言也、陳徵君曰、蓋人有所不忍言者、其詞必頓、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當此時陳恆制齊、

濤案、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立之、至十四年、陳恆始以執君、見於經傳、時爲簡公、即恆所弒、則陳恆制齊、在景公卒後七八年、僞孔之疏若此、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實、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

濤案、釋文、片、半也、則孔訓猶偏者誤也、韓詩外傳、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此語蓋即指此事、子路剛斷明決、故但發半言即可折獄、非謂聽訟不必兩造具備也、子路雖明、豈有聽一偏之詞、而即知獄之是非乎、

又案、養疏引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爲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是以爲人折子路之獄、其說尤非、然實僞孔之說有以啓之也、

先之勞之、

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

濤案、釋文、勞之、孔如字、鄭力報反、是康成讀爲郊勞之勞、勞來勤也、禮月令、爲天子勞農勤民、注、重力來之、實民要術引令本作勉之、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師古曰、力來、勤勉之也、呂氏孟春紀高注曰、勞、勉也、先字亦當讀去聲、蓋謂倡導之、注、先猶道也、禮記郊特牲注、先、猶倡道之也、孔二字皆讀如字、解甚紆回、非也、

吾猶有直躬者、

直躬、直身而行也、

濤案、釋文、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是鄭不以躬爲身、古弓躬通字、韓非五蠹、呂氏春秋直諫、皆作直躬、淮南氾論訓云、直躬證父而令尹誅、高誘注、直人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字、疑鄭注祇云駢邑三百、齊下大夫之制、後人稱引、涉孔注、誤衍家字耳、

子貢方人、

比方人也、

濤案、釋文、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是方乃謗之假字、孔讀如字者非也、三國志王昶傳、戒其戒子晢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

南人有言曰、

南人、南國之人也、

濤案、禮緇衣正義云、南人、殷宰卜之人、惟爲殷人、故孔子以爲古之遺言、僞孔以爲南國之人、誤、

暴虎馮河、

暴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

濤案、說文豕部、豮、豕息也、從豕壹聲、春秋傳曰、生敖及豮、是舜之子豮、古文左傳作敖、暴、敖、豮、聲皆相近、暴即敖、敖即豮也、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亦有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斟鄩之語、蓋即此暴舟之事、若陸地行舟、於傳無徵、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有陸地暴舟之語、此正魏晉間人僞撰異說、西京時焉得有此不根之談乎、

又案、說文犮部、暴、嫚也、從犮、從出、犮亦聲、虞書曰、若丹朱暴、讀若傲、論語暴虎、暴本作暴、不作傲、若論語之暴、乃敖之假字、許君稱書復稱論語者、乃通古文假借之例、故著於說若傲之下、明論語不作傲讀、非謂虞書之暴、即論語之暴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謂尚書丹朱暴是兩人、南宮适言暴鯀舟、則罔水行舟之事也、是不知古文假借之例、以南暴字并爲一讀、攗此臆說、殊不可從、王伯厚又謂即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尤罔非是、丹朱豈不得其死者乎、

奪伯氏駢邑三百、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

濤案、荀子仲尼篇、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富人蓋即指伯氏、然則駢邑三百里、封孔子、案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左傳、昭十五年、書社五百、注、二十五家爲一社、然則三百社當七千五百家、僞孔之誤謬如此、

又案、劉逖九典論、駢邑三百、猶云駢之三百邑、杜氏謂四井爲邑、三百邑當一千二百井、檃引左氏傳、鄭伯賜子展先八邑、賜子產先六邑、公與免餘邑六十、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與晏子邶殿、其部六十、與北郭佐邑六十、以明三百邑之非三百家、其說甚辨、然孫卿書明云書社三百、則自以三百社爲有據、又秦策云、而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社、二社二邑、然則三百社、義得相通、而三百社爲三百家、然經文本無家要之斷非三百家也、

又案、禮記坊記正義引鄭注云、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似康成亦解爲三百家矣、然經文本無家字、疑鄭注祇云駢邑三百、齊下大夫之制、後人稱引、涉孔注、誤衍家字耳、

子貢方人、

比方人也、

濤案、釋文、方人、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是方乃謗之假字、孔讀如字者非也、三國志王昶傳、戒其戒子晢曰、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

所試。又云。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嘗如此。況庸庸之德而輕毀譽哉。雖衆毀衆譽而言。然下文又云。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云云。則亦譏爲謗議之謗。蓋古論語家相傳舊訓如是。僞孔不知方是謗之假字。而訓爲比方。誤矣。

又案。孫侍御云。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下學而上達。

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

濤案。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云云。史記孔子世家。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云云。是此節實爲獲麟而發。說苑明云上通於天而麟至。則達當訓通。今云上知天命。誤矣。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諒。信也。陰。猶默也。

濤案。釋文云。鄭讀禮爲梁闇。後漢張馮傳注引鄭注曰。諒闇。謂凶廬也。則孔訓爲信默者。非是。禮記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書無逸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左傳正義及史記集解引鄭注。諒闇轉作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尚書論語皆同。尚書大傳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是古尚書說如此。王西莊光祿鳴盛尚書後案云。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語意複疊。孔說非是。馬融從之。古文尚書僞本。託名安國爲傳。亦采論語注入之。云云。蓋尚未知論語孔注之亦屬僞撰。而僞孔之說實本季長也。

又案。晉杜預傳云。元皇后崩。依漢魏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預以爲古者天子諒陰。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制。不與士喪同禮。盧欽問禮。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聘。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天子居喪。齊斬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考此諸言。諒闇似皆謂信默而非謂凶廬。王先謙曰。玩預說。知梁闇乃凶廬。非信默之謂。誤。蓋此說發於季長而盛行於魏晉間。元凱且引以爲短喪之據。虛成爲季長高弟而不從之。其識卓矣。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

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

濤案。此注之誤有三。考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凡三去衛。三適陳。其尼於陳蔡者。在問陳之後。其過曹適宋而後至陳者。在子見南子之後。今并爲一談。其誤一也。匡乃衛地。孔子初次去衛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魯之陽虎。遂止拘焉。今長垣縣南三十五里匡城集。即孔子所畏之處。（莊子秋水篇說亦稱匡爲宋邑。與史記不合。當是傳寫之誤。余有匡城考在文集。辨之甚詳。）若在宋。拔樹之難。乃桓魋而非匡人。今云遭匡人之難。其誤二也。世家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是絕糧乃被圍所致。今云亂故乏食。其誤三也。史遷親從安國問故。豈有作世家而與論語注違失若此者乎。於此益可見其僞矣。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濤案。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矣。陸賈新語愼微篇。孔子僞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是漢人解論語。從無以二語分作兩句者。僞孔之誤顯然。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濤案。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云云。然則此召乃季氏召。非弗擾召也。左氏定十二年傳。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是弗擾正孔子他日之所討者。豈肯因其召而欲往乎。僞教授曰。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推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實大誤也。說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之平素劣跡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召。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先儒承僞舜謂此爲聖人體道之大德。夫權之爲物。或輕或重。審物以濟變也。如論季氏之平素。召不當往。而不狃之譎更有重焉。則不妨於施季氏。此正所謂權矣。若并不狃之悖亂略不審擇。則枉道而已。烏得謂之能乎。此足正僞孔之誤。

佛肸召。

肸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濤案。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於畔。使人召孔子。則佛肸之邑宰。非趙簡子之邑宰也。

澶漫而不繼。

涅、可以染皁。言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

潛案。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隸釋費鳳碑。墾之即泥字而不滓。隸續廷尉仲定碑。泥而不滓。即滓字之省。是漢時引論語。皆作泥而不滓。與何本異。然說者猶謂此皆用魯論。何氏依孔注用古論也。史遷親從安國問故。著書宜用古論。其屈原賈生傳云。瞰然泥而不滓者也。是古論正作泥而不滓。其作湟而不緇者。嘗是魯論。平叔僞撰此注時。不暇計及安國之當注古論。遂望文生義。不能自掩其作僞之迹矣。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言不可與事君也。

潛案。文選東京賦注、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此。與皆作以。蓋此與字本當作以字解。下文患得患失。皆言鄙夫所以不可事君之故。非謂不可與鄙夫事君也。孔說非是。王尚書曰。與猶以也。易繫辭傳曰。是故可以入德也。其說甚詳。見經義釋詞。

惡微以爲知者。

微、鈔也。惡鈔人之意以爲己有也。

潛案。釋文云。徽、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辨篇。引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是論語家舊說皆謂爲絞剌之絞。（黎伯簣曰。絞、絞剌也。）微與絞聲相近。字得相通。孔訓爲鈔。誤。可以入德也。其說甚詳。見經義釋詞。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滔滔者、周流之貌也。

潛案。釋文曰。滔滔、鄭本作悠悠。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悠。則作滔滔者非。史記集解文選皆紀總論注引孔注。皆作悠悠。似孔本亦作悠悠者。但集解作滔滔。皐陸邢三本皆同。恐史選各注所引。改注以就正文耳。滔悠聲相近。疑古論作悠悠。魯論作滔滔。悠悠、遠貌。（見詩載馳傳。）亦非周流之貌。孔注非。

植其杖而芸。

植、倚也。除草曰芸也。

潛案。植其杖、漢石經作置其丈。古置植通字。詩商頌。置我鞉鼓。鄭箋。置、讀爲植。正義曰。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植、古置字。此文亦當讀爲秉置之置。孔訓爲倚。則是以爲植立之植。試問除草之時。其杖倚於何處乎。呂氏春秋異用篇。孔子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賈子容經子貢謂孔子一面與此略同。置杖作放杖。可見植杖非倚杖之證。）面語終日有問。顏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孟喜有士相見禮。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西漢人解此出入。皆爲反經合道之謂。僞孔所詮殊爲膚淺。）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

潛案。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卽引論語此章。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亦爲殷紂時人。漢書董仲舒傳。其對策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此孟堅所本也。又人表注引鄭論語注。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周平王時人。當亦古論語家相傳舊說。惟僞孔以爲魯哀公時人。不知所本。案。史記禮書。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潛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引論語大師摯適齊云云。然史公明言受業之徒。而師摯諸人皆樂官。非孔門弟子。且孔子學琴于師襄。更不得謂之受業之徒。張氏之說實爲無據。何氏當亦因此數語而僞撰此注耳。

又案。泰伯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鄭注。師摯、魯大師名也。此當別一師摯。蓋卽子與語樂之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晞。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此師摯者。名率相同。如善射者皆名羿。技巧者皆名班。師摯師襄。當亦類是。僞孔不知而疑爲一人。誤矣。

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

潛案。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卽引論語此章。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亦爲殷紂時人。漢書董仲舒傳。其對策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此孟堅所本也。又人表注引鄭論語注。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周平王時人。當亦古論語家相傳舊說。惟僞孔以爲魯哀公時人。不知所本。案。史記禮書。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潛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引論語大師摯適齊云云。然史公明言受業之徒。而師摯諸人皆樂官。非孔門弟子。且孔子學琴于師襄。更不得謂之受業之徒。張氏之說實爲無據。何氏當亦因此數語而僞撰此注耳。

又案。泰伯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鄭注。師摯、魯大師名也。此當別一師摯。蓋卽子與語樂之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晞。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此師摯者。名率相同。如善射者皆名羿。技巧者皆名班。師摯師襄。當亦類是。僞孔不知而疑爲一人。誤矣。

海。

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

潛案。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卽引論語此章。古今人表以摯、干、繚、缺、等八人。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亦爲殷紂時人。漢書董仲舒傳。其對策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此孟堅所本也。又人表注引鄭論語注。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周平王時人。當亦古論語家相傳舊說。惟僞孔以爲魯哀公時人。不知所本。案。史記禮書。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潛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引論語大師摯適齊云云。然史公明言受業之徒。而師摯諸人皆樂官。非孔門弟子。且孔子學琴于師襄。更不得謂之受業之徒。張氏之說實爲無據。何氏當亦因此數語而僞撰此注耳。

又案。泰伯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鄭注。師摯、魯大師名也。此當別一師摯。蓋卽子與語樂之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晞。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此師摯者。名率相同。如善射者皆名羿。技巧者皆名班。師摯師襄。當亦類是。僞孔不知而疑爲一人。誤矣。

君子不施其親。

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潛案。施、釋文作弛。云舊音絁。又詩紙反。又詩跂反。孔云以支反。一音敕紙反。落也。今本作施。古施弛通字。周禮。遂人與其施舍。注。施讀爲弛。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此文德。注。弛、施也。弛訓爲易。見爾雅釋詁。然此弛字當訓爲廢。爲舍。爲棄。不當訓爲易。不施其親。猶言不棄其親耳。禮記坊記注。弛、猶棄忘也。文選西征賦注引漢書章昭注。漢書武帝紀引如淳注。宣帝引李奇注。皆云。弛、廢也。左氏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正義曰。曾語說此事云。乃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廣雅釋詁。弛、舍也。又云。施、弛也。弛亦廢也。玉林蔽氏云。不施其親。亦當解作廢意。孔注作如字讀。蓋不知爲假借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潛案。春秋繁露玉英篇。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謀也。韓詩外傳。孔子遭桓木子於梨之間。顏蠲面語。終日有問。顏子路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孟喜有士相見禮。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西漢人解此出入。皆爲反經合道之謂。僞孔所詮殊爲膚淺。）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

湯案。此注之誤有三。履爲湯名。雖見白虎通姓名篇。然攷史記殷本紀。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是湯名天乙。不名履。易乾鑿度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元孫五世之末。外絕恩爽。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又云。錫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則天乙乃湯名。非嗣主。（史記集解引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嗣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單湯。故曰天乙。）今云履殷湯名。其誤一也。墨子兼愛篇云。且不惟禹晉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是墨子所引。乃湯說。非湯誓。雖余一人有罪四方語。國語引作湯誓。而與墨翟書無涉。今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其誤二也。又墨子引此文。尚有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十六字。下文又云。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而犧牲以禱。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象也。呂氏春秋季秋紀亦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云云。則此實成湯禱旱之詞。今云伐桀告天之辭。其誤三也。又書湯誥正義引鄭論語注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皇天大帝之牲。國語。皇天嘉禹。能以天章注引論語帝臣不蔽二語。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說舜受堯文祖。宜總祭五帝也。是皆與鄭說相同。蓋此本舜命禹之詞。湯復用之以禱旱耳。惟白虎通三正篇云。論語曰。予小子履云云。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實爲僞孔此注所本。然虎觀諸儒。論多同異。固不若鄭說之可據。宋文鑑趙普論彗星疏。引尚書。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堯當爲舜字之誤。是宋初猶有用其說者。益見皇邪諸家之識之陋矣。

又案梅賾僞古文尚書以此數語采入湯誥。彼傳與此注不同。閻潛邱、王光祿、皆據此注以爲梅氏作僞之證。或謂彼傳爲僞。則此注宜若爲眞。不知書傳係梅賾僞撰。論語注係何晏僞撰。各不相謀。是以彼此不同。而其爲作僞則一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湯案。墨子兼愛篇。昔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足以誡商夏蠻夷醜貊。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其予一人。韓詩外傳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尚書大傳作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文俱同。雖或以爲武王語。或以爲周公語。而皆在武王時。是安得指周親爲管蔡乎。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命。謂窮達之分也。

湯案。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蠕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萬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樂善循理。謂之君子。故

孟子解

蘇轍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孟子解一卷宋蘇轍撰轍舊本首題潁濱遺老字乃其晚歲退居之號以陳振孫書錄解題考之實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一章謂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以爲利二章謂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藪澤與民共之三章謂小大貴賤其命無不出于天故曰畏天樂天四章引責難陳善爲恭敬解畜君爲好君五章謂浩然之氣即子思之所謂誠六章論養氣在學而待其自至七章論知言由知其所以病八章以克己復禮解射者正已九章論貢之未善由先王草創之初尚立法未密十章論陳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無可同立之地十一章論孟子以微罪行爲上以免君下以免我十八章論事天立命十九章論順受其正二十二章論進銳退速二十四章論强充仁義立義皆醇正不支二十三章以司馬懿楊堅得天下皆但當論仁不仁不必論得失亦有所見惟十一章謂學聖不如學道十二章謂學聖人之論性難孟子之論性十五章以智屬夷惠力屬孔子十七章以貞而不諒難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爲踐飾于外皆未免駁雜蓋瑕瑜互見之書也然較其晚年著述

宋蘇轍撰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爲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則有爲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爲利也惟不爲利故利存小人以爲不求則弗獲也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爲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罔羣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爲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爲之也

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天也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過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當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於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

子從之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
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所以不動心
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
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鬬焉以
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鬬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
天地之大褊褊之可畏也然而是氣之不養者也不養
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
勇有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
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既衰
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氣壹
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氣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
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
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
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
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
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
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
所不欲而强爲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
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於心
相狎而不相離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

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聊然
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志先信力
不及而世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
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充而物莫敢逆
之於諸子非辯遁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
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
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
貿而自拉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
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
也爲是邪辭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
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黝
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無懼而後
於褐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
子眞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
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媿於吾
心也則吾心豁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
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
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羞不受則心不慊心
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
也而有待於義君子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勿忘勿助長
則勢苦而失其眞故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之求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
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疆正也中心勿忘待其
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眞疆之而求其正助之而
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於心
望其長是弄誠直而謊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疆是學

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
之於諸子非辯遁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
然後其氣塞於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
而識之彊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
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不
事至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
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
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黝
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無懼而後
於褐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
子眞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
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媿於吾
心也則吾心豁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
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
餒不充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羞不受則心不慊心
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
也而有待於義君子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勿忘勿助長
則勢苦而失其眞故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之求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
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疆正也中心勿忘待其
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眞疆之而求其正助之而
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於心
望其長是弄誠直而謊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
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疆是學
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
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鬬焉以
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鬬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
天地之大褊褊之可畏也然而是氣之不養者也不養
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
勇有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
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既衰
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壹則動氣氣壹
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氣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
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
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
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
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
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
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
所不欲而强爲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

勢未及也寢於泥塗者實之於陸而安矣自陸而後有
糞秸自蓐秸而後有莞簟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
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助而後知貢之未
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之所安也聖人善因世而已
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貢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之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
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
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
食其食非孟子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
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
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
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
食於辟纊之果汁也而不食于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繼
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
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充
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纂
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于民者猶纂
餽以道則受于孔子以不義取之于民者猶纂
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纂也非纂而謂之纂充類至義
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
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
猶盜而無所合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
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于世若仲子者蚓而後
充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
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
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
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
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所謂天下之言性
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
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
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
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
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
故者以利爲本夫人之方無事也物也及其有
事則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
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
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
也遇物而後行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
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
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
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
火能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
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哉孔子曰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于無事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近及
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
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澁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
何也孟子以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
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
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
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惻隱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
乎蓋亦有無羞惡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
辭讓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是非之心矣忍
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恥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
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人者未知其孰
爲主也均出于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
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于人而欲
其信之難矣夫性之于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
也遇物而後行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
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
安而發其所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
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
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
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
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
火能上能焚者爲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
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哉孔子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近及
其與物相遇而善惡以爲善惡以爲惡是謂相遠習者性
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

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爲
父而有丹朱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君而有微子
啟王子比干安在其爲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
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爲清冷之淵或以
爲泥塗今將指泥塗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

矣今將指泥塗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喻智以力喻聖何也巧之所能或有不能力之所常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慊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爾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其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之故也去于膰肉之不至爲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膰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賊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界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授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爲之夭則賊之天壽非人所爲也而實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天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授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於是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嚴墻之下是必陋之道也必歷必困而復踏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人之爲不善也皆愧恥不安之心人皆有之然苟能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之孟子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則執之孰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則竊負而逃于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乂不格姦何至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形色者所溫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溫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

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息厭之則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纑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爲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能充之則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孟子解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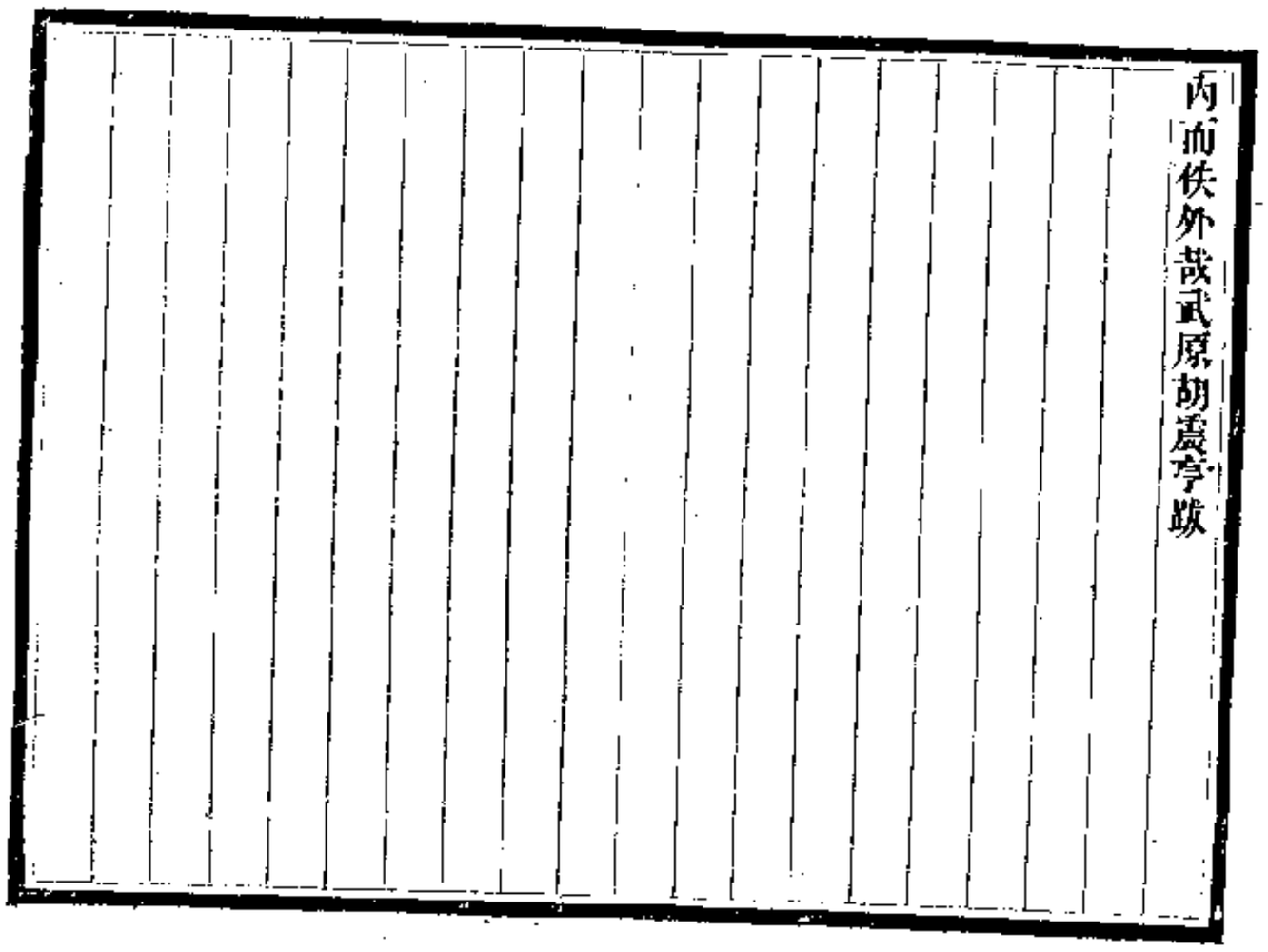
皇清道光二十一年歲次辛丑金山錢熙祚錫之校梓

孟子外書四篇

劉　汴　放

序跋三首

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史志以爲依託信也然三家者依託而熙時子非依託也乃熙時子依託三家也熙時子者誰相傳卽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爲此以示之也注中往往用泰伯語也熙時者曉然也謾也越絕參同契之流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賴四家注附刋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也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淺也四家注依託不足傳而孟子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遂序而存之也碧梧老人馬廷鸞書



內而佚外哉武原胡震亨跋

孟子外書卷一

宋　熙時子　譔

性善辨第一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荀卿名況楚人避漢諱易荀爲孫）見奚遽切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言天性但有善而無惡聖人以善惡乃人後起之仗）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吉性本有善惡聖人以學勝之方能有善無惡）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麋蟻知君臣而況於人乎故人之性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喪息浪切）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勝平聲）性無不善而欲害之水無不清而物污之是豈水之性也哉

旻匡不擇問於孟子曰孔子會子學於孔子子思之子曰子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會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子曰夫子焉學（旻匡姓名擇音澤）曼曰（曼音漫）孟子上名白）

會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薄南文王生於岐周千年一聖猶旦暮也（姚墟石紐薄南岐周並地名）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此章戒人不學而聾瞽如聾瞽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爲賈衒事孟母曰亦非所以居我子也徙學宮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我子矣（世俗所傳孟母三遷事）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誦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誦矣（輟中止也誦讀也）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踞列女傳作袒

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輒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五飯稻黍稷麥菽五種之飯羃覆也以巾曰羃

孟子遊於莒有會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和去聲夫音扶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專一其性禁止其淫行去聲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公孫龍字子石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辨者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石曰信孟子曰何爲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翼孟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雞與此記孟子之賜邪說與音余

孟子曰堯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堯敬仲義故齊威公亦義吾於河廣知德之玉也河廣宋城夫人所作此章言齊威公存衛亡國之德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僩音晏徐辟對曰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蘇子蘇也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爲去聲下同徐辟對曰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郯郯今五世矣於蘇爲睦且辟蘇之自出也南州徐國也郯縣帝陽也自出謂蘇氏之嫡孟子曰然則姑脂子以言不約縱不連橫不爲威屈不爲利疾以守子素以全子生斯可矣縱音宗

凡十五章

孟子外書卷二

宋 熙時子 譔

文說第二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鄙不若質勝者可久言人徒騁才藝而文其說不若篤實好學而文其心不鄙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輟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爲己者逸而泰爲人者勞而危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孔子也子上曰言仁不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此心傳也識音志

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公明高孟子門人馮皮冰切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東桑地名未詳所在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爲去聲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歎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

名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

可慰於九原兮歡舍音捨上聲於音烏

蠐螬隱於蓁丁氏公著云蠐古螬字蓁國名後屬齊今蓁州也匿居當在於陵爲臣而去之後使遺棄去聲

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去聲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子庚洩柳字孟子曰古之高人也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子叔孟子門人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子吉小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

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夫音扶樂音洛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請見孟子見之蠋晝邑人請見矣遍切

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好去聲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曰葦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來葬渦山之下欒水未詳所在修遂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葦臣之墓亦有此文大同小異一雨去聲更平聲矣乃出爲壝三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不然古者五十不貶禮也弛貶也惠子名施渦山欒水未詳所在

凡十七章

孟子外書卷二

後學 王簡 校訂

孟子外書卷三

宋 熙時子 譔

孝經第三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隱公也卿大夫之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輿也庶人之孝大舜也隱公之孝無考豈以詩有壽母之文而稱之與輿偕同少去聲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慕毋氏遠曰引之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莘亶死孝也劉氏熙曰莘毋氏遠曰亶嬗大夫喪母而哀毀而死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賁以智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慕毋氏遠曰賁嬗木賜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成丘蒙治器萬章治饌充虞治櫬公都或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治平聲

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

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之孝盡禮

曰孟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甥巴鼓盡甥巴鼓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近憂有小智者無深謀者有敗機

齊人伐趙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桃應曰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桃應曰舜之於皋陶也親戚之於瞽瞍也奚如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桃應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莘亶死孝也劉氏熙曰莘毋氏遠曰亶嬗大夫喪母而死

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孟子曰有王命遷以後天下無王五伯之罪也慕毋氏遠曰諸侯有王命氏周禮注引之伯音霸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將音上聲道音導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說齊說公並音悅

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之孝盡禮

淳子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甥巴鼓盡甥巴鼓

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

秣音末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此乃循名責實之義景影同

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言者卒有見今公之君之明漏照天下而不能使讒者卒有聞日月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

孟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勤勤者殷法雖周亦勤

苟此也大音扶辛音猝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

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

細而不闇行無隱而不彰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揖封生齊善論之人高齊商調之高者）好行苞去聲夫音扶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吾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蘊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後非道彫世者與（蘊樹蘊五骰也夫音扶度徒洛切）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州之外也（以衍好爲大言且多荒誕不經之說故孟子拒之如此）

凡二十章

孟子外書卷三

後學 王鼒 校訂

孟子外書卷四

宋 熙峙子 譔

爲正第四

孟子曰爲正以心爲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自不思之爾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孟子言孟嘗君不過好名非眞好士也）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於穆音烏呼於乎音烏呼）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夫音扶）孟子曰有齒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舛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捨其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夫音扶行中去聲）

郈婁穆公問政於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勿信倖臣之言

孟子過郯見郯莊公（郯國名高氏湯曰世本郯莊公名顏）孟子言必稱文王（道去聲）莊公曰爲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梁閭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使王去聲）

凡八章（以下闕）

孟子集註攷證卷首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厥升月樵校梓

序說

趙氏　後漢京兆人名岐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四方自號四海客也入安丘孫伯翹匿名而字邠卿示不忘本土高陵北流中人密問之乃以告遂以俱歸藏復壁中註孟子　魯公族　魯公族即魯桓公子慶父之後慶父字共仲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及叔牙季友則爲仲於莒以賂求共仲於莒鍾之使及季友酖殺之立僖公以路求共仲於莒及其還公以周旋之禮待之共仲安之公與之入成季不絕其後立仲孫氏古者嫡長奪庶及旁親公則爲仲於叔牙季友則爲子孫其後各貶如德子慶子莊子孫孟氏子孫其後各貶如德子慶子莊子孫孟氏孟氏子孫其後各貶如德子慶子莊子孫孟氏

字子車　一說字子輿車輿孔叢子故字子車子輿同也一說字子居也說者以曾子字子輿故不以爲孟子詳見論語攷證

程子　叔子　並　**游事齊宣長於詩書**　齊宣王文憲曰孟子者至梁後至齊如此分明史記輕改何也

伐燕爲宣王與史記荀子不合通鑑以伐燕爲宣王不能用適梁　按史記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卽惠王之後七年乃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湣王立十年但書吁子之皆死而並不言及伐燕事史記年表世家亦不言及伐燕而孟子爲最詳其文詳見戰國策曰燕王噲與其相子之婚而燕大亂齊宣王因而伐之燕人立昭王之子之道代立故燕王以國讓子之子之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專子之也以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道代立故燕王以國讓子之子之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專子之也以是燕王大信子之

九年考異無他據　按史記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卽惠王之後七年乃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湣王立十年但書吁子之皆死而並不言及伐燕事史記年表世家亦不言及伐燕而孟子爲最詳其文詳見戰國策曰燕王噲與其相子之婚而燕大亂齊宣王因而伐之燕人立昭王之子之道代立故燕王以國讓子之子之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專子之也以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道代立故燕王以國讓子之子之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專子之也以是燕王大信子之

伐燕爲宣王與史記荀子不合通鑑以伐燕爲宣王不能用適梁　王文憲曰孟子者至梁後至齊如此分明史記輕改何也通鑑之謂衛公孫鞅自魏入秦因嬖人景監以見秦孝公公與之語數日不厭鞅以帝王之道說公公曰甚善吾不能待數年後三晉必來朝秦也鞅曰夫帝王之道所以施其德也各因其時而爲之故曰三皇五帝之禮不同而皆王五霸之法不同而皆霸今君欲行霸王之道臣請以霸王之術說君君之意所欲聞也鞅復以帝道說公公時時睡弗聽說畢公怒曰汝妄人耳不可用矣鞅曰君不能用臣之言今臣已知君之不肖矣公曰孺子可教矣鞅之說公凡三見而公不厭其說公之嬖臣景監亦數爲鞅稱譽於公公之意所欲聞也

孟子集註考證卷一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梁惠王上

梁惠王 魏武侯子名罃周烈王五年武侯薨無太子罃與公仲緩爭立六年罃奔趙趙侯都邯鄲迎河東立之是爲成侯都大梁周顯王二十九年秦公孫鞅大破魏軍魏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魏都安邑至此與秦界河和親大梁今不可都故稱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地　僭稱王周顯王十六年魏拔趙邯鄲服十二諸侯遂稱王諡曰惠竹書記年稱惠成王又莊子文惠君崔氏司馬註皆云惠王　史記魏世家三十五年周顯王之十五年卒謚曰惠王

梁惠王上

梁惠王 拔邵氏晁氏皆以爲後人有非孟子每云不見諸侯而其書首云見梁惠王此固不可信何文定謂當作客館之館是也史記孟子遊梁梁惠王數敗於軍引卒複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鄒衍淳于髡見之遂又謂孟子至梁鄒衍後孟子又云梁惠王郊迎鄒衍後史記列傳稱鄒衍如此孟軻困於齊梁同哉則梁惠之尊賢樂士可知矣孟子反不如衍此孟子道所以不行於梁也又傳聞異辭孟子見之也集註引史記是補孟子書之缺以知孟子嘗作客館之館是也集註第一節論孟子見梁惠王應其禮幣之聘稱孟子之兒梁惠以客稱孟子古人尚年德以連一句又梁惠王者然不云孟子見之

下之本 此篇之提綱也一句所以行此一篇之意下但者耕者商賢行旅之皆歸焉則見公孫衍張儀能使天下盡亦則盡反其本矣 蓋皆指此而言盡者無餘之辭

梁惠王下

樂樂下字音洛 音讀皆然但以語意則上字當音洛盡樂好之也猶云嗜欲之類此章本言樂而兼言及田獵之好故下二句放此 田獵 羽旌以鳥羽爲飾旌以犛牛尾爲飾 范氏祖禹 冀州人 楊氏時 山陰人

戚 英韶濩 英本作韶黃帝樂也咸池堯樂舜樂也湯樂濩 文王之囿 囿在今鄠縣澧水之西其時三分天下已有二不問有七十里之囿文王於終南諸處爲之厲禁以爲田獵及芻牧之地使以時入爾未必如後世之囿也孟子言事多因其舊意而推廣之耳 湯事見後篇 文王事見詩大雅 大雅凡雅正之詩皆爲文王作雖兼及武王之事亦不廢吾鄉問之禮 太王事見詩大雅 大雅緜亦不限厥問舊說羊徒毫反 勾踐事見國語 國語越語曰越王勾踐之上用大夫種之謀使於吳願以金玉子女賂之以行成於吳吳不許種進曰夫吳與我同姓而相憎也君王若以讒慝之罪加之其必許我越王勾踐女子三千人寶器畢從寡人聽之種往行成於吳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不可越又有美女西施鄭旦者將進之以惑王志請受之以閒隙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乎越國之富與吳之貧小事大大字小春秋左氏傳凡兩出者一事小爲字者一事大大王 王居邠 邠亦作豳 狄人侵之 狄北方夷名 事之以皮幣 皮幣 犬馬之屬也 不得免焉 免去也 屬其耆老 屬音燭 耆老 國中老人 而告之曰 告語也 吾聞之 古語也 然仁人之心 仁人 指大王 以其所以養人者 養人 謂皮幣犬馬 害之 害人 謂致寇 不忍也 忍 謂忍於其所以養人者 去之 去邠 杖策而去之 杖 持也 策 馬箠 邠人 邠國之人 相率而從之 相率 相隨 或曰雖曰 或 疑辭 世守 謂子孫相繼有之 非身之所能爲也 身 指己 效死 效 猶致也 勿去 勿去邠 君請擇於斯二者 斯 此也 二者 或從吾言而不去 或 指邠人 或從吾言而去之 去 去邠 或曰 或 指大王 爲其可以濟也 濟 成也 爲 去聲 有待而興 興 起也 有待 謂有可待之時 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創 始造也 統 緒也 繼 繼其緒 若夫成功則天也 天 謂天命 君如彼何 如彼 謂強大 強爲上聲 彊爲去聲 如此 謂修德 如此何 何 猶奈何 詩云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既勤民 勤 憂也 小國 小國 文王之事 文王 孟子並作事而集註解事爲字之義 畏天之威 畏 敬也 威 謂震之以武功 于時保之 于 語辭 時 是 保 安也 言能敬天之威則天安其國矣 書曰 周書泰誓之辭 今文古文皆有 天視自我民視 自 從也 我 指天 天聽自我民聽 聽 謂聽其善惡 言天之視聽 因民而已 言天之視聽 無異於民 故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 言天之愛民 甚於父母 有能如是 謂有能敬天愛民 而不王者 王 爲天下之君 未之有也 之 指王 此 指敬天愛民 言 言事 書 指泰誓 今 今文古文皆有 亦 語辭 已 止也 言武王則貪矣 王速出令云云 王速 文王則貪矣 速 疾也 出令 謂發政施仁使天下之爲人子者皆欲其父母 爲人臣者皆欲其君 爲人兄者皆欲其弟 爲人弟者皆欲其兄 爲人民者皆欲其上 盡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兄爲人弟爲人民之道 盡 極其至也 而歸於一 一 謂誠 王速出令云云 王速 文王則貪矣 速 疾也 出令 謂發政施仁使天下之爲人子者皆欲其父母 爲人臣者皆欲其君 爲人兄者皆欲其弟 爲人弟者皆欲其兄 爲人民者皆欲其上 盡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兄爲人弟爲人民之道 盡 極其至也 而歸於一 一 謂誠 後篇 指下篇 詳見序說 王之不王 王 去聲 不王 謂不爲天下之王 挾太山以超北海 挾 持也 超 越也 北海 渤海 語人曰我不能 語 去聲 不能 謂實不能 爲長者折枝 爲 去聲 長者 謂老人 折枝 按摩也 折 之設反 枝 肢同 老吾老 老 謂尊敬之 以及人之老 及 謂推己之心 使之得其所也 幼吾幼 幼 謂愛育之 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運於掌 運 轉也 詩云 大雅思齊之什 刑于寡妻 刑 法也 寡妻 謂嫡妻 至于兄弟 兄弟 謂宗族 以御于家邦 御 治 家邦 謂國 言舉斯心加諸彼 舉 皆也 斯心 謂愛敬之心 加 施也 彼 謂人 所以運於掌也 言其易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 禽獸 謂鳥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獨何 猶言何獨 與 平聲 百姓 謂天下之人 權然後知輕重 權 稱也 稱物而平施謂之權 輕 謂物之低昂 重 謂物之多寡 物皆然 心爲甚 心 謂意念之發 甚 謂過多 王請度之 度 謂揆其長短 抑王興甲兵 抑 語辭 興 起也 甲兵 謂戰具 危士臣 危 謂危其命 士臣 謂將士 構怨於諸侯 構 結也 然後快於心與 快 猶樂也 與 平聲 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大 音泰 欲 謂貪利 可得聞與 言可得而聞之乎 王笑而不言 笑 謂有慚色 不言 不言其所欲 曰 爲肥甘不足於口與 爲 去聲 肥甘 謂肥美之味 與 平聲 輕煖不足於體與 輕煖 謂輕裘 體 謂身 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 采色 謂五色之備 視 謂觀美 爲聲音不足聽於耳與 聲音 謂五聲之和 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便嬖 謂習於己而能順己者 使令 謂役使 前 謂左右 抑王之所大欲 抑 語辭 大欲 謂貪利 以小易大 易 去聲 大 謂土地 與 平聲 爲 去聲 之臣 爲 謂爲己 皆不得其欲 欲 謂所貪之利 則何以異於緣木而求魚也 緣 上聲 緣木而求魚 謂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 若是 謂如此 甚 謂過多 曰殆有甚焉 殆 恐也 有甚 謂有甚於此 緣木求魚雖不得魚 雖 猶縱也 無後災 後 謂禍患 以五十步笑百步 五十步 百步 皆走也 走 趨也 則何如 謂何如 曰不可 不可 謂不可以五十步笑百步 直不百步耳 直 但也 是亦走也 亦 謂亦不免於走 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望 謂冀其如己 不違農時 違 去聲 農時 謂春耕夏耘秋斂冬藏 穀不可勝食也 勝 平聲 食 音嗣 數罟不入洿池 數 音促 罟 音古 洿 音烏 洿池 謂窪下蓄水之處 魚鼈不可勝食也 魚 謂鱗之有鰭者 鼈 謂甲之有殼者 斧斤以時入山林 斧 音甫 斤 音謹 斤 斫木之斧 以時 謂草木黃落之時 材木不可勝用也 材 謂可爲棺槨者 用 謂日用器物 穀與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養生 謂養活 喪死 謂葬埋 無憾 謂無不足之意 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 王道 謂行王政之道 始 謂端緒 五畝之宅 畝 謂百步爲畝 宅 謂廬舍 樹之以桑 樹 植也 桑 所以養蠶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衣 去聲 帛 絮也 雞豚狗彘之畜 畜 許六反 畜 養也 雞豚狗彘 謂可養之時 無失其時 謂孕育之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食 音嗣 百畝之田 百畝 謂一夫所受 勿奪其時 謂耕耨之時 八口之家 八口 謂父母妻子 可以無飢矣 飢 謂穀不熟 謹庠序之教 庠序 謂鄉學 申之以孝悌之義 申 重也 孝悌 謂善事父兄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頒 音班 頒白者 謂老人 負戴 謂負物戴物 於道路 謂道路之間 不使之勞苦 勞苦 謂負戴 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飢不寒 黎民 謂衆民 然而不王者 然 猶如此 王 爲天下之王 未之有也 之 指王 有 語辭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檢 謂防之使不至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塗 與途同 莩 音孚 餓莩 謂餓死之人 發 謂發倉廩 人死則曰非我也 我 指王 歲也 言歸罪於歲 斯天下之民至焉 斯 則也 至 謂歸往 爾 猶此也 何歲之有 有 語辭 何有 猶言不難 王無罪歲 罪 謂致之使然

孟子集註攷證卷二

宋金履祥撰　鄒穀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公孫丑上

管仲 姓仲名夷吾字敬仲相齊桓公霸諸侯 **晏子** 名嬰萊之夷維人謚云字平仲謚平公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曾西之孫楊氏曰云** 曾子之孫名元楊氏未詳 **吾先子** 所撰曾子之意大抵西言子路則曰吾先子如彼其專行政則曰得君如彼其久功烈如彼其言也以管仲之用之優劣言也以作用優劣言管仲之所以不可望子路何者管仲之遇不可使治其國可使治其國之擾乎大國之擾乎而已夫子之許子路自許亦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曰千乘之國言其大略也四以錢鏐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治千乘之賦夫子以爲由所優爲則與子路一起而爲之比之國小國也且千乘之賦大國之比之國小國也又揣乎大國之強兵

指武庚也言既誘管蔡又將毀王室也故周公因密也關戶
話爲鳥言以話鴟鴞言以刮遷之鄭之通氣出入處今鵲巢還
年隨太歲所向卽所謂戶也閻若璩書作遠古書皆口傳或
不一然古人方言 尊賢 章張子橫渠先生
一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而助耕公田看秋初稅
畝則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田是爲十取其二以孟子
之言觀之則是時諸侯皆然不獨魯也 周禮 詳見藏師
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王文憲曰夫征之征也家征力役之征今之徭役也
稅也 信能行此五者 發政施仁章宜補首篇
篇內 呂氏 與叔大臨不
忍人之心 不忍人三字註無訓詁但自天
心說來則不忍人之心乃人之心非內交要譽惡聲而然則是怵惕惻隱之心自
之心以爲心所以無傷害人之心此一人一說也下文生生之
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乃忍不住痛傷
所謂不忍人之心者乃忍不住痛傷之
說也不忍見孺子之入井卽不忍見
連貫告皆是此又一說文意爲順在人
切隱痛之深 因上文怵惕惻隱作痛傷之
是動則惻隱是痛傷一而但痛不
是兩面獨惻隱是痛傷之深耳按仁義是推以與人是卽其
三端是例之則蓋是恥己之不善惡是推以及人之不善
是解使去已讓是推以與人是卽其
惻傷之爲訓孟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以爲心所以無傷害人之心非內交要譽惡聲而然則是怵惕惻隱之心自
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乃忍不住痛傷之
所謂不忍人之心者乃忍不住痛傷之
說也不忍見孺子之入井卽不忍見其親戚之類若是

叔管叔監其國此補本文之未辨盖武王殺紂封其子祿父使管叔監殷而分其國以奉商祀周公之意則未可知然孟子書此以明聖賢之心與其處事之宜耳然謂之殺紂而立其子則亦武王封其子祿父使管叔監殷而分其國以奉商祀也殺父立子於事情不然管叔名鮮蔡叔名度

管叔前章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必有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十一章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問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此章燕人畔王曰吾甚惡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貴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孟子致爲臣而歸諸章在於燕人畔陳賈人時陳賈爲此後去齊遍館諸侯之士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王亦欲以此留孟子止可爲國人矜式末必可以爲政釜十爲鍾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王欲以此留孟子正犯其所不屑宜孟子之去也季孫子叔疑不受六斛四斗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十爲鍾孟子嘗曰萬鍾則吾不知其爲禮義也註云魯穆公時賢人名郁字光禮號西山楊公爲其堵牆記篇作世御世湘古事未知是否郁記篇作世御世湘古語四聲之誤也註云魯穆公時賢人名郁字光禮號西山楊公爲其堵牆記篇作世御世湘古事未知是否郁記篇作世御世湘古語四聲之誤也

申詳名見禮弓**李氏**

孔氏穎達

二句不怨天不尤人見論語孟子稱之君子非孔子一句○此章入要略三之十六前段憂世後段樂天

孟子集註攷證卷三

宋金履祥撰　鄱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滕文公上

滕姬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有古滕城　過朱呂戚公大宇記周滅之國也在今徐州滕縣西南邁朱三百五十餘里　道性善王憲曰文公未嘗記周元年孟軻致孟子之言以道性善及堯舜之事也　稱堯舜以實之性善無形影然凡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與凡人之所以爲凡人皆自性分中出則堯舜人皆可爲程子曰孟子之後無人能知此性善之旨堯舜人皆可爲此說是也　公明儀曰初註二句皆公明儀之言李閣老曰公明儀舉上句周公之言公明儀舉孟子之言周公明儀皆見稱於曾子門人儀與公是有國之人故孟子引其說以勉滕國之君耳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朱子曰文王雖大聖而事事皆可學公明宜學於周公聖人言之苦如初說文王爲親承文王而學之文王雖大聖而事事皆可學公明儀舉之而周公之遂改集註周公於文王爲親而爲之不必別師古聖則此言容或有之而文王聖人事事皆可學周公聖人言之我皆可信信受奉行非敢我也亦通　魯賢人高公明儀皆見稱於孟子而自貢其所以勉滕國之意耳　可以爲善國天下無性外之物古人有言之若如初說皆可以爲善國矣　齊疏之服爲母齊斬爲父齊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又曰疏衰裳齊疏衰之服則疏衰似亦可疑豈古者天下諸侯斬衰之布用疏布爲之歟又按上文曰吾嘗不食三日糜人止用一卷之一向前折之言於自可一向折之也以此例推之也　宗國魯宗諸侯之所宗主也　莫不善於貢莫不善者本善之病則所謂堯舜人皆可爲者眞可爲矣　龍子古賢人也　助者藉也二音如字夏反入聲以龍子亦反入聲設爾　莫不善於貢莫不善於從人之患在於不去吾本善之量又必能致知格物之功而後可以爲善之志以充吾本善之量則所謂堯舜人皆可爲者眞可爲矣　齊疏之服爲母齊斬爲父齊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又曰疏衰裳齊疏衰之服則疏衰似亦可疑豈古者天下諸侯斬衰之布用疏布爲之歟又按上文曰吾嘗不食三日糜人止用一卷之一向前折之言於自可一向折之也以此例推之也　宗國魯宗諸侯之所宗主也　莫不善於貢莫不善者本善之病

此疏也而說者猶以爲大負夏敢以有天下是相率而爲此用周禮九穀之比附之比朝廷稱爵之比鄉黨稱齒之比人道耶

丑穀稻黍稷麥菽而五之也舊說古人重穀皆有秫梁亦重梁梁也其種亦多當曰黍稷梁麥稻梁麥稻以去則曰黍稷以去則曰穀麥菽以去則曰菽

益爲人則曰益史記引書孟子作益而秦紀又出伯翳史記作大費

九河名見爾雅今滄州略有一二遺迹然皆淪沒矣詳見禹貢地理今滄州南出爲南河入海西一謂滹沱河從併行河東北入海至王莽末不復南出爲北河

濟字當作沛沛出王屋山崖下伏流地中陸見不常今清河行其故道

溫縣出二源是謂沸出王屋山崖下伏流地中至孟州南出爲溫水

註自爲一讀以東北入海

濟北史記西幽二渠以殺河流一謂沸出今閻德府濮州受河流入海也古河

濮川其後又徙

汝出今汝州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

漢出今漢中路之開山于漢中行漢水至今沔州大別山入江

淮出唐州桐柏山于江而注之海決汝汝而注之江放上聲則仿傚謂傚是道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放爲功非有所作爲也亦有所傚也惟天爲大堯則傚之

海泗出襄慶府至下邳入淮之記者之誤

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

西縣嶓冢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七百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

濮出唐州桐柏山于淮

江而注之海決汝汝而注之江放上聲則仿傚謂傚是道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放爲功非有所作爲也亦有所傚也惟天爲大堯則傚之

註則堯法天之大當以有若似聖人弟子思慕有若似孔子師之如夫子時也孔子歿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此未及改

訓至則去聲作去聲者大而堯之功德與之相準據此爲是而此未之改

則法也論語集註曰則猶準也惟天爲大

作去聲者大而堯之功德與之相準據此爲是而此未之改

此詩爲僖公之頌孟子以周公言之王文憲常言問宮從孟子爲正蓋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太王王季文武第三節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說成王封周公之子伯禽一節下文公車千乘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公之子似逸一節下文公車千乘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四征弗庭伐淮夷爲荊州之界而舒在今淮西也第四節始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第五節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強僖公之子方強僖公第六節說魯公之孫莊公之子方強僖公之子方強僖公之孫莊公之子方強僖公之子方強僖公之孫莊公之子方強僖公之子方強僖

之。宋臣疑皆戴公之後故以爲氏二人問答計皆宋儒
王假欲爾天下之時然以孟子之言觀之則王
猶不能行王政而羣邪處處遏善不力可見之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
失反覆相尋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有得則必有
失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衰則必復盛人事得則必復
失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人事無失則必
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
善制亂之主蓋帝堯治天下泰和六十餘年氣化
猶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
致亂之因故散而爲洪水之橫流是亦一亂矣惟帝堯
善於制亂故水之爲災也舉舜而敷治舜舉禹
益稷契而天下平所以處亂而不害其爲治也
書作降水當掘地去壅塞語錄當疑掘地之說
從洚而音洪洚水之水亡父楊陽散翁解之云洪水滔天之時而禹之疏鑿則在泉藏水落之候集註
降水生之時而禹之疏鑿則在泉藏水落之候集註
掘去壅塞此爲得之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兗州平
當河轉之衝故禹疏爲深水疏爲九河亦爲平土汎
濫故掘地而使之歸港震澤三江亦然如後世開
渠洩水則亦有之其餘亦多是瀦蓄崖岸堂塞
亦冬是閼蓄崖岸爲耕造石擲於北方還無所棄爲
惡來是時蜚廉爲紂造石槨於北方還無所棄爲
霍太山而報得石棺死遂葬霍太山東隱曰事
實誰周深所不信按周書謚黎在謚紂
此當以孟子爲正

滅國者五十紂前還周書謚法方夷
之時太公望伐方來王遂禦循呂他伐越戲方侯
伐唐叔虞於陳柏舟伐衛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禽
新荒伐周禽崔侯俘艾侯侯百章伐厲皆告捷俘
周公相成王踐奄之時殺武庚伐淮夷徐戎踐三
儕國史傳不識大抵皆紂同惡之國也

驅虎豹犀象拔史記紂益收狗馬奇物廣沙邱苑
囿史傳不識大抵皆紂同惡之國也

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太康者禹之孫盤
度爲羿所距保斟鄩南遷夏無
孔甲桀七世祖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桀履癸
即桀也商武乙者武丁之孫遊獵射天震死

相武王誅紂武王十三年伐紂

伐奄三年討其君伐奄乃周公相成王東
征三年伐淮遂踐奄遷其君於蒲姑

飛廉按史記紂益收狗馬奇物廣沙邱苑
囿史傳不識大抵皆紂同惡之國也

驅虎豹犀象拔史記紂益收狗馬奇物廣沙邱苑
囿史傳不識大抵皆紂同惡之國也

飛廉秦之中潏在西戎生蜚廉字蓮父蜚廉生惡來惡來多
力并殺蜚廉爲石槨以報之惡來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武王伐紂並
惡來是時蜚廉爲紂造石槨於北方還無所報爲
霍太山而報得石棺死遂葬霍太山東隱曰事
實誰周深所不信按周書謚黎在謚紂
此當以孟子爲正

滅國者五十紂前還周書謚法方夷
之時太公望伐方來王遂禦循呂他伐越戲方侯
伐唐叔虞於陳柏舟伐衛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禽
新荒伐周禽崔侯俘艾侯侯百章伐厲皆告捷俘
周公相成王踐奄之時殺武庚伐淮夷徐戎踐三
儕國

孟子集註攷證卷四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潭校梓

離婁上

離婁　莊子云離朱子目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按婁朱古聲雙疊如邾謂之朱又謂之離婁故離朱又謂之離婁

公輸子　魯巧人公輸師曠晉平公樂師程子伯子名顥字子野

規矩準繩　規規圓生平畫圓運生規規所以爲圓方也方則直而生矩矩所以爲方也準平也繩以爲準準所以取平也

鄒氏　盡明故集註專取鄒說以仁心法度對言取其明白也

○右首章入要略四之六此章以仁心仁聞之明巧聰通者心也規矩六律仁政者法也善心也先王之道者法也善心也政先王之法也

曰力耳力心　惡者心也無道揆法守者無法度也自仁義在高位以下則兼言君臣矣自註專言臣也泄泄者臣無仁心也無禮義非先王之道也恭者尊君之意期望遠大謂凡士君子之壽祖寧人爲壽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壽甚壽乎其以此尊君也敬者謹密之意陳善閉邪每事不苟此敬君也王文憲曰責難是先立一個大志下句是行纔說無事不通曰屬熟檢即是責難工夫也

惡證　幽揖位亂常曰幽○此章入要略一之二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要○此章入要略七之一

巨室　呂成公曰古者理會大家封建次則墜會大家

麥邱邑人　新序曰齊桓公田至於麥邱邑人也公曰麥邱邑人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其以此尊君也敬者謹密之意陳善閉邪每事不苟此敬君也王文憲曰責難是先立一個大志下句是行纔說無事不通曰屬熟檢即是責難工夫也

惡證　幽揖位亂常曰幽○此章入要略七之一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要○此章入要略七之一

巨室　呂成公曰古者理會大家封建次則墜會大家

麥邱邑人　新序曰齊桓公田至於麥邱邑人問之子何爲者對曰麥邱邑人也

反覆之讖此所以舉儀秦而並言與李悝盡地力接前漢晉志杜佑通典作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糶李悝之法乃是盡民力以求多粟而增其賦法商鞅實受之此後遂開阡陌矣商鞅開阡陌之爲言也通也謂百夫之田徑塗爲阡阡之爲言千也謂滄橫而阡陌通亦橫則謂千夫之田徑塗爲阡阡之名由此而得遂廣二步以正經界容牛馬二尺廣二尺則六尺矣徑容一車一車載三人三人則六尺矣徑容牛馬二尺廣二尺則四尺矣溝容一車一車載三人三人則六尺矣溝

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聖人不待存之由其○存之者察於中自然安行於外察如文理密察之察此章大要略一之三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令舉觴為君舉觴為君舉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事見戰國策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事見戰國策

執守而不失語錄曰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見得幾個中字義二節

而已而讀為如詳見或問詩中用而字結語者皆是如已字意偏其反而謂華偏翻如也字同然也室是遠而謂人之遠如此泄狎也本訓泄與褻狎同褻狎者有餘溢也諸詩多如此泄狎也本訓泄與褻狎同褻狎者有餘溢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遠而遺忘之意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語錄曰上章言舜因歷舉三王周公通下章言孔子而又自言私淑皆假一時之言與末卷末章意同則一其時則上四條亦必周公自有此語按如此也承上章言孔子而

程子曰叔孫其事其作用之迹與其樂有之辭又各因一事而言丙之好惡淑於中公文武之不已則學聖人者有可用力處之事耳孔子世家記孔子兒處故周公孟子

孟子集註攷證卷五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萬章上

旻天仁覆閔下　毛公詩傳曰尊而君之則稱旻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廣大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曰秋爲旻天

長息　魯人謂不知則稱長息

若是恝至於我何哉　恝無情之貌我謂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四句是恝也蓋長息之意亦爲舜於旻天于父母此則吾不知蓋謂何必如此號泣也孟子推公明高此意答之則謂孝子之心御不如此恝然自我愛於我但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至若父母之不我愛也此所謂恝也若是恝而不復憂也此段集註恐於發意不合

好色　如好去聲下文妻帝之二女妻去聲

楚辭所謂湘夫人也一說湘夫人堯女舜妃也一說半白半黑如夜永女謂少年方壯見少司命篇引此段集註引楚辭作幼艾見少司命篇引此段集註恐於發意不合

作九男　路史曰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長嬪皇爲舜次女丹朱爲舜次女不肖而弗猥踰其後丹朱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猥踰其後錡唐冀隨鄒祿函皆云堯後之國不可悉考

二女爲舜夫人所謂舜二女妻平聲

少艾　艾美女也○此妻舜章程子曰伯子也補孟子之闕

帝之二女

象曰　曾象之欲殺舜其象在於奪之嫂然亦在其意是以曰其象在於奪之嫂然亦在其意是以曰其象在於奪之嫂然亦在其意是以曰

為章下

第一章 大要略五之四 程子曰集大成 前一節以樂為喻比孔子猶射一節以射為喻此三子與孔子孔子之聖字指三子與孔子之聖 聖之事 此聖字獨指孔子之聖 聖譬則力也 聖

樂始終條理圖 孔子

擊鎛鐘 始條理

金有五音 絲者琴瑟 竹者笛簫 匏者笙竽 土者塤篪 革者鼓鼗 木者合止柷敔

擊特磬 終條理

編鐘編磬 琴瑟 笛管 吹笙 吹塤

如孔子之智 洞開衆理

如孔子之聖 衆理皆盡

射百步圖 三子 孔子

至——伊尹
至中——孔子
至——伯夷
至——柳下惠

班爵祿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 按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一諸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五十里其食者一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五十里附於諸侯曰子附庸天子之附於天子曰附庸天子之卿視侯伯之大夫視子男之大夫分上中下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次也庶人在官者其祿以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庶人耕者食九人工商食農夫二人百工食農夫一人其祿足以代其耕也農夫上食五人中食四人下食三人空一夫以處其公田餘夫二十五畝以其一夫之田分處之也 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五十里附於諸侯曰子附庸天子之卿視侯伯之大夫視子男之大夫分上中下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次也諸侯之上大夫卿祿三百六十人中大夫祿二百四十人下大夫祿一百二十人上士祿九十人中士祿七十二人下士祿三十六人庶人在官者祿不及農夫祿以是爲差次也 孟子與王制不同者王制蓋夏制也孟子蓋殷制也 王制天子之縣內方千里分爲百同同方百里同三爲一成成方三百里三成爲一國國方七百里三國爲一州州方千里十州爲一伯天子畿內方千里以處王者公侯伯子男封於其間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之制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田方千里以處王者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視伯祿倍諸侯之卿諸侯之大夫視天子之大夫天子之大夫視元士元士視附庸附庸視侯伯之卿侯伯之卿視天子之三公天子之三公視侯伯之大夫侯伯之大夫視子男之大夫子男之大夫視元士元士視附庸附庸視天子之卿天子之卿視侯伯之卿侯伯之卿視天子之三公天子之三公視侯伯之大夫侯伯之大夫視子男之大夫子男之大夫視元士元士視附庸 王制天子之縣內方千里分爲百同同方百里同三爲一成成方三百里三成爲一國國方七百里三國爲一州州方千里十州爲一伯天子畿內方千里以處王者公侯伯子男封於其間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之制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田方千里以處王者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視伯祿倍諸侯之卿諸侯之大夫視天子之大夫天子之大夫視元士元士視附庸附庸視侯伯之卿侯伯之卿視天子之三公天子之三公視侯伯之大夫侯伯之大夫視子男之大夫子男之大夫視元士元士視附庸 蓋之以親故言之以周初舊制所以大異於周之末造也 顏般曰夫子之後不書費國也 費惠公 費小上大國君大夫可傳也 費主 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有費君費子之稱蓋李氏專魯而費又其私邑如附庸之於諸侯也 費惠公 費惠公有深知賤交貧賤之心人情貧賤與富貴則別矣 顏般 顏般魯之賢大夫 顏般曰 顏般曰 顏般曰

孟子集註攷證卷六

宋金履祥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告子上

告子 趙氏註名不害　義猶栝棬也　以下文何之也柳上當有仁字　**杞柳** 此據趙註訓義又謂之蒲柳郭註杞柳皮可爲箱柳雅曰援杞柳蒲柳可爲箱郭璞雅注今俗杞也三者未知孰是當以註爲正　**栝棬** 栝檃之誤　**故** 因也　**以人性爲仁義** 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其他如勤學修身以仁義之說率之無言而矣之意又曰凡古今天下之人性一也堯舜桀跖一也君子小人一也然則堯舜仁義法正之所生也　**戕賊** 戕賊之意謂性本善而以人爲害之也　**湍水章** 一大要略之五　**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惡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其他如勤學修身以仁義之說率之無言而矣又曰凡古今天下之人性一也堯舜桀跖一也君子小人一也然則堯舜仁義法正之所生也　**佛氏所謂作用是性** 語錄卑佛氏見在日日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聽問在口曰談在手曰執捉在足運奔馳現前該攝盡是佛性不識者知是性是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佛性曰今時人會說話底便是佛性如何是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佛性曰會說話底便是作用是性　**生之謂性** 指其大生之性猶人之生之謂性也其實合天地本可謂之性氣有之性既生則爲我所有可謂之性程子生之謂性之謂性告子之說蓋謂人生以前則爲善惡混之說修其善則爲善惡混之意謂性無善惡故集註其說修其善則爲善惡混之意謂性無善惡故楊子也

生之謂性也 孟子宜曰人之性豈人之可使爲不善是生之謂性也　**勢則然也** 引之而意不同告子之說蓋告子之說又虛於楊子之說謂近於楊子之說而在所引楊子之說則爲惡人之性雜善惡而在所修其善惡則爲善人之性修其惡則爲惡人之性今按告子之意謂性無善惡猶水無分於東西而在所導之勢則然也　**說人修其善惡** 楊子修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修其惡則爲惡　**湍水章** 一大要略之五　**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惡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其他如勤學修身以仁義之說率之無言而矣又曰凡古今天下之人性一也堯舜桀跖一也君子小人一也然則堯舜仁義法正之所生也　**佛氏所謂作用是性** 語錄卑佛氏見在日日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聽問在口曰談在手曰執捉在足運奔馳現前該攝盡是佛性不識者知是佛性是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佛性曰今時人會說話底便是作用是性　**仁內義外** 不知有道心之微精神而頭腦大旨錯認氣爲性而不知所以爲性也　**思按** 王文忠曰此段論性極明白可謂一字出孟子以後諸儒皆不言氣字出孟子以後諸儒皆不言理字出至程子張子方以此二字分別言性而性之善惡始有所歸矣　**告子以氣言性而不言氣** 告子又精一執中之道也　**食色性也** 即生之謂性　**仁內義外** 不知有道心之微精一執中之道也　**思按** 王文忠曰此段論性大旨錯認氣爲性而不知所以爲性之善惡相因之理以爲性之理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頭腦

為心而言夜氣特其發驗存養則其
之所息本喻人之良心未嘗止息然山木之生由氣化而不盡在外物則雖由氣化而不盡在我力所能致力至若人亡得養操之存此良心在人其人旦晝所為固有終日梏於物欲而良心未嘗不發見於夜氣清明之時者也
人若更能安帖去梏亡之良心加存養之工無時不用其力則是可驗
人之於山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當相對看而養與失又在其間故以養總之內外兼該
仁人心集註云尤重以於字為安之向為身此章文定曰此仁之正訓要略不必作三節看
仁人之放猶亡羊之放以牧羊喻此一段散形容人心之向為身此何文定曰此仁之正訓要略不必作三節看
程子曰所以可存之存是保養之義所以可去之去是戒謹之義
程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本言天而有不用猶生而有是心則用生為何所不用而已矣
萬鍾生此又轉一節言何所不用而已矣

杞梁左傳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門于且于傳且于退舍而告杞梁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重賂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梁殖華還車於前侯曰先遇莒子於前貨棄命殺二子於莒郊莒子親鼓之於是乎有先人之檐弓下篇按杞梁之妻哭於郊之隧而弔之曰無乃辱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君亦見辱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杞梁之妻無所錄其姓名故謂之杞梁之妻檀弓下篇按杞梁殖華周之勇士也

齊桓晉文之所能詳孟子之所羞稱

齊桓晉文自宋襄以下五霸趙氏註康節同

穆本霸之霸諸侯之長也西戎強楚所陵晉秦所賓王遂霸中國春秋之時楚莊爲賢君中國爭霸丁氏說小本杜氏左傳註夏吾氏晉文公之時當爲侯伯楚世與中國爭霸亦尊之宋襄繼齊桓之業以圖楚楚莊終之長子曰昆吾氏夏之時封昆吾即衛地殷之時衛地屬韋顧氏殷之時昆吾氏已封於衛周之時昆吾氏又封於舊許之地故曰昆吾舊許史記陸終第三子曰篯爲彭祖封於大彭即彭城是也虎牢鄭之西門戰國時屬韓

五霸趙氏註康節同

商太彭爲侯伯虎牢鄭西門戰國時屬韓商爲侯伯周封齊桓晉文爲侯伯其後又封宋襄楚莊爲侯伯其後更豕韋商爲侯伯其後又封彭城後於唐

讓一義字

戰必克戰之臣白圭詳見史記貨殖傳薄於國美意

從橫攻戰之法也古者公稅皆什一後世公稅於民雖什一而私取於民實什取五蓋古者官授田後世私授於農故私取多而公稅少

白圭名丹周人也人白買田也人欲輕取捐本傳非善治生者禹之主也自謂其術不主耐寒治水傳

人重然白買田也人欲輕取捐本傳非善治生者禹之主也自謂其術不主耐寒治水傳

管夷吾管仲本管叔之後氏管名夷吾字敬仲又曰管仲

士刑官也管夷吾爲齊師所案舉

黎正子名克爲國相者不在力不在智不在宜乾耐寒治水傳

黎正子在博但是好善則衆善之傳說發背靡刑人築之傳說發背靡刑人築之傳說發背靡刑人築

知則窮理盡性以知天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壽不貳修身俟命所以立命也○程子曰此一章之義橫說豎說皆通蓋道之在我者天之所以與我者性也知其性則知其所以與我者天矣存其心養其性則天之道我得之矣壽不貳修身俟命則天命之在我者我自立之矣○張子曰此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天人一物不以己性合天地之性則見有內外不以窮理盡性至於命則見有小大○謝氏曰此言存養之要以事天而已不貳不疑所以立天下之本也○楊氏曰知性則知天存心則性存事天則不貳立命則不疑○呂

丁道大德中面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錯御而不足二也○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此章入要

仁也章程子

外國本

本按高麗文物之盛略與中國同而多有古書謂之東夷

理賦也

楚辭謂屈原賦理以下十三字

有命焉命也

性命章

之略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固自有之至若無形而理則不同所賦稟不在人命也

程子曰孟子不謂命之理而謂之性者蓋人物之生稟賦各有分限言之則貧賤厚薄者是天命之所賦而人所稟受也

程子曰上一截清濁厚薄者是氣稟下一截是天命之性

程子曰性即理也此理無不善而氣稟有清濁厚薄者

程子曰性即理也所以異者如此

性也命也

程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皆天命之性也

趙偽萊朱則若可疑爾湯之賢臣伊尹之外舅如伸惡者考之仲尼之誥其見知之實可想矣而與仲尼並偽左右相則萊朱即仲尼可知也**太公望**呂尚**散宜生**天泰鄧南宮括閎夭皆不與見知者之列虢叔周公父子兄弟不在數於孟子當太公臣則獨舉太公望於五臣則獨舉散宜生孟子當聖人之居在今冀處時謂別有所考後**近聖人之居**府仙源縣而鄒即鄒世不聞其詳爾釋在仙爾上爾字指見而知之者下爾字指聞而知之者此二句舊說未明惟三山林少穎之源之南不之南字指聞之者下爾字指聞而知之者此二句舊說未明惟三山林少穎之說偽得其指文公聞而是之蓋凡言所指者皆有所指之聲故字書言如是爲爾即爾也此二爾字皆指聞之者也此章大意謂上文所謂見知聞知者雨偽言也此章大意謂自孔五百餘歲而聖人出在當時必有見而知之者今去聖人之世未遠去聖人之居又甚近而曾思謙又皆亡矣已無有如是見知者矣此其思前聖知者則亦恐遂無復有如是聞知者矣此其思前聖當時憂後世俟來哲深長之意蔼然見於言表嗚呼悠哉

右仁山先生論孟發證所以繹文公之緒惟益之許先生得其傳以授後學然抄寫不精而謬課相承尤非所以廣布也　窓弼張公特爲主盟俾鳩工鋟梓以便學者屬恩董其役於是許先生手自校讀點畫無訛非特學者之多幸亦斯文之多幸也

古麗後學呂遲謹識

孟子集註攷證卷七終

論語集註考證提要

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

宋金履祥撰後有自跋謂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而文論孟考證即集註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義之詳明者亦不敢贅但用經典釋文之例表其疑難者疏之其書於朱子未定之說但折衷歸一於事跡典故考訂尤多蓋集註以發明理道爲主於此類率沿襲舊文未遑詳核故履祥拾遺補闕以彌縫其隙於朱子深爲有功惟其自稱此書不無微牾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諛賊則殊不可訓夫經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義議論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補正者果是雖他人亦不失爲忠臣使所補正者或非雖弟子門人亦不免爲讒賊何以履祥則可他人則必不可此宋元閒門戶之見非篤論也其中如辨論語註公孫枝云案左傳當作公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辨孟子註許行神農之言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云史記六家無農家漢書藝文志九流之中乃有農家皆爲典確至於辨公劉后稷之曾孫一條謂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非其曾孫不知古人凡遠祖多稱高祖左傳邾子稱我高祖少皞是也凡遠孫多稱曾孫左傳蒯聵稱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類則註不誤而履祥反誤亦未盡確當不移然其旁引曲證不苟與亦不苟同視胡炳文輩拘墟迴護知有註而不知有經者則相去遠矣書凡一十七卷首有許謙序後有呂遲刊書跋猶爲舊本朱彝尊經義考稱一齋書目作二卷註曰未見蓋沿襲之誤不足據也

論孟集註考證序

嘗讀朱子年譜，載先生當淳熙間，始裒次論孟集義，復作訓蒙口義，嗣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而並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故其答蔡敬甫書云，而康論孟是後來所定本，又云，集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終不離章句，而或問則不復能正，間有不同，故論者多以爲自相牴牾，這仁山先生作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與論孟集註並行于世，先生自跋其書曰，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論孟考諸即集註之疏也，舉凡諸中事跡之舛錯，名物之異同，由川都會之區，典要管籥之訓，朱子所未詳者，旁引經據史，博采諸子百家，考覈註明，折衷至當，爲真自朱子集註出，而孔孟之心源遙遙若接，其有功於聖門甚鉅，而先生是書，補正朱子之所未備，其有功於朱子，又豈淺鮮哉，余今春臨雍，是書係元致治間校刊本，首序者，先生弟子許文懿，卷末有刊書跋，則吾邑呂遲也，自元至今，歷五六百年，而流傳天壤間，猶不磨滅者，豈獨斯文之幸，抑亦余篤嗜古之幸矣，梓既竟，遂撮其要旨而爲之序，同治十二年癸酉夏五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金華之退補齋。

尊孟辨

附續辨 別錄

撰文允余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文建安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是書卷數與今本合朱彝尊經義考僅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注闕字蓋自明中葉以後已無完本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凡辨司馬光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剡一條辨李覯常語者十七條鄭厚叔艾軒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道之不明久矣辨其可已乎昔戰國有孟軻氏顯學孔子之道不明由無公議也議不公由無眞儒也疑明履方孰不爲儒誦詩讀書孰不學道必有得焉而後能自信必自信而後信於人日或蔽於所見耳或蔽於所聞耳目之蔽心之蔽也公議何有哉易曰閒以辨之

尊孟辨卷上

宋　余允文撰

温公疑孟

疑曰、孟子稱所願者學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膝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其君不事、嫌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懟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巷而不改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隱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悲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出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余氏辨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原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於此、蓋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謂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之清、惠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顧、雖非中行、亦猶有所不爲也、孟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皆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則與種者雖殊、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償也、放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則不爲也、定哀間其築與種者雖殊、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償也、放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則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疑、

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居、而離父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則知仲子之本意、蓋以兄之祿爲不義、而兄不改、以母教之不從、而母不慈、以妻爲不義之室、而妻不改、以兄不改、母不慈、妻不改、而己之清名不立、故逃之、仲子之意、蓋以爲己之清名立、則兄之過、母之不慈、妻之不改、皆可以漸而改也、仲子之意、蓋如此、而孟子不察、以爲仲子之本意、蓋以爲己之清名立、則兄之過、母之不慈、妻之不改、皆可以漸而改也、仲子之意、蓋如此、而孟子不察、以爲仲子之本意、

孟子聖人也、定哀閒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曰、孔子聖人也、定哀閒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曰、孔子聖人也、定哀閒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

余氏辨曰、孔子聖人也、定哀閒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

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者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尊爵。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概而論也。又孟子謂蚔盪爲士師。賊所當誅。誅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屈於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朱子曰。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人之大倫不敢廢。其道豈異乎。成王幼。周公之以朝諸侯。抱而負扆。與周公之以德。豈或有間哉。周公自我而朝王。何所不可。則德貴哉。貴哉。貴也。侯也。不敢廢。孟子長子。朱子曰。此之謂也。言。然。定哀有不敢廢。周公往而首。其他。孔子聖人也。不定哀。孔子子思之乎。長。典。孰子思之。事。幽遠。孔子也。其。之。以。要。王之典。事。各。上三。其。愚。及。孟長子。而之。況。論。孔。典。周。公。之。各。者而王。北。典。周。公。往。

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曰從變可。唯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尹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況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復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於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監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立。出於羣小謀。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弒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弒。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於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朱子曰。驩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闕。此恐未然。孟子之言。不可一方論之。說每人之言仁義。未嘗偏舉。恐失之矣。程子曰。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則義在其中矣。只此數句未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謂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可羞。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先王之道以魯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余氏辨曰。孔子之於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於其君。則去。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栖栖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朱賢或戾於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飲食。則當慕夷齊可也。又何什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其所以爲飲食云者。爲禮貌耳。而謂古之君子能辭穀者耶。不顧廉恥而苟容者耶。翻孟子之言。而不貴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疑。（朱子曰。此仕之正也。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其次以禮貌之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後行。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後去。又其次則有能行吾言矣。能行吾言矣。而禮貌之未衰。則不可以就。若其下者。雖禮貌之衰。而已不能行其言。則不可以不去。此仕之大略也。）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其次以禮貌之衰未衰爲去就。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當是時。爲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闔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不得私其父。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皋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余氏辨曰。桃應之問。乃設事耳。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皋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闔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於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不得私其父。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皋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諸其親。使之日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行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皋陶矣。舜烏得而竊之。使負而逃於海濱。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皋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余氏辨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耳。堯舜之於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耳。惜乎五伯假之而不能久也。（朱子曰。隱之以五伯爲固知仁義之行。而不能行。故假之以濟其私。然久而不歸。則亦安於爲之。而不復知其假矣。）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伯所及也。假之之情。文其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況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之實。倶喪。惟五伯能具其文耳。亦有時而作。以仁義之實施焉。則人不能察其假之情。姻火之光。以爲眞有之耳。此孟子所謂公所憑。而反以嘲孟子。非有使其正者。不亦誤哉。

史剡曰。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畎畝之中。瞽瞍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爲窨空出他人井。剡曰。頑嚚之人。不人德義。則有之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瞍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嶽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瞍豈不欲利其子爲天子。而尚欲殺之乎。雖甚愚人。必不爲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不過矣哉。（史剡又一篇。堯舜與瞽瞍。辨在後常語中。）

余氏辨曰。萬章問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卽曰。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孟子答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問曰。然則舜僞喜者與。答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且夫舜未爲堯知。辟廱與象殺之可也。堯既知之。象焉得面殺之。溫公云。閭父里嬉之言。固然矣。萬章既以爲誠有是事。如謂其必撫而不答。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孟子答之云云者。以見聖人之心。不藏怒。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使天下後世明兄弟之道者。孟子之功大矣。謂孟子者。不來其明教之意。而謂其僞之過。是亦不思之甚也。朱子曰。則兄弟之道。孰與明之乎。以下至終篇。皆欲易之詞。不如因其所問而告之。亦可以見仁人之於兄弟之愛而已。奚必區區較其僞與不僞。遽欲易之詞。不察乎此。而以僞之一字。疑之。是以孟子之意。不能無疑。不宿怨。唯知有兄弟之愛而已。今不來孟子明教之意

爲山實。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饒處如此。而孟子固求之其心。安乎哉。

余氏辨曰。仁義者。人心之所同好。不仁不義者。人心之所同惡。豈惟人心好惡爲然。天心亦如之。湯武爲順天應人之舉。放桀伐紂。豈得已哉。孟子閔戰國之際。人之道不立。矢口成言。無非仁義。而謂孟子以仁義爲篡器。斯言一發。天下以談仁義爲諱。則人將遺其親。後其君。而同於禽獸夷狄之類矣。言其可不愼乎。湯有慙德。仲虺之誥言之詳。孔子雖以武爲未盡善。而終憲章之。故豕曷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論仁政德教。必以三代爲稱首。曷嘗謂湯武不可爲歟。惜乎戰國之君。以孟子爲迂闊。不能求仁義。

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至取孟子以斷六經矣嗚呼信孟子而不信經是猶信他人而疑父母也

余氏辨曰魯語曰組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宏景注易與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嘗曰宏景知本草而未知經注本草誤其禍淺而小注六經誤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信武成之言以爲仁人之兵所至如時雨之降民大悅如此類也反以孟子爲畔經是亦惑矣謂虞夏商周之書出於孔子人宜取信詩非孔子之刪乎豈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請以此說爲證

常語曰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何如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歷數在躬既決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結矣又何避乎禹舜未相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好名者也王莽執儒子乎流涕歐欷（何足哂哉）

余氏辨曰舜受堯之遜禹受舜之遜雖歷年久然舜格于文祖乃在率堯喪之後書曰月正元日者言是月始即正云爾則禹之即正從可知也舜禹服喪畢退而避之歸其位於子瑯所宜然孟子之言蓋非臧說亦必有所據舜禹大聖人也豈固欲爲天子哉天與之人與之有不可得而辭避者如以此爲僞則舜讓于德弗嗣禹拜稽首固辭皆以其作僞可乎（朱子曰此二段辨得之可參證者也）

常語曰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圭瓚秬鬯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得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之入爲王官伯以長諸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率伏殷爾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嗚呼孟子之教人教人以不知量也哉

余氏辨曰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蓋言堯舜皆小國也雖王季相土皆爲伯以長諸侯而其受封之初乃七十里百里爾周末嘗闢土地并吞諸侯之國也而謂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受此賜王季西伯中分天下而治矣奚止於百里商頌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士承之入爲王官伯以長諸侯威行乎海外矣奚止七十里遂以是爲孟子之過教人以不知量余所未喻（朱子曰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行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而未之見也愛道者必古人多連用此句與上文祝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之道如古人所謂愛民之至而祝之猶如此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歟）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實不聽之也謂迂闊者乎曰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爲其君不亦難乎然滕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闢之以從許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也豈可必得哉然滕侯亦未嘗聽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曰之滕固無驗也

余氏辨曰滕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闢之以從許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無驗也

常語曰或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使爲輔相而授以國政此不足爲孟子疵已得之

常語曰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臣未盡也猶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之妄言哉孔子不妄孟子之誣文王也

余氏辨曰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蓋言文王之仁望治道而未之見謂趙岐釋之曰殷紂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此岐之失也讀孟子而識其意正岐之失可也而乃用岐說攻孟子謂孟子誣文王之行商豈理也哉欲加人以罪援他事以實之其不仁甚矣（朱子曰受道而未之見受而望道之意曰文王之仁如古人多連用此句與上文祝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之道如此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歟）

常語曰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實不聽之也謂迂闊者乎曰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謂諸侯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爲其君不亦難乎然滕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闢之以從許行稱之曰仁政曰聖人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固無驗也

道。固非盛德之事。後世莫有非之者。以能躬行仁義。順天應人故也。自非伊尹之聖。安能任非其責哉。文王在殷。亦小國也。文王之於紂。與湯之於桀。事體均也。其所以異者。時爲而已。觀其得太公而師事之。伐崇遏苗。撫黎。雖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以服數未歸。得以盡其臣節。至武王。則赫然有翦商之志。又況商紂。罪惡貫盈。又過於桀。而此十亂之賢。爲之輔相。雖欲率諸侯。遵文考之道。而非紂。莫可得矣。此所以興牧野之師。而建王業也。孟子之於列國。說之以行仁政者。不過言治岐之事而已。說之使爲湯武者。不過以德行仁而已。說之以行王道者。不過乎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未嘗說之使伐某國。誅某人。開疆拓土。大統天下而爲王也。若孟子者。眞聖人之徒歟。識通變之道。達時措之宜。不肯枉尺直尋。奈何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驗納其說。仁義之道。不獲見於施設。以濟斯民。所以不免後世紛紛之議。

嗚呼。說其君使爲湯武。以爲不仁而乃以桓公管仲爲仁。乖謬如是。安得有道之士與之正曲直哉。朱子曰。此辨已得之。但李氏所云。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此三句。當略爽之辨。蓋孟子之於列國。說之以行王道。卽繆公所謂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爲臣。因家可以得而行矣。過武適遭桀紂而不幸而有征伐之事。湯武之心耶。其在九畝之中。修其孝弟之義。而堯舜之道。於是乎在。故不幸而有征伐之事。湯武之心。亦不過如此。則人人可以爲堯舜。可知矣。又何不可之有。

尊孟辨卷下

鄭氏叔友藝圃折衷

折衷曰。孟軻非賢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三宿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此孟子之罪也。

余氏辨曰。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處士。務先機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廢壞。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此趙岐之說也。天下豈復有王道哉。豈復知有仁義之道。說於諸侯。思濟斯民。不幸而其說不行。而尚周之盛治。不可復見。其與假仁而行。急於功利者。有間矣。可謂非賢人乎。又舉數條。以爲孟子之罪。余於溫公疑孟。李公常語。辨之矣。誅一夫紂。卽泰誓所謂獨夫受也。三宿出晝。孔子去魯之意也。如之何。以爲孟子之罪乎。朱子曰。聞誅一夫紂者。此三事。已辨於疑孟。常語中矣。惟出晝一事。當於第九段辨之。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此一句。亦須引孟子所傳之說。今只以趙氏題辭爲據。恐未足以折誅者之口。此段辨孟軻非賢人之說也。

折衷曰。春秋書王。存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爲周之地。食周之粟。當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者也。周德之不競。亦已甚矣。當時有能倡桓文之舉。則文武成康之業。庶可庶幾乎。爲孟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祿。孟亦使務

常語曰。學者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於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道。彼說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可以王。彼說之則假仁義以明王。唯恐行之之晚也。尙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思於後世。俾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卿復有言。

余氏辨曰。秦伯曰。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無天子。噫。是果秦伯之說耶。使其說行。害理傷教也大矣。余請易之曰。無六經。則不可。而孟子尤不可無。嘗試言之。易詩書禮樂春秋之六經。所以載帝王之道。爲致治之成法。固不可無也。孟子則闢楊墨。距詖行。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然後異端以息。王道以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業不墜。此孟子所以爲尤不可無也。經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曰。天子建中和之極。其可無之乎。夫所謂王道者。天子之所行。六經之所載。孟子之所說者。是也。孰謂其可無哉。無王道。則三綱淪。九法斁。人倫廢。而天理滅矣。世之學者。稍有識見。不爲此言。豈好事者。假設詮辭。託賢者之名。以行於世乎。學者宜謹思之。朱子曰。孟子。李氏雖學者。是。謂孟子只憑誘諸侯之問。隨其所見而答之。不無此意。不可無天子。無王道。不可無六經。而無孟子之仁義。又謂六經可以無孟子。孟子可以無六經。如此則是舟無人。人無舟。車無法。將焉用之矣。李氏自以爲悼曾不知已之迷惑也。李氏亦甚哉。

是而已矣。宗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啗之使之。爲湯武之爲。此軻之賊心也。嘗父病而雖使商臣爲子。未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其直寘諸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辨士也。僥秦之雄也。其脅薄其性慧。其行輕。其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哉。其自免於蘇、張、范、蔡、申、韓、李斯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數子者。皆睹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雜口。是亦孟軻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軻誦仁義。猶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賈法者也。軻誦仁義。賈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之徒歟。嗟夫。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儗人必於其倫。寧從漢儒曰孔墨。

余氏辨曰。父子主乎親。君臣主乎義。不可以一概論。先儒謂宗子有君道。試據其說。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立嫡子爲大宗。族人宗之。有人焉。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則立爲大宗。百世不遷也。不幸大宗者。恣爲驕侈。荒耽酒色。橫逆殘暴。子弟不能堪。諫諍之不聽。益又甚焉。夫欲說其族者。將使之率子弟事之。助其爲惡歟。將使之躬行孝悌。收合其親屬歟。至於衆族之歸已。而易其大宗。於義苟可爲。亦不得辭。此伊尹之相湯。呂望之相武。而其用心正有類此。自平王東遷。周德不競。爲天子者。雖無驕侈殘暴之事。然不能振皇綱。但擁虛位而已。孔子歷聘七十二君。未嘗一言說其君。牽諸侯而尊周。以力假仁爲霸者事。孔子不肯爲也。而所以作春秋者。爲天下之無主也。不然。何以降委離於國風乎。其所以降雅爲風者。亦其自取也。孔子豈有心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疑詞。其不爲東周也。明矣。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遂言如有用我不爲東周。則說之以西周之王道也。必矣。又嘗有其或繼周者之意。齊梁滕之爲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掩當時惡。豈得爲公論。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爲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爲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爲汪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強兵之術也。若其誠然。商鞅之徒爲之。孟子不爲也。朱子曰。諸侯受國於天子。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於紂。而無罪。辨謂鄭氏以仁義爲迂闊之談。非道。則未然。鄭恐若商鞅之談帝道爾。

折衷曰。今之諸侯。取於民。雖不義。不可謂寇人於國門之外。取非其有。賊義也。取充其類。盜義也。是輕重之等也。是孟軻原情以處罪也。至於處難同科。何任情出入。而前後自戾也。如此。

余氏辨曰。孟子謂今之諸侯。賦斂於民。不由其道。而與竊人而奪之貨。何異。取非其有爲盜。取充其類爲義之盡。猶未爲盜。是輕重之等。是誠孟子能原情以處罪也。至於戴盈之間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請輕之以待來年。孟子設擬難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者。意謂戴盈之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矣。以此譏之。豈得爲任情出入。前後自戾歟。鄭氏專以偏見曲說。而非誣孟子。學無師承。其流也如此。卒爲名教之罪人也。惜哉。朱子曰。辨之矣。

折衷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辭。如聖君咨俞。如嚴父教戒。莊而親。簡而當焉。孟子以游辭曲說。贊鼓天下。其答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問。皆困而遁。遁而支離。想當時酬酢之際。必汩氣赧顏。無所不至。所謂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之徒。僻好其書。嗚呼。斯文衰矣。

余氏辨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辭。爲是說者。正俗所謂不哭之後。孰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聞孟子談仁義。其不駭且疑者。幾希。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徒。信歟。孟子勸滕文公爲善。謂後世子孫。必有王者。非但告之以周家之事。是亦以天道告之也。使周不積

德行仁。則子孫未必遽衰。雖欲伐紂而利之。不可得矣。況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乎。公治獄多陰德。猶能遠知其子孫必有興者。當戰國之際。人倫棄而天理滅。不知爲善之利。今以孟子之言爲非。則將何以勸其君耶。乃謂周之有天下。由秦伯之不襲封也。使人人遜國如泰伯。無季歷之賢以繼之。則祖宗絕祀矣。季札之非。可不監諸。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一也。君如彼何哉。盤爲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荀爲善。後世子孫。必有餘慶。語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善降之百祥。亦發望報乎。

折衷曰。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大夫尚祿制於諸侯。是誠右之道也。孟軻既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爲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沈同不敢以尚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於古道也。

余氏辨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者。是約燕於王制也。其意曷嘗不存周哉。勸齊梁滕之爲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云爾。豈可謂夏商在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歟。湯武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掩當時惡。豈得爲公論。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行仁義。以爲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爲不美也。但急於近功。謂仁義爲汪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國強兵之術也。若其誠然。商鞅之徒爲之。孟子不爲也。朱子曰。諸侯受國於天子。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於紂。而無罪。辨謂鄭氏以仁義爲迂闊之談。非道。則未然。鄭恐若商鞅之談帝道爾。

折衷曰。今之諸侯。取於民。雖不義。不可謂寇人於國門之外。取非其有。賊義也。取充其類。盜義也。是輕重之等也。是孟軻原情以處罪也。至於處難同科。何任情出入。而前後自戾也。如此。

余氏辨曰。孟子謂今之諸侯。賦斂於民。不由其道。而與竊人而奪之貨。何異。取非其有爲盜。取充其類爲義之盡。猶未爲盜。是輕重之等。是誠孟子能原情以處罪也。至於戴盈之間未能什一去關市之征。請輕之以待來年。孟子設擬難之喻。以答之。而曰。如知其不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者。意謂戴盈之徒。知其非。而不能速改矣。以此譏之。豈得爲任情出入。前後自戾歟。鄭氏專以偏見曲說。而非誣孟子。學無師承。其流也如此。卒爲名教之罪人也。惜哉。朱子曰。辨之矣。

折衷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辭。如聖君咨俞。如嚴父教戒。莊而親。簡而當焉。孟子以游辭曲說。贊鼓天下。其答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問。皆困而遁。遁而支離。想當時酬酢之際。必汩氣赧顏。無所不至。所謂浩然者。安在哉。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之徒。僻好其書。嗚呼。斯文衰矣。

余氏辨曰。析直薪者。不費斧。訟直理者。不費辭。爲是說者。正俗所謂不哭之後。孰不能抱。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戰國之時。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聞孟子談仁義。其不駭且疑者。幾希。陳代、告子、萬章、公孫丑之徒。

見識不及孔門弟子遠甚。酬答之際。安得不諄複告之。理苟明矣。何患乎辭之費。乃謂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僻好孟子之書。錢斯文之衰。識見之俊劣可知矣。（朱子曰。疑歐陽氏。蘇氏。未得爲識道之耳。歐之辨得之矣。）

折衷曰。悟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亂世也。喜之之辭也。無憂無懼。喜孰云來哉。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熙熙如也。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熙熙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熙熙如也。（朱子曰。文意略。但未詳。然後究其所至之淺深。則不出乎此。）孟子言之。（固指有辨。亦從好高聞。非真知道。）

余氏辨曰。孟子勸齊梁。嚴之若湯武。拯民於鋒鏑。湯武拯民於水火。抑何前後之言。自相戾歟。

折衷曰。孟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綽。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

余氏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眞未學未聞哉。將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其說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知識高明。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齊。而力倍之。距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有所謂釋老之說。而無亦不爲過。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菽稗鉤吻生焉。世豈有植五穀桑麻。而不去菽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正務去菽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案朱子文集。此下有豈爲之。十一字。疑尚有脫文。）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廊如也。釋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塞。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案朱子文集。此下有豈爲之。十一字。疑尚有脫文。）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廊如也。釋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塞。其言過激。其心仁。其事智。其文辯。其理精。其去齊之速。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孔子之自得。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訾是說。

余氏辨曰。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吾夫子、大聖人也。猶待賈而沽。況孟子乎。孟子抱仁義之道。較其美。非止荊玉之比也。急於求售。而獻非其人。未免刖足。猶執若珍其貨而後市乎。孟子三宿出齊。乃孔子去魯之意。萬一齊王省悟。聽納其說。舉安天下之民。而其價豈止十五城之重哉。乃謂孟子索直於齊。如市賈嫗兒之態。不若京師坐賈者猶有體。其言過激。其心仁。其事智。其文辯。其理精。其去齊之速。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孔子之自得。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訾是說。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盛雲雷。瑞雪。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菽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蠶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余氏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案以上二十五字。原本脫去。據朱子文集補。）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案朱子文集。此下有豈爲之。十一字。疑尚有脫文。）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廊如也。釋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塞。其言過激。其心仁。其事智。其文辯。其理精。其去齊之速。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孔子之自得。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訾是說。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盛雲雷。瑞雪。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菽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蠶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余氏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案以上二十五字。原本脫去。據朱子文集補。）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案朱子文集。此下有豈爲之。十一字。疑尚有脫文。）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廊如也。釋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塞。其言過激。其心仁。其事智。其文辯。其理精。其去齊之速。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孔子之自得。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訾是說。

折衷曰。悟云迷失也。安云病人也。治云亂世也。喜之之辭也。無憂無懼。喜孰云來哉。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帝者之民。皞皞如也。熙熙如也。（朱子曰。文意略。但未詳。然後究其所至之淺深。則不出乎此。）孟子言之。（固指有辨。亦從好高聞。非真知道。）

余氏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案以上二十五字。原本脫去。據朱子文集補。）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案朱子文集。此下有豈爲之。十一字。疑尚有脫文。）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廊如也。釋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塞。其言過激。其心仁。其事智。其文辯。其理精。其去齊之速。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孔子之自得。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訾是說。

折衷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盛雲雷。瑞雪。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菽稗鉤吻生焉。山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蠶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余氏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案以上二十五字。原本脫去。據朱子文集補。）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釋老。（○案朱子文集。此下有豈爲之。十一字。疑尚有脫文。）一則爲義之偏。其過至於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於無父。先王大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廊如也。釋氏生周末。西漢竇后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塞。其言過激。其心仁。其事智。其文辯。其理精。其去齊之速。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孔子之自得。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訾是說。

尊孟續辨原序

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溫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鄭二子、名位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汰擇。是亦狗時態之所為。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為而明。又況常語折衷之文。盛行於世。陳次公且謂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於名教。傳說亦謂孟子教諸侯叛天子。為非孔子之志。盡究明。如溫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謂此可辨。而彼信非不如無害之說。為今之害。以常語不作。執為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删孟。晁說之疑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證。皆非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茲固不足辨。如後漢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軾作論語說。而與孟子辨者。○案疑脫入字。學者而習其書。以媒進取者。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自無其眼。見理不明。求前哲之言而刺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溫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鄭二子、名位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汰擇。是亦狗時態之所為。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為而明。又況常語折衷之文。盛行於世。陳次公且謂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於名教。傳說亦謂孟子教諸侯叛天子。為非孔子之志。盡究明。如溫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謂此可辨。而彼信非不如無害之說。為今之害。以常語不作。執為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删孟。晁說之疑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證。皆非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茲固不足辨。如後漢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軾作論語說。而與孟子辨者。○案疑脫入字。學者而習其書。以媒進取者。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自無其眼。見理不明。求前哲之言而刺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余氏辨曰。戰國之君。所尚者權謀。所利者、爭地爭城而已。豈知所謂仁義哉。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尚亦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詰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

余氏辨曰。戰國之君。所尚者權謀。所利者、爭地爭城而已。豈知所謂仁義哉。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尚亦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詰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

尊孟續辨卷上

王充刺孟　後漢王充著論。謂有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尚亦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詰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

余氏辨曰。戰國之君。所尚者權謀。所利者、爭地爭城而已。豈知所謂仁義哉。

有所不辭，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當受之賜乎。

余氏辨曰：孟子之仕，欲行道也，非爲祿而仕也。如充之言，既有得富貴之道，當受其賜，不計其道之行與否，豈孟子之志哉。抑不知辭十萬如何是失誠遜之理。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餽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無功，若己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之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己不貪富貴，失誠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余氏辨曰：孟子於受金不受金之際，皆合義，充以貪不貪爲說，謬也，妄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孰吾應之曰可，彼可而伐之，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爲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禍，見彼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翌，教授後生，啓悟頑愚乎，已有孔子與己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等，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憤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余氏辨曰：充之論，揚雄法言，詳之矣，孟子言五百歲，王者興，大概以三代之世言之也，五百歲之間，豈無名世者出焉，如伊傅周召之徒，非名世者乎，以其間必有名世，爲孟子自謂，何不可之有。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

100

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案以上十四字・原本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疑狂則邊戲也疑狂之人志不求食遊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共得利之事以作此戲實於市得實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疑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壁壞於塗何以異哉壁壞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服孟子之言可謂衆人以口給矣

余氏辨曰彭更不知食志食功之義孟子引毀瓦畫墁之事證之距可謂衆人以口給哉人而不知義理徒肆強辨此乃衆人以口給士充之刺孟適以自刺耳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稱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蹙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怪鵝而吐之者豈爲在母則不食乎乃先謂鵝曰惡用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鶂鶂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矣□□矣使仲子執不食於其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思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辭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汗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陵繼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粟昭哲見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纔避辟纔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著兄之宅吐著兄之祿耳聞曰見昭哲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

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甲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黃泉蚓巨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壤土非盜所築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避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徒（○案徒字・於陵・歸候母於陵歸候母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操所當比矣

余氏辨曰此段已於溫公疑孟子辨之矣以仲子有大非夫仲子之非更有大於避兄離母者乎謂歸候母宜齋食而行此何足以刺孟子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妄行苟且爲得非正是命定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行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燹疾疫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寶貨國與百人俱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牆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牆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貶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牆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余氏辨曰充之論以爲人事不必修皆委之天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如充所見則紂爲知命矣豈不敗壞名教乎如以孟子之言爲非則孔子何以有三死非命之說乎然充作刺孟十篇識見膚淺不曉義理觀閻孔篇疎繆尤甚而此似不足辨余慮後學讀其書惑其說不得不明言其非

尊孟續辨卷下

蘇子辨孟爲論語孟子辨說：

說曰。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其於顏子。試之也熟。而觀之也審矣。蓋嘗默而察之。謂三月之久。而其顚沛造次。無不一出於仁者。是以知其終身之弗叛也。君子之觀人也。必於其所不虛焉。觀之其所虛者。容有僞也。雖終身不得其眞。故三月之久。則必有備盧之所不及者矣。僞之與眞。無以異。君子疑之。何也。有大利害臨之。則敗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不歸。安知其非有也。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其歸與不歸哉。使孔子親之。不終日而決。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余氏辨曰。孟子之言。久假不歸者。進人與爲善也。雖未能如堯舜性之。亦可與湯武身之。相伴矣。其可謂之非仁乎。故言焉知其非有也。不謂東坡之學識。所以使人得食也。乘信而失食者。皆是緣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爲禮有時而可去取也。則將各以其私意權之。其輕重。豈復有定物。從孟子之說。則禮廢無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娶也。曰。此孟子之所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淫慮淺非。不告而娶。皆舜魯間野人之語。考之於書。舜之事父母。蓋烝烝乂。不至於姦。無是說也。使不幸而有之。則亦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以來。如曾閔者。蓋亦有之。爲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而不援。曰。禮不親授。可乎。是禮有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何去取之有。

余氏辨曰。禮之於天下。其猶權衡歟。萬事取正於禮。猶萬物取乎權衡也。豈無輕重哉。東坡恃其聰敏。特胸臆之見。肆傾河之辨。謂孟子較禮食之輕重。非是。徒喪其辭。終不能以勝孟子。況孟子初未嘗言禮之有去取也。今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爲孔子去食存信之論。則是孔子以不去食而爲信也。昔人有不食嗟來之食而死者。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又居喪之禮。頭有瘍。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孟子禮食輕重之意也。自黃帝唐堯。皆立四妃。舜以不告而娶。不立元妃。止二妃焉。記

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間其可不可哉。然將直告之以不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將迫於聖人而止耳。夫迫於聖人而止。則其止也。將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雖吾亦將求之。以爲高其閑閑。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鑰。而示之無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焉。君子之謂命也。君子之教人。將以其質。何謂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爲性。則是可以求得也。而君子禁之。以仁義爲命。則是不可以求得也。而君子強之。禁其可求者。強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之。故仁義之可求。富貴之不可求。理之晻然者也。如以可爲不可。以不可爲可。誰聖人不能。

余氏辨曰。東坡此說。可謂不明孟子性命之說也。食與色。固性之所欲也。欲有不可得而享者。命也。仁與義。固性之所稟也。然亦不可得而行者。亦命也。所欲在彼。所稟在我者。可必。在彼者。不可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當貴在彼。可求而不可必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仁義在我。可求而必也。本○脫案原求字・九字・又可必上有不則下有字・並依文義補・孔子自謂富而可求。與不可求者。故爲其言。本乎性命之理也。今乃以聖人未嘗有意於求。豈問其可不可者。是以聖人之言。猶有機心存焉。聖人豈有機心哉。東坡於孟子性命之說。略不致思。舉爾而辨。併與孔子之意失之。

說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較禮食之輕重。禮重而食輕。則去食。食重而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輕重。何也。曰。禮信之於食色。如五穀之不殺人。今有問者曰。吾恐五穀殺人。欲禁之如何。必答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論也。今答曰。擇其殺人者而禁之。其不殺人者勿禁也。五穀安有殺人者哉。此孟子禮食輕重之論也。禮所以使人得妻也。廢禮而失妻者。皆是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爲禮有時而可去取也。則將各以其私意權之。其輕重。豈復有定物。從孟子之說。則禮廢無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娶也。曰。此孟子之所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淫慮淺非。不告而娶。皆舜魯間野人之語。考之於書。舜之事父母。蓋烝烝乂。不至於姦。無是說也。使不幸而有之。則亦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以來。如曾閔者。蓋亦有之。爲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而不援。曰。禮不親授。可乎。是禮有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何去取之有。

余氏辨曰。禮之於天下。其猶權衡歟。萬事取正於禮。猶萬物取乎權衡也。豈無輕重哉。東坡恃其聰敏。特胸臆之見。肆傾河之辨。謂孟子較禮食之輕重。非是。徒喪其辭。終不能以勝孟子。況孟子初未嘗言禮之有去取也。今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爲孔子去食存信之論。則是孔子以不去食而爲信也。昔人有不食嗟來之食而死者。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又居喪之禮。頭有瘍。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孟子禮食輕重之意也。自黃帝唐堯。皆立四妃。舜以不告而娶。不立元妃。止二妃焉。記

曰舜葬於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考之經史可以概見不告而娶不可謂古無是說爲人父有溺於私愛而逐出其子者而謂不欲其子娶妻未之有吾弗知之矣嫂溺援之以手非禮也權也東坡以爲禮豈不有妨風教乎若然則人將幸其有類此者吾得以行禮焉非所以爲訓也

說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堯舜在上不免於殺無道然君子終不以殺人爲訓民之不幸而自蹈於死則有之吾未嘗殺孟子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後世暴君汙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余氏辨曰古先哲王設爲刑辟罪之大者必加諸戮然先王之心未嘗不欲生之也至於殺之乃出於不得已耳苟惟常以生生之道存心而民自蹈刑辟雖死不怨殺者此禮之常也是唐虞三代之君皆以生道殺民觀諸典謨可見彼暴君汙吏視殺人如刈管然使用孟子以生之言藉口則亦知所戒懼矣如曰孔子不忍言殺即康誥酒誥考之而文武周公皆忍也何爲獨責孟子

說曰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立然諾以爲信犯患難以爲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非孔子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非孔子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言未嘗不信也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也今以不必信爲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食去兵之意也

余氏辨曰東坡可謂有心於辨孟子也孟子前論禮食色之輕重東坡則增禮可去之說此論言行不必信果之說東坡則去其權義所在之句豈得爲公論哉誠如東坡之言則是尾生與女子期爲是孔子與浦人盟爲非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學者仰之不啻如泰山北斗其蔽如此豈不誤後學乎

說曰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爲鄭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其死也教子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爲政嚴有及民之近利無經國之遠慮故仲尼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爲惠人不以爲仁蓋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而不知爲政豈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於政猶齊其兵賦環治其城郭道路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以乘車濟人哉禮曰子產聚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余氏辨曰此段宜無足辨東坡何以見其不以乘車濟人故揣摸立說爲子產緩類但可以發憲耳東不思後人之議己也

說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衛之聲與佞人等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便孟子爲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也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且不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而孟子皆曰無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於醫以藥之不可行也而以其嗜爲藥可乎使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可拒梁惠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余氏辨曰孔子告顏子以樂則韶舞者取其盡善盡美也後王所遭之時不同豈得並用韶舞乎若以韶樂可通古今則三代之樂不宜有異也孟子謂今樂猶古樂蓋言樂不苟作當與民同樂語可謂令之樂皆鄭衛不可奏歟使百姓憂戚雖奏古樂其能獨樂乎好色好貨與勇固是諸侯之三疾孟子亦因其疾而用樂可謂善醫者矣苟不因人之所嗜專投不可口之藥隨服隨嘔何益於治疾哉

說曰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性可亂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於桀紂盜跖極矣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爲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輪圜下圜抑之者窮未嘗不上矣水激之可使濺湧上達激之者窮未嘗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見也孟子有見於性而難於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爲陰陽則不可故陰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今以其非無即有而命之則凡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也故天一爲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爲火而火非地二也人性爲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謂之善亦可以謂之惡故荀卿之所謂性惡者蓋生於孟子而揚雄之所謂善惡混者蓋生於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惡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夫苟相近則上智下愚爲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論也曰雨於天者水也流於江河蓄於坎井亦水也積而爲塗泥者亦水也指泥塗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將汲其清而飲之則不可是之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吾爲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吾非好辨也以孟子爲近於孔子也世衰道微老莊楊墨之徒皆闢出於孔子而乘虛之極至於胡越今與老莊楊墨辨雖勝之去孔子尚遠也故必與孟子辨辨而勝則達於孔子矣

余氏辨曰有一氣之性有萬殊之性一（案此下疑脫之性四字本性也無形之可見無聲之可聞天地得之爲天地鬼神得之爲鬼神人得之爲人物得之爲物莫非性也是不可指名者也萬殊之性人物之性也其在人則有聖狂愚智之別剛柔緩急之異其在禽獸則有猛鷙者有搏噬者其在草木則有曲直者有寒溫者是皆氣習使然非性之本然也論性之本無不善也性猶水也人與禽獸草木生於性猶龍與龜魚鼈之生於水也人爲靈矣失其性則不靈況禽獸草木乎龍爲神矣失其水則不神況龜魚鼈乎明乎此則性之爲性思過半矣性本不可擬倫以水喻性亦賅也釋老氏之談容說妙廣譬博喻千變萬化而莫究其端六通四闢而無所不攝使人可駭可慕而莫測其所以然而然者其言性之體用可謂極其至矣中庸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詩但釋老能言哉雖然未若吾儒自本性中有仁義禮智四端之善擴而充之於日用常行之際而全乎廣大精微之致求其所自得雖所造有淺深一旦豁然而悟性天光明無所染著一切之道可以坐而進及夫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皆吾性之流通也如此然後可以言性善矣人皆知水之必清火之必明而乃疑性未必善何其惑也孟子不獨言性善而言情與才皆善矣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蓋推本而言也東坡以性自是性

善自是善。乃謂性如陰陽。善如萬物。異哉此喻。無惑乎以孟子之言爲非也。繼之以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爲陰陽。則不可。誠如所言。則是善無非性者。而以善爲性。則不可。此又暗合乎孟子之言矣。又謂有者。指物矣。非陰陽也。然非陰陽。何以有物。猶非性。何以有善。似是之辨。若之何而能勝孟子乎。至於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既言無可移之資。胡爲而有可移之理。予由之喻。似矣。亦未嘗至也。世之學者。曾信束坡學其文。而酷好其議論。予輒與之辨。其能免嗤謂乎。今雖不我知。異時必有知我者矣。

原孟中

亂世者甚。則開時者應。遵道者衆。則任道者責。戰國之時。聖人不作。泯泯棼棼。謀勝者王。力勝者霸。言異者賢。行異者聖。君臣上下。皆以相勝成俗。則語治者。安取道。語道者。安取治。自彼自我。自非自是。而莫能統一。孟子學聖人之道。而至乎聖人者。將坐視天下之溺。而不與聖人同憂乎。且塗卻守神。處乎陰遁照。藏諸用於寂然之中。是志於自爲而已。抵時乘光。隨感隨應。其糠粃土苴。必將甄陶堯舜而後已。此其仁於爲物也。乃以道而自任。游說諸侯之間。勿視於巍巍之崇。辨析於百家諸子之說。而不惑於紛紛之異。以直養氣順發心。性流於末。則吾反其本。命滅於故。則吾順其正。是以虛而明。以一而貫。縱橫闔闢。無施不可。如響斯答。如鑑斯照。莫之期而常自然。則偏於道者。其能至此乎。彼有得聖人之一體。或具體而微。與夫伯夷之清。伊尹之任。皆不能無偏也。宜孟子之不願學也。孟子由聖人之道。以明聖人之遠者。必稱堯舜。學聖人之近者。必稱孔子。復欹楹於殫殘之餘。振道德於滅裂之後。非深探而言之。則天下孰從而歸乎。是以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父子足以明別。長幼足以明序。朋友足以明信。反經以興俗。居中以制外。使楊墨不得其志。鄉愿不得其名。非私意自爲也。而時人猶未之知。至於執其迹而議之者。紛紛如也。故辭受皆是。而陳臻疑其非。言動皆禮。而王驩以爲簡。尹士不知去就之有道。而不悅。滅倉不知貧富之不同。而謂非賢。陳代以枉尺直尋。其可爲。公孫丑以管晏之功。爲可訐。皆不知孟子者。夫如是。不得已而辨之。蓋有聖人之道。而又有聖人之時。則不必以道徇時。無聖人之時。而有聖人之道。則不必以時徇道。徇道而不可得。則亦視天而已矣。孔子以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以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皆以天爲己任。則吾之若天者。豈得逆暴興之理哉。蓋文王既沒。五百歲而後有孔子。孔子不生。則文王之道。不幾於喪乎。孔子既沒。百有餘歲。而後有孟子。孟子不生。則孔子之道。不淪於邪說暴行乎。是天未喪道。而聖人所以出。聖人之物物也。而言之所以著。孔子之道。鍾不信於當年。而澤流於萬世。以言之存也。荀子以爲非由於言。而不知者也。楊子以爲不異於孔子。由其言而知之者也。若夫修其真以治身。而意有不能致。則又君子當神遇而心會耳。

尊孟辨別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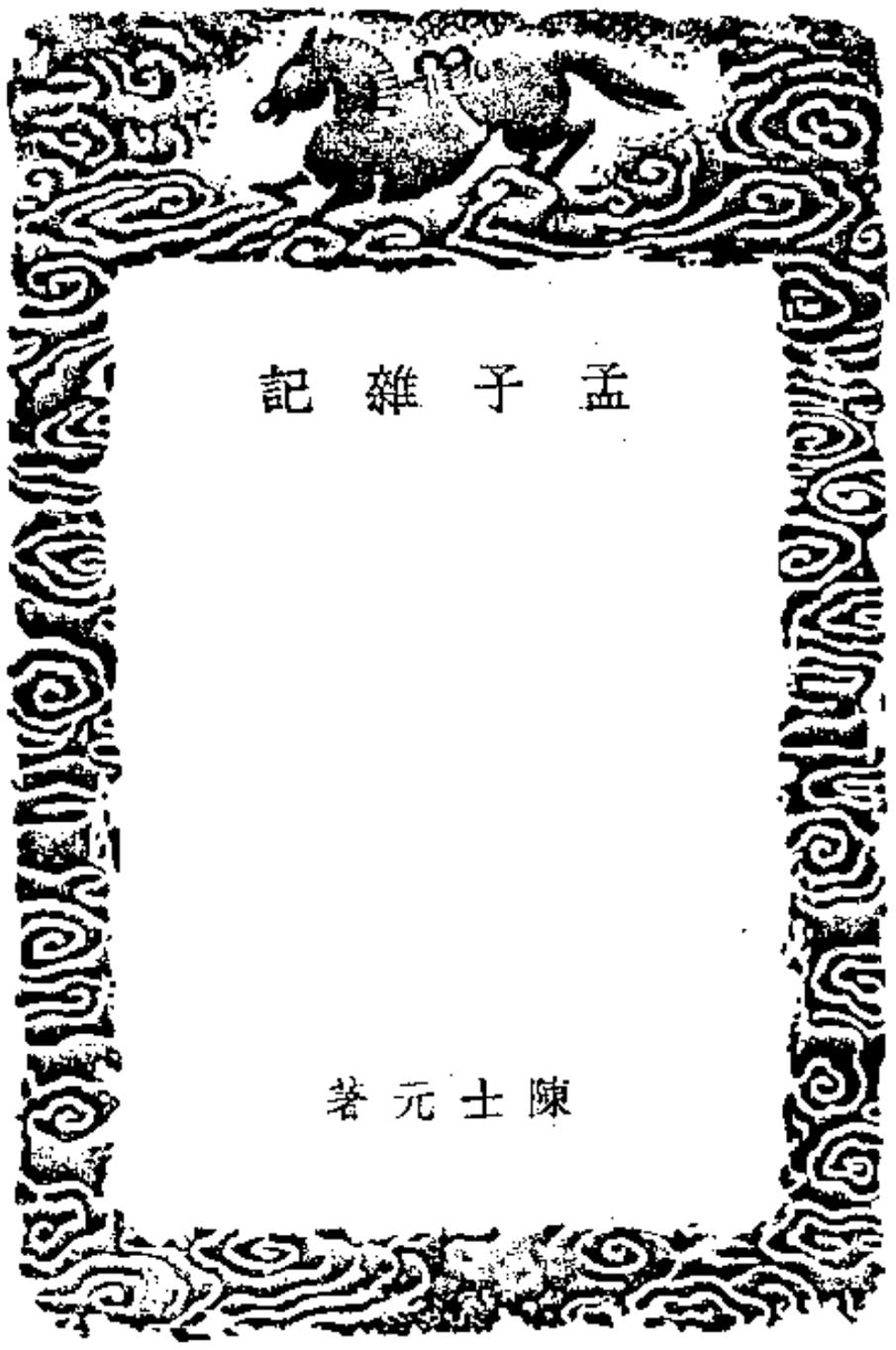
原孟上

聖人未嘗有意於立言。卒不免於有言者。蓋知道易。立言難。故也。何則。聖人管天下。不自爲己私。任天下之道。不自爲己貴。生斯世也。適斯時也。道之不明不行。有罪焉者。不以堯舜爲法。而以桓文爲法。爲臣者。不以伊周存心。而以儀秦存心。爲學者。不以孔子爲師。而以楊墨爲師。是以國之法度刑政。舉措施爲。士之行己去就。辭受取舍。學者之好惡得失。一切倒置而不循其本。孟子適丁斯時。以堯舜禹湯文武伊孔聖人。其開見而相知以心。相傳以道。一而已矣。所謂一者。仁義也。生而有之之謂性。盡而踐之之謂心。由而行之之謂道。學而得之之謂德。設而至之之謂志。浩而養之之謂氣。身之之謂行。率之之謂言。制而用之之謂法。正己而物正之謂政。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至於執其迹而議之者。紛紛如也。故辭受皆是。而陳臻疑其非。言動皆禮。而王驩以爲簡。尹士不知去就之有道。而不悅。滅倉不知貧富之不同。而謂非賢。陳代以枉尺直尋。其可爲。公孫丑以管晏之功。爲可訐。皆不知孟子者。夫如是。不得已而辨之。蓋有聖人之道。而又有聖人之時。則不必以道徇時。無聖人之時。而有聖人之道。則不必以時徇道。徇道而不可得。則亦視天而已矣。孔子以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以天未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皆以天爲己任。則吾之若天者。豈得逆暴興之理哉。蓋文王既沒。五百歲而後有孔子。孔子不生。則文王之道。不幾於喪乎。孔子既沒。百有餘歲。而後有孟子。孟子不生。則孔子之道。不淪於邪說暴行乎。是天未喪道。而聖人所以出。聖人之物物也。而言之所以著。孔子之道。鍾不信於當年。而澤流於萬世。以言之存也。荀子以爲非由於言。而不知者也。楊子以爲不異於孔子。由其言而知之者也。若夫修其真以治身。而意有不能致。則又君子當神遇而心會耳。

原孟下

愚嘗讀黍離之詩。見其大夫所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以是知知與不知者存焉。讀園有桃之詩。見其大夫所謂。不知我也。謂我士也驕。以是知方是之時。天下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矣。孔子之時。無以異於黍離之時也。故人之於君子也。或知之。或不知之。此孔子所以有言而無辨。孟子之時。無以異於園有桃之時。故人之於君子也。莫之能知。此孟子非特有言而已。又有辨焉。夫舉世

多智。則雖不言而道自明。雖不辨而事已白。君子奚事於言辨哉。舉世多惑。則雖不言不辨。不可得也。故孔子曰。予欲無言。而未嘗不言。孟子曰。予豈好辨。而未嘗不辨者。其至之也難。而孟子乃能至焉。白非其所知。有以合乎生而知之。自處。或有以處人。或有以明其不一之爲一。或有以明人。其不同之爲同。其辨。或有以自明。或有以明人。其言。或有以導其上。或有以導其下。此七篇之大略也。是故非孔子之聖。則不學。而期以管仲之功。則不爲。其處己也。可謂高而不卑矣。非堯舜之道。不陳。而問以桓文之事。則不對。其處人也。可謂高而不卑矣。或爲帝。或爲王。或以去。或以不去。其事疑若不一也。而謂之一焉。所以明其不一之爲一也。或爲師。或爲臣。或以疑。或以不疑。其迹疑若不同也。而謂之同焉。所以明其不同之爲同也。其交也。或報。或不報。非嚴其爲守。而輕其爲和也。以往來之禮。不可以不行也。其餽也。或受。或不受。非無愧於少。而有愧於多也。以取舍之義。不可以不明也。皆與王驩言也。而獨不與之言。以附之非其正。而不可以苟從也。莫與章子遊也。而獨與之遊。以舉之非其惡。而不可以苟同也。臧倉之毀。有所不恤。以行止之在天也。非士之議。有所不顧。以去就之在我也。若是之類。其辨之以自明也。以舉爲臣。堯與瞽瞍。則是誣之以無父無君也。以孔子主雖疽與齊環。則是誣之以無義無命也。以傳曾爲私子。則是不知因天之所與而與之也。以伐紂爲弒君。則是不知因天之所亡而亡之也。以不誅弟之惡爲不仁。則是可以匿怨其所愛也。以不知兄之扼其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可謂任矣。此所謂學孔子而至焉者。其學孔子者。非特此而已。或合之以其言。或合之以其行。或反之以其言。或反之以其行。而未嘗有所拘也。衛靈公問陳。孔子對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此合之以其言也。孔子於齊子。則見焉。而於孺悲。則不見。孟子於夷之。則見焉。而於滕更。則不答。此合之以其行也。孔子以夷惠爲賢。而孟子以爲聖。孔子以管仲爲小器。而孟子以爲大任。此反之以其言也。孔子於君之召。則往。孟子君召。則不往。孔子於大人。則畏之。而孟子則藐之。此反之以其行也。其合之也。非固順之也。其反之也。非固戾之也。因其事。當其可。而已。其養氣足以不失己。其知言足以不失人。至距楊墨。承三聖。非特不失己而已。又足以成己之功也。折告子明四端。非特不失人而已。又足以成人之性也。若然。於孔子也。非自合之。非自反之。而後得也。得之於心而已。烏乎。孟子之學孔子者。尚寡矣。今之學孟子者。苟能無可無不可。或合以其言行。或反之以言行。



孟子雜記自序

先君嘗語不肖曰、正德丙子莫春十有三日之夕、吾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云、蹙且啓曰、汝祖汝祖以爲奇、已而室內報汝誕、汝祖命汝小名孟卿、徵夢也、事具汝祖墉志中、於乎、不肖何敢比儗前脩、不肖自暴棄、大負祖父望、嫗矣、嘉靖己酉仲春上丁、不肖守灋、祭孔廟、奠於孟子神位、木主忽仆、司禮者倉皇拯之、袖拂燭滅、鏘鼓墮地、不肖私心忌焉、越旬日、邸報至、不肖得免歸、於乎異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去齊則曰、浩然有歸志、不肖自己酉免歸、邑令字岡陳侯、過敝居、謬賦浩然堂、而賤倨又謬稱不肖爲養吾子、於乎、不肖何敢比儗前脩、增嫗矣、增嫗矣、不肖乃杜戶讀書、又二十餘年、每展孟子七篇輒歎、孟子出而闢於齊梁、退而著書、後世或不尊信、見非於荀況、見刺於王充、見詆於李覯、馮休、嫗以道、見疑於蘇軾、司馬光、而吠聲拾唾者、籍籍然未已也、幸賴三五大儒、極力表章、俾與魯論學庸、合符聯璧、並行於世、無所軒輊、總稱四書、以繼六經之後、而彼不尊信者、始不得伸其說、非天之未喪斯文也、何以臻此哉、不肖嘗閱唐之彭城劉軻、纂孟子而命名者也、乃著翼孟三卷、太原白居易、特記其事、宋之臨川陸佃、夢聚孟子者也、亦著翼孟九十一條、盧陵周必大、序而傳焉、豈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不肖雖寡聞、竊涉七篇者不淺、妄竭駑鈍、以竊比于劉、陸、二君之末、第恨年齡謝壯、衰者多忘、僅據今所憶存者、援毫彙輯、分爲四卷、題曰孟子雜記、聊寓景仰之私、敢謂翼孟翼孟云哉、異日當盡取荀王霍

孟子雜記目錄

卷一
系源
邑里
名字
孟母
孟妻
圖肖
受業
七篇
生卒
補傳附史記鄒井薛氏人物考據
卷二
精術

準詩
按禮
徵事
逸文
卷三
校引
方言
辨名
卷四
字同
字脫
斷句
註異
評辭

孟子雜記卷一

明　應城陳士元著

系源

孟氏出魯桓公子慶父之後（古今姓氏書辨證・元和姓纂諸書並同・）

孟子脩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趙岐孟子題辭・）

元按孟氏譜云柯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激公字宜名或云激名公宜字也柯生三歲而激公宜卒完延祐三年封鄒國公本朝嘉靖九年配享啓聖祠稱先賢孟孫氏

邑里

孟軻鄒人也（史記列傳・）

孟子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集注序・）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軻本鄒人徙鄒爲鄒人吳程云孟子魯人居鄒非生於鄒也合璧事類云齊有孟軻謂其仕齊非謂齊人也史記孟子傳云齊有三騶子先孟子有鄒忌後孟子有騶衍羅泌國名紀騶於禍忠也何以異於繼續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趙岐孟子題辭・）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自悔曰吾懷妊是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元按韓非子謂曾子烹彘教子以明不欺曾嘗載魯市讀母任氏訓子之辭曰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而韓嬰乃以烹豕爲孟母之教豈事固有偶合者邪抑紀述者之附會也

孟子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柯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柯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賤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柯懼旦夕勤學不息（列女傳・）

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柯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以言婦人

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爲乎孟子復去齊適梁(列女傳)

元按孟子爲齊卿蓋客卿耳非如孔子仕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實任其職也李浩云春秋以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爲客卿乃得陳其說如孟子在齊是也史記田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是孟子爲齊卿宣王或以文學游說之士待之而孟子實未嘗受其祿故公孫丑以士不受祿爲問則孟子爲客卿可知孟子於周赧王元年致爲臣而歸不復仕齊矣明年又之宋之滕未幾即歸老於鄒而魯平公欲見孟子嬖臣臧倉有後喪踰前喪之語遂充庾請問章乃紀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是再至齊也史稱孟子兩去齊其先去齊乃周顯王四十四年齊宣王之九年其後致爲臣而歸則齊湣王嗣位之初也然則孟子擁楹而歎其在宣王時乎孟母將卒此所以有母老之發也

孟妻

孟子娶由氏(孟氏譜)

元按由或作田是時齊國田姓蕃著而楚國由姓甚微或疑田氏爲是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子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列女傳・韓詩外傳文小異)

孟子遂留婦

元按他書皆稱孟子欲去妻而不果與列女傳無異惟荀卿解蔽篇云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其以孟子出妻也荀去孟之世未遠其言然邪否邪

嗣胄

孟仲子名筆孟子之子也孟子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其書題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孟氏譜)

元按朱注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蓋從趙岐之說與孟氏譜不同孫奭云趙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未詳其實但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也此亦闕度之辭耳詩大雅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之言孔穎達正義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丕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故毛氏取以爲說夫穎達所引譜與今之孟氏譜亦不同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爲新泰伯從祀鄒縣孟子廟本朝錄孟子之後世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受業

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史記列傳・王劭和堂讀書記・人字衍)

孟子車向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顯也客退子上請曰

無乃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爲乎孟子復去齊適梁(列女傳)

元按孟子爲齊卿蓋客卿耳非如孔子仕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實任其職也李浩云春秋以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爲客卿乃得陳其說如孟子在齊是也史記田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是孟子爲齊卿宣王或以文學游說之士待之而孟子實未嘗受其祿故公孫丑以士不受祿爲問則孟子爲客卿可知孟子於周赧王元年致爲臣而歸不復仕齊矣明年又之宋之滕未幾即歸老於鄒而魯平公欲見孟子嬖臣臧倉有後喪踰前喪之語遂充庾請問章乃紀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是再至齊也史稱孟子兩去齊其先去齊乃周顯王四十四年齊宣王之九年其後致爲臣而歸則齊湣王嗣位之初也然則孟子擁楹而歎其在宣王時乎孟母將卒此所以有母老之發也

孟妻

孟子娶由氏(孟氏譜)

元按由或作田是時齊國田姓蕃著而楚國由姓甚微或疑田氏爲是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子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列女傳・韓詩外傳文小異)

孟子遂留婦

元按他書皆稱孟子欲去妻而不果與列女傳無異惟荀卿解蔽篇云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其以孟子出妻也荀去孟之世未遠其言然邪否邪

嗣胄

孟仲子名筆孟子之子也孟子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其書題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孟氏譜)

元按朱注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蓋從趙岐之說與孟氏譜不同孫奭云趙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未詳其實但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也此亦闕度之辭耳詩大雅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之言孔穎達正義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丕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故毛氏取以爲說夫穎達所引譜與今之孟氏譜亦不同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爲新泰伯從祀鄒縣孟子廟本朝錄孟子之後世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受業

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史記列傳・王劭和堂讀書記・人字衍)

孟子車向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顯也客退子上請曰

難安其國。懷璽憧憧。皆私君賊衛非父母國也。子思忍復面其人爲之謀而不去邪。威烈十六年辛未。魯穆公立。孟子曰。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又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尊禮子思如此。子思之自尊如此。子思是時年登期頤。於父母國賢君焉。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子思顧不老焉。而適亂國。與逆賊語邪。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子思言苟枉於衛。果有是。必在悼敬昭公時。而記者誤耳。孟子之年。今不得知。若生近安王即位時。顯王乙酉年當六十餘。稱叟不疑。赧王丁未。距乙酉又二十三年。孟子年近九十矣。七篇之書。或爲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爲之。或謂孟子既沒。其徒相與記其所言焉耳。孟子書云。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似在始遊齊梁時所言者。其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似在去齊後時所言者。然則謂其書作於一時。而記於一人也。執是言爲歲年之近久。而論其人與書也。又可乎。晦菴先生孟子序說。本史記列傳。而分注諸家之言。以致其疑。其爲通鑑綱目。特據司馬公舊文而錄之耳。吾恐後學不復參究也。孔子、伯魚、顏淵生卒年歲。備載諸書。公羊傳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家語載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五十卒。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顏淵之卒。先伯魚五年。而論語載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椁。孔子有鯉也死有棺無椁之答何也。子思孟子生卒。一無所徵於載記。而吾欲以其不必然之辭考而計之。若之何無疑哉。

七篇。

孟子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遵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列傳。）

孟子以懦術游於諸侯。莫能遵用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趙岐孟子題辭。）

孟子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荀同篇。）

軻信儒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韓文之章解。）

元按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釋者謂孟子七篇。并外書四篇。凡十一篇。趙岐謂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疑非孟子本眞也。今外書無所考。見學齋佔畢。亦惜其不傳矣。其實同所謂十四篇者。蓋趙注以七篇各分上下篇。總之爲十四篇也。韓愈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與史記之說不同。而朱子序說。則以史記近是。林愼思本韓愈之說。即謂七篇爲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之意。因演而續之。爲續孟子二卷。馮休又疑弟子安有附益。乃删七篇爲二篇。更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於乎過矣。朱子云。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銘鼎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蘇明允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雄不可犯。司馬公實云。孟子之文。直而顯。斯知言哉。

元按。趙氏謂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趙又謂三萬四千五千四百一十字。（攀惠王篇。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五千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五千四百八十三。盡心篇。五千二百五十五。離婁篇。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四千六百八十五。）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又按趙惠云。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今計七篇數同。

生卒。

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辛。卽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墓在鄒縣四基山。（孟氏譜。）

孟子將生。母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入懷。而孕。（鄒志。後入祠孟子有泰山之氣象。適符夢光矣。）

孟氏之居。已而孟子生焉。（鄒志。）鄒嶧之氣象。適符夢光矣。）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修葺。繇明復爲記。元貞元初。鄒尹司居敬又新之。張顧爲記。（通志。）

孟子墓在縣北二十里馬鞍山。宋孔道輔斫孟母林。得孟子石小像。於墓前。（通志。）

孟子墓。久而湮。其出固有神也。今祀於孟母祠側。（鄒志。）

元按史鑑。竝云周定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無三十七年也。考之長曆。定王二十一年乙亥。至赧王二十六年乙巳。凡二百九十八年。竊疑定或安字之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至赧王壬午。凡八十八年。然譜謂孟子壽八十四歲。自赧王壬午逆推之。十六年壬午。凡二百九十八年。竊疑定或安字之訛。安王在位二十六年。至赧王壬午。凡八十八年。然譜謂孟子壽八十四歲。自赧王壬午逆推之。年表綱目大事記等書。竝謂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四十三年。申去齊復至。魏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復適齊。赧王元年丁未。致爲臣於齊。不復仕。若孟子果生於烈王己酉。至顯王乙酉。應聘至魏。年甫三十七未老也。魏惠王自烈王辛亥。王二十一年乙亥。至赧王初年。卒。來見是時惠王年不啻六七十老矣。豈得反稱三十七歲之孟子爲叟哉。疑孟子或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初年。未可知也。按禮制。國君薨後。始得稱謚。魯中公薨於赧王二十年。而孟子稱之。若孟子生於安王初年。豈不百有餘歲乎。然則譜牒紀年。蓋不足據。或疑七篇非孟子自著。乃其弟子追述以此。（薛文清公遺曰。孟子之書。齊梁諸侯之君。皆稱謚。則成於後來弟子無疑。）

又按黃震日鈔云。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宣王時。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菴序孟子。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菴序孟子。謂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菴序孟子。謂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齕卿等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然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喜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故以證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尙在。未有謚之可

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王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王甚明。孟子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爲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年。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蓋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不足爲儲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據黃東發所謂七篇・皆孟子生前自撰・非後來弟子追述也・）

補傳。

元按司馬遷史記。孟子傳。述孟子僅十數語。即以騶衍之術贅之。且稱衍爲諸侯所尊禮。而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騊奭之徒。各著書以干世主。其意蓋有感於士之遇合與否。然而知孟子淺矣。以故述孟子事甚疎略不備。近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有孟子傳。大率采摭他書以成。謂七篇爲學者所雅聞。不復引及。似非孟子全錄。元不揣謭劣。謬輒七篇中所載出處著爲傳。以補馬薛之闕。而馬薛二傳。仍附其後。以便觀覽焉。

孟子名軻。字子車。鄒人也。其先魯桓公子慶父。稱孟孫氏。孟孫激公宜。不知去慶父幾世矣。是爲孟子父。孟子生三歲而父卒。母仇氏。或云。魏公子仇。胥女也。有賢德。孟子幼。母擇以居。始舍近墓。後徙舍市。又徙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遂定居焉。世稱三徙之教云。孟子稍長。就學而歸。輟然中止。母方織。引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悅。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思謂子上曰。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稀有也。孟子學於子思。道既通。待時而出。不肯枉道求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卑詞厚幣。（史記卑禮厚幣作卑詞・通）以聘賢士。孟子應聘至魏。見惠王。王告以仁義王道。施仁政興民偕樂之說。而惠王不能用。惠王好戰。以土地之故。壞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以爲恥。欲一逞以快其忿。故以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大不合。是時魏人公孫衍、張儀。俱有寵於秦。名震諸侯。故春曰儀、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此可以居吾子矣。遂定居焉。世稱三徙之教云。孟子稍長。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非吾子所宜居也。乃徙市傍。又徙舍近墓。後徙舍市。又徙就學而歸。輟然中止。母方織。引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悅。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思謂子上曰。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稀有也。孟子學於子思。道既通。待時而出。不肯枉道求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卑詞厚幣。（史記卑禮厚幣作卑詞・通）以聘賢士。孟子應聘至魏。見惠王。王告以仁義王道。施仁政興民偕樂之說。而惠王不能用。惠王好戰。以土地之故。壞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以爲恥。欲一逞以快其忿。故以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大不合。是時魏人公孫衍、張儀。俱有寵於秦。名震諸侯。故春曰儀、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丈夫之道。是惡得爲大丈夫乎。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告其略。（北宮錡衛人。在周人人）白圭欲二十而取一。（白圭周人）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以四海爲壑。子以鄰國爲壑。（告子上）陳臻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乃歸鄒。不見諸侯。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

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問動心否乎。孟子曰。否。孟子數數見宣王。有雪宮之對。明堂之對。大囿小囿之對。今樂古樂之對。仁智交鄰之對。世臣親臣之對。貴戚異姓卿之對。廣譬諷誘。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而宣王忍於知畏。急於聞桓文之事。其所愛信。又皆王驩淳於髡之徒。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暴十寒。吾於有萌焉何哉。孟子書於滕。書於公行子。皆不與驩言。而髡則負滑稽之口。不識君子之所爲。或肆意譏刺孟子。孟子居齊年餘。無人乎宣王之側。乃擁檔而歎曰。道不行矣。母且老。欲養母以歸。亡何母遘卒。使充虞敦匠事。自齊葬母於魯。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不果。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孟子斥其棄民。初孟子以齊卿之貴。得厚葬其母。乃反於齊。止於嬴。有答充虞請問語。顯王末年。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不得之鄒見孟子。乃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有公孫丑浩生不害問答語。鄒與魯閔。鄒穆公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曾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欲見鄒君。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周慎靚王元年。魏惠王薨。襄王立。明年。孟子欲適魏。乃過任見季子。自任之魏。見襄王。襄王殊無人君之度。孟子出而鄙之。遂去魏。復適齊。處於平陸。齊相儲子。不之平陸。見孟子。徒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大夫孔距心。問孟子館牧之詩。自知其罪。孟子至齊。爲宣王誦之。王曰。寡人之罪也。蚤聞爲士師孟子見之。退有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沈同私問伐燕。孟子未嘗勸之伐也。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勝之。既乃取之。諸侯謀救燕。孟子請益燕君。而宣王不聽。燕人畔。宣王乃慙。陳賈爲之解。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問可以繼桓文乎。孟子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宣王又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以四海爲壑。子以鄰國爲壑。（告子下）陳臻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乃歸鄒。不見諸侯。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

益之。及墨者夷之。有問答語。宋君見孟子。將有遠行。餽金七十鎰。孟子受之。自宋之薛。有欲害孟子者。孟子有戒心。薛君餽金五十鎰。孟子受之。陳臻問曰。前日在齊。不受。今日在宋薛。受。夫子必有一非矣。孟子曰。皆是也。孟子歸鄒。滕定公薨。文公立。使然友之鄒。問喪禮。然後行。事逾年。孟子自鄒之滕。館於上宮。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滕閔於齊楚。文公甚恐。孟子曰。强爲善而已矣。滕將築薛。文公甚恐。孟子曰。强爲善而已矣。滕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不著。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予不得已也。乃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子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引其語云。

元曰。余讀孟子書。服膺養氣養性之旨。潤乎約哉。非亞聖孰能與於斯乎。七國時。亂極矣。齊梁之君。能用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文王因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于思爲宋大夫所圍。）乃作中庸。於乎。七篇之作。不得已也。與中庸匹矣。

附史記孟子傳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齊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懼音。）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附人物考孟子傳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仉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不著。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予不得已也。乃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子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引其語云。

元曰。余讀孟子書。服膺養氣養性之旨。潤乎約哉。非亞聖孰能與於斯乎。七國時。亂極矣。齊梁之君。能用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文王因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于思爲宋大夫所圍。）乃作中庸。於乎。七篇之作。不得已也。與中庸匹矣。

附人物考孟子傳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仉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不著。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予不得已也。乃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子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引其語云。

元曰。余讀孟子書。服膺養氣養性之旨。潤乎約哉。非亞聖孰能與於斯乎。七國時。亂極矣。齊梁之君。能用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文王因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于思爲宋大夫所圍。）乃作中庸。於乎。七篇之作。不得已也。與中庸匹矣。

附人物考孟子傳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仉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不著。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予不得已也。乃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子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引其語云。

元曰。余讀孟子書。服膺養氣養性之旨。潤乎約哉。非亞聖孰能與於斯乎。七國時。亂極矣。齊梁之君。能用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文王因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于思爲宋大夫所圍。）乃作中庸。於乎。七篇之作。不得已也。與中庸匹矣。

基山有孟子墓云。

薛應旂曰。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于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孟子雜記卷二

稽書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元按商書湯誓篇。害作曷。女作汝。偕作皆。

誓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元按。周書泰誓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與孟子所引小異。

誓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蘇下。）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憲心下。）

元按商書仲虺之誥篇。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予后。后來其蘇。與孟子文亦小異。

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公孫丑。孽作蘖。）

元按商書太甲篇。活作逭。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元按商書說命篇。不作弗。趙岐孟子注云。書逸篇也。說命注云。今文無。古文有。岐後漢人。尚未見古文尚書故也。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元按商書太甲篇。後作俟。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七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

元按周書武成篇。肆予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朱子云。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與今書文不類。

太誓曰。則取于殘。殺伐用張。

元按周書泰誓篇。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書曰。洚水警余。

元按大禹謨篇。洚作降。警余作儆予。

書曰。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元按周書君牙篇。佑啓作啓。佑無作罔。

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

元按大禹謨篇。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與孟子小異。

象曰。鬱陶思君爾。慍悥。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元按夏書。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乃五子之歌。而大禹謨。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則舜勉象陶之辭也。戰國時人。牽引爲舜與象語。萬章述之如此。又孔穎達尚書正義。引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與今孟子文異。

流共工于幽州。殺三苗于三危。

元按舜典。州作洲。殺作竄。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元按此文見於舜典。朱子云。古書二典。或合爲一耳。舜典放勳作帝。徂作殂。三年作三載。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元按大禹謨。栗作慄。下瞽瞍無瞍字。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元按商書伊訓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與孟子所引小異。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

元按周書康誥篇閔作愍。不敢作弗慈。無凡民二字。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元按周書洛誥篇物下多惟字。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元按周書太甲篇不作弗。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元按周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而王曰無畏。寧執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與孟子文不同。書意無畏二句。武王勉將士之辭。孟子所云。則武王告商人之辭也。

準詩。

詩云。白鳥鶴鶴。

元按大雅蕩篇。鶴鶴作嗃嗃。

頻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文王事昆夷。

元按大雅縣之篇。昆夷作混夷。

詩云。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元按大雅皇矣篇。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

詩云。帑矣富人。哀此惸獨。

元按小雅正月篇。惸作煢。

詩云。思戢用光。

元按大雅公劉篇。戢作輯。

詩云。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元按酌風鴟鴞篇。此作女。

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元按齊風南山篇。娶作取。右字通用。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元按小雅北山篇。普作溥。

詩云。周道如底。

元按小雅大東篇。底作砥。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元按大雅烝民篇。烝作烝。夷作彝。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元按魯頌閟宮篇。本僖公之頌。孟子兩引之。皆錯之周公。後學疑以爲誤。詳見龍門子。孫奭云。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故孟子稱爲周公。此說迂矣。朱注斷章取義之說近是。蓋許行陳相本楚人。而楊墨無父無君。乃夷狄之教。故引詩義云爾。然必稱周公何也。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之道。卽仲尼之道也。前篇引詩言周公用夏變夷。以闢陳相之變於夷也。後篇引詩言周公兼夷狄。以例馮孔之功也。詩有膺夷懲荊之文。故取爲證。何拘於僖公頌哉。

揆禮。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元按禮記檀弓篇。孔子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元按禮記玉藻篇有此語。

頻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元按禮記祭義篇。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

老而無妻曰鰥云云。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元按禮記王制篇。幼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矜。（編按二字互用。故袁枚之矜。于定國輯作哀鰥也。漢書子云。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

周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元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篇。士之祭也。特用豕。陳鼎三。又少牢饋食禮篇。大夫之祭禮也。牲用少牢。陳鼎五。

市廛而不征。　關譏而不征。

元按禮記王制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仁者如射云云。反求諸己而已矣。

元按禮記射義篇。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有采薪之憂。

元按禮記曲禮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元按禮記曲禮篇。父召無諾。論語鄉黨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金履祥云。禮曰二句。皆古禮經之文。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

元按禮記檀弓篇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元按禮記繒衣篇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學則三代共之

元按禮記王制篇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程明道云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逸偏所記未必是也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云云無違夫子

元按儀禮士昏禮篇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

元按禮記祭統篇諸侯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與孟子文相類朱注不引祭統乃采祭義篇文而約之曰諸侯爲籍百畝云云蓋欲解明耕助蠶繅之義耳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元按禮記曲禮篇無田祿者不設祭器玉藻篇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元按禮記禮器篇同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元按禮記曲禮篇男女不親授嫂叔不通問又內則篇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元按禮記樂記篇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元按禮記檀弓篇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元按禮記曾子問篇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孔子閒居篇・坊記同・喪服

天子一位云云其祿以是爲差

元按禮記王制篇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大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與孟子文互有異同

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元按儀禮士相見禮篇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元按禮記王制篇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內則篇同・

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元按禮記曲禮篇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囓骨毋反鼓毋投與狗骨毋齒決乾肉不齒決

徵事

晉國天下莫強焉云云南辱於楚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云云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元按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此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也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五年（惠王十七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又商君傳云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遺魏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此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也史記楚世家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朱注作七邑誤・此所謂兩辱於楚也

元又按金履祥云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爲諸侯謂之三晉而魏爲大故曰天下莫強此說非也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攻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冠（一作布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閔與湣同・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攻邯鄲之魏王乃爲公宮飾丹衣柱建九旗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代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楊慎卮言云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此說亦非夫伐楚勝齊拔邯鄲皆惠王事觀惠王曰及寡人之身云云則所稱皆國之強蓋指前世之皆至文公有霸業世爲盟主焉耳

太王事狄

趙者太王居邠云云居焉

趙者太王居邠云云從之者如歸市

元按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狄攻之欲得財物

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踰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幼。復歸古公於岐下。又呂覽載太王亶父。居邠避狄事。而文與史記小異。

句踐事吳

元按國語吳語曰。越王句踐。興兵伐吳。吳王夫差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此說矣。及家竹書紀年云。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卽位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陟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此說出於戰國橫議。所謂毫不慈。舜不孝。禹德衰。伊尹爲庖人。爲酒保。太公爲舟人。爲屠牛。百里奚爲丐者。爲官奴之類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云。主司城貞子。

出騈志等書。孟子以爲邪說淫辭。其然乎。其然乎。

元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去魯適衛。月餘去衛適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百里奚自鬻於秦云云。以要秦穆公。

元按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賈五羊皮。爲一乘車。見秦穆公。立爲相。此說與萬章之問合。而史記不同。史記秦本紀云。秦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虜其大夫百里傒以媵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穆公與語大悅。授之國。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辭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於鹿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雍廩之閒。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用其言。得脫。不及虞君。難。於是穆公迎蹇叔爲上大夫。又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又莊子。亦有秦穆公以五羊之皮。贖百里奚之說。

晉人以垂棘云云。百里奚不諫

元按左傳僖公二年。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夏。晉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遂起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舉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朱注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術。計天下惟羿善。於是殺羿。

鄭人使子濯孺子云云。發乘矢而後反。

元按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作亂。使佗與差逐獻公。

公孫丁爲獻公御。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而反。踰而遁。庚公差。卽庾公之斯也。事與孟子異。

孟子異。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元按史記殷本紀云。太丁之弟外丙。卽位三年崩。外丙之弟中壬。卽位四年。夫孟子無卽位之文。而史記增之。遂起後人之疑。集註引程子之說。謂外丙仲壬。年方三歲四歲。未卽位也。卽雍皇極經世史。金履祥綱目前編。卽應祥人代紀略。竝以太甲嗣湯。無外丙仲壬之世。然史記卽位之妄。戰國時已有此說矣。及家竹書紀年云。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卽位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陟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此說出於戰國橫議。所謂毫不慈。舜不孝。禹德衰。伊尹爲庖人。爲酒保。太公爲舟人。爲屠牛。百里奚爲丐者。爲官奴之類也。

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在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舉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呂覽、韓非子之說並同。皆無百里奚不諫之文。元又按戰國策。田莘之說秦惠王曰。昔獻公欲伐虢。而揮舟之儁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舌猶言辯也。）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儁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虢。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惲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比頑棄則播棄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憨宮之奇。宮之奇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取之。此說與春秋傳、孟子不同。

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

元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屏路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皆再而受命。日未中。入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妻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禮記亦載此事。而無善哭夫之文。

元又按劉向說苑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隕。而隅爲之崩。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歌。乃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其姊之賢貞操。作歌名杞梁妻也。（晉左九嬪杞梁妻贊云。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率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窮妾。遂赴淄川。託軀清津。出外書四篇邪。試錄數條于左。）

元按司馬公通鑑。周顯王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下引此語。而歸孟子亦載此。而文小異。

元按趙岐孟子題辭云。秦焚經籍。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滅絕。今觀羣書所稱孟子。語有七篇。所逸者。豈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此爲不利大者。孟軻閒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子思子。）

孟子亦載此。而文小異。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謂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馬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孔叢子。盜或作孜。）

元按子思子書。亦有此語。而文小異。

元按子思子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陵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體接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子思子。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洛其淵。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步其顛矣。）

元按孟子高深之喻。與子思高遠之教無異。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禽獸。莫知以學禽獸。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整。面飾貌者好。質性同倫。面

鄒穆公行仁政。

元按賈誼新書春秋篇云。鄒穆公有令。食粢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得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易一石粃。以之公曰。非而所知也。夫百姓飼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怠者。豈爲粃食鴈哉。粟米人之上食也。烏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棄烏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中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劉向新序云。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妓樂美女四八。穆公朝觀而暮不聽政。（昔夕古通用。）以妻死事之。孤正與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辭之事。無驕逸之行。食不粢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鄰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故以鄒子之細。尋衡不能傾。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日。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酤家不舊不相杵。嫁女抉珠璣。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棘月而後復。）金履祥云。孟子小國而敬信服行其言。以齊梁之大國而終莫能納其說。此眞世道之不幸也。元謂新書新序所稱。鄒君之賢。未必盡賢也。使鄒君之賢如此。鄒國之治又如此。則孟子自當仕鄒。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而往復奔走於齊、梁、宋、薛之郊哉。

逸文。

元按晉岐孟子題辭云。秦焚經籍。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滅絕。今觀羣書所稱孟子。語有七篇。所逸者。豈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此爲不利大者。孟軻閒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子思子。）

元按司馬公通鑑。周顯王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下引此語。而歸之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孔

孟子亦載此。而文小異。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謂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馬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孔叢子。盜或作孜。）

元按子思子書。亦有此語。而文小異。

元按子思子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陵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體接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子思子。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洛其淵。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步其顛矣。）

元按孟子高深之喻。與子思高遠之教無異。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禽獸。莫知以學禽獸。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整。面飾貌者好。質性同倫。面

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僻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慮然後會慮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徹折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孟子曰人皆知蓺其田而莫知蓺其心蓺田不過利苗得粟蓺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蓺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淫與放同）

元按此不類七篇語或劉向手筆也高繼古云向老於文學輯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爐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大略篇）

元按離婁篇人不足與適章程子引此語

孟子曰今之人性善皆將喪失其性故也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也（荀子性惡篇）

元按荀況性惡論蓋憤疾之過也乃以孟子性善之說爲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其學術之偏豈但擇不精語不詳大醇而小疵云哉又安得與揚雄氏並稱邪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韓子法言）

元按揚子論仁義禮智信之用而戒人自棄也故引孟子云云司馬光注云孟子無此語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不悅意者其末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堯巴鼓惡而潛魚出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雹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蘵冬至必彫吾亦時矣（以上趙岐外傳）

元按上二章蓋韓嬰勸七篇之語而附益之者（淮南子氾論安樂注）

孟子曰封賁爲天子死會不若匹夫（漢書淮南王安傳）

元按伍被引孟子語以諫劉安孟子曰閒諫獨夫紂矣亦此意也

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餓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以上並桓寬鹽鐵論）

元按桓寬鹽鐵論引孟子語今七篇不見班固漢書桓寬傳亦載孟子曰堯舜之道云云夫孟堅博洽者不稍駁異何也

孟軻曰強其君所不能爲賊也量其君所不能爲賊也（賈誼新書・胎教篇・漢紀・光武皇帝紀・十九年・鄭衆傳云・）

元按鄭衆所引即孟子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之意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蓺其田而莫知蓺其心（文子・下德・淮南子・齊俗訓・許慎注・高誘注・）

元按太平御覽所引乃劉向說苑語。豈孟子外書有此文邪。

孟子雜記卷三

校引諸書多引孟子。其異者記之。

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晉唐書鑑・鄭玄注・）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周禮・遂人辨其野之士。）

元按孟子無麻字。

孟子曰。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班固漢書・食貨志・）

元按孟子欲作檢。野作塗。莩作孚。韻書莩一作殍。與孚同。

齊人將伐燕。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史記・魏世家・）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此語與孟子不同。

雖有茲基。不如逢時。（班固漢書・食貨志・）

元按孟子。茲作鎡。逢作待。

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晉書刑法志・王元按孟子。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孟子以萬鍾。（司馬光功名論・）

元按今本作養弟子。

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前漢紀・文帝十四年論・）

元按孟子。境作竟。

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未聞變夷於夏。（後漢書方術傳論・）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爲大丈夫。（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元按孟子。屈作詘。

段干木踰牆而避之。（范曄後漢書逸民傳論・）

元按孟子。作踰垣。

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韓愈與孟尚書・）

元按孟子。作歸楊歸墨。

出而吐之。（王充論衡・刺孟篇・）

元按孟子。吐作哇。

孟子曰。楚之梼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范曄後漢書・班固傳論・袁宏漢紀・）

孟子曰。楚之梼杌。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袁宏漢紀・）

孟子曰。楚謂之梼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序・）

元按孟子。作晉之乘。楚之檮杌。

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宋書律志・）

元按孟子。知作致。

孟子曰。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許愼說文・恝。善介切。恝也。）

元按孟子。恝作憰。注云。無愁貌。姚寬西溪叢話云。許氏說文。用古音編海。憰訐苦計切。心有事也。與恝字訓異。

昔者舜之弟。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昇。（班固漢書・地理志・陽翟・）

元按庳、鼻、昇。古文通用。顏師古云。有庳在零陵營道是也。帝王世紀。并昌邑王賀傳。俱作有鼻。而國象有鼻而舜封之有庳。（菊磵漢紀・光武中興二年注・）

名紀作有庳。注云。孟子作有鼻。孟別本孟子也。

孟子曰故源源而來（許愿說文・源音魚紀切・徐語也・）

元按孟子作源源注云若水之相繼也觀下文以政接於有庫則源源之義長・

孟子曰伊尹不以一衣與人亦不取一衣於人（馬融注・）

元按孟子衣作介而文小異・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後漢書丁）

元按孟子貪作頑・

孟子曰夫子去齊漉浙而行（許愿說文・漉音其閒切・漉就波米也・）

元按孟子云孔子去齊接浙而行注云接猶承也浙瀝米水也與說文異・

孟子曰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取義可也（義疏唐書忠義傳・）

元按孟子有作欲無可字・

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漢書龐參傳注・）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漢書・賦上）

元按孟子引孔子之言・

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晉書羊祜傳論注・）

元按此孟子引孔子之言・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三國志・陳矯傳注・）

元按孟子文小異・

孟軻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晉書閻傳・）

元按此孟子引子貢之言・

孟子云舜興畎畝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吳詠之上官子宮書・又酒書亦誤・）

元按孟子作達・

孟子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杜牧書處州孔廟碑陰・）

元按孟子義作善・

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呂覽不二論高誘注・）

元按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竝軻之門人（史記孟子荀卿傳注・）

元按孟子陽作揚無體字・

元按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之師也與曾子子思同時孟子皆引其言今云軻之門人誤・

孟子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杜牧書處州孔廟碑陰・）

元按此孟子引孔子之言・

孟子去齊而漉浙（吳聞集・引李吉甫錄・）

元按孟子作達・

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呂覽不二論高誘注・）

元按孟子齊宣王時人徐稱桓公誤・

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竝軻之門人（史記孟子荀卿傳注・）

元按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之師也與曾子子思同時孟子皆引其言今云軻之門人誤・

孟子去齊而漉浙（吳聞集・引李吉甫錄・）

元按孟子稱孔子接浙而行今云孟子漉浙誤漉浙即接浙見說文・

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遊於齊（徐幹中論亡國篇・）

元按孟子齊宣王時人徐稱桓公誤・

方言（晉灼漢書注・）

穀觫

楊子厄言云穀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穀本古文斛字見周禮穀觫當作穀觫穀觫解通用周禮穀注器受二斛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穀䚡䚡䚡悉戰疾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元按穀觫或齊之方言耳朱注恐懼貌亦本趙注楊氏改穀爲縠古文穀縠斗廣韻穀注器受十斗或云穀觫當作殉殊集韻殉殊注將死貌音與穀觫同穀又音角有爭較之義史記李斯傳穀抵優俳之觀是也又非薄之義唐書令狐亘傳以檢穀爲無恥計是也又訛滅磬盡之義見爾雅而莊子所謂其道大窮是也此三義於穀觫之觫無取

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餘（孔文仲制科策・）

元按孟子學作殽

鄒與魯鬨

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史記孟子傳・）

元按孟子稱太王去邠乃對滕文公語非告梁惠王也孟子亦無梁攻趙事・

孟子曰行或尼之（閻若璩・尼・止也・郭璞注・）

元按爾雅邢昺疏義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止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孟子思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曰故爲國者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孟子舉於子思故於七篇首言仁義實繼大學末章之旨（毛奇齡大學證文・）

元按竹子作大學傳今稱子思誤・

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元氏書・）

元按首四句出中庸今稱孟子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漢書・賦上）

元按此孟子引孔子之言・

孟子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杜牧書處州孔廟碑陰・）

元按孟子引子貢之言・

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竝軻之門人（史記孟子荀卿傳注・）

元按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之師也與曾子子思同時孟子皆引其言今云軻之門人誤・

孟子去齊而漉浙（吳聞集・引李吉甫錄・）

元按孟子稱孔子接浙而行今云孟子漉浙誤漉浙即接浙見說文・

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孟軻之徒皆遊於齊（徐幹中論亡國篇・）

元按孟子齊宣王時人徐稱桓公誤・

方言（晉灼漢書注・）

穀觫

楊子厄言云穀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穀本古文斛字見周禮穀觫當作穀觫穀觫解通用周禮穀注器受二斛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穀䚡䚡䚡悉戰疾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元按穀觫或齊之方言耳朱注恐懼貌亦本趙注楊氏改穀爲縠古文穀縠斗廣韻穀注器受十斗或云穀觫當作殉殊集韻殉殊注將死貌音與穀觫同穀又音角有爭較之義史記李斯傳穀抵優俳之觀是也又非薄之義唐書令狐亘傳以檢穀爲無恥計是也又訛滅磬盡之義見爾雅而莊子所謂其道大窮是也此三義於穀觫之觫無取

元按趙注、閩、關梗也、朱注從之、挨諸孟子本文、關聲何所取義、字書、閩、胡弄切、又胡貢切、又胡絳切、竝注云關也、竊疑齊東方言、呼關爲閔耳、孫疏云、鄒與魯閔、言鄒國與魯國相關也、揚子法言云、一閔之市、宋咸閔亦訓關、引孟子鄒與魯閔爲證、

掘苗

元按集韻、掘、烏八切、揚雄方言云、掘、拔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掘、又小爾雅云、拔心曰掘、

芒芒然

元按、芒芒亦似方言、趙注罷倦貌、朱注無知貌、正韻、芒訓龍倦、引孟子芒芒然歸、蓋從趙說、古文芒茫茫通用、詩云、宅商土芒芒、左傳芒芒禹迹、荀子芒芒大道、心識茫茫堪輿、皆取廣遠之義、淮南子芒芒昧昧、揚子神怪茫茫、皆取冥晦之義、竝無罷倦之說也、趙因下文今日病之言、遂以芒芒爲罷倦、故朱注不取、列子茫然無以應、注云、失據貌、與朱注無知義同、集韻、茫、注冗也、急也、芒芒訓冗急亦通、

汙不至阿其所好

元按編海、汙、烏瓜切、音蛙、朱子答或問云、汙是窪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

敦匠事

元按朱注、董治作棺之事、夫以敦訓董治、韻書未見、韻書敦音十有二、取義不同、一都昆切、音墩、怒也、誰也、誰何也、又勉也、迫也、詩王事敦我、取迫義、又姓、衞有醜人敦洽、仙傳有敦圄是也、一徒官切、音團、聚也、詩敦彼行葦、有敦瓜苦是也、一都回切、音堆、丘阜也、敦彼獨宿是也、一丁聊切、音彫、義同、詩敦琢其旅是也、又與彈同、天子彈弓、詩作敦弓是也、一都內切、音對、器名也、孟諷之屬、周禮珠槃玉敦是也、一都困切、音頓、豚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在午曰敦牂、困讀爲頓、牂讀爲臧、一杜到切、音道、覆幬也、周禮敦一凡是也、一之尹切、音準、布帛幅廣也、一徒損切、音豚、大也、郡名敦煌是也、一他昆切、音惇、義同、敦圄亂惡也、一徒對切、音隊、與憝同、怨也、忿也、此十有二音、竝無董治之義、而音墩者、其義又厚也、篤也、易敦艮、中庸敦化、敦厚、呂覽敦頤是也、趙岐以敦匠爲句、注云、厚作棺也、取此義、尉朱注以敦爲董治、吾固疑其以方言解也、

盼盼然

元按朱注、盼、恨視也、說文、盼音五禮反、孟子音義僞仍之、程云、此當爲五計反、金履祥云、盼從目從分、氣出貌、蓋目有恨氣也、俗作睨、見反非、蓋盼音普見反、宇不從分而從分、謂黑白分明、此美目盼兮之盼、與盼字不同、而趙注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蓋照下文意言、殊於盼義無取、竊疑盼他苦少見此或方言、

我不貫與小人乘

元按趙注、貫、習也、孫奭疏云、慣習蓋亦方言、詩齊風、射則貫兮之貫、亦訓習、衆楚人咻之、

元按廣韻、咻、痛念聲也、朱注以咻爲讙、蓋從方言訓耳、咻訓讙、韻書不載、或疑咻乃咻字之訛、咻誘也、音通見編海、

巨擘

元按晁氏客語云、齊地有蟲類巨蚓大者、其項白、齊人謂之巨白、其蟲善擘地以行也、白擘擘相近、齊人亦謂之巨擘、孟子以仲子爲巨擘者、卽巨蚓之大者也、起下文蚓而後可之義、據晁說、則巨擘亦方言、

鶃鶃

元按趙注、鶃鶃鳴聲、夫鳴聲字義當從口、如詩之嚶嚶喈喈是也、今字從鳥、何取於鳴聲、廣韻、鶃訓水鳥、一作鷁、又作鷁、竊謂鶃非鷁類、而鶃鶃或鶃之別名、蓋方言也、若謂鶃鶃疊字、當爲鶃聲、則訛卽燕也、詩稱燕燕可以燕燕爲鳧聲邪、

出而哇之

元按說文、哇、淫聲、正韻又云、小兒啼聲、而朱注以哇訓吐、蓋亦方言、不然或吐字之訛、故論衡引孟子文、卽作出而吐之、又風俗通云、孟軻譏仲子吐鴨鶃之羹而食井上苦李、豈古人殺牲必爲羹邪、

泄泄猶沓沓

元按朱注、孟子時人語如此、程復心云、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正韻、讀音以制切、引詩云、無然泄泄、卽古文世泄通用、

私淑

元按朱注、私、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輔廣云、孟子言私淑諸人、又私淑艾、而他書無所見、故疑是方言、

施施

元按韻書、施申之切、音詩、又延枝切、音移、又以智切、音異、說文、旗之逶迤曰施、一曰設也、施施者、蓋妄自誇大、以張設其驕態耳、此或方言、

少艾

元按趙注、艾、幼好也、朱注、艾、美好也、蓋同左傳艾男之注、然說文、艾、老也、長也、禮記五十曰艾、爾雅、艾、曆也、郭璞注云、長者多更曆也、艾豈可云少乎、屈原九歌、舞幼艾注云、艾、長也、幼艾、猶言少長也、戰國策、公子牟謂趙王與幼艾、尚誘注云、艾、美女也、以艾爲美女、考字義無據、艾之爲訓又熟也、詩或艑或艾、是已又安也、詩保艾爾後、是已又德劒也、魏相傳無所德艾、是已又修治也、孟子私淑艾、是已又牡也、左傳艾殺、是已而無美女之訓、金履祥云、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也、如夜未艾、少艾、謂少年方半也、義亦未融、或疑艾乃女字之訛、或疑齊魯稱女爲少艾、然方言東齊魯衛之閒、稱尊長謂之艾、又云、汝潁梁宋之閒、謂養爲艾、爾雅亦云、頤艾育養也、是方言亦不稱女爲少艾、豈世傳揚雄所著方言、非盡

戰國時之方言邪。

岌岌。元按玉篇岌高貌。又危也。岌岌亦似方言。岌一作圾。莊子云。殆哉圾乎。意同。

參兄之臂。元按朱注。參、戾也。戾當作捩。音卽結切。正韻云。參、轉也。捩也。捩卽拘之義。參有南音。一止忍切。音軫。一徒典切。音沴。參兄之臂。或是當時方言。故屋廬子論禮貪公孫丑論喪遭孟子每舉以爲言。而他書參字或謂軍衣。或謂轉繩。取義與此不同。

詘詘。元按趙注。詘詘拒人貌。韻府云。詘詘一作施施。蓋古字通用。詘施施。均取誇張之義。

闕弓。元按闕弓卽彎弓。音相近也。謂書。彎一作關。文選吳都賦。注引孟子。亦作越人關弓。

稽大不理于口。元按朱注。理、賴也。漢書理作俚。揚雄方言云。俚、聊也。許愼云賴也。大不賴于口。蓋方言也。

餂。元按郭璞方言注。餂音忝。謂挑取物也。朱注。今人以舌取物曰餂。亦指方言也。姚寬西溪叢語云。方言字從金。孟子字從食。與方言所載不同。蓋傳寫譌也。集韻餂音奴兼切。玉篇音連兼切。卽古甜字與孟子言餂之義不合。今以孟子考餂之義。則趙注以餂謂取是也。當如郭璞方言。其字從金爲餂。據廣韻上聲餂音添。注取也。而平聲又有餂字。音纖。注利也。許氏說文以餂爲鎗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廣韻平聲餂。音黏。注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意不合矣。

辨名。名字有異者。

神農。姓伊耆。一作伊耆。路史云。名軌。春秋命曆敍云。名石年。一名石耳。

離婁。莊子作離朱。司馬彪注云。黃帝時人。揚子法言。宋咸注。又作離諸。薛氏人物考云。離婁孟子門人。按宋史。政和五年。詔定孟子門人封爵。樂正克等十八人。又山東通志。載孟子門人十五人。竝無離婁名。薛說未審。

后稷。名棄。字庚辰。見楚辭。路史作度辰。

契。一作偰。一作卨。一作禼。

伯奮。一作柏奮。一作伯翳。一作化益。字隤敳。一字虞余。漢書百官公卿表。敳益作棘。

涓、名天乙。一名履。易稱帝乙。詩稱武王。

萊朱。一作棣朱。趙注云。卽仲虺。韻書無萊朱姓名也。仲虺一作中雋。一作仲器。一作中壘。一作仲傀。

伊尹。名摯。一作贄。史記云。名阿衡。孔子伊陟。一作伊敖。見封藏書徐廣注。

微子。名啓。家語微作魏。史記啓作開。

微仲。微子之弟。史記云。開弟衍是爲微仲。家語云。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濕。

箕子。王子比干。箕子。殷紂之親戚。蓋外親耳。而鄭玄、王肅、馬融。以爲紂之諸父。伏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均與尸子云。箕子胥餘。莊子注云。箕子名胥餘。或云胥餘比干名。或云比干字也。王子干封於比。故曰比干。

古公亶父。史記云。公叔祖類子也。路史云。叔祖紺。是爲祖類。子諸盩。是爲太公。太公子亶父。是爲古公。太王世表云。太公卽組紺。諸盩卽叔類。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太公。諸說不同。

散宜生。朱注云。散姓宜生名。蓋從趙注。然姓譜諸書。有散宜氏。堯娶散宜氏。見帝王紀并人表。

太公望。姓呂名尙。一名牙。字子牙。譙周云。姓姜名牙。蓋太公本太岳之後。太岳之先。炎帝姜姓也。虞舜以太岳有功。封之呂。故又爲呂姓。

句踐。

趙王執英也。一作執炎。

陳侯周。朱注陳侯名周。然孔子在陳。乃湣公之時。左傳亦作湣公。周史記陳湣公名越不名周。

梁惠王。名罃。一作䓨。字同。戰國策又作嬰。

龍子。
朱注古賢人。金履祥云。不知其世。然左傳有龍子名穆。一曰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相友善。或云即孟子所引龍子也。豈宋儒未考邪。
百里奚。
史記秦本紀作百里傒。
華周。
人表作華州。說苑作華舟。字訛。左傳稱華還音旋。周名還字。
杞梁。
左傳作杞殖。人表作杞植。中華古今注云。杞植字梁。薛氏人物考云。杞梁一名殖。
孫叔敖。
楚王子嬰章之孫。薦賈之子。左傳類解云。薦孫叔敖。孫叔敖字艾獵。世本則以艾獵爲敖之兄。薛氏人物考云。孫叔敖一名爲艾獵。非也。爲姓豈名乎。薦一作遷。字同。余著名疑解之詳。
北宮黝。
淮南子主術訓云。握劍鋒以離北宮子。不使廳敵。許愼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黝以養勇劍聞於時。薛氏人物考未載。
顏般。公輸子。
顏般。史記作顏班。般班古字通用。朱注公輸子名班。禮記作公輸班。一作公輸盤。一作公舒班。
孟施舍。宮之奇。庾公之斯。尹公之他。
施之曾助語辭也。古人以之字助語者。如論語孟之反。（曾大夫・左傳作孟之側・孟子反・禮記公罔之裘・魯人之僑。（曾大夫・左傳作公孫僑・子大叔・）燭之武・鄭人。燭庸之趙。（晉大夫・石之紛如。（晉小臣・）文之無畏。（楚大夫・）文之鐮。（秦大夫・）文之儀。（吳大夫・）南之威。（晉大夫・）是也。又如莊子厲之人驪之姬。呂覽董之棄菁。丹之姬。皆以之字發聲而施字少見。
趙簡子。
名鞅。一名志父。
易牙。
卽雍巫也。雍人名巫。字易牙。一云姓易字牙。古字雍雝通用。賈誼新書作子牙。
雚疽。
當作雍睢。雍姓睢名。一名渠衛靈公之嬖閹也。事見說苑。蘇子由嘗考正之。而朱注以雚疽爲瘍醫。蓋從代歷作建楚詞作開。
趙注。
王良。

一云鄒良。一云鄒無鄒。字伯樂。左傳杜預注。鄒無鄒卽王良也。韓非子云。王子期爲趙簡子御。楊氏扈言云。王良字子期。是良有兩名兩字。
子都。
鄭大夫公孫閼也。有龍於鄭莊公。詩鄭風及左傳。竝作子都。而荀子則作子奢。
顏讙由。
史記世家作顏濁鄒。卽孔子弟子也。見家語。及弟子列傳。
公孫衍。
趙注云。號爲犀首。按史記犀首傳云。名衍。姓公孫。司馬彪注云。犀首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也。薛氏人物考云。公孫衍一名犀首。豈以史記張儀、犀首竝稱故邪。
滑釐子。
趙注。滑釐慎子名。或云。卽禽滑釐也。班固人表。作禽屈釐。莊子作禽骨釐。呂覽作禽滑黎。史記列傳。慎到趙人。與孟子同時。孫奭云。滑釐卽慎到也。慎一作眞。到一名廣。或云。禽慎俱姓。禽滑釐、慎滑釐。蓋二人。
臧不勝。
荀子解蔽篇。楊倞注云。孟子臧不勝。卽臧驅也。臧驅爲宋太宰。事見韓非子。宋牼。
卽左傳宋司馬牼也。莊子、荀子、尹文子、竝作宋鈃。趙注宋牼宋人名。朱注宋姓牼名。
匡章。
匡姓章名。孟子、莊子、史記、戰國策、呂覽、竝稱章子。金履祥云。匡章字章子。
告子。
趙注告姓也。名不害。孫奭正義云。告子名不害者。蓋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爲告子姓告。名不害。字浩生也。然趙注又云。浩生姓不害名。則是二人矣。但不知趙注告子名不害。何據而薛氏人物考。猶遵告子。豈卽以浩生不害爲告子邪。
陳仲子。
荀子稱田仲。人表作於陵中子。韓非子云。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見之。以堅瓠比焉。謂其不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也。
丹朱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啓賢。
丹朱堯子。名朱。封於丹。說文。朱。作絑。舜子名均。一作義均。封於商。是爲商均。啓、禹子。一名開。紀年作余。年代歷作建。楚詞作開。
趙注。
三苗。
驩兜。共工。鯀。
驩兜一作讙兜。一作驩頭。帝鴻之後。縉雲氏不才子渾沌也。共工。少昊氏不才子窮奇也。鯀字

孟子雜記卷四

字同。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由古之樂也。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爲弓。王由足用爲善。其橫逆由是也。由己溺之也。由己飢之也。是由窓辟而強酒。由射於百步之外也。見且由不得而。由與猶同。

文王猶方百里起。猶與由同。

辟土地。朝秦楚。地不改辟矣。田野不辟。辟草萊。入其疆。土地辟。我能爲君辟土地。辟與闢同。

放辟邪侈。（據通鑑綱目增文）辟與僻同。

鑿垣而辟之。辟兄讎也。伯夷辟紂。太公辟紂。（據晉書陸雲心出）故患有所不辟也。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辟與避同。

妻辟纑。辟與擗同。緻麻曰辟。練麻曰纑。

辟若掘井。辟與譬同。

徐辟之辟。與行辟人之辟。義音蠭。

沛然下雨。沛與霈同。

餅之餅。與餅同。

塗有餓莩。野有餓莩。用其二而民有殍。莩與殍同。

黑。封於崇。是爲崇伯鯀。一作鮌。一作鯀。一作敎。顓頊五代孫。不才子檮杌也。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見史記注。三苗即驩兜子。饕餮也。又按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有翼而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戇。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上。知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皆曰是鯀也。西荒中有人焉。面曰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山海經又云。大荒北經曰。

一人衡行。衡與橫同。

一酒之酒。與洗同。

薇中國。菽與菽同。

是罔民也。罔與網同。

太王居邠。邠與豳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豳字如幽。乃改作邠。今七篇出後人鈔錄。故字從邠。而豳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刻故也。

耆秦人之炙。耆吾炙。口之於味。有同耆也。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耆與嗜同。

般樂怠敖。盤樂飲酒。般與盤同。

井地不均。鈞是人也。鈞與均同。

爲阱於國中。阱與穽同。

出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爲臣質與贄同。

共爲子職而已矣。共與供同。

徵招角招是也。招與韶同。

君子所患則亡矣。亡親戚君臣上下。問有餘曰亡矣。亡與無同。

利其貨。貨與貲同。一作資。

鄉爲身死而不受。鄉與嚮同。

若不鄉道。鄉與嚮同。

距楊墨。距詖行。能言距楊墨。距人於千里之外。距與來者不拒之拒同。

爲叢敺爵。敺與驅同。爵與雀同。

不稅冣而行。稅與脫同。俗作稅非。

盜跖之所築。盜跖之所樹。蹠之徒。跖與蹠同。

木若以美然。不以泰乎。以與已同。

使治臣妾。妾與接同。

人不足與適也。適與謫同。或作擿非。

孳孳與孜孜同。

掘井九軔。軔與仞同。

自怨自艾。有私淑艾者。艾與刈同。謂斬絕自新也。

禽獸偪人。逼與逼之子偪與逼同。

餅粥之餅。與餅同。

原泉混混。取之左右逢其原。原與源同。

鄉原之原與愿同。
狂獧之獧與狷同。
師死而遂倍之子倍子之師。倍與背同。
非所以內交於揣子之父母也。閉門而不內。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內與納同。
力不能勝一匹雛匹與鴄同。
猶棄斃雞也。雞與鷄同。說苑又作纚。
法家拂士。拂與弼同。荀子亦作輔拂。
從者之謬也。謬與人焉廋哉之廋同。
屈而不信。信與伸同。
阨窮而不憫。孔子當阨。若子尼於陳蔡之閒。阨與尼同。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使數人要於路。要其有酒肉黍稻。將要而殺之。以割烹要湯。食牛以要秦穆公。
以要人爵要與邀同。
幡然改。幡與翻同。
放勳放助勳與助同。
有達財者。財與材同。
閔其苗之不長。閔與憫同。
直不百步耳。直好世俗之樂耳。非直爲觀美也。奚翅食重。奚翅色重。豈適爲尺寸之肩哉。直、翅、適、聲相近。
皆訓但也。翅一作啻。古文通用。
則賈相若。巨屨小屨同。賈。賈與價同。
頫白之頫。與俯同。
燕人畔。管叔以殷畔。親戚畔之。畔與叛同。
比有七義。頫比死者。比爲去聲。也。比其反也。比、及也。子比而同之。比、次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
獘。比、阿黨也。爾何曾比予于是。比、毀也。與禮之輕者而比之。比、較也。且比化者。比、近也。謂近死者也。此七義各有取而字則同。
終身訢然樂訢與欣同。
蹴良人之所之。儀禮士昏禮篇。鄭注引孟子曰。將瞰良人之所之。古文瞰。瞰與闚同。
不芸苗者也。芸人之田。芸者不耨。芸與耘同。
數罟不入洿池。洿與汙同。
反其旄倪。旄與耄同。倪與兒同。曲禮九十曰耄。一作旄。漢書。倪寬一作兒寬。

出從而揜之。揜與掩其親之掩同。
望遠而來之見。而居毳之宮。二而字當作如。蓋如而古字通用。詩棫樸而旁。注、而、如也。又而今一作如今。
君子不亮。烏乎執亮與諒同。
氾濫於天下。氾與泛同。
徙酤毀酤與嘏同。毀與檄粥洗檄之檄同。
餽粻金餽與饋生魚。饋生鵝。老弱餽食之饋同。
浡然與之矣。浡然而生。浡與勃同。鞠然不悅。鞠亦與勃同。
有捨亡之矣。有與又同。
地有肥磽。磽與墝同。
見秋毫之末。毫與豪同。莊子作豪。末。漢志云。利析秋豪。
蹙然不悅。疾首蹙頞。已頻蹙、蹙頞、蹙顙三字同。
歸潔其身。潔與潔同。字從刀俗從刃非。
君無尤焉。無與毋同。
曭與如也。曭與獻同。虩與娛同。王肅孚敖。敖與遨同。遨遊猷義。
安居而天下熄。王者之迹熄。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熄與息同。
捨克在位。捨與袞同。
穀率之舉與律同。
填然鼓之。填與闐同。詩云。振旅闐闐。
夫粟五穀不生。粟與菽同。
字脫。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介當從草作芥。
曾益其所不能。曾當從土作增。荀子榮辱篇。楊倞注。引孟子。作增益其所不能。
士憎茲多口。憎當從土。今從心誤也。王充論衡云。士茲多口。爲人所絡。無憎字。
有私龍斷焉。龍當從土作壟。
且比化者。朱注。化者死者也。宣城張師曾云。化疑當作死。蓋字之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
以死爲化也。以死爲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
二女果。果當從女。作婐。見說文。
距跳玄黃。距當從竹作篴。周禮禮記篇多作距。蓋古文也。
頻顣。頻當從卑作顰。
飯然而逝。飯當從心作悗。

鑽穴隙相窺。穴當從工作空。按古文穴卽空也。空有三音。讀去聲。苦貢切。缺也。讀上聲。康popular切。孔也。讀平聲。苦紅切。虛也。若讀入聲。穴字刮血切。窟也。掘土爲坎。難乎相窺矣。

孟子去齊。宿于晝。晝當作畫。音獲。路史國名紀云。畫在臨淄。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據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與此不同。故朱注亦云。疑此或有誤字。金履祥云。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義始豁然。

太丁未立下。當有而卒二字。

臺無飾也。臺當從人作儓。然左傳亦云。僕臣臺。是臺儓古字通用。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開也。開上當有與字。

鑿基之基。當從金作錤。朱注。鑿基田器。說文。錤、大鉏也。亦見月令。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貸作鑿錤。

隱几而臥。隱讀去聲。當作偃。集韻云。偃、依也。

係累其子弟。累本作纍。司馬相如傳。作係纍。

無或乎王之不智。或當從心作惑。

燔肉不至。燔當作膰。

或相什伯。伯當作佰。正韻云。十人爲什。百人爲佰。古文伯佰通用。

惰其四支。支當作肢。

以漢補不足。漢從次。俗從次非。願受一廛而爲氓。廛從广。從里。從八。從土。俗從黑非。疏食菜羹。一豆羹。舍簞食豆羹。正韻。羹作羹。注云。從羔從美也。俗作羹非。涼涼從水。俗作凉非。踴從甬。俗作踊非。

伊尹放太甲于桐。按係季昭示兒編云。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按餘冬序錄。載高麗本孟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所添字句。朱子取之。

盡信書不如無書。按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爲者學也。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也。

斷句。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趙注有人不得句。言人有不得其志也。吳程云。有字句。言賢君固有此樂。但不可使人不得耳。

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然句。或讀然屬下文。

至大至剛以直。

程明道讀以直句。云不言至直者。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之類。又云。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

伐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據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與此不同。故朱注亦云。疑此或有誤字。金履祥云。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義始豁然。

太丁未立下。當有而卒二字。

臺無飾也。臺當從人作儓。然左傳亦云。僕臣臺。是臺儓古字通用。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開也。開上當有與字。

鑿基之基。當從金作錤。朱注。鑿基田器。說文。錤、大鉏也。亦見月令。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貸作鑿錤。

隱几而臥。隱讀去聲。當作偃。集韻云。偃、依也。

係累其子弟。累本作纍。司馬相如傳。作係纍。

無或乎王之不智。或當從心作惑。

燔肉不至。燔當作膰。

或相什伯。伯當作佰。正韻云。十人爲什。百人爲佰。古文伯佰通用。

惰其四支。支當作肢。

以漢補不足。漢從次。俗從次非。願受一廛而爲氓。廛從广。從里。從八。從土。俗從黑非。疏食菜羹。一豆羹。舍簞食豆羹。正韻。羹作羹。注云。從羔從美也。俗作羹非。涼涼從水。俗作凉非。踴從甬。俗作踊非。

伊尹放太甲于桐。按係季昭示兒編云。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按餘冬序錄。載高麗本孟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合而言之道也。所添字句。朱子取之。

盡信書不如無書。按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爲者學也。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也。

斷句。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趙注有人不得句。言人有不得其志也。吳程云。有字句。言賢君固有此樂。但不可使人不得耳。

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然句。或讀然屬下文。

至大至剛以直。

程明道讀以直句。云不言至直者。此是文勢。如治世之音安以樂之類。又云。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

伐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爲一句。君謂奄君也。孫奭讀三年爲一句。言周公相武王。伐紂。又伐奄。始終三年也。

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洫皆盈。

趙注七八月之間雨集句。或讀雨字句。

其妻妾不羞也。

連下文讀。

兆足以行矣而不行。

八字一句讀。

子思不悅於卒也。
不悅句。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十一字一句讀。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仲子義讀。不義至弗受一句讀。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十一字一句讀。
卒爲善士則之野。
舊注善士句。一說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字屬下文。謂馮婦改行。卒然爲善。其爲士者。亦取法之。及其衆
態復作。其爲士者。又從而笑之矣。前後兩士字相應。
注異。
不日成之。
詩傳注。不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趙注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誓師曰。是日桀當大喪亡矣。我
與女俱往亡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羅大經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檢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
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三代雖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陳止齋云。周禮
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殺貴傷民。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即後世常平之法也。
深耕易耨。
趙注。耨。耘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一說至非至極之至。乃至到之至。次非次第之次。乃次舍之次。言志念到此。而氣即到此也。王陽明亦云。
志至氣次。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二之謂。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陸象山經云。志氣閉而爲壹。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
行潦。
一說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切。而楊慎巵言則云。禮記周禮注。釁音徵。按周禮大祝隋釁注云。隋釁謂血也。隋呼回切。音墮。楊慎誤以
爲釁音耳。
爲長者折枝。
陸象山經云。折枝。爲磬折腰肢指也。孫奭云。爲長者按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是恥見役使。但不爲耳。非不
能也。古文肢枝通用。漢書武帝紀。民猶支體。一作枝體。
挾泰山。
正韻。挾音協。脅梁也。孫奭云。挾負戴。謂其負戴而慙悶也。呂覽。孔子食昌歜。糝頰而食之。注云。頰鼻
梁。
一人橫行於天下。
趙注。一人指紂也。言紂橫逆以行於天下。而不順也。
朝傑。
朱注。朝傑山名。或云。朝水名也。金履祥云。海旁之山。潮至如驟。顧野王云。朝海水名。出南陽。誤以傑爲滐
也。一云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傑。衞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音右謇敬。即此地也。
雖萬鎰。
趙云。二十兩爲鎰。璞玉萬鎰。言衆多也。國語禮記注。並云二十四兩爲鎰。今云二十兩誤。萬鎰。猶璞玉值
萬鎰之金耳。
如解倒懸。
孫奭云。解其倒懸之索。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趙注。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右霸王之君矣。
自反而縮。
趙注。縮。義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
一說至非至極之至。乃至到之至。次非次第之次。乃次舍之次。言志念到此。而氣即到此也。王陽明亦云。
志至氣次。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二之謂。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陸象山經云。志氣閉而爲壹。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

鄭玄周禮注云市廛而不征謂物藏於市不稅之也故曰市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不廛者不久滯於廛也故曰法而不廛可運之掌上

趙注易如轉丸於掌上

且比化者

丁公著云且棺椁敦厚比親體之變化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云云又使其子弟爲卿

趙注季孫子叔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問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云云此說與朱注異朱政和五年太常寺請定兗州鄒學孟子廟弟子封爵季孫費城伯子叔承陽伯自程朱之說定而二子位號始除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

一說薛君齊田文也是時任姓之薛滅於齊齊人皆築薛以逼滕

龍蹯

孫奭云丘壟堀斷之高者

大興翁方綱

疏云詩大疋注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王受命作邑于豐立靈臺按此疏是錯舉前後傳箋之語僖五年春秋傳疏云禮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莊三十一年公羊傳注云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疏云皆是禮說文也後漢祭祀志注引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凡此皆謂古天子之臺名曰靈臺也然詩序曰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疏云臺囿詔皆言臺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四章卒章言政教得所合樂以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此疏又云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據此序及傳疏正與孟子民歡樂之謂其囿曰靈臺謂其詔曰靈詔義相合矣詩以靈詠之即是民以靈之也在後世沿其臺制曰靈臺自是典故相承云爾而鄭康成乃必詳辨三靈皆同在國之西郊不亦泥乎

不日成之宜依箋義謂不及期日而成之潘岳藉田賦亦云肥澤此傳義所詁亦未可改也凡舊詁皆當視此詩記亦

孟子精義一條云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教世時而已矣此乃針對梁王之語不然則梁王固未嘗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耳

釋詁黎衆也書黎民於變時雍詩民靡有黎皆以衆爲義四書辨疑黎民中間無發字非比黔首有首字可訓爲黑也黎民不飢不寒止當訓衆民耳

自篇首二章從初見梁王敘起此下二章則梁王一自言其盡心一自言其承教此皆可以進言之機矣而孟子於其言盡心則歸結於畢戮於其言承教則歸結於率獸食人且皆以梃刃刺人爲喻即此見爾日民生之重困而聖賢之心急以救民爲要也他如答齊宣之問則首曰保民以及對鄒君則首曰君之民對滕君則首曰君之民對梁王則首曰民事堯舜之道仁義之旨未有先於此者此經世之急務也

元年丁未卒於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其明年則秦稱西帝矣又六十八年而秦并天下矣朱子謂其時人心離而天覺軒蔡氏集藏仁術猶心術也樂記注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是仁心所發之路蔡氏此條可以補集命改誠不易之論也聖人之心以拯斯民爲主是固然已注所未及

乃聖人之深觀世運其於爾時必灼見海內之地將定于一也抑又上體天心知周祚之將垂竟也而孟子歷聘齊梁地大民多其勢足以有爲力足以行仁政苟至惟齊梁之君能用孟子實見諸行事則保民而王誠非空言堯舜君民何難漸致乎至於周王見在到其時當如何正名定分以膺天下聖人於其間自必有以處之矣非後世之人所能臆擬者也學者固不得如李泰伯之疑孟子也而程子之論遷以周之末王爲獨夫則亦非孟子之心耳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講家或云引詩偶未及於樂天或又云引詩斷章取一畏字證畏天者保其國而樂天之保天下可知矣此皆非也按此章言大國事小爲樂天者保天下小國事大爲畏天者保其國而對齊王言則齊大國也若引古以證之則但應專爲大國言之以證樂天之義耳何以反置樂天之義而專引詩之言畏天乎蓋爾日國君多好大喜功聞此樂天畏天之說必以爲在小國則畏爲主在大國則樂爲主是轉易啟其侈然自雄之習所以孟子既以樂畏分言保天下保其國而即急取詩之言畏天者鞭策入裏以見樂即畏也惟能畏乃能樂也于時保之保之者就此處文勢是雙收保國保天下也若就

對齊王言則是保國即函蓋保天下也若就孟子對齊王
本旨言則此保國保天下皆保民而已矣豈僅交鄰之道
云爾乎　詩詞長天即昊天也此章業天長天亦皆以
天言也朱注天者理而已矣乃推原立言之義如此耳非
謂直以理字當天字也上畏天下保民而保國保天下具
足矣而交鄰國具足矣

孟子疏云大王以遏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案春
秋隱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
孟子言密之地其音同也此疏猶不敢以旅爲兵衆也毛
傳旅地名孔疏毛以旅爲周地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
自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
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今案孟子引詩
作莒則疏以爲地名正與詩毛傳合雖鄭箋以徂旅之旅
訓爲兵衆然大王古本無他處可證幸得孟子作莒可以
證毛傳之義則此旅字從毛爲長孔疏既兩申之而朱子
又專從鄭說者以此爲鄭箋孔疏作則無害爲一家之義
而在詁孟子則微偏耳

乃積乃倉陸氏釋文於鄭箋積委云上子智反下於僞反
而於經文積字略之故孫氏音義朱子集注皆無音也當
補云積子智反

行者有裹糧也毛氏校改行者有裹囊也云宋本元本皆
作囊撝疏云行者有糧裹於囊則經文作裹囊可知疏家
所見本猶不誤按此句於文義必是囊字也毛校爲正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俱歟此節
不特義理之精抑且文章之妙俱被俗講竄汨沒甚至以
不欲用之爲已以欲用之爲不得已全失語義蓋進賢與
不得已本非一義不得已者委折急迫極艱苦之辭也進
賢則敷奏明試極光俾之辭也而今以進賢乃譬之於不
得已者蓋所進一賢必將置之於所居之位而此所居之
位本非空設以待此賢之來也必其先有人居之也今所

進一賢乃是夙無此位之人是此賢者本處於卑本處於
疏而一旦驟之先居此位之人之地必將斥其本居此位
之尊者戚者以更換此一賢者來居此位是直使卑者忽
踰尊疏者忽踰戚矣凡國君每進一賢皆是如此凡國君
每進一賢皆必尋度及此此之謂慎也蓋說到卑踰尊疏
踰戚則自然其難其慎如不得已即就當下進賢時體貼
得之講章乃妄爲分析將使二字有當下一層有日後一
層甚至有誤看將字謂預採日後之意爲多此等不通之
說總因未曉文義耳

燕人伐燕一事朱子之意蓋以史記疑孟子也集注云以
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而或問云想潛王後來
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耳崔氏譏曰孟子
去齊日追溯其始曰於崇吾得見王王亦追憶日得侍同
朝甚喜明孟子去日之齊王即初至日之齊所事始終一宣王
猶足用爲善謂宣王也然則孟子在齊所傳聞而廢所
耳安得有潛王事入於孟子篇中乎先儒乃舍孟子本經
明文漫信子史即子史亦未細究而謂伐燕必是潛王今
攻荀子惟王霸篇云齊閔南足破楚西足謂秦北足敗燕
中足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注云閔潛同此
外未言齊潛王伐燕事則荀但言敗燕而已並未言因何
事敗之七雄時攻戰不息潛王四十年中豈別無敗燕事
齊策言司馬穰苴爲齊閔王卻燕晉便足當之矣荀子此
語殊不足爲證也朱子言史記卻攻他源流來所謂源流
者即荀子耶抑別有一書耶朱子乃專信爲潛王反以疑
孟氏門人之曲諱私改則誠後學所未敢安矣金仁山謂
荀卿爲宣王諱似亦未攻荀書而金仁山云雖微戰國策
一當以孟子爲信況又有國策之可據此實千古定論也
崔氏此條極精當矣愚按戰國策載此伐燕事作宣王而
史記作潛王吳師道補注燕策曰通鑑大事記載王二年
齊潛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載王元年正宣王時

事國策與孟子合甚明又師道注秦策末條云鮑彪注國
策謂高氏以姚賈於孟子書陳賈以伐燕爲齊宣王爲是
發悅凡策之書宣者悉據史記改從閔大誤高氏夫學者
攻訂千載之上當博取徵驗而信其可徵者擇焉不精慝
私臆決輒改替文何鮑氏之果哉史記年表齊宣王立十
九年卒燕噲七年當潛王十年惟孟子以爲宣王而策之
文與之合此通鑑所據也通鑑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史
記下移十年宣王伐燕即冀次年潛王立宣潛之年或亂
而失次通鑑必有所據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事莫詳
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
世家掇取國策而易宣以潛耳安得據史記之略而廢孟
子國策之詳且明哉傳曰所見異辭所傳同異辭宣王伐
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傳聞而廢所
見者哉吳氏此條尤爲詳切學者勿更致疑可矣

齊人伐燕固不應執史記以疑孟子然集注於首節下引
史記之文爲證按史記載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
之時不可失也果如此言則眞是孟子勸齊伐燕矣吳師
道亦謂此語不足信然則史記載此事舛誤甚矣此章直
不當引史記也

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
語勿泥看若竟坐煞文王之時三分有二其一分之民不
悅則執滯矣此處文王是也專以不取言之不必泥上句
不悅也當日孟子立言上句既舉一取商之武王則此句
亦必舉一不取商之文王孟子於當時伐國之事惟三代
聖王是視下章范氏注所謂論道德必稱堯舜論征伐必
稱湯武得其要矣

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待禦也王引之曰春秋宣
十二年傳駒伯曰待諸乎吾禦之也楚語其獨何力以待
之韋注待禦也孟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
篇待作圉圉即禦字也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仝此

置郵注置驛也郵馹也四書辨疑曰爲韻諸說驛皆訓馬馹皆訓驛傳驛馬驛傳義本不殊驛傳亦驛馬也今以置爲驛郵爲馹乃是驛馬驛馬矣況玉篇网部諸字凡從四者皆是止而不動之義與驛馹等字從馬義主驅馳者不同南北玉篇江南廣韻置字止訓安置設立嘗見漢書中有訓驛處然於事多難合廣韻韻略俱兼訓驛蓋以漢書爲據毛晃云漢書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此以騎置二字一滾說爲驛馬義已不明況玉篇郵之置既有郵字相配爲言與漢書中置字又難同論惟從玉篇及江南廣韻之訓爲是郵字又未嘗有訓馹者字既從邑乃其停止人之處所也江南廣韻中原韻略皆訓境上舍中原廣韻毛晃韻略南北玉篇皆訓境上行書舍此訓爲近郵只是傳舍也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舖步遞之舍曰急遞舖後世或有三十里置一馬舖急遞舖然急遞舖始於近代孟子時猶未有也速于置郵而傳命置曰是設置郵乃傳舍驛郵也周廣業孟子四攷曰風俗通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然則周有郵無置作置設解極得

朱子集注雖依注疏分節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屬在上節之末其爲氣也配義與道屬在下節之首然其實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此四句一氣相貫不可於中間畫爲兩節也注疏本偶因兩提其爲氣也似是另起之文遂畫作上下節耳

必有事焉四句集注之義心勿忘根上有事言之勿助長根上勿正言之凡二層析爲四層義至精確不可易也即朱子兼敬勿正心爲句之說特附見非正義也近人乃有好與朱注立異謂當作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此則勿忘與有事合一義矣其不可從固無足辨又或謂勿正下有心字則辭不賡勿忘上無心字則辭不貫不知朱子引公羊傳戰不正勝句爲證公羊傳何嘗有心字乎心勿忘句乃因上文有事勿正二層皆未明言心字所以至此重爲提唱心字是文勢必應如此何反謂之辭費乎至近日翟氏攷異云趙氏注凡十見禍字古文禍但作咼中肇引長形便類事孟子原本必有咼焉故趙注如此不知疏內雖就趙句禍字敷演成說而疏實云不可必待有事而後正其心以應之此疏仍未離徵事也且趙注之拈於文義何足爲據而說文咼滿也又何嘗有古文禍作咼之謂乎此說之謬固不待辨恐皆異者就而從之故姑附記於此

廛無夫里之布朱子集注云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蒙引云上節之廛是市廛此節之廛是民廛市廛乃前朝後市之廛每日市門開商賈皆入者也民廛則左右各三區之廛皆民所居者也故上節曰天下之商此曰天下之民然集注於上節云廛市宅也此不別解而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廛特蒙上節言之未及細爲分別耳其曰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乃正接上一切取之句不必泥也

講章以泉布與布縷之征二說並存非也地官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貿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儲布質布罰布廛布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康成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疏云先鄭據孟子爲說云里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以下至廛布此說合義也春秋昭二十六年傳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杜注以布爲陳不爲布泉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爲泉與杜義異也引孟子廛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康成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此就足司農之義據此則布是泉布無疑即先鄭引詩抱布貿絲之布亦是貨幣非布縷也

翟氏攷異謂韻書敦字未嘗有以董治訓者按趙注敦匠事則是厚作內自具厚作棺也此以敦訓厚然使虞敦匠事亦以董治訓敦字也且厚作兼寓董治義朱注固未嘗專以董治訓敦字也且此章且比化者朱注化者治義亦見當以爭字爲句矣又此章且比化者朱注化者死者也翟氏攷異謂化疑當作死儒者止言變化融化未嘗言死爲化也以死爲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按趙注此條以親體變化言然人子言其親體變化則近於所不忍言自不若以死爲化之義渾而語不傷較爲得之若必謂古無以死爲化之義莊子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郭注云死生猶寤寐之變耳此無爲驚怛之也莊子周末人其語必有所本則以死爲化非由佛老書矣

燕人畔章末集注三山林氏曰孟子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攷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林氏此條實齋人伐燕前後諸條一大關捩也朱子載其說於此亦可見語錄疑此章爲未盡又疑史記載孟子勸齊伐燕想承此誤亦不可曉云云者皆朱子未定之論所不必泥者耳翟氏灝謂孟子不特不勸齊伐燕且責諫其勿伐即於此章王甚慙于孟子驗之又謂史記文武云云因前篇取之而燕民悅數語致誤此皆確不可易之論無煩剖說者耳

又從爲之辭翟氏攷異引賈三復石經及明初監本及陸佃鶡冠子注引此文皆作又從而爲之辭按後人文義似有而字爲順然此句實無而字不得以後人行文例之也試就本文設之順之見之仰之讀至豈徒順之方見末五字陡然藏住如勒奔馬正妙於節短而勢緊也且即以翟所據三處引有而字則其他古今本皆無而字更不待言

孟子之心欲挽衰周而定於一者凡以爲斯民也是以去齊凡五章特於中間一章言天下之民舉安此當日悼惓救世一大轉關而孟子平生出處一大篆會也故於第一章首鄭重大書致爲臣而歸下四章又皆連文特提孟子去齊屢書特書誠重之也朱子集注於中一章載楊氏說齊王天資朴實云云亦足得其大略矣而致爲臣一章朱子謂道不行義不可復留難以顯言亦深得文外之旨若程子謂齊王以利誘之固是體會孟子辭十萬而受萬以下二節語義然細味章義齊王所以非能實尊孟子者在於不用孟子之言（朱子謂王庶幾改之必指一事今不可攷然必係有關於當日行政之大局非尋常小節也或謂如孔子去魯託於燔肉不至小節而去此非庶幾改之之義也朱子謂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謂不得已而去之心同耳豈指燔肉一節乎）所以孟子勢不可復留而並追憶於崇得見之始早知有此此則孟子所以去齊之大節目也若齊王之留孟子不以實（實者即所謂庶幾改之而之而以文固非所以留孟子至於爾日就見之言蓋其會時子代致之言則尙屬臆別倦倦之意未可遽謂以利誘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慥知其不可也此一句意思深長所括非一緒即下章所謂無人乎繆公之側即下章所謂王庶幾改之無限深思當在此一不可留恒不盡之中朱子所謂難以顯言者此也下文仰專借欲富一層推卻之朱子所謂故但言設使云云深窺見其意矣若就此欲富云云以下二節之文即作孟子意中不可復留之正旨則謂齊王以利誘賢人夫復奚辭然而此處語義與答陳臻爲有君子可以貨取指歸各有當也

使己爲政趙注云齊王使我爲政此誤會文義致將季孫子叔作孟子弟子二人無論其無所證據即以文義亦不可通也但使己爲政使字旣與下句及使不可一例然又不得作設使之活字也朱子集注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則亦不知何國之爲政矣而趙注使字之義則不妨仍之耳充虞路問一章集注以憂世之志兼天之誠董言之其實此章止有憂世之志並未及於樂天之誠也集注此條蓋沿趙注之誤趙注曰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德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夫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惑與夫子之賢者可知此疏蓋因本文吾何長戚語意與勇果相近似謂趙注勇果由本文舉似之也然說文作矇字云齊景公之勇臣有成矇者據說文則趙注勇果蓋有所承非若疏所謂可以意推者矣

或謂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若疏衰則又夫之滕定公薨文公當爲斬衰之服而云齊疏此蓋古經傳論之語當依檀弓作齊斬之服此說非也此經文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餰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皆引舊所聞之言如此非專指滕定公之喪也且爾時諸侯之國不行三年之制已久當然友來鄒且先急與定三年之制若果滕世子毅然決依孟子所教則如下節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居廬之期又何嘗是上節兒於孟子所言乎可知定爲三年之制乎經文卽聖賢心事荷欲表白聖賢心事安敢斤斤拘守必不敢稍異於朱注乎況朱注本承趙注之誤非自朱子始耶

孟子轍環所至若梁則因其以幣招賢而往惠王旣不足輔襄更無望惟齊宣王猶有足用爲善之質地而迂不能用獨一滕君於未立之前殷然就見偏僻壤地褊小不能大有爲是以孟子但擧性善道一欲其策志希聖而於其歸途復見則亦不能竟置滕國不論及也所以道一之旨歷引前人之言凡三條成覩一條猶是譚概言之也顏淵一條則前言必稱堯舜之義發明深至矣至公明儀一條則文王我師卽是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之師字也在周公語則是夜繼日思坐以待旦之精神也在公明儀語則是端大誠小之淵源也在孟子語則是諸侯有行文王之政之期望也只可惜滕國地小所以末節止以可爲善國充虞路問一章集注以憂世之志兼天之誠董言之其實此章止有憂世之志並未及於樂天之誠也集注此條蓋沿趙注之誤趙注曰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德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夫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惑與夫子之賢者可知此疏蓋因本文吾何長戚語意與勇果相近似謂趙注勇果由本文舉似之也然說文作矇字云齊景公之勇臣有成矇者據說文則趙注勇果蓋有所承非若疏所謂可以意推者矣

或謂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若疏衰則又夫之滕定公薨文公當爲斬衰之服而云齊疏此蓋古經傳論之語當依檀弓作齊斬之服此說非也此經文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餰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皆引舊所聞之言如此非專指滕定公之喪也且爾時諸侯之國不行三年之制已久當然友來鄒且先急與定三年之制若果滕世子毅然決依孟子所教則如下節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居廬之期又何嘗是上節兒於孟子所言乎可知定爲三年之制乎經文卽聖賢心事荷欲表白聖賢心事安敢斤斤拘守必不敢稍異於朱注乎況朱注本承趙注之誤非自朱子始耶

孟子轍環所至若梁則因其以幣招賢而往惠王旣不足輔襄更無望惟齊宣王猶有足用爲善之質地而迂不能用獨一滕君於未立之前殷然就見偏僻壤地褊小不能大有爲是以孟子但擧性善道一欲其策志希聖而於其歸途復見則亦不能竟置滕國不論及也所以道一之旨歷引前人之言凡三條成覩一條猶是譚概言之也顏淵一條則前言必稱堯舜之義發明深至矣至公明儀一條則文王我師卽是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之師字也在周公語則是夜繼日思坐以待旦之精神也在公明儀語則是端大誠小之淵源也在孟子語則是諸侯有行文王之政之期望也只可惜滕國地小所以末節止以可爲善國

時度勢之潤澤則請野數節當日如何措置自必臨時更有區處之宜學者所不必深泥矣

趙注成覩勇果者也疏云以意推之則成覩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此疏蓋因本文吾何長戚語意與勇果相近似謂趙注勇果由本文舉似之也然說文作矇字云齊景公之勇臣有成矇者據說文則趙注勇果蓋有所承非若疏所謂可以意推者矣

或謂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若疏衰則又夫之滕定公薨文公當爲斬衰之服而云齊疏此蓋古經傳論之語當依檀弓作齊斬之服此說非也此經文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餰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皆引舊所聞之言如此非專指滕定公之喪也且爾時諸侯之國不行三年之制已久當然友來鄒且先急與定三年之制若果滕世子毅然決依孟子所教則如下節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五月居廬之期又何嘗是上節兒於孟子所言乎可知定爲三年之制乎經文卽聖賢心事荷欲表白聖賢心事安敢斤斤拘守必不敢稍異於朱注乎況朱注本承趙注之誤非自朱子始耶

孟子轍環所至若梁則因其以幣招賢而往惠王旣不足輔襄更無望惟齊宣王猶有足用爲善之質地而迂不能用獨一滕君於未立之前殷然就見偏僻壤地褊小不能大有爲是以孟子但擧性善道一欲其策志希聖而於其歸途復見則亦不能竟置滕國不論及也所以道一之旨歷引前人之言凡三條成覩一條猶是譚概言之也顏淵一條則前言必稱堯舜之義發明深至矣至公明儀一條則文王我師卽是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之師字也在周公語則是夜繼日思坐以待旦之精神也在公明儀語則是端大誠小之淵源也在孟子語則是諸侯有行文王之政之期望也只可惜滕國地小所以末節止以可爲善國

時度勢之潤澤則請野數節當日如何措置自必臨時更有區處之宜學者所不必深泥矣

趙注成覩勇果者也疏云以意推之則成覩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此疏蓋因本文吾何長戚語意與勇果相近似謂趙注勇果由本文舉似之也然說文作矇字云齊景公之勇臣有成矇者據說文則趙注勇果蓋有所承非若疏所謂可以意推者矣

兄百官能稱世子知禮倘非全昧是非之輩面云晉辟先君皆莫之行當時喪禮正經亡失在昭近諫禮之邪沿陋已非一代推而上之楚靈合諸侯于申宋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是皆儀文本經之邊篇也其事在魯昭四年則喪祭朝覲之廢失當不止於近孟子時矣而謂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足以具見周公手定之本經乎愚非敢疑儀禮也且因孟子錯舉齊疏二字之文知此之不可執而欲見父在爲母期之語亦必有所因承而在今日既不可攷亦未可執耳餘已詳儀禮

附記

可謂曰知集注云疑有闕誤或又云可當作皆或又云知當音智按二說亦皆無庸也此句是據敘之詞當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其時百官族人乍從不欲之後轉而見此居廬敬慎則已心許其爲禮矣可者對下大悅而言此方纔僅謂可耳此乃是乍從不欲轉關之神理下文及毛葬乃暢言大悅及至字大悅字則視此四字之據敘又迥異矣

孟子爲齊梁言王道但云五畝之宅未詳陳井田也但云庠序未析舉鄉學國學也蓋齊梁之君本未嘗以爲國之務專問也故於滕君之問備言之然須知爾日典籍不存教養之制久廢孟子此章特就滕君之問陳其大略亦非遽爲滕國井田學校畫定區分之節目也所以章末以潤澤期望滕之君臣也即以其時其地截長補短將五十里亦豈必盡備鄉學國學庠序學校之制乎而孟子與世祿公田並舉者則後節答舉戴之圭田餘夫亦姑一一著其名義而滕國之如何區處得宜則臨時必非一言能該悉矣且孟子因周正大田之篇以引證井地之公田而攷工匠人注小正甫田疏亦皆詳引孟子證之足知古制名義特存一二於千百也而朱子總注亦言喪禮經界二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深知孟子非泥古也然謂不屑屑於已往之迹則又似視援古爲稍輕耳　古制之詳固無由備攷即以孟子所明言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亦只重在什一一句爲要義至於五十里七十里百里田制如何同異沿革之實則闕之可耳其有後儒出意測定者非有古籍可徵愚皆未敢援據耳

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師古曰刻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據此則戰國之時自有此一種託爲神農之說許行蓋習其說者

覺軒蔡氏集說云按爾疋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河郭注亦分注之模按書傳與集注稍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爲定覺軒蔡氏字仲覺蔡九峯沈之長子故於其父書傳委曲迴護如此實則兩疋簡潔自是二河郭注亦分注之宋子集注之不可易也

或民舊必依丁本謂此簡全是錯亂孔注未注皆衍作楚言者此泥古之僻說耳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深知孟子非泥古也然謂不屑屑於已往之迹則又似視援古爲稍輕耳　古制之詳固無由備攷即以孟子所明言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亦只重在什一一句爲要義至於五十里七十里百里田制如何同異沿革之實則闕之可耳其有後儒出意測定者非有古籍可徵愚皆未敢援據耳

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師古曰刻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據此則戰國之時自有此一種託爲神農之說許行蓋習其說者

覺軒蔡氏集說云按爾疋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河郭注亦分注之宋子集注此模按書傳與集注稍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爲定覺軒蔡氏字仲覺蔡九峯沈之長子故於其父書傳委曲迴護如此實則兩疋簡潔自是二河郭注亦分注之宋子集注之不可易也

或民舊必依丁本謂此簡全是錯亂孔注未注皆衍作楚言者此泥古之僻說耳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深知孟子非泥古也然謂不屑屑於已往之迹則又似視援古爲稍輕耳　古制之詳固無由備攷即以孟子所明言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亦只重在什一一句爲要義至於五十里七十里百里田制如何同異沿革之實則闕之可耳其有後儒出意測定者非有古籍可徵愚皆未敢援據耳

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師古曰刻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據此則戰國之時自有此一種託爲神農之說許行蓋習其說者

覺軒蔡氏集說云按爾疋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河郭注亦分注之宋子集注此模按書傳與集注稍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爲定覺軒蔡氏字仲覺蔡九峯沈之長子故於其父書傳委曲迴護如此實則兩疋簡潔自是二河郭注亦分注之宋子集注之不可易也

或民舊必依丁本謂此簡全是錯亂孔注未注皆衍作楚言者此泥古之僻說耳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深知孟子非泥古也然謂不屑屑於已往之迹則又似視援古爲稍輕耳　古制之詳固無由備攷即以孟子所明言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亦只重在什一一句爲要義至於五十里七十里百里田制如何同異沿革之實則闕之可耳其有後儒出意測定者非有古籍可徵愚皆未敢援據耳

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治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師古曰刻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據此則戰國之時自有此一種託爲神農之說許行蓋習其說者

覺軒蔡氏集說云按爾疋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河郭注亦分注之宋子集注此模按書傳與集注稍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爲定覺軒蔡氏字仲覺蔡九峯沈之長子故於其父書傳委曲迴護如此實則兩疋簡潔自是二河郭注亦分注之宋子集注之不可易也

或民舊必依丁本謂此簡全是錯亂孔注未注皆衍作楚言者此泥古之僻說耳

周公此必聖門授受師說豈得以鄭箋反疑孟子乎瞿氏
此說精確不可易當爲定論　魯頌此章孔疏僖公之時
齊桓爲霸故知與齊桓舉兵也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之
其伐戎狄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
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或別有伐時經傳脫漏如伐淮夷
之類觀孔疏此條之申鄭箋則可見以此指魯僖從齊桓
伐楚者特臆度之說耳至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是指周
公雖於古無實證然孟子之言即實證也且以魯頌言之
公車千乘六句言俾侯于魯之軍制此下未可遽言昌熾
壽富也故以戎狄是膺三句承上軍制言之其或周公當
日嘗有此舉固不得以書闕有間疑之也抑或當初命魯
公侯東之日周公曾有此訓示後人之意即不必舉其事
亦可頌也此既屬之周公則下二章淮徐翟氏屬之魯公
伯禽亦正允合矣總較之鄭箋摭拾召陵伐楚者義爲長
也

夷子憮然蓋聞掩親之說不覺動其本心發戚傷之意不
但悵然自失而已也前於論語憮然附記之矣

桓三年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父戒之
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愼從爾姑之言勝此往
送之門是家廟門也

有攸不爲臣趙注本作惟臣注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王
氏漢藝文志攷證亦作惟今本作爲此條當存以作攷異
書武成昭我周王疏云紹繼也以帛盛
于篚而隨武王之師後而繼送之也朱子集注紹繼也猶
言事也言迎武王而事之也此亦略得其大意可矣今所
見者古文尚書之本作昭而孟子作紹恰與昭字形相近
雖孟子未明言引書然必孟子所見書文如此其昭紹執
爲古尚書原本則不能臆度矣所以朱子云今姑依此文
解之也惟是朱子集注云此武成篇載武王之言愚竊按
武成此段實出史臣敘次內兼插敘武王語氣其曰肆予

東征惟爾有神固是述武王語氣而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此五句則是史臣錄
事之辭此段既述武王語亦遂將紀事之實帶敘入之蓋
武成通篇皆出史氏所述而中間須從祖宗功德發原勢
不得不由武王語氣敘述之而史臣敘事之辭即兼在其
是一統非二政凡所爲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
詩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壞
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
也顧棟高曰或曰子謂春秋之文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
告如是則弒逆之事得以自爲隱諱何以稱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乎余應之曰子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
弒逆之名於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
徒雖日揚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
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弒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
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考言之則昔
所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
之則禮所云燬路馬芻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作春秋
之古於坤卦之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
竊而師師公子慶父師師及鄭公子歸生師師必書謹其
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盟雞丘必書晉趙盾盟于
蒲雍楚公子圍介于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
辯之嬗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
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意耶曰吾竊有取於朱
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爲
息邪距詖之本也非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
之不可由者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
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
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吾又有取於項氏安
世顧氏棟高說春秋二條項安世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
於衆以示萬世放亂臣賊子懼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
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

作春秋以存幾希之統直接堯舜湯文者端在於此若謂
聖人第從其實而書之且或未得其實而欲訪求傳聞而
得之則聖人豈能從百年後竊司寇之大權而妄欲與魯
史爭眞僞哉右三條謹附書於此章集注之後則孟子之
非好辯可得而釋恩矣（史記孔子世家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項氏補氏二說相
正相發）

孟子七篇以言性善正人心距楊墨爲閑聖道也以行仁
政勉伯功救民水火爲崇王道也此答公都子好辯章專
言閑聖道而未及於行仁政崇王道言固各有當也至說
到楊墨一段則引公明儀語爲率獸食人言之非爲行仁
政言也然其語意之閑則未嘗不隱隱與行仁政崇王道
相爲映發所以究言邪說者不得作直推到害於其政前
篇論不動心於知言一節亦參孟子七篇無一處不相貫
攀也

說文閑闌也闌門遮也閑外閑也此皆建類一首同意相
受也其木部末則云止也宋本原無此字蓋校說文者增
入玉篇閑也遮也暇也廣韻閑也防也禦也法也習也習
習之訓蓋在防禦之訓後矣東萊呂氏猶執趙注閑習之
訓朱注則曰閑衛也義極精矣若此閑字訓防訓於說文舊
訓而義理精確即此豈得謂朱儒改訓詁乎

四書辨疑己頻順己當作已上皆言仲子之文未嘗間斷
至此不當又有己字謂稱仲子也且己頻順亦不成文從
己字說初見所饋生鵝固已頻順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
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愚按此說甚當不
特意有倫次正以見陳仲子之廉過於矯激即以饋鵝於
其兄家何未干涉仲子也而其矯激之性已自形於詞色
若此此己字與上句則字摹寫其矯厲不可邇近之狀神
理宛然若貼仲子作自己之己殊無義味朱注本於趙注
趙在漢末文字形近注家已不能辨矣

大學衍義補

孟子生衰周之末法度紀綱皆已廢墜禮經典籍皆已散
失所以七國之勢奄及暴秦而焚坑之禍起先王之道漸
滅盡矣孟子七篇蓋至下四篇而緣環請國之語漸少垂
戒來世之語漸多而離婁篇首一章其最著也此章前半
意在仁政法度後半無道揆無法守無禮無學無義無禮
墨指之不能殫也而其實際則日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夫
既曰無道揆而又曰不信道既曰無法守而又曰不信度
是其所謂道者非復古先王之道則不信道者本無道之
可信也其所謂度者非復古先王之度則不信度者本無
度之可信也夫必使朝可信而後謂之道必工可信而後
謂之度然亦必其見信於朝而乃爲有道之朝必其見信
於工而爲有度之工也所以治人治法相依而立徒法則
法亦難乎其爲法矣徒善則善亦難乎其爲善矣雖前三
篇中已具而此義猶尚多就事以爲論說就問以爲指歸
至於仁心仁政之全未有若離婁首章之該貫者也
前言規矩成方員後節因言規矩準繩爲方員平直前言
六律後節不兼言六呂者不但陽統陰於義已足抑且五
六天地之中合於數義文勢乃相配爾

集注引鄭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又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按此
二處仁聞二字宜皆刪去

事親爲大章前以事親守身並說而即以事親爲主
失其身又以事之本守之本並說而因以事親爲主即又於衛風之後此在孔子刪詩時降之也且吳季子札聘魯使工爲之
所降乎又或問一條云有謂變風終於陳靈而後孔子作
春秋者何如曰詩之本義不可知矣無以攷其得失然恐
謂雅亡者或近之也按呂成公云雅亡而風未亡猶議猶
像像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即此或問說也然陳夏
徵舒弒其君事在宣十年則風亡而後作春秋之說不可
從矣

字也今注疏本有與字者疑後人依集注增入按孫說是
也翟氏攷異引語錄諸書所引此句皆有與字安在非朱
子作集注以後學者用集注意所增乎自以朱子所據原
本爲正

孟子疏朱子謂鄒武士人所假託然仁之實章朱子或問
以貫對舉言御本於疏疏云凡移於事君者仁之華也凡
移於從長者義之華也前識者智之華也威儀禮之華也
簡奏樂之華也按疏此數語雖以華對實然所謂事君從
長前識云云者御未切合耳是以朱子不言華義取疏也
且疏但言華而已他無闡發也朱子於彙則生矣以下復
就草木明之則於華實之義益精密矣

孟子疏宋子謂鄒武士人所假託然仁之實章朱子或問
以貫對舉言御本於疏疏云凡移於事君者仁之華也凡
移於從長者義之華也前識者智之華也威儀禮之華也
簡奏樂之華也按疏此數語雖以華對實然所謂事君從
長前識云云者御未切合耳是以朱子不言華義取疏也
且疏但言華而已他無闡發也朱子於彙則生矣以下復
就草木明之則於華實之義益精密矣

欲其自得之也注疏皆訓自己之自朱子集注自然而得
之於己此於自得義加自然義以圓之非以自然之自爲
正訓也俗講章乃專以自然爲自字訓義非也

存幾希以下四章雖各自爲章各有孟子曰字即以孟子
去齊數章皆事在同時而文自另起亦其例也舜明於庶
物一節即下連禹湯君子之澤一節即上承作春秋此四
章道之統緒文之血脈相續一片斷而仍連不特是一時
之語即通作一章讀之可矣

詩亡集注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朱子語類問先儒
謂東遷之後黍離降爲國風恐是孔子刪詩時降之曰亦
是他當時自如此據此則朱子集注所云黍離降爲國風
者非謂孔子刪詩時降之也且吳季子札聘魯使工爲之
歌王即次於衛風之後此在孔子刪詩之前豈得謂孔子
所降乎又或問一條云有謂變風終於陳靈而後孔子作
春秋者何如曰詩之本義不可知矣無以攷其得失然恐
謂雅亡者或近之也按呂成公云雅亡而風未亡猶議猶
像像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即此或問說也然陳夏
徵舒弒其君事在宣十年則風亡而後作春秋之說不可
從矣

晉乘楚檮杌其名實體式皆不可攷孟子舉之者姑以
例未修之春秋耳其事其文其義講章謂三其字皆指春
秋是仍指此未修之春秋也既以未修之春秋例諸乘
杌而以其義指未修之春秋者蓋雖晉乘楚檮杌亦必皆
各有其事其文其義也既云乘檮杌各有其事其文其
而何獨於未修之春秋取其義乎曰此則杜預所云其發
凡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也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此在昭二年是未修之春秋故杜預曰韓子所見
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故傳曰其
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預又引孔子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此則孟子歷敘舜禹以承存
幾希之統者也

天下之言性章趙氏章指曰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
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旨也而程子曰此章專爲智
發朱子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
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
深得此章之旨或問程子以爲專爲智而發今以章首之
言推之恐其或爲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首之言
所以發明天下事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是理又皆有
迹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用其下遂言惡夫鑿
智之說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專爲性發則其言之詳
略豈當若是其倒置哉愚竊按朱子探取程子專爲智發
之說蓋以章內言性只一句言智凡數句而智字凡五見
故以文義之詳略而知是言智非言性也但文義指歸所
在不以字句之詳略論也此章實以言性爲主且次節至
鑿智之說亦非謂智之不必用不可用也首節性字亦非
泛言天下物事各有自然之理也此章即孟子言性善之
引申最明切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曰凡
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此章所謂故者即性之

驗也即所謂率也所謂利者即擴而充之也若乃義襲而
取之揠苗而助之長者即所謂鑿也開首曰天下之言性
正爲爾曰之多異說欲其就性之見端而理之也欲其還
性之本有而衷於一也其有事於矯揉造作以立異說者
豈其有心欲誣本性乎特自謂智耳而不知利導其已然
之端是乃智也果非利導以爲智吾正懼其鑿智矣所惡於智何惡字則智亦大矣亦字須如此指點乃
見此言智者即上節利字也言智只完足一利字則下二
節皆只完足一故字也並非次節專言智而至末節方申
言故也即以次節亦仍言利字耳而謂通章專言智乎
嘗謂今之嗜博者欲爲趙注更撰義疏而不知說文只據魯頌曲禮訓爲老長而遵孟子國語
此學者之大弊也宋子此注云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
天下之故者也學者皆不知尋求此句來處諸試論之朱
子用此天下之故四字必是用易繫辭傳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孔疏言故謂事故言通天下萬事也林氏希元曰通
天下之故即是上文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業受命
如嚮遂知來物之意然則易傳天下之故以將來之物言
而非以已然之跡言也不知此注何以就已然之跡引此
爲證也即孔疏綜言天下萬事亦與此處故字未合○鄧
生傳安曰此當引春秋傳楚故齊魯之故抑或引繫辭傳
察于民之故義何相近

好勇鬬很很雙人旁非犬旁也廣韻很戾也俗作狠此所
謂俗作狠則俗寫譌爲犬旁耳狠即獨字五經文字犭
聲與此音義皆別今坊刻板本有作狠者當依注疏本很
宁改正

疏曰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爲少艾說文艾老也長也禮
記五十曰艾則艾老長之稱謂之少艾可乎是則云艾美
好者不知何據爲之誤也程大昌攷古編曰經傳絕無以
艾爲好之文衛有士子陳其所見曰少當讀爲少長則少
騎射之少艾當爲又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凡古書慈

艾之艾皆音芟艾之艾艾即衰減之義幕少艾云者知好
色則慕差減於孺子時也近日翟灝孟子攷異辨之曰曲
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言以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謂艾爲白而
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皆言謂之美同
取于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予工乃與
幼艾高誘注艾美也屈子九歌慈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
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注
以艾爲嬖臣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
捕艾注以沛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謂經傳絕無以艾爲好
者非實也說文只據魯頌曲禮訓爲老長而遵孟子國語
國策等所用一義此說文之略不當因以改讀孟子方網
羅按翟氏此說不足以駁程氏也內惟趙辭戰國策二條
朱子集注所已採者然幼艾究是幼字非少字朱子謂義
與此同者謂幼少一義而孟子所云少艾即是幼艾則固
未有證據也除此條外國語國君好艾韋昭注艾當爲外
嬖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若果艾字古有美好之訓韋
注不應破字讀爲外矣是所引國語之文適足以徵古無
美好之訓也至於東京賦騰驤沛艾注謂作姿容者乃是
六虬奕奕騰馭之姿容翟氏此一條又適足見其他無可
援而僅不於倫矣又謂髮蒼白與面皆白皆取艾之白色
尤無義理而謂說文只據魯頌曲禮一義不知說文艾字
謂冰堂也孟子疏乃引玉篇艾蕭也又老也長也程氏蓋
未檢說文玉篇耳又按廣韻云艾治也此即爾雅釋詁又
治也說文作㐂通作艾也釋詁又云艾長也釋名云五十
曰艾艾治也治事能斷割爻刈無所疑也陸德明曲禮五
十曰艾釋文艾五蓋反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合之釋詁
釋名則艾即懲艾之字無疑矣春秋哀二年傳難克鄭猶
有知在髮未艾也此尤足與孟子幕少艾相證而其最近
可證者則此萬章篇內自怨自艾即懲改之義更不待遠
引矣少即稍義則與藉所通更無煩析解矣程大昌攷古

綱此說當爲定論而愚更有說者此一條非僅爲字義詁訓辨乃經義所關也請申繹之此章言舜怨慕慕字是一章要義也慕者根於性發於情非父母不足以言之也若君則言忠可矣若妻子則言恩愛可矣非慕之所可移而言也此外更何有所謂幼少美好之移其心也則是私欲之馳梏亡之更有所謂幼少美好之移其心也則是私欲之流弊一例推度而次敘之也弊聖賢發論必不以私欲之流弊一例推度而次敘之也今此經曰人少則慕父母是慕之本事也是慕之必不容移置者也然而上文則固就其在外者例舉之曰好色曰富貴其曰好色者根上妻帝之二女則就常人論之是所謂有妻子也其曰富貴者根上有天下則就常人論之是所謂仕於君也捨此二層之外則不特義理所不應有即以孟子此章節次層折相因而下之勢亦斷未有又旁及一層者而豈有恐人不解好色二字而又旁取少艾二字另插一層則反使人更不解矣孟子必無此等文法也然則此句當作何解曰孟子天下之至理也孟子天下之至文也惟其一慕字是父母分上語雖妻子與君亦移用不去而此處文勢風利不得泊勢不能將慕字別換一字以施於妻子又再別換一字以施於君所以不得不於妻子君皆隨手借上慕字爲文也其於慕父母慕字則有似於假借只得全神至當不易之慕字也若於妻子則有似於假借只得全神之慕字夫既非本位全理遽用此慕字於君亦似假遽用此慕字未免有虧之故曰仕則慕君全神之慕字則須夾一襯託之筆以圖之故曰仕則慕君則此句當作何解曰孟子天下之至理也孟子天下之至文也惟其一慕字是父母分上語雖妻子與君亦移用不去而此處文勢風利不得泊勢不能將慕字別換一字以施於妻子又再別換一字以施於君所以不得不於妻子君皆隨手借上慕字爲文也其於慕父母慕字則有似於假借只得全神至當不易之慕字也若於妻子則有似於假借只得另插一層則反使人更不解矣孟子必無此等文法也然

節奏律度無一不發其樞於此一金聲之內八音五聲六律之長短高下無一不函其蘊於此一金聲之內故曰智也至於玉振在末乃能圓徹此通局之本末以成此樂也故曰聖也呂氏策問所以致疑之由則視於言孔子之所以聖必有特別異於三子之聖者此特別異於三子處究竟何在呂氏於上節則疑其以聖爲歸於下節又疑其以智爲歸於此所以不得通耳豈知孔子之聖與三子之聖皆聖也此則所謂終條理聖之事此則所謂其至爾力雖成有大小詣有偏全而其終局之完成則一也是其所以別異者不在聖也至於孔子從心不踰各當其可隨時隨地無偏無倚此則在於其命中之先早有心營目注之祕洞徹面蘊所以臨時即中即至即智即聖而三子之偏詣一處者雖同一終局完成而判然不可同語是其所以別異者安在程也在樂之金聲玉振此理已具而聲振條理之間雖以舉似此間特見別異於三子之所以然故復借射之巧力發明此喻而後孔子所以別異於三子者可見也朱子集注已極明白而尙有他家妄致疑者故不得不申析焉

注疏本晉平公節至然終於此而已矣句止弗與共天位至非王公之尊賢也五句自爲一節朱子集注以下五句合上然終於此句皆入晉平公節而後來講家因謂以晉平公之好賢而不能與共天位食天祿見孟子惜之之意此說於集注分節耳其實然終於此以下六句並非晉平公節內之文乃是轉入下節之文也萬章問友原是概言交友孟子因百乘之家漸說到大國之君至不敢不盡也集注以當作前半略一停頓孟子言至此乃不覺曠觀古聖相與之隆所以又有然字一轉此以下則友道之極也集注以天位天職五句入上節特因更定注疏本之舊節次以文勢一氣注下故置上節之末耳講家誤會以爲專借晉平公則失其旨

集注以再言卻之爲未詳愚按孟子答辭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味此答則知問矣萬章此問其意原在不受一邊故於初問特言何心此其發問之本意直欲疑當時餽遺者多在虛文籠絡耳及聞孟子曰恭也萬章乃思恭敬與辭讓皆禮也彼既以餽問爲禮則此亦宜以辭讓爲禮而何以卻之卻之反爲不恭重言卻之者心口相商幾番辭度之情況也此句上承恭也下合以是爲不恭通會之亦並非旁人有不恭之論並非爾日有此不恭之評直是萬章一聞恭也之恭字即隨口轉出不恭字正見其本意專在欲卻之耳惟其本意專在欲卻故極見其詳審節度必再言卻之也再言卻理則於孟子答辭義乎不義乎兩乎字更映照出之也自萬章之問則前言卻之者尙其當卻與否也再言卻之則若決其宜卻之也自孟子言之則前言義乎者義不義未可必也再言不義乎者雖不敢徑斷其不義而姑懸擬之也此與萬章之問再言卻之似異而實同故萬章之問以不恭承卻之而孟子之答以不恭承而後受之重重頓書然後消此一卻字

交際章末集注謂於際可公養之仕爲交際餽問之一驗此自作餘意迴顧耳然揆之義理文勢皆毋庸也近日全壇王氏本義匯參於章末載明人徐氏方廣說痛闢諸章以交亦是行道之說有閭士君子立身行己深爲有功而王氏猶不免周旋集注謂迴應前文自可殊不知朱子集注明白正大苟有絲毫涉疑之處必別白之乃所以尊朱子耳

孔子嘗爲委吏矣節而已矣三字非孔子語也曰會計當曰牛羊茁壯長止此數字是孔子語此下而已矣三字乃孟子謂孔子當日只言如此也其實孔子意如此而以而初未有所傳之說辭只是孟子代述孔子語意如此而已矣故足之以見位卑不可言高也注疏皆以而已矣三字亦誤作孔子語而聲子爭臣論遂沿趙注之誤其實宋子集注未嘗如此解而至今講章相沿皆以而已矣三字誤爲孔子之語其病百出而皆莫攷其誤自趙注也

周道如底底即砥字之履反說文底柔石也从厂氏聲或从石作砥俗塗板本誤作底在广部山居也一曰下也从广氏聲都禮切禮記儒行砥厲廉隅書禹貢底柱析城武成底商之罪皆音青玉篇底致也至也均也平也俗本皆譌作底二字音義皆別

說文滿疾瀨也孟子音義陸云波流也趙注滿水圍也謂滿水滿槃水也疏告子言人性猶槃迴之水也滿圍槃迴之勢也朱注滿波流激回之貌按朱注蓋檃括注疏之語然說文疾瀨也玉篇急瀨也原非以水流之狀貌言也惟疏申趙注言滿圍槃迴之勢勢與貌若相近而貌尤明顯故集注云爾但勢就其流言之貌則覺似形容體物之詞矣此條雖非改古訓詁而古訓義實不如此朱注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此二語雖爲生之謂性一條剖說而實言性之總括處也觀此則性即理也更曉然無疑矣近日如戴震者著說以辨性即理也一語爲倒置謂理是條理肌理文理著於物而後見者猶如性是理之祖宗理是性之支系豈可謂祖宗肯其子孫乎凡今攷古訓詁之士莫不以戴說爲允當而不知理之一字徹上下而言之就其著於物者則條理肌理文理皆即此理也而溯其所出則天所以賦於人者本即此理也今專指其子孫支系如此而反謂其祖宗不如此可乎昔黃東發氏云性本指人物之所稟賦然不得不推所賦之實理爲說蓋宋以後多有疑此者不始於近日戴震也愚已於中庸附記詳錄黃氏說而并記於此

異於白馬之白也句集注張氏曰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二說並載蓋以存攷未嘗專主疑衍說也惟是

集注此下順文爲訓義則頒者以去此二字爲順故今墜
師皆乙去此二字不讀矣然究須知朱子於此二說並存
而未斷也

乃若其情總注誠栺子曰才稟於氣朱子謂程子此說才
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程子指其
稟於氣者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次之程子爲密
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
可無省察之功朱子之論誠備矣然此章論性則實不兼
氣質言之上言非才之罪下言不能盡其才其字正須看
得眞切此才字直從性由直從情出與程子所謂才者其
指歸別矣孟子當異學爭鳴之日非此直指根原之論不
足以挽迴世道他章皆言性善惟此章於性情之下透出
一才字所謂開山者觀其鏡迹發矣者聽其弦聲此實至
要之大關捷不必引程子說相提並論者也○此章折衷
孟子之說與孔子食可去信不可去之意異是殆未之思也蓋子貢善問欲以探
其理之至極則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又曰於
斯二者何先故聖人明信爲本以示之若任人蓋徇乎人
欲者其問也意固以食色爲重若但告以甯不食而死必
以禮食甯不娶妻必親迎則理不盡而意有窒故孟子循
其本而告之使之反其本而知理之不可易者則其說將
自窮與孔子謂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之意蓋無殊也愚按
南軒說固然已然又須知孟子教屋廬子以奪兄嫂處子
二者應任人此特因其問太急故姑以此爲不揣本而
齊末者針對立說也若子貢問政聖人原以兵食信三層
並說是三者之關繫於人國本皆甚重故欲商其所去必
予於不得已而後及之此則聖賢經權之精義豈任人輕

所可臆語乎若果其問禮與食色與食皆舉其平等相衡
而有待於設處者孟子自必有以答之此則本章所未及
者所謂文外尙有事在也南軒謂孔孟之意無殊是已而
此章所以必如此應之意則猶未盡也亦欲知文字須面
面映發耳

孟子答萬章問舜號泣則曰怨慕而答公孫丑小弁章末
引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卻無怨字此義自含怨
字在內然說到此處則亦不必照管上節親親之過大而不
怨等句矣直從上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至性一
氣中結此遠想孝字正收足仁字也然上文親親二句猶
是從怨字推出仁字至此上述聖言以明聖孝舉一慕字
而并不言怨也至哉文乎

爲其爲相與以爲相不及處守之尊故輕之邪意本趙注
然處守固尊爲相亦不得云輕也此但問其所以不見儲
子之意爲相句意恐當闕疑也儲子或卽是言王使人瞯
夫子之儲子或其人在齊王之前有疑閼孟子處故屢
疑孟子因此人在相位而不欲見之然此外更無可證佐
未敢質耳

孟子之去齊以齊王不能聽用其言以行仁政也而其憮
憮欲王庶幾改之以仁政拯斯民者則一於仁而已矣寤
于髡章孟子但以夷尹惠三子一於仁答之而於己所以
去齊之故未嘗明言者髡固滑稽之輩不足與之深言又
不特文字言中事外面面映發而已

趙注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
五集注引楊氏云湯進伊尹豈有伐桀之意桀之不道湯
聖人之心亦可見就桀實有五也溝章乃謂此注略衷惠
而獨詳伊尹則謬矣

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言二國當日初受封卽此百里而已集
書闕疑時以百里爲不足乎而其時止得此百里而已
注儉止而不過之意儉卽上句足字義也

大國地方百里正當據孟子今滑方百里者五以證明周
初班爵祿之大略而後人乃反欲援明堂位史記諸書以
資博辨者可無庸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
者大桀小桀也趙注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爲大
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爲大桀子爲小
桀也朱子集注因之按公羊宣十五年傳什一者天下之
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疏夏桀
無道重賦于人今過十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
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故曰多乎什一大桀小
桀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二十三乃取一
則爲小貉行故曰寡乎什一則大貉小貉也公羊傳此文
汎概言之疏亦汎概以言大小非以彼貉爲大貉今子爲
小貉也孟子此文自當依公羊宣傳之義

詘詘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集注用趙注語也音義
詘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
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詘者音怡詘詘自
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詘卽不合注意當借
讀爲詒音怡愚按孫氏此條迂矣詘卽詒也說文詒託何
切沇州謂欺曰詒玉篇詘詘自得也廣韻詒詒自得兒又
淺意也未有分別詒音他詘音怡之說也說文專引沇州
謂欺曰詒未及於自得義說文每有偶舉一義不及別訓
者不特此字矣今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則欺義淺義又
何嘗不兼寓乎下句云詘詘之聲音顏色正合貌字訓義
正合子既已知之神情四書辨疑乃謂人字羨文又俗講
章以子既已知之矣作旁人語皆未嘗合注疏詳玫耳

朱子於中庸言性卽理也於孟子盡心章云性則心之所
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更爲精審矣但此下又
以窮理貼知性說雖其原本自一貫然窮理則有源流分
合之殊就一事一物之窮理亦何嘗非窮理而豈可謂之

性乎所以或問一條云今窮理而貫通至於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或問此條可以補集注所未備也又集注知性則物格之閒盡心則知至之謂而或問一條云初問亦只謂知得盡如大學知至未說及行後來仔細看如大學誠意一般蓋所謂盡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不盡好善便如好色惡惡便如惡臭徹底如此無少虛僞如所謂盡心力而爲之覺軒蔡氏集疏引或問此條因謂盡心如大學之誠意知性如大學之致知知天如大學之知止此皆與集注若微異矣竊以下學恩昧之見所謂性卽理也特指與人體認之辭若必竟將理字替代性字謂知性二字卽是窮理二字則是以指引下學之語爲詮解聖言之辭究似微涉於假借也卽曾子聞一貫之旨借忠恕以指與門人者亦並非將忠恕二字替代一貫字也況孟子此章與大學之層遞析言條目者語義指歸亦自不同假亦未可執大學某條以屬此也又如朱子總注所謂智而不仁造其理而不履其事何嘗非學者切實境路而揆之孟子此章之指其是否孟子章義所有何未敢以質言耳

不恥不若人節集注附載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聖賢之事此卽趙注云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疏於此下申說注隱朋顏淵者毛氏校本云趙注每篇皆有章指而疏本注中皆不載疏中每章起句如此章言云卽章指之詞然間或全錄間或節錄愚意以爲疏本注下不載章指者後人見疏中起句多用其詞嫌其重複故削之耳每深病之及觀此章疏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則知章指是孫宣公所刪也然旨在疏則章指必當全錄之丁未季冬三日人定時毛扆識按趙氏此章章指云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隱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動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之云此等說本不必取而常熟毛氏校本謂孫氏刪去章指失趙注之原本則學者所不可不知且以見凡治一家之詁義者不可輕自刪動其原本也故備錄之趙氏章指今余氏蕭客載於鉤沈卷內而曲阜孔氏繼涵又專取趙氏章指錄板矣

葛者之民一章惟所存者神句難以言詮恐不善解者易涉於元渺矣蓋此章摹繪王者功用自然之實前言嶷嶷雖得其意象矣不恕不庸不知雖得其化境矣然皆是從民一邊說耳至末節提唱君子則歸到王者矣而又不得不先從所過者化渾敘一句然仍是就及於民之一邊說故必就王者本體正說一句而此本儻實渾淪無可說孟子此句以神對化此爲善言天地此爲善言王者趙注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此注非也而疏云今夫天地之化者始終至此章進而與王者相形則就其好處形容之小補亦補也雖虞亦非病也注引楊氏曰所以致人疑慮必有覺迫于善之事思繼謂必守何不以或字易之

不恥不若人節集注附載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聖賢之事此卽趙注云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疏於此下申說注隱朋顏淵者毛扆

爲日齊王欲短喪故爲之請不知齊王欲短喪其時如孟門高弟從旁議論尙未能遽折其短喪也何且云爲期之喪猶愈於已而其傳豈敢抗彼君命依禮經以請乎且卽假如其傳依禮經以請而公孫丑亦不得云若此者何如若此云者每況愈下不堪卑例之詞斗而孟子亦不得云是欲終之而不可得雖加一日愈於已孟子又何以爲此無可奈何不得已而遷就之詞凡此數層有一焉卽可以斷儀禮父在爲母朞之無據者也孟子固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周喪禮文殘缺士大夫各抱遺以記所聞則有之然如左氏傳載叔向謂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焉如此之類勿泥焉可矣必據儀禮此條爲實若唐虞殷冰之僞質辨者則惑也故因孟子此章而備說之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皆歸在君子立教之衛前章子私淑諸人私淑就受者言此私淑艾就授者言孟子此章蓋深有味於孔門傳授之旨首舉有如時雨化之者蓋從百年前慨想顏曾而神往也末一句實指自己說私淑下增此艾字則當日所聞於洙泗者莫非示我之眞切矣妙在若不爲受者言而爲授者言心之精微所不可以枚舉形容而得者也

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禮經解繩墨之於曲直也漢書王莽傳離婁督繩公輸削墨此墨字皆卽是今書墨之墨或謂卽繩字殺梁傳三糾繩曰徹二糾繩曰墨又唐律注三股曰徹二股曰繩繩與墨經互無通用者此說不可從也若周禮占人史墨注云墨兆廣也此拆兆之墨猶不足引以爲據若儀禮大射儀若丹若墨度尺而午鄭云從者橫者若爲用丹若爲用墨據此則三代時已有書墨之墨字明矣不自許氏說文始也況僖二十三年傳子墨衰絰又在孟子之前而商書其刑墨傳云湼以墨則商時已有墨又何疑於周乎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疏云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教朱子集注言其非難非易此仍用疏語揆高卑爲難易耳然此何非如此解公孫丑之問意在使學者有近便易人之處孟子則謂無此法也君子設教者只身在此道之中看露者雖極神到究與繪天地不同耳彼講家主偏勝爲說者正在不知孟子語義耳

翟氏灝異引表記仁者人也道者義也謂可與孟子仁也立於此圓圈之內要你認明此圈兒臨我入來萬無我反跳出圈外手援你入來之理此方針對何不使彼爲可幾者人也章末證可無泥於尤遠之說高麗本亦此說固是然表記雖載此爲孔子之言而注疏仍與中庸注相人偶之說同耳豈若集注義爲精乎而猶附或說於後益見朱子之虛心矣但本文至足自不必用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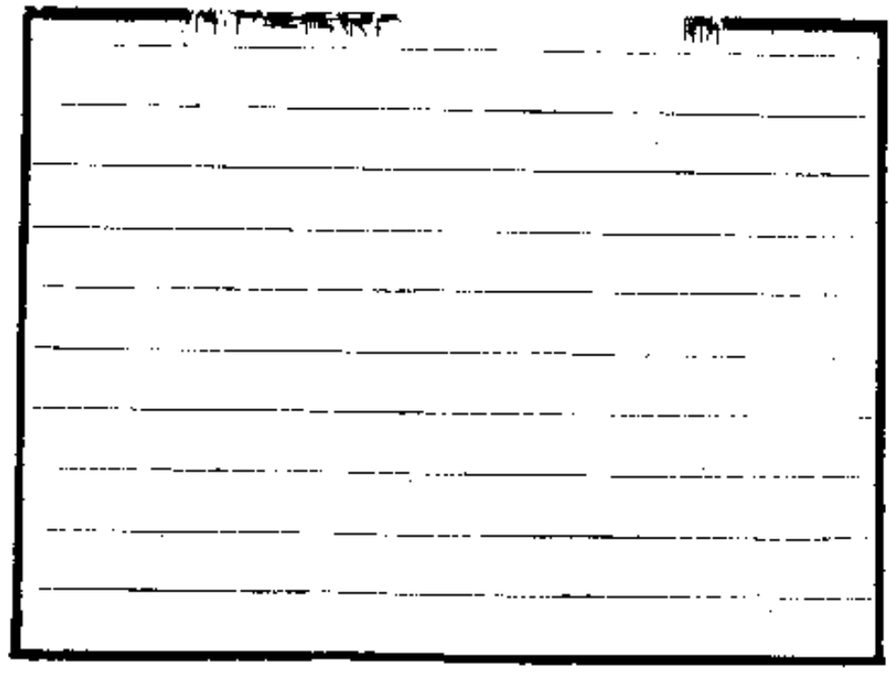
趙注云今按漢書無倮方言亦訓賴此引方言倮訓賴檢大不賴於口趙注理穎也謂大不賴人之口朱子集注用趙說云今按漢書無倮方言亦訓賴本作賴亦是聊賴之賴也但方言云倮聊也注謂苟且也說文倮聊也婁氏班馬字類倮字下引許愼曰賴也此與朱子引方言作賴同然就方言郭注聊謂苟且也卽使聊本作賴亦是聊賴之賴非賴恃之賴矣說文賴贏也漢書高紀無賴晉灼曰苟者漢書季布傳贊其書無倮之至耳蘇林曰倮賴也言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合漢書注方言說文諸書倮是聊賴也豁檢之問與聊賴不合趙注雖訓賴而疏云稽大不能治人之口此卻訓爲治不同趙注賴義也此疏難未明出治字之訓何所本然理字本訓治義凡疑之待析語之待疏解者皆謂之理此則無須援倮字矣特疏語尙未詳耳近日翟氏云理者條分修治之義離疑令蹇修以爲理此說甚當智之於賢者也賢者以智之所至言其分量不能皆齊非以智燭照賢不賢也聖人之於天道言同造聖人境地而尙不能無安勉之殊偏全之別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皆非也此二句非必與上三句語勢差排句作一例耳

可欲之謂善集注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繹詳此注蓋因善人也指樂正子本身所以此句必以可欲指其人可欲也然此可欲實指理言卽前章好善優

於天下之善字惟其善之理可欲所以此人得爲善人可欲二字直透出其平生力量一於善而無歧無雜可字路頭認得眞即斷到得有諸己境地也集注引張子曰業正子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愚竊疑不致於學語似須酌

宰高數仞節總注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云云愚按此章爲當時說大人者立言也蓋當時遊說於君卿者多怵於勢分因而逢迎諛媚變其本志者不可勝數也所以然者總坐先有其巍巍在胷中耳其素乏學守者固不足言即其平日稍有所立者至此亦不免移易所守故孟子此言非專欲其藐乎彼正欲其固守在我也而所以能固守其在我者則先從藐彼得之在我者皆古之制是矯辟著裏語非放長形短之謂○趙注本勿視其巍巍然音義巍音魏丁云當作巍瞿氏灝曰說文巍高之義而轉去聲則爲巍郡巍姓古人書此字或著山在下爲巍楷體則分有山無山爲二字古書原文或未盡準今體有因著山在下而變作巍者莊子知北遊篇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天下篇巍然而已矣與此孟子之巍巍然同近本依丁公著作巍是也而舊文因緣之故亦所當知愚按說文巍高也臣鉉等曰今人省山只爲巍國之巍非巍郷原一章於全書性道大旨審示明切然後由堯舜至於湯一章感敘道統之傳以結之即此可見七篇由於孟子自作故其編次舉要如此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朱子語類曰三山林少穎向某說得最好若禹皐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若非前面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此孟子維繫世道人心之綱也孟子一生齊梁諸君既皆不足與有爲而楊墨異說紛然競起其間捭闔縱橫遊談如此其甚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此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此數句接林氏此條前後意本重見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相貫其前數句意在歸重見知而删其前數句亦未嘗不可也蓋此章結處亦猶言數過時可舍我其誰也而彼以行道濟時之事業言之則有難以顯白者前三篇以孔子傳道爲指歸至過門不入以下爲鄉原言非爲傳道言也而斷之曰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孔子之道也子思作中庸末章曰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篇終禦侮於禹皐文王賴於伊萊孔子賴於望散乎曰非其時不足以行其道而後自任見知孟子不敢先詮解上節意若歸重見知以爲末節地也至於朱子集注專採用其後數句者亦以此數句是專詰此末節而非必斥其詮解上節歸重見知也然則通章皆歸重見知是也林氏蓋深味末節以言之耳然則孟子果以見知自任歟曰孟子固自言矣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未得爲徒則是未見也即此節又明言矣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百有餘歲則是未見也且未洙泗及門固顏曾矣孔氏之徒士士字正相應也孟子亦言不屑不潔之士蓋孔子門有子思矣若俱置之不道而遽自任見知孟子不敢也然而何以云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此非自謂而誰謂乎曰聖人之生與天道相應者也未有空言無驗而可謂知天道者也韓子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何謂其事行乎即堯舜以後五百餘歲文王以後五百餘歲湯以後五百餘歲其時數皆信而驗者也何謂其說長乎即孔子而來至於孟子百有餘歲其接續不可必也不可必之中則在有心肩任者競惕維持於其間蓋日日當望其續也人人當與其任也此所謂其說長也孟子固非必以見知自任即矣然至此則亦不必依前之時數以見知間知遲速之矣孟子斯時蓋位卑而上下望之能置身於斯道者更何人乎無有云者自必仍承前語義謂見知聞知也就三山林氏繹經之旨謂上言無有見知下言無有聞知則此處語勢未嘗不如此故朱子用之也若必因此而謂前數節皆歸重見知者非也必因此而謂孟子自任見知亦非也仰謂朱子因其歸重見知而删其前數句亦未嘗不可也蓋此章結處亦猶言數過時可舍我其誰也而彼以行道濟時之事業言之則有難以顯白者前三篇之末章一則曰吾爲此懼再則曰子不得已同此神理而



大名崔述輯著

在鄒

補孟軻騶人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列女傳云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當非無故而云然者即三遷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論孟子云云者則必舞之事也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人之相遠固由於習然大聖賢之生必與衆異必不盡隨流俗爲轉移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瓦墓之鄙兒無以異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則孟子亦當如是使孟子幼時絕不知自異於羣兒則孟子壯時亦安能自異於戰國縱橫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即擇學宮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市側乎國語稱文王曰在母弗憂在傅弗勤列女傳云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後世儒者遂謂文王生有聖德大王知其必能興周故舍泰伯而傳國焉夫同一聖人也文王則生而即爲聖人孟子則幼時無少異於市井小兒一何其相去之懸絕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適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爲聖人亦必由漸而成聖人幼時雖未即爲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引刀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則當然然且誦且思豈無中止之時乃責其聲之必無斷織乎至於殺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繼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爲信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於是孟子自異於戰國縱橫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即擇學宮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市井小兒一何其相去之懸絕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適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爲聖人亦必由漸而成聖人幼時雖未即爲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引刀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則當然然且誦且思豈無中止之時乃責其聲之必無斷織乎至於殺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繼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爲信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於是孟子自異於戰國縱橫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即擇學宮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市井小兒一何其相去之懸絕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適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爲聖人亦必由漸而成聖人幼時雖未即爲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引刀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則當然然且誦且思豈無中止之時乃責其聲之必無斷織乎至於殺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繼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爲信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於是孟子自異於戰國縱橫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即擇學宮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市側乎國語稱文王曰在母弗憂在傅弗勤列女傳云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後世儒者遂謂文王生有聖德大王知其必能興周故舍泰伯而傳國焉夫同一聖人也文王則生而即爲聖人孟子則幼時無少異於市井小兒一何其相去之懸絕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適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爲聖人亦必由漸而成聖人幼時雖未即爲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附論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親師子思子思則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有所自趙岐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同上

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遊齊燕人畔時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魚之卒在顏淵前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而孟子去齊後居鄒之宋之薛之滕爲文公定井田復遊於魯而後歸老則孟子在齊時亦不過六十歲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餘年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當明言其人以見其傳之有所自何得但云犬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無受業於子思之事史記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學深遠恐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引刀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則當然然且誦且思豈無中止之時乃責其聲之必無斷織乎至於殺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繼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爲信故今並不錄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

梁大夫考古質疑云墨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惘然無對此雖君戲笑之談殊遠中亦自難對近鑑梁之是歟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爲信故今並不錄

韓詩外傳云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於是孟子自異於戰國縱橫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即擇學宮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市側乎國語稱文王曰在母弗憂在傅弗勤列女傳云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後世儒者遂謂文王生有聖德大王知其必能興周故舍泰伯而傳國焉夫同一聖人也文王則生而即爲聖人孟子則幼時無少異於市井小兒一何其相去之懸絕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適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爲聖人亦必由漸而成聖人幼時雖未即爲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引刀裂其織以喻學之不可中輟理則當然然且誦且思豈無中止之時乃責其聲之必無斷織乎至於殺汝云者不過一時之戲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戲而遂買豚肉以繼之是教之以文過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說者欲極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會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爲信故今並不錄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

梁大夫考古質疑云墨客王聖美少謁一達官問聖美曰嘗讀孟子否曰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曰從頭不曉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見梁惠王其人惘然無對此雖君戲笑之談殊遠中亦自難對近鑑梁惠王非以其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大慶嘗思而得之孟子論聖人之相遠固由於習然大聖賢之生必與衆異必不盡隨流俗爲轉移孟子雖幼安得遂與市井瓦墓之鄙兒無以異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則孟子亦當如是使孟子幼時絕不知自異於羣兒則孟子壯時亦安能自異於戰國縱橫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側之不可居則何不即擇學宮之旁而遷之乃又卜居於市側乎國語稱文王曰在母弗憂在傅弗勤列女傳云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後世儒者遂謂文王生有聖德大王知其必能興周故舍泰伯而傳國焉夫同一聖人也文王則生而即爲聖人孟子則幼時無少異於市井小兒一何其相去之懸絕乎蓋凡稱古人者欲極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復顧其事之乖其適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謂文王之聖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無異於庸愚其實聖人之爲聖人亦必由漸而成聖人幼時雖未即爲聖人而亦必不與流俗同也善讀書者當察其意所在不必盡以爲實然也故今不載此事

子所謂不見諸侯者謂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
來見諸侯耳非謂終古不可與一見也故曰庶人
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
何哉曰殷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
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語意甚明豈容有不曉其
義者而乃紛紛疑之謹之眞吾所不曉也若謂終
古不可一見諸侯則禹皐陶何以見堯舜伊尹何
以見湯太公何以見文王乎孟子居鄒季任爲任
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
然則孟子之見時君皆當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即
無史記之文而孟子之爲應聘而往亦無可疑者
但記書者止欲明先義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見之
前一一鋪敘如今演義之文法耳齊景公問政於
孔子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未問之前亦必有其相
見之因但無關於義理故不必一一而書之策也
今論者乃以是爲疑豈宋人沿唐舊習喜弄娛怪
孟子不見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
如是讀書書無不可讀者無怪乎胸洞明之不求
甚解也

按孟子先義後利之旨深切戰國時人之病要亦
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尚義逮春秋時人
漸重利然尚有好義者亦頗有假義者至於戰國
非惟人不好義即假義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
利是圖無所用於假義者也人心一專於利則但
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且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甚
至但知有日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
國之君惟務戰爭以辟土地聚斂以充府庫其臣
亦惟務逢君以取富貴其閭巷之間亦惟事強凌
弱衆暴寡以自利此無他皆好利之心驅之使至
是也是以戰國之時生民塗炭風俗頹敝死於兵

者動至一二十萬然則孟子此言誠救時之上策
亦千古之炯鑑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
公讀之亦深嘆美之也

聖人何嘗不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貞曰坤元亨利
牝馬之貞曰利建侯曰利見大人曰利涉大川春
不一而足聖人何嘗不教人以趨利而避害乎但
聖人所言義中之利非義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獨
得之利永遠之利非一時之利此其所以異也故
曰見利思義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無如世俗之人惟
利是圖而不復顧義之是非不但損人以利己也
甚至貪一時之利而致釀
爲臣者且耗國以肥家甚至
終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不
言可謂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與齊梁群君問答之言女繁不可悉載而
孟子乃人所共謂亦無庸悉載也故但撮其要旨
及有關於時事者次其先後不備錄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
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
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
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備覽惠王數收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
于髡孟軻皆至梁史記魏世家

史記此文載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
之乃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記惠王
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十六年改元又十
六年而卒其後稱爲今王至二十年而其書止杜
氏左傳後序謂史記誤分惠成卽惠
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
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

也而孟子之見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戰請
以戰喻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惠王果未稱王
孟子何由預稱之曰王乎又按史記梁子秦何西
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敗
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
告孟子乃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來
之事惠王何由預知之而預言之乎按杜預左傳
後序云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
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
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然則史記所稱會徐
州相王者卽惠王非襄王矣所稱襄王之元年卽
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敗於襄陵皆惠
王時事非襄王時事矣蓋惠王本稱魏侯既僭稱
王則是年乃稱王之始年故不稱三十七年而稱
元年史記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見其於三十六
年之後又書元年遂誤以爲襄王之元年耳然則
王時事非襄王時事矣蓋惠王本稱魏侯既僭稱
終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不
言可謂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與齊梁群君問答之言女繁不可悉載而
孟子乃人所共謂亦無庸悉載也故但撮其要旨
及有關於時事者次其先後不備錄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
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
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
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備覽惠王數收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
于髡孟軻皆至梁史記魏世家

史記此文載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
之乃周顯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記惠王
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十六年改元又十
六年而卒其後稱爲今王至二十年而其書止杜
氏左傳後序謂史記誤分惠成卽惠
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
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稱王

孟子事實錄卷七

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記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謂竹書之今王爲哀王而無襄王則非也孟子書稱見梁襄王孟子門人記此書者皆當時目覩之人不容誤哀爲襄則是梁有襄王無本稱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則是梁固有襄王也世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蓋有誤書襄王爲哀王者史記因疑梁有襄哀兩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誤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爲襄王之年耳然則紀年之所謂王之二十三年爲哀王之年耳今王卽孟子所記之襄王不得以爲哀王也說並見前惠王條下

附錄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孟子按孟子曾見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不能用適

將以事老也故契教以人倫而曰長幼有序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若惟事兄而已當云入則弟不當云出則弟矣

按人君撫有一國當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聲蕩人心志尤所當痛絕者乃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爲與民同之即可以王齊王好世俗之樂而孟子以爲今之樂由古之樂此何說乎無他戰國之時生民塗炭孟子目擊其艱急欲拯於水火之中而是時大國之君惟齊宣猶足用爲善齊宣所好又非且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爲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論也讀孟子者當以意逆志不可執詞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輕議孟子也

不載并識其說於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孟子

按治國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則雖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舉之對孟子此章實治國之要術故今載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雖然孟子此言特爲齊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猶皆不可信而必訪諸國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勞何至於是堯舜大聖人也然其命官也不過咨於四岳訪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聖帝哲王然也齊桓公聽甯戚之爲而

相管仲晉文公聽趙衰之薦而用卻穀樂枝先軫皆能治其國而霸諸侯而孟子乃爲是言者何哉蓋齊之延臣不肖者多而賢者少惟諸大夫之言是聽則必有貪緣權倖以求進身者觀於王舉陳賈齊之大夫可知矣觀於華牟章中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觀於王驅至公行氏有進而與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而欲資大夫之薦引安能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爲固將朝也況王命而遂不朝乎且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否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爲卿大夫之中非無賢者顧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則賢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權不一在國則無以攘其民在軍則無以勝厥敵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見賢然後用之豈復有求之者吾故觀於城濮與鄗之事而益信孟子之言之可爲世擊也

附錄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孟子

觀此文則齊王於孟子可謂心悅誠服矣梁惠王公孫丑兩篇敘孟子事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其見於他篇者無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錄之

卽墨大夫而無如毀之者之衆齊之往事概可見矣故凡人主處不得已而爲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論也讀孟子者當以意逆志不可執詞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輕議孟子也

不載并識其說於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孟子

按治國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則雖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舉之對孟子此章實治國之要術故今載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雖然孟子此言特爲齊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猶皆不可信而必訪諸國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勞何至於是堯舜大聖人也然其命官也不過咨於四岳訪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聖帝哲王然也齊桓公聽甯戚之爲而

晉卿大夫之中非無賢者顧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則賢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權不一在國則無以攘其民在軍則無以勝厥敵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見賢然後用之豈復有求之者吾故觀於城濮與鄗之事而益信孟子之言之可爲世擊也

附錄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孟子

觀此文則齊王於孟子可謂心悅誠服矣梁惠王公孫丑兩篇敘孟子事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其見於他篇者無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錄之

卽墨大夫而無如毀之者之衆齊之往事概可見矣故凡人主處不得已而爲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論也讀孟子者當以意逆志不可執詞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輕議孟子也

不載并識其說於此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孟子

按治國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則雖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舉之對孟子此章實治國之要術故今載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雖然孟子此言特爲齊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猶皆不可信而必訪諸國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勞何至於是堯舜大聖人也然其命官也不過咨於四岳訪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聖帝哲王然也齊桓公聽甯戚之爲而

天子諸侯之視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稱孟子將朝而使人召之蓋朝又何以齊王不知孟子之將朝而使人召之蓋孟子之在齊乃客卿也與居官任職者不同職固之世凡客游於諸侯之國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則往朝耳故史記云游事齊宣王言游事以別於居官任職者也是以孟子將朝而齊王猶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蓋當時風氣如是非但孟子然也

但在他人則王之召則疾趨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職豈容如是觀此章之文及後蚳鼃不受祿而章孟子在齊所處之時勢可知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能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孟子

此章孟子責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謂齊大夫之曠職而齊王之失政矣然吾讀之而猶覺齊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誠爲曠職然其心猶知惟民其言猶知引咎初未嘗剝民之膏脂以自奉盍君之倉庫以自肥亦未嘗自矜其能而歸咎於歲也齊王誠爲失政然猶自知其過未嘗怙終而拂諫也是其國事尚未大壞是以宣王雖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猶能保其國至於閔王爲燕所滅止守莒即墨二邑而其臣民猶知發憤拒之後力不能敵而後國亡孔子言觀過知仁吾於孟子讀平陸一章而知齊之猶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遠書缺吾不知其詳矣若明季之事則吾鄉前輩之所記載尚可考而知之崇禎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轉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賦稅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縣催徵而與之均分之民之飢寒扑責而死者累累此其視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極矣然莊烈帝皆不之知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朦蔽有直言時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時猶自謂非亡國之君其視齊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厭忠烏合之衆本不難於勦滅乃至一縣則一縣歸之一府則一府歸之至一縣則一縣歸之求其如齊而不可得無他其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曰北化者無使士親膚於人心獨無恢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子

存參或曰孟子嘗公旅孟孫之母而師葬於魯也趙岐孟子題詞

游齊下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孟子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

戰國策云燕人悔怨百姓離意孟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

都之兵以冈北地之衆以伐燕史記燕世家采之
余按此卽孟子書中所載沈同之問歟或以爲勸
齊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稱文武云
者卽勝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語而
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悅不悅決之何嘗以
爲時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書幸而猶存故今得
以考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頗樂毅虞卿魯
仲連之屬其人未嘗著書或其書已亡無可據以
証史記之是非者學者必謂史記之得其實然則
古人之受誣於後世者豈可勝道哉吾願世之文
人學士毋據斷簡殘編傳聞之詞而輕責古人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
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
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
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
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
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
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孟子
齊之取燕史記六國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齊爲
湣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爲湣王而齊世家無之
蘇子由古史據史記年表文斷以爲齊湣王陳氏
新話從之而謂孟子書爲其徒所記以故致惧惧
葉氏大慶考古質疑據戰國策之文謂齊宣用蘇
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國大亂儻子謂
齊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稱宣王與孟子合
是矣然吾猶惜其論未盡而疑史記之不應有俟
之猶未免於過也按孟子書中與宣王問答之事記此
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絕無與湣王問答之事記此
書者不過萬章公孫丑之屬皆嘗從孟子在齊目

覩此事者必無以湣王之事無故移之宣王之理
由是言之孟子之不俟無可疑者史記魏世家稱
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傳又謂孟子
先至齊而後適梁自梁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齊取
燕之歲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則孟子去齊已久矣
何由得見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記之有悞亦無
可疑者蓋自陳恒得政以來凡十二代而有齊國鬼谷子亦
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宋康王偃稱王其間
云然而史記止有成子恒襄子盤莊子白大公和
桓公午威王嬰齊宣王辟彊湣王地襄王法章及
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過之又悞以桓
公爲在位六年是以威宣兩代移前二十一年而
取燕遂當湣王世耳索隱云紀年齊康公二十二
年田侯剡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
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據此則
齊威立於周顯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記之年遞推
而下之取燕正在齊宣之六七年非湣王時事矣
故以紀年爲據則孟子莊子戰國策鬼谷子之言
皆合若以史記爲據則此四書無一合者而宋人
乃欲據史記以駁孟子其亦異矣司馬溫公通鑑
從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是矣然以取燕燕畔爲
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數月而湣王立亦於事理
未合講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爲宣王事燕畔
爲湣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稱王曰者湣王生而
未有謚也其說尤謬夫不聽孟子而取燕者既
爲宣王矣燕人之畔湣王何慙於孟子乎此無他
皆由未嘗深考戰國時事不知史記之移威宣兩
代於前二十餘年是以委曲求全其說而卒不能
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數章並依孟子國策紀年之
文載之宣王之世

附錄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
可復孟子曰是爲齊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
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
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
之孟子
此事未知何時然揆其理勢當在將去齊之前故
附錄於此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
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
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
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
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
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孟子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
卧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
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
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心猶以爲
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
也予繼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由足用爲善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舜安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
孟子
拔孟子去齊之故致爲臣章不言所以宿晝章雖
有不及子思一語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
詳言其故蓋孟子之至齊無他不過欲救民於水
火之中耳而戰國之君多不足與有爲幸而齊宣
猶足用爲善是以孟子戀戀而不忍遽去也庶幾
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從者不從則

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則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
孟子雖在齊何益且孟子之去齊齊王何嘗不留
孟子援室中圖畫以萬鍾齊王之意溫矣然非孟
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雖萬鍾何加焉王
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豈有意乎欲及子思惟有
勸王改過而已觀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齊
與其所以不遽去齊皆非苟然者學者不可以不
察也然尹士亦當時之賢人其所譏刺皆近於理
非若淳于髡輩嘵然而妄議者但未識孟子救世
之苦心耳觀其問孟子之言而卽自謂爲小人則
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所論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
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
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
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
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雖言去齊之故然
特爲齊王言之此乃聖賢平治天下之素志也蓋
聖賢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將使天下
皆登於衽席也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塗炭
極矣必使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而後足遂聖賢
之心然秦楚韓趙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齊
宣猶足用爲善而國勢亦足以有爲然竟不能有
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樂也乃後世說
者猶以孟子之勸齊梁行王政爲譏嗟夫使孟子
不勸齊梁以行王政終老於鄒可矣胡爲乎口出
入於風塵馬足之間而不憚其煩也

附論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
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

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孟子
按前章云孟子爲卿於齊而公孫丑云仕而不受
祿孟子既爲卿何以不受祿既不受祿又何以自
贍乎蓋古者卿大夫之祿皆以邑若他國之大夫
居是邦者則我饋遺餼奉春秋傳所謂泰鍼與楚
比鄰者是也士之進是邦者則饋以粟帛孟子所
謂君饋之則受之者是也孟子既見齊王知其不
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爲久居之計齊王雖設
以卿之位而初無卿之職是以朝王無定期而孟
子亦自謂無官守無言責也合此三章觀之則孟
子所處之時勢了然可見然則孟子在齊正與孔
子際可之仕相類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論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
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
子

按孟子稱齊王猶足用爲善宣王之勝人者何在
乎蓋有三焉孟子言無已則王宣王卽問奚人可以
則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卽問德何如
保民乎哉是其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說勝於
人者一也孟子論交鄰國王曰奚人有疾奚人好貨奚人
勇孟子論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
好色燕人畔則王慙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則
王以爲已罪是其有過而能自知又不自諱勝於
人者二也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
乎是其心中探服孟子之賢以爲伊呂之儔王驩
王之嬖臣也弔滕之役朝暮見焉非惟不敢恃寵
而囑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歡心無他知
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齊平公者驟何難爲
臧倉之所爲勝於人者三也戰國之君如宣王者
蓋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爲足用爲善已宿於

田宋歸鄒之滕王薨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

此孟子去齊以後居宋時事故次之於此

附錄孟子謂蚳鼃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同上

孟子在宋不載有他事不勝宋大夫也故附錄此章於此萬章盆之之問亦當在此時可想推也

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同上

此孟子居鄒事當在去宋之後至滕之前但未知與然友之問孰爲先後姑次之於此

此章發明上下之閒出爾反爾之義最爲深切民之死與散也有司不之憐也曰非我也歲也有司之死於魯也民亦不之憐也曰非我也魯也曾子之言眞千古之炯鑑甚矣仁政之不可不行也雖然吾讀此章而喫鄒有司之猶爲賢也何者君之倉廩實有司不之盜也君之府庫充有司不之竊也

也賢何如之有司之過惟不告民矇耳然救世之以民隱告於君請君賑以錢粟不以與民而但以飽已之貪蠹者其賢奚啻數倍故曰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孟子但勸穆公以行仁政即可以致親上死長之美若有司如後世之貪吏君雖行仁政惠斷不能及民甚至仁政反爲弊政藉有之勢必盡罷諸有司別易以賢人然後能施仁政於民以是知鄒有司之猶爲賢也是以有司雖死於戰而國不危及齊失國而鄒猶能自保也

附錄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此與鄒魯之閧未知孰爲先後姑附錄於此

滕文公問爲國

朱子謂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然則此事當在文公即位以後孟子由鄒至滕故梁惠王下篇文公二問皆在鄒與魯閧章之後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治國之事多端要莫重於教養然必先養然後能教是以虞舜命稷之文先於命契故以農事爲最急也民事即農事也民莫衆於農故以農事爲民事列七月詩者所以證其不可緩無恒產云云者所以明其不可緩之故衣食不足且將肆意妄行豈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此承上取民有制句遂言鄉遂取民之制也粟米之征謂之粟

者君所自取於民者也上下之情易遷故不患其不足而患其不均

法之弊也惟患其取之多什一則取之得其正矣

無論貢助徹皆可行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

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

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

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此因上言鄉遂取民之制遂言都鄙取民之制也

都鄙者卿大夫之有世祿采邑者所取於民者也

非惟患所取之多也尤患其法之弊故必用助然

後得其平也使滕不行世祿則助不助無大損益

也世祿滕固行之安可以不用助豈謂周人百畝

而徹不用助乎試觀大田之詩周人世祿詩也而

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徹則通力合作計畝均分

安得有所謂公田者惟助爲有公田耳然則雖周

之世祿亦未嘗不用助也大抵龍子之言即

祿而發故引之以見都鄙之當用助也○朱子集

註云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

而分余按謂鄉遂十夫有溝是也謂用貢法則不

合謂都鄙用助法是也謂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則

混助於徹余欲易其文云鄉遂用徹法耕則通力

而作收則計畝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畝爲公田

外八區爲私田庶爲分明易曉說已詳見經界通

考中並不悉贅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

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取民有制則民有恒心矣夫然後可以教故繼之

以庠序學校之制也然則何以教之人倫而已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豈惟不至

放辟邪侈以陷於罪將見孝友睦婣任恤皆相首

而成俗雖唐虞之教亦如是而已矣此與上恒產

恒心之文正相呼應王於此然後知民事果不可

以緩也唐宋以後畫俗惟尚詞章雖立學舍不以

人倫教之故小民不相親三代以上不如是也○

民事以下數十言以取民有制何爲要領夏后以

下數言以其實皆什一句爲要領龍子以下數十

言以雖周亦助句爲要領設爲庠序以下十餘言

以人倫二句爲要領學者不可以不細玩其文義

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此勉滕文公語通結上文數段之意

徃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

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

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

而定也

井地卽助法也孟子之告文公凡三事曰什一曰

助法曰教民此獨舉井地者什一教民皆易行者

舉而措之耳惟助法須經畫得宜故使畢戰專主

其事而問其詳於孟子也井地必及穀祿分田卽井地事

卿大夫士者故言井地栄邑之法所以養

也制祿卽穀祿事也二事相爲表裏井地均卽穀

祿平矣故合而言之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君子承上制祿而言之也野人承上分田而言之

也君子野人不可偏廢故助法不可以不行也九

一而助治野之政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因治野而

遂及之也不言行何法者但取之以什一民卽得

其所矣不拘拘於貢助徹也圭田五十畝制祿之

餘政也餘夫二十五畝分田之餘政也至是而君

子與野人皆無憾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

此因上國中什一之文遂言鄉遂之政也鄉卽齊

語所稱士鄉十五之鄉鄉田同井者每夫授田百

畝與井地之田同也相友相助相扶持者卽所謂

小民親於下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詳言鄉遂之法也古者百

步爲一畝三百步爲一里方里則每面皆三百步

以同方法分爲九區則每區皆百畝形如井字故

謂之方里而井也同養公田所謂助也公事畢然

後敢治私事所以教野人使知有上下之分也○

此答井地之問乃治都鄙之政然國中什一鄉田

同井者鄉遂之制百姓親睦先公後私者教民之

方其事相因其理相通故其言亦連而及之也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此結上文之意畧者其大綱潤澤者其細目也操

其大綱隨時隨地而變通之三代之政無不可行

於後世者矣○孟子七篇其文多矣故今錄中止

擇要者載之獨此章乃治國安民之大節而向來

說者多未分明不能盡孟子之意故今全錄其文而於先儒之所未及言者補而解之使與經界通考之言互相發明或於讀孟子者不無小補云

附錄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按梁惠王下篇孟子答滕文公之問凡三章皆孝常問答之言非若爲國章言分田制祿者可比故於此章文備載而詳釋之而其餘皆不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貨財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按梁惠王一篇凡與時君問答之言皆以時之先後次之則是至滕至魯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齊爲前日在宋薛爲今日則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齊後也滕文章孟子在齊定章孟子在鄒皆滕事則是孟子在宋滕館魯爲至宋而後歸鄒而後至滕也故今以宋滕魯爲次而並次之於去齊之後○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一語雖結此章之事而實總結通篇之文言愚說時君而無所遇者皆天而已矣正與公孫丑篇答充虞諸章天字意義同

故以此章殿此篇也

雜記

孟子事實錄卷下　二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孟子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按此二章取兩國或三國之事比而述之固非可專係之於一時也故并附紀於後又按季任之交在儲子前則是至任在至齊前也齊稱前日而宋薛稱今日則是至宋薛在至齊後也然則孟子去齊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滕文章稱過宋而見孟子也去宋薛後歸鄒鄒適之間當在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雖無與任宋薛之君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雖無與任宋薛之君問答之文然即此二章求之孟子游歷之先後亦可概見矣

附通論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因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攙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附通論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舜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并同

孟子自言距楊墨公都子云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子之闢楊墨何在乎爲我章蓋斥楊墨矣然是閔禦之章實扶墨氏之蔽矣然是閔禦之章實扶墨氏之蔽矣然是泛論其失耳衷之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其來歸者耳不得遂以此爲好辨即以此爲好辨亦僅兩章耳至逃墨章爲辨楊墨者言尤與距楊墨無涉也孟子之距楊墨則知孟子之闢楊墨矣蓋世之何在乎曰知楊墨則知孟子之闢楊墨矣蓋世之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攙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也所謂農家卽墨氏也何者楊氏之學主於自爲而無所事故言淸淨言自然而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安民爲亂者爲多事爲擾民以儒者之崇堯舜也則言黃帝以絀堯舜以儒者之尊孔子也則言老子以絀孔子然則道家之所謂黃老者卽楊氏也故楊子書稱楊子學於老子老子謂楊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也其後竟流爲慘刻於是乎有名家之學而申不害主之有法家之學而韓非主之然則所謂名法者亦楊氏也故韓非書有喻老釋老而史記以老莊與申韓同傳也然則道德名法卽楊氏之分支也農家卽墨氏之別派也墨氏之學重農節用故其後或別而爲農家耳是以史記六家道德儒墨名法陰陽而無楊氏洪書九流儒道名法陰陽墨農雜家小說而亦無楊氏不然楊氏之學盛行於戰國甚於墨氏何以其書不傳於後而班馬皆不知有此一家學乎由是言之孟子書中凡所辨者多楊墨之說不必其明言楊墨也是故性之猶杞柳猶湍水生之謂性食色之爲性皆楊氏之說也舜之臣堯禹之德衰湯武之放伐爲弒君皆楊氏之說也許行所謂並耕自主所謂二十取一皆墨氏之說也不宜惟是卽傳食之爲泰不耕而食之爲素餐亦皆爲墨氏之說之所悞者也然則孟子之所辨者大半皆爲楊墨故人謂孟子好辨而孟子自言爲距楊墨也自漢以來儒者皆知楊墨之爲異端而不細考楊墨之說往往反采其言以釋六經以故其論多雜入於楊墨而釋氏亦往往采楊墨之意以爲言由是楊墨之言盛行於世而人莫知其爲楊墨也故因論孟子之闢楊墨而備論之

唐韓子原道篇敘道統之傳云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而無一語及他人者自宋以來儒者則以顏曾思孟並稱且於孟子時若有所不滿焉余按孔子以後能發明二帝三王之道者孟子一人而已雖顏子或可與相埒其餘未見有可抗行者也何以言之楊墨橫行聖人之道微矣幸有孟子辟而闢之而後之學者咸知尊孔子而熱異端然當兩漢魏晉之間老莊刑名識緯之術猶分虓於天下幾奪聖人之道而據其上其後雖漸衰微而學者尙多浸淫出入於楊墨之說而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盡其言各效自知其甚者至以佛氏之教與堯舜孔子之道並稱且於孟子時若有所不滿焉其能無倂道也余初讀雜漫任三日下學講書命諸生薦文治講孟子此章由是一繹之人皆知余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無大失然其敝也將以仁義爲强人之物刑名爲治國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由是言之孟子一書豈非三代以下之所斷不可無者哉蓋嘗論之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也文武雖聖人無周公以繼之則太平之治不興孔子雖聖人無孟子以承之則聖道之洋不著故有文武不可無周公有孔子不可無孟子是以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謂求孔子之道當自孟子始誠然非虛語也乃後人疑孟非孟者頗多雖有二三大儒尊崇孟子然好求聖道於精微眇冥之地故見或記賢誠明無聲無臭之言以爲道之極致而於孟子推闡王政聖學之切於實用者反視以爲尋常是以余於洙泗餘緖之後係記孟子事實以承孔子之後夫亦韓子之志也夫。

附

樂欲讀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曾國平孟子

按孟子好善之論可謂盡爲政之要何者一國之事多端一國之民不可計數爲政者雖强雖有智慮雖多聞識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與革之故惟好善爲要好善則一國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慮者自以爲强自以爲有智慮自以爲多聞識善言無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勝國事之繁賾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盡其言各效其能無倂道也余初讀雜漫任三日下學講書命諸生薦文治講孟子此章由是一繹之人皆知余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無大失晉里之時文治以詩送余行內有云春風坐諸生命講樂正克好善天下優於言括治術信乎孟子之言之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千來幾日矣曰昔者曰若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乎

按樂正子之從王驩非求其繫援也驩本有慨慕之意以弔滕之役朝暮見焉與樂正子偕行意亦如是在樂正子亦不過爲省道路之煩送以承孔子之役夫亦韓子之志也夫。

所以重樂正子者以其學古之道也樂正子送從驩之齊是以古之道餔啜也然此事當在樂正子少年貧困之時若已仕於魯必無由私行至齊亦斷不肯爲此區區者而從驩行也此見人之小過

不足以掩大德故附錄於此

附論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董剛上

萬章附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孟子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上

按堯舜禹之授受乃聖人之爲天下得人天下之大事也亦天下之大義也戰國之時邪說並作遂致聖人之心不白於後世幸有孟子辨之後人猶得以知其眞然非章有以啟之孟子之論亦無由而發也章之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大矣至章所問伊尹孔子之事亦皆足正世俗之誣然不可悉載擇其最大者載之

公孫丑附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也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王壽宜王魯平公鄒穆公皆然乃至勝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稱其謚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如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子陳子皆然不稱子者無幾、

果孟子所自著耶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三也細玩此書蓋孟子之門人萬章公孫丑等所追述已稱夫奚之禁而弗爲者也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爲最多而二子在書皆不以子稱也今正之。

按小弁以怨爲仁親風又以不怨爲孝欲短喪則聲募不愈於已欲終之而不得則雖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親之過小則人子不忍怨親之過大則人子不忍不怨能終喪則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倘夫奚之禁而弗爲者也孟子

按小弁以怨爲仁親風又以不怨爲孝欲短喪則聲募不愈於已欲終之而不得則雖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親之過小則人子不忍怨親之過大則人子不忍不怨能終喪則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爲甚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倘夫奚之禁而弗爲者也此書蓋孟子之門人萬章公孫丑等所追述已稱夫奚之禁而弗爲者也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爲最多而二子在書皆不以子稱也今正之。

按孟子門人尚多然多無事蹟可紀獨樂正子孟子屢稱之又嘗爲孟子於魯平公至於問答之言則萬章公孫丑爲多故說者以此書爲二子所撰述史記雖但稱萬章然既云之徒則固已括之矣孟子之見尊信於當時樂正子或不爲無功而其言之傳於後世則二子實有微勞焉是皆不可沒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孟子弟子稱子者三人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

按樂正子之賢見於答公孫丑當生不害之問不啻鉅錄其最要者各二則以見大凡前二事乃帝王之大法後二事則人子之至情舉一二可以例推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序次其事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詞云退而論集所與尊弟子公孫丑問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備述之矣止贏之間見人子愛親之至情亦卓卓不泯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孟子弟子或稱子或稱名者二人陳臻亦稱陳子

徐辟亦稱徐子。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見殊少然何如則仕之問乃聖賢去就之大節兼金之問亦因以見辭受之不苟蓋皆樂正萬章諸人之次也。

不知果爲孟子弟子與否者四人陳代彭更咸丘蒙桃應。

此四人集註皆以爲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問他無所見未敢決其必爲弟子也故附次於諸弟子之後。

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挨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福禍紮然靡所不載趙岐孟子題詞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此似外四篇之名文字似有誤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同上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傳記博士後觀傳記博士猶立五經而已同上

按漢書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則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趙氏乃獨能分別其眞僞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書純潔如一其功大矣故特表之惟前漢孟子駁世而無聞自獲此書尙未盡合閱者不以噎廢食可也。

附韓文公稱述孟子三則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原道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壞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尙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與孟尚書

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某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辭大好學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大沛河而下苟不止鹽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愼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塤秀才序

孟子事實錄卷下

論孟子性善之旨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孔孟之論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惡之說楊子始有善惡混之說遂唐韓子乃合而折其衷謂人性有三品善與惡皆有之孟子之與荀揚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異其名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孔子所謂相近兼氣質而言之孟子則專以理義言性故謂之善也余謂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義兼氣質而成不容分以爲二孟子之所謂性卽孔子之所謂性但孟子之時異端並出皆以性爲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說辭而闢之非與孔子爲兩義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純乎理義又何忍焉孟子之於性何嘗不兼氣質而言之乎蓋孟子所謂性善特統言之若析言之則善之中亦有深淺醇漓之分焉非兼氣質而言遂不得爲善也故傳曰純粹至善者也記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則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猶未底乎純也故性卽同一善而不能無異焉豈惟三品蓋十品有不能盡然謂之爲惡則不可譬之人參性補肉柱之性能煖下焉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謂其力有厚薄則有之矣若謂人參性渴肉桂性寒則無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謂性爲善誠然無可疑者韓子不必駁而程子亦不必曲爲解也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預知其當滅宗此自好事者附會之詞耳眷秋傳中此類甚多陳敬仲之生也預知其必有齊叔孫豹之生也預知其爲豎牛所亂亦將盡以爲實事乎況食我初未嘗爲惡但以國亂無政大臣竊貨而祿盈兼正嫉邪不容於時遂至食我爲所累耳據此遂謂食我性惡誤矣據此以駁孟子性善之論則尤誤之甚也大抵韓子程子之論其於性皆實有所見而措語皆不能無弊謂有理義之性有氣質之性何若謂有性之理義有性之氣質不分性而二之之爲善也謂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爲得宜也學者當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說爲疑也至如荀揚之論則不過務新倘怪苟求自異君子所不屑道亦無庸深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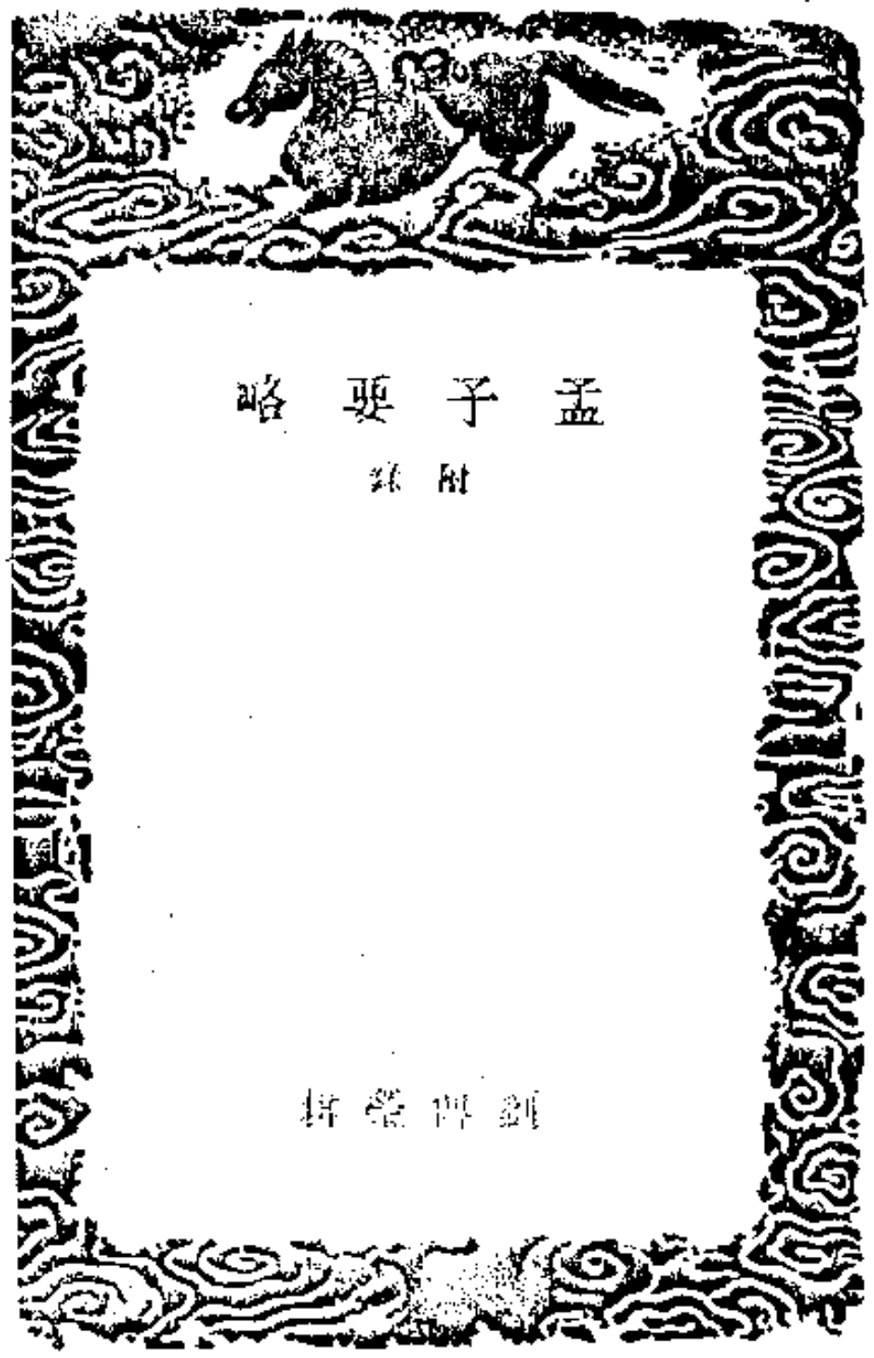
又按傳所載羊舌食我之事甚屬可疑夏微舒以宣十年弒陳靈夏姬之齒長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餘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異事也已羊舌職以襄三年卒其子伯華已爲祁奚所知嗣父爲中軍尉而叔向復有弟叔虎叔鮑叔魚則叔向之齒亦長矣故晉語有叔向爲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應至是始娶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計之平公亦不過十餘歲恐亦不能強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頗遠疑卽叔虎之事而傳之者異詞或以爲食我作書者遂取而兼載之耳正如鄢陵之戰韓厥從鄧伯祁至亦從鄧伯子產欲毀游氏之廟而中止一在葬簡公時一在爲菟除時也傳記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恐未可盡以爲實也而母多庶鮮懲舅氏之語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賢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勝通室寧當不問不過晉侯信讒荀躒納賄遂至於貨禍百覩叔游所言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爲非也況食我自祖父以來與祁氏三世同官相親相近乃事之常豈得謂之助亂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恩自免於難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賈禍也以叔向之賢猶幾死於欒盈之難況盈與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將使人皆疎遠方正之士資縱權勢之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吾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嘆後人莫有肯爲食我辨其誣者故今因論韓子原性而附辨之左傳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讀孟子餘說一則

孟子曰居中庸中庸無作在下位而此字不獲於上民不可得

而治也中庸作矣獲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有朋字弗中庸作不獲於中庸作乎上矣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有道事親弗悅中庸作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中庸作身矣是故中庸無此二字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中庸文至此止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章文又見於中庸與此大同小異居之作在蓋因一時語言之異如論語之斯大學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實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友之加朋文亦可省然皆無足爲大得失也惟不順乎親語未免太重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豈但不信於友而已事親弗悅但不爲親所喜悅耳措語較有分寸誠者理也德也故云思誠者誠之舊解以誠爲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誠能動人故由獲上信友悅親遞近而歸本於誠身然後以至誠未有不動總結之又以不誠之不動反結之首尾呼應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歸本於誠身以開下文不思不勉擇善固執之意意不在於動人故刪其後兩句然則是中庸襲孟子非孟子襲中庸明矣至於虛字互異本不足爲輕重然獲上信友悅親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誠身則不可用於字故變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平字亦不若孟子之妥適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已見於上文故助語用矣字治民上文無之用也字爲得之不獲於上保轉語故用一而字反身則不必多一諸字也是故二字貼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當刪去細玩此章文義中庸之不及孟子顯然可見若之何先儒猶以爲孟子述中庸之言也



孟子要略卷一

清 漢陽劉傳瑩輯

國藩謹按此卷言人性本善宜存心養性以復其初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中下無非此理而洛誥拔朱子編次要略一節之所以註始于此者亦孟可知矣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茶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即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有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嘗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性有所不認章云要略注尚是今說猶區區如此章集注之說則云要略注文義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茶雲僅能排比次第揭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蹤文尊孟辨之類皆遲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剿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嗜朱子之書以求之者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湘鄉曾國藩敍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曾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注猶云。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怍而不肯受之實。人能即此而擴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語錄云。因沈論之問。自謂注中因何解不分曉。是實字當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懇切注中不分明者。謂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實也。金氏集注之稱加諸我。是懇切注中不分明者。謂爾汝之行。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實也。金氏集注之說作誠實解也。然今注亦未大分曉。從語錄之說。從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金氏章要略注曰。是語誤。國落語接。此要略注之舊說。今不可用。章要即無受爾汝之實一節。金氏所謂舊說作誠實解者也。故備錄集注語錄及金氏之說於右。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按人性善。本體也。存心養性以復其初。工夫也。孟子之言。大抵就本體指點。而示人以致功之方。如證文公章道性善者。本體也。求則得之者。工夫也。公都子章。非由外鑠者。本體也。操則存者。工夫也。自此以上十六章。皆可爲堯舜者。本體也。徐行後長者。工夫也。人皆有不忍章。則歸重工夫一邊。朱子編輯之意。既已作編以後。而言亡友劉君又不可不傳。而言亡友劉君又不可不傳。而言亡友劉君又不可不傳

孟子要略卷二

盡心章句上

（編者按此卷論孝弟之道）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哲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之不告而娶也。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

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要略卷三

編譯區按此章趙義利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之。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者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編譯區按此章義利之辨。故入此。）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如何。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朱熹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如何。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萬章問曰。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之。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要略卷四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162

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遍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敬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要略卷五

編纂通接前卷孟子尙論古人而自言其爲學要領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可以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猶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髮縷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儀封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窮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昔者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爲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爲。當初也四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知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而得意思不同。（葉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託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饜。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效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效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卻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潘時舉）

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反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多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尤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著意安排。只遇著這字。便說出這字也。葉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道。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截直便做去。葉賀孫

敬之問。要旨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卻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葉賀孫

朱子文集一則第四十六卷

答黃直卿書云。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卻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謂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見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卻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眞西山文集一則第二十九卷

孟子要略後序云。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焉。仁者。性之全德。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徇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旨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苟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催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我

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候以序引見屬。退惟未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候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候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朱竹垞經義考一則第二百三十四卷

孟子要略未見　眞德秀序曰云云見上　按是序亦載劉爚雲莊集。

王白田朱子年譜一則第四卷考異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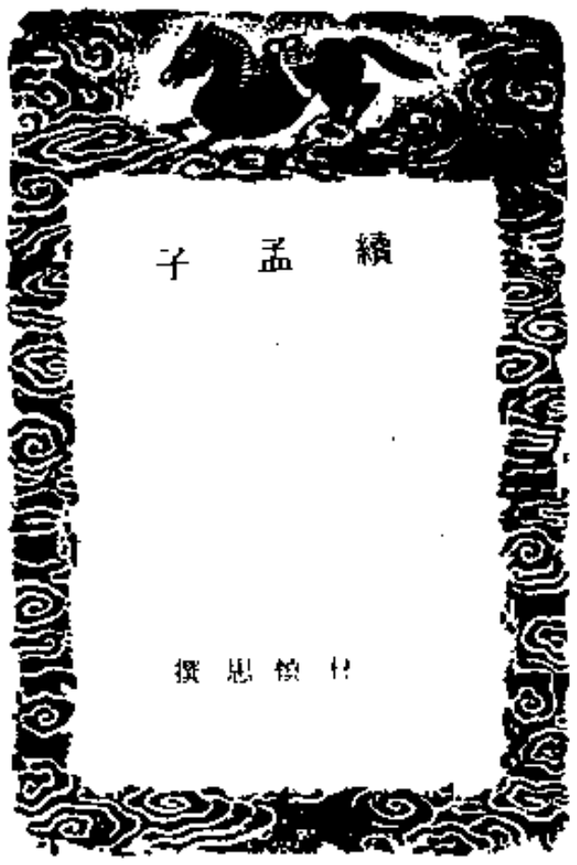
光宗紹熙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略成。譜編云云見上。考異云。今本無。洪本附注脫知歸江府之不傳。故附載譜以見其概。要略又名綱要。一名提綱。蓋一書也。其書今

凡孟子書二百六十章。朱子采人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曰孟子見梁惠王章。寡人願安承教章。皆國天下莫強焉章。孟子見梁襄王章。壯暴見孟子曰章。文王之囿章。交鄰國有道乎章。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人皆謂我毀明堂章。王之臣有託其妻子章。所謂故國者章。湯放桀武王伐紂章。爲巨室章。齊人伐燕勝之章。齊人伐燕取之章。鄒與魯鬨章。滕小國也章。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見上梁惠王篇。曰仁則榮章。尊賢使能章。伯夷非其君不事章。天時不如地利章。孟子將朝王章。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章。孟子之平陸章。孟子謂蚔鼃曰章。孟子爲卿於齊章。孟子自齊葬於魯章。沈同以其私問曰章。燕人畔章。孟子致爲臣而歸章。孟子去齊宿於晝章。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公孫丑章。滕定公薨章。滕文公問爲國章。有爲神農之言者章。墨者夷之章。周霄問曰章。孟子去齊。居休章。以上公孫丑篇。問曰後車數十乘章。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章。孟子謂戴不勝曰章。不見諸侯何義章。戴盈之曰章。陳仲子章。以上滕文公篇。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人有恆言章。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桀紂之失天下也章。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伯夷辟紂章。求也爲季氏宰章。存乎人者章。恭者不侮人章。男女授受不親章。君子之不教子章。有不虞之譽章。人之易其言也章。人之思章。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子之從於子敖來章。不孝有三章。舜生於諸馮章。子產聽鄭國之政章。君之視臣如手足章。無罪而殺士章。君仁莫不仁章。非禮之禮章。中也養不中章。言人之

不善章。言不必信章。養生者章。博學而詳說之章。以善服人者章。言無實不祥章。徐子曰章。王者之迹熄章。君子之澤章。可以取章。逢蒙學射於羿章。西子蒙不潔章。天下之言性也章。公行子章。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曾子居武城章。儲子曰章。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以上萬章篇。語云盛德之士章。堯以天下與舜章。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周室班爵祿也章。敢問友章。敢問交際何心也章。士之不託諸侯章。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齊宣王問卿章。以上萬章篇。性猶杞柳也章。生之謂性章。何以謂義內也章。羿之教人射章。狂人有問屋廬子曰章。小弁小人之詩也章。孟子居鄒章。先名實者章。五霸者章。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今之事君者章。吾欲二十而取一章。丹之治水也章。君子不亮章。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教亦多術矣章。以上告子篇。行之而不著焉章。恥之於人大矣章。古之賢王章。孟子謂宋句踐曰章。待文王而後興者章。附之以韓魏之家章。以佚道使民章。耨者之民章。仁言不如仁聲章。有事君人者章。伯夷辟紂章。易其田疇章。孔子登東山章。舜之居深山之中章。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楊子取爲我章。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有爲者譬若掘井章。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章。詩曰。不素餐兮章。仲子不義章。孟子自范之齊章。食而弗愛章。齊宣王欲短喪章。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道則高矣美矣章。昭昭章。山徑之蹊間章。禹之聲章。齊饑陳臻曰章。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章。不仁哉梁惠王也章。春秋無義戰章。盡天下有道章。滕更之在門也章。知者無不知也章。之資三章。孟成括仕於齊章。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信書章。有人曰。我善爲陳章。梓匠輪輿章。舜之飯糗茹草也章。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都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古之爲關也章。身不行道章。周於利者章。好名之人章。不信仁賢章。不仁而得國者章。更相疑誤。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皆衆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析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益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愚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顛倒之爲病。則其犁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命。爲之排定付刻。因顧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率中。獨末知於善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朱子年六十三時。成孟子要略。其書今佚。幸此書注中具載某章入或問某卷之幾。他日病愈。嘗依次編成。以朱子之旨。戊申七月。劉傳瑩題金氏孟子集注考證後。

所編孟子要略一書。原本久佚。傳瑩謹於金仁山先生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得復此書之舊。書頗末詳見語類自著書門。文集答黃直卿書。戊申七月之季。漢陽通譜生傳瑩識。



續孟子序

自文中子有續經書唐水部郎林虙中亦有續孟子然續經竟無傳者郊時之責而續孟今行於世者有名孫元復焉七篇之書先儒謂最有功於聖門而溫國文正公乃作疑孟至謂鬥戰殺人非孟子之言韓昌黎固嘗謂軻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程子遂以瞽象之事乃萬章傳聞之誤耳續孟之作又豈非以阮逸所謂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今觀　水部公出其仁義之言而善於敷演亦長於譬喻如曰堯之比屋可封不有四凶乎紂之比屋可誅不有三仁乎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斯言蓋得之矣不寧惟是孟子言必及仁義公之治邑民懷其惠臨難不求苟免仁之至義之盡可謂善學孟子者矣克齋林公稱為吾閩千載不朽之士豈吾歟哉咸淳癸酉上春莆田劉希仁書

續孟二卷唐林公愼思所作其書列於唐藝文志宋崇文總目夫以孟子才號亞聖書次六經自司馬遷揚雄韓愈之徒尊信篤好以為大有功於聖門至司馬光李

覩輩乃著書議毀學者固自有次第哉二書免於世俗之見亦幸矣夫然二書文深義密諄切反覆不梏於聖人之道誠有補於世教也公字虙中福州長樂人兄弟五人同讀書於稠巖山之石室公中咸通十年第又中宏詞拔萃科賜其鄉曰芳桂里曰大宏由祕書省校書郎至尚書水部郎中黃巢犯長安罵賊而死蓋賢者也其幾世孫崇萬來京師求子序之崇萬今為浮圖氏云

延祐改元四月晦程鉅夫序

孟子之有無立祠表義伸蒙亦何心之有抑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其在是乎三山陳英觀敘

孟子談仁義敷萬言一以正人心為己任伸蒙子續孟其有孟氏之志乎哉然伸蒙處黃巢之亂以萬年令罵賊死官方其罵賊豈不知其必死哉義在于死而不利于苟生也質之孟氏非所謂眞知義利之辨者哉漢揚雄擬論語作法言既而倍漢仕莽是雄非特漢罪人固聖門之罪人也卽雄而視伸蒙子豈可同日而語哉昔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書雄為新莽大夫今南康曹侯築室以祀伸蒙曹侯之心卽文公之心者也噫使天下邑宰皆如曹之用心世道其不復古乎永陽黃堯臣跋

續孟子序

唐尙書水部郎中兼樂林愼思慶中

孟子書先自其徒記言而著之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行敎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篇目

梁大夫一　梁襄王二

樂正子三　公都子四

高子五　公孫丑六

屋廬子七　咸丘蒙八

齊宣王九　萬章十

宋臣十一　莊暴十二

彭更十三　陳臻十四

本朝歐陽脩崇文總目云續孟子二卷唐林愼思撰愼思以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梁大夫一

梁大夫見孟子問曰吾聞夫子敎王遠利而易以仁義有諸孟子曰然大夫曰吾家有民見凍飢於路者非其親而救之脫衣以衣之輟食以食之及己凍飢幾死是其親而不救之而何孟子曰嘻是大夫從王厚利而薄仁義故也厚利準民民爭貪欲苟有獨持仁義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昔楚有靳氏父子相傳以醞鴆醉人者客過其門則飲之未嘗不斃於路矣卒有孺子能哀客而告之然後鴆十九不行焉洎靳氏怒反鴆孺子矣然而靳氏家習不仁也孺子身盜爲仁而罪一家習不仁其家孰容乎今大夫有仁能救民之凍飢也是謂身盜爲仁矣及己之凍餓不得人之救者豈非其家不容乎大夫苟能與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義移薄仁義之心而在利則上下移矣然後仁義非盜而有也欲人不容其可得乎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梁襄王二

梁襄王使人求於孟子孟子再往襄王儀服不整而見孟子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王每見軻若此何以則民乎王曰吾以天下未定國無以安方惕惕然貯憂乎衷豈遑以威儀爲務乎孟子曰王苟能愚信來其民必先以容儀正其身夫禮存不以寒暑得以祖膚爲敬乎寒可懼得以褊膚爲恭乎王謂憂國未安不遑以容儀爲務何異長暑而袒膚憂身亦然咸曰不邪苟王憂國既然則大夫憂家士庶憂身亦然咸曰不遑以容儀爲務使上下無儀矣君臣父子何以則乎梁襄王矍然曰吾敬從夫子之敎

樂正子三

樂正子見孟子曰吾國之君嘗耽酒嗜音俾俗不治克欲以治道諫之夫子何以敎克孟子曰魯君耽嗜與民同之則其庶幾乎他日魯平公備尊罍之器陳金石之音樂正子曰君獨好此致魯俗不治不若與民同之則其庶幾乎平公遂召致魯民率命尊罍俱執使金石咸奏魯民大酺他日俗益不治樂正子復見孟子告之孟子曰吾昔敎子諫魯君耽嗜與民同之君反若是貽民之怨豈謂與民同邪且禽必棲於木魚必泳於川使易禽於籠孰若木之安乎移魚於沼孰若川之樂乎民居魯國若禽之在木魚之在川也魯君耽嗜召民於側是猶易禽於籠移魚於沼也使民且恐且懼豈暇耽嗜而同於君乎吾所謂與民同者均役於民使民力不乏均賦於民使民用常足然後君有餘而宴樂民有餘而歌詠夫若此豈不謂與民同邪詩云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此之謂也樂正子復以是諫平公平公不悅臧倉曰克之所陳孟軻之言也曩君欲乘輿出見孟子臣嘗諫之今孟子怨君不見故敎克惑君君惡信是哉平公怨他日有人告於孟子孟子曰天富道於子魯國之君其能窮子乎

公都子四

公都子問曰吾聞諸齊人言蛞螻所以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是夫子之謀邪孟子曰然公都子曰齊人有言曰夫子能爲蛞螻不能自爲而何孟子曰齊人安知吾之所爲乎吾之所以疾脫蛞螻非他也以昵王故

耳汝聞齊姑之欲殺人乎嘗命其婦與焉婦有不忍從者呼鄰女爲謀而脫之然而鄰女不親於齊婦也殺人

未嘗與也所以爲齊婦謀者齊婦之意也不爲己謀者於己非急也今蚳蛙誠猶齊婦也齊王面南蚳蛙面北吾未嘗與焉所以爲蚳蛙謀者於我能急耶汝信齊人言齊人安知吾之所爲乎

高子五

孟子將去齊高子曰王欲授夫子室夫子舍之而去然王意於夫子不爲不厚矣夫子或缺所以王必補之今何爲不止孟子曰吾嘗觀齊王之意也先有執雁樂之器進於王王始重之使奏而未嘗樂也後有執雁樂之器進於王王始輕之使奏而未嘗舍也然而執雁樂之器者王雖未棄王終不能用矣是執雁樂以得罪於王也今吾以王之未棄也若受王之祿居王之室王終不能矣是媒吾身以得罪於王也不亦甚乎吾幸去何適而不遇哉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公孫丑六

孟子去齊反鄒止於晝公孫丑高子從晝人有感於孟子曰齊王能悔過脩德日新其道鄒之民聞於路夫子何適哉孟子不憚經宿於晝高子以爲孟子信晝人之言而欲不行乃謂公孫丑曰晝人之言於夫子夫子信乎公孫丑曰諸子請問之又曰衆人之言信僞孰多孟子曰僞多曰能言天不覆地不載乎曰甚於斯言天不覆地不載是露其機而先見其僞先見其僞欲惑於人其可得乎陽其機而難知其僞欲人不惑其可得乎且設穽於野隱其機也獸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設僞於國隱其機也人不知其防則觸而入矣曰孰不懼邪曰君子周防其身何懼公孫丑出曰夫子不信晝人之言故

屠盧子七

孟子適任見季子喜欲授孟子祿孟子辭而去屋廬子慚然曰連敢問昔夫子居鄒任君嘗以幣交之夫子受今之任任君復以祿授之夫子不受何也曰汝聞孔氏不疑之盜乎不疑宋人也好饋食於士士有館於孔氏者未嘗不饜其盜焉然而不疑豈異盜邪家有無肖之氏矣不疑非好士邪反貽盜之名矣今任君待吾誠猶孔氏好士焉左右無肖非爲任君盜邪吾今雖盜之名也吾苟不去未始能報任君也適足以貽任君爲盜之名

伸蒙續孟子卷上

咸丘蒙八

咸丘蒙問曰吾聞諸仲尼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舜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天下之爲人子者得不慕舜之行邪戒天下之爲人父者得不懲瞽瞍之惡邪所以舜有大孝之名由天顯之

齊宣王九

齊宣王問孟子曰吾欲任忠去邪用得其當唯左右前後賢不肖孰辨邪孟子曰用之而已矣王曰惡知可用而用乎曰王誠不見所以用也夫材既伐矣雖於山谷之瞽瞍有不父之名由瞽瞍之惡邪所以舜有大孝之名由瞽瞍化處於庭嚚久則圩墁以封苔蘚以周目之於外誠不分其松楩也在斧以創之斤以斲之索其內然後辨矣賢不肖在王之左右誠久矣進退以恭言容以莊目之於外誠不分其賢不肖也在祿以誘之勞以處之索其內然後辨矣王苟不用則賢不肖何以別乎

萬章十

萬章問曰夫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使易地則皆然則禹以治水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治水乎稷以播種之功著使回易禹其能播種乎孟子曰惡是何言與夫山者狩水者漁皆捕於物也善捕於物使狩反於水必能爲漁焉漁反於山必能爲狩焉禹稷居平世而願其

功非山者狩乎顔回居亂世而守其道非水者漁乎昔禹稷游於孔門名不後於四科必矣其與狩者反於水漁者反於山何以異乎

宋臣十一

孟子問宋臣曰子之王於民何如曰撫之曰何以撫邪曰民未及歉則開廩以賑之不使民歉也民未及寒則散帛以給之不使民寒也孟子曰吁子之王會不若魯民也子知魯民善教子取薪乎南山百里有薪也北圃百步有薪也命子曰汝採薪欲山乎圃乎其子曰圃近願採諸圃魯民曰汝勿以近爲易而採也勿以遠爲難而不採也且近是我家之薪遠是天下之薪也我家之薪人不敢採之以天下之薪盡則我家之薪存焉天下之薪何有之薪汝胡不先採之以我家之薪盡則天下之薪不待取哉子之王於民猶此也民有耕織猶南山有薪不待取其耕織而賑之給之是知魯民教子乎以愚樂於民不知民樂爲惰民惰則何取乎

莊暴十二

莊暴問孟子曰寡遭舜禹受舜禪其爲孝乎孟子曰然禹之孝在乎天下不在乎一家也夫寡遭舜亟公也禹受舜禪亦公也舜不以禹德可立而不亟寡遭舜亟公也禹不以父讎可報而不受禪是無私於舜也且舜禹之於天下之民於墊溺也命禹治之禹能不私一家之讎而出天下之患也此非禹之孝在乎天下而不在乎一家與苟私一家之讎而忘天下之患則何以爲禹之孝故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其是之謂乎

彭更十三

孟子居休歎曰天富吾道不使齊王用吾豈吾之過歟彭更曰夫子何爲忽忽乎且善醫者不自造他戶必待堦而後行善相者不自俟他顔必待求而後動自造他戶雖善醫人不得不疑自俟他顔雖善相人不得不賤矣今夫子不爲齊王用豈不由自遠自俟而使疑且賤乎孟子曰噫汝之言蔽矣夫路有囊金迷於夜而不止者將入寇盜之境非有仁人導而出之不能免其害矣今齊王昏昧若迷於夜也寇盜之害將生亂亡無日矣吾非不仁之人安能忍其害生不導之而出邪所以急急于齊王豈以求用爲心哉然而王不用吾所導是以歎也詎同醫相之心而懷其利乎

陳臻十四

陳臻問曰兌有天下皆謂比屋可封然而三仁在側亦可封邪紂有天下皆謂比屋可誅然而三仁在側亦可誅邪孟子曰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也堯之仁也化天下皆如堯之仁矣不以四凶不可封而廢天下可封也紂之戾也化天下皆如紂之戾矣不以三仁在側亦可誅而廢天下可誅也且舉目于巢許必曰水瀰天矣雖勞有洲島豈能廢瀰天之言乎馳心于巨岳必曰勢接霄漢矣雖上隔空虛豈能廢接霄漢之言乎比屋可封若洪海瀰天也四凶猶洲島矣遙望瀰天孰計洲島邪比屋可誅若巨岳接霄漢也三仁猶虛空矣仰見霄漢孰計虛空邪所謂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不亦昭昭歟

右下卷七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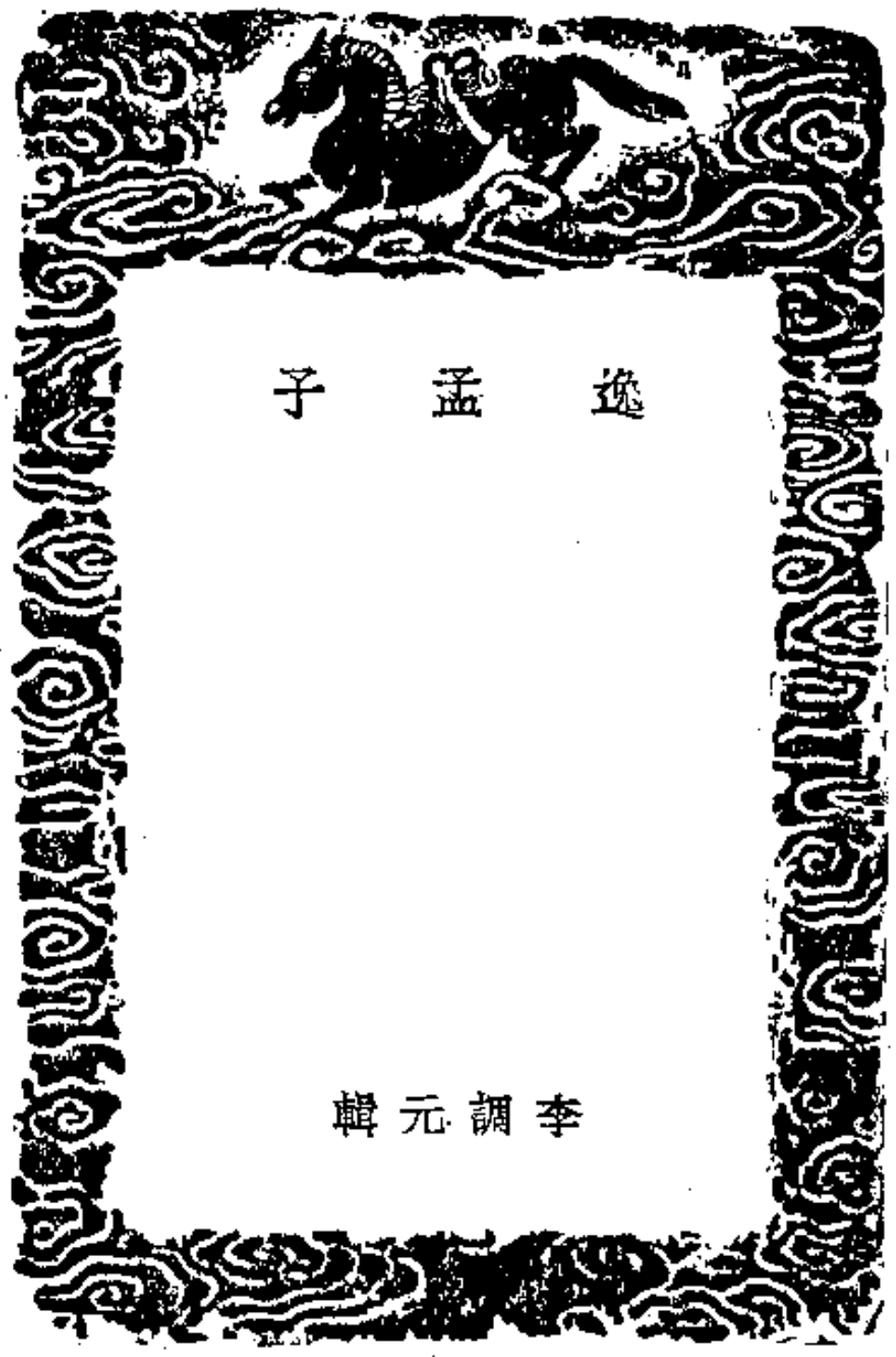
伸蒙續孟子卷下

原序

予未冠時嘗見林東一先生實其上世伸蒙子書同先君乞言於三山諸先輩至正癸卯予館于林氏與其弟行一君及其子仲遹詳閱其書其間叙跋若林若吳若黃若陳皆先君友執予所嘗師事者也即言而求人已不可得於今日兄伸蒙子生數百載之上哉慨然退思不覺梯下主人因集而出之以附於後併請予誌之以見一肖之意云孫元復撰

續孟子二卷唐林愼思撰愼思字虙中自號伸蒙子咸通中人以孟子七篇非軻自著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其書互見於新唐書藝文志鄭樵通志馬端臨經籍志宋史藝文志崇文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王應麟玉海焦竑經籍志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宋咸淳中喬孫元復曾爲校梓莆田劉希仁序朱尋尊經義考擬經十二今存是書得之太史周禾年書倉家首尾完善足本也按黃虞稷周在俊徵刻唐宋秘本書目云愼思閻之長樂人唐水部郎中黃巢寇長安不受僞命死之惜新舊唐書俱不爲立傳云綿州李調元雨村識

唐林愼思撰愼思字虙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十一年又中宏詞拔萃魁授祕書省校書郎興平尉諫除尚書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黃巢之亂抗節不屈死崇文總目及鄭樵通志藝文略皆載是書二卷與今本合崇文總目載愼思之言曰孟子里辨三篇象三才叙天地人之事泽國紀三篇象三人叙君臣人之事（按唐人避太宗諱改時喻二篇象二教叙文武之事今觀其書上卷設爲子疑先生求已先生問荅中卷設爲宏文先生如思子盧乳子問荅下卷則自抒己說惟上卷喻時一篇稱仲尼小天下之義詞不近理其餘皆持論醇正非唐時天隱無能諸子所可彷彿崇文總目列之儒家蓋爲不忝惟其所列六人之名書于疑爲学祿書知道爲御道書求已爲禄矩書宏文爲哉較書如思爲粉樞書盧乳爲盧敱而各註所以增改偏旁之故皆怪而近妄是則好奇之過矣



逸孟子序

漢書儒家孟子十一篇．史記則以爲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豈篇之難合不同歟．抑亦秦火之亡也．孟子之書久夷於諸子．漢孝文時始與孝經爾雅同置博士．其識卓矣．而旋即罷．至趙宋設科．語孟並列．註疏之家常相表裏．雖司馬光之疑．晁說之之詆．馮休之刪．鄭厚叔之斥．究不能爲之軒輊也．故自趙岐注而外．唐之劉軻．續孟者有林愼思．至宋余允之爲尊孟辨七卷以正之．而推崇極矣．稗間嘗考孟子之道文陸結見於諸子百家者尙復不少．實秦火之後所逸也．因不揣愚昧．爲採集成編．述曰逸孟子．庶幾可以存一二於千百乎．夫孟子之書崇仁義．闢楊墨．趙岐所謂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顏清臣卿士大夫誦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可以崇高節．抗浮雲．信斯語也．則片言何可逸．所續與纂孟續孟尊孟者共商之也．綿州李調元雨山撰．

逸孟子

綿州李調元雨山輯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疑錄）

孟子曰．人之異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全上）

孟子曰．有人道賤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文選注）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法言）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爲饑．莫知以學愈愚．（說苑）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後漢書）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意．俗之情也．（全上）

孟子曰．今人之於將線．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藝苑雌黃）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老堂詩話）

孟軻曰．紂貴爲天子而死．僨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通典）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後漢書註。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遠策。文選注。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文選注。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民。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湯武謂以昌。太平御覽。
孟子曰。軻少貧。在蓬間。識鄹理事。又徙在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太平御覽。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子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司馬貞史記索隱。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極寃論。
孟子曰。國與民同其利也。三輔黃圖。
孟子曰。強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君之所不能爲。賊也。宣宏後漢紀。
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拾遺記。
孟子曰。若久塗炭。則易政。意林。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竊。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得謂賢。夫衞女行中孝。雖中聖。權如之行。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靦爾不滅。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以下見文選註。命今文作名。
孟子曰。鑿子兼愛。摩頂以於踵上。全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以下見三國志註。三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全上。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賢之清也。見世說註。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見禮記坊記註。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見目。其心正。則瞳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瞳子眊然。見白孔六帖。今文童子作眸子。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鷄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爲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亡之。見韓詩外傳。
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見離騷。
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以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臨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臣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臨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恥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見新論。與今文異。今本作對。疑文公文按。
孟子曰。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見離騷。
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以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臨敝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臣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臨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恥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見新論。與今文異。今本作對。疑文公文按。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晶繹。山下。樂克偏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叔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選。文選
以上皆今文所無。

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大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見新序今本作對齊宣王語按作逸錄史云文選註云未聞也

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狗因死者數萬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也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此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見韓非子戰國策作齊宣王是也史記言燕子之亡六國表云君噲及相子之皆死紀年云齊人

[illegible]子之而立其身按此與今孟子小異

俎魚以時魚肉不可勝食鹽鐵論

楊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不爲嘉誘呂覽注

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仁宅也義路也俱見孟子

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水經注道元

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元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文選注謂以周事風

孔子德如金聲也後漢書注

使自求之文選

能以言距楊墨者遠矣皮日休鹿門隱書注

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殺子法晉葛洪抱朴子元喪篇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往謁之伊尹囅然勿顧太平御覽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性猶湍水也湍水孟子曰三字文類聚刪去

性猶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世說

孟子曰性猶杞柳義猶杯棬也杞柳柜也告子先子盡材

孟子曰性猶杞柳義猶桮棬桮棬也告子先子盡材

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性善復

孟子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言受之而不用也讀以爲章之音義孟子

以上今文所有小異

孟母傳

孟子之母姓仇氏見風俗通字典引此音巨鳩反父名激公宜說見皇甫謐孟母有賢德夢神人乘雲擕鳳凰自泰山來將止於舊疑視久之忽見片雲覆孟氏所居而落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喪父其母教之里志

孟子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言受之而不用也讀以爲章之音義孟子

是母信哉而太史公孟子本傳無片言及之何歟予幼從師讀孟習聞師舉示孟母之軼行而未得其詳也今因有逸孟子之幀而並輯孟母傳附于後以見天下之名儒未有不始于家教者也而亦見必賢如孟子乃足顯其母之賢韓子曰孟子其師事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淵源固有自與

孟子不復論矣子車倘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子上諸曰白聞士子車上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諸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昔吾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騎從之是不免於斷役而無以謝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緘縢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以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燬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廝役矣孟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孺見列子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論其母方織孟子攘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意以比白是之後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

孫星衍輯

孫氏孔子集語序

孔子集語者陽湖孫觀察星衍字伯淵所撰也孔子傷百王之道以詔來者六經而外傳記百家所載微言大義足以羽儀經業導揚儒風者往往而有其篇帙成書者絜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皆不存見存楊簡先聖大訓十卷薛據孔子集語二卷潘士達論語外篇二十卷而薛書最顯不免罣漏近人曹廷棟又爲孔子遡語十卷拨稽失實不足論嘉慶辛未歲觀察引疾歸田惜儒書之闕失乃博蒐羣籍綜覈異同參薛書六七倍而仍名之爲孔子集語者識所緣起也其纂輯大例易十翼禮小戴記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舉世誦習不載家語孔叢子有成書專行不載史記孔子世家弟子傳易檢亦不載其餘羣經傳注祕緯諸史諸子以及唐宋人類書鉅篇隻句畢登無所去取皆明言出處篇卷或疑文脫句酌加按語或一事而彼此互見且五六見且二年屬其見得失短長可互證得之逾年初稿成又二年友人烏程嚴可均略仿說苑體裁理而董之覆檢羣書是正譌字更移次第增益闕遺爲十四篇勸學第一孝本第二第三五性第三第四六藝第四上第五六藝第四下第六士德第五第七臣術第六第八交道第七第九論人第八第十論政第九第十一博物第十第十二事語第十一上第十三事語第十一下第十四雜事第十二第十五遺識第十三第十六寓言第十四上第十七寓言第十四下

星衍自嘉慶辛未歲九月歸田臥疴多暇輒理舊業因屬族弟星海姪壻襲慶檢閱子史採綠宣聖遺言比之宋人薛據近人曹廷棟所輯計且三倍乃取劉向編列說苑新序之例各爲篇目以類相從又以莊列小說近于依託之詞別爲雜事遺識寓言附于末卷質之吾友顧文學廣圻嚴孝廉可均頗有增改閱六年而始成書將寄曲阜孔上公慶鎔侯時呈御故擬表冠諸簡端嘗見宋明人格言世多輯錄刊刻者先聖遺訓豈可任其放失所列篇目皆儒者立身行政之要義不敢雜以墨家釋氏之旨也願與學者勉之孫星衍謹記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月白堤八字橋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孔子集語篇目

卷一勸學第一
卷二孝本第二
卷三五性第三
卷四六藝第四上
卷五六藝第四下
卷六士德第五
卷七臣術第六
卷八交道第七
卷九論人第八
卷十論政第九
卷十一博物第十
卷十二事語第十一上
卷十三事語第十一下
卷十四雜事第十二
卷十五遺識第十三
卷十六寓言第十四上
卷十七寓言第十四下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稽首頓首
上言臣所撰孔子集語十四篇成謹奉
表上
進者伏以黃籙授道丹書備北面之儀河洛浮圖
元扈有東巡之典蓋析裘俟諸至聖而稽古所
以同天欽惟我
皇上雅誦宗經
臨雍尊聖如天蕩蕩堯本難名猶日孜孜禹思聞善
翼翼之所必採睿訓況有明徵昔在孔子徵言
大義史氏有將絕之虞性道文章及門有難聞
之歎故易翼麟書而外緯候載其遺言孝經論
語之餘子史傳其佚說吾無隱爾絕賢哲之贊
詞天何言哉托素王之眇論而籍亡七國書散
贏秦長鑽仰之高堅執綱羅其放失臣
恩繙爻承乏奎婁慕禮器而升堂歷歲時以載筆識
大識小一話一言靡不綜其異同徵其典據撞
鐘以莛冀有餘音集腋成裘多存粹白其六經
所載謹避雷同三豕傳譌悉加讎正或有寓言
依託小說流傳恐魚目之混珠窺豹斑而發露
醉疵不雜仿晏嬰內外之編事類相從比說苑
區分之目視宋臣薛據之帙采獲加多勘曹氏
廷棟之書增刪期當昔方言屬草有子駿之旁
求封禪留書因所忠而奏上臣職容專達病人
能開附闕里之上公述聖門之祖德恭呈
乙覽或爲
座側之資廣布儒林聊比壁中之簡臣無任屏營惶
恐瞻
天望
謹誦羅歡忭謹因衍聖公臣慶鎔奉
表恭
進以
聞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孔子集語卷一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勸學一

荀子大傳略說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邪水潦渴焉莞蒲生焉從而集焉蓍蒲生之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大戴禮勸學 孔子曰野哉（野字說苑作鄙相近疑當作鄙）由（說苑作鄙）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邪水潦渴焉莞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泉也

說苑建本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邪水潦渴焉莞蒲生之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也

韓詩外傳一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

韓詩外傳六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也

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

韓詩外傳六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說苑建本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一作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韓詩外傳八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鈍而智罷振於學問不敢復進請一休

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焉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焉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焉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岍田孔子曰詩云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焉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閭閻爰兮乃（本多作耳今從宋本）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

論語大略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皐如也嘆如也南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列子天瑞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丘息於死矣子貢曰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大戴禮勸學 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

荀子勸學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荀子勸學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則具然欲為人師

荀子勸學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賜今學曾未如胾贅則具然今學曾未輟還復瞻彼九蓋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荀子子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說苑雜言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日之憂無一日之樂

荀子法行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焉

御覽六百七引慎子 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按蔣氏心餘曰此孔子集語馬驌繹史八十六曾引作申子文）

書鈔治要尸子勸學 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為易夫道以人之難為易也

書鈔治要尸子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肄圖亂則擇其鄉人去之則國治矣胸中亂則擇其鄉欲而去則德正矣

意林一引尸子 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

詩與古人謀

莊子讓篇譯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飤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已聞之矣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已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已之得也

呂氏春秋孝行覽遵師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

淮南子要略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說苑建本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長劒孔子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敬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說苑建本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脩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說苑貴德 子路持劒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圄何必持劒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中論治學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敬之斯可以爲人師矣

中論脩本 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

中論脩本 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

中論脩本 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入惡惡之甚也

孔子集語卷一終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孝本二

尚書大傳 孔子對子張曰過猶五十九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嫁女二十而嫁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嫁女二十而嫁過猶不及也織紝績紡之事雖敝文章之美不若是則士無以孝於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尚書大傳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爲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

韓詩外傳八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旣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說苑建本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御覽四百十引作不聞轂下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今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

韓詩外傳九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御覽四百人十七引作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檐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

日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文選長笛賦注引作吾少好學周流諸侯）
御覽四百以後（作後）引作後遍引作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同上十七同）以後（作後）引作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
吾事君（文選注作不事庸君下有而順事無成一句）失之二也與友厚而
小絕之（文選注作少怪交選）友而老無所就（文選注作於是）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
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
不可得見者親也（脩脫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反者親也文選注作往而不可追者親也）
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後漢書楊秉傳所引略同吾請從此辭矣（文選注作於是）
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
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說苑敬慎 孔子行游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
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
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
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
聞三失丘吾子對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
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
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
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
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記之此足以為戒
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韓詩外傳十 太王亶父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
子曰昌太伯知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
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
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吉伯仲雍從季而歸羣臣
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
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
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
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
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大戴禮曾子立孝 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
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興
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
也

大戴禮曾子大孝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
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
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
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
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
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孝之道矣是以有憂色

呂氏春秋孝行覽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瘳數
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
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
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
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
矣君子無行跬步而忘之念孝道是以有憂色
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
何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蝨蚤相過乎
前也

韓詩外傳九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
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
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
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敝食歠（荀子楊倞注引此作衣弊食歠）曾不爾即（荀子楊倞注引
子教子）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
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
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
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

莊子寓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
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
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
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蝨蚤相過乎
前也

韓詩外傳五 魯人從君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
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

呂氏春秋審應覽重言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
之吏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
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
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服名焉

新序雜事二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
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
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
出田則號泣於旻天於厥弟則烝烝不格不匿
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
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
化之變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
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
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閭黨閭黨之子弟
敗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
遠方至服從其德

說苑建本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
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

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

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察也察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千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魯有儉者瓦南黃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缶陋器也黃食薄廩也而先生何喜卯此子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以饋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喘指孔子聞之曰曾參之孝（曾子外篇齊家精誠之至誠動萬里

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著班爛之衣爲親取飲上堂跚跌恐傷父母之心偃仆爲嬰兒啼孔子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仲子崖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作子時守門殺子路子崖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崖卽行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日夫君下十三字從三百五十二補於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而與子崖戰而死

閔子訓道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布在不忒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嘗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爵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有放肆之行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憎焉父厲憎焉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掞井下土實之干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元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蕭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齊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平寢門之外問寺人曰兹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二王教子必視禮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禮樂交脩則德容發揮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貞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月白堤八字橋孫谿槐廬家塾

孔子集語卷二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五性二

御覽四百九引尚書大傳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巍然高（巍高爲四字御覽三十八引作夫山者巍然）巍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注引作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無私與焉）每無私（御覽三十八引作雨）出雲風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之所以樂於山者也

韓詩外傳一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其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說苑雜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其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其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

韓詩外傳一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勇目好視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腦厲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耶禁佚調和心志

韓詩外傳五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荀子非相篇不云孔子曰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待荀子作恃荀子作恃）稱以喻之分以明之（二句荀子作分別以明之）喻之譬稱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荀子作欣）賚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荀子作則說常無不受）無不行矣（荀子作人莫不貴）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愼之

大戴禮保傅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之爲常

賈子新書保傅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大戴禮記勸學 子貢曰君子見大川必觀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與之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埤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弱約而微達似察以入鮮絜以出似善化必出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也必東似意是以見大川必觀焉

荀子宥坐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何也一作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倨句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漏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入鮮絜似善化其萬折必東似意諸川之多皆歸焉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說苑雜言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絜清以入鮮以出似善化其萬折必東不失其理似意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後漢書李固傳同奏記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觀怪諱名

荀子仲尼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一作謀）必賢

說苑雜言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妒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荀子儒效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荀子王霸 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荀子子道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
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荀子法行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
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
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
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
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橈勇也瑕適竝見情
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
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
之謂也

劉向仲尼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
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
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作杖而問其父
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
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
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
法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淮南子人間訓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
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
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竇曰三人皆賢（本作二人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
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
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說苑雜言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賜
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
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
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
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
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巧由
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者丘不
爲也

韓詩定賢 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
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
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子貢子路是何
人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

說苑敬慎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
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
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

說苑雜言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
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
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說苑雜言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
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
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
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說苑雜言 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
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
所以救難也終身篤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俊按韓詩外傳終身篤之作終日爲之今外傳無此條）

說苑談叢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
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
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身以仁
義飭身以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淮南子繆稱訓 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
丘而死我其首禾焉

韓詩孔子集語引新序 孔子謂賢子曰君子不以利
害義則恥辱安從生哉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
生於怠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新序雜事五文部折子云患生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愼終如始也與此小異）

說苑君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
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曰爲
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曰爲
其有二乘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則百姓之
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
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
哉

說苑敬慎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
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
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

說苑雜言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
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
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說苑雜言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
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
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
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說苑雜言 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
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
所以救難也終身篤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俊按韓詩外傳終身篤之作終日爲之今外傳無此條）

說苑談叢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
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
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身以仁
義飭身以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淮南子繆稱訓 孔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
丘而死我其首禾焉

韓詩孔子集語引新序 孔子謂賢子曰君子不以利
害義則恥辱安從生哉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
生於怠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新序雜事五文部折子云患生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愼終如始也與此小異）

說苑君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
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曰爲
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曰爲
其有二乘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則百姓之
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
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
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
哉

說苑敬慎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
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
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

說苑雜言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
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
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說苑雜言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
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
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
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說苑雜言 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
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
所以救難也終身篤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俊按韓詩外傳終身篤之作終日爲之今外傳無此條）

說苑談叢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
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
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身以仁
義飭身以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淮南子繆稱訓 夫

孔子集語卷四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六藝四上

周易乾鑿度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謚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噎哉而後息志停請禮止史削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教若曰終日而作思之於古聖卽師於姬昌法旦作九問十惡七正八漢上下繫辭大道大數大法以爲聖賢矣孔子曰大義易書中爲通聖之問明者以爲智幾之吾以觀之曰仁者見爲仁幾之文智者見爲智幾之問聖者見爲通神之文仁者見之爲之仁智者見之爲之智隨仁智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乾鑿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丙也光明四通佼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歷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无感動清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仰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囚牖里殷以之破大九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己擅寵殷以之亡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以爲元紀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罔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之用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故曰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爰三百六十日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故艮坤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入又方者徑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終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陰陽也故易終而爲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又圖者徑一而圍三也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徑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終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陰陽也奇耦之數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愼而存王道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成卦卦象定吉凶明得失降五行分四象順則吉逆則凶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明得失於四序運機布度其氣轉易主者亦當則天而行與時消息安而不忘亡將以順性命之理極蓍龜之源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智信之卦也陽氣始生受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理之序也故南方爲禮人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以脕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故曰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畫而成章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乾鑿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丙也光明四通佼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歷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无感動清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仰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囚牖里殷以之破大九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己擅寵殷以之亡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以爲元紀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罔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之用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智信之卦也陽氣始生受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理之序也故南方爲禮人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以脕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故曰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苞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畫而成章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乾鑿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丙也光明四通佼易立節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歷調列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孳結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根著浮流氣更相實虛无感動清淨炤哲移物致耀至誠專密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仰能消者息必專者敗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文王下囚牖里殷以之破大九尾見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己擅寵殷以之亡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以爲元紀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爲始恒爲次先損而後益各順其類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譬猶文王之脩積道德宏開基業始即昇平之路當此時也鄰國被化岐民利洽是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享于岐山爲報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故言无咎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王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王故言王用享于西山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陽消陰言夬陰消陽言剝者萬物之祖也斷制除害全物爲務夬之爲言決也當三月之時陽盛息消夬陰之氣萬物畢生靡不蒙化譬猶王者之崇至德奉承天命伐決小人以安百姓故謂之決夫陰傷害爲行故剝之爲行剝也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是以夫之九五言決小人剝之六五言盛殺萬物皆剝墮落譬猶君子之道衰小人之道盛侵害之行興安全之道廢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尊卑定矣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天地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此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十於四盛於五終於上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爲象則也故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爲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陰陽不正皆爲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介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盡萬物之情明王事也王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王者天下所歸往易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師者衆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臨者大也湯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詞也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和故曰大人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勉德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本陰陽以譬於物也撥序帝乙箕子高宗著德易者所以昭天道定王業也上術先聖考諸近世宋美善以見王事言帝乙箕子高宗明有法也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孔子曰自成戒之義也至於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以乙日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之義也正夫婦以乙日生孩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正王道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紱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故朱赤者盛色也是以聖人性以爲紱服欲百世不易也故困九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紱也至于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法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九二卦于酒食朱紱方來九五劓刖困于赤芾夫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詞也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德化施行天

剛剛因于赤弗夫執中和順時變所以全王德通至美也乃徐有說上記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文王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卦者挂也挂萬物視而見之故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謂之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消也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消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息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八卦之生物也畫六爻之移氣周而從卦八卦數二十四以生陰陽衍之於析九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大衍之數必五十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閣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繫焉故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暮一歲乾陽也坤陰也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終大德於屯蒙屯蒙主

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閒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閒時而治六辰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其辰其北辰右行周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與左行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本法於乾坤三十二歲卦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復從於貞歷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之一當朞之日此律歷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以應律歷之數故乾坤氣合戊亥音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載鍾名太一之精也其帝一世紀錄事明期推移不奪而消焉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命易姓三十二紀一本作四德有七其三法天其四法地五王有三十五伯聖人若子消息卦不純者爲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故六子雖純不爲乾坤

易緯通卦驗 仁序曰天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故德配天地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故堯天之精陽萬物莫不從者故乾通萬物蟄伏致乎萬物蟄伏故能致乎萬物蟄伏故乾用事用九經曰震下乾上元亨大精起帝必有洪水之災天生聖人使殺之故言乃統天也仁括義列象助類辭曰天無雲而雷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經曰乾下艮上太畜天災將至預畜而待之人免於饑故曰元亨上下皆通各載其性故曰利貞至德之萌五星若連珠日月如合璧天精起斗曰有位雖鳴斗運行復始莫敢當之黃星第于北斗必以戊己日其先無芒行交元武動事莫之敢拒

史記曆元弟子傳正義引中備 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復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

故易曰元亨利貞夫作易所以垂教教之所被本被於有無且易者包備有無有吉則有凶有生吉凶之義始於五行終於八卦從無入有見於星辰也從有入無見象於陰陽也陰陽之義歲月既分吉凶定矣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六爻上下天地陰陽運轉有無之象配乎人事八卦仰觀俯察在乎人隱顯災祥在乎天考天時察人事在乎卦八卦之要始於乾坤通乎萬物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於其道其理得矣卜筮非襲於吉唯變所適窮理盡性於茲矣

周易繫辭　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所畫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諦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通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

論語外傳八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嘗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覓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畏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

大戴禮易本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淮南子此下有主人二字）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十一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猴故猴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鳧雁皆卵蛇蟬皆卵燕雀入于海化而爲蚧萬物之性各異類故鸞禽而不飲不食介鱗夏禽冬蟄蜚鴈而不飲蟬飲而不食介鱗夏禽冬蟄蜚鴈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而毛者多力而拂禽草者善走而愚禽桑者有絲而蛾者智惠而巧禽氣者神明而壽不禽者不生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出大典本作至好剡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遁不虛故能長久也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腸可以得兆蓍草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道靜不以理則白天而不時妖孽數起神靈不見風雨不時暴風水旱並興人民夭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

盧辯大戴禮易本命注　孔子曰聖人智通於大道應化而不窮能測萬品之情也

後漢書郎顗傳　孔子曰蠹之始發大比始君弱臣強從解起

司馬氏春秋愼行論壹行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說苑反質　孔子卜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聞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貨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說苑敬愼　孔子讀易至損益（九引作嘅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說苑敬愼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嘅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大豐明而動故能大荀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一人則載謂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論衡卜筮　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腸可以得兆蓍草

業若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謀也明猶疑之事當問者謀也

抱朴子內篇佚文 有古強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足以好之韋編三絕鐵樞三折今乃大悟

尚書序疏引尚書緯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記伯夷傳索隱引作三千二百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

尚書大傳鄭注 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心明於上光明於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洽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尚書大傳 子張曰堯舜之王二人刑而天下治（御覽八十六引不刑而民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二人俱罪呂辰之說被此五刑（御覽引作被此五刑）而化數罪（御覽引作數罪）而俱死（御覽引作俱死）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教然耳化數罪而俱死以上一罪刑之

尚書大傳略說 子夏讀書畢見于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于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弗敢忘也雖進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壎室縣蓬戶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爲也子曰閘其門而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人其中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塡塡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誠通斯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

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韓詩外傳一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殆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閘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人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洽洽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

說苑敬愼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脩行而國治周王發之時脩善而民安帝辛之時脩惡而國亡殷周之興在乎脩己而已矣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喜脩之德不治國家必祖王名必倍帝辛之行而天下大治紂之時先王道此逆天之時詭禍反爲福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史記三代世表索隱補贊 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大伯也太伯之奔遂生源也

論語執務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說苑敬愼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慢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佞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榮

吳縣朱記榮校刊

山東督糧道 臣孫星衍撰

六藝四下

論語八百四引詩合神驗 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君德下十三字從六百九引補）刻之玉版藏之金府

毛詩木瓜傳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韓詩外傳五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論衡論相制 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匡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脩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

論衡對作 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長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

論衡論執務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論衡書虛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說苑敬愼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慢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佞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榮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啍啍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哉

經禮論議篇同

後漢書范冉傳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子路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淮南子修務訓 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夫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君子也子貢不敢問何謂也

說苑脩文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未盡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自斷也子夏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子貢曰賜聞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後漢張奮傳 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修內巳矣夫禮何如君子

注云禮脩命也微之辭也

太戴禮記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臣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臣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敎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一作倘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子孫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安其居處醜其衣服甲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恃其衆以伐有道敖辟鄉曲不畏口舌之傷以亂大常固民是盡以遂其過惡以怒其上不顧其親以從其所欲以陷於刑戮固民是盡以逆天時不顧山林之木以成其奢侈以窮民財力固民是盡以極耳目之樂以淫其志意以早世絕其後嗣固民是盡以成其驕慢以迷其本心固民是盡以失其宗廟以喪其社稷固民是盡以亡其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一本無子字何貴乎天道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敬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臣敢無辭以對人道政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頑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穀梁桓三年傳 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大戴禮記曾子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基也防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薄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未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子也者親之主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君爲正則百姓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頑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穀梁桓三年傳 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大戴禮記曾子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基也防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爲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薄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未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也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子也者親之主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頑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無窮不用哉然如
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漢書作教）於微眇使
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大戴禮曾子天圓 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
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
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

白虎通祖稷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
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
也

白虎通封公侯 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按孔子
語引下有也子曰三字）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

白虎通嫁娶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
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
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
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
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
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
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白虎通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
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
殯哭而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宅老行
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
夕否

白虎通喪服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
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
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不知也

漢書藝文志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
桃與黍哀公請用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桃也仲尼對曰
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曰丘
臣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
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臣聞之也君子以

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
是從上雪下也臣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
盛也

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
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
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淮南子繆稱訓 子曰釣之哭也曰子子柰何今乘我
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
矣

說苑脩文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
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

說苑脩文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
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
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況人乎
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論衡感虛 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

論衡實知 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抱朴子嘉遯云尼父悶偶人葬而永歎是子嘉不盡載之）
嘗設桂樹乎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宅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

抱朴子外篇譏惑 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弃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其神魂賓于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子宮殿死于枕席何用桂樹爲（案表表記是子嘉遯不盡載之）

說文解字卷六十五引喪服要記 昔者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衛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于虞卿齊人遇惡纏（初學記十六引作師堂子而）
父孔子問曰衛設二桃湯乎荅曰不也桃湯者起於
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失死乳母
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二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
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二桃湯以沐死者出東
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
湯爲

說苑修文 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衛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桃湯者起於
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失死乳母
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二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
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二桃湯以沐死者出東
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
湯爲

說苑修文 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衛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桃湯者起於
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失死乳母
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二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
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二桃湯以沐死者出東
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
湯爲

說苑修文 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衛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桃湯者起於
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失死乳母
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二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
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二桃湯以沐死者出東
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
湯爲

論衡感虛 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

論衡實知 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抱朴子嘉遯云尼父悶偶人葬而永歎是子嘉不盡載之）

抱朴子外篇譏惑 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
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
悟當受爵祿子推弃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其
神魂賓于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子宮殿死于枕席
何用桂樹爲（案表表記是子嘉遯不盡載之）

說苑雜言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初學記十六引作師堂子而）
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
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
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
得其意未得其人有閒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
邈然遠望（初學記引有曰字）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
默然思眹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
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
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
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鮮
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

也

淮南子主術訓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

韓詩外傳七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耳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心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糟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上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檐徹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上以瑟浮其音毛本浮作淫參以上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御覽五百七十一引樂動聲儀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白虎通三教引樂稽耀嘉 顏回問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救政麁觕漏薄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

孟行大義一引樂緯 孔子曰上吹律定姓一言得十日宮二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

御覽十六引春秋演孔圖 孔子曰上援律吹命陰得羽之宮

魯語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於聲堯曰夔一而已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韓詩外傳說左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忽戾惡心人多不喜說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善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淮南子主術訓 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

韓詩外傳二 孔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再有侍孔子曰求來御案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秦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逃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亨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戾而亡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再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不食七日而骨立人於期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援命篇 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

御覽九百二十三引演孔圖 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垂後也

御覽九百二十三引演孔圖命徵 孔子謂子夏曰鸛鵒

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淮南子主術訓 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

韓詩外傳二 孔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再有侍孔子曰求來御案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秦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亨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戾而亡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再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不食七日而骨立人於期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援命篇 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

御覽九百二十三引演孔圖命徵 孔子謂子夏曰鸛鵒之爲鵲來也春之則搏來也晦之則盤來也酉至非中國之禽也

文選李賓客注引春秋元命包 孔子於元終於獲麟王道成也

能改齋七引春秋演孔圖 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演孔圖 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初學記二十一引春秋握誠圖 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 孔子言口五變入曰米出甲謂皓之爲糊米也春之則搏米也晦之則盤米也酉之則穀米也又稟擇之陽暗之則爲晶米

引春秋命歷序 孔子始春秋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源出偶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

公羊僖四年解詁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公羊成八年解詁 孔子曰皇象元遊遙術無文字德明證疏云春秋說文

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說 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案隱云見春秋緯

公羊隱公第一疏引閎因敘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繁露俞序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接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之情本繆民之所欲一作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作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作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或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著明有勝乎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優一作賢一作貢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弑父

援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官本作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掩（官本作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世故予先言春秋詳已而畧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宋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官本作適）敵國不可狎優寇之國乃至於死亡故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官本有子字）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臺丹楹刻桷晉屬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一無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孔子曰吾因行事七字官本作有道）故緣人情赦小過（官本作此）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役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以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識二名之意也

穀梁桓三年傳 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穀梁桓十四年傳 孔子曰聽遠音者閒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穀梁傳十六年傳 子曰石無知之物微微有知之物

石無知故日之鶉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

穀梁哀十三年傳 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莊文類聚六十引莊子 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御覽二百八十六引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倚竈觚而聽之詞如斯此）

公羊疏引鉤命決 孔子在鬳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遵記中庸注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韓非子內儲說北衛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霜不殺殺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殺桃李冬實天失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申韓深刻之學依託之詞如斯此）

論衡超奇 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妙思自出於胷中也

說苑君道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

說苑至公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摭貶纖介之惡人事淡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竝作也

周禮九嬪注 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焉天使婦從夫故月紀焉（疏云孝經援神契文）

春秋左傳序疏引孝經鉤命決 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疏云鉤命決云）

公羊序疏引鉤命決 孔子在鬳德無所施功無所就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御覽二百八十六引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倚竈觚而聽之詞如斯此）

御覽六百十引鉤命決 孝經者總類也（疏云鉤命決云）

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一字苞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又曰曾子撰斯問曰孝乎文駁不同乎（乎一作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書詩以合謀

公羊疏十四年疏引孝經說 孔子曰春秋屬商（疏引見哀十四年疏）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經說 王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

論衡書虛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

論衡 逸論語曰玉粲之瑾兮其璵猛也

說文 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初學記二十七 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雕一作彫）琢（琢一作斀）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璠璵美玉也璠三采玉也玲瑯玉聲也璜玉佩也瑱充耳也璵玉飾以水藻也（御覽八百四引逸論語同）

初學記二十七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子勝理勝一則子勝

文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注引論語 白衛反魯嗣

詩書修春秋

女選齊女壓王碑文注引詩譜誤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

說文 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說文 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說文 孔子曰烏眄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

說文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說文 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

說文 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

說文 孔子曰在人下（玉篇及徐鍇通論作人在下疑此例）故詰屈

說文 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

說文 孔子曰觀犬之字如畫狗也

說文 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史記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經正論弓作以道義）

白虎通五經 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

論衡佚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漢書本傳入事論）

韓詩外傳七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問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太戴禮主言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一作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曰參汝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懼肅然襜衽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曰參汝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汝可語孝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山東督糧道 臣孫星衍撰

主德五

尚書大傳 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尚書大傳略說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史記補三皇本紀引論詩 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覽之不能盡識

白虎通封禪 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

韓詩外傳二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制（津逮本作制）祭不過望（津逮本祭作祀）江漢楚之望也（舊人雖不得津逮本作德）遂不祭三日而疾有廖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說苑君道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爲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爲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韓詩外傳七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問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太戴禮主言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一作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曰參汝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懼肅然襜衽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曰參汝可語孝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

孔子集語卷六

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祖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麾（麾一作揮）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若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

六子戴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一作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主田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貲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一作上好德則下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一作上好財廉上惡貪則下恥爭）民皆有別則貞則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悾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夫下而不廢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可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興能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孤獨恤貧窮者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殷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遷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方布手知尺舒則知尋申尋而索百步而堵

二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何烈三何烈而距五
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若稽衣裘焉使處者
恤行者有興興疑作亡是以禮貴諸夏雖衣冠不同言
語不合莫不來王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
刑而民不違舉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微斂於
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
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於
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
如渴而飲下士之人信之夫暑熱寒遠若邇非道
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
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
至賞不費而天下之民和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
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
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
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
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
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
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
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
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
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
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
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
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脩此
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視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
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
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
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祖
席之上乎還師大戴依元刻本下同此

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子聞諸榮伊
令史記案黃帝三百年請問皇帝者史記作伊尹非人耶二字史記作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子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一本作也夫黃帝尚矣女
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問也固矣
業之辨闕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子之道也而神靈弱而能
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
言幼而齊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
萬民度四方教能罷貔御覽引下有缺字豹虎以與赤帝戰
于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
黼裳乘龍扆御覽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
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
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史記正義引作勞勤御覽作旁
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
而民猶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
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
度稱以上士聶聶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四
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
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阜陶與
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四海
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子大者如說民說
至矣子也非其人也宰我曰子也不足誠也敬承命
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
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
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
懼不敢見

大戴禮帝繫 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
舉安取子曰君以問之唯臣無以更也君之問如未
成也黃帝嚳脩一作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
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
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弗
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於子天也君之
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
行邪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
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述能

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窮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變禮失則昏則惛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敘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數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於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容色正時以數仪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上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獻德保保慆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教我也子曰上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上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則揚縱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循以祖懷德報德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與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大戴禮記 公曰語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擾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上末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大訓作則上下援援則樂斯無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咸服允使來往他賓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慈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大訓無毒字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導愚民使仁日敬仁賓也

大戴禮少閒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大訓重世久二字唯聖人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徼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上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廣義不順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憯欲慾而無厭者也及利無厭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北明子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作百草奮興物乃歲四時卒于冬萬一作分大訓作方於時鶡三色搏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此謂歲實汁月大訓無此字天曰作明曰作昌曰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曰作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之動能不遠厥事一作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大訓作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大訓作日用常節曰聖人主祭于天曰天子大子崩步于四川代大訓作伐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僭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遷良上誘大訓作導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隕一本無隕字勃作孛大訓作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一本無川浴谷字大訓作洛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

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地心端容色正時以數仪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子曰上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獻德保保慆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教我也子曰上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上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則揚縱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循以祖懷德報德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與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大戴禮記 公曰語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擾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上末知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大訓作則上下援援則樂斯無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咸服允使來往他賓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慈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大訓無毒字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導愚民使仁日敬仁賓也

大戴禮少閒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大訓重世久二字唯聖人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徼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上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廣義不順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憯欲慾而無厭者也及利無厭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北明子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作百草奮興物乃歲四時卒于冬萬一作分大訓作方於時鶡三色搏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此謂歲實汁月大訓無此字天曰作明曰作昌曰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曰作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之動能不遠厥事一作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大訓作表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大訓作日用常節曰聖人主祭于天曰天子大子崩步于四川代大訓作伐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僭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遷良上誘大訓作導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隕一本無隕字勃作孛大訓作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一本無川浴谷字大訓作洛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

大戴禮少閒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於其私不同子曰

君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威通之權其輕重居之準式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應說乎子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國之民也子曰國之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同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脩禮於內以事天子大夫脩官守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衛藝技論力以聽乎大夫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憲乎父母此惟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同公曰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爲國之民也子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興聽於神夫民之精明者爲聖人聖人也者與天地參故曰天生時地生財人生政政以治之禮以行之義以正之樂以和之仁以愛之此五者修而後民興焉古之明王審此五者以臨其民是以天下太平風雨時節五穀豐昌昆蟲蕃殖六畜番息民不夭札國家順之禍災不生奸慝不萌此之謂大治公曰善哉子之言君如此其尊也寡人雖不敏既聞此言矣敢不承乎

孔子集語卷二

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憯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以不得以疾死故乃放桀于南巢以遷其罪桀既放悔過自責于鳴條夷于三亳從先王之遺道昭顯天心善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威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地養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一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駭大調作慨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年大調作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佚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剖一作嫌於死乃退伐崇詐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孤一作敖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君其忠焉或侯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用地之財以天之氣用地之財以時天之氣其可乎子曰君之立知如以覩聞也一作聞覩時天之王者有務而物順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

草木根莖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蓋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絕糟者猶糟賓者猶賓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湛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一作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曰善哉

公羊襄二十九年何休解詁 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點巧姦僞多端云孝經說文

初學記九引七經義綱 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

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 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德合仁義合者稱王見御覽七十六

史記周者傳 孔子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衆不肖而退衆者道衆不肖而王者退

後漢書翟酺傳論上疏 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注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井旅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藏侵權也

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 孔子曰帝者諦也注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仁功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祇稱帝帝之言諦也鄭元注尚書諦使物也

後漢書郎顗襄楷志高皇帝紀 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侵相感以戒人君

荀悅王制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小節出焉是也大節非也小節非也大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禮子哀公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曰古之王者有務而物順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其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一本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

荀子哀公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人廟門而右登自陛階仰觀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韓詩外傳四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人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若平旦而聽朝日昃夏樂貴爲而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

韓詩外傳五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人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若平旦而聽朝日昃夏樂貴爲而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銳兵革利甲冑以行誅者湯武之事也君以此思之則禍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

御覽四百九十引尸子 魯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人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若平旦而聽朝日昃夏樂貴爲而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

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韓非子難二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臣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說苑政理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呂氏春秋貴直論過理 楮上酒池肉圃爲烙雕柱而指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視其隱殺梅伯而遣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琁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察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

陸賈新語無爲 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淮南子齊俗訓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和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新序雜事 昔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泫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

新序雜事五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乎孔子曰不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擇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擇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

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上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過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潛夫論卷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謂過失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誤中未足以存

風俗通五子曰雖明天子奘戚必謀禹福之徵慎察用之

風俗通五孔子曰火上不可握奘戚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脩無極

孔子集語卷七終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臣衛六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上亦得四友焉自吾得閎夭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士日至是非奔輳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于門是非禦侮邪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作不入於耳論衡論語作不入於門　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上亦有四友以禦侮

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幸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　皇侃論語疏七引乎上有不字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若有取謂之取無曰假　按文見新序雜事五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二變者所以應時也

韓詩外傳七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吾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說苑臣術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善哉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劉子薦賢晉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爲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賢爲賢不聞舉己子貢曰然則薦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

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
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
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
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春秋外篇上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
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
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
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識干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
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
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
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
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
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長短經識引尸子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
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評引春秋大傳 周公何
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宜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
公不聖不爲兆民也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評引春秋大傳 孔子曰周公
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
（案王鳴盛蛾術編據此五人御於前莫見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
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衛君人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
對曰諸侯辟讎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
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嫌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
哉無偏處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韓非子難二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
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
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
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
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
人臣者不敢失禮矣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
人高赫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虜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
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
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
失君臣之禮矣

鹽鐵論通有 昔孫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
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蜉蝣所爲作也

鹽鐵論褒賢 李孟之權三相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
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

說苑臣術 簡子有臣尹綽敖廋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
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
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赫吾是以
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
下之爲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說苑復恩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
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
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
曰吾在拘虜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
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
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
失君臣之禮矣

說苑尊賢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
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乘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
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說苑尊賢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
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
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
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
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
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
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
乎哉

說苑正諫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
曰憨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乎夫不諫
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
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
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
而身不殆

說苑權謀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訟諫而不露

說苑正諫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
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衡山下臨方

交道七

韓詩外傳九 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此二字舊脫據文選陸士衡連珠注引補御覽五十五引亦同）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對曰（哀字文選注引補御覽作吾字據文選注引亡吾著曾吾是以哀也弟（增鄉者刈蓍薪（文選注引有而字）刈蓍薪而亡蓍薪有何悲焉婦人子曰（文選御覽俱作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蓍也蓋不忘故也所以悲者（蓍字文選御覽作吾字）亡吾蓍也（文選注引亦同）

韓詩外傳九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一本作持蟹貊之言也）

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言一本作持蟹貊之言也）

韓詩外傳十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卑如尊愚如智勇如烈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由之所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卑而如尊其議而有禮也愚而如智其恭徹而不失於人也勇而如烈其至平離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韓詩外傳七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者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播之得甘泉焉樹之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

說苑雜言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辯之可謂知時矣

說苑雜言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說苑雜言 孔子曰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說苑敬慎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說苑雜言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說苑雜言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說苑雜言 子路行解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慤交而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說苑雜言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辯之可謂知時矣

說苑雜言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說苑雜言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說苑雜言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諺曰作閒語作閒）

說苑雜言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駢一蹏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說苑雜言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中論貴驗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孔子集語卷八終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論人八

將使九才五引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閒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說苑雜言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閒之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毛詩邶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者也（後漢崔駰傳注）

韓詩外傳一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此下本皆衍一有字執尊貴者不以爰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

韓詩外傳四孔子見客（薛據集證引作孔子適衛見客）客去顏淵（顏下有回字）孔子曰恨兮其心顏兮其（有闕字）日仁則薛作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五字薛無顏淵變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薛作夫）死不藏今陳修門者不行一于此上故不爲軾也（薛作夫形體也色氣）

心也薛作夫形譌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温良在中薛作苟有温蟄則眉睫見之矣睫在其中薛作則眉睫善見
眉睫不能匿之薛作亦不能匿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薛下有言有諸中必形諸外也九字

韓詩外傳七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

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乎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溫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

鑿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陳塵埃張天張一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喧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韓詩外傳九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於其間何如對曰士也賜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芷同篋與之俱化君子不與小人同位與之俱亡孔子曰善何如則可謂賢人矣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將啟汝子路曰願奮長戟溫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喧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荀子哀公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屨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元裳絞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者志不在於酒此皆志不在於彼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夫志之所至則通達而不窮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

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儀之在貧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可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曰人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儀之在貧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可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曰吾聞之夫子曰人有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儀之在貧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可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而所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賜有逮及焉有未及焉不得辯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人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人不履影開戺不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戺不殺則天道也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開戺不殺則天道也殺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少長乎其所女其閭知之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衎也其爲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至於其爲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敬莊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鄰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桓譚伯華之行也孔子曰獨賞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直已而不直於人以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栝之中直已而不直於人

善存仁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棄義約貨去怨益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諒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泰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史記伸屠弟子列傳作子然裴駰引亦作子然）之行也

韓詩外傳卷二　孔子曰自娛於槩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

韓詩外傳卷三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韓詩外傳卷八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晉語五云退大車當道而懼）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頗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

魯語下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忝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震動發憤有益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宜庶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紀廢興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怖其何以避辟吾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義臣行謂之忠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爰乎賢才而誡今君溝於婦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敗德不及政事是以百姓之親也如父母之愛子兄弟之比周也有福同享有災同憂有禍同救有難同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懼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喻不留生事倍椁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傷行修哀以善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二三婦之辱其先者祀請無狀色無淖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腐之日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也夫謂之慘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腐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慘腐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

晏子春秋諫下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壓焉晏子入復曰有衛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容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閒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驗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義臣行謂之忠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爰乎賢才而誡今君溝於婦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敗德不及政事是以百姓之親也如父母之愛子兄弟之比周也有福同享有災同憂有禍同救有難同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懼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喻不留生事倍椁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傷行修哀以善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二三婦之辱其先者祀請無狀色無淖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腐之日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也夫謂之慘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腐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慘腐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

客可與言哀者也
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是之昭昭不若月之曈曈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貴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晏子春秋雜上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膳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觴公曰酌寡人之酒進之于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趨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成周之樂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韓詩外傳六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饗晏子於前范昭趨曰願君之樽爲壽景公曰酌寡人之樽以爲壽范昭以爲寡人也不如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樽爲壽景公曰酌寡人之樽以爲壽范昭以爲寡人也不如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晏子春秋雜上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斬衰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會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荀子大略 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荀子子道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乎子貢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哉

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列子說符 趙襄子使新楊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一本此下有來字）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呂氏春秋慎大覽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捧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淮南子道應訓 趙襄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捧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淮南子繆稱訓 趙襄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捧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

莊子列禦寇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悍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御覽九百十五引莊子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會子孔子尊語二卷九

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鳳鳳其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離朱一人三頭選起以伺環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按今本無此文當是脫簡）

韓非子說林下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約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良大夫也其被于利幷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宋本作孔子日提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仲父出朱蓋青衣孔子聞而非之曰仲父出朱蓋青衣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韓非子顯學 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宰予人乎失之子羽

說苑集論引說苑 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宰予以言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容也與之久處而不知其賢也與之交而不知其仁也與之出入而不知其智也與之上不以爲（孔子語也）

御覽四百六十九引莊子 趙簡子之山二字從御覽八百三十二引補撫轡而歎重安于曰今游獵樂也而主君歎敢問何故也（故字從八百三十二引補簡子曰汝不知夫奉多力之士本作二引改四百二亦引作十日歎百欲以獵獸也吾憂鄰國吾字從四百二引補養賢以獵吾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於晉陽之山所歎也

呂氏春秋慎行論 荊有次非者得寶劒于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揜衿去衣拔寶劒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劒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劒者其次非之謂乎

淮南子道應訓 荊有次非得寶劒於干隊還反慶忌謂次非曰吾聞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船俠非謂楚王曰臣嘗見也於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俠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劒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劒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溺人能濟之謂乎

呂氏春秋慎行論 荊有次非者得寶劒于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揜衿去衣拔寶劒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劒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劒者其次非之謂乎

淮南子道應訓 荊有次非得寶劒於干隊還反慶忌謂次非曰吾聞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船俠非謂楚王曰臣嘗見也於船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俠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劒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劒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溺人能濟之謂乎

新序雜事 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associate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適與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鄰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

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晉趙鞅問君臣邸成子爲魯聘於晉趙衛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邸成子曰夫止而觴我以樂也我能勿畏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邸成子之謂乎

晉欒盈出奔晉人欲攻鄭令叔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向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鹽鐵論大論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一本無才女二字）

新序雜事四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新序刺奢魯孟獻子聘于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其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姓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奢（今本作以奢從宋本改）貶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立節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先生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矣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子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說苑復恩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不知士於受祿不敢懈怠於待賓客也嘗三干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不肖而敬鬼直能曲於人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能惡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說苑善說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貢曰貪處賜也曰蓋賜也曰根商也好說不如己者

說苑雜言孔子曰匹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

晉大夫鮑志岳姓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穀維水關將毀王宮欲壅之太子晉諫於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以爲不順天心不若脩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辨而三窮於是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言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師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淸汗火色不詳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侯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君也

楚昭九十五引曾青書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其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虎豚羊刷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取食之及亡羊者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爲諜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爲之白于魯君亦不解也於是歎曰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勿信也姑如之子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益聰

困禽語以得疎也後世遂廢其學宜佩論語義疏引公冶長篇云公冶長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以其子妻之子須臾出行至二虎上鬬鳥相呼往食死人肉須臾俱死冶長往視見兒頭目已破腦出流漸食其腦即收兒還家以告其母母曰昨夜烏鵲鳴聲悲必是汝兒今果如此冶長不解鳥語不信人往看果如其言

孔子集語卷九終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論政九

尚書大傳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弱哀孤獨矜寡老幼不自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彊老幼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虐故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劫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劫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劫不赦

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莊辱蔽矣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莊辱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說苑政理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臣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教弟矣所兄事者五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父事者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三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已過勿發失言勿倚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辭養之無奪民之時愛之勿竭於刑言一作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具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

必敬曾時必節日歷卒視執伎以守官侯命而作祈
王年禱民命及畜殺蓋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
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孟子八人
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
四衛强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家長卒所作可以
爲儀緻於國出可以爲率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
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
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
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攄變民中凡
民之不刑崩本以要開作起不敬以欺惑憧愚作於
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
曰嫉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諱
利辭以亂焉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
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國大訓作圖夫是故一
家三夫道行二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
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
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挨山林規表衍沃
畜水行衰御覽作表濯御覽作灌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
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
功事不少而饑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
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齒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
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宮室二字大訓作官服事信上
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
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大訓作官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
茲民游薄事食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
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勤有功夏
服君事不及暑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
之飢饉道無殣者在今之世男女曙散名不升于公
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大訓作時天之飢饉於時委
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國之休地因
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
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
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
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
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
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大訓上有字安民作居
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船邑
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親安危距封後
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爲奧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
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蕃廡藏五穀必齊于倉於
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
知孤寡之必不失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
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入也弗之顧
矣而況有强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
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
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應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
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君將
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
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出德行卑近以
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侍子曰聖知之
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
本也委利生孳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
聖人何侍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
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
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
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
監位位以充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
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
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滅不可後也
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
地道以履人道以稽殿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懼
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愼用之雖愼敬而勿愛民亦
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竝愛單無加尊淺無
測深小無招大此謂楫機機爲不蒙昔舜微薦
祿庶人曰死昭哀愛無失節是以爲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
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爲國

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
惡衆妨於政爲父不慈妨於政爲子不孝妨
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
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
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
游徼勿與事臣聞之弗慶大訓作薦非事君也君聞之弗
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大訓作薦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
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
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
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一作循國脩政公曰善哉

大戴禮小辯 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
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辯
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辯風
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辯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
大夫學德別義行以事君士學順辯言以遂志庶
人聽長辯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
乎公曰不辯則何以爲政子曰辯而不小夫小辯破
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
弦以觀於樂匏以辯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
矣傳言以象反吾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
不行則不樂夫亦固十稘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
下之言乎曰敢子之言吾壹樂辯言子曰辯言之樂
不若治政之樂辯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
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
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辯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
可子曰此下大訓作行官禮樂而力忠信其若其習可乎公
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明忠
信之備而又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百官承事忠滿
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
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
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
若王也級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
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王聞大道不隱

王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
一之彊辟臣聞之忠有九知知中知中必知
怨知怨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
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
心作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怨內怨外度曰知外外內
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辯方曰知官官
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
終

淮南子泰族訓 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
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一本達字不重一河以透
本作大禮必簡

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
以優柔故能化

魯語下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
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上錯田以力
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
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以
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
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
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春秋繁露王道 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
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孰乃謂糴失君之職也

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 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
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白虎通三教引集解孝 顏回問何嘗作問
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獎漸濁謂之治也舜
之承堯無爲易也

漢書刑法志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
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知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
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聚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
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
若王也級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
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王聞大道不隱
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
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
入矣

說苑政理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
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
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
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言則善
無由入矣

荀子正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荀子宥坐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
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
也欺子語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
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
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
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嫂令
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
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
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
上先服之若不可倒賢以蔡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
之蔡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侯之以刑則
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卑民不迷是以威隅而不試刑錯而
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
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
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登車
焉何則陵遲故也歡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
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
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曙
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
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三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
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
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

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儆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伋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嗚焉而見之使民耳嗚焉而聞之使民心嗚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睹言顧之清焉出涕哀其不開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殺以毒矣也亦不哀乎故曰永可殺也君者先立民目嗚焉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擿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而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說苑政理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不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民知之以刑則民知罪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伋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說苑政理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知不可刑也上教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謀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倘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御覽六百三十三引慎子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罰且賞罰禁也賞使也

春書治要尸子卷下 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 魯人燒積澤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徙行賞(盛文懋案人十字引脩謂從行賞至文懋案人十字衍)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為獄吏刑人足所刑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先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時也而子何故乃冒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跖危曰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

論治民術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爲人煩苦故子▲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大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汝以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葉非子難三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說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說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堪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問書大傳答說 子貢曰葉公問政子曰政在于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于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于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夫子曰政有離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遠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

說苑政理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政在於有離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復贖人矣取其金則不復贖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令以後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淮南子道應訓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還其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魯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人矣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

淮南子道應訓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賜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賜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說苑政理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人矣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

說苑雜言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賜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賜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淮南子道應訓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歸以告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淮南子道應訓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綰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之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小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新序雜事二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淮南子道應訓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綰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魚輒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也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君子哉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擊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擊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不肖也宓子以此諫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敝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之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小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子必行此術也薛據集語引此而論其文云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此文

水經注 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刑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鹽鐵論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新序雜事五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猛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論衡遭虎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

說苑建本 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說苑政理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故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牧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棄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要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說苑政理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說苑政理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迫而距也毋望而訾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說苑政理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足及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皆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說苑政理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故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牧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棄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要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說苑政理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說苑政理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迫而距也毋望而訾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說苑政理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足及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皆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猛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論衡遭虎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猛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說苑建本 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說苑政理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故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牧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棄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要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說苑政理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說苑政理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迫而距也毋望而訾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說苑政理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足及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皆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猛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說苑政理 孔子曰違山十里蠭蛄之聲猶在於耳政事無如膺之矣

說苑政理 孔子曰違山十里蠭蛄之聲猶在於耳政事惡譁而善肅

說苑政理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在於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說苑尊賢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譽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譽之怨譽並前中行氏難欲無亡得乎

說苑指武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

說苑雜言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劇源

說苑臣術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博物十

魯語下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說苑辨物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搜神記十一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邪對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此羊肝乃土脯哀公使人役羊其肝即土也今外傳無

文選書故安陸王碑注引韓詩外傳 孔子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願無怪之今外傳無

御覽九百二引韓詩外傳 魯哀公使人穿井二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祥使視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即土也今外傳無

論語注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爲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說苑辨物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今謂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論語注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說苑辨物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惠公聘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也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事譜十一上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宋滑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逼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左傳桓元年疏引作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省文）

潛夫論志氏姓　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逼出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

繹史卷一百十一引世本　宋滑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逼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左傳桓元年疏引作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省文

繹史卷一百十一引孔子家語　孔子世家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按公羊穀梁皆謂生

繹史卷一百十一引孔子家語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按公羊穀梁皆謂生於襄二十一年此本史記孔子世家）

繹史卷一百十一引外傳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郯子之閒（御覽四百十七引作孔子過齊程本子於郯郯子之閒）郯子侯（御覽人事部引作孔子之舊過作木子於譯郯之閒）傾蓋而語（初學記引作孔父嘉生木金父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鄹大夫文）終日有閒（初學記引作甚識）顧子路曰由來取（御覽引作孔子謂子路曰由來取二字本脫從初學記補）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謂曰收（御覽引作子路不對有閒又顧謂曰收字本脫從初學記補）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束帛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青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論衡書虛　魯將伐邾簒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論衡實知　孔子未嘗見牲注至輒能名之然而孔子名牲牲聞昭人之歌

繹史卷一百十一引論衡逸篇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鄙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鵁兮鵁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繹史卷一百十一引韓詩　孔子渡江見之異衆

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鵁兮鵁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鵁鵁也

韓詩外傳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郯子之閒（御覽四百十七引作孔子過齊程木子於譯郯之閒）傾蓋而語（初學記引作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鄹大夫文）終日有閒（初學記引作甚識）顧子路曰由來取（御覽二字本脫從初學記補）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束帛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青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論衡實知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束帛而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

光緒甲申小春月白堤八字橋孫谿槐廬家塾

孔子集語卷十二終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有蔓草零露湊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賜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莊子 子輿子反自郯遭孔子於塗傾蓋相顧相語終日甚相懽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忻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賜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遺 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水經消水注引孔子世家同按莊子天道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商之流見老聃史記孔子適周事在年三十之前蓋據再言十七諸說不同宜從史記）

韓詩外傳六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說苑敬愼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悔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愼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寶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益也故後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樂之守此衆人誠或技禍不從內賊我邪不與人論技雖尊爲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王以其卑下也反此五者未嘗不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說苑敬愼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有坐之器孔子曰吾聞有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止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者天必與之故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荀子宥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有坐之器孔子曰吾聞有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韓詩外傳三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謂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聞宥坐器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止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道藝高而能下博而能愚功被天下而能以讓勇力撫世而能以怯富有四海而能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韓詩外傳二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聞宥坐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賢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韓詩外傳七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之器孔子使子貢取水而試之水入而覆水至而盈水多而溢孔子喟然而嘆曰惡有滿而不覆者乎子貢曰敢問持盈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博聞強記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之術也

荀子法行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賢知者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一本作俗）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一本作卹）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

危也

說苑敬愼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有坐之器孔子曰吾聞有坐之器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止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者天必與之故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術則見弗於足受善而便說魯國以昔孔子（御覽九百三十引重孔子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蝡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臣上不及龍下不若魚臣其蝡

韓詩外傳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詔樂乃作孔子至彼聞詔三月不知肉味

說苑修文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詔樂乃作孔子至彼聞詔三月不知肉味

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游齊見景公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故孔子曰善哉子一本作予得見此器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亡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顧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問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要聞之有幸

見愛無幸見惡誹謗作謗本爲類聲聲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孔子被樹削跡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傅一本作儒下同而貴之今吾望傅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吾竊譏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仁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論北狄稱君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蓋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大蘆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以章其過也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祇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人報曰周蘆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論景公欲分高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沿親治立命而可以教下好樂淫一作于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可以導國先衆公曰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仲尼乃行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公說欲封之以事不可使守職厚葬破民資國久喪道毀費曰不可使子民行之雖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于行今不可以道衆而騁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畢也威儀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茲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修世飾絃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教民好樂淫一作于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可以補民察壽不可以補民兼時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傾財破產厚葬糜世以送死機服勉容不可以導衆孔丘盛容修飾以盡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易民而變風其道不可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仲尼乃行

論景公欲分高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淫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可以補民察壽不可以補民兼時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傾財破產厚葬糜世以送死機服勉容不可以導衆孔丘盛容修飾以盡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易民而變風其道不可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仲尼乃行

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孔子辭魯將行門人追而問曰夫子欲行何之曰之魯人曰何爲之曰魯君好士吾將以觀其士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說之欲以尼谿封之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趨駕而行

淮南子氾論訓下 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

說苑正諫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趨駕而行

韓詩外傳六 傳曰子小子使衛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

公羊定十年解詁 頰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以求其所欲孔子曰匹夫而熒諸侯者誅於是萊人歸所侵魯之地以償汶陽之田

穀梁定十年傳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平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厲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

陸賈新語辨惑 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謂君升壇兩相揖君臣之禮相率畢矣齊侯逡巡而退顧謂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以樂相化臣聞蒸樂不野合犧象之饗不於下堂夷狄之民何來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公之幕下儳戲欲侯魯君之源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聲然而悉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

公羊定十二年解詁 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者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疏云春秋說）

春秋繁露五行相勝 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滔國威德反以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攝行法季孫曰消壄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百讒邪榮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掩鼓執衡而藏至滿廉平路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

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孟子論備胡 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鄭牛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謀郊境之患弭盜竊而忠順故季相相傾古字假借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穀梁范主公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荀子宥坐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不群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尹文子聖人 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劉子心隱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也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俟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子貢曰夫少正卯之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也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俟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

少正卯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詞醜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僞（程本作爲）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遣哀公（後漢鴻都傳作魯公）以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晏子春秋外篇下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寡國之憂也今孔子聖相也君不可以不圖孔子舍子路曰夫子何如晏子對曰君其勿受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可以不圖孔子舍子路曰夫子何如晏子對曰君其勿受彼魯君弱主也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暮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龍）

莊子漁父 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未畢有漁父者下船而來（下脫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於二水之閒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

莊子盜跖 孔子遭君暗臣亂眾邪在位政道閉塞（下脫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於二水之閒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

莊子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則無貴乎父兄之誼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不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魯以利誘跖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意則怒易辯以言之（下脫望魯兮）

孔子集語卷十二終

光緒甲申小春月白堤八字橋孫谿槐廬家塾

孔子集語卷十三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事譜十一下

莊子外篇五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獻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北南自比周制救之

莊子外篇六 孔子行篇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滯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慨然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命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當作由歌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

莊子外篇秋水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說苑雜言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不脩也是丘之過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也夫由歌吾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家語 孔子厄者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

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泣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忸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汗而不趨俛而不趍遠而望之嵁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卿履狗耳曰子何敢乎子貢曰汗面向不趍

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益將其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糲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無適而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狎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矣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樂凡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曰吉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忽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益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故曰無遷令無勸成遽度奢也遽令勸成寃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韓詩外傳七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詩書習鼓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識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得之桑落之下

韓詩外傳七 孔子困於陳蔡之閒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詩書習鼓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識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邪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忠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立枯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而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於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於上有以文）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子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閒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也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陰居深念獨閒獨見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戚戚居卑下而非憂也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

孔子集語卷十二

五十貫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
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
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
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
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
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
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駕鹽車非無驥
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
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
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
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
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
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
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闕龍逢無知而比
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
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說苑雜言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
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
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
好樂爲無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
子路不說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
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
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何踐霸心生
于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
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
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
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
成良醫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
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
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桓公困於彘晉文
困於驪氏楚莊困於呉夫差困於會稽陳蔡之厄於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
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
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按然執干而舞子貢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
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呂氏春秋孝行覽次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
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弦歌
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
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愴然而嘆曰由
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
此可謂窮矣夫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
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
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
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
之厄於丘其幸乎
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
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
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
爲故內省而不疚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
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
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
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
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
爲故內省而不疚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
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按然執干而舞子貢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
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莊子雜篇讓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
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弦歌
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
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愴然而嘆曰由
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
此可謂窮矣夫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
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
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
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
之厄於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按然執干而舞子貢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
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風俗通七 孔子困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粒藜羹
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
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
歌鼓儛未嘗絕音益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
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愴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
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
此可謂窮矣夫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
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
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
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
之厄於丘其幸乎
孔子愴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
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
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
爲故內省而不疚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文公
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按然執干而舞子貢曰
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
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莊子外篇山木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粒藜羹
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
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
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
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
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
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
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曾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
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
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鵂鶹目之所
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
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
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
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
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安然體逝而
終矣

莊子雜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糂十日子

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儒字之誤孔字作別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饗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

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 孔子窮乎陳蔡之閒藜羹不糂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攐其甑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御覽八百三十八引作竈入引作竈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攐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論衡知實 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潔投地則棄飯攐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

說苑貴德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埽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說苑雜言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鄧武王處鎬鄧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孫子兵法用間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莊子人間世 尚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爲倫也乃止車援琴鼓之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世人閒蔽不知賢者年紀逝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史記衛世家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

御覽八百五十五引風俗通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聲惻怛耳

拾遺記 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爲悲矣

初學記卷十九引春秋右契 御覽八百八十九引作左契 孔子夜夢豐沛邦有赤烟氣起顏回子夏俱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兒匆兒捶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曰吾姓爲赤松子時橋事類賦二十注引孝經援神契作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吾所見一禽如麟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往事類賦注作孔子發薪下麟視之無孔子而字往四字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搜神記八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閒豐沛之邦有赤氣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同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打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名時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所見一禽如麟羊頭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孔子而字往四字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曜興玄丘制命帝卯金

拾遺記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孫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繒綵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定公十四年魯人鋤商田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綵尚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綵涕泗滂流

且麟出之時及解綵之歲垂百年矣

戴文鐫衆十引琴操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爾就爲來哉就爲來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今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今麟今我心憂仰視其人龍顏日月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興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如得麟者

御覽三十一又七百二十四引孫公孫尼子 孔子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如孔子曰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造飲酒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續史記孔子類記四引莊子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論衡知通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

劉子崇學 宣尼臨沒手不釋卷

水經注二十五引春秋說題辭 孔子卒以所受黃玉

葬魯城北

孔子集語卷十三終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雜事十二

禮記檀弓疏引論語撰考讖 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路史類聚八卷八引春秋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遊大家事類賦注二十五御覽九百五十之波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王於空桑之中

後漢班固傳下注引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元聖

論衡實知 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御覽十六引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之苗裔

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演孔圖 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御覽三百七十七引演孔圖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踞龍五如牽牛就之如昂望之如斗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鉤命決 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御覽三百六十七引孝經鉤命決 仲尼舌理七重陳重授度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 仲尼斗脣吐教陳机授度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 夫子駢齒注象鉤星也

御覽三百六十八引鉤命決 夫子輔喙

御覽三百七十引鉤命決 仲尼虎掌是謂威射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鉤命決 仲尼龜脊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論語摘輔象 孔子胷應矩是謂仮古

荀子非相 仲尼長

荀子非相 仲尼之狀面如蒙倛

白虎通姓名 孔子首類尭國尼丘山故名爲丘

論衡實相 孔子反羽又論衡孔子反字又論衡孔子逆字

爲之作師

論衡實知 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

御覽四百四引春秋後語 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淮南子說林訓高誘注 項託年七歲爲孔子師

淮南子修務訓 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師之

戰國策七 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

淮南子修務訓 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淮南子說林訓高誘注 項託年七歲爲孔子師

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白虎通研薩 孔子師老聃又見萇弘

說苑貴德 孔子師老聃又見萇弘

劉子新論 仲尼恬恢突不暇黔

劉子新論 孔子顯三累之行

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蹍於郤莧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教一作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三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弦歌不徹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撓一作分亦明矣然而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

呂氏春秋貴公當不一 孔子貴仁

淮南子修務訓 孔子無黔突

孔子集語卷十四

孔子世家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

孔子家語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肯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北堂書鈔卷百二引謝承書 孔子使子貢爲其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何如也回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矣

陳西漢本作孔子使子貢適齊外面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何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無此文

藝文類聚七十二引會稽典錄 孔子使子貢從人而來孔子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也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至矣清旦朝子貢果至驗如顏回之言

御覽八百二十引波傳略同按薛據集漢引呂氏春秋亦載此事今本無之薛蓋誤

說苑雜物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焉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雜事雜篇外物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子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剖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剖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說苑雜言孫叔敖疾傳 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蝘蜓辱於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數亦有所睹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天何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居之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春秋繁露山川頌 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濫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鑱鑱古文疑作斬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

說苑脩文 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

說苑反質 仲尼問於老聃曰其奈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中論審大臣 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

韓詩外傳一 孔子南游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匹知之矣抽緇紿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我思心湧湧願乞一飲以表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蝘蜓辱於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數亦有所睹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天何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居之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韓詩外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緇以授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緇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湛湛願乞一飲以表我心處女曰匹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湛湛願乞一飲以表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蝘蜓辱於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數亦有所睹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天何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居之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御覽七十四引作何閒於舜子受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緇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湛湛願乞一飲以表我心處女曰匹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湛湛願乞一飲以表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陽德而君於天下辱於鵲騰蛇之神而殆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蝘蜓辱於於即且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數亦有所睹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天何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居之以應之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緇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湛湛願乞一飲以表我心處女曰匹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狂夫守之者矣

列女傳仁智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游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緇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湛湛願乞一飲以表我心處女曰匹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狂夫守之者矣孔子曰匹已知之矣抽琴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匹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閭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北鄙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匹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緇紿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狂夫守之者矣孔子曰匹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緇紿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

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
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籍有狂夫名之者矣子
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已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
情而知禮

琴操 路室之女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王逸注言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

說苑書鈔一百六引琴操 孔子游於騩山見取薪者哭長梓上有孤鵠乃承而歌之（陳禹謨本作孔子遊於山澗見採樹上有孤鵠乃承而歌之）

藝文類聚二十四引琴操 孔子游於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御覽孔子類記四引琴操 夫差聞孔子至吳做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之（今本山海）

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 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則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劒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爲陳闕下孔子曰上能述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越王喟然嘆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說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教之孔子不荅因辭而去

越絕書八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九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則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夷之甲帶步光之劒杖屈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爲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上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嘆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爲車以楫爲

孔子集語卷十四

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繹史孔子類記一引淮南俶真 孔子去衛適陳塗中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荅曰夫子游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姬夫子至陳居有赤烏銜此書以至王所莫辨其文故令遠問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上所未聞（今本脫無恐馬氏據引）

抱朴子內篇辨問 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閤居有赤雀銜此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匱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繹史孔子類記四引靈寶要略 昔太上以靈寶五篇眞文以授帝嚳帝嚳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游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德居闔閭扣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曰王閤童謠曰吳王出游觀洋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空城乃入洞庭鞠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彈取出度國盧閭閻乃尊事之

御覽四十六引吳越記 包山在縣西一百二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寶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玉葉上刻靈寶二卷使示孔子孔子云禹之書也

御覽三百五十七引東觀漢記 鮑永字君長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闢從講室掃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戶

孔子集語卷十五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遺讖十三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洛書摘亡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應人受命握機徵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推卽位之術乾坤二上中下坤變初六復曰正陽在下爲聖人故一聖二庸三君子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小人十七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一小人二十二君子二十三小人二十四君子二十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二十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君子三十三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人四十二庸人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乾二十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代聖人者仁羅之者庸人仁世淫庸世狠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自壞知命守錄其可防鉤鈐解命圖興孔子曰上文以候授明之出莫能雍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十四世消以二九一六也夬三十一世消以二九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姤一世消无所據也遯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四六也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爲世軌者竟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七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爲世軌者文王推爻四乃術數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以爻正月爲孚画數存六期者天子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筭盡則厄所遭也甲乙爲饑丙丁爲旱戊己爲中興庚辛爲兵壬癸爲水凶筭爲年立筭爲日必除先入軌年數水旱兵饑得矣如是乃救災度厄矣陽之法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大聖人之制（應氏見坤河）河水滿三日（三別作河水滿變）赤變（白變爲赤）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見三日以三日見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除日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爲五色元黃天地之靜書見矣負圖出午聖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大人之制（應氏見坤河）河水滿三日（三別作河水滿變）赤變（白變爲赤）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見三日以三日見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除日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爲五色元黃天地之靜書見矣負圖出午聖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君子亦於靜若龍而无角河二日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黃蛇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爲法以一辰二辰以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十一辰以十二辰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蛇皆然也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復表日角臨表龍顏泰表載干大壯表握訴龍角大展夬表升骨履文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遯表日角連理否表二好文觀表出準虎剞表重童明歷元此皆律歷運期相一匡之神也欲所接合誠洛書靈準聽曰氣五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起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子演亦八者七九也始倉甄節五七受命數運不俗守錄以次第相改七九度變命失實合七八八名畢升漸喜六十四精聖性象有錄第以所變畢動動日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愼命不在幷者霸橫者距命歷掘執并投者上契輔樞推失排紬者成名紀所錯中與用材毀苴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扼與更用事終始相討期有從至有餘運有託除要有知衝合七八以視旋機審矣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

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二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以日次次之母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益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五德者所以立尊號論天弗志長久

周易乾鑿度 孔子曰上按錄識論圖定符以春秋西狩麟出兆妄得亂不勤竭承維表循符當至者蓁政在樞害時失命數壽以符瑞伏代災七錄握籍成年剝亰期四勅侯脩身練鄹鄭專兌兌德始剋免延期自然之誠推引相拘祖思會郊命不或世帝思圖也夫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

易緯通卦驗 孔子曰太皇之先與燿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五期輔三名以建德通萬靈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古微

書緯考靈曜 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燧人之蒼頡生本倚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不愼明之害類遠振揮度出表挺後名知命陳效賠三萬一千一終一名虙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盡序

易緯通卦驗 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以推秦白精也其先星感河出圖挺白以胡誰亡胡之名行之名行之萌秦爲赤鮐非命王故帝表有七五命七以承夔王以火代黑黑畏黃精之起因威萌虙羲作易仲仲命德維紀衡局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二百八十四父以繫王命之瑞謀三十五君常其一也興亡殊方各有其祚封于泰山神于梁陰易姓

孝經援神契 孔子曰天以斗視日發之以起刻石明號王表大命課大皇異奎坤艮出亡與之街仲者帝命所保行文出加政撥臣陽侯七陰侯八背行子午視卯酉相違遠期衡六千二百變非摘亡據嫌盡在文昌所角帥卦爻可以先知珍瑞之類也

御覽六百六引春秋演孔圖 孔子曰王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王刻一版曰玄孺一低一昂是七期驗版毀滅之徵也

御覽卷四引春秋感精符 孔子按錄書合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爲赤帝精

北堂書鈔八十五春秋孝經左契 孔子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拳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北面孔子玄絳單衣向北辰星而拜者也

事類賦十五注引春秋援神契 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揩縣筆玄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文選演連珠注引尚書璇璣鈐 孔子曰五帝運之以斗授之以鼎五七布舒何出錄圖雒授變書明皇以感招始掛八卦談

易緯是類謀 孔子演曰天子亡徵九聖人起有八符

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尚書璇璣鈐 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文昌宮宋均注引作錄圖

隸釋安皇帝孔廟碑引尚書考靈耀 上生倉際觸期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

文選晉安陸王碑文注引春秋元命包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爲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玄青光

公羊疏十四年解詁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郎言門有血書起作法孔聖沒周姬亡詩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爲之血蒼烏化爲帛烏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御覽六百六引演孔圖 孔子曰王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王刻一版曰玄孺一低一昂是七期驗版毀滅之徵也

御覽卷四引春秋感精符 孔子按錄書合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爲赤帝精

北堂書鈔八十五春秋孝經左契 孔子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而拳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北面孔子玄絳單衣向北辰星而拜者也

事類賦十五注引春秋援神契 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揩縣筆玄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摸神龍文 孔子修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書作白虹從初學記二御覽十四又八百五事類賦九引改）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宋書符瑞志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御覽六百四文九百卅四引春秋演孔圖 孔子論經有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水經注二十五御水引作衛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聚九十引此下有雀集二字

藝文類聚九十八引演孔圖 趣作法聖沒周姬亡詩東出秦政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血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裳孔上卯元今使陽衝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文其餘飛爲赤烏翔庭青雲

文選書廟遺思友人詩注又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注引論語崇德論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徵言以當素王

御覽二百七引論語摘輔像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司徒

御覽五引論語讖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洛有五老遊洛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一作文選宣德皇后令注引作讖尚王芭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威即我者重輪黃姚觀五老流爲流星上入昴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錄爲流星上入昴

御覽八十六引論語摘考讖堯舜昇登首山觀河洛有五老遊于河洛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五老流于河洛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舜與大舜老流星上昴有須赤龍負玉苞舒圖出堯與大舜等共發曰帝當握百則禪處堯喟然嘆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論衡實知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書曰亡秦者胡也

後漢郎顗傳顗對尚書曰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劉攽曰計當作斗

三國志魏文紀注引孔子玉版定天下者魏公子桓

詳玄始引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

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二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被其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

有七何藏于張伯曰願出之上文告阿

後漢郡國志注補引鍾離意別傳意省堂有孔子小車乘皆朽敗意自籍作雇漆膠之直請魯民治之及護几席劍履後得甕中素書曰護吾殿鍾離意

後漢郡國志注補引漢書春秋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嘆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篆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省治中庭治地得六壁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壁懷中魯咸以爲神

水經注泗水魯人藏孔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嶽帝時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被其一意卽召問伯果服焉

孔子集語卷十五終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月白堤八字橋孫谿槐廬家塾

寓言十四上

御覽六百十六引韓詩外傳 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閶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藍韉也（今外傳本無）

御覽六百九十七引論衡 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閶門謂曰爾何見一匹練前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蓋韉使人視之果然

論衡書虛 儒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繒白焉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繒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牆力自極精華竭盡故夭死

論衡書虛 儒書又言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撫其目而止之顏淵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牆力自極精華竭盡故夭死

論衡物勢 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吳昌門外孔子見白馬引顏淵指之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有縈縷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牆力自極精華竭盡故夭死

也

列子天瑞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從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遂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安知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或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列子黃帝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暫之皆謂肥晉國豐之游其庭者倅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印鄰相攻彊弱相陵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門此爲戲樂國弟成俗不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謂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汝皆不達也夫沒人者視淵若陵視舟之覆也方其自窅而入也不見有水也方其入於淵也不知有淵也視覆亦猶是已物無迕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偶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列子黃帝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汝亦猶是已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方其覆也仰天而呼方其反也俯地而計以其無介於胸中也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殉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

莊子達生 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殉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內拙

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莊子曰孔子遊於呂梁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列子黃帝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莊子外篇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列子黃帝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仍擁旄上下衆謂鬼物樓自卑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擧火光屬天而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問奚道而處石窌奚物而謂大襄子曰而奚人耳奚物而謂石窌奚道而入大其人曰予居山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列子仲尼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日而遇之所出者石也而獨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國有不知也魏文侯問子夏曰吾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金石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曰大說

列子周穆王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閭室妻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吾試化其心變其慮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魃妻鈞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莊子外篇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莊子外篇達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列子仲尼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日而遇之所出者石也而獨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國有不知也魏文侯問子夏曰吾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金石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曰大說

列子周穆王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閭室妻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吾試化其心變其慮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魃妻鈞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列子仲尼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日而遇之所出者石也而獨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國有不知也魏文侯問子夏曰吾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金石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曰大說

列子仲尼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日而遇之所出者石也而獨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國有不知也魏文侯問子夏曰吾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金石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曰大說

列子周穆王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閭室妻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吾試化其心變其慮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魃妻鈞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列子仲尼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日而遇之所出者石也而獨之所入者火也其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國有不知也魏文侯問子夏曰吾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金石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曰大說

列子仲尼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日而遇之所出者石也而獨之所入者火也其

之綱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固恐孔子貴於君也
因請太宰曰君本作已從宋本改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
子猶蚤蝨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列子湯問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
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
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
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
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
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
乎

金樓子立言上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相鬬一兒曰
我以日初出去人近一兒曰日中近一兒曰日初
出如車蓋至中裁如盤盂豈不近者大遠者小一
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至日中有如探湯此非遠
者涼近者熱邪孔子亦不知日中天而小俯扶桑
而人

列子說符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
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
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
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
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
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
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卑本作錯
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
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
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說苑雜言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
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
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
十里魚鼈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活也丈
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
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
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
而知之所爲出乎

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
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
乎

列子說符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曰吳之善投者能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淵淵之投者
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淵淵之投者亦
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
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
之心日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
魚者滿篋獸者塞野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呂氏春秋審應覽精諭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人可與
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
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
沒者能取之矣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水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
之者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是皆求名實無已是皆
顧身爲利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無已是皆
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
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
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
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
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
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勸乎而人善之勸乎而人
不善之郵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
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
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說
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誨之實
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
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
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
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
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
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明本作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明本無在萬二字）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肖以物爲事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以是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蹶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出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明本作十數人）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明本作豘）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已爲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明本作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莊子內篇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也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瀉瘫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翼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明本作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莊子內篇大宗師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明本

無處蓋魯國固有無其寶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已化哉吾將不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崔本作惡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俄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莊子外篇大宗師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莊子外篇達生 顏回謂仲尼曰回嘗濟於觴深之淵而津人操舟若神回問焉曰可學邪曰可夫善遊者數能忘舟善沒者數能忘水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覆舟已矣覆天下已矣其於萬物也何肯概心以是皆無入而不自得焉吾是以不懼今吾聞之吾駕乎陰而浮乎陽託於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回曰敢問何謂也曰善游者數能也忘水也

孔子集語卷十七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寓言十四下

莊子外篇天運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親而多貴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貧爲是者不能讓名觀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揺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嗋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敢問子年運而孔子曾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徵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宥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巨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鷺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雌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雌雄故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雌亦風化雌雄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嗥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巨得之矣

莊子外篇達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莊子雜篇庚桑楚 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罔飛者可爲繒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於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論衡知實 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罔飛者可爲繒至於龍吾不知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論衡龍虛 孔子曰游者可爲綸飛者可爲繒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於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論衡知實 孔子曰游者可爲綸飛者可爲繒至於龍吾不知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莊子雜篇庚桑楚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匹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威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或人或則死且汝猶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其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梢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鮻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獸之而飛駭鬥之而走魚鼈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而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子雜篇徐無鬼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

莊子外篇山木 孔子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任曰子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翛翛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乐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弟子識之夫揉曲木者不爲規大匠不斲大山木之長以其無所可用也故不夭斤斧終其天年物固有相累人固有相害雁行順風而不忘其行衆人以之爲戒常行而不失其理者也

莊子外篇山木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再絕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多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衆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以天屬者也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則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益於前其愛益加進

莊子外篇田子方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嘺見我今也又嘺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一若龍一若虎其德發乎眉睫而人莫之逆也今之見我者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何邪曰吾子略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莊子外篇田子方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

莊子外篇田子方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

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莊子外篇知北遊 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閒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踦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謀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莊子外篇知北遊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入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生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識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蘧有理人倫雖雖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事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徇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大乎夫大備矣莫大乎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莊子雜篇則陽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辭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伎人也夫若然者且以丘爲伎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伎人也豈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

莊子雜篇則陽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弢韋曰吾無有所將無有所迎敢問其遊仲尼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涯故以是非相拍鑒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非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過而不知所不過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莊子雜篇外物 仲尼之楚楚王觀之孫叔敖執轡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是上也門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郤人投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徇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大乎夫大備矣莫大乎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莊子雜篇則陽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辭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伎人也夫若然者且以丘爲伎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伎人也豈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

莊子雜篇則陽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弢韋曰吾

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踦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於爾

莊子雜篇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老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請我爲盜跖乎

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衛君出亡不入國而野人欲殺之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

以利或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間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驟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丞丘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然柳下季曰丘之所謂跖者盜之人也方且食肉而飲酒強暴貪利不顧骨肉不親父母不祭先祖所謂無一可者子以子之辯飾子之行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其離子之眞甚矣子何以不及�莊子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

梁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黔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士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返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箒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于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愚不擇善否兩容頗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徼功名謂之明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閒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

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愀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事也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歡樂處喪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恥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爲丘也不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故曰吾問之可與言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一作過)先生猶龍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故聞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容曰吾問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眞勿與之處也幾以適矣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須臾波定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蓋見夫子之貌甚矣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陝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莊子雜篇列禦寇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固其有鬱乎曰殆哉汲乎(明本作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愛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顓與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容曰眞者所以視民也爲後世不脩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事也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歡樂

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

說苑正諫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呂氏春秋慎行論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卑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辭也獨如鄙之人解馬而與之

淮南子人間訓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子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論衡自然 宋人或刻木爲楮葉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天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案列子說符亦有此事

御覽六百十六引神仙傳 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云聖人可也汝曷爲復讀之

稱訓齊俗訓道應訓人閒訓泰族訓諸篇所可採者不下十餘條而此所引者亦僅三條則其餘挂漏可以概知又文網鳳雲夢藥溪談摘其五酉一條引搜神記而譌其所出又誤五酉爲五曾則駁雜舛錯亦所不免特所錄尚多秦漢古書殘篇斷句或可藉此以僅存故考古者亦不能廢焉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孔子集語卷十七終

孔子集語三卷

宋薛據撰據字叔容永嘉人官至浙東常平提舉林德暘舜山集有二薛先生文集序曰薛氏世學蓋三百年玉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宏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即是書也此本但分二十篇僅有三卷殆舊以一篇爲一卷後人併之歟所列書凡三十餘種其凡例謂曾子大戴禮記而顏叔子第十二乃又引其一條亦自亂其例至引說文黍可爲酒禾人水也一眞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等語并數條爲一條義不相眞尤爲失倫他若韓非子說林下內儲說上內儲說下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右下雜一雜三諸篇可採者幾二十條而此書所引僅三條若淮南子主術訓繆稱訓齊俗訓道應訓人閒訓泰族訓諸篇所可採者不下十餘條而此所引者亦僅三條則其餘挂漏可以概知又文網鳳雲夢藥溪談摘其五酉一條引搜神記而譌其所出又誤五酉爲五曾則駁雜舛錯亦所不免特所錄尚多秦漢古書殘篇斷句或可藉此以僅存故考古者亦不能廢焉

孔子家語

論語 孔子家語

自孔子之書而出
孔子之書而出
孔子之書而出

家語疏證

孫志祖學

今世所傳家語十卷凡四十四篇王肅注昔人多疑之而未有專書同郡孫頤谷侍御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僞撰余讀而歎曰詳哉言乎是猶盜者之獲得眞贓矣宋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唐書藝文志王肅注家語十卷其卽師古所言今所有家語十卷今本凡十四篇校漢志增多十七篇吾友錢君廣伯頗疑漢志所稱二十七篇卽在今四十四篇中且以尚書之二十八篇爲證余竊以爲不然尚書孔傳及家語俱王肅一人所作尚書二十八篇漢世大儒皆習之肅固不敢竄改唯于增多之篇幷僞爲孔傳以逞其私至于家語肅以前儒者絕不引及肅詭以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有其書取以爲解觀其僞安國後敘云以意增損其言則已自供舉狀然而肅之自敘首卽以鄭氏學爲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夫敘孔子之書而先言奪鄭氏之學則是傳會古說攻駁前儒可知矣又自敘引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僞人也放鄭注論語牢弟子子牢也肅之所爲談者卽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安得牽合若此邪馬昭去肅未遠乃于家語一則曰王肅私定斯言可爲篤論余固學鄭氏之學者然非好爲附和黜王尊鄭蓋嘗平心讀其書而決之耳因校閱家語疏證特書此以諗廣伯且質諸侍御幸有以化余焉海寧陳鱣

憶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館衙下讎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闌論及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思欲搜放以證其謁因握筆互疏所出十得五六旋各罷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業而晴江亦歿久矣今讀孫頤谷侍御疏證六卷討本尋原剗謁辨謬發昔人未發之覆凡向所搜出皆眉列無遺亟毀前稿幷懲憩付梓以告世之讀家語者歲月易邁寧木生風惜不能起晴江于九京一見之也錢唐梁玉繩

家語疏證卷之一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節

案史記孔子世家但云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王肅因禮記檀弓有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語遂撰出制爲養生送死之節一段其實男女別塗道無拾遺乃下文爲司寇時事此方爲邑宰一年未必化行如是之速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孔子自言治效之漸固如是耳凡肅所云皆敷衍無實據

又案水經注汶水篇云都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卽夫子所宰之邑矣制葬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僞矣蓋本之家語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案西方史記作四方是也肅但求異於一字改爲西方而注云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亦太近穿鑿司馬貞史記索隱反據以爲說何也

定公以爲司空節

案此亦鑿空臆說別五土之性是司徒職非司空職也肅意不過欲孔子所歷之職皆有事蹟如後世人譜年譜所爲而又別無證據摭拾空談殊可不必

孔子溝而合諸墓焉

案左定元年傳云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孔穎達正義云孔子之爲司寇也在定公十年以後未知何年溝之王肅以孔子爲司寇事實顯著其爲司空無聞焉意以溝合墓道職近司空遂以此事屬之爲司空時與左傳違非也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節

案此襲左氏穀梁定十年傳及史記世家之文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案齊人因夾谷之會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杜預左傳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葢鄆也讙也龜陰也是爲三

邑虧陰以龜山之陰得名總言之爲汶陽故孔子使
莊無忌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
之桓言之爲鄆讙龜陰非鄆讙龜陰之外別有汶陽
田也今家語以鄆讙龜陰三邑爲四邑誤本何休公
羊注又以汶陽田在四邑之外並誤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節

案左定十二年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蓋是時
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費叛內實頻仍故可乘勢
墮之而季氏叔孫氏亦俛首聽命耳至成無畔臣孟
氏倚爲保障卽圍之而弗克矣不得以墮三都張大
其詞謂孔子之政令得行於三家也公羊傳乃云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而史記家語並述之以爲
出於聖賢之謀略過矣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
墮都辨謂其謀非出孔子良是

叔孫不得意於季氏

案當作叔孫輒不得意於叔孫氏下大於費氏之宮
費氏亦當作季氏此並傳寫之譌

遂墮三都之城

案家語竟云墮三都似孟氏亦墮成者何不一契勘
左傳耶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業成篇荀子儒效篇新序雜事第
一篇及第五篇淮南泰族訓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節

案孔子誅少正卯事不見於論語左傳惟荀子宥坐
篇史記孔子世家淮南氾論訓說苑指武篇白虎通
誅伐篇言之（孔子集語引尹文子韓伸尼誅少正卯疑戰國好事者所
爲王若虛辨惑論之極詳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引
陳幾亭曰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衆棄之無出
人不意但爲其宿昔憂雖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
此豈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耶

尸於朝三日

案諸子俱不言尸朝三日不知家語何所據而云亦
疑其過夫少正卯之罪狀未著何至尸朝三日耶

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

案飾褒榮眾當從荀子作飾褒營眾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節

案此襲荀子宥坐篇說苑政理篇韓詩外傳三

王吉解第三

孔子閒（毛本閒居字篇末

案此篇全襲大戴禮之文王言大戴作主言非

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案此三句亦見尚書大傳

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

餘姚盧氏文弨曰怨當作窓大戴窕非志祖案荀子
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注云怨讀爲蘊禮
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苑通此因誤爲怨字耳

能合天下之至親也

案大戴禮此句下尚有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
下之至知者也二句下文云此三者咸通蓋今家語
本脫

故明王之政

案政當從大戴作征

大婿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至篇末

案此篇襲禮記哀公問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篇篇
首尚有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一段王肅割入
後問禮篇以一篇之辭分作兩篇家語多此類

案家語脫下傷其親三字據二戴補

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本也

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則不能

案禮記無下字據王注云因事而止之則君不知亦
不當有下字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作有爲是

案此當入前大婿解王肅移置於此非也

以忤其眾

案忤記作午陸德明釋文云王肅作迕海寧陳氏鱣云午悟爲正字午通用迕俗字也

言偃問曰節

案此下乃禮運篇之文王肅又移置於此合爲問禮篇其實各選其舊可也素冠篇第而上下文義俱不聯貫所謂作僞日拙者歟

吾得乾坤焉

案禮記作坤乾正義引熊氏云殷易以坤爲首故先坤後乾家語改作乾坤非觀注云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則是王肅妄改非由後來刻譌

夏則居橧巢

案禮記古本作橧巢山井鼎七經孟文云家語亦作橧巢句解本音魯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節

案此襲大戴哀公問五義篇荀子哀公篇韓詩外傳一新序雜事第四篇

君子入廟如右

案荀子作君入廟門而右此衍子字古而如通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節

案此襲荀子哀公篇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一又文子符言篇載略同吳師道云宋殷後疑即此一事而記者不同

老子語略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毛本衛于字農山節

案此襲說苑指武篇韓詩外傳七九叢山外傳七作景山山九作戎山

兩壘相望

案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四百六十三引並作兩壘相當旗鼓相望與說苑合

吧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

盧云辭氣不似

魯有儉嗇者節

案此襲說苑反質篇

孔子之楚節

案此襲說苑貴德篇

季羔爲衛士師節

案此襲說苑至公篇韓非外儲說左下

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案說苑云衛之君臣亂當即指蒯聵事韓非云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妄也

先人後臣

案說苑韓非俱無人字疑衍

昔者殷王帝辛之世

於此

不仍大武無類無類失親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南宮敬叔說苑作頃叔

孔子曰王者有似于春秋節

案此襲說苑君道篇

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

案說苑無秋字

曾子曰人是國也節

案此襲說苑談叢篇

子路爲蒲宰節

案此襲說苑臣術篇韓非外儲說右上蒲宰作郎令載季孫讓語幷云孔子駕而去魯非也水經注濟水篇引家語以駁之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如何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一又文子符言篇載老子語略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毛本衛于字農山節

案此襲說苑善說篇

夫子納未成君管仲未成臣

案此二語說苑所無而實足以定管仲不死子糾之案宋儒桓兄糾弟之說與史記荀子諸書俱不合非也尹起莘之論王珪魏徵曰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人曰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寮屬亦臣子也任是職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此足發明家語之說

孔子適齊節

案此襲說苑敬愼篇韓詩外傳九亞吾外傳作皇魚聲轉字異一人也

遂投水而死

案說苑作自刎而死外傳作立槁而死

孔子謂伯魚曰節

案說苑建本篇分兩段其君子不可以不學以下則誨伯魚也此合爲一參取尚書大傳大戴禮勸學篇韓詩外傳六

不仍大武無類無類失親

注類宜爲貌案尚書大傳大戴禮竝作貌

子路見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辭詩外傳一其孔子曰由也事親三語則王肅所增

孔子之郯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辭詩外傳二程子外傳作齊程本子

子路屑然對曰

案說苑外傳子路對辭在夫子再謂之後是

孔子自衛反魯節

案列子說呂梁事有二一見黃帝篇與莊子達生篇同一見說符篇與說苑雜言篇家語同大旨亦無甚懸殊也

有懸水三十仞

案注八尺曰仞僞古文尚書旅獒爲山九仞傳亦然正義曰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異愚疑僞孔傳與家語竝出王肅之手此亦其一證趙岐孟子注作八尺包咸論語注作七尺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

孔子將行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

楚昭王渡江節

案此襲說苑辨物篇其使來以告魯大夫云云則王肅緣飾之辭耳家語一本此條入辨物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節

案此襲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梁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盧云依注扞馬突馬則扞馬上當有御字案說苑作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語蓋出此淮南說林訓若持腐索御奔馬上君道篇若以腐索御奔馬

魯國之法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察微篇說苑政理篇淮南道應訓非獨適身之行也

案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適字下有一字今本家語脫

子路治蒲節

案此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苑政理篇邑多壯士又難治也

案史記說苑竝以此二句爲孔子語以文義而論子路方願受教孔子而子反詢以蒲其何如全失語氣且蒲之難治又何待子路之告乎王肅但略加點竄而不知其謬也

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案御覽二百六十六加之下有以忠潔三字正作政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

案荀子法行篇前一段非孔子語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節

案晏子春秋問下篇作柏常騫伯與柏通是問晏子非孔子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節

案荀子宥坐篇淮南道應訓與此同說苑敬愼篇韓詩外傳三作魯桓公廟國學紀聞曰晉杜預傳云周朝敬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爲是志祖案南史祖沖之傳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則周廟欹器至六朝猶存也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節

案此襲大戴禮勸學篇荀子宥坐篇說苑雜言篇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節

案此襲荀子宥坐篇

孔子曰吾自筮其卦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壹行篇說苑反質篇以其卦耶

益貴久矣

案荀子久作文注引家語亦作文

孔子曰吾有所恥節

案此襲荀子宥坐篇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貴德篇

侵暴則以仁固之

案御覽三百四十一固作圍與說苑同盧云圍當作固鄭注周官司右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固亦圍守之誤圍與禦同今司馬法作禦

楚恭王出遊節

案周易同人王弼注云楚人亡弓不能忘楚愛國愈甚益爲它災正義引家語此事作楚昭王并云昭王名軫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在城父卒此愛國而致它災也今本作恭王蓋後人據說苑改之非唐本之舊

孔子爲魯司寇節

案此襲說苑至公篇

孔子問漆雕憑節

案說苑權謀篇作漆雕馬人左襄二十三年傳正義引家語作漆雕平論語臧文仲居蔡疏同說苑蓋以字形相近而誤分爲二也其作平者亦聲近致誤

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

案說苑本云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毋數卜乎捐臧氏三大夫言家語則以贊美漆雕憑蓋襲說苑而小變之

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節

案此襲說苑權謀篇

虞芮二國爭田而訟節

案虞芮爭田事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說苑君道篇詩虞芮質厥成毛傳竝載之而毛傳尤詳王肅注詩多從毛傳而違鄭箋故其撰家語亦往往竊取之如此及後魯人學柳下惠事竝襲毛傳成文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節

案此襲說苑談叢篇其孔子閱斯言也以下則王肅所增

哀公問曰捨委章甫節

案此襲論語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語意

幽詩曰迨天之未陰雨節

案此襲孟子周公曰后稷以下即能治其國家孰敢侮予二句而疏衍之耳

鄘一作詩曰執轡如組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先己篇淮南繆稱訓及詩簡兮干旄毛傳竿旄之忠告至矣哉兼采左定九年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語又案呂子淮南引詩竝止執轡如組一句此云鄘詩亦不當連及兩驂如舞據詩也一本作鄭詩以兼引兩驂句而改之或謂下句係後人妄增然據王氏詩攷則厚齋所見家語本已有之矣陸御覽冠子環流篇注引此文無下句係後人妄增語不著家語文亦小異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節

案孔子適周之年謂在魯昭公七年與昭公二十四年者皆誤也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時敬叔同未生卽昭二十四年孟僖子甫卒敬叔亦安能出門從師且明年昭公卽孫於齊矣安得請於魯君而資車馬以適周盖敬叔之從孔子學禮蓋在定公之世家語正論解云南容說卽敬叔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卽位乃命之卿以儲子遺命使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其言可信非昭公世明矣然莊子天運篇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則在定公十年是時孔子方仕魯爲大司寇會於夾谷攝行相事又安得適周問禮以愚闇之當在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時史記世家所云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時亦卽家語所云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益三千焉是也且攷春秋是年日有食之亦與禮記曾子問所云從老聃助葬日食適合

又案孔子聖人之後也云云襲左昭七年傳車一乘馬二匹送孔子世家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襲左昭二年傳韓宣子語及去周老子送之節

案此襲史記世家

無以有已爲人子者無以惡已爲人臣者

案此倒裝句法史記作爲人子者毋以有已爲人臣者毋以有已

孔子觀于明堂節

案淮南主術訓云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所以門榮利所以工者皆著於明堂王肅逢影撰爲孔子見老聃而問焉節

案此襲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文事又見公冶長何晏集解引包咸注云謂大成安成小成也子適周而見之也其明鏡所以察形云云襲大戴禮衞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至篇末

案此襲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

益有三千弟子焉

案大戴作益三百弟子焉盧辯注云謂大成安成小成也保傅篇賈誼新書胎教篇說苑尊賢篇韓詩外傳五又案汪世之博傳作學者謂周公便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此駁鄭康成禮記明堂位注明堂位云天子以成柯猶人順德以成功定本作愼德準此詩上下及彖宜爲順字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志祖案愼順字本通然易時兩文俱當作順字於義爲協王肅周易太作愼德是其證也異爲順又地道无疆升卦與下坤上故曰順德愼字無義惟卣彝銘有作愼德者引詩作

有士之君子也

案注云言有土地之君子字疑衍

匹夫不怒

案大戴作匹夫之怒是

而爲下關鍵所荷天子之龍

案大戴無而字子字疑衍王應麟詩攷不載

衆人聞之以爲成也

案大戴注引作成主

是宮牆之行也

案宮上脫南字

孔子觀周節

案此襲說苑敬愼篇說苑但云太廟不云太祖后稷吾比執道而今委質

案說苑無而今二字

弟子行第十二

衞將軍文子問於二三子之行於賜與禮記檀弓合益今本脫也

案大戴無文子二字是

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

案大戴無者豈二字疑衍

信而好直其功

案大戴作益三就焉盧辯注云就成也

案文選顏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注引作其切也注言其切直也上文其端也下文其志也亦當同大戴有也字至於其爲容也

案大戴作和容注和容主容也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

又有士曰林國者

案說苑作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用之蓋其人姓王名林國字爲下句此脫去王字而以林國爲姓名誤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節

案此襲說苑臣術篇韓詩外傳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窮人閭忘之甚者節

案此襲尸子君治兄近生說苑敬慎篇顏淵將西遊於宋節

案此襲說苑敬慎篇

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

案此下與荀子法行篇韓詩外傳二所載曾子語意略同荀子注引家語數作親

孔子讀詩至正月六章節

案此襲說苑敬慎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說文繫傳邑部菟字引家語與今本異

孔子閒處喟然而嘆節

案此襲說苑尊賢篇

日見百七十人

案說苑作下士七十人

齊景公來適魯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說苑政理篇尊賢篇又案左傳無齊景公適魯事史記年表魯昭公二十六年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齊景公二十六年繼魯界因入魯仁和梁氏玉繩曰齊魯兩世家亦載此事孔子世家并載景公與孔子問荅語而左傳無之未知何出疑六國時人僞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爲此說者因是年齊侯田於沛也

法無私而令不偷

注偷宜爲偷案偷偷古字通

首拔五致

注首宜爲身案作首義自可通謂首先舉百里奚也其霸少矣

案史記說苑少並作小

哀公問政於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衛靈公問於孔子節

案呂氏春秋先己篇作魯哀公問此襲說苑政理篇韓詩外傳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一本此條亦入辯物篇

孔子見宋君節

案說苑政理篇宋君作衆君王肅以孔子時無衆君故改之也然孔子亦無見宋君問荅之事

未有若主君之問

案主君非諸侯之稱疑衍主字

辯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節

案此襲尚書大傳略說史記孔子世家韓非子說林下

奚其適歸

案奚尚本作爰說苑引詩鄭箋爰曰也曰此禍其所之歸乎左宣十二年傳引詩杜注爰於也訓文自可通王肅因毛傳無文遂改作奚字以破鄭義朱子詩傳從之殊可不必

子曰忠臣之諫君節

案此襲說苑正諫篇白虎通諫諍篇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節

案此撮合說苑權謀篇二事爲一聖人聘禍爲福云云則孔子論齊桓公伐山戎孤竹語以同在說苑一簡之內王肅遂誤合之也中行文子事亦見韓非子說林下

楚王將遊荊臺節

案說苑正諫篇楚王謂昭王也余知古渚宮舊事二同

司馬子祺諫

案子祺說苑作子綦渚宮舊事作子期期祺綦三字並通

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

案渚宮舊事賀作駕無諫字是說苑云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

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齊晏平仲於鄭子產

齊有一足之鳥節

案此襲說苑辯物篇家語一本此條亦入辯物篇孔子謂宓子賤曰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韓詩外傳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貢爲信陽宰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奉天子之時

案御覽四百九十九引無子字

子路治蒲三年節

案此襲韓詩外傳六

夫子未見由之政

案外傳無之政二字文選演連珠注引亦無

子詩傳從之殊可不必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節

案此襲墨子脩身節說苑建本篇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節

案此撮合說苑權謀篇二事爲一聖人聘禍爲福云云則孔子論齊桓公伐山戎孤竹語以同在說苑一

無務農桑

案農桑墨子說苑並作豐末末與本對家語作農桑蓋以字形相近致誤

孔子曰良藥苦毛本有於字下句同口而利於病節
案此襲說苑正諫篇
孔子見齊景公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高義篇說苑立節篇
入謂弟子曰
案入說苑作出是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節
案說苑權謀篇但云孔子與齊景公坐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節既接亦王肅緣飾之詞未必景公親造孔子之館也
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案說苑作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子夏三年之喪畢節
案此襲詩素冠毛傳說苑脩文篇與禮記檀弓異
子貢曰
案毛傳作子路問
孔子曰無體之禮節
案此襲說苑脩文篇
夫鐘之音
案說苑作鐘鼓文選七發注引家語同
孔子見羅雀者節
案此襲說苑敬愼篇其孔子顧謂弟子曰以下則據說苑之文而暢論之也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智之戀則有危亡之敗四句自是格言
大雀從黃口亦不得
案不得當從說苑作可得
孔子讀易節
案此襲說苑敬愼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詩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
蒼梧嬈娶妻而美
案蒼梧嬈淮南氾論訓作倉吾穢
後雖欲悔難哉

案說苑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上文無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二語此則本免語意重沓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亦見說苑建本篇王肅蓋兼襲之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韓詩外傳八
又案以曾哲之賢曾子耘瓜誤斬其根何至擊以大杖至仆地不知若曾子之欣然而起援琴而歌則孝之至也使果有此事孔子聞之亦必不怒而弗內何以援舜事瞽叟爲比而反責曾子之不孝乎夫瞽叟之欲殺舜慮心積慮蓋非一日故舜可宛轉避之若猝予大杖本無欲殺之心其子亦安能預知而逃走也吾謂此事蓋好事者爲之諸子習非爲是曾不加察三人言之則市眞有虎矣
又案洪邁容齋三筆云曾哲與子路曲肯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沿泆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錢賓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哲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哲酒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荊相事節
案說苑尊賢篇作介子推此非晉之介子推也
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五老人
案說苑云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節
案此襲列子仲尼篇說苑雜言篇淮南人間訓略同
孔子游於泰山節
案此襲列子天瑞篇說苑雜言篇淮南主術訓齊俗訓
見榮聲期
注聲宜爲啟或曰榮益期也案漢書人表亦作榮聲期錢氏大昕考異曰聲當爲啓之譌啟磬聲相近
處常得終

注得宜爲待案說苑作待
孔子曰何有君子之道四焉節
案此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王肅於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下增一句云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以聿合之痕迹顯然
孔子曰吾死之後節
案此亦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故曰與善人居云云又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案荀子性惡篇引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
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
案說苑本云君子愼其所藏王肅改作愼其所與處以聿合荀之好與賢已者處賜之好與不若已者處乃說苑別一條引孔子語王肅強綴於此以爲問晏子之言而發非也
又案柏子大略篇晏子春秋雜上俱載曾子行晏子贈言事楊倞荀子注云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歟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云家語及史記皆言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則是曾子生於定公四年覩齊世家晏子死齊景公於夾谷之歲乃定十年也時曾子方七歲安得曾子送行之辭盧云此曾子豈曾哲歟
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
案說苑作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無仕必擇君句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節

案此亦合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節

案此亦合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節

案說苑雜言篇禹者反是下接以夫處重擭寵云云而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又別一條今撮合爲一增是以二字將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數語橫亘於中使上下文義俱不融貫是之謂剿說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

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案說苑作小人不可不閑也是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又撮說苑雜言篇二段爲一夫終日言不遺已之憂以下乃別一條非對高庭語不知何故牽合之也蓋說苑此篇文幾於掇拾殆盡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節

案此襲國語魯語史記孔子世家說苑辯物篇下二事竝同

爲漆姓

案漆說苑史記竝作蕢

陳惠公賓之於上館

案史記作湣公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世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爲是漢書五行志作閔公閔湣同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

案僞古文尚書旅獒語出此

郯子朝魯節

案此襲左昭十七年傳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案疏有經左傳天子失官下重一官字此注孔子稱官學在四夷本文亦當與石經同

郯隱公朝于魯節

案此襲左定十五年傳

孔子在陳節

案此襲左哀三年傳史記孔子世家

陳侯就之燕爲子游行路之人云

案文選蘇子卿古詩及褚淵碑文注竝作子游行路之人毛本脫一見字別本改作就之燕遊爲行路之人云益謬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

案此二語王肅所造以證七廟不數文武之說詳見後廟制解

陽虎既奔齊節

案此因左定九年傳有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一語假爲子路問答之辭以敷演之親當不親仁又襲左傳鮑文子語也

趙簡子好利而多信

案是時趙簡子未卒不應稱謚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左哀十二年傳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以下則王肅所增

再失閏也

案左傳杜注火猶西流是九月歷官失一閏正義云釋例長歷言諸儒皆以爲時實周之九月而書十二月謂之再失閏若如其言乃成三失非但再也以長歷推春秋此十二月乃夏之九月實周之十一月也此年當有閏而今不置閏此爲失一閏月耳

吳王夫差將與以作哀公見晉侯節

案此襲左哀十三年傳子貢聞之以下則王肅所增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

案左傳正義云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王之時且祭禮終朝而畢無上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端遂撰此以聯屬之朱子乃謂子思刪去繁文非子思刪繁文也增繁文而所刪有不盡者不知是王肅增繁文而已乎孔子曰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

案此俱王肅所增中庸無之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節

案此襲左公羊哀十四年傳史記孔子世家又案左傳作車子徵者鉏商名服虔則云車車士徵者也子姓鉏商名見正義王肅蓋襲服說孔叢子記問篇叔孫史記索隱曰服虔以子爲姓其之車子曰鉏商非也車子徵者之人人徵故略其姓

採薪於大野

案採薪之說取諸公羊左傳正義云家語與經傳其文正乖傳言狩而獲麟非采薪者也鉏商不是狩者路之人毛本脫一見字別本改作就之燕遊爲行路之人云益謬

麟非狩之所獲何以書爲狩乎公羊之說飾之以成文耳不可與左氏合也

折其前左足

案折其前左足他書罕言

棄之於郭外

案孔叢子云棄之五父之衢與家語合左傳正義云以賜虞人虞人當受之矣棄郭外非賜人之辭不得棄之以爲賜人也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節

案此襲禮記中庸

待化以成

案中庸無此四字果贏取蜩翰而化以爲子猶政之化百姓著此四字義更明顯補盧之爲果贏名著爾雅盧字本不从艸沈括以前從無補聲之說

禮者政之本也

案中庸無此句而誤重下文在下位三句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

案中庸無此數語蓋王肅所增以下文復以子曰更端遂撰此以聯屬之朱子乃謂子思刪去繁文而所刪有不盡者不知是王肅增繁文非子思刪繁文也

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

案此俱王肅所增中庸無之

忠信重祿

注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案此襲康成說朱子則以忠信屬上言謂待之誠而養之厚

儀禮稱事

案中庸本作既稟鄭注既謂曰餽王肅遂改作餽字攷說文餽本作氣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引作不使勝食既則二字本通可不必改

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案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正擇善固執之實事王肅不知而妄刪之朱子又疑家語有缺文或爲子思所補不知是王肅刪而非子思補也益緣家語勒襲諸子之言平易而大醇者居多朱子不疑其僞耳梅蹟論僞古文尚書謂朱子之明過于鄭僑晉人之郛甚于校人子於家語亦然

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

案此二語亦王肅所增擇善固執之功尚未備言而遽曰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可乎

孔子曰立愛自親始節

案此襲禮記祭義

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後畢咎

案此亦王肅所增禮中庸之文而以祭義足成之又撰爲哀公語以聯屬其文詭歟

寧我罔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節

案此亦禮記祭義篇文因上襲祭義而復牽連及之以爲民之則

案禮記本作以爲黔首則正義云史記秦命民曰黔首此記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爲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據此則禮記雜出諸儒之手所稱子曰者皆作記之人述之也王肅知孔子曰中不應有黔首之稱遂改作民之二字其用心亦良苦矣

燔燎羶薌

案禮記鄭注羶當爲馨

祭欲見親之顏色者

案禮記如欲色然鄭注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王肅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見正義故其撰家語即改爲欲見親之顏色者以實其說益亦聖證論之一

又案禮記正義引馬昭申鄭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融亦云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據此則鄭說未爲害義王肅有心立異爾爾炎武曰知錄云人少則騷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解更明暢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節

案此襲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第五篇韓詩外傳二又莊子達生篇呂氏春秋適威篇以此爲莊公顏闔事莊子釋文曰李云魯莊公或云顏闔不與魯莊公同時當是衛莊公東野畢莊呂並作東野稷升馬執轡

注馬當爲車案荀子新序外傳並作車

公說遂以告孔子

案此下竝王肅所增顏子之言實爲古今篇論而王肅以爲夫子少之何也

孔子在衛節

案此襲說苑辯物篇

父死家貧

案文選陸士衡豫章行注父作夫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節

案此襲說苑辯物篇

若乃窮神知禮

注禮宜爲化案此本用易語說苑亦作化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節

案魯臧文仲武仲皆不爲聖人所許然就此二人平心論之文仲究賢於武仲也武仲之據防求後孔子責其要君實與亂賊無異家語但見左文二年傳載孔子譏文仲不仁不知又襄二十三年傳云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似文仲不智而武仲智遂撰爲顏回問二人孰賢而子以武仲賢荅之夫武仲惡可以稱賢哉家語是非多謬於聖人知必非孔子之舊

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鄰是智不足名也

案御覽四百四十五討作討智作勇是

置六關

注傳曰廢六關非也案廢之爲置猶亂之爲治也公

羊宣八年傳廢其無聲者何休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可證杜注自誤

妾織蒲

案御覽蒲作席據注傳曰織蒲蒲席也則本文當是席字後人據左傳改

顏回問君子節

案弗學而行弗思而得此聖人生知安行之事高於君子一等矣顏回方問其次何爲以是語之蓋作者於聖賢學問之淺深固茫未有得也

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節

案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二語實聖學精蘊非荀楊所能道惜不詳其來歷當別錄之

又案一本此條在下顏回問朋友之際節後如此則顏回問君子而因及小人以類相從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案徐幹中論愼所從篇以此二句爲孔子語毀人之善以爲辯狡訐懷詐以爲智

案此本論語惡徼以爲智者惡訐以爲直者又中論覈辨篇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辯絞急以爲智恥學而羞不能

案此言恥人之學而羞人之不能與君子之爲人不輕相反

顏回謂毛本問子路曰節

案此襲論語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及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語

爲閭者盍曰思也夫

案此語不甚可解曰宋本作日注同

故君子於爲義之上

案論語君子義以爲上上尚通

叔孫武叔見未仕於顏回回曰賓之

案此二語未詳疑有脫誤或見字當在未仕下又案此篇所引顏回語多不詳其來歷蓋王肅所據先秦諸子書今已亾佚也

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案此襲論語

子路初毛本見孔子節

案此襲說苑建本篇

木受繩則正毛本直御覽六百七作正人受諫則聖

案僞古文尚書說命語出此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節

案說苑雜言篇本分兩段王肅增汝所問苞在五者中矣句牽合爲一

敢問親交取親若何

案說苑親當作新古親新字通

孔子爲魯司寇節

案此襲說苑政理篇

孔子謂宰子曰節

案說苑政理篇歷作膺

又案楊慎曰邍山十里蠷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事之不仁其惡聲遠聞也蠷蛄之聲則朝有蜩螗之沸羹之不亡若綫豈有舍鍾之君臣而反責洩冶之理大夫倆合書名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本無貶詞左傳所載孔子語半屬後人依託本不足據然就左傳而言亦似傷洩冶之死非其罪而無甚深文家部乃撰爲子貢問苌弘之辭責其懷寵不去死而無益其何以開忠諫之路乎胡傳謂冶雖效忠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尤謬

忠報之心

案左傳正義引作忠款

孔子相魯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

又案孔子攝行相事止攝會盟儐相之事非當國也是時季氏相魯安得孔子攝之此云孔子相魯非也

乃選好女子八十人

案御覽五百七十一引作好女子二八今本疑後人

以史記改

彼婦人之請

案盧云請當從史記作謁方叶韻宋本家語謁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案左襄二十一年傳叔向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杜註詩小雅釋文云今小雅無此全句唯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造臺子羽有君子之容節

案此襲韓非子顯學篇據史記弟子列傳云子羽狀貌甚惡與此言子羽有君子之容相反

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案此語亦見史記韓非子大戴禮五帝德論衡骨相篇本書亦屢引之五帝德弟子解王若虛論語辨惑曰此好事者因論語而附會之耳夫子一時忿怒之辭非謂平居一聽人言而遂信其行也天下之人行不副言者多使隨聽而遽信之所失豈獨宰予耶至於以貌取人雖愚夫知其不可而謂聖人爲之乎

終日言無遺己憂終日行不遺己患

案此二語見說苑雜言篇前六本篇已襲之

楚昭王聘孔子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荀子宥坐篇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七

又案朱子語錄云昭王之招無此事鄒魯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

案朱子序說云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困之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經史問荅云當時楚與陳睦而蔡全屬吳遷于州來與陳遠且陳事楚蔡事吳則雖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且哀公六年吳志在滅陳楚昭至瞻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乃知陳蔡兵圍之說卽史記之妄也孔安國被兵絕糧之說是

意者夫子未仁與　意者夫子未智與

案兩夫子字史記並作吾

則伍子胥不見殺

案伍子胥殺在哀公十一年時哀公六年子胥未殺也史記無此語

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毛本上衍吾亦二字

案此二句似非夫子之言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節

案此襲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節

案此襲說苑立節篇

孔子厄於陳蔡節

案呂氏春秋任數篇與此小異

又案一本此節在子路問於孔子曰節之前

子貢自井窺見之

案御覽一百八十一井作外

吾將進焉

案進疑祭字之譌梁氏玉繩云疑之而以詐試之豈聖人所以待大賢耶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至篇末

案此篇全襲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

又案此云孔子之宋本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六

精智而略行之

案精智大戴作精知據王注應作情知

夫臨之無抗民之惡

案惡大戴作志是

又於亂

案大戴又下有反字

說吝情之導也

案文選荅盧諶詩注引說上有言字注言說者所以導達其情也

以明王之功

案大戴以上有今臨之三字

紘統充耳所以掩聰也

案左昭二十六年傳正義引作黈纊塞耳所以蔽聽也

故雖服必強

案大戴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家語有脫文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節

案此襲列子天瑞篇荀子大略篇韓詩外傳八

孔子自衛將入晉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說苑權謀篇云簡子欲殺孔子而聘之疑妄也

作槃操毛本譌磐以哀之

案槃操史記作陬操孔叢子記問篇載操辭亦後人僞撰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又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愼人篇語意略同

孔子之宋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韓詩外傳六

又案此云孔子之宋本說苑則匡是宋邑皇侃論語疏說同

疏史記索隱並從之莊子秋水篇云孔子游于匡宋人圍之數匝釋文引司馬彪云宋當作衛蓋以史記言夫衛將適陳過匡則孔子此時尚未至宋也春秋僖五年大匡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

案簡子似誼匡人何以有簡子之稱然說苑外傳並作簡子疑莫能明也陽湖趙翼陔餘叢考引韓詩外傳趙簡子將殺陽虎極辨其妄攷外傳並無趙字不知趙氏所據何本

子路彈琴而歌

案史記索隱引作彈劒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同

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案匡人解圍之故史記世家謂使從者爲窮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時無窮武子妄也琴操暴風擊仆軍士之說尤妄莊子秋水篇云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當得其實 增引正義引論語注云微服而去亦非

孔子曰不觀高崖節

案此襲說苑雜言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旣爲人下矣節

案此襲荀子堯問篇說苑臣術篇韓詩外傳七

汩之深則出泉 汩羅

案一本以汩渥二字爲正文非汩荀子作扣注扣掘也此注渥字亦當作掘

孔子適鄭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白虎通壽命篇論衡骨相篇與韓詩外傳九文異

或人謂子貢曰

案史記索隱引姑布子卿謂子貢曰

纍然如喪家之狗

案玉篇上說文纍傳並引作傫傫若喪家之狗文選寡婦賦注引作傫傫乎若喪家之狗據王注主人哀荒不見飲食喪宇宜讀平聲

形狀未也

案未史記作末

孔子過衞路出于蒲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

又伐樹於宋

案史記無此句

擯劍而合衆

案史記索隱文選吳都賦注合作令

其男子有死之志

案史記此句下有婦人有保西河之志集解引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孔子世家補引家語有此句并注今本脫

見蜚鴈過而仰視之

案朱子孟子集注云孔子與衞靈公遊于園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今史記家語俱無遊于園三字未知朱子何據闕若璩四書釋地續嘗辨之

衞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節

案此襲韓詩外傳七貢諛新書胎教篇新序雜事第一篇孔子聞之曰以下王肅所增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至篇末

案此襲大戴禮五帝德篇

人也抑非人也

案也大戴作邪古也邪通

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案國語晉語晉臣曰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韋昭注引左傳黃帝戰于阪泉欲本紀亦云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大旨炎帝蓋炎帝之後世孫也大戴禮帝繫篇嫘祖產青陽及昌意昌意產青陽即元囂是爲青陽其二曰昌意則高辛爲黃帝曾孫也大戴

黃帝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不知堯以火德王而非土德也家語之文出於王肅私定而作序引及竟不一檢照乃爾葉大慶攷古質疑譏其影響非過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費宰節、

案此襲大戴禮盛德篇而假爲閔子騫問吾之辭又案論語載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而閔子辭之未嘗爲費宰也此誤

威察若存

案文選盧陵王墓下詩注引作威靈若存注其威與明靈常若存

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民無脩則迷惑失道

案脩當作循大戴民心無所法循古脩循二字多互用

司會均仁以爲納

案均仁疑均人大戴作均人亦人字之譌以之義則國義

案下義字大戴作成注又成也亦是成平也之譌下不義同別本家語作不又亦非

子夏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大戴禮易本命篇淮南地形訓商聞易之生人

案大戴以此爲孔子語

日數十

案淮南此句下有日主人三字

故蟲入月而生

案說文蟲八日而化

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

案大戴無此數語蓋王肅所增

珠與日月而盛虛

案大戴無日而二字淮南與月盛衰此誤衍御覽三

十二引作與月盛虛

埶土之人醜

案說文玉篇俱無埶字陳氏鱣云埶當作耗文選注引倉頡篇云耗消也俗作耗

食木者多力而不治

案博物志引此句下有食石者肥澤而不老句

食穀者智慧慧同而巧

案巧與智慧似複淮南巧作天是

子夏言終而出至各其所能

案此俱王肅所增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案此襲大戴禮本命篇韓詩外傳一說苑辯物篇白虎通姓名篇而假爲哀公孔子問荅之辭

入月生齒然後能食

案大戴此下有男而生脣然後能行二句

八歲而齔

案一本此下有二八而化四字

十有四而化

案一本十有四作二七

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

案此數語乃王肅所造馬昭歷引大戴禮媒氏疏殽梁傳曲禮以駁之見周禮媒氏疏

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一本衍之也極二字也

案詩東門之楊正義引作以合男女窮天數也注當作窮極也脫窮字

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始於此

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皆以仲春爲婚姻之時惟荀子大略篇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周禮陰王肅論引醫詩傳同今本荀子作殺而論禮傳注本論語楊倞注本論語楊倞注本論語楊倞

案此襲禮記孔子閒居

詩禮相成

案禮記無此句及下行之充于四海句

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

案禮記五起之外別云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家語但言二起似合三無私爲五起非

至于湯時

案禮記引詩至于湯齊鄭注詩諸湯齊爲湯時升也王肅此注云至湯與天心齊則讀如字作齊今作時讓鄭箋詩亦如字是湯之德也

篇

案禮記此下尙有天有四時一段家語亦闕入問王

家語疏證卷之三

仁和孫志祖學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節

案此襲禮記射義

脩身以俟死者

案禮記者字下有不字者不句絕下同鄭注者不言有此行不家語刪一不字似較直捷而少含蓄之意明出王肅刪潤非本文矣

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案此數語王肅所增攷射義止一人爲司馬子路爲之射畢旅酬之時又使二人舉觶公罔之裘序點爲之今云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似揚觶而語者亦爲司馬矣非又公罔之裘序點二人不在弟子之列後人因此文有二三子之稱遂補入孔門弟子亦非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節

案此襲禮記鄉飲酒義荀子樂論篇

主人獻賓

注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爲賓也案禮記正義曰主人獻之謂獻笙人也

子貢觀於蜡節

案此襲禮記雜記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至篇末

案此篇王肅所造雜采禮記諸文以駁鄭康成而假爲定公孔子問對之詞梁氏玉繩云以郊特牲爲本前後顚倒之又參以月令文也角簡栗王制文也誦詩三百八語禮器文也天子大裘玉藻文也配以月及凶服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案鄭注禮記以迎長日之至爲夏正建寅之月其說非是蓋誤分郊止爲二因以冬至圜丘之郊爲孟春啓蟄之郊也王肅此注駁之良是

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

案禮記周之始郊日以至明著周字而鄭注乃解爲魯禮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據正義則王肅之說亦本

董仲舒劉向

其日用上辛

案周之始郊至日值辛其後但以冬至之月卜辛日祭之不定是冬至日也故曰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

魯無冬至大郊之事

案魯之郊禘僭也或問禘之說子尙辭以不知豈定公問郊而可正言之乎魯無冬至大郊之事而孟春所得行如謂降殺于天子冬至郊而祭亦非魯所得行也且魯果一不可而孟春郊則可是夫子導君以僭也且魯果一郊世行之亦不待定公問而夫子荅始知其不同也然則此非孔子之言而出于王肅之私造無疑

又案禮記正義云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與家語又不同何也所以戒百官也

案文獻通考六十八引此句下有太廟之命戒百姓也二句與禮記合

既至泰壇王脫衮矣服衮以臨燔柴

案周禮司服鄭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禮記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其服不同故鄭康成以郊與圜丘爲二圜丘服大衮郊祭服衮冕王肅聖證論則謂天體無二郊卽圜丘圜丘卽郊義正遂圓融其說撰爲天子大衮被之道路至泰壇則脫衮而服衮以臨燔柴其實於經傳無所據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節

案此襲大戴禮盛德篇而假爲冉有孔子問答之辭
大戴盛德後半篇前執轡篇已襲之矣此復襲其前
半篇蓋亦以一篇之文分爲兩篇也
孔子曰大罪有五節
案此襲大戴禮本命篇
謀鬼神者罪及二世
案大戴謀作誣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節
案此襲禮記曲禮漢書賈誼傳賈誼新書階級篇而
假爲冉有孔子問荅之辭因學紀聞據此以爲賈誼
述夫子之言者非也
閒而譴發
案御覽六百四十一而作有
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
案漢書云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
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此似有脫文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節
案此本論語而參以尚書大傳孔叢子刑論
顓五刑毛本偏必卽天倫
案此下襲禮記王制
行刑罰則輕無赦
案注云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非也鄭
注云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
遁名改作
遁禮記作亂釋文王肅作循名蓋遁名之譌
兵車旗不粥于市
案軍旅車之譌禮記云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
五木不中伐不粥于市
案五木未詳禮記無五字盧云五木或指榆柳棗杏
桑柘楢槐檀之類而言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至篇末

案此襲禮記禮運篇
又案禮記孔子與於蜡賓無爲魯司寇四字鄭注云
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不云爲司寇也
謂之大同
集說引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禹湯文
武成王周公爲小康有老氏意所謂孔子曰記者爲
之辭也
則以爲殃
案禮記此下有是謂小康句
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
案禮記此下有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一段
家語割入前問禮篇而於此增言偃曰今之在位莫
知由禮何也數語
天子以杞宋毛本以字誤在杞宋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語亦見書洛誥
而與天子同是禮也
案禮記無此數語周公攝政致太平語亦見書洛誥
偽孔傳
效以降命
案禮記效作倣正義云倣效也毛本家語作郊注同
蕭山徐氏鼒曰郊與下社稷廟山川五祀應疑後人
因禮記改效
君者人所則非則人者也
案禮記兩則字俱作明字鄭注云明猶尊也下文則
作則字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案鄭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辨亦迂辨不
如王注
五行四氣十二月
案四氣禮記作四時此四氣亦謂四時之氣也爾雅
釋天云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
氣監本爾雅作四時和謂之玉燭
辭以爲畜而獸不雚

案禮記作狘字書無雚字
其居於人也曰養
案鄭注養當爲義字之誤也此下倘有其行之以貨
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
大端也二十八字蓋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八者皆禮
也而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則義存乎其中矣故下
復以禮義雙承之孔子王肅讀養如字正義引聖證論王
食食而弗肥翻去下文妄也集說從鄭
失之者喪
案禮記無此句
茂而不間
案禮記作茂而有間此注言有理也亦當是有字
冬合男女春頒爵位
案冬春二字王肅所增以證霜降嫁娶冰泮始殺之
說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卽位節
案此襲禮記郊特牲冠義儀禮士冠禮左襄九年傳
而假爲邾隱公卽位將冠問禮孔子之辭邾隱公名
益莊公子據春秋分記以定十五年朝魯始見經傳其卽
位當在定三年邾莊公卒時此云卽位始冠不知何
所據也
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節
案梁氏玉繩云郊特牲曰古無大夫冠禮五十而後
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此段卽放此文爲之
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案此二句襲禮記郊特牲正義云此經直明諸侯不
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
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
云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冠也是
天子別有冠禮
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面鬬立
案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曰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

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明堂位正義曰

鄭康成用衛宏之說異王肅異

又案公羊隱元年傳疏引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蓋王肅隂襲古尚書說也

又案書洛誥朕復子明辟僞孔傳云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正義曰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乃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志疑案此亦僞孔傳與家語

莊出王肅之一證

周公命視雍作頌曰

案此襲大戴禮公冠篇說苑修文篇

送方年

案說苑作遠於稽年後聲布近注以爲壽非

其頌曰令月吉日

案視雍頌止五句所謂簡達而易多也毛本作遠此句未然疑此

復雜采儀禮士冠禮始加雍辭大戴禮孝昭冠辭爲頌語竟成贅設

繫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節

案此亦襲大戴禮說苑

異朝服素韠

案異字似當屬上句

公冠四加句元冕祭

案大戴注云四當爲三元當爲衮字之誤非也說苑及此文並作四加儀禮目錄疏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衮冕矣

繫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節

案此襲儀禮士冠禮禮記郊特牲玉藻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節

案此篇王肅所造以駁鄭康成廟制而撰爲衛將軍文子乃衛公子郢之子見檀弓引曾子故欲立先君之廟也公廟設於

私家非禮也則襲禮記郊特牲語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節

案此襲禮記王制祭法

是故天子立七廟

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云王肅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雖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繫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蓋王肅不以七廟爲周制故於此引禮記而增一句曰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以傳會其說褒述顯然

又案呂氏春秋論大覽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與肅注本細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據緯書鉤命決云殷五廟至子孫六此引逸書蓋在湯時故云五世之廟偶古文咸有一德乃改爲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云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宗祖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與肅所言無不脗合子故疑二書之出於一手也陳雅森云廟室云廟天子五

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

注喪服小記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案鄭注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不謂始王者無始祖也據喪服小記所言正天子五廟之明證聖元成鄭康成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案尸子載此詩見逝刻仁意篇

周資牟賈侍坐於孔子節

案此襲禮記樂記史記樂書資牟賈鄭無注正義云姓資牟名賈不云周人也此周字王肅所增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案此二句本資牟賈語禮記史記並同王肅忽移入孔子口中不知武王之志荒矣必非孔子語正如僞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節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韓詩外傳五

吾雖以擊磬爲官

案此語王肅所增四書釋地又續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別自一人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曰以擊磬爲職守當未入海前豈容抽身以至於衛俾孔子從之學乎集注本家語云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非志爾案師襄與論語之擊磬襄漢書人表列爲二人是也然淮南主術訓孔子學鼓琴於師襄高誘已注云師襄魯太師矣誤不自王肅始其云太師尤誤也

頑然長

案史記幾然而長索隱曰家語無此四字與今本不同

葉拱而對曰

案困學紀聞曰葉拱出何書大傳

其傳曰文王操

案此語王肅所增

子路鼓瑟節

案此襲說苑脩文篇鼓瑟毛本作鼓琴誤說苑作瑟論語由之瑟集注引家語亦作瑟御覽五百七十七同可證宋本不誤毛氏自謂得北宋板王肅注本細校之非也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

案南風之詩鄭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也正義曰王肅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雜鄭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

案尸子載此詩見逝刻仁意篇

周資牟賈侍坐於孔子節

案此襲禮記樂記史記樂書資牟賈鄭無注正義云姓資牟名賈不云周人也此周字王肅所增

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案此二句本資牟賈語禮記史記並同王肅忽移入孔子口中不知武王之志荒矣必非孔子語正如僞

古文尚書以君陳告王語誤爲成王告君陳也然古文尚書本憑空結撰無上下文可依傍容致舛誤此則勦襲成文而亦顚倒其詞何也

以崇其天子焉眾奕振之而四伐

案禮記無其焉二字及眾字鄭讀以崇二字屬上云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王肅讀天子上屬故僞撰家語增數虛字以見其屬讀之審而聖證論即援此爲說馬昭申鄭云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待六成之末而崇之乎良是見禮記正義

而反商之政

案禮記無而之政三字鄭注反當爲及字之誤也王肅不改字解爲反商政故於家語增之政二字亦所以破鄭說也

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

案禮記作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案商容爲殷賢姓名見史記周本紀韓詩外傳高誘呂氏春秋慎大覽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鄭雖不見古文武成無緣不知商容姓名蓋以記云使之行商容順文爲解耳王肅改使之爲使人意謂不必定使箕子也又增之舊二字而以商容爲商之禮官益無據

庶民弛政

案宋本此下有庶士倍祿句與禮記合

命之建橐

案毛本建橐作鍵橐誤禮記本作建橐鄭注建讀爲鍵王肅讀如字故注云建以爲諸侯後漢書馬融傳臣聞昔命帥於鍵橐注引禮記亦作鞬橐云此馬鄭異義

郊配后稷而民知尊父焉

案禮記無此句下配明堂而民知孝焉配記作祀孝經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可以嚴父莫大於配天之禮武王末受天命追王大王王季而已周公之事爲武王也且宗祀文王於明堂可言尊父郊配后稷豈得謂之尊父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瑉節

案此襲禮記聘義荀子法行篇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節

案此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越絕書陳恆傳

因欲移其兵以伐魯

案田常憚鮑晏何故欲移兵伐魯此理之不可通者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節

案此襲禮記經解集說引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未出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易教人哉所以教人者多言詩書執禮耳且其言愚誣奢賊煩亂之失亦豈經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天有四時節

案此襲禮記孔子閒居韓詩外傳五又案此應在前論禮篇是湯之德也下誤錯於此

此文王之德也

案文王禮記作太王上文已有文武之德當從禮記爲是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節

案此襲禮記仲尼燕居亦應在前論禮篇行之其在人也下不知王肅何意將禮記兩篇之文割裂如此一本家語於論禮篇全載仲尼燕居於問玉篇全載孔子閒居所以補救其失而前後倒置亦非王肅之舊

以躬己南面

案五帝德亦云率堯舊職躬己而己躬己蓋即恭己之意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節

案家語雜采諸書文義多不瞻屬其篇題亦無一定獨此以屈節名篇而所載子貢宓子原壤三人行事俱有屈節語以聯屬之且篇首撰子路問孔子一段以屈節求伸作冒竟似後世文體裁先秦古文無是也其僞無疑

又案荀子仲尼篇有時屈則屈時伸則伸語此襲之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節

案此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越絕書陳恆傳

因欲移其兵以伐魯

案田常憚鮑晏何故欲移兵伐魯此理之不可通者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節

案此襲禮記經解集說引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未出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易教人哉所以教人者多言詩書執禮耳且其言愚誣奢賊煩亂之失亦豈經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決非孔子之言

天有四時節

案此襲禮記孔子閒居韓詩外傳五又案此應在前論禮篇是湯之德也下誤錯於此

此文王之德也

案文王禮記作太王上文已有文武之德當從禮記爲是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節

案此襲禮記仲尼燕居亦應在前論禮篇行之其在人也下不知王肅何意將禮記兩篇之文割裂如此一本家語於論禮篇全載仲尼燕居於問玉篇全載孔子閒居所以補救其失而前後倒置亦非王肅之舊

以躬己南面

案五帝德亦云率堯舊職躬己而己躬己蓋即恭己之意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節

案家語雜采諸書文義多不瞻屬其篇題亦無一定獨此以屈節名篇而所載子貢宓子原壤三人行事俱有屈節語以聯屬之且篇首撰子路問孔子一段以屈節求伸作冒竟似後世文體裁先秦古文無是也其僞無疑

又案荀子仲尼篇有時屈則屈時伸則伸語此襲之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節

案此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越絕書陳恆傳

因欲移其兵以伐魯

案田常憚鮑晏何故欲移兵伐魯此理之不可通者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節

案此襲禮記經解集說引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未出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易教人哉所以教人者多言詩書執禮耳且其言愚誣奢賊煩亂之失亦豈經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決非孔子之言

天有四時節

案此襲禮記孔子閒居韓詩外傳五

吳王歸與越戰滅焉
案會黃池在哀十三年越滅吳在哀廿二年不得云
歸與越戰而見滅也
使吳亾而越霸者賜之說也
案越滅吳在孔子卒後安得有吳亾越霸之語明是
後人僞託注亦曲爲之說
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具備篇新序雜事第二篇
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
案此二句王肅所增
齊人攻魯道由單父節
案此襲賈誼新書審微篇
今茲無麥
案茲年也孟子今茲未能亦謂今年
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節
案此襲呂氏春秋具備篇淮南道應訓又見水經泗
水注
魚之大者名爲鱘
注鱘宜爲鱣新序作鱣案今本新序無此事爾雅釋
魚鱣小魚疏引作鱘謂說文云鱣海大魚也無鱘字
孔子之舊曰原壤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其母死
案御覽五百十三作叔母未有注云禮記亦載稱原
壤之母也
子路曰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
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
案此襲論語而假爲子路問辭
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案此二句或以爲選詩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即歌
此詩非也
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
案此數語亦王肅所增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少孔子三十歲
案毛奇齡論語稽求篇疑三十爲四十之誤經史問
答從之
三十一早死
案崔氏覈四書攷異曰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
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其死年無記但云早
耳王肅僞造家語摭拾史文於早死上妄增三十一
三字知與論語哭慟語悟更自妄注謂論語錯誤(注或爲
索隱引作或爲誤事之辭)
又案史記索隱引作三十二而死文選辨命論注世
說汰侈篇注同高誘淮南子精神訓注云顏回十八
而卒未詳所據
自吾有回門人日益
案宋本益下有親字是語襲尚書大傳
閔損少孔子五十歲
案索隱引作十五歲
冉雍伯牛之宗族
案索隱此句下當增少孔子二十九歲七字
生於不肖之父
案史記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
勿用山川其舍諸蓋以春秋時用人多世族所謂賤
人者不過地位寒微耳夫子言用人以德不當但於
鬬閔求之故以犁牛騂角爲喻自家語有生於不肖
之父語集注從而附益之云仲弓父賤而行惡抑又
甚矣
宰予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
案此襲史記而誤者宰子之見殺於田常乃以忠而
獲罪韓非子難言篇呂氏春秋慎勢篇淮南人閒訓
說苑正諫篇以及李斯上秦二世書均可證蓋死於
田常之亂而非與田常爲亂也或謂古字以與通猶

言以田常爲亂耳然則孔子何脫之有

編木賜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

案此襲莊子讓王篇韓詩外傳一新序節士篇

子貢好販與時轉貨

案索隱引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化注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貲也今本多誤一本好廢著漢書貨殖傳作發貯古廢發著貯並通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案此語亦襲史記尙書大傳近刻大傳作惡言不至於門

言偃魯人

案史記作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偃仕魯爲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爲是也

卜商能通其義子夏所敎詩義今之毛詩序是

案鄭康成詩譜云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見釋文後漢書儒林傳則以爲衞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隋書經籍志則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衞宏又加潤益唯肅此注斷以爲子夏一人所作而昭明文選竟題作卜子夏毛詩序謬矣

見讀史志者云

案此襲呂氏春秋察傳篇

於是衞以子夏爲聖

案三豕己亥篆字相近三豕渡河無義故子夏斷爲己亥之譌此不足以爲聖也

顓孫師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案此因論語子游曾子之語而影撰者

曾參字子輿

案宋本作子輿與白水蒼頡廟碑陰同

參後母遇之無恩

案家語載曾子以黎後漢書郅惲傳注作蒸黎蒸不熟出妻一事愚謂以曾皙之賢曾子之孝一門雍睦安得有此蓋與孔氏三世出妻事同爲流俗妄誕也他書亦無所攷唯白虎通諫諍篇有引傳曰曾子去妻黎蒸不熟語耳攷漢書王吉傳注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本外傳闕然則曾子喪妻而非出妻矣顏氏家訓後娶篇曾參婚死及伯有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有

高柴仕爲武城宰

案御覽三百八十二作卻宰是禮記檀弓作成成卻同

宓不齊少孔子四十歲

案宓當作虙與伏通見顏氏家訓書證篇少孔子四十歲索隱引作四十九歲論語疏同

樊須弱仕於季氏

案此因左哀十一年傳季孫有須也弱之語遂以弱目遲夫三刻踰溝豈弱者之所能乎季孫本不知人王肅乃據爲定評妄矣

有若少孔子三十六歲

案索隱作三十三歲

原憲清淨守節

案文選運命論後漢書張霸子楷傳注引並作清約是也經傳無淨字梵典始用之禮記絜靜精微作靜字宋本家語亦作清淨

公冶長

案論語史記並作長索隱引家語作萇

南宮韜

案新索隱引作紹下卷作紹一名括非南宮敬叔也前人已詳辨之

公晳哀字季次

案索隱引家語作公晳克季次毛本作季沉譌

顏由字季路

案史記作無繇由通字路此季字衍

孔子始教於闕里

案四書釋地又續云向從王氏何解家語本孔子始教於闕里證此書出於王肅以其有闕里字面及近所不爲也而謂孔子爲之乎馬遷誣聖罪在難寬

與孔氏三世出妻事同爲流俗妄誕也他書亦無所攷唯白虎通諫諍篇有引傳曰曾子去妻黎蒸不熟語耳攷漢書王吉傳注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今本外傳闕然則曾子喪妻而非出妻矣顏氏家訓後娶篇曾參婚死及伯有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有

屬臆說乃因毛本家語闕里作闕里其述贊云敎興闕本不知史記索隱引家語是闕里道在陬鄉正用其語是毛本闕里誤也盧抱經先生所見宋本亦作闕里漢書梅福傳今仲足之廢不出闕里注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後漢書郡國志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三月祠孔子於闕里又奏準傳舊闕里之化襲相之事謂不足信注孔子闕里人也

漆雕開字子若

案四書釋地三續曰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闕本啓字避漢景帝諱也家語開字子若失之丁氏杰云論語后改字斯之未能信今作吾者傳寫誤耳

習尙書不樂仕

案商瞿之易六傳而至漢田何漆雕開之習尙書無攷尙書字本伏生所加見書正義周秦諸子引書無稱尙書者書緯以尙字爲孔子所加本謬而王肅傳漆雕開已有習尙書之名何也

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

案索隱引但作對曰

秦商字不慈

案索隱引作丕茲丕與不通茲與慈通

顏刻

案索隱引家語名產

孔子適衞子騶爲僕

案梁氏玉繩云攷孔子世家顏刻爲御在過匡時若爲南子次乘則未嘗及刻王肅妄以刻之爲御過匡撮合於在衞爲次乘之僕

使孔子爲次乘

案此襲史記孔子世家邵泰衢史記疑問曰使爲次乘兼僕同宮寺之流過市招搖不顧辱身之醜小人之所不爲也而謂孔子爲之乎馬遷誣聖罪在難寬

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

案引詩不類此史記所無王肅之誣聖抑又甚矣

巫馬期問曰

案史記載孔子沒後弟子其立有若爲師他日弟子以月宿畢不雨及商瞿四十後有五丈夫子二事爲問有若默無以應弟子遂撤其座此兩事近星歷卜筮之學史公所云本妄容齋隨筆駁之是也王肅知撤座之言不可信而貪奇好異於巫馬施梁鱣兩傳分載兩事以夫子命持兩異史載弟子問何以知之卽以弟子爲巫馬施而論衡明雩篇又以問者爲子路其聚何所案據乎因商瞿而僞造梁鱣事益妄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

案論語牢曰子云鄭注牢者弟子子牢也莊子則陽篇有子牢司馬彪云卽琴牢孔子弟子其云子牢者字也論語記聖門弟子皆字而不名若琴牢字張何以獨書名乎史記弟子傳無琴牢王肅增之又牽合孟子左傳之琴張爲一人於予夏問篇載琴張事增孔子之弟子五字竊疑論語牢曰字子牢者是別一人非琴張也琴張疑不在弟子之列如謂孟子與曾晳並稱狂士列爲弟子則牧皮亦弟子乎至趙岐注孟子賈逵鄭眾注左傳竝以琴張卽子張則尤誤也

白水碑以琴牢琴張爲二人唐對輿因之

顏幸字子柳

案宋本作顏辛卽顏柳也見禮記檀弓

伯虔字措

案索隱引字子哲

公孫龍衞人

案史記集解引鄭康成云楚人此非戰國時趙之公孫龍也索隱正義誤合爲一

陳亢字子元

案史記無陳亢或以亢爲子貢弟子非也子元宋本作子亢

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

案索隱少孔子五十四歲

與孔璇年相比

案孔璇執筆迟侍亦當在弟子之列朱彝尊作考補之

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案二語見大戴禮保傅篇漢書賈誼傳性與成叶然與慣叶蓋古語之有韻者

奚箴字子楷

案史記奚容蔵卽同字子哲索隱引今本家語脫容字又譌蔵爲箴譌哲爲楷宋史咸淳詞作奚容點

廉潔字子曹

案索隱字子庸

公西與

案史記作公西輿如索隱引家語同

宰父黑字子索

案宰父史記作罕父索隱引家語罕父黑字注作宰父

公西蔵字子尚

案史記公西蔵字子上蔵乃蔵之譌上尚通

秦商字子丕

案索隱作邦選攷石室圖作國選則邦字是

申黨字子周

案史記作申黨索隱本作堂字周卽論語之申棖也索隱引家語亦作徒

薛邦字子從

索薛邦史記作鄭國索隱引家語同廣韻左人複姓

石處字子里

案索隱后處字里宋本字里之譌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案孔子兄之子五字是正文

縣成字子横

案索隱字子謀

左郢字子行

案史記作左人郢字行索隱引家語同廣韻左人複姓今本脫人字

狄黑字哲之

案史記狄黑字哲

商澤字子秀

本姓解第三十九

微國名子爵

案五字是注書微子正義曰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

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

案或名泄三字亦小注四書釋地續以微仲爲微子之子誤也孟子以微子微仲與箕比膠鬲並列若微仲是微子之子不應父子厠雜其閒閻氏所引爲確證者以漢書人表宋微仲汪云啟子衎不知人表元有兩微仲一在中上膠鬲商容之閒此即微子之弟名衍者也一宋微中在中中楚熊艾魯考公之閒注云啟子一弟一子表本分明蓋兩微仲猶之兩虞仲也閻氏誤合爲一然其說實始於古史古史曰微子卒世子蚤死乃立世子之弟微仲衍注云世子之弟失之是又不必援包爲庾時文以爲珍珠舩矣

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

案史記宋世家是煬公非襄公也弗父何子見觀周注非煬公熙子左昭七年傳正義引作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亦誤

弗父何生送父周

案左傳正義送作宋

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

案此說非

畢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

案左傳杜注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朱鶴齡讀左日抄引陸粲曰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會孫防叔始奔魯以避華氏之禍案嘉爲華督所殺其子避禍應卽出奔何得至曾孫乃奔魯杜說較近理將來詳所據耳

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一本無子

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云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於魯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也今本有脫文禮記檀弓正義引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

孟皮一字伯尼

案孔子以薦尼山生故字曰尼孟皮何以亦字伯尼乎馮氏景解春集有孔伯尼辨以家語爲僞梁氏玉繩云庶長曰孟安得稱伯僞禮士冠禮疏孔子有兄曰伯孝經疏字伯並非

又案近刻日本國古文孝經孔傳亦僞書也首章傳云仲尼之兄伯尼卽剽竊家語爲之其文穴狠蓋彼國人所僞造又出王肅下矣

今其人身長十尺

案禮記正義作七尺御覽作九尺

娶於宋之亓官氏

案亓古其字左桓六年傳正義引作元毛本家語作上官更譌其官乃幷官宋祥符追封及此詔亦皆作幷官文字明白可證家語傳寫之誤廣韻引魯先賢傳孔子妻幷官氏今本亦誤爲亓蓋流俗相傳失其本眞惟石刻出於千載以前者信而有徵也

生伯魚

案左桓六年傳正義引作一歲而生伯魚

魯昭公以鯉魚賜

案左傳取於物爲假杜注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正義云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何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非昭公

齊太史子與適魯節

案子與一作子輿困學紀聞引作子餘齊太史子餘見左襄廿九年傳正義俱斥其謬論語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又曰詩云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也今本有脫文禮記檀弓正義引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

孟皮一字伯尼

案孔子以薦尼山生故字曰尼孟皮何以亦字伯尼乎馮氏景解春集有孔伯尼辨以家語爲僞梁氏玉繩云庶長曰孟安得稱伯僞禮士冠禮疏孔子有兄曰伯孝經疏字伯並非

又案近刻日本國古文孝經孔傳亦僞書也首章傳云仲尼之兄伯尼卽剽竊家語爲之其文穴狠蓋彼國人所僞造又出王肅下矣

今其人身長十尺

案禮記正義作七尺御覽作九尺

娶於宋之亓官氏

案亓古其字左桓六年傳正義引作元毛本家語作上官更譌其官乃幷官宋祥符追封及此詔亦皆作幷官文字明白可證家語傳寫之誤廣韻引魯先賢傳孔子妻幷官氏今本亦誤爲亓蓋流俗相傳失其本眞惟石刻出於千載以前者信而有徵也

生伯魚

案左桓六年傳正義引作一歲而生伯魚

魯昭公以鯉魚賜

案左傳取於物爲假杜注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正義云如家語則伯魚之生當昭公九年昭公庸君孔子何少未必能尊重聖人禮其生子取其意而遺其人疑非昭公

齊太史子與適魯節

案子與一作子輿困學紀聞引作子餘齊太史子餘見左襄廿九年傳正義俱斥其謬論語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又曰詩云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也今本有脫文禮記檀弓正義引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

孟皮一字伯尼

案孔子以薦尼山生故字曰尼孟皮何以亦字伯尼乎馮氏景解春集有孔伯尼辨以家語爲僞梁氏玉繩云庶長曰孟安得稱伯僞禮士冠禮疏孔子有兄曰伯孝經疏字伯並非

又案近刻日本國古文孝經孔傳亦僞書也首章傳云仲尼之兄伯尼卽剽竊家語爲之其文穴狠蓋彼國人所僞造又出王肅下矣

今其人身長十尺

案禮記正義作七尺御覽作九尺

娶於宋之亓官氏

案亓古其字左桓六年傳正義引作

冠章甫之冠

案此句王肅所增儀禮士喪禮鄭注死者不冠賈公彥疏云生時男子冠婦人笄今死婦人不笄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

珮象環徑五寸而組綬

案此襲禮記玉藻

既葬有自燕來觀者節

案此襲檀弓

子貢謂之曰

案子貢當從禮記作子夏上文亦云舍於子夏氏蓋傳寫之譌

二三子三年喪畢節

案此襲孟子史記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節

案此襲孟子左昭二十年傳

招虞人以弓　旃以招大夫

案宋本作招虞人以旌旌以招大夫盧云弓旃二字後人以左氏之文易此文

齊國書伐魯節

案此襲左哀十一年傳

樊遲爲右

案此下有脫文御覽三百八引之云季氏曰須也弱須遲名也弱幼也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戰于郊未踰溝有前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戰于郊未踰溝有前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戰于郊未踰溝有前

王誤

今失厥道 毛本其行此據宋本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案左傳今失其行此改其行爲厥道暗與僞古文五子之歌合不知此歌句句叶韻道不叶也又正義云賈服杜若不見古文解爲夏桀時唯王肅云太康時疑肅見古文匿而不言今家語注仍云謂夏桀何耶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節

案此襲左哀十一年傳史記孔子世家

齊陳恒弒其君簡公節

案此襲論語左哀十四年傳

孔子辭

注不告季氏案左傳正義曰論語云之三子告此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然則家語非史官所錄何以不從論語而從左傳耶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節

案此襲論語憲問篇孔子語乃因雅鉏不知記以其爲高宗事故問書語入之說命篇中此誤也家語引有言乃雍句尤可證其是無逸而非說命矣最本解者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唯不言言乃讙此全述無逸之文讙雍字小異耳 檀弓及史記魯世家並作讙

案左傳今失

據以爲公廳而家語增一國字又增孔子爲大司寇及吾爲有司之文以實其說然國廐焚則鄉人不必來而夫子亦不必拜也

又案論語集解引鄭康成注云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明是夫子家廐王肅有心難鄭故伺輔嗣之說鹽鐵論刑德篇云魯廐焚孔子麗朝問人不問馬王說蓋本此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節

案此襲禮記禮器雜記而假爲子貢問辭其曼子一狐裘三十年之文則又襲檀弓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案一本作下不僭上上不偪下禮記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節

案此襲禮記禮器而假爲冉求問辭臧文仲立言垂法則襲左襄廿四年傳穆叔語

子路問於孔子臧武仲率師節

案禮記檀弓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邑危則亾之鄭注云利己忌眾非忠信也亾之道也雖辟賢非義退古亾字作喪位解此襲之而以爲古之道也與鄭解異集說載應氏曰眾死而義不忍獨生國危而身不可獨存此說與家語合

晉將伐宋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史通申左篇云子罕相國宋樂於陽門晉而云晉將伐宋覩哭於陽門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案此三句王肅所增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子張弟子故子張沒時公明儀爲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夫子張執親之喪何須其弟子相之乎拜而後勤吳伐楚必此時事弃疾即楚平王也時君陳蔡故云陳弃疾此云楚伐吳與鄭注檀弓皆誤志祖案觀從勤吳伐楚此事無考其以陳弃疾爲楚平王本之禮記鄭注據漢書人表則二人也

子路怫然進曰

案此下王肅所增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節

案禮記檀弓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此小變之其下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節

案禮記檀弓作弁人下弁通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變除有期

案此句王肅所增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而假爲子游問辭

孟獻子禫節

案禮記檀弓無子游問語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哀節

案此事無攷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鄰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節

案此條似駁檀弓鄭注親屬大功之說撰爲鄰人問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而增貧何傷乎一語文氣卑弱

蒼然黑夫子早經論定子游子夏受學聖門不當復有齊衰大功之異議也其爲王肅僞造無疑

斂手足形

案禮記作首足正義云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下此作手足古首手字通

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

案顏克蓋卽弟子解之顏刻刻克通

齊師侵魯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左哀十一年傳注亦全襲康成語

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節

案此襲左哀十二年傳而假爲子游問蒼之辭

孔子投衽而不拜

案左傳作放衽而拜

公父穆伯之喪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國語魯語

南宮縚之妻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子張有父之喪節

案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子張弟子故子張沒時公明儀爲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夫子張執親之喪何須其弟子相之乎拜而後西赤爲志同鄭注志謂章識此撰爲子張有父之喪拜之異亦非因子張而發

子路有姊之喪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相馬夫子張執親之喪何須其弟子相之乎拜而後啓顙云云是孔子泛論喪拜之異亦非因子張而發

孔子杜衛衛之人有送葬者節

案禮父在爲母齊衰期伯魚喪母時夫子尚在於禮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跼而及毛本作踧作蹙之

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

案禮記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此改作不成禮非

往弔事可謂杜撰

案此二句檀弓子思語

伯魚之喪母也節

案禮父在爲母齊衰期伯魚喪母時夫子尚在於禮宜期乃過期猶哭故夫子以爲甚而伯魚遂除之也

豈無出母之說以爲喪出母者俗儒之妄

衞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節

案此襲禮記大傳而撰爲衞公求婚季氏事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節

案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孔

子雜訓篇亦有此三句二書皆僞書也雖於族人之

親而不敢戚君襲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

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語

曲禮毛本脫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貢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子夏問三年之喪節

案此襲禮記曾子問後序云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

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此何以仍錄之也

夏后氏之喪三年

案禮記作夏后氏三年之喪是

周人既葬哭而致事

案禮記無此句此襲鄭注

亦不奪故也

案禮記亦不可奪親也此誤雜記云君子不奪人之

喪亦不可奪喪也意與此同

魯公伯禽

注伯禽有母喪案鄭注無明文正義曰周公致仕之

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爲

母喪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節

案此襲禮記文王世子王肅蓋因禮記曾子問後節

擯以文王世子遂撰爲子夏問語而牽連及之其引

記云猶上文孔子之引記曰泛謂傳記之言非引禮

記也

行一物而善者

案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有脫文

子貢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節

案此撮合禮記檀弓雜記二條爲一

姑姊妹之大功

注當言姊妹而已姊上長姑字也案禮記亦有姑字

似不可省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節

案此襲禮記雜記而假爲子夏問辭

毀則死者君子爲之

案禮記作君子謂之無子是

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節

案此襲論語禮記檀弓兼采禮器之文

夫仁者制禮者也

案此下皆與殯朋友之義無涉蓋雜湊成篇耳

孔子食於季氏節

案此撮合禮記玉藻雜記二條爲一

不食亦毛本作客不飲而殽

案禮記不食肉而殽

子貢問曰官於大夫節

案此襲禮記雜記而假爲子夏問辭

子貢問居父母之仇兄弟之讎節毛本誤置下文通典武帝文注增喪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但載子游曰知禮一語鄭注噬之此乃

撰爲子路孔子問荅之辭

武孫從之出戶

案武孫當作武叔

齊衰加子卒節

案此襲左襄十七年傳晏子春秋雜上

又案禮記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

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後世大夫士父母喪服有異也

故晏子家老云非大夫喪父之禮然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于庶人三代其之安得有異雜記之言非也左

傳杜注唯卿爲大夫云晏子惡直己以斥時正義云

家語雖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故王肅與杜

皆爲此說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節

案此事見呂氏春秋安死篇不云孔子爲中都宰攷

季平子卒在定公五年據史記世家是時孔子未仕

也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善節

案此襲左昭二十年傳孔子之弟子五字則王肅所增也說見前

牖人子蒲卒節

案此誤合禮記檀弓兩事爲一孔子惡野哭者謂哭於野也故康成注引周禮衛枚氏爲證王肅因野字牽合爲一非是

公父文伯卒節

案此襲國語魯語

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

案國語作辱供先祀韋昭注云自屈辱供奉先人之祀者王肅改辱字爲欲而注云言欲當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何其言之不文乎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節

案此襲左哀十五年傳夫子哭之於中庭云云則襲禮記檀弓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節

案禮記檀弓有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語王肅遂造一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以弔事而假爲子游問蒼以止之子羔羔同問於孔子曰始死之設重也何爲節

案此亦襲禮記檀弓記設重喪朝殷周之異而假爲子羔問蒼也

孔子之守狗死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曲禮毛本脫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節

案禮記王制正義引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蓋康成語而王肅襲之假爲公西赤問荅之辭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孔子之母既喪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吾見封之若堂者矣

案此下數句竝禮記子夏述孔子語

十日過禫而成笙歌

案三年之喪鄭康成主二十七月王肅主二十五月蓋鄭以祥禫間月王以祥禫同月也康成之說本之戴德喪服變除白虎通喪服篇同確有依據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正義云二者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繫亦不取光澤之意

相證明又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王肅謂是祥月之中間應云月中孔氏駁之曰若以中月而禫爲月之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說尤明暢故二十七月之制迄今行之乃王肅既創爲短喪之說竟於家語襲禮記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語復增過禫二字以曲證其祥禫同月之說何其妄也

書傳古文太甲中孔傳亦主二十五月之說疑肅一人所作

又案南史王淮之傳云永初中奏曰鄭元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元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當服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元義爲制朝野一體則

子路爲季氏宰節

案此襲禮記禮器

衞莊公之反國節

案此因禮記郊特牲有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語而撰爲衞莊公事其實衞莊公反國恐不暇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也禮記亦不言是衞莊公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節

案徐氏鯤曰孔子以襄公二十二年生至定公末年當得五十七歲至此不過二十七八尙未死也王肅弟子解注云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歲已爲哀公之四年安得定公來弔乎

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

案檀弓郊特牲雜記俱有君弔臣升自阼階之文

吾見封之若堂者矣

原思言於曾子曰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而瓦不成膝

案膝疑漆字之譌注膝膠漆毛本膠譌膝亦不可解禮記作昧

鄭注昧當作沫沫盥也蓋不取光澤之意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節

案檀弓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二句亦孔子之語此假爲子游問辭

顏淵之喪既辨節

案此襲禮記檀弓

孔子嘗奉薦而進節

案此襲禮記祭義

濟濟毛本衛湜禮記集說濟濟二字者容也容以遠

案禮記容字俱當作容禮記正義云王肅以容爲容字則是義遠何須云容以遠又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爲容一字爲容未之有也陸氏釋文用王本

漆漆者以自反也

案禮記漆漆者下當有容也二字以字衍

進則趨俎

案禮記作薦其薦俎

子路爲季氏宰節

案此襲禮記禮器

衞莊公之反國節

案此因禮記郊特牲有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語而撰爲衞莊公事其實衞莊公反國恐不暇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也禮記亦不言是衞莊公

釋之於庫門內

案詩綿正義云魯以周公立庫門而衞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襲賞故也

市朝於西方

案禮記作朝市鄭注引周禮朝時而市是也若市朝則謂市有行列如朝非此義

季桓子將祭節

案禮記郊特牲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不言是季桓子事

公父文伯之母節

案此襲國語魯語

進俎而不受

案國語作酢不受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故云不受謂不親受也若進俎則與賓無涉何不受之有

季康子朝服以縞節

案禮記玉藻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此乃撰爲曾子問荅之辭

後序

好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

案此孔安國序亦王肅僞撰其云以意增損其言則肅已明白供吐矣漢書藝文志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但以卷數不同故知非今家語亦未必見古家語也

子思年六十二而卒

案史記孔子世家亦作六十二然子思爲魯穆公師其壽當不止六十二也毛奇齡四書賸言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作八十二是

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案此說其誣閻若璩有孔氏二冤辨世傳孔氏三世出妻始於孔子謂伯魚子思子上之母也檀弓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據正義是孔子令子伯魚喪出母爾非孔子自喪其出母也如後序之說叔梁紇始出妻是孔子有出母矣誣孰甚焉

後名永

案史記永作求漢書孔光傳同

子家生子直名橘

案史記子家生箕字子京漢書字子眞名曰謂毛本譌謂言

案藝文志謂言十一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年五十七而卒

案史記年五十一

子高生武字子順

案子順史記作子慎慎順通漢書作順子襄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

案隋書經籍志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釋文毛奇齡云此必子襄之子名忠忠與惠同字形相近而致誤者顏師古漢書藝文志注引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又案徐氏鼒曰此家語二字後人妄加也漢書藝文志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景十三王傳但云得古文經傳水經洇水注云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孔安國尚書序云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悉以上科斗書六卷斷爲王肅僞撰然諸子傳說每多雷同其見之荀子呂覽者復見之韓氏外傳大戴禮記孀氏說苑等此也則百家之書於詞豈必已出哉今凡家語之文之見於他說者輒斷爲王肅剽竊其不爲直不疑之金鏞文饒之牛也幾何矣襲非朋於王也欲持其論之平耳

今所有家語四十四篇世儒頗疑出於王肅並非漢志二十七卷之舊案肅傳是書時其二十七卷具在也若判然不同則肅之書必不能行卽行矣二十七卷者必不至於泯沒也惟增多十七篇而二十七篇卽在其中故此傳而古本則逸耳例之以古文尚書當不謬也況有馬昭之言足據乎仁和孫侍御志祖博攷作疏證六卷斷爲王肅僞撰然諸子傳說每多雷同其見之荀子呂覽者復見之韓氏外傳大戴禮記孀氏說苑等此也則百家之書於詞豈必已出哉今凡家語之文之見於他說者輒斷爲王肅剽竊其不爲直不疑之金鏞文饒之牛也幾何矣襲非朋於王也欲持其論之平耳

孔子家語疏證

臨川陳士珂輯

孔子家語疏證目錄

卷一相魯　始誅　王言解　大婚解　憾行解　問禮　五儀解
卷二致思　三恕　好生
卷三觀周　弟子行　賢君　辨政
卷四六本　辨物　哀公問政
卷五顏回　子路初見　在厄　入官　困誓　五帝德
卷六五帝　執轡　本命　論禮
卷七觀鄉射　郊問　五刑解　刑政　禮運
卷八冠頌解　廟制解　辨樂　問玉　屈節解
卷九七十二弟子解　本姓解　終記解　正論解
卷十曲禮子貢問　曲禮子貢問　曲禮公冏赤問
計四十四篇

孔子家語疏證序

乾隆癸丑冬家琢軒先生以事過朔州因訪余于久長山館適案頭有孔子家語一編因舉以問先生曰是書也子朱子于四書章句集註嘗屢引之而顏監注漢書藝文志則以爲非今所有家語或者以爲王肅增加近之宗漢學者遂盛不道其果然乎先生曰子之意殆與子同夫事必兩證而後是非明小顏既未見安國舊本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且子觀周末漢初諸子其稱述孔子之言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別如南華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惡時時有之然其書竝行至于今不廢何獨于是編而疑之也予嘗據本書爲綱而互見于他書者仍用大字書之以附其後與所輯韓詩外傳體例相同名之曰疏證將使學者參考而論觀之他日吾子覽焉當有實發我心之歎余聞之欣然累日而終以未見是書爲憾也已而先生歸道山哲嗣金門就官南楚相晤于鄂城以兄事余命其二子沅、澧師余爲老焉未幾二子聯翩官京師會以假歸而今歲之春金門于長沙官署一日檢舊篋得二書稿本頭命二子儀以來鄂取其書示余而屬爲之序以次版行焉子既讀是書追憶山館中先生之所以告我者其體要已詳哉言之矣爰備述前語而著于篇嘉慶二十有三年戊寅春三月族人詩撰

孔子家語疏證卷一

清　靳水陳士珂輯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禮記檀弓上）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史記孔子世家）

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春秋傳：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乃小司空，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三禮義宗

定公元年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春秋傳）

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竟出，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僭，于人爲失，君必不然。齊侯心作，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愧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人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于人爲失，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春秋傳）

頖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面視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罷其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能何？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春秋繁露傳）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頖谷之會見之矣。

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於公曰：諾！于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

與景公。景公心怍。壓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誅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梁陰、左傳、穀梁及倫陰、史記孔子世家、則三田皆在汶陽、以謝過、子世家）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墮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叔孫不得意于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弱公室。崇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杜注、三都、費、郈、成也。）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春秋公羊傳）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雖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春秋公羊傳）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賈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蓋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捕魚分有親者得多。孝弟以化之也。（荀子儒效篇）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捕魚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愼氏有妻而淫。愼潰氏奢侈踰佚。魯民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之地。由稽正之所致也。（新序雜事一）

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新序雜事五）

孔子始用于魯。魯人鄙賤之曰。腐裘而韜。投之無戾。蒂之腐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識也。（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

始誅第二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羣。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榮衆。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荀子宥坐篇）

初相魯。魯人謗誦曰。腐裘而韜。投之無戾。蒂之腐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行。民又作誦曰。爵衣冠。捨我無私。（孔叢子陳士義篇）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說苑指武篇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雖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嗟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也予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嬾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慮不能以單之基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辟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荀子宥坐篇

傅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儆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不

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切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睹焉而見之使民耳聽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發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昭言顯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韓詩外傳三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豹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切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說苑政理篇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可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避席對曰敢問何謂王之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蹶然而懼攬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而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性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旋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爾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惑上惡貨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窕納諸大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

如汲之灌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爲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然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尋尺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爲里。千步爲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爲稽積。發聚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蓋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益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辭。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織而食。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但獵罝弋。非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

大昏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聞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敬。三者正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道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是以振之。國恥是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偏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亂。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斯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同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頑。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論孔子衰公問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道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論孔子衰公問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道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是以振之。國恥是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偏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亂。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斯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同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頑。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已。孔子遂言曰。古人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爲士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若不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頑。子譬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大戴記哀公問於孔子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隣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通乎不慍。窮不困。知命不憂。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干櫓。藏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通乎不慍。窮不困。知命不憂。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干櫓。藏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通乎不慍。窮不困。知命不憂。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干櫓。藏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

之美。優游之法。君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遷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開淸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鬱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尙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幷道同術。立則並。坐則相下。不相見。日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雖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隱核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累長上。不閨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禮記儒行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然後以事其親。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讙。即安其居。以綴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脩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讙。即安其居。以綴恩義。辨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彫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書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夫然後以其所能教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大戴禮哀公問於孔子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爲尊敬。然後以事其親。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讙。即安其居。以綴百姓。不廢其會節。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脩其歲時。以敬其祭祀。別其親疏。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讙。即安其居。以綴恩義。辨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彫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書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夫然後以其所能教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孔子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捭豚。汙尊抔飲。蕢桴土鼓。猶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飯腥苴熟。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鄉。死者北首。皆從其初也。昔之王者。宋有宮室。多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元酒以祭。鬼。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越席以坐。疏布以冪。衣其浣帛。醴酸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熟。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設其琴瑟。管磬鐘鼓。備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

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俶。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衣。醴酸以獻。尚其婚姻。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嗣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禮記禮運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履。紳帶縉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煮蜚斬衰。菅屨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心不在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定。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雖已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忘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冤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則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視者不識其隣。此謂聖

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五儀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履。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元裳。絺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心不在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儀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士人矣。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人矣。哀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忘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冤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則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視者不識其隣。此謂聖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懼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桷。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君味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

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桀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同上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今夫章甫句履紳帶而搢笏者此皆賢乎孔子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章甫句履者志不在於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庶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庶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將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己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穀爲政心從而墮若此則可謂庶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猶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智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以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公曰善哀公問於孔子曰庶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能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逆此道民猶仇讎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設施篇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能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有親天下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逆此道民猶仇讎皆君之讎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設施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棟桷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出門而馬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戶而見在戶之位者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蒞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新序雜事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吾聞君子疑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致思第八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脩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卽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孼桑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卽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商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酒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疑處不時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韓詩外傳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疑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勞逸過度其身疫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强兵共殺之文子符言篇

孔子家語疏證卷二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擐甲執兵處死爲上孔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交兵陳於兩郊鋒矢未接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葷猶不同器而臭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以爲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患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憮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于戲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山爾何如對曰白羽如月赤羽如日轡鏡鼓者上聞于天下梁于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于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

何如。對曰。鮑魚不與閭蒭同篋而藏。絮紵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顏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鈐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陽來。使便汝何使。顏得之冠。爲子宰焉。韓詩外傳九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某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于天。旌旗翻翻下蟠于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悁悁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于舞陽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閒。解兩國之患。而親朋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朋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焉。與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魴魚闕。萁鱉絮紵不同篋而藏。堯舜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鉏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憯憯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顏閒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衰冠而從顏氏子也。說苑指武篇

魯有儉嗇者。瓦缶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塿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缶、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魯有儉者。瓦缶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缶、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說苑反質篇

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盧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揮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惜其廢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餽而無祭者乎。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如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揮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廢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說苑貴德篇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至。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子

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柰何。曏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與。說苑至公篇

孔子相衛。弟子子皋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于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皋從出門。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皋問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于子。刖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于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人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韓非子外儲說左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兩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徵夫二子之賜。某之道幾于廢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王者有似平春秋。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撫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誠已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大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撫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若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誠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說苑君道篇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于羣臣。則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于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匿饑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于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餽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己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匿于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于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餘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己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說苑臣術篇

有異人焉。擁鑓帶索。哭音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邱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邱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邱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友。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人。韓詩外傳九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鑓。哭于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好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足以誡矣。于是門人辭歸而後親者十有三人。韓詩外傳九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焉。少進。見之。邱吾子也。擁鑓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邱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邱吾子曰。吾少好學。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驕奢。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白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于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說苑敬愼篇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恥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慚色。是無恥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名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慚色。非無恥也。自裁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屬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說苑善說篇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汙池水潦注焉。蓍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也。說苑建本篇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圩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韓詩外傳

子路見于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離二親之喪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離二親之喪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說苑臣術篇

孔子之郯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于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于郯之閒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于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雜詩外傳二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于人乎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于人乎列子說符篇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愛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遠其短者故能久也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于財吾聞與人交者惟其長者遠其短者故能久長矣說苑雜言篇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圜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于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王之應也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說苑辨物篇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子曰慄慄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甚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甚也

子貢問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慄慄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甚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無甚說苑政理篇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取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于諸侯。

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于化矣。

子路治蒲。請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于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于坐側。幽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楊注宥與右同。）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孔子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說苑敬愼篇）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子得見此器。盛則覆。孔子遂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樂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勇敵。守之以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明于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荀子法行篇）

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明于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荀子法行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孔子觀于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盛則欹。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說苑敬愼篇）

孔子觀于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盛則欹。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韓詩外傳三）

孔子觀于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盛則欹。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說苑敬愼篇）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子得見此器。盛則覆。孔子遂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樂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勇敢。守之以

之以貴。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淮南子道應訓

三皇五帝有滅之器。命曰佾屈。其中卽正。其益則覆。夫物盈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睿智守以愚。多聞博辨守以陋。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益。夫惟不益。是以弊不新成。文子十守篇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對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爲也。夫水有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嶮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楊注・埤與卑同。猶拘必循其理。楊注・拘猶爲也。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楊注・洸湧貌。淈竭也。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楊注・佚與逸同。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楊注・主謂爲法。似法。不求概。似正。循約微達。楊注・循當爲約。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必東也。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荀子宥坐篇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綽約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說苑雜言篇

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向也賜觀于太廟之堂。未既。還瞻北蓋。皆斷焉。彼將有說邪。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矣。尙有說也。

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鄉者賜觀于太廟之北堂。吾亦未嘏。還復瞻彼九蓋。楊注・彼當爲被。也。不放舟。楊注・放讀爲方。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惟下流水多邪。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于言者華。奮于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

子路盛服見于孔子。子曰。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于言者華。奮于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智。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荀子子道篇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昔者江出于崏山。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與。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愼于言者不譁。愼于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

子路見于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路入。子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荀子子道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桀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祉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母。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所從之謂貞矣。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公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某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爲孝。臣從君命。奚詎爲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子貢見大水必觀焉。荀子子道篇

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既智且仁。又何加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韓詩外傳三）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務務者何也。昔者江水出于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貢于言者華也。猶于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既智且仁。夫有何加矣哉。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篇）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也。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懷玉。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何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賁玉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說苑反質篇）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呂氏春秋仲冬行論當賁）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何也。是以歎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賁玉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說苑反質篇）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呂氏春秋仲冬行論當賁）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說苑貴德篇）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說苑貴德篇）

子路戎服見于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固。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說苑貴德篇）

楚王出遊。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楚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其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說苑至公篇）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之議是。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說苑至公篇）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邪。在周易山下有火。賁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閒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閒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

如此。

孔子聞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儀子容。三大夫者孰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儀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證而勉。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權謀篇）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于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于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說苑權謀篇）

魯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哀麻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於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憚退懼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爲市。竊夫有益與無益。（王注：竊。宜爲誠。）君子所以知。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荀子哀公篇）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楊注：號。讀爲胡。）資其直杖者（楊注：資與齎同。）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莅喪。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某聞之。好肆不守折。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得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己焉。君子恥之。（禮記雜記下）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說苑談叢篇）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同上）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王注：嫠、寡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簡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者。期于至善而不遺其爲。可謂智乎。

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燕盡。縮屋而繼之。（楊注：縮、釋文、本又作蹙。）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說苑談叢篇）

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皖校：子、古本作女。）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施不逮門之女（釋文：施或作施。）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是也（詩雨無正毛傳）

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鷁雖與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鷁雖與于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雄雌之不乘居也鹿鳴興于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淮南子泰族訓）

孔子家語疏證卷三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餬于是粥于是以糊其口其恭儉也若此滅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制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之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爲人子者無以惡己爲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杜注：二十四年孟武伯子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

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杜注：僖子卒時。）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滅絲統有言曰。聖人有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敢若斯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魯語）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墻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像。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觀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于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之于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于辯。聽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于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于今難行也。老曰。夫說者流于聽。言者亂于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哀姜辰貳篇）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絲絲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脅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絲絲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愼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或惑。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脅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近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戒勉敬慎篇）

其于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親喪、其德致、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騑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昔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我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廢于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予詩也、則一日三覆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于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戚汲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視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豈諂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于賜、不豈而三揖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汝又爲知人矣、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視也、孔子曰、然、吾亦語汝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豈諂侯之相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事則逆矣、請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資客之禮者于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親喪、其德致、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騑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故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傲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屬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注：斷、或作斷、斷、古斷字、宋本作乎、）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于民利矣、廢于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趨、往來過人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屬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視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于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視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管仲公問于鄰篾曰、詳乎大夫、管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鄰篾對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閱知之、鄰篾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簒者問子、子篾曰、請退而記之、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書道者孝悌、（注：悌、說文作弟、說之以義而觀諸禮、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

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莫難于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故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惑及焉、不得辭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也、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武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嫓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賓如客、使其臣如緡、不遵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嬦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彊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宮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知末以文也、曰、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注：詩駿蒙作駿龐、）何天之龍、俾爰其勇、夫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悲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者物而不勌、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志通而好禮、揖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貌以揖禮、禮以揖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入也、曰、嘗賓客之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揖禮、禮以揖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孔子之語入也、曰、嘗賓客之事則逆矣、請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于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親喪、其德致、其言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騑大人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夫四德者矣、故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傲可傲、不佚無告、是顓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屬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注：斷、或作斷、斷、古斷字、宋本作乎、）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其可謂不險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于民利矣、廢于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趨、往來過人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高柴執親之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屬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視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于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嘗以告、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爲知人、賜子貢對曰、賜也焉能知人、此賜之所親視也、孔子曰、是汝所親也、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忘、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管仲公問于鄰篾曰、詳乎大夫、管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鄰篾對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閱知之、鄰篾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簒者問子、子篾曰、請退而記之、

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書道者孝悌、（注：悌、說文作弟、說之以義而觀諸禮、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也、

直其功也。至于其爲和容也。温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公曰。請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郝後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于兄。妤從善而斃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亡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行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則隨武子之行也。其爲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補注：「容」外寬而內直。自證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蓋遽伯玉之行也。（藏校：「汲汲」當作「孜孜」。子）孝子慈幼。（藏校：「幼」當作「老」。子）尤德寬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益于臣。臣不可以不益于君。是故君擇臣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犉命。蓋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于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大戴記衛將軍文子

然。吾聞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之薦己之才者也。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然則蓋賢于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韓詩外傳七）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薦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說苑臣術篇）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婁。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酒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離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魯哀公問孔子曰。寡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婁。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婁。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

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說苑敬愼篇）

顏淵將西遊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于衆。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于數而比于疏。不亦遠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顏回將西遊。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于衆。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故夫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說苑敬愼篇）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某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問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撫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蘧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于朝廷。未觀于章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蘧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郊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說苑尊賢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吾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謂用力爲賢。子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說苑敬愼篇）

孔子讀詩至于正月六章。憮然曰。不遂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故賢者不遇時。當恐不終高。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憮然曰。不遂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當恐不終高。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說苑敬愼篇）

子路問于孔子曰。賢者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悖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夾。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讐之。怨讐並在于國。鄰敵搆兵于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說苑尊賢篇）

孔子閒處。喟然而歎曰。譬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竊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非壯也。有勇而不屈。非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又非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烏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兢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竊聞其爲人也奚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非壯也。有勇而不屈。非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于天下之士。君子乎哉。（說苑貴德篇）

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辟。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王注。偷。苟且爲偷。）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齊景公問于孔子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于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說苑貴德篇）

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

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政理篇）

衛靈公問于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于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則反己之謂也。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某聞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己身者乎。（呂氏春秋孝行覽先已）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于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說苑政理篇）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于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則反己之謂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某聞之。得之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己身者乎。（呂氏春秋孝行覽先已）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于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說苑政理篇）

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君好禮則臣敬。君好義則臣服。君好信則臣忠。君能此三者。則百姓之從之。如流水之就下也。又誰與貧之。（哀公問政篇）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辟。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王注。偷。苟且爲偷。）首拔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齊景公問于孔子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于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說苑貴德篇）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于孔子曰。昔者衛君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峻乎臺榭。淫于苑圃。五官伎樂不解于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蔽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詩云。夔夔齊栗。不敢不戒。不戒不虞。以此觀之。君子不患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又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慁于君。使宗廟不堲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桓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韓非子難三

子魯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于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乎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會子大傳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諷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唯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說苑正諫篇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矣。子列傳

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之于子產。愛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于民爲惠主。于學爲博物。晏子于君爲忠臣。而行爲悖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遽伯玉。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于魯孟公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爲福。此謂是與。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齊矣者。君子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吾好音。吾琴。吾好佩。又還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齊矣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說苑權謀篇

楚王將游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諫曰。令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告子西之言。曰。與子其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人臣而忠其君者。將諫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荊荒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基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削臣之家。而賜司馬子基。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撫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于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能先當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說苑正諫篇

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姚注。強臺、一作鄉臺。崩山、一作梁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戰國策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下脫子佩期之于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十三字。見太平御覽。）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令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其于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淮南子道應篇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于宮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惟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昔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惟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弟子諮問孔子曰。異哉。小兒有兩兩相牽一足

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雖之亦其應也說苑辨物篇

孔子謂密子賤曰子治單父飛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攝諸孤而哀戚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兼濟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孔子謂密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某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攝諸孤而哀戚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者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不齊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偸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

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畴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牆屋甚修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偸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庭內維曷外傳六

孔子家語疏證卷四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也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凡此六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比近不安無務求遠是故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凡此六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說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說苑建本篇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來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伐以貴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諂非親睦也言己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謂伐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富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諂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飛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攝諸孤而哀戚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兼濟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說苑建本篇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某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攝諸孤而哀戚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者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不齊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畴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牆屋甚修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偸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庭內維曷外傳六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飛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攝諸孤而哀戚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兼濟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說苑建本篇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來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伐以貴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諂非親睦也言己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謂伐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富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諂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飛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攝諸孤而哀戚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兼濟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說苑建本篇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來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伐以貴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諂非親睦也言己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謂伐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富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諂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飛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攝諸孤而哀戚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兼濟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說苑建本篇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來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伐以貴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諂非親睦也言己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謂伐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富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諂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飛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某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攝諸孤而哀戚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兼濟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說苑建本篇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汝來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伐以貴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暴取善自與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諂非親睦也言己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謂伐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富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諂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

謂謂之子兄無謂謂之弟夫無謂謂之婚士無謂謂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說苑正諫篇）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謂欲封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賞今吾言於齊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命弟子趣駕而行孔子布衣也宦在得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邱其不知某亦甚矣遂辭而行（說苑立節篇）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罰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懼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身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罰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懼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說苑權謀篇）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以其善驚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懲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必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愼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慾而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怒而擊之則武凝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忠夫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凝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說苑修文篇）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凝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音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乎（尸子太平御覽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貴爲治天下之位猶尤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逸令而逾彰夏桀昆吾自滿而極亢意而不節慢刓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迭令而不滅觀此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謂其益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謹志之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作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忘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

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制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勉（詩裘冠毛傳）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拨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拨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未盡能斷之以禮子貢問曰閔子哀未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儁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說苑修文篇）

而終身舉行焉。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焉？孔子曰：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人，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德彰。昆吾自滿而不衰，故當時而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卑以存其位者也。夫豐則施，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苑敬愼篇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昔梧媿娶妻而美，讓於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矣。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義，有女而寡，爲內私之，內私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昔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子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說苑遷本篇

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笞，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說苑建本篇

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

公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說苑貴德篇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某。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某。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之有以事先生，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某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某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某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某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列子仲尼篇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某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某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某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某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說苑雜言篇

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某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某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某弗如也。資曰：三人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夫子曰：某能仁且恕，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某一道，某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淮南子人間訓

竹子耘瓜，誤斬其根。曾哲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哲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哲而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哲自以爲無罪，使人謝於孔子。子曰：汝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曾子有過，曾哲引杖擊之，仆地有間，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曾參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走，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說苑建本篇

竹子耘瓜，誤斬其根。曾哲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欣然而起，進曰：嚮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哲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笞，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說苑建本篇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王注：宜爲啓・聖行乎郰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列子天瑞篇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疑乎？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愧於待祿，王注：待，立爲得。愼於治身。史鰌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曾子侍曰：參嘗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愧於待祿，愼於持身。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同上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同上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若己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

孔子曰：某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所之，視其所由；不知其人，視其所與。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所藏。同上

冉子從孔子之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冉子，冉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愼乎？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從欲而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多，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寧欲不可不聽也，寧敗之民，不從君之令。孔子曰：慳吝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急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不急成，不急備，不急得，不急使，以爲亂源。說苑雜言篇

同上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憨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聰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憨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賢此之謂也憨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掩有罪志驕益而輕傲怨以姦言而不行施道乎上爲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僅也楊注炊與吹同僅當爲鄞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荀子仲尼篇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憨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憨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傲怨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說苑雜言篇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同上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直地王注直立曠虛衣穰而提贄積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盡己之憂終日行不盡己之忠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愼乎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裘提贄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敬其行修其體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敬禮不合對門不通矣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遠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同上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昔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吾所聞者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吳語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武城辨物篇

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焉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土也公使殺視之果然論詩外傳佚文見類略

吳伐越墮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曰某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諸侯社稷之守爲公侯山川之祀者爲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爲漆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國語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專車焉吳子使來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奠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國語

孔子在陳陳惠公宮之於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楛曰肅愼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貢焉若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

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括曰、肅愼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若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來得之金櫝如之、國語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大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鶻鳩氏、司馬也、鴡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杜註、於是仲尼年二十入、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春秋傳

郯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郯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以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又郯子出奔、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定公十五年春、郯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郯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及焉、以亡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因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罪、猶得免、孔子曰、吳子驕而好德、可敗而不可以實、是邀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於王、有愚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罪、猶得免、孔子曰、吳子驕而好德、可敗而不可以實、是邀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春秋傳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可鑿吳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令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吳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吳洩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春秋傳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赴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喘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定公九年夏、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族、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春秋傳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魯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春秋傳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罪、猶得免、孔子曰、吳子驕而好德、可敗而不可以實、是邀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七月、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將改職貢於王、有愚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春秋傳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

孔子曰。有麟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扶而泣。涕泣沾襟。叔孫氏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焉。是以傷焉。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春秋傳）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扶拭面。涕泣沾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春秋公羊傳）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麐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曰。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陛而民貴有親。教之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魄。氣者、人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骨肉斃於下。化爲野土。

其氣發揚於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而猶以是爲未足也。故築爲宮室。設爲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自此。聽且速焉。教以二端。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爲黍稷。羹臛。薌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此教民修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惟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爲黍稷。羹臛。薌肺肝。心見（鄭注。爲饗。見聞。）以報魄也。如以鬱鬯。（鄭注。爲饗。）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弗盡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謂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同上

孔子家語疏證卷五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其馬將佚。而先乘之。其馬力盡矣。然而猶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昔者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衔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

淵。楊注：趙、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荀子哀公篇

顏淵問于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淵問于仲尼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原。若此而可謂成人矣。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說苑雜物篇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非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說苑雜物篇

顏回問于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鋭于鄰。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不朽。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祠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忠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晉杜預

襄公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自邾使告臧賈曰。紇之罪不及不肖子以大蔡納請。非可臧孫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自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也。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同上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夫。回曰。一言而有益于智。莫如像。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仲孫何忌問于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得小子勉之。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疾詐慢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舉而若不能。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

莫之爲也。何居爲聞者。盡日思也夫。

顏回問于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于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于爲亂之上也。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

叔孫武叔見宋仕于顏回。回曰。蜜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于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其禮也。

子路將行。辭于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悲無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觀乘雜言篇

子路行。辭于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王注。當爲桓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聘。則弗動。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愈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于刑亂。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遠山十里。蟻蚘之聲。猶在于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又見之。宰予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可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亂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遠山十里。蟻蚘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慶之矣。觀乘政理篇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密子賤僨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王注。宜爲弊。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卽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衆仕者。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簒。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密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饘粥不足。少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祿雖少。饘粥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觀乘政理篇

子路將行。辭于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悲無禮。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菜屬五六。而桃爲下。祭

孔子侍坐于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爲上盛。菜屬五六。而桃爲下。祭

孔子南適楚厄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女女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踐霸心生于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荀子宥坐篇

孔子困于陳蔡之閒絕糧七日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諭于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子以義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于首陽之山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于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于歷山從者病堯能與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史記孔子世家

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桎梏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周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慧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積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說苑雜言篇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將往拜焉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史記孔子世家

子路問于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得之樂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荀子子道篇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之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說苑雜言篇

曾子敝衣而耕于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人曰先生非求于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說苑立節篇

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貿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于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窺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故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于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吾將問之吾顏回曰時昔予夢見先人豈誠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啓佑我訣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蓑綴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攐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攐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特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

孔子家語疏證　卷五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己有善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分發失言勿椅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曰願聞六者孔子曰居下而訕上者也在上位而不寬者也處大而不敬者也臨事而不忠者也治民而無禮者也博學而不親者也見利而忘義者也凡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莅官而民之情可得也君子以臨官所見則遍故明不可蔽也所求于遍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兼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短長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殺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君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也說者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財之所以聚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莅官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以嚴則民不親也臨之以簡則民不從也不嚴不簡其政乃成君子莅官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以嚴則民不親也臨之以簡則民不從也不嚴不簡其政乃成

孔子家語疏證　卷五　一四三

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誨

己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且夫恣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闇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褻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益之無褒民之辭。養之無擾于時。愛之勿覓于利。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不不算。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于亂。是故覓諸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順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羣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朝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愼乎三倫矣。故君子脩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材。賢君良士。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于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于左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提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于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于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殿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昔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脩業居久而譚。說邇暢而極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爲本者也。故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知其情。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衆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杜而不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降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偪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于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鳌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鳌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某聞之。剖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況于人乎。遂還。息于鄒。作槃操以哀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困于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請息于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于朋友。孔子云。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于耕耘。孔子曰。詩云、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耘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耳。望其壙。王注、廣雅、壙、塚也。則峯如也。視其高。則墳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子貢倦于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峯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高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列子天瑞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于耕耘。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峯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高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略篇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于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于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曰。賜欲休于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耕田。孔子曰。詩云、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峯如也。宰如也。墳如也。楊注、與塚同、頗如也。爲如也。此則何其休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孔子曰。賜汝知之矣。夫墓者。所以藏也。入則掩之。出則表之。孝子之心。不忍親之骸骨朽腐。蟲獸食之。故爲之墳墓。以藏之。韓詩外傳八

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史記孔子世家

趙簡子曰。晉有羣鳴犢舜。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于是乃召羣鳴犢舜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于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于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何爲。孔子曰。夫羣鳴犢舜。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剖胎殺天。則麒麟不至。乾竭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某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說苑權謀篇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舜。晉有羣鳴。得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于是乃召犢舜羣鳴而問政焉。已而殺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舜羣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剖胎焚林。則麒麟不踐。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見。烏獸之于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聖庭鐘于內。而賢鐘應于外。而黃鐘應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舜羣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剖胎焚林。則麒麟不踐。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見。烏獸之于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聖庭鐘于內。而賢鐘應于外。而黃鐘應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舜羣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凰不離其罻羅。故剖胎焚林。則麒麟不踐。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見。烏獸之于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聖庭鐘于內。而賢鐘應于外。而黃鐘應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

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胄。說苑雜言篇

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汝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愼此三者。則無累于身矣。

孔子曰。不觀于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于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于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愼三者。無累于人。說苑雜言篇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倪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之深則出泉。樹其墠。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倪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汨之之深則出泉。樹其墠。則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意。宏其志而無不容。爲人下者以此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掘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荀子堯問篇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罰不及。而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士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韓詩外傳七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惟士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惟士乎。說苑雜言篇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頸似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欲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鴻過而仰視之。色不悅。孔子乃逝。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龍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龍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頯。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眷眷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馺喙而不黯。遠而望之。嶷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某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馺喙而不黯。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彊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爲欲當之者也。某何敢乎。韓詩外傳九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頯。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馺喙而不黯。遠而望之。嶷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某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馺喙而不黯。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彊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爲欲當之者也。某何敢乎。韓詩外傳九

衛靈伯玉賢而鑒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屢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靈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爲臣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子是命之殯于客位。進靈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成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衛靈伯玉賢而鑒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靈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于北堂。吾生不能進靈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當屍于北堂。于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成然易容而痛。曰。吾失矣。立召靈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子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賈誼新書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靈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是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遬然。召靈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于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韓詩外傳七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進君者，死不當成禮，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治喪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新序雜事一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通・論等作編・）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旣死，治喪于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益隕于北堂。于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于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末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大戴禮保傅）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辭，閭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聞其說。黃帝者，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慢明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爲旛幟，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于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川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提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夫黃帝尙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辭，閭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則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豹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繼敝衣裳，大帶乘龍，辰星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提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有度，汝欲一日徧聞，往古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以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濟民，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嚮，（大戴禮五帝德）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神，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嚮。

宰我請問帝嚳，孔子曰：元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收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衰，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枵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收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此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此言不貳，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說夷。（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齊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叡明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舉賢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嚳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漁事親，寬裕溫良，敦敏而知時，齊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天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種，務勸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下，斄龍作樂，以歆簫韶，和以鐘鼓，皐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

不惑其德不臣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阯大教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鼈之少也憲領勞苦二十以孝聞于天下三十在位嚳帝五十崩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夏后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忠中和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昭耳目治天下舉皋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設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聞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于滅明也改之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于宰我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于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不敢見大戴禮五帝德

孔子家語疏證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傳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芒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騵牲用玄殷人以木德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本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駵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

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天下及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秩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孟春之月其日甲乙（仲春季春同）其帝太皞（高注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死配於東方爲木德之帝）其神句芒（高注句芒少皞之子名重爲木官）其日丙丁其帝炎帝（高注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爲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爲火德之帝）其神祝融（高注祝融顓頊之後名黎爲火官）仲秋季秋同其日庚辛其帝少皞（高注少皞帝摯之號也）其神蓐收（高注蓐收金天氏之子曰該有天下之號死託祀爲西方金德之帝）孟冬之月（仲冬季冬同）其日壬癸其帝顓頊（高注顓頊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託祀爲北方水德之帝）其神玄冥（呂氏春秋孟冬紀月令同）

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春秋傳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

執轡第二十五

閻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御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之間兆民懷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欲用永厥世而豈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爲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莫知念忠俱無道故也令人言憂者必此之於綏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憊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禍訓災害並生川珍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吾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家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惟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

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輔，己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安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其德誠厚，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者正衙，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策，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仿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德，其德誠厚，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敢焉，故水旱疫癘災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理，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以爲輔，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地，御人與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轡，均馬力，齊馬心，唯其所引而之，以取長道，還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道，與人事，此四者，聖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仿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仿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仿宗伯，賢能失官，功勞失賞，祿爵失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仿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也，不成則仿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施，曰貧也，貧則仿司空，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乎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禮灾懷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視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明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仿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仿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仿，故有天災則仿明堂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也，則小者儉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仿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仿喪祭之禮也，凡弒上生於養不明，養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弒上寇有之矣，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獄，則仿朝聘之禮也，凡鬬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鬬辨之獄，則仿鄉飲酒之禮也，凡淫亂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藏，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蛟龍者八竅而卵生，鼈龜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齒者，皆無角無後齒者，脂，蓋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故問其然乎，孔子曰：然。

孔子家語疏證　卷六　一六五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堅御馬者，必良其銜勒，而調其轡策，均其輕重，齊其飢飽，而馬不佚，御民者，必良其官職，而平其法令，正其德義，而民不偷，馬不佚，則致遠而不反，民不偷，則安而不危，故曰：御馬者，必正其銜勒，而馬不佚，御民者，必平其法令

之人細。息士之人美。耗士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保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何謂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言其所能。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之。奚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成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鹿六月而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化也。其餘各以其類也。鳥魚皆生於陰。而翔於陽。故鳥魚皆卵。魚遊于水。鳥飛于雲。故冬蟄雀入于海。而化而爲蛤。萬物之性。各異其類。故雖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蔦谷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藏角者無上齒。無角者皆而無前齒。有羽者脂而無後齒。蜚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蟲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有保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故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至焉。好剖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谿塞谷。則神龜不出焉。故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動不以理。則自天而不壽。妖孽數起。神蓋不見。雨不時。暴風水旱竝興。人民天死。五穀不滋。六畜不蕃。息大戴禮易本命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脗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顖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通精。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人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墓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若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知可爲。知不可爲。知可言。知不可言。知不可行。知可行者。是故審其能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德也。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道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者。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惡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母以事妻。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非悲之始也。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終也。則必有終矣。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微。然後能食。非面生腦。然後能行。三年顖合。然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反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亂。二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成。近二八而嫁。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亂。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於三也。小節也。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於五也。中節也。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於三五。合於八也。八也。維綱也。天地以發明。故聖

人以合陰陽之數也。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機其文之變也。其文變也。禮之象。五行也。其義、四時也。故以四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服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服除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制具。不敢以己之貴臨其賤。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以孝事君而敬同。貴

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僎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享。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愼聽之。汝三人者。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鼎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凡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旄。作鏞籥。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日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禮記仲尼燕居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以正明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三無既得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哉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日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三無既得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哉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若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禮記孔子閒居

孔子家語疏證卷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鬬。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耆期稱道而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勝有存者。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降殺之義辯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降殺之義辯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降殺之義辯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降殺之義辯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歎曰。射之以禮樂也。何以射。何以鬬。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其養也。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耆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勝有存者。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降殺之義辯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耆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勝有存者。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耆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勝有存者。

孔子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冕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夜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祼瓚有十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禮記郊特牲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禮記禮器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竊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歷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備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閨閫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閨閫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狃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訊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純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訊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盜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弒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閨閫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哉禮乎五世誅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爲下者不可以加刑矣

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飭故有天災則飭明堂也凡民之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天異則飭明堂也凡民之有度益則民足民足則無爲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飭度益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飭喪祭之禮也凡弒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弒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弒上之獄則飭朝聘之禮也凡鬬辨生於相陵陵也相陵陵生於長幼無序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鬬辨之獄則飭鄉飲酒之禮也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悖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飭昏禮享聘也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故明堂天法也禮度憲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大戴禮禮察篇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非疑導之非從偽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翻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倒也、倒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詳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聽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嘗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聞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非養也士遇之塗以非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於政非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與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奇技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旗旗不粥於市犧牲粔籹不粥於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菓食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聽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明輕無赦刑者倒也倒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此不粥於市以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言偃在側曰君何歎焉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竝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言僞復間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僞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本其典而祝嘏辭說從宜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孚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車鸞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僭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爲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不使也以養衰老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鬻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禮焉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夫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遺而俗弊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民不歸是謂瓦解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必本之天效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教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聖人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叙其所樂民之治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作者人所興也人所聚也非明人者也人所聚非聚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人則有過故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忠其生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爲之義大夫死宗廟爲之變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乘陽垂日星地乘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五行之動其相竭也五行四氣十二月

迎相爲本。五聲、六律、十二管、迎相爲宮。五味、六和、十二食、迎相爲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緯。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情可語。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月以爲緯。故功可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淰。鳳以爲畜。而鳥不獝。麟以爲畜。而獸不駭。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宜祓。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職有序。先王思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廟。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奉龜。而先之以敬也。是故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臣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醫帶及尸。君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麻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臣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臣。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錯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臣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蕩而俗敝。則民非錯也。是謂疏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秉於天地。效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交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川人之知去其菑。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財去其貨。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人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迭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迭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迭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迭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迭相爲主。故人者、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緯。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以陰陽爲端。故情可語。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爲紀。故業可別。月以爲緯。故功可藝。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淰。鳳以爲畜。而鳥不獝。麟以爲畜。而獸不駭。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宜祓。設制度。祝嘏辭說。故國有禮。官有御。職有序。先王思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廟。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奉龜。而先之以敬也。是故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臣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醫帶及尸。君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麻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臣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臣。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錯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臣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蕩而俗敝。則民非錯也。是謂疏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秉於天地。效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交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川人之知去其菑。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財去其貨。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人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迭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迭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

貨。器其粟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器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十字當在良力爲己下。大人世及上。）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效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醫帶及尸。君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麻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臣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臣。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錯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臣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蕩而俗敝。則民非錯也。是謂疏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秉於天地。效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交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川人之知去其菑。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財去其貨。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人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迭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迭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

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勤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獶。麟以爲畜、故獸不狡。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尊薦、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設之在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養之實也。協語、協辭、協則禮、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殖。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義不本於義、猶耕耕而弗種也。爲義而弗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遂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接、則如士、庶之以三獻之禮。既醉、降自阼階、諸侯非公面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冠于阼者、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于祖廟、以冠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以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祚爲天子。未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負扆、而立、南鄉、以朝諸侯、而天下大服。成王冠而嗣天子之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于祖廟、以冠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以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祚爲天子、未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負扆、而立、南鄉、以朝諸侯、而天下大服、

無變食資也皆同。懿子曰。始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不忘本也。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禮記冠義

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春秋傳

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禮記冠義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仕。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達于年。喬于時。惠于財。親賢使能。大戴禮公冠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喬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于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大戴禮公冠篇

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其餘皆公同也。

公玄端與皮弁皆緇。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冠、爵弁、皮弁、祭服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褖褶。朱錦采、四焉。其慶也。天子冕焉。太子與焉。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爵弁、祭服也。皆同。大戴禮公冠篇

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讚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士同。冠于祖廟曰。令月上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面冠。古之通禮也。大戴禮公冠篇

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儀禮士冠記・禮記郊特牲同。

嗣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于其家。使子羔訪于孔子。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禮記王制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禰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禮記祭法

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禘黃帝而宗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宗顓頊。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嚴恭寅畏。天命靡常。殷周之制。配天之功。不可不監。此之謂也。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禮記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禮記祭法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磬鳴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閒。孔子有所繇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某焉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旣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王注：葉拱、兩手拱其心也。）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邈然遠望。洋洋乎。必作此樂也。默然黮黑。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臯。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問其末而遠其本者。聖也。韓詩外傳五）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某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爲人。黮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史記孔子世家）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殺愁之威。不加于心也。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威而北出。再成而滅。三成而南反。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衆夾振鐸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國。分陝而進。所以事蚤濟。久立于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孔）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又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人行商之衢。以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既濟河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叠之而藏之諸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命之曰櫜鞬。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以貍首。右射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倚于門而不帶。然後諸侯知所以臣。搢紳然後民知所以敬。祀后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順。執幣而館。執禽而饗。然後諸侯之禮可得而簡。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如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愛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所以養生之樂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隘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厲恭莊之動。不在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

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再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其陷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遠自悔。不食七日。而皆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說苑修文篇）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王注：其辭未聞。）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禮記樂記）

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堪。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史記樂書）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是舜歌也。（尸子。文選琴賦注引。）

周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何也。對曰。恐不遽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孔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某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誡之以久。何也。對曰。恐不遽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某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資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誡之已久。

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蓋定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應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蔽櫜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鄭注：橐、韜弢也。）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也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齊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禮記樂記）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之局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玉之寡而珉多與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訊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故君子貴之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碧者何也爲玉之寡故貴之也玉之寡而碧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碧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訊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孚、信也。尹、讀如筠。筠澤、謂玉采色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楊注：適、之美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楊注：扣、擊叩同。）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荀子法行篇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玉之寡而珉多與孔子曰非爲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訊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故君子貴之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礝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礝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礝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訊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孚、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禮記聘義）

子貢問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楊注：適、之美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楊注：扣、擊叩同。）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荀子法行篇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君子之德也其有不與天地同者乎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文王之德也其純亦不已（孔疏：純、本文作矣。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禮記孔子閒居）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文王之德也其純亦不已（鄭注：純、讀爲訓。訓、道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鄭注：於乎、歎辭。顯、光。純、大。之、猶其也。）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鄭注：假、嘉。溢、慎。收、聽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注：駿、大。惠、順。曾孫、謂成王。篤、厚。）此引之以明君子之德其純亦不已也（禮記中庸）

五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君子之德也其有不與天地同者乎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文王之德也其純亦不已（孔疏：純、本文作矣。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禮記孔子閒居）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于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升降酬酢然後謂之禮乎頒以爵必行綴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而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之所以亂也曰巧之室則有奧室奧而無上下則亂于室室奧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次矣車而無左右則有踰隧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陳則有踰隧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陳則亂于室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次矣車而無左

右。則亂于車上矣。行而無敘。遠。則亂于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于位著矣。昔者明王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酬獻酳。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鄭注。綴、謂舞者之位。兆、其外營域。）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曰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于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于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于車也。行而無隨。則亂于塗也。立而無序。則亂于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禮記仲尼燕居）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于物。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城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于必達于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于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張請往。此則吾子屈辨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于魯。實難。不若移兵于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于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爲子往。說吳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後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當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

面提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憚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計。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越必亡矣。且夫搤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微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遂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令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率先人讎。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之後得之者。慮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呂氏春秋審應覽具備

孔子弟子有虛子賤者。仕于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虛子戒其邑吏。令二吏書方。書輒舉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之。辭請歸。魯。虛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吏歸。報于君曰。虛子使臣書而舉肘。書惡而又怒臣。臣書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虛子賢者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俗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虛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鯛。王注：宜爲鰤。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鱳。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以告孔子。曰。虛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虛子何行而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誠于此者刑乎彼。虛子行此術于單父也。

虛子賤治單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虛子戒其邑吏。令二吏書。書之不善。則虛子賤從旁時擊搖其肘。吏書之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令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率先人讎。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之後得之者。慮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呂氏春秋審應覽具備

孔子弟子有虛子賤者。仕于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虛子戒其邑吏。令二吏書方。書輒舉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之。辭請歸。魯。虛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吏歸。報于君曰。虛子使臣書而舉肘。書惡而又怒臣。臣書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虛子賢者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俗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虛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鯛。王注：宜爲鰤。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鱳。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以告孔子。曰。虛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虛子何行而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誠于此者刑乎彼。虛子行此術于單父也。

虛子賤治單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虛子戒其邑吏。令二吏書。書之不善。則虛子賤從旁時擊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虛子賤從旁時擊搖其肘。吏書之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令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率先人讎。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令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率先人讎。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之後得之者。慮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呂氏春秋審應覽具備

孔子弟子有虛子賤者。仕于魯。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吏二人。與之俱至官。虛子戒其邑吏。令二吏書方。書輒舉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吏患之。辭請歸。魯。虛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吏歸。報于君曰。虛子使臣書而舉肘。書惡而又怒臣。臣書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虛子賢者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俗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虛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鯛。王注：宜爲鰤。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鱳。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以告孔子。曰。虛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于旁。敢問虛子何行而于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誠于此者刑乎彼。虛子行此術于單父也。

使穴可入。吾豈忍見麋子哉。賈誼新書

季子治魯。父三年。而巫馬期紱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之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陰行者。有殿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某嘗聞之以治言者曰。誠于此者刑于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之衛。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沐槨。子路曰。由也嘗聞諸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矣。姑已若何。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爲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遂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之隧。伴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于此。失其與矣。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爲親也。故者不失其爲故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鄭注：沐，治也。沐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鄭注：託寄也。謂明未以作音。）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願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某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禮記檀弓下

孔子家語疏證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史記弟子傳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耕。字伯牛。（索隱：閻氏本志。）少孔子七歲。（索隱：家語。）孔子以爲有德行。史記弟子傳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冉雍。字仲弓。（索隱：家語。）少孔子二十九歲。（索隱：今本無。）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史記弟子傳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著名。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爲陳湣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索隱：左氏、國語止字子我。）子我爲陳恆所殺。（索隱：與宰予相涉。）因謚之焉。孔

子恥之。史記弟子傳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衛人有口才著名。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史記弟子傳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史記弟子傳

仲由。卞人。字子路。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緼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于耳。史記弟子傳

言偃。魯人。字子游。以文學著名。

言偃。吳人。（索隱：今吳郡。有言偃冢。）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以爲子游習于文學。史記弟子傳

卜商。衛人。無以尚之。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于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史記弟子傳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索隱：史記弟子傳。）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史記弟子傳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在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在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死于魯。史記弟子傳

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疑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過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梨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

曾參。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授之業。作孝經。死于魯。史記弟子傳

傳曰。曾子去妻。梨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反。棄妻令可嫁也。梨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白虎通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取人。失之宰予。於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也。（索隱：與家語少孔子三十九歲。今本無。）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史記弟子傳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索隱：與家語相反。）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史記弟子傳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于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史記弟子傳

冉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冉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史記弟子傳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嘗仕于季氏。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史記弟子傳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歲、爲人強識、好古道也。

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史記弟子傳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史記弟子傳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原憲、字子思、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史記弟子傳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案隱、字子芝、范甯云、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史記弟子傳

南宮縚、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史記弟子傳

公哲哀、齊人、字季沈、勸天下多仕于大夫者、是故求管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賞之。

公哲哀、案隱、家語作公晳克、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嘗仕。史記弟子傳

什點、什麥父、字子哲、疾時禮教不行、欲正之、孔子善之、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什點、字哲、曾皙弟子傳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于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皆各異時事孔子。史記弟子傳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于瞿。史記弟子傳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

漆雕開、字子開。史記弟子傳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公良孺、字子正。史記弟子傳

秦商、魯人、字丕茲。今本作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力聞。

秦商、字子丕。史記弟子傳

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靚莊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顏高、案隱、家語、名產、今本作刻、字子驕。史記弟子傳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爲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

司馬耕、字子牛。史記弟子傳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史記弟子傳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母欲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史記弟子傳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史記無、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孺、魯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弟子傳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顏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弟子傳

伯虔、字子哲、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弟子傳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邮、少孔子五十歲。

曹邮、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弟子傳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史記無。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兒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叔仲會、字子期。史記弟子傳

秦祖、字子南。

秦祖、鄒曰錄人。字子南。史記弟子傳

奚蔵、字子晳。

奚蔵、字子晳。史記弟子傳

公祖茲、字子之。

公祖句茲、正義音鉤。句字子之。史記弟子傳

廉潔、字子庸。

廉潔、鄒曰錄衛人。字子庸。史記弟子傳

公西輿、字子上。

公西輿如、字子上。史記弟子傳

壤駟赤、字子從。

壤駟赤、字子從。史記弟子傳

冉季、字子產。

冉季、鄒曰錄衛人。字子產。史記弟子傳

薛邦、字子徒。

鄭國、正義家語薛邦作鄙考證家語薛邦作鄙字誤耳。字子徒。史記弟子傳

后處、字里之。

后處、字子里。史記弟子傳

縣亶、史記亶作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左人郢、鄒曰錄魯人。字行。史記弟子傳

狄黑、字哲之。

狄黑、字哲。史記弟子傳

商澤、字子秀。

商澤。史記弟子傳

任子齊、字子選。

任不齊、鄒曰錄楚人。字選。

榮旂、字子祺。

榮旂、字子祺。史記弟子傳

顏噲、字子聲。

顏噲、鄒曰錄魯人。字子聲。史記弟子傳

原亢、字子籍。

原亢籍。史記弟子傳

公肩定、字子仲。

公堅定、鄒曰錄魯人。字子中。史記弟子傳

秦非、字子之。

秦非、鄒曰錄魯人。字子之。史記弟子傳

漆雕從、字子文。

漆雕徒父。史記弟子傳

燕伋、字子思。

燕伋、字思。史記弟子傳

公夏守、字子乘。

公夏首、鄒曰錄魯人。字乘。史記弟子傳

句井疆、字子彊。

句井疆。史記弟子傳

步叔乘、字子車。

步叔乘、鄒曰錄齊人。字子車。史記弟子傳

石子蜀、字子明。

石作蜀、字子明。史記弟子傳

邦選、字子敖。

邽巽、（鄉目錄、眷入、）字子斂。（史記弟子傳）

施之常、字子常。

施之常、字子恆。（史記弟子傳）

申績、（今本作續、）字子周。

申棠黨、（今本作黨、）字周。（史記弟子傳）

樂欣、字子聲。

樂欬、（鄉目錄、眷入、）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顏之僕、（鄉目錄、眷入、）字叔。（史記弟子傳）

孔忠、字子夏。（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得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遂亡。周武王伐紂。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開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史記宋微子世家）

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

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史記宋微子世家）

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貴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而字仲尼。

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子木金父降爲士。木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爲華氏所偪。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世本、詩商頌那正義引）

魯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史記孔子世家）

姓孔氏。（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于防。至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部人也。聞子之名。不視子之形。久矣。而求知之資。貴也。乃今面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于民。而將垂賢以貽後世。

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非父何以來。世有德謀。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道。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東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乎。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也。天何與焉。

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若其不祀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若兩失之。（春秋傳）

魯哀公誄孔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檀弓上）

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父而無服。于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厚。雖絰而出可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檀弓上）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蓋居則絰。（鄭注：蓋、或作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出則否。）（檀弓上）

孔子之喪。公西輿蒐葬焉。哈以疏。米三貝。斐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絞。縮衾四寸。柏棺五寸。飾棺墻。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練。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右也。（鄭注：哈、口聲。志、記事識。飾棺墻、置翣、翣、以布衣木。設披、夾引柩者。周也、設崇、牙、旌旒綴羽。殷也、綢練設旐、綢、旌之旒。練之紅。旐之旒。綢練、皆熟絲。）（檀弓上）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蒼組綬。（玉藻）

葬子魯城北泗水上。歸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候奄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焉。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必變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者矣。（鄭注：堂、形。見若坊者矣。四方而高。坊、形勞。見若覆夏屋者矣。殺平上而長。夏屋、今之門廡。其形勞處而卑也。）見若斧者矣。（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馬盛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上行夫已。何觀乎哉。（禮記檀弓上）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子何觀焉。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鄭注：堂、形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四方而高。坊、形勞。見若坊者矣。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堂、形。見若坊者矣。四方而高。坊、形勞。見若覆夏屋者矣。殺平上而長。）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者矣。（鄭注：堂、形。見若坊者矣。四方而高。坊、形勞。見若覆夏屋者矣。殺平上而長。）從若斧者焉。馬盛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上行夫子之志乎哉。（禮記檀弓上）

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于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于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家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家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史記孔子世家）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卷秋傳

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樊遲爲右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于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變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子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哀公二十一年春齊爲鄧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孟儒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郭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胥謀曰齊人道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卷秋傳

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卽位乃命之歸曰先君有遺命焉曰夫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臨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于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矣德己所病以誨其闕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夭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如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杜注：二十四年。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臨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于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矣德己所病以誨其闕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天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如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杜注：二十四年。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臨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于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矣德己所病以誨其闕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天

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忘周之大德介恃楚衆壅閉隧道以妨我使命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命則又有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天誘其衷啓敝邑心知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辭且昔天子一坼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坼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戕

曰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謂辭爲宜不可爲良史又曰臣乃竊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並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昭（王注・昭宜爲招）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殆于文宮臣聞其詩焉而弗知若聞遠焉其焉能知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愔愔乎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有醉飽之心鑒王掩而入飽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自勝其情以及于難孔子韙其志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爲仁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期辱于乾谿子革之非左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滑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右尹子革夕（杜注・子革、鄭然丹）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王曰子能乎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飽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春秋傳

祁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罪在雍子雙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斃獄邢侯專殺戮于朝韓宣子問罪于叔向叔向曰三姦同坐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減曰義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叔孫椯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詰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由義也夫

邢侯與雍子爭鄧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鬼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叔孫椯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詰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納義也夫春秋傳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于庚宗之邑庚宗婦通焉而生牛穆子返魯以牛爲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病牛不通其餘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昭而立之昭子既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以求合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

初穆子去叔孫氏（杜注・子家羈、成十六年・及庚宗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率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爲豎有寵公孫明知叔孫于齊未返國妾子明取之故怒其子（杜注・仲壬）長而後使逆之問于丘猶遂過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爲孟鍾曰謂未際豎大夫以樂之既其使豎牛請曰人弗竭出命之曰及宮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杜注・客、謂公孫明）怒宮出使拘而殺諸外（杜注・殺孟丙）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簡于个而退弗進則沓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仲至自齊南遣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空射之中昭子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求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于寢門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春秋傳

昭公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貢重周之制也果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故以爲請自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于樂者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

制也。皁而貢重者。匍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故以爲請。白日申以事。至于昏。管人許之。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是以爲國基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參貢事禮也。春秋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夫子開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右之遺愛。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者也。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貴賤不僭。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盧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此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制。若之何其爲法乎。

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僭。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盧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春秋傳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于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昔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暴虎。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禮記檀弓上

晉魏獻子爲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戍。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昭公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邾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杜注：戊、叔詒進子。）知徐吾爲涇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以賢舉也。賈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春秋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說苑君道篇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人之祭不過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月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韓詩外傳三

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姊。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遽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蘧瑗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

336

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昏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善于衰公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史記孔子世家

初痤娶于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痤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防衛國之難也將止將人以幣召之乃歸春秋傳

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性之乎學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曾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史記孔子世家

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解文伯諫曰古者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社而婦事畢而獻功男女紡績暮則有辭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礿譖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業講貫典刑夜做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百官之事日旰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宜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國語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于周公其義一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讒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成公二年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伐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春秋傳

衛孔圉子使孫遇攻焉遇敗焉齊人乘之執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說孫桓子桓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奚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書在三官子路仕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春秋傳

成公二年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伐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春秋傳

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解文伯諫曰古者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社而婦事畢而獻功男女紡績暮則有辭聖王之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恪勤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礿譖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業講貫典刑夜做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百官之事日旰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國語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于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于周公其義一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讒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輿而入于閎鮑牽見之杜注：鮑牽、叔牙曾孫。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弋高鮑處守及遣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客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朔鮑牽面遂高無咎仲

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魯秋傳）

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某弗識也。再有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對。而私于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乎。先生制士。籍田以力。而賦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鰥寡孤疾老者。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猶禾秉缶米。禦寇不是過。先王以爲之足。君子之行。必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季孫若以行之。而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又何訪焉。

哀公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若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魯秋傳）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賦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秉、十六斗。）缶（缶、六斛四十斛。）米。（米、六斗。）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魯語）

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撫教也。

子曰。師襄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禮記仲尼燕居）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督叔向問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庶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誖。足而況人乎。（說苑政理篇）

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撫教也。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太平御覽作是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不祥。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惕然自反。遂不西益宅。（淮南子人間訓）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宋本東益之與爲命也。新序雜事五）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太平御覽作是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不祥。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惕然自反。遂不西益宅。（淮南子人間訓）

哀公問于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于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賢良之豐惟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親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高年者貴于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問焉。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見君之乘車則下。遇諸塗則趨。而進。不敢與君抗禮。所以明尊長也。斑白者不以其任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伺徙。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獮狩矣。軍旅什伍同僎。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乎獮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禮記祭義）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宋本東益之與爲命也。新序雜事五）

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宋本東益之與爲命也。新序雜事五）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人假于馬。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于臣謂之取。與于臣謂之賜。臣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孔子侍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之。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韓詩外傳五）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之。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愼乎。（新序雜事五）

孔子家語疏證卷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僖公二十八年冬。會於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於王所。春秋傳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飢。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祭祀不騷。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禮記雜記下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禮記曲禮下

孔子適季氏。康子昔居內憂。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登處於內。是故。夜居外。雖弔之可也。

昔居於內。雖間其疾可也。

夫昔居於內。（鄭注。內、正寢之中。）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鄭注。大故、喪變也。）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登夜居於內。禮記曲禮下

孔子為大司寇。國燬。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禮記雜記下

子貢問曰。管仲失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矣。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禮記雜記下

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禮記雜記

子貢曰。管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昔臧文仲知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甕。尊於瓶。非所柴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記禮器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於狐鮐、遇敗、馮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死焉者有罰則無討、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禮記檀弓

晉將伐宋、使人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未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罕有焉、雖非晉國、其天下孰能當之、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禮記檀弓下

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一人射、其弓又及、棄疾謂之、又及、棄疾復謂之、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暮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工尹商陽（鄭注、工尹、楚官名、）與陳棄疾（鄭注、楚公子弃疾也、）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禮記檀弓下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俗、不習喪禮、頗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拊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出於大門、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俗、不習喪禮、頗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拊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出於大門、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禮記檀弓上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禮記檀弓上

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禮記檀弓下

定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也、卿卒不繹、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禮記檀弓下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鄰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

傅曰、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小功、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儀禮喪服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禮記喪服小記

公叔木（鄭注、未當爲朱、春秋作戌、）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禮記檀弓上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既言之、敢不勉乎、與其鄰嬰壺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殪、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

齊師侵魯、公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務人泣曰、使之雖病、任之雖重、君子弗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既言之、敢不勉乎、與其鄰嬰壺汪錡乘往、奔敵死焉、皆殪、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春秋傳

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郭洩爲右、毋逐入保、師營周父御、樊遲爲右、次於雩門之外、（杜注、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焉、皆殪、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春秋傳

戰於郊、公叔務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鄭注、重、直容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禮記檀弓下

定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繹、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也、卿卒不繹、

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禮記檀弓下

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昼夜哭。孔子曰：知禮矣。禮記檀弓下

南宮縚之妻，孔子兄之女，喪其姑，而誨之墓曰：爾毋從從爾，（鄭注：從從，謂太高。）爾毋扈扈爾。（鄭注：扈扈，謂太廣。）蓋棺以爲弇，長尺而總八寸。禮記檀弓上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顙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鄭注：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順乎其至也。（鄭注：先時地無容，哀之至。）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禮記檀弓上

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葬乎！足以爲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禮記檀弓上

卞人有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禮有期。

卞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禮記檀弓上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可御而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過禮也。孔子曰：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禮記檀弓上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乎哉？踰月則其善。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禮記檀弓上

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以供養，死則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心，斯謂之孝乎。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於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來至，曰：夫子使我來，弔來在衛，聞東門乘馬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於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來至，曰：夫子使我來，弔來在衛，聞東門乘馬

吳延陵季子聘於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欲以時服而已。其斂掩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盟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則季子乃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合矣。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欲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禮記檀弓下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禮記檀弓上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鄭注：封當爲窆。）人豈有非之者哉。禮記檀弓上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祀，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同上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同上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於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來至，曰：夫子使我來，弔來在衛，聞東門乘馬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於寢門之外。

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禮記檀弓上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也上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禮記檀弓上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義疏・禮禮・伯魚爲母・父在降服期・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祥而外無哭者・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檀弓上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旁治昆弟所以教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異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大傳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同上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欲百姓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以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讓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禮記大傳

曲禮子夏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從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同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記檀弓上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有司爲之乎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辭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戎衣而有天下也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戎衣而有天下也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戎衣而有天下也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禮記檀弓上

子貢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殺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不能莅阼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發天下而有之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子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三曰子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周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踐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則君之尊然後發

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兼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兼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兄在，則禮然，然而兼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爲，學之爲君臣爲，學之爲長幼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禮記文王世子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故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禮記雜記下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禮記雜記下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廉衰小功已上，廉衰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毀則死者，君子謂之無子。則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飭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廉衰練祥無沐浴。禮記雜記下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同上

子貢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矣。夫子曰：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禮記雜記下

子貢問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達於禮者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禮記雜記下

子游問曰：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遂練以喪慈母，喪慈母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曰：禮，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禮記曾子問

孔子家語疏證　卷十　二七七

孔子家語疏證　卷十　二七八

子貢問曰：宦於大夫，既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與？孔子曰：管仲遏盜，取二人焉，上之爲公臣，曰：所以遊辟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始也。有若命焉。

孔子曰：管仲遏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若命焉爾也。禮記雜記下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威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策矣。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威容稱服，曰：請問居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策矣。禮記雜記下

子貢問於孔子曰：殷人既葬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愨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之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於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虞，吾從殷。

反哭之弔也，愨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鄭注：封當爲窆，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禮記檀弓下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同上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賻。賻於舊館。無以將之。小子行焉。

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遇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而出涕。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吾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吾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禮記檀弓上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遯辭以避咎。義也夫。

襄公十七年。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遯辭以避咎。義也夫。春秋傳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遯辭以避咎。義也夫。春秋傳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也。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何謂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曰。止。吾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何謂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爲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子道篇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叔從之。出戶。乃袒。踊。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戶而夫子以爲知禮。何也。孔子曰。由。汝問非也。君子不舉人以賀士。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禮記檀弓上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瑤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遂而以寶玉。是納賂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瑤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喪祝

傳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瑤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瞽之貶宜乎。

之貶宜乎。檀弓上

孔子之弟子琴張。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以爲參乘焉。及齊豹將殺孟縶。告宗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憎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也。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病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非讓。不犯非禮

者薄而於婦人厚（戴國煇・史記國譯・新序善謀篇・幷同・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賄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涙者死之日宮女衰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韓詩外傳一）

子路與子羔仕於衞衞有蒯瞶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衞使至曰子路死焉子哭之於庭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遣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禮記檀弓上）

孔子聞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晉杜預左傳）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遣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禮記檀弓上）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子曰始死則矣蓋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夫子曰始死蓋裘玄冠者易之而已蓋裘玄冠夫子不以弔（禮記檀弓上）

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答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答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疑服雖聽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之而已女何疑焉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禮記檀弓下）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禮記檀弓上）

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曰路焉死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鄭注・封當爲窆・窆亦下之席卅便其首陷路焉死埋之以帷（禮記檀弓下）

原思盲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爲也凡爲明器者知喪道也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注・所謂致死之・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同上）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禮記檀弓下）

曲禮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其列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禮記王制

公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問子服伯子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腯立其弟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公儀仲子之喪（鄭注：公儀、儀仲子之喪、檀弓同姓、檀弓名。）檀弓免焉（鄭注：居、讀爲姬。）曰何居（鄭注：居、讀爲姬。）我未之前聞也（鄭注：聞、讀爲姬。）檀弓曰何居（鄭注：居、猶譏也。）我未之前聞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禮記檀弓上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殷夏之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大祥五日而弾琴不成聲十日過禮而成笙歌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義疏：按孔爲子此說、生於李由之對、母魏王子順斥其造謗譏諛、不足據也。）然後得合葬於防（禮記檀弓上）其慎也（鄭注：慎、當爲引、蓋殯也。）問於聃叟之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同上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禮記檀弓下）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鄭注：反、或爲返也。）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釋文：防、地之墓也。）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禮記檀弓上）

孔子既祥五日弾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

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爲芻靈者善矣爲偶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禮記檀弓下）

顏淵之喪既祥顏路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顏淵之喪（義疏：凡喪、於小祥組單言祥者。）顏路請祥肉（義疏：凡喪、於小祥組單言祥者。）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禮記檀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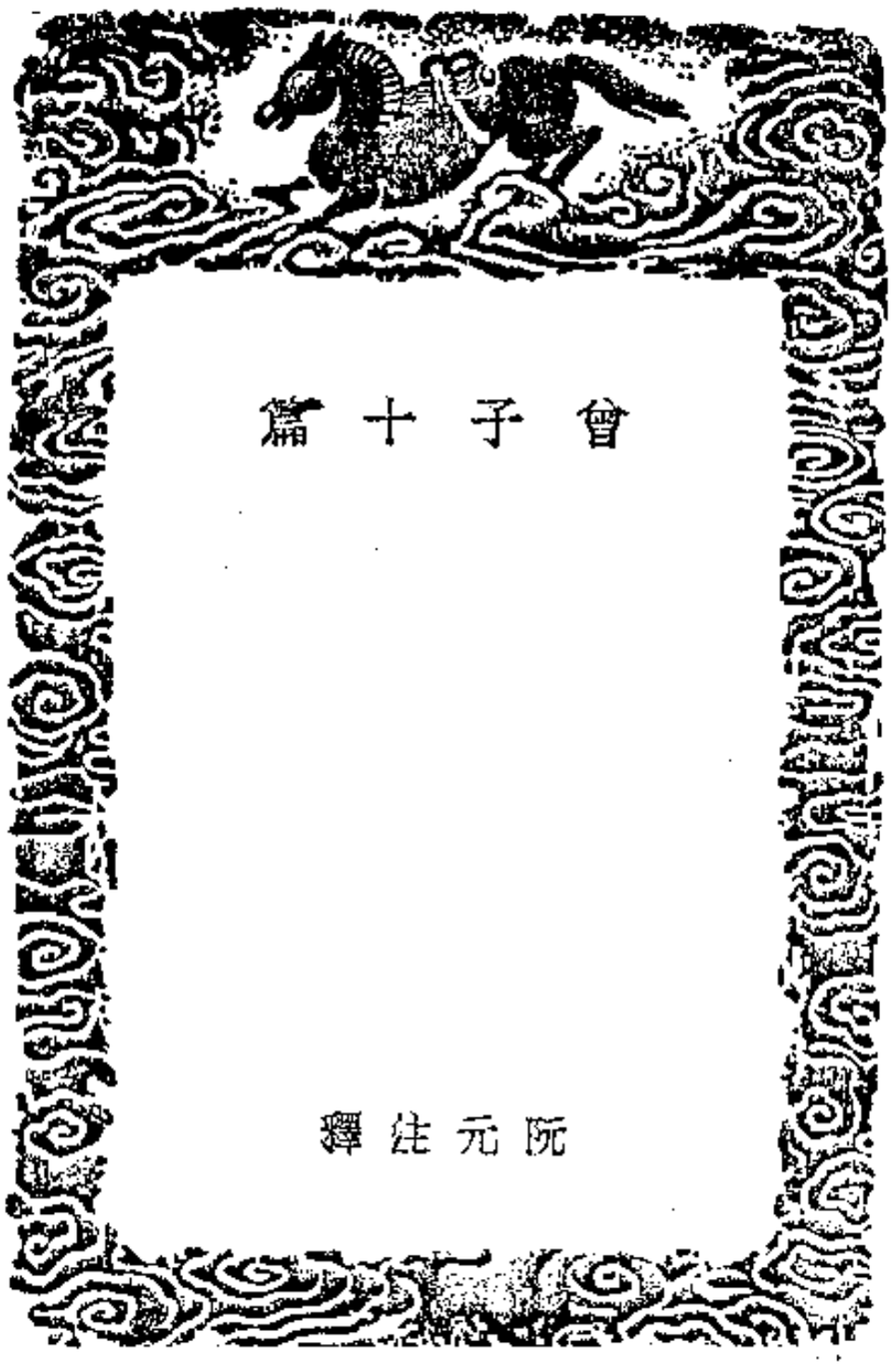
孔子宰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自反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自反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慤樂成進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也

仲尼宰（鄭注：宰、執祭也。）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鄭注：趨、讀如促。）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鄭注：漆、讀如切。）然（鄭注：然、讀如切。）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必如此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慤樂成薦其腯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禮記祭義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遽暮而奠終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懈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以此觀之孰謂由也而不知禮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遽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懈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鄭注：倚物爲偏、偏任爲跛。）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孔疏：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堂事交乎階、事尸於堂。）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記禮器

346



曾子十篇

阮元注釋

曾子十篇敘錄一卷

元謹案。百世學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漸遠者。其言亦漸異。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異。猶非親受業於孔子者也。然則七十子親受業于孔子。其言之無異於孔子。而獨存者。惟曾子十篇乎。曾子脩身愼行。忠實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今讀準父母以上四篇。實與孝經相表裏焉。忠之小者。蒸蒸必誠。節之大者。死生不奪。窮極禮經之變。直通天律之本。莫非傳習聖業。與年俱進。而非敢恃機悟也。且其學與顏、閔、游、夏、淸賢、同習所傳于孔子者。亦絕無所謂獨得道統之事也。竊以曾子所學。較後儒爲博。而其行較後儒爲庸。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然則魯哀公年間。齊、魯、學術。可以概見。後世學

者。當知所取法矣。元不敏。于曾子之學。身體力行。未能萬一。惟就復曾子之書。以爲當與論語同。不宜與記曾雜錄竝行。爰順考十篇之文。注而釋之。以就正有道。緜謂從事孔子之學者。當自曾子始。

曾子立事第一　元案。曾子曰者其身者也。此篇所言。皆脩身之事。宋高氏似孫、王氏應麟所據篇目。皆爲脩身。今本作立事者。大數本與高注所見本不同也。盖仍大數曾題。又大數十篇皆題以曾子者。戴氏取曾子之書入于雜記之中。識之以別于他論也。今以大數所收曾子爲據。故標題仍冠曾子二字。

曾子本孝第二

曾子立孝第三

曾子大孝第四

曾子事父母第五

曾子制言上第六

曾子制言中第七

曾子制言下第八

曾子疾病第九

曾子天圓第十

漢書藝文志儒家曾子十八篇　名參。孔子弟子。

隋書經籍志儒家曾子二卷　目一卷。梁。國吉參撰。

舊唐書經籍志儒家曾子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儒家曾子二卷　曾參。

宋史藝文志儒家曾子二卷

右見於正史目錄者五。

王堯臣等崇文總目曾子二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曾子二卷。曾子弟子。魯曾參也。舊稱曾參所譔。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耳。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歟。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否也。予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是以文字同舛繆誤。乃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參校。頗爲是正而

晁注遂行於曾子云。

鄭樵通志藝文略曰。曾子二卷。目一卷。曾參撰。

章俊卿山堂考索曰。曾子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員。皆見於大戴禮。蓋後人據出而爲曾子。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曾子十卷。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蓋錯揚簡注。而無曾子作大學之說。歸之曾子。已屬疑似。又改其篇目。與前篇武斷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經文。以就門目。如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節。論出師當取遷廟主。第四有子問第五。喪服第六。中庸第七第八。晉楚第九。守業第十三。省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獨摽云內篇。養老以下。皆標外篇。而仲尼閒居。不言內外。疑本有內篇字。而傳寫佚之也。其第一篇。即孝經。而削去經名。別爲標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學。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學之傳。時元有曾子行世。殆睹偶未見。故輯爲此書。凡十二篇。仲尼閒居第一。明明德第二。養老第三。周禮

第四。有子問第五。喪服第六。中庸第七第八。晉楚第九。守業第十三。省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獨摽云內篇。養老以下。皆標外篇。而仲尼閒居。不言內外。疑本有內篇字。而傳寫佚之也。其第一篇。即孝經。而削去經名。別爲標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學。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學之傳。而無曾子作大學之說。歸之曾子。已屬疑似。又改其篇目。與前篇武斷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經文。以就門目。如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節。論出師當取遷廟主。德獨摽云內篇。養老以下。皆標外篇。而仲尼閒居。不言內外。疑本有內篇字。而傳寫佚之也。其第一篇。即孝經。而削去經名。別爲標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學。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學之傳。時元有曾子行世。殆睹偶未見。故輯爲此書。凡十二篇。仲尼閒居第一。明明德第二。養老第三。周禮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曾子二卷。

元吳澄文正公集曰。豫章周還古曾子十篇。參合諸本。訂其同異。明其音訓。

朱彝尊經義考。梅文鼎曾子天員篇注一卷存。元按杭世駿道古堂集。梅文鼎傳。亦著錄此篇。元從考氏後人訪之云已散入天算叢書中。未有專書單行也。

右見於諸家著錄者十。以上皆據舊本。

四庫全書提要曰。曾子一卷。宋汪晫編。晫字處微。績溪人。是書成於慶元嘉泰間。成淳十年。其孫夢斗。與子思子同獻於朝廷。得贈通直郎。考漢志。載曾子十八篇。隋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亦載曾子二卷。蓋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二卷十篇。稱即唐本。高似孫子略。稱其與大戴禮四十九篇。至五十八篇。及雜見小戴記者。無異同。後人掇拾以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并稱有慈湖楊簡注。是宋時元有曾子行世。殆晫偶未見。故輯爲此書。凡十二篇。仲尼閒居第一。明明德第二。養老第三。周禮

第四。有子問第五。喪服第六。中庸第七第八。晉楚第九。守業第十三。省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獨摽云內篇。養老以下。皆標外篇。而仲尼閒居。不言內外。疑本有內篇字。而傳寫佚之也。其第一篇。即孝經。而削去經名。別爲標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即大學。考自宋以前。有子思作大學之傳。而無曾子作大學之說。歸之曾子。已屬疑似。又改其篇目。與前篇武斷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經文。以就門目。如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節。論出師當取遷廟主。論其當也。師行無遷主。又篇末疑也。二問相承。義皆相濟。故孔疏通爲一節。今割古者師行無遷主。至蓋貫命也。入周禮節。割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入喪服篇。文義殆爲乖隔。若云以其文有涉喪服。是以分屬。則周禮篇內。又明載三年之喪卑乎數節。爲例尤屬不純。然漢本今亦未見。先賢之佚文緒論。猶可借此以考見。則過而存之。猶愈於過而廢之矣。卷首冠以夢斗

後人摭出爲二卷。

進表。稱有晦自序。而此本佚之。惟有元汪澤民、俞希魯、翟思忠、明朱文選、序四篇。明詹瀛後序一篇。皆合二書稱之。蓋晦本編爲一部也。今以前代史志二子皆各自爲書。故分著於錄焉。（元案晦稱采曾子立事篇五篇。自曾子制言以下皆采錄不全。）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曰。曾子二卷。宣祐時趙汝臘編。

宋王應麟小學紺珠曰。曾子七篇。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劉歆之子澄集錄。

元吳澄文正公集曰。宋清江劉淸之。病曾子之粹。非十篇所該。別輯新曾子七篇。篇分內外雜。朱子聚珍板本。有曲阜孔繼約檢討廣森補注本。有高郵王懷祖給事念孫。江都汪容甫拔貢中。在朱竹君學使筠署中同校本。有歸安丁小雅教授杰校本。元今所注曾子。仍據北周盧僕射之書。博考羣書。正其文字。參以諸家之說。擇善而從。如有不同。即下己意。稱名以別之。至於文字異同。及訓義所本。皆釋之。以明從違之意。又嘗博訪友人。商榷疑義。說之善者。擇而載之。時嘉慶三年戊午夏六月。儀徵阮元。敍錄於浙江便院之揅經室。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冬十一月重栞。

未明物人。曾子誌六卷。曾承業編。子曾子二卷。元徐左達編。（元案曾子誌今亡。天一閣尚存其書。）

謹案北周書盧辯傳。辯字景宣。范陽涿人。舉秀才。爲太學博士。累遷尚書右僕射。進位大將軍。後出爲宜州刺史。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前修矣。舊文志載曾子十八篇。乃後人從大戴分出者。值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有題曰紹述本者。是樊宗師歟。案新書樊澤傳。澤河中人。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韓昌黎爲作墓誌。稱其著述甚多。是時未有刻本。盧氏所云紹述本者。或傳鈔之本歟。嘉慶戊午。儀徵相國。注釋是書。槧於浙江便院。板藏揚州福壽庭。燬於火。乙巳冬。以初印本重校。命門下晚生劉文淇、王毓

盧.同校幷識.

曾子十篇卷一

曾子立事.【注】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許愼謂森若曾參之參.晉灼.讀參爲宋昌參乘之參.音近義同.曾子.魯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立事者.曾子弟子所題篇名.此篇皆論博學篤行.愼言遠患.善義忠信.事君父、敬師長、交朋友、教子弟之事.不爲空言高論.惟以實事立訓.故曰立事.大戴禮記第四十九.今爲曾子第一.【釋曰】高似孫子略.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並引曾子

首篇作修身.與今異者.大戴篇目.與古單行曾子本.不同也.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所林反.晉灼又讀爲參乘之參.初三反者.古音相近.不假分別.所林初三二反.皆取三人同乘之義.參星亦以三星相連得名.晉灼所讀.見高氏子略.武城在二.南武城.今山東嘉祥縣之南.徒言武城.則在今山東費縣西南.孟子所言.曾子居武城.爲費縣也.史記所言曾子南武城人.乃嘉祥也.今曾子後魏列四氏學.設博士者.皆居嘉祥.制廟亦在嘉祥.作孝經.見史記.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注】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求其過.【注】盧僕射辯云.省其身.彊

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注】不能者.難學之事.彊.勉彊也.去私欲、從義.公也.故學無私慕.不是其所能.攻所不能.【釋曰】大戴官人篇曰.強其所不足.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注】孔檢討廣森云.學如不及.唯日不足.言及時.及少壯時也.【釋曰】馬總意林作及時而成.知少壯時者.本篇云.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聞.則無聞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注】學者思求高名.而捐避難能之事.故君子苟知義之所在.雖難、必勉強行之.若事易行而可立虛名者.君子不爲也.【釋曰】孔檢討云.辟音避.元、案文選閻本作難者勿辟.日日.就業.【注】曲禮曰.所習必有業.【釋曰】文選注.引此二句.無日字.據下節要見作且.今不從.夕而自省.【注】省.察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釋曰】宋本御覽.省作思.以殁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注】思將終身行之.若子路終身誦之.是也.【釋曰】案參校說.業爲義.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注】曲禮曰.請業則起.曾子問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愕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爲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此承閒復問之義也.【釋曰】王言.見大戴記曾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注】博.大通也.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悲窳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曾子博學.罕可見知.然如今儀禮十七篇.儒者已苦難讀.曾子時.禮經在魯.儒弟必十倍於今.而曾子問一篇.皆窮極變禮.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然則正禮無不學習.可知.此博學可寬之一端.故聖賢之學.不避難以就易.不遺實以蹈虛.故顏曾文學之博.同於游夏.但不以此成名.與孔子同.故曾子聰明睿智.惟孔子可稱爲魯.【釋曰】博訓.本許氏說文.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注】曾子自省曰.得不習乎.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學記

曰.視博習.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注】與.及也.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釋曰】周髀算經陳子曰.夫道術所以難通者.既學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習.既習矣.患其不能知.說苑說叢篇曰.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此唐初古本皆作爲知也.避唐治要又作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此唐初古本今亦從之.今本皆作貴其能讓也.論語作見惡如探湯.丁敬授杰云.宋人以宋音讀墨.以墨讀不.故已開其端.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注】致.致密也.【釋曰】致訓.本說文.證器陳氏注.君子博學而厚守之.【注】厚.重也.曾子美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孟子曰.篤行之.【注】篤.厚也.孔子曰.篤行之.【釋曰】篤訓.本說文.雅.孔子曰.篤行之.本中庸.徐幹中論貴驗篇引.篤言而篤行之.以爲孔子之言.行欲先人.言欲後人.【注】慮僕射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釋曰】篤訓.本說文.雅.孔子曰.篤行之.本中庸.徐幹中論貴驗篇引.篤言而篤行之.以爲孔子之言.行欲先人.言欲後人.【注】慮僕射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釋曰】篤書治要作敦.欲字今本皆作慾.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元謂.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復.謂思覆行之.絕無偏黨.【釋曰】文子.論見左襄二十五年.復我見論語孔注.思復之.必以思慮勝其血氣也.慮僕射云.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元謂.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復.謂思覆行之.絕無偏黨.【釋曰】文子.論見左襄二十五年.復我見論語孔注.思復之.必以思慮勝其血氣也.慮僕射云.君子有三戒.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注】以思慮勝其血氣也.慮僕射云.君子有三戒.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注】戰戰.恐也.曾子誦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釋曰】戰戰.詩小旻.釋文.本毛傳.君子慮勝氣.此戰戰也.【注】戰戰.恐也.曾子誦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釋曰】戰戰.詩小旻.釋文.本毛傳.君子慮勝氣.此戰戰也.【注】以思慮勝其血氣也.慮僕射云.君子有三戒.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注】以思慮勝其血氣也.慮僕射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此事必可以言之於世.言之必思復之.【注】慮僕射云.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元謂.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復.謂思覆行之.絕無偏黨.【釋曰】文子.論見左襄二十五年.復我見論語孔注.思復之.必思無悔言.【注】覆行若有偏黨.則悔其前言矣.亦可謂愼矣.【注】縕衣.孔子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注】從之復行.無偏黨.復宜其類.【注】宜.謂若詩宜爾子孫.宜其家人.類.謂朋類.即信言行之人.孝經引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宜其年.【注】年.謂久遠可行也.孝經曰.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釋曰】論本備雅.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注】憚.勞心也.【釋曰】恒與恒通.詩齊風曰.勞心恒恒.閟本恒下有也字.君子不絕小.不珍微也.【注】微.幽也.慮僕射曰.珍.亦絕也.元謂.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先王言行.傳今久矣.君子言行.信今傳後亦如之.【釋曰】閟本年作百.案成謂.人有小學微善.皆知而稱之.【釋曰】爾雅.微.匿也.善行可乘.故顯人知.【釋曰】爾雅.顯.著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顯也.【注】注.此引詩.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則周時.盧所見本是年字.閟本誤也.君子言顧行.行顧言.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注】疑者闕之.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未問不言者.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釋曰】荀子大略篇.發.此說作未問則不立.兩問則不行.其難者.【注】

僕射云.勿勿.猶勉勉.【釋曰】禮記祭義.勿勿乎.鄭注云.勿勿.猶勉勉也.詩邶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韓詩作嘒嘒.同心.韓詩作嘒勿.同心.詩十月之交.黽勉從事.韓詩作嘒嘒.同心.韓詩作嘒勿.同心.詩十月之交.黽勉從事.勉勿.勿勿.皆同.說文勿以趨民.故遽稱勿勿.是黽勉.遽.同有勿勿之義.制言中篇曰.無勿勿於設.與此義不相背.遽.猶亟也.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見不善者.恐其及己.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

【注】馬云無機穢之語君子終日言雖滿天下無口過【釋曰】無機穢本論語文論語述而篇注

論之所由生其機關也望

故君子夙絕之【注】【釋曰】論語述而篇也孔檢討云夙早也金人之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釋曰】論訓本說文漢書貨殖傳曰古之治天下至於成王周公躬聖德以興禮樂然後教化成風習俗美故頌聲興也引此言證之貨色遠之德之厚者也君子學道則愛人故能好德如好色也此論語述而篇文也孔檢討云此君子學道之人謂孔子也

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

己能亦樂人之能也【注】案習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反是則嫉以忮人【注】忮引也己雖不能望人能之反是則引人同入於不能惡人之長恐形己短【釋曰】忮論訓本說文改忮作嫉非是

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注】盧侯射曰不促速之元謂恐非長難反退故曰緩而柔之使自求之【釋曰】後漢三句本大戴記入官篇篇首增緩字趣作趨

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注】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縱惡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無私矣【注】難舒諡縱乃恭安遲寬也故願加人以小人之名又不儉退退而不能遠徒疾之太甚者必激爲亂也欲惠于人不能儉也徑如句股之弦也【釋曰】周禮冬官匠氏掌縣之檀行徑論者徑亦有直義但論之方正者必迂遠若如句股取弦之邪直爲徑則速捷故鄭氏注曰徑猶射邪趨疾趨隧也各本皆作趨蓋矣義長今從之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注】盧侯射云諱國諱禁國若孔檢討云故獻子讓於具敖孟氏問於臞鹿【釋曰】具敖見昭公九及左傳六年

不服輦色之服【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皆有采色不雜糅也輦者輿侍之乃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釋曰】知輦爲輿者僖引檀弓以證之者以下有輿侍之文知之

不稱懼惕之言【注】懼惕危厲也言其國之隱患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釋曰】盧注文韶謂此句當作補則不復矣亦誤解補字也

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注】句義見考工記孔檢討云過於矩爲倨不及矩爲句元謂倨者倨之過也如朱紘繆圓丹朱中衣皆華色之服奢而倨也【釋曰】孔檢討云句音鉤

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注】徒稱懼惕之言其國不信反致禍患曾子曰人是國也言信乎舉臣則留可也【釋曰】白故曰至言也三句相連上二句言華色之服爲言下一句言懼惕之言爲言曾子語見戴禮禮器篇

君子終日言不在

討云存在皆察也察人往行來行知其過改否【釋曰】存在訓察本論雅

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

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矣【注】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釋曰】衆書治要那下有矣字各本皆無

君子亂言

而弗殖。【注】殖、生長也。【釋曰】殖、詩本左昭十八年杜注引國本作匆。神言弗致也。【注】盧僕射云、怪、力、亂、神、子所不語。道遠日益云。【注】云、乃矣字之譌。荀子彙此語作矣。元謂、致如致詰也。【釋曰】致、詩本義文作載、成九年左傳作載、如字。致友明人本首下有而字。道遠日益、義與此同。楊倞云、言道久遠、自日有所益。曾子疾病篇曰、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其言日益、義與此同。衆信弗主。鹽言弗與。【注】盧僕射云、僉議所同不爲主。元謂、位非君卿、不當主衆信。極知鬼神曰鹽、與、讀如百工與居之與。【釋曰】盧據大典改作對、注疏本、纂圖互注本、閩本、監本、毛本同。通用考證法解、與讀見考工記者職。人言不信。不和。【注】孔檢討云、和、讀唱和之和。君子不唱流言。不折辭。【注】孔子曰、大人不倡流言。折、如折獄之折。猶折人之辭也。【釋曰】孔子言見禮表記。表記疏古字通借。不陳人以其所能。【注】陳、列也。多列所能示人也。致遠恐泥之小道。爲膠也。固也。【釋曰】說文、戴本歌名、以其堅強、故釋能。能與耐音相轉、故漢書藝文志能傳、能稽、能畢、師古注、謂能爲耐。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謂耐爲能也。倒推之、能亦耐也。各本作巧言令色、能小行、惟閩本作巧言面無能、閩本是也。各本蓋有缺爛之字、校者據以令色二字補之耳。閩本作雖爲仁矣、論語曾子曰、雖與童爲仁矣、詞例與此同。各本皆作於仁於乃爲形近之誤、又案脩證、皆以篤字連下四字斷句、其義難通。嗜酤酒。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注】好學雖多、選徒無定、用必躁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注】知人雖多、所親必擇、學教雖博、所行必算、算、選也、撰也。甘誓曰、巽乎三子、者之撰。【釋曰】算字與選撰義通、漢書公孫賀傳、車丞相傳、重引論語作斗筲之人何足選也、撰訓爲數、亦算我也、周禮大司馬、撰車徒、後鄭讀撰爲選、得學術之義、與此同也。多言而愎焉。【注】多言不雖、無酒酤我、箋云、酤、買也、淮南泛論訓云、良可直屬禮司農云、猶其以屬連飲食於市者也。【釋曰】詩小雅記王訓所云、屬飲從於道十以上連飲、即小爾記王訓所云、屬飲從於道於屠酤之肆、是此義也、鄉居高安本作鄉、李奉奐云、六色能小行、惟閩本作巧言面無能、閩本是也。各本蓋有缺爛之字、校者據以令色二字補之耳、閩本作雖爲仁矣、論語曾子曰、雖與童爲仁矣、詞例與此同。各本皆作於仁於乃爲形近之誤、又案脩證、皆以篤字連下四字斷句、其義難通。嗜酤酒。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注】好學雖多、選徒無定、用必躁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注】知人雖多、所親必擇、學教雖博、所行必算、算、選也、撰也。甘誓曰、巽乎三子、者之撰。【釋曰】算字與選撰義通、漢書公孫賀傳、車丞相傳、重引論語作斗筲之人何足選也、撰訓爲數、亦算我也、周禮大司馬、撰車徒、後鄭讀撰爲選、得學術之義、與此同也。多言而愎焉。【注】多言不雖、無酒酤我、箋云、酤、買也、淮南泛論訓云、良可直屬禮司農云、猶其以屬連飲食於市者也。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注】暴、慢也。慢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注】畏於鬼神、恭於君卿。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執。則無執矣。【注】執、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孔子曰、吾不試故藝。又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孔子以詩書禮樂射御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今三十四十之間無執、則學不能及矣。無執者、不能學周禮威儀、不能通詩歌鐘律、不能閑習射御、不識六書形聲、不明九章算數。【釋曰】說文本作執、許云、捕人所加、無罪闕本補作無執、執之謂也、即無執字略爲林堂作則無執、今據改爲執。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注】孔子曰、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釋曰】舊本脫明無聞三字。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及國本皆有之。閻若璩朱子論語集注作則不聞矣。是讀聞爲平聲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注】勉、謂爲免。漢書薛宣、谷永傳。皆以勉爲免。古字可互借也。可免者。言不足責。【釋曰】閻本作免者。汪曰不解妄改之。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注】詩書禮樂諸藝文。皆當諷誦。古今爲學之道。當論議。【釋曰】荀子大略篇。此曰少不諷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注】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釋曰】孔子之言。荀子宥坐篇所引。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注】孔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其不悟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注】盧僕射云。悟、亂也。王紿事念孫云。誣讀爲輕。字形近而訛也。文王官人之義也。【釋曰】大宰則亦職輕浮。故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觀其不輕。言見儀行。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注】孔子曰。居處不淫。飲食不溽。【釋曰】孔子言見儀行。利之而觀其能讓也。【注】樂記曰。見利而讓。義也。居哀而觀其貞也。【注】盧法。外內用情曰貞。故樂正子春母死。五日不食。曰。自吾母而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釋曰】讓本通用。書讓法解。樂正子春事見禮弓。居約而觀其不營也。【注】約不惑亂。乃爲安貧。【釋曰】元本程本殿本皆作厚。受祿。荀子雜篇下。亦有厚受祿語。盧校本作貧厚誤。非也。荀子大略篇此云。無益而厚受之謂也。好道煩言亂。惡煩言、惡爭之言。春秋左氏傳曰。噴有煩言。賊、殘賊也。【釋曰】煩、煩一聲之轉。故本孝篇曰。煩言不及于己。大孝篇曰。惡言不及于己。又左傳定四年傳杜注曰。煩言惡爭人之謗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注】矯、詐爲也。嘉后孔疏安傳注。道言而飾其辭。虛也。【注】不能辭當居貧。尸位受厚祿。是竊矣。【釋曰】元本程本殿本皆作動。元本作勤。元本作勤。元本作動。元本作勤。元本作動。元本作勤。元本作動

論語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愚者從。弱者畏。【注】愚者。徒從不能爲。弱者。欲爲而畏難。不愚不弱。執誠以强。亦可謂棄民矣。【注】自執誠說。强不爲善。孔檢討云。强。讀屈强之强。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注】孔檢討云。復。貳也。夙絕之。則不貳過也。貳而改之。猶無過也。【釋曰】篆書治要。絕之下。能改下。無爾也字。今本皆有。王給事云。次下脫生字。上云。論之所由生。自懷懷也。是故君子夙絕之。此當脫生字。無疑。元案。甘麥文法。有以而字直接上文者。如上而無常位是也。故生字亦未敢遽增。臨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注】盧僕射云。淫。大也。元謂。栗。慴也。濟。成也。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論語。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釋曰】栗與慄通。爾雅曰。慴也。左傳二十年傳。以人從欲。鮮濟杜注。濟成也。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注】家國若同。其理不爽。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也。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注】盧僕射云。乂。治也。元謂。四封。四境也。孝經。天子之孝。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保其社稷。卿大夫之孝。守其宗廟。士之孝。守其祭祀。庶人之孝。謹身節用。此曾子臨事而栗之道。【釋曰】孔云。勝平聲。羣書治要。又下損之下。勝下皆有也字。今本皆無之。又羣書治要。大夫下無士字。案作慄。今不從之。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注】盧僕射云。不以貌勞徠之。導之以道。而勿强也。【注】導以道。謂教子以通變制行。勿强。謂不責善。曾子子貢元。曾申。若賢。曾申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謂除也。可以子視之。元謂。司。臣司。事於外者。【釋曰】說文。承從巫省。大戴朝事。大夫爲丞。摺小臣作承。文王世子。有疑丞。大戴保傅篇作承。是二字。又相通借。書酒誥。宗彝。王司敬民。史記作嗣。嗣司通也。鐘鼎文亦多通借。經字尚賢上篇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皆司之借也。司訓本說文。嗣本作臣。非是。取所予從政者矣。【注】予讀如與。所予從政謂家臣也。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注】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宮室。指妻子所處而言。【釋曰】荀子大略篇。此文曰。陽子其宮室。猶川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川刑罰於萬民也。楊倞云。宮室。妻子也。孔檢討云。此與字與上子字互訛。元謂。二字古人每通。非誤也。是故爲善矣。【注】賢能之友。無失所守。即可與終身爲友。此守約之道。

凡一千七百八十六字。【釋曰】晉校本記云。凡一千七百六十字。其與今字數不合者。係寫有訛脫也。孔本比晉校多二十七字。元今校定凡一千七百八十六字。

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謂一貫者。事君親處世。皆以此忠恕行之。此聖賢設言立身之實行。曾子學於孔子者也。非有獨傳之心。頓悟之道也。貫。行事也。一。諸若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壹壹。專也。皆也。孔子之道。皆以忠恕行之。孔子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專務實行。非但學識。與告曾子之一貫無異。【釋曰】孔子許曾子四德之言。見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忠恕違道不遠。見禮記中庸。引之者。欲明曾子所言一貫忠恕之道。即中庸孔子所言絜矩之道。在乎躬行。非有猶博之心法。當下之大悟也。合觀孝經論語中庸曾子。其平易近人。誠實力行之道可見。解事高論矣。論語一貫。乃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理實入於禪。且又何解於子貢之一貫也。訓貫爲行事者。解稽詁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貫。習也。禮職方。使同貫利。論語先進。仍舊貫。傳注並訓爲事。漢諸谷永傳云。以求貫行。後漢光武十五王傳云。奉承貫行。皆以此行之。門人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所謂忠恕。即中庸之忠恕也。故孔子又告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觀此則一貫之旨。訓爲皆行。其義更顯。告子貢與告曾子。非有二義也。廣雅。貫。事也。書禹貢。三載貫。本於一曾子默悟而貫通之。此理實入於禪。且又何解於子貢之一貫也。訓貫爲行事者。解稽詁貫事也。廣雅。貫。行也。詩碩鼠。三歲貫女。顯

唐開注、與訓本同雅微訓本左昭二年杜注　孝子游之暴人違之【注】王紿事云、游、遠出、元謂、由之謂、素位而行、曾子曰、

思不出其位、違之、謂與險徼幸、【釋曰】游由通借　出門而使、不以貳爲父母憂也、【注】奉君師親使出

門、不以疑惑、貽父母之憂、【釋曰】戰國秦策及史記甘茂列傳劉向新序雖載甘茂殺人曾母投杼之事、皆諸子設言而不顯有背於道、證曾子此言可知後之傳也　險塗隘巷、不求先

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注】盧僕射曰、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元謂、曾子曰、舟而

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釋曰】曾子言見呂氏春秋孝行覽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

【注】肆、遂也、曾子養曾哲、嗜酒肉、必請所與、況使人敢專乎、春秋左氏傳曰、專命則不孝、【釋曰】此謂本不世雅　父

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注】盧僕射云、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元謂、論語曾子曰、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又能事父之朋友、

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注】孝經曰、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舉者、子率己之朋友也　君子

之孝也、以正致諫、【注】君子者、盧僕射云、謂卿大夫、元謂、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正、

謂正道、【釋曰】盧注謂字、今本誤作諫字、盧召弓舉士改　士之孝也、以德從命、【注】德命則從、非德亦諫、荀子曰、孝子所以

不從命者、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哀、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

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宋可以從而從、是不哀

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誠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釋曰】見前章　庶人之孝也、以力

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謹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注】【釋曰】見前章　庶人之孝也、以力

惡食、【注】孔檢討云、惡食、言養以甘美、自食其惡者也、元謂、孝經曰、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任善、不敢臣三德、【注】任善、用賢也、盧僕射云、謂王者之孝、三德三老也、曰

慶通曰、不臣三老崇孝、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注】義輔、謂諫也、盧僕射云、論

於道、【釋曰】案本無子字有之高安本無之有子國本作子之　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注】

【注】不義則諫、義則聽從也、孔檢討云、微諫、幾諫也、【釋曰】案書治要無此字、按此當是淺人據論語或改之、或刪之　慤而不愆、是以家室和平、無咎故也、咎、災也、故、謂可憂之事也、

孝矣、【注】孝者、子與父母、樂而不違、諫而不倦、是以家室和平、無咎故也、咎、災也、故、謂可憂之事也、

孟子云。兄弟無故。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孝經曰。明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釋曰】文選晉叔夜幽憤詩注引此作可爲孝矣皆異訓本說文訓故爲憂事者。檀弓鄭注云大故謂喪憂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注】小人。恩民也。入。納也。敬而不忠。則不能納諫於親。孔檢討云。敬而未安。是色莊也。【釋曰】說文曰。入內也。內與納同。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注】將。猶送也。入。亦納也。【釋曰】將訓本爾雅。飲食移味。居處溫愉。【注】移。易也。愉。樂也。曾子養曾哲。必有酒肉。問有餘。必曰有。曾子養曾哲。常以諧偕。是以曾哲眉壽。孔子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釋曰】移義訓。本禮記鄭特牲鄭注酒肉說出孟子盡心篇。故小戴記。呂覽。哲緝緝成書。祭義及孝行覽。多從此篇采出。大戴禮記弟五十二。今爲曾子第四。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注】尊親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如大舜以天下養。周公嚴父以配天。士大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辱者。不恥其親。不災其身。養者。謂養志。【釋曰】曾子曾學與事不敬及天子諸侯之事。然孝經受業。嘗聞孔子之教。故篇中大孝。及塞天地。衝四海。博施備物。皆通天子諸侯爲言。今故引孟子孝經之義以證之也。不辱。亦謂親與己身面言。小戴記作弗辱。知養爲養志者。下文曾子不敢自居於孝。故知與庶有別。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注】鄭司農云。公明儀。曾子弟子。【釋曰】此用小戴鄭注小戴經文作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注】盧僕射云。凡言於事親。未意。則先意舉之。親若有志。則承而奉之。元謂。諭。猶諫也。【釋曰】段道小戴作於道案注諫本曾子從小戴錄出。故亦作於道。盧注凡言於事。戴校本改爲凡言與事。王給事疑爲當作凡言事於今皆不從。宋本敬而奉之。今本或作承而奉之。誠雖堂云。親本可納諫。此吾不能先諭親於道之過也。若不可納。此吾忠敬不足動親之罪也。元謂。辭者。自以爲辭。【釋曰】可入也。自是曾子引孔子之言。以證己言入忠孝之義。各宋本皆訛爲入字。戴校殿本以爲入字是也。然未可徑改。故改字讀之。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注】詩。衛風凱風之三章。此七子自引罪以爲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注】詩。小雅小宛之三章。舍。釋也。自釋其過。則親任之矣。孔檢討云。不使父母有可恥之行。所謂無忝也。【釋曰】忝。辱。每相通借是故

可以不知人。又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故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壹孝壹弟。可謂知終矣。【注】壹。無貳心也。專也。知終。謂知其終身。【釋曰】立事篇宋曰。亦可與終身矣義與此同。舊皆治要故下無曰字。今本皆有。又弟弟作悌弟。今不從之。又今本作一孝一弟。蓋涉治要作壹孝壹弟。壹字義長。當是淺人改爲一字。左傳文三年。與人之壹也。杜預注云。壹無貳心。禮記大學。壹是皆以脩身爲本。鄭氏注。壹猶專行是也。

凡三百二十七字。【釋曰】舊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下有類別二小字。又云。凡三百二十四字。孔校本比舊本多二字。疑子曰二字衍文。元謂。宋可據從今定爲三百二十七字。

曾子大孝。【注】此篇論孝以尊親爲大。義本孝經。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而言。當時學者奉爲法言。故小戴記。呂覽。哲緝緝成書。祭義及孝行覽。多從此篇采出。大戴禮記弟五十二。今爲曾子弟四。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注】尊親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如大舜以天下養。周公嚴父以配天。士大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不辱者。不恥其親。不災其身。養者。謂養志。【釋曰】曾子曾學與事不敬及天子諸侯之事。然孝經受業。嘗聞孔子之教。故篇中大孝。及塞天地。衝四海。博施備物。皆通天子諸侯爲言。今故引孟子孝經之義以證之也。不辱。亦謂親與己身面言。小戴記作弗辱。知養爲養志者。下文曾子不敢自居於孝。故知與庶有別。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注】鄭司農云。公明儀。曾子弟子。【釋曰】此用小戴鄭注小戴經文作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以道。【注】盧僕射云。凡言於事親。未意。則先意舉之。親若有志。則承而奉之。元謂。諭。猶諫也。【釋曰】段道小戴作於道案注諫本曾子從小戴錄出。故亦作於道。盧注凡言於事。戴校本改爲凡言與事。王給事疑爲當作凡言事於今皆不從。宋本敬而奉之。今本或作承而奉之。誠雖堂云。親本可納諫。此吾不能先諭親於道之過也。若不可納。此吾忠敬不足動親之罪也。元謂。辭者。自以爲辭。【釋曰】可入也。自是曾子引孔子之言。以證己言入忠孝之義。各宋本皆訛爲入字。戴校殿本以爲入字是也。然未可徑改。故改字讀之。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注】詩。衛風凱風之三章。此七子自引罪以爲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注】詩。小雅小宛之三章。舍。釋也。自釋其過。則親任之矣。孔檢討云。不使父母有可恥之行。所謂無忝也。【釋曰】忝。辱。每相通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注】直。特。古音義相通。詩實維我特。韓詩作直。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注】不莊。不忠。不敬。不信。無勇。皆易致鬬害。受刑罰。毀傷身體。辱及其親。故孟子曰。事就爲大。事親爲大。守就爲

大守身爲大。高誘云。莅、臨也。杜欽云。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班固云。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孔子曰。我戰則克。鄭司農云。遂、成也。【釋曰】小戴記。身有上別出曾子曰三字。又身及乎身作載。及於親。禮記釋文。本又作災。及於身。大戴舊校本。亦云身一作親。宋本或作災。及其身。及五者不逮。呂覽作五行不逮呂氏者。作身也者。行親。作行父母。居處上無故字。災者。作親也者。行親。作行父母。居處上無故字。災及乎身作載。及於親。禮記釋文。本又作災。及於身。大戴舊校本。亦云身一作親。宋本或作災。及其身。及五者不逮。呂覽作五行不逮呂氏春秋孝行覽。信作篤。高誘曰。篤信也。及乎身。亦作及於親。注引高誘說者。呂覽注也。杜欽說者。漢書杜欽傳疏中語。卽本曾子也。班固戚者。白虎通喪服篇也。孔子言見禮器。鄭司農說見小戴注。呂覽高注亦同。鄭字乃六朝以後俗字。故依小戴改之。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注】烹烹熟、熟穀。鮮、鵝爲羶。肉氣也。香、穀氣也。【釋曰】小戴作烹熟。羶作亨孰。孰與熟同。無故字。大戴舊校本云。鮮一作羶。今按烹熟羶腥。無故字。大戴舊校本云。鮮一作羶。今按烹熟羶腥。羶作亨孰。孰與熟同

之禮於三孝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曰。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釋曰】小戴作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禮以祀之。此之謂慎終。小戴義通於此。盧氏注謂哀爲三年之服。祀爲作祆之祭。非是。曾子終身之言。見內則。

月不出。猶有憂色。【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春秋公羊傳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釋曰】小戴無傷腹二字。呂覽無其字。傷腹作心。盧文弨校本玉篇小戴一作逆出言下有而字及於己作反於身。孔疏云。定本作及字。又無然后矣三字。愛作益。曾子言見孟子所引。注公羊傳。見昭十九年。言加損皆得宜也。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注】問諸夫子。夫子孔子。【釋曰】呂覽作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盧文弨校本玉篇小戴一作逆出言下有而字及於己作反於身。孔疏云。定本作及字。又無然后矣三字。愛作益。曾子言見孟子所引。曾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釋曰】呂覽無之字。傷腹作心。盧文弨校本玉篇小戴一作逆出言下有而字及於己作反於身。孔疏云。定本作及字。又無然后矣三字。愛作益。曾子言見孟子所引。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注】盧僕射云。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也。元謂。生之。歸之。皆指性行而言。【釋曰】呂覽歸之下無可謂孝矣句。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注】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釋曰】引論語泰伯篇爲證。呂覽其體下多不損其形四字。可謂全矣作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注】親中道。則子從。不中道。則子諫。諫而親不用。則親行之不中道。如由己致之。代親受過。更思復諫。道是以盛頃歧爲頃者。義本戴文。讀頃爲跬。本鄭氏禮記注。頃與跬。古音相近而借。故荀子勸學篇作蹞。漢書息夫躬傳作窺。皆假借也。跬字之義。散見司馬法方言小爾雅。頃步之不敢忘也。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而不諫。亦非孝也。【注】孝經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強諫而不從。不善諫也。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注】徑。步邪趍險也。司馬相如賦曰。徑峻趍險。孔檢討云。浮行水上曰游。潛行水中曰泳。呂覽。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盧僕射云。殆。危也。【釋曰】徑與游對言人徑之。非路徑字也。故引上林賦以明非是小戴一作逆出言下有而字及於己作反於身孔疏云定本作及字又無然后矣三字愛作益曾子言見孟子所引字。第二舉是下有而字。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然后不

忿。孔疏本玉篇小戴一作逆出言下有而字及於己作反於身。孔疏云。定本作及字又無然后矣三字。愛作益。曾子言見孟子所引。單本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注】非孝者。暴天地生物之仁。違王者用物之義。周殺山虞。此節二十八字。小戴原在此之前也下疑大戴舊本脫此章故未計入字數。後人從別本校補。遂附之篇末。不與前文相屬。元今定爲六百八十二字。

凡六百八十二字。【釋曰】盧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蕭刻二小字。又云。凡六百五十五字。孔云。今多二十八字。案章本以下二十八字。小戴原在此之前也下。疑大戴舊本脫此章故未計入字數。後人從別本校補。遂附之篇末。不與前文相屬。元今定爲六百八十二字。

曾子事父母。【注】此篇論難諫及事兄使弟之道。大戴禮記弟五十三。今爲曾子弟五。

凡六百八十二字。【釋曰】盧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蕭刻二小字。又云。凡六百五十五字。孔云。今多二十八字。案章本以下二十八字。小戴原在此之前也下。疑大戴舊本脫此章故未計入字數。後人從別本校補。遂附之篇末。不與前文相屬。元今定爲六百八十二字。

曾子事父母。【注】此篇論難諫及事兄使弟之道。大戴禮記弟五十三。今爲曾子弟五。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注】盧僕射云。單居離。曾子弟子也。【釋曰】單居離事不見於他書。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注】親中道。則子從。不中道。則子諫。諫而親不用。則親行之不中道。如由己致之。代親受過。更思復諫。道是以盛頃歧爲頃者。義本戴文。讀頃爲跬。本鄭氏禮記注。頃與跬。古音相近而借。故荀子勸學篇作蹞。漢書息夫躬傳作窺。皆假借也。跬字之義。散見司馬法方言小爾雅。頃步之不敢忘也。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注】孝經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強諫而不從。不善諫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注】盧僕射曰。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之。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元謂。達善者。但達善道于親。而不敢強爭強辨。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亂。【注】諫親者。但求因諫而親免於過。若言由己之諫。使不賢之親。轉爲賢人。則是揚親過。而自立名。大亂之道。孝子無私憂。無私樂。父母所憂樂。孝子唯知有親。故憂樂相同。孟子曰。父母之愛子。憂之而已。子之愛父母。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注】孝子唯知有親。故憂樂相同。孟子曰。

360

舜五十而慕。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巧變者。若舜在牀琴。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釋曰】孟子言見萬章今本脫無私發三字丁教授云方正學通志堂
據甘子篇引此有三字今據以補此節則宋本甘子明初尚未亡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非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子之道也。【注】坐如祭尸之位。立如致齊之時。

皆非敬也。上問下曰訊。齊色。整齊顏色也。成人。謂學有成立之人。祭義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釋曰】訊訓本公羊僖十年何休學齊色之義本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又案曲禮之言多從諸子記錄也若
夫坐如尸立如齊八字正義曰鄭司農注小戴以夫爲丈夫誤矣愈校云一本無者字　飲食以齒。【注】孔檢討云。以長幼也。力事不讓。辱事不齒。【注】孔檢討云。方正學通志堂
解作辭讓。兄事之不遺其言。【注】盧僕射云。奉其所命。元謂。兄謂若況。況。若尊大之然。言謂兄所命言。

【釋曰】兄本是兄。非比他人而兄事之。爲爲言兄塲遵古人讀字。每有緩急。兄況也。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詩大雅倉兄填兮。瞻兄斯引詩謂爲悅是此義也。此節下文則兄事之亦同此例　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以爲己望也。【注】爲己所表望。【釋曰】孔云尊事通

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嗇事不失時也。【注】盧僕射云。謂若越。【注】重申禮小之義。孔檢討云。曲禮曰。並坐不橫肱。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釋曰】
夫弟者三字重申禮小與下未成於弟相關。孔謂當在飲食以齒之上誤非　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注】盧僕射曰。正以使之以弟道。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注】元謂。兄謂若況。況。若尊大之然。言謂兄所命言。

【釋曰】原雅。容養師也。容養。聲轉義同。猿文容字。不但从谷。谷亦當爲聲。古音東冬侵轉。故詩車攻以同韻調。猶猿以我韻務。是其驗也。猶雅東風謂之谷風。谷謂若容容養也。老子谷神不死。谷字即容之假借字。故河上公訓爲養。此古義也　養之
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注】內。謂家室。外。謂朝廷交游。越之。謂揚其過於外也。【釋曰】猶雅釋言曰越揚也　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嗇事。不失時也。【注】盧僕射云。謂歷委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

【注】盧僕射曰。正以使之以弟道。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注】元謂。兄謂若況。況。若尊大之然。言謂兄所命言。

若。亦如事兄之道養之也。中養不中。賢兄之道也。【釋曰】此非兄而兄事之故須識知本字　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注】詘。猶屈也。詘事兄之道於弟。猶不可化。則舍之。舍。釋也。洪震煊云。釋之以須其後。【釋曰】詘與否釋若

義皆相同洪說本禮記學記鄭注學記曰雖含之可也鄭注云含之須後鄭言皆釋之以俟其後非決棄之此義是也盧注益謂之非是　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注】孔檢討云。自。亦由也。言禮貴由其大者。不謂能由其小者。與謂也。小正傳曰。其必與之獄。【釋曰】爾本不上多

飲食以齒。【注】盧僕射云。以長幼也。力事不讓。辱事不齒。【注】勞苦之事。先代長者。卑使弟之道。非論

【釋曰】丁教授云。案論危事不齒。意與此同。此段補論事兄之道。孔注曰不以齒長辭勞事。非也。注勞苦句見荀子修身篇　執觴觚杯豆而不醉。

使弟之道。孔注曰不以齒長辭勞事。非也。注勞苦句見荀子修身篇

【釋曰】一升至曰觴。此禮記疏所引韓詩說也。引玉藻考工記。以明四者皆飲器。別於盧注也　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注】干。犯也。兄有逆色。不犯之。孔檢討云。行而張拱曰翔。不見顏色。言勞而無憾。禮不與小之自。以上

凡三百六十三字。【釋曰】此篇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三百六十一字。今定爲三百六十三字。

曾子十篇卷三

揚州阮元注并釋

曾子制言上【注】制言、有裁制之言、可以爲法也、分上中下三篇、大戴禮記第五十四、今從

無道故若、【注】盧侯射云、且自如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注】孔檢討云、求、拘罪人也、淮南子曰、求不孝不弟、殘暴傲悍而罰之、故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注】夫行之行、急讀之、【釋曰】上行去聲、下行平聲、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注】孔子兄堯衣裳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敬貴也、孝、畜也、老者畜養之、惠、仁也、【釋曰】孔子事見論語子罕、孝者、畜也、惠仁、惠本或文選書注皆作慧、少作小、今不從之、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注】則行之行、急讀之、行既立、則可以爲義、以宜其類、【釋曰】上行平聲、下行去聲、宜類見立事篇、今之所謂行者、狗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注】盧侯射云、衡、橫也、元謂、不循正道、矯強自立、【釋曰】此行字去聲、天下無道、

也七字六朝以前有之玉篇引鄭箋所讀若趣字面誤遂爲詩本字階唐之間又脫去鄭箋七字故陸釋文無趣音不然樵棲左右趨之傳曰趨趣也箋云促挾於事設緣經字爲趣毛不容緝以訓之且鄭箋後趣爲疾益可知此證走爲趣也證周書文酸解云機非堅不固水非水不流　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注】席僕射云分重舍輕班白不任

弟達於道路也元謂坐用席臥用袒席有首尾尊者易知無席而欲寢尊者則必安其趾於衽士昏禮曰御袒于奥北止止同趾趾足也【釋曰】古人之席有首尾故公食大夫禮云燕席疏卷白宋故易知也引士昏禮者雜以明經尊者之趾也　使之爲夫人則否【注】

此夫字及下夫杖夫字皆老字形近之訛篆字老作耆言當使之人其年或老則止近市無買無買在田無野行無據旅【注】此皆言安老之義老者雖近市不買買雖在田不野宿攜旅猶周禮羈旅言老者雖行路不羈據旅舍負趾否及賈野旅各以三字爲義【釋曰】說文曰賈坐賣也周禮地官遺人羈旅後鄭注過行寄止者故書羈作寄杜子春云寄當作羈又旅亢本誤作依戴本從之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注】以上皆申言人非人不濟之義仁道也安老如此則凡

【釋曰】列女傳楚平伯嚭曰幸而明之注引訓本詩檿輯毛傳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注】富而苟且無禮不若貧而有譽也周禮地官遺人羈旅後鄭注

老杖者可因依篤厚矣【釋曰】說文曰篤馬行頓遲也　安貧有令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注】盧僕射云見危致命死之榮也【釋曰】列女傳楚平伯嚭曰幸

與同生面辱不如死而榮此古語

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注】可避而不避是殉名也

【釋曰】呂氏春秋士節篇云遺生行義視死如歸語本乎此蓋仲尼亦見春秋繁露竹林篇彼引此無矣字也字與字下多若字

不可避而死君子之榮也曾子愼言遠辱務全其身然當大節大義則毅然視死如歸百世後忠臣孝子之防皆立於此故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曰

【釋曰】此自是古語而曾子述之史記老子列傳老子曰善賈者若虛君子有盛德容貌若愚何是此言而有道藏之此老莊之學所以大異於孔曾也

君子有盛教如無【注】良賈不自衒其貨君子不自於其學非有意匿之也故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虛無相訓【釋曰】此自是古語而曾子述之史記老子列傳老子曰善賈者若虛君子有盛德容貌若愚何是此言而有道藏之此老莊之學所以大異於孔曾也

也　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爲達矣【注】達通也通於學也

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注】比賢如見賢思齊焉

險道難通之道君子之學難者弗辟也率行既久乃漸通達無一旦頓徹之效【釋曰】率循謂本前雅循若循牆而走循山而南蓋積步成里積里成百始能漸次及遠故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亦謂次第漸進故聖門教學與年漸進非積學多年而悟徹在一旦也鄭書治要循作循字誤義短今不從　今之士則其知不足【注】臧鏞堂云知不足而欲作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孔曾之學貴博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知足矣【釋曰】知平聲　是以惑閽惑閽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注】閽之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注】孔檢討云無相知者曾子曰何必然往

矣有知焉謂之友【注】盧僕射云曰友之也無知焉謂之主【注】孔檢討云若主顏擊由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注】

言人親之若兄弟。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盧僕射云。故曰。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釋曰】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九引此無立字。無爲字。弟下有也字。或兎孔子曰效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注】盧僕射云。庸用也。孰誰也。

凡五百七十六字。【釋曰】岱校本有凡三章三大字。新刻二字。又云。凡五百七十六字。孔氏定爲五百六十四字。元今定爲五百七十六字。

曾子制言中。【注】大戴禮記第五十五。今爲曾子弟七。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注】能謙若愚。無於福惰佚之心。故能顯達。無浮慕躁忿之志。故能寧靜。【釋曰】說文。能獸堅中故稱賢能。經籍中又多以耐爲能者。耐爲能假借字。耐事即能事。其義相同。其音略轉耳。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注】盧僕射云。言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注】盧僕射云。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注】羞惡也。言行見惡於君。故逐。言君子立朝非君。當正直不阿。及民。損下之憂也。【釋曰】岱本作懷。宋元本訛作博。文選楊子幼報孫會宗書注。引此作懷。射云。謂其守也。元謂。道猶路也。【釋曰】注容甫云。此說乃在之訛。孔檢討又疑改正文爲仁。因下有仁智條節也。元謂此不必改。我之爲惡。轉義近。故說文廣雅皆曰。長惡也。惡亦正解。下不受言行義也。【注】盧僕射云。其功守之義。【釋曰】此謂其功守之義。亦注文而宋本誤入正文。孔氏以上二句注例此。改歸注。是也。正給事云。其上似仍脫一謂字。有知之。則願也。則君子之直言直行爲甘。

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注】不自張其功守之義。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注】君雖不受。臣必盡忠。乃所以爲道仁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捥。四支不被。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吾不與處。損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注】聖門論交。各有不同。故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皆乃有士者之恥。此曷士之勿以直言直行爲悔。所謂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詩小雅小弁之六章。【釋曰】盧云。宋元舊本並以注手足十一字入正文。又誤即爲節。今改正。是也。戴校本孔本。並謂詩詞十字亦注文。則非也。則此戴據水樂大典本改作此。則今不從。凡戴所云大典本仍不足深據。故皆宋從有士戴本改作有士。亦非。詩毛傳云。墐路冢也。是故君子

張不同。故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釋曰】各本皆以此三十七字。合前注人而不仁。不是友也八字。共四十五字。皆爲吾先親也下盧氏注文。學者久已疑其不類矣。注容甫謂疑周公

以仁爲尊。天下之爲貴。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則仁爲貴也。【注】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尊爵、猶下富貴爲言。曾子曰。管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釋曰】汲古閣校云。一作君子天下之爲仁。則以仁爲尊也。天下之爲富。則以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則以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注】馬宗槤云。以用也。用仁得之也。君子必勉於所用之仁也。元謂、人之言富貴者。必勉之以仁。【釋曰】汪容甫云。以字是仁字之訛。王引之云。以下當脫仁字。誠云。大典作仁。似未是。據。疑說不改字。義可通。故從之。焉云。古人辭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以不須改。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瀆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交讓其國。餓死首陽山下。此言寧死而得仁。不以不仁得富貴。故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注】不謁君卿使說己。乘謂自出其上也。凡行不義。則吾不事。則乘德之士不謁矣。【注】不謁亂國之君。以求尊爵。故君子不謁富貴。以爲己辱也。猶交同也。邑之有危難者。不與交同其患難。而出於其間。故曾子避越寇。【釋曰】惠有經過之義。故曲禮曰。此篇曾子之意。主于亂無道之世。不仕入國。逢害安貧。與孫人邦邑危則亡之義相違。此句仍是承上爲言。不通患者。即謂然交同之反也。謂通爲共者。義本後漢書梁鴻傳注。盧博物注師敗不苟免。失曾子本義。故通字改不可解。臧庸據改爲避字。孔本從之。非也。邑宋本訛色。趙遠見下。則乘德之士不謁矣。言爲文章。行爲表儀。則君子所生之南武城。在沂州嘉祥縣南者不同。殿校本從大典與上加不字。今不從。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入焉。【注】突、猝然相見也。【釋曰】盧注于入焉下。引詩秦風鴛鴦長風二句爲注。此或以突字注突字耳。宋必正文即是突字。臧氏直改爲猝。未敢遽從。陸御史據過知非曾子正文作突。可見宋以前突字本不誤。今注訓突爲猝然相見者。出入其國。決然長逝方言曰。江湘之間。凡猝然相見。謂之遽。相見或曰突。說文突不順。忽出也。廣雅詁二突。猝也。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慧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遯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注】夫有世。言有此亂世也。上引之云。說讀爲或。曾子制言下。【注】此篇專言乘德安貧。不仕亂世之義。大戴禮記第五十六。今爲曾子第八。凡五百二十九字。【釋曰】舊校云。凡四百八十字。孔氏定爲四百七十九字。元今定爲五百二十九字。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注】訢、喜也。盧侯旭引之云。說讀爲或。元謂、曰字衍。或爲行字之訛。入讀爲納。言當世於行仁義者。則喜而納之。恭敬者。不納其言。讒慢者。

【注】孟子曰。夫仁。天之尊爵也。尊爵、猶下富貴爲言。曾子曰。管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釋曰】汲古閣校云。一作君子天下之爲仁。則以仁爲尊也。天下之爲富。則以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則以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注】馬宗槤云。以用也。用仁得之也。君子必勉於所用之仁也。元謂、人之言富貴者。必勉之以仁。【釋曰】汪容甫云。以字是仁字之訛。王引之云。以下當脫仁字。誠云。大典作仁。似未是。據。疑說不改字。義可通。故從之。焉云。古人辭質。此句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以不須改。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瀆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交讓其國。餓死首陽山下。此言寧死而得仁。不以不仁得富貴。故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注】不謁君卿使說己。乘謂自出其上也。凡行不義。則吾不事。則乘德之士不謁矣。【注】不謁亂國之君。以求尊爵。故君子不謁富貴。以爲己辱也。猶交同也。邑之有危難者。不與交同其患難。而出於其間。故曾子避越寇。【釋曰】惠有經過之義。故曲禮曰。此篇曾子之意。主于亂無道之世。不仕入國。逢害安貧。與孫人邦邑危則亡之義相違。此句仍是承上爲言。不通患者。即謂然交同之反也。謂通爲共者。義本後漢書梁鴻傳注。盧博物注師敗不苟免。失曾子本義。故通字改不可解。臧庸據改爲避字。孔本從之。非也。邑宋本訛色。趙遠見下。則乘德之士不謁矣。言爲文章。行爲表儀。則君子所生之南武城。在沂州嘉祥縣南者不同。殿校本從大典與上加不字。今不從。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入焉。【注】突、猝然相見也。【釋曰】盧注于入焉下。引詩秦風鴛鴦長風二句爲注。此或以突字注突字耳。宋必正文即是突字。臧氏直改爲猝。未敢遽從。陸御史據過知非曾子正文作突。可見宋以前突字本不誤。今注訓突爲猝然相見者。出入其國。決然長逝方言曰。江湘之間。凡猝然相見。謂之遽。相見或曰突。說文突不順。忽出也。廣雅詁二突。猝也。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慧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遯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注】夫有世。言有此亂世也。上引之云。說讀爲或。曾子制言下。【注】此篇專言乘德安貧。不仕亂世之義。大戴禮記第五十六。今爲曾子第八。凡五百二十九字。【釋曰】舊校云。凡四百八十字。孔氏定爲四百七十九字。元今定爲五百二十九字。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注】訢、喜也。盧侯旭引之云。說讀爲或。元謂、曰字衍。或爲行字之訛。入讀爲納。言當世於行仁義者。則喜而納之。恭敬者。不納其言。讒慢者。

不見使用。正直犯諫者。近之於利戮。賢者居其國弗去。必危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釋曰】王引之云。世有二字。直其至刑字義者與仁者同。仁上曰字。白是哲文或是上注文宜下有小也字。而訛爲大曰字。戚校刪之。今未敢遽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汚。棲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注】錯、藏也。汚、水窟也。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注】慶集皆爲鳥。曾與增同。王引之云。鑿修引之云。鑿猶穿也。御覽九百二十六引曾子作鑽山土多大字。卑作下。皆作增。荀子法行篇引曾子曰。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注以曾爲增者。皆雅曾重也。孟子曰。曾益其所不能。王引之云。逸周書籴有蚤而不敢以鑽鑿與鑿同。左傳云。闕地見泉。闕鑿同義也。荀子作鑽。增鑿。鑽尤可證之證。注皆本皆爲生生。惟盧本誤爲來生。孫侍御志祖云。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二句。全用老子。丁敬授杰云。抱朴子知止篇。生生之厚。殺我生生矣。之之厚。動之死地也。【釋曰】襍者治要無皆字。淵作川。鑿作竄。牟下有其字。據下無之字。無以作毋。以令皆不從之。單從崔俗本又加鳥今改正。荀子法行篇。單作悉。皆作增。鑿作增。巢作巢。十六又作鼈。鑿作增。巢點穴作增說。說苑十六。單作飛。鳥皆作增。巢十一字。誤錯入正文。則下文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注】孔檢討云。古者謂父母爲親。戚爲戮。元謂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釋曰】說苑雜言篇。此近不說。無務修遠。單者治要。單遠作衆遠。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注】五耦、十人也。秉德之士。謂貧隱不仕能

曾子十篇卷四

揚州阮元注并釋

曾子疾病。【注】此記曾子將卒之言。曾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大戴禮記弟五十七。今爲曾子弟九。

曾子疾病。【注】盧僕射云。疾困曰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注】抑首、當如說苑作抱首。華、當如檀弓作申。皆字形相近之訛。元與申。曾子二子。曾元嘗游於燕。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春秋傳。亦授曾申。【釋曰】說苑敬愼篇。亦作曾華。漢書王吉傳。王駿曰。子非華元。蓋漢人皆以爲曾華。惟檀弓曰。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作申字。困學紀聞曰。楚語公子申公子牟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據此。則孟子道曾西爲曾子之孫。亦誤也。荀子法行篇。作曾元持足。曾元游燕。事見荀子大略篇。詩傳春秋傳語。本經典敘錄。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誓有之矣。【注】微、猶無。止辭也。檀弓曾子曰。微與。其斃也。可去。其謝也。可受。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意而已矣。【注】畢仲

舒對策引曾子此言欲武帝尊所聞而行之卒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偏學帝治無不同也【釋曰】漢書董仲舒傳引曾子

燭大作光大光乃廣音近假借字傳申行其所聞作知加之意而已無突字皆據俗所刪改孟荀皆治要加上無在字意作悉今不從與君子游莖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注】芷蘅香也蘭荷也芷白茝也皆香草王逸修引之云貸乃臧字之訛臧乃善液敗臭也元謂鮑者糗乾之次舍也【釋曰】文選辨命論注引大戴禮此文貸作臭次作肆皆不可從家語六本篇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亦與之化矣此王肅妄改曾子書以爲孔子對曾子之言不可從貸乎如入鮑魚之次誠當治要作臧乎如入魚次之室今不從之戴本據大典改貸爲臧者亦非焉總意林誤作臧文選注引作臭亦誤盛古本作臟字貸臧皆形近之訛考工記弓人注儲謂爲脂膏臟敗之臭釋文引呂忱云臭腐敗也臘與臟音義亦同若王肅之改爲臭直妄改以示異耳惡訓本臧文訓義本詩鄭風毛傳義並臧文曰謂也臘楚謂之臟皆謂之臭與江離有異芷即蘼蕪古今字也家語改蘼蕪爲芝蘭按芝爲神草與芷不同尤失古義矣糗義本周禮籩人鄭注次義本左襄二十六年杜注文選辨命論注引臧下有者也二字又太平御覽突友引曾子次亦作肆久而不聞其香久而不聞其臭多此香其臭四字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注】日行出赤道北不覺其長【釋曰】戴氏校殿本改處注如日之長爲如身之長則證正文長字爲上聲矣然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猶與火對日爲言則此正文言日非之長無疑未可遽改處注也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注】省察也考成也【釋曰】盧本無盛字貸義本禮記內則鄭注孔云貸音臧子字下宋本脫者字從大典與聚元謂諸宋元本皆無者字未可遽增吾不見好學盛而極而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據此則知周時說地體亦渾員所由華北極高下分里差時差以驗交食蓋天質具渾天之法也梅徵君文鼎云地員可信大戴禮有曾子之說【釋曰】元西域北焉不衰者矣【注】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吾不見敦敦而與來而改者矣【注】與許也來學而改過者許而教之勤引後進也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釋曰】汪本此後尚有官寮於官成蒭加於少愈論生於儕惛孝友於妥子終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偽說苑敬愼篇續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又丁敬授杰門此宋句讀注云謂擇善而改非也似本文來字爲采字之訛故盧以擇訓之姑存此說未敢遽改

凡三百八十五字【釋曰】盛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三百八十五字今元定爲三百八十五字

曾子天圓【注】此篇言聖人察天地陰陽之道制禮樂以治民所言多周易周髀禮經明堂月令之事首言天員之道遂以名篇大戴禮記第五十八今爲曾子第十【釋曰】程榮本作員盧戴本皆作圓員古字圓俗字並今改正

離曾子弟子盧僕射云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注】單居離曾子弟子盧僕射云而猶汝也汝聞則言之也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注】天動地靜故人物動者屬天其首恆在上艸木靜者屬地其首恆在下地上空虛無土之處皆天故凡動者皆天所生艸木中坼而生以根爲首枝爲末也人以頭爲首故說文曰髮根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臨海周治平云人物有息以接天氣故上首艸木有根以承地氣故下首【釋曰】此以戴本據大典改爲以此非是大戴禮有此以文法四代篇裘戴德篇皆見之謂無土者天者盛曰天在山中上首之謂員下首之謂方【注】盧僕射云因謂天地爲方員也周髀曰方屬地員屬天天員地方也元謂謂之者謂其道非謂其形也如誠天員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注】方員同積則員者必不能揜方之四角今地皆爲天所揜明地在天中天體渾員地體亦渾員也曾子及周髀本言地員自周末畸人子弟散在四夷古法始微周髀曰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據此則知周時說地體亦渾員所由華北極高下分里差時差以驗交食蓋天質具渾天之法也梅徵君文鼎云地員可信大戴禮有曾子之說【釋曰】元西域北焉不衰者矣【注】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吾不見敦敦而與來而改者矣【注】與許也來學而改過者許而教之勤引後進也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釋曰】汪本此後尚有官寮於官成蒭加於少愈論生於儕惛孝友於妥子終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三十八字乃偽說苑敬愼篇續入非大戴曾子十篇中文也又丁敬授杰門此宋句讀注云謂擇善而改非也似本文來字爲采字之訛故盧以擇訓之姑存此說未敢遽改

凡三百八十五字【釋曰】盛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三百八十五字今元定爲三百八十五字

曾子天圓【注】此篇言聖人察天地陰陽之道制禮樂以治民所言多周易周髀禮經明堂月令之事首言天員之道遂以名篇大戴禮記第五十八今爲曾子第十【釋曰】程榮本作員盧戴本皆作圓員古字圓俗字並今改正

西洋有測地心本重人物各順就地心之重得附實不脫之說此說雖仍未足。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注】

且來者呼之使姑且來也以下皆述孔子之言盧僕射云道曰方員耳非形也元謂易說卦曰乾爲天爲圜文言曰坤至靜而德方皆言其道也聖人因方員以治天下故周髀以筮寫天立周天之度禹用矩測高深遠以治山川也。【釋曰】謂此下皆孔子言者謂其文皆成一章未嘗有雜子之言間雜其中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引皆子曰皆間語大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云云是唐人皆謂以後之言屬之孔子也周髀算經曰古者包犧立周天之度又曰方周地圓周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筮以寫天又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臥矩以測深臨矩以知遠又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元案以筮寫天蓋天也渾天之義即寓蓋天故渾蓋之法相通也。方曰圜員曰明。【注】地道幽天道明故以爲天地之名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釋曰】文選盧子諒贈崔温詩注太平御覽卷二引此皆無而字是唐宋德本爲可據今本脫下有而字誤衍之。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注】天陽吐氣而其景在外地陰含氣而其景在內易曰坤含宏光大又曰含萬物而化光。【釋曰】盧僕射云景古通以爲影字。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注】日與火屬天其景外照月星從之金與水屬地其景內照故鋭能含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注】人物生於地然非得日氣不生故周髀曰北極下不生萬物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釋曰】淮南子天文訓襲此節文曰天道曰圜地道曰方方者主陰圜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注】品衆庶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合宏光大品物咸亨此天地神靈所以陽施陰化成品物之形故爲品物之本。【釋曰】品調本或作庶。而禮樂仁義之祖也。【注】祖始也禮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又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釋曰】祖調本雜記文見樂記。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注】班孟堅曰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

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性情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朝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政呂行之刑呂防之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藏於空虛不用之處呂此見天地之任德不任刑也。【釋曰】班董說皆見漢書禮樂志。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注】近於日爲陽遠於日爲陰夏多陽冬多陰南多陽北多陰畫多陽夜多陰是其所也。【釋曰】從各本作靜藏作盡惟高安本作靜。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注】陽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周治平云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強及其強力已盡自復居於本所焉本所者何如土最重重愛卑性居下火最輕輕愛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之上氣重於火在火之下然水比土爲輕較火氣爲重氣比火爲重較水土爲輕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蓋水之情爲冷濕火之情爲燥熱土之情爲燥冷氣之情爲濕熱其情皆有偏勝各隨其勝所火氣偶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上行水土因氣騰入氣火之域亦必被強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發爲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爲雷靈與氣交合進爲火光居於本所故云交則電日氣入地愈隆勝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爲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勝騰作氣上及所蓋蓋是冷際即化爲水下居本所故雨者冷熱二氣相和

而成也。若濕氣既清且微。是陽勝也。升至冷際。乃凝爲雹。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既受冷侵。一一凝沍。皆是散圓。即成雪矣。雪之爲物。氣有三際。中際爲冷。上近火熱。下近地溫。冷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注】盧僕射云。鬼神百祥也。因外祀。故在宗廟之上也。際正中。乃爲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濃厚。決絕上勝。力專勢銳。遞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爲雹。入冷愈深。凝合愈緊。結體愈大矣。故雹體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爲差等。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促狹。隔塍分壟。而晴雨頓異焉。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氣中摩盪。故一一若圓。初圓甚微。以漸歸并。成爲點滴。未至本所。又爲嚴寒所迫。即下成霰矣。故雹霰者。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釋曰】周生深于天算。能智西洋之法。此乃融會中西之說爲之。其理甚明。故載川之。　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注】日行一度爲一日。其數簡明。爲諸曜之主。月有朔望之數。聖人必慎守日月之度數。而後可察五星恆星之行。星、五星也。辰、十二舍恆星也。四時順逆者。分至日躔之盈縮也。冬至之後。日行縮度爲不及。皆失其中。故謂之逆。春秋二分。日行平度。漸遞其中。故謂之順。順逆有數。四時皆定。此聖人所序也。今欽天監盈縮之法。卽孔子所言順逆也。故寔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周武王訪箕子。以五紀明其法。周公問商高。以逃周髀。此聖人所以治天也。【釋曰】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雖有盈縮。不失其常。故爲簡明。方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半周天。其行有遲疾入轉。有入交遠近有泛會。有實會。有視會。有正交。有中交。皆以所歷之日。互相消長。而得其行度之實率。而後離朔弦望。交食淺深之數。可得由此以察星辰之行。星五星也。五星之行。亦有遲疾入限。有合伏衝伏。有退留順留。有晨夕見。有伏不見之候。凡三種。曰平行。曰自行。曰均輸行。曰次均輸行。曰次輸行。曰衰行。曰最高行。曰距日行。曰距衰行。五星之行。凡十有二類。土木火各有平行。爲一類。而金水即以太陽之平行。是爲一類。土木火金之次輪心。皆行倍引數。爲一類。而水星之次輪心。則行三倍引數。是爲一類。土木金水之次輪半徑。皆有定數。爲一類。而火星之次輪。在本天最高則大。最卑則小。又視太陽在最高則大。最卑則小。是獨爲一類。土木火皆行距日度。爲一類。而金水自有行度。又爲一類。土木火皆有本天。與黃道相交。以生緯度。次輪斜交本天。其面又與黃道平行。能加減其緯度。爲一類。而金水之本天。即爲黃道。本無緯度。因次輪斜黃道。以生緯度。又爲一類。土木火各有平行。爲一類。而金水即以太陽之平行。是爲一類。土木

無也字實皆呂字空格使人或妄加也字或闕疑少一字也

律居陰而治陽。厤居陽而治陰。律、厤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注】地效以變。故律候地氣。天效以景。故厤測天時。律居地以治天。故十二律。應十二月。以律起厤。厤皆無尸。一爲大夫士宗廟之祭。求迎尸以前。伏神爲陰厤。尸出之後。伏神爲陽厤。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居天以治地。故儀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迭更也。不容髮。言其密。司馬遷云。律、厤更相治。間不容鬚忽。【釋曰】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此。襄下有奏字。地效天效二語。見後漢書律志。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居陰治陽。居陽治陰。云云。以更代迭。以翻忽代髮也。

吉、凶、賓、軍、嘉。【釋曰】本周禮春官大宗伯。望人立五禮以爲民望。【注】五禮。無所祖。無元酒。不告利成。爲陰厤。凡廟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爲陽厤。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饋無尸也。無尸者。不成祭禮。準于厤。故亦得稱厤。不分陰陽。闕文也。【釋曰】孔子此文。但言無尸者。皆可稱爲厤。其義自雜。依禮特牲少牢。兩饋食之厤而言。非但如甘子問瑞祭之厤也。孔注但據瑞祭。其義未足。今依川儀禮注。及甘子問經注之義。厤尸皆不成祭。從取厤伏皆可謂之厤。故孔子直謂無祿無尸之祭名厤。非取瑞祭之厤爲無祿者皆也。

小功、緦麻。凡五等。山親而疏。皆衰也。【釋曰】義見儀禮喪服鄭注。制五衰以別親疏。【注】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衰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凡五等。山親而疏。皆衰也。【釋曰】義見儀禮喪服鄭注。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注】謂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謂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謂角音。使人恥慝而愛人。謂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謂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釋曰】義見史記樂書。合五味之調。以祭民情。【注】孔檢討云。凡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五味失調。則各偏一藏。故五情之發。亦不得其正。正五色之位。【注】孔檢討云。位青於東。朱於南。白於西。黑於北。黃位中焉。成五穀之名。【注】盧僕射云。五穀。黍、稷、麻、麥、菽也。【釋曰】孔云盧注依月令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注】盧僕射云。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元謂月令。春羊夏雞。中央牛。秋犬。冬彘。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牲。豕曰饋食。【注】此諸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三牲。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故曰特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兹徒言士饋食者。大夫既舉少牢。略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釋曰】凡言太牢皆三牲。言少牢。皆二牲。故禮記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明太牢祭三牲之名也。今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明舉一以該其餘耳。饋食義見儀禮。經曲禮曰。大夫以柴牛。士以羊。此皆天子之大夫。如諸侯士如大夫也。

祭曰。稷饋者。稷爲疏食。舉最粗者。以該麥黍稻。明不足言牲也。厤者。不成祭。從取厤伏之通名。厤祭有三。皆無尸。一爲大夫士宗廟之祭。求迎尸以前。伏神爲陰厤。尸出之後。伏神爲陽厤。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居天以治地。故儀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迭更也。不容髮。言其密。司馬遷云。律、厤更相治。間不容鬚忽。【釋曰】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引此。襄下有奏字。地效天效二語。見後漢書律志。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居陰治陽。居陽治陰。云云。以更代迭。以翻忽代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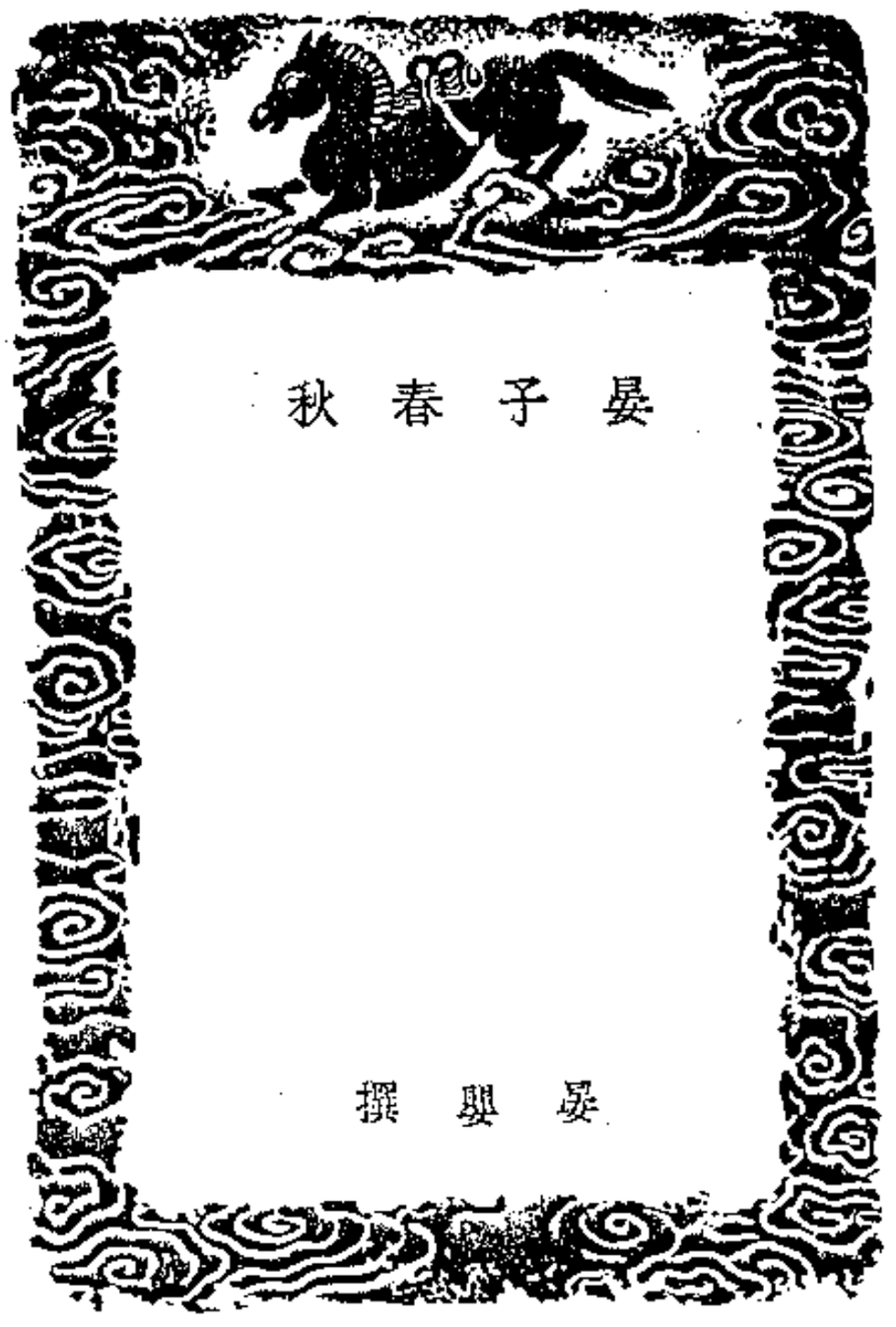
吉、凶、賓、軍、嘉。【釋曰】本周禮春官大宗伯。望人立五禮以爲民望。【注】五禮。無所祖。無元酒。不告利成。爲陰厤。凡廟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爲陽厤。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饋無尸也。無尸者。不成祭禮。準于厤。故亦得稱厤。不分陰陽。闕文也。【釋曰】孔子此文。但言無尸者。皆可稱爲厤。其義自雜。依禮特牲少牢。兩饋食之厤而言。非但如甘子問瑞祭之厤也。孔注但據瑞祭。其義未足。今依川儀禮注。及甘子問經注之義。厤尸皆不成祭。從取厤伏皆可謂之厤。故孔子直謂無祿無尸之祭名厤。非取瑞祭之厤爲無祿者皆也。

小功、緦麻。凡五等。山親而疏。皆衰也。【釋曰】義見儀禮喪服鄭注。制五衰以別親疏。【注】凡喪服。上曰衰。下曰裳。五衰者。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凡五等。山親而疏。皆衰也。【釋曰】義見儀禮喪服鄭注。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注】謂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謂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謂角音。使人恥慝而愛人。謂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謂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釋曰】義見史記樂書。合五味之調。以祭民情。【注】孔檢討云。凡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五味失調。則各偏一藏。故五情之發。亦不得其正。正五色之位。【注】孔檢討云。位青於東。朱於南。白於西。黑於北。黃位中焉。成五穀之名。【注】盧僕射云。五穀。黍、稷、麻、麥、菽也。【釋曰】孔云盧注依月令文。序五牲之先後貴賤。【注】盧僕射云。五牲。牛、羊、豕、犬、雞。先後。謂四時所尚也。元謂月令。春羊夏雞。中央牛。秋犬。冬彘。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特牲。豕曰饋食。【注】此諸侯大夫士宗廟之祭也。太牢者。牛、羊、豕、三牲。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者。羊豕二牲。舉羊以該豕。士祭惟豕。故曰特牲也。饋食者。饋孰也。大夫少牢。亦饋食。兹徒言士饋食者。大夫既舉少牢。略言饋食也。天子之大夫。祭如諸侯。用太牢。天子之士。祭如大夫。用少牢。【釋曰】凡言太牢皆三牲。言少牢。皆二牲。故禮記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明太牢祭三牲之名也。今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明舉一以該其餘耳。饋食義見儀禮。經曲禮曰。大夫以柴牛。士以羊。此皆天子之大夫。如諸侯士如大夫也。

祭曰。稷饋者。稷爲疏食。舉最粗者。以該麥黍稻。明不足言牲也。厤者。不成祭。從取厤伏之通名。厤祭有三。皆無尸。一爲大夫士宗廟之祭。求迎尸以前。伏神爲陰厤。尸出之後。伏神爲陽厤。一爲此篇孔子所言。無祿者。稷

人莽鹿。夏鹿麥。秋鹿黍。冬鹿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鄭司農云。士鹿牲。川特豚。大夫以上用

凡五百八十八字。【釋曰】舊校無字數。孔氏定爲五百九十一字。元今定爲五百八十八字。



晏子春秋序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篇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七略。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玉海四作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一篇。附朝雜。管子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一篇。附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一篇。附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一篇。附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採雜諸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貴權重於百姓。蓋文類聚作出則貴重寒熱。入則嬌謁奴利。一作出則貴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摯騁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恪倦。意林作居處倦卷。諫上天之降禍。固於富而再搏乳虎。一作漢書注作持梧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恪倦。意林作居處倦卷。諫上天之降禍。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爲善。此說富字爲句。又說諸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採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睆載睍。載睍。君子所屆。箋訓屆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箴僞八非制。則當以誠愼之義爲長。諫上景公遊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落四面望晤彗星。云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古我。雒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聰。寡人。延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六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逵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弟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擯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非。引左傳盜利生姦。盜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變徵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愚、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子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尙仍衛名。虞卿陸賈等。嬰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愚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猶尙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混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曆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舉記。既得諸本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通據太平御覽補足。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晉譏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嘗平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鄭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蓋證。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屈路之肌。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賜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春秋卷一

贈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孫星衍校

謹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所校一篇。卷背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檃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强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諂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諂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麤麻之裘。駕敗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監勞御覽。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忘于國。貴戚不應善。逋逃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强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幷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陵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桀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是走于聖。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暴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稽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忘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應善。逋逃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弒君。而禮不使也。夫獸夫力爲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曲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嬰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言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艑三行。途能酒。盞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酲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羞樂以妨事。女不羞樂以妨功。男女羞樂者。周觀五獄。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務乎爲非。以賞譽自勉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屬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若曰。願君之屬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屬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遼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憮甯鄉有數十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塞不得煖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命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鬻芻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粟。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命趣駕追晏子。其車器存于陌。公騁及之。扣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粟不發。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命。遂拜于塗。晏子乃返。命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新棬。使足以舉爨。而命柏遼巡氓家室不能與者。予之金。遼來氓寡用財之者死。三日而里。後者若不用命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焉。不食。廐粟狗不食。飾肉。辟嫭嗷脅。酒徒誡趨。三日吏告里上貧氓萬七千家。

用粟九十七萬鍾。藏府庫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舉慈不張。鍾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慮者退之。辟拂三千。射于下陳。人侍三士。侍四出之關外也。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扃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賤訐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走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賞良。兼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相集。及其衰也。行安倕。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迎于巳者惡之。故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殺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典。而下不親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殺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黔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嬌奪于郎。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暴尤伏。隱情慝惡。蔽諸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禍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牽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崔王子弒莒子。莒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嬰入。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閭中。豪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崔王子弒莒子。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

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特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桑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奢欵以楚巫命寡人曰試背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奢欵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爲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奢欵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奢欵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崇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禜禦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巍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避宮殿變路與巍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徙立百姓不慮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樂民久矣而望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貴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蠻勞者不裂騁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忘于德而幷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幷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雖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憂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二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藏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辭何面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晏子曰夫人之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辭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宮禳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昔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幷于樂政不修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又將見矣公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賢我今誰資寡人身而特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桑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奢欵以楚巫命寡人曰試背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奢欵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爲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奢欵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奢欵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崇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禜禦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此無益也夫巍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避宮殿變路與巍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徙立百姓不慮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樂民久矣而望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貴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蠻勞者不裂騁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忘于德而幷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幷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雖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憂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二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藏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辭何面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晏子曰夫人之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辭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宮禳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昔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幷于樂政不修

晏子春秋卷二

內篇諫下第二

景公飾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寡人將使吏勑其功乎則晏有壹妄能審足以治之矣君以事屬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放公不說曰勑其功則使壹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盜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撞萬石而妄役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畔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離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破其聰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猶欲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靜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于和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棄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疑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莅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廉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其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顓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服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美儇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服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罰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莅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閉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覽惡慈衆不身傷誅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搏治當腸冰月之閒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入見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蔬菜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皆咨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爲人臣者將名歸之君稱災咎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舉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悖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放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爲人臣者將名歸之君稱災咎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舉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悖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爲長廉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今殍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廢弊也歌終顏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廉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廉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鄣之長溝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梁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盡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

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遊明君之義。而循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庶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壤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厭乾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遠罪。君不聽臣。臣將遊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章問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霤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寡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胄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爨也。故不敢以爨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則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貨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樂臺矣。今復爲鍾。是重歛于民。民必哀矣。夫歛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撫對曰。未祉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冰月服之。是重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反之衰也。其王築脅築。德行爲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頓宮。鹿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卒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收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國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胎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遊政害民。行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甘肉之親也。爲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重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褐衿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醯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陳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遮。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提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偏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若子則有以如我者。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椎心。立僵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于何者。母死。兆在路寢。嘗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古之及

也。公乃頗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爲西山濶其深。減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翫賦之衣。素繡之裘。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面而立。儻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霍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焉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愛心于邪。若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務欵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嚴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極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譬若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蘖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族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倪而不顯。可以導衆。其動作俊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離革。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服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昌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瘖聾痞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丹與之徵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綵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景聖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反之衰也。其王築脅築。德行爲瑤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頓宮。鹿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卒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收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國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胎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遊政害民。行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甘肉之親也。爲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重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褐衿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醯醯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陳而不勝食。又厚藉斂於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請於己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遮。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提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偏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若子則有以如我者。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椎心。立僵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于何者。母死。兆在路寢。嘗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古之及

今子亦嘗聞請非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宋嘗聞請非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繇徼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順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窮。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蕩。哀者憂。生者怨。自昔及今。未嘗聞求非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諾。削人之居。殘人之墓。侵人之喪。而禁其非。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殺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遂於何遂非其母路寢之旁。解衰去絰。布衣縗履。元冠葛武。顛而不哭。辟而不拜。已乃湔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嬖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廣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趨焉。晏子入復曰。有病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辟潔。沐浴飲食。聞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柩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辟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辟。從邪者遠。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閒。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嬖乎竪刁。而滅。今君溺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喜私不傷行。斂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己。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葬斂不留生事。招樽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漸入吾國。本朝之臣。漸守其職。景君之行。不可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胥。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傷痛。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是之昭昭。不若月之暗暗。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歟。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墓。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晏夜。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恩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傷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腹已。且夫狐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餘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不可以爲治。公曰。善。遂罷公及盧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藏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斂愈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脩其位。重其祿。今君之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勇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饋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是無勇也。士梁而桃至。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接一搏猵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銜左驂以入砥柱。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銜左驂以入砥柱。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御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親之。則大鼉之苦。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一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驗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晏子春秋卷三

內篇問上第三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貨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貨賢者。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矚。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谷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爲臣。退而於崔氏。崔氏之期。遂羣公及盧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藏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斂愈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脩其位。重其祿。今君之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勇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饋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是無勇也。士梁而桃至。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接一搏猵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銜左驂以入砥柱。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親之。則大鼉之苦。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一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驗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晏子侍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賜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安子對曰。吾子無禮。是應人也。應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辯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安未之聞也。故公曰。善。遂酒飾罷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魯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讙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尊其名。臣下利其賞。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相親。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雖弱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鄰。以遠望。恐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藏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陳公子。田乞之後爲悼公。曰何故也。對曰。公益小。私益大。以施于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筦籥之藏。國人負擔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遽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樂。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嗾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乎。

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珪璋犧牲。令祝宗禱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傷山林。節飲食。無多殺漁。以無傷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傷山林。淫飲食。多殺漁。以傷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舉罪而祝宗斬禍。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殺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淫。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安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溥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竭力。以勞百姓。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慶賞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莊稼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遷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悅。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竭。積邪在於上。諂怨藏於民。嗜欲偏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遂。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慶於義。諸必得。事因于民。舉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蔽。其聲不悖。其智不逆。謀於上。不遠天。謀於下。不遠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辦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

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難成不安。傲民舉事難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廢義困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進。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圍。雖日危。尚可沒身。盡閒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從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敘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設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觀其所舉。窮則觀其所不爲。富則觀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可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易進易退。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晏子對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爲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做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默乎新。慢乎故。惚乎財。薄乎施。觀貨務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資而聲於卿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愛觀上之所欲而徵爲之。偶求君過。遁而陰爲之。與內重將祿而外輕之。以遲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強梁而信。其進敏遲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積敛嬋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爲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辱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積敛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罰。天明象而賞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不偏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責爲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爲無窮。天地有不能贍。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從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貴其俱生不可得。人人諸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陷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倡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蔽于罪誅而役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來遠。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陷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千民財無虐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傷。使邇臣無求貢焉。無以嗜欲苟其家。無親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辭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奪力。百官節邇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是以天下不相遁。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君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賭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擢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拚賢以蔽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徵爲之。偶求君過。遁而陰爲之。與內重將祿而外輕之。以遲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強梁而信。其進敏遲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積敛嬋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爲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辱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積敛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罰。天明象而賞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不偏不同能。而任之以一種。貴其俱生不可得。人人諸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從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貴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責爲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爲無窮。天地有不能贍。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陷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倡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蔽于罪誅而役于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來遠。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陷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千民財無虐之以利。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于民不以傷。使邇臣無求貢焉。無以嗜欲苟其家。無親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辭斂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奪力。百官節邇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是以天下不相遁。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寃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尙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晏子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命。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處喪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修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諛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淚賞。怒無漢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蠻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賜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避道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讒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矣。晏子對曰。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辟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悠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祭鼎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後乎。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矣。晏子對曰。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辟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悠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祭鼎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後乎。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矣。晏子對曰。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春秋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明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藏長幼貧孤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善飲酒。樂食味。方丈如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後乎。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矣。晏子對曰。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辟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悠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祭鼎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後乎。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矣。晏子對曰。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辟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悠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祭鼎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後乎。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矣。晏子對曰。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辟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悠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祭鼎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後乎。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矣。晏子對曰。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前。謁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流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邀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處喪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修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諛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淚賞。怒無漢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謁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蠻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賜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避道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讒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矣。晏子對曰。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辟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悠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祭鼎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後乎。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矣。晏子對曰。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辟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悠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祭鼎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後乎。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矣。晏子對曰。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惑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使與一。其何暇有三。夫倡遍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案謀行之。所以衰也。

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賜，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儉節儉衆民之術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大隧小則國危，慢聰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之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擇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酒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泗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泗澤決竭，其魚勤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諸侯之卒也，豈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陵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徙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非威，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顯其身，游今言偽行，自勤于饑寒，不及醜儉，命之曰狂傲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徙處，作鄉乎富利之門，畢志于賦斂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處，佚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虛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倫身徙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慕，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佈徙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遠，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遠民乎，與持民而遠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事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遠道，苟遠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倉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醬客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醬者君子之道，客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醬，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客，不能分人又不能

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賜，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儉節儉衆民之術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大隧小則國危，慢聰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之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擇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酒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泗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泗澤決竭，其魚勤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諸侯之卒也，豈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陵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徙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非威，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顯其身，游今言偽行，自勤于饑寒，不及醜儉，命之曰狂傲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徙處，作鄉乎富利之門，畢志于賦斂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處，佚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虛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倫身徙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慕，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佈徙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遠，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遠民乎，與持民而遠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事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遠道，苟遠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倉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醬客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醬者君子之道，客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醬，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客，不能分人又不能

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祿巧以正疑，比姦邪以厚資，於得祿以隘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讓，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為生僨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弒，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徙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盡足以安國，忠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及醜儉，命之曰狂傲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徙處，作鄉乎富利之門，畢志于賦斂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處，佚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虛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倫身徙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慕，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佈徙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遠，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遠民乎，與持民而遠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事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遠道，苟遠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倉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醬客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醬者君子之道，客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醬，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客，不能分人又不能

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祿巧以正疑，比姦邪以厚資，於得祿以隘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讓，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為生僨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弒，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徙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盡足以安國，忠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及醜儉，命之曰狂傲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徙處，作鄉乎富利之門，畢志于賦斂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處，佚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虛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倫身徙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慕，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佈徙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遠，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遠民乎，與持民而遠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事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遠道，苟遠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倉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醬客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醬者君子之道，客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醬，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客，不能分人又不能

疑其身，用于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祿巧以正疑，比姦邪以厚資，於得祿以隘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讓，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為生僨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弒，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徙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盡足以安國，忠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及醜儉，命之曰狂傲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徙處，作鄉乎富利之門，畢志于賦斂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處，佚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虛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倫身徙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慕，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佈徙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遠，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遠民乎，與持民而遠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事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遠道，苟遠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倉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醬客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醬者君子之道，客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醬，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客，不能分人又不能

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來歟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贍君在下莅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容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譽先其難乎而後事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苟有上不諫上下不順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諛意也上惛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適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順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僻可以使百姓殘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對曰淫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源流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幼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敬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從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晏子春秋卷五

內篇雜上第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胡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爲坐地今嬰將與君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强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滅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毋祿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閭閭邑毫退朝而乘嘻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如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齊景公飲酒酣晏子再拜而起公曰請以此杯爲壽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盟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塔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俯仰。捥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頸。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予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繫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隧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竊。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隧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竊。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舉乎外。二讒舉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遂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澀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囷粟鎰收之處不足。絲纊於燕。牧瑪于魯。共貢入朝。盈子閭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晏公登東門。防民罷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盜藏猶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遊於寒宮。晦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餬窘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餬窘有室。

景公探雀殼。殼破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殼。殼破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殼。殼破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殼。殼破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衎微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間。

景公正盥。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擁其馬而反之。公慙而不朝。晏子晤。入見。公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盥。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擁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擁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嬰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臧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臧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證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賓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門曰。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酣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隧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竊。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隧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竊。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舉乎外。二讒舉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誅。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遂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澀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囷粟鎰收之處不足。絲纊於燕。牧瑪于魯。共貢入朝。盈子閭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臺。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晏公登東門。防民罷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盜藏猶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遊於寒宮。晦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餬窘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餬窘有室。

景公探雀殼。殼破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殼。殼破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殼。殼破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殼。殼破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衎微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使吏養之。可立而以間。

景公正盥。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擁其馬而反之。公慙而不朝。晏子晤。入見。公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盥。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擁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擁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嬰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臧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臧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證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賓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門曰。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酣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席陳篋筵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酣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席陳篋筵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備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菌席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以德

夫不出於脣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能民聾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遇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窮君獻地忠廉也以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通忠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雖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景公遊於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飲魚無反則窓其鰓也勿乘駑馬恐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當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縣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偕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辭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憂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滀而後問隧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遊鍔兵噬而遊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覩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智乎吾以一言而三物至孰謂晏子不智乎

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智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鑑之閒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遽是以登階歷授玉不跪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資

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資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瞻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盛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職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以爲輻合而爲輪雖有槁暴不復反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漸之漸醯而胥靡焉非蘭本美也所漸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漸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

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管至中牟睹獘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爲僕對曰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適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以我爲在縲紲之中而解之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子觀我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言者不識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遽令盥濯改席斂衽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至禮不受接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戹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觀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曰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晤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屬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疑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閒晏子見疑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晏子之亡

晏子春秋卷六

內篇雜下第六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緣壁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毀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占夢者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皆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皆面鼓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惕白晝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占夢者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皆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皆面鼓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惕白晝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敗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占夢者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皆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皆面鼓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惕白晝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敗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占夢者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皆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皆面鼓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惕白晝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敗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占夢者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皆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皆面鼓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惕白晝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三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閭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入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廢士慢友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撫一焉故嬰非特食飽之長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衰麻帶杖菅屨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爺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毀人之非遯辭以避咎義也夫

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鴞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鴞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請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趨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遣晏子子家拜馬前答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請故辭曰爲禱君鴞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請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禍兆有見乎對曰得請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閒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溥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閭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具告晏子曰毋反告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

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受命繫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故願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甚飭。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耶。晏子對曰。臣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乃以其粗於飲酒耶。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祿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尊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裘鹿之裘。棧軨之車而御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公曰。是則可也。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慶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緇夫子。晏子對曰。君適漁鹽閭市。識而不征。耕者十取一。馬勉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聞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曷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嗛。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篋鑰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得。愚者千慮。必有一失。愚人之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菁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之。辭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愛。何不求四鄰之舉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其立似若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鄰之舉士可者而與坐。且君子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舉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雞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日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佗佗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鄙夫之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憊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胡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往。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爲不助田鮑。晏子曰。不可。君不能彷法而舉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非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樂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愼乎。廢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爭利生亂。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齊。

晏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邾殿其部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適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率吾一邑。不受邾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遠也。夫生厚而用利。子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蹶。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曰。嘻。亦老且嗇矣。寡人有女少且嫉。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逡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嗇。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嫉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嫉託乎嗇。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費。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苦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嗜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卵。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行者當成。行者當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爲而不怠。當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可以潔下也。嬰老矣。無能而厚受祿。是掩上之明。汚下之行。不可。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侔於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惛而家富。是彰汚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翼日朝。得謝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棺斂。無加飾焉。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亡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卷七

外篇第七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勁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提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廄。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連不悉。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樂寡人以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友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簪纚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歎。升階。用三獻焉。唯酒祚膳。再拜坐髽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飲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況公乎。柰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佞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佞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

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尙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昌爲可懼。至老尙哀死者。性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性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慚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搖。籌誅僇如仇讎。自是觀之。彗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是公懼。迺發倉池沼。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

景公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夢見彗星。吾欲召占夢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與事無已。賦斂無厭。使民如將不勝。萬民懟怨。蓬星又將見。夢奚獨彗星乎。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惡也。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晏子侍於遄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韙。不武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泯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病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晉放疾痁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加牲書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亟治言于晉國。踰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斬。是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敖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舉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譖。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聞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成韜。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

侚區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疆易其賦。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筦榭不時。內寵之妾。肆奢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若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貸。公疾愈。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茨。粢食鼈臛。出而見殭。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之文繡。君之鼈臛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顧臣賤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殭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憲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榮約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殭何足恤哉。

景公登寢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植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植。腐於園府。憲不遍加于百姓。公令不行。寡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敖之。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爲埠矣。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爲善。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民財爲之歸。今歲凶饑。菟麥幷熟。道路有死人。齊國四鄙。亦有死人。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而施于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西郭徙居布衣之士。益貧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

民發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适使男子初免女子髮并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趨往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朝一子可滿朝非适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辜事以禮舉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繕長廊之役晏子侍坐觀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寒矣而不休役不能長庶之役罷憊憊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爲之能長庶之役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檮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忽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雖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趨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盥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陳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庶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憨也夫智與憨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強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彙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事辭而不爲臣逃而窮處東畔海濱堂下生棘雀門外生荊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憤亂而家無積公自有納言者曰廢滔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偏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恐予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言者曰廢滔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偏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恐予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墝埆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蹴然辭位吳王曰吾聞齊君盍賤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哉也晏子逡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不受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殺其縣十七蚤之于品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于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賞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惟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芘其價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物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奬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貴之今吾望儘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榭不可止於邇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識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塞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聞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況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忠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顯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善乎晏子之言也公曰善乎晏子之言也寡人有臣三人朝夕譽寡人之過寡人終身無大過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強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強無甚如桀湯有弑其君桀有亡其兄豈以人爲足恃哉可以無亡也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子而可逐公曰善乎晏子之願哉一願晏子之願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其母死葬墠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縱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勸衆也以爲君財留工故制樂不淫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無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淫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安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曰爲不經聲受而色說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此一心矣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僧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僧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離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便抱背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衆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穆公乘龍升而理天下

以黃布裹燔焫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事而不覺。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倨天閒。蹯喙北海。顓尾嗥於天地乎。然而溼濕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蟭螟。再乳再飛而蟲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莊公圍門而圖吾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閒。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圍門而圖吾國。人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於閒。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於蒲。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組纓。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遽。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賚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寡人而加于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景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遽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賓。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晏子殁後。不復聞不善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非今日善吾不食諂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拜而歸。魚車塞逵。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駕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遵行也。

荀子　楊倞注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爲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文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奭轂及愼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卽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觸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歟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要之纔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疎昧間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往復一終遂得藏事以塘謬陋誠不足發揮儒衛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頻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

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遊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諸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書本字証反於周時人名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豈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荊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曰申屠

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時爲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剞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益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爲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爲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唯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詆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爲通荀子書僞字凡作爲字之爲非詐僞之僞是與平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卽作爲之爲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僞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此僞卽爲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爲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荀子僠校所據舊本并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註本此乃當時坊刻所據誤者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本與纂圖互註本同出一源故其本真相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釋節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玉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奐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金圃輯校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圖圖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遂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道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愼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閔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摯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益周公制作之典禮雖春秋之四夷交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好事者時亦覽之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惊以末宦之眩於聖代謂荀孟有功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啟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信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會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通增其蕪穢耳益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柱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彊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第十八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十二月也○惟背不記宿岡本作倚案不記申枅宋本作申枅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荀子卷第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謝氏曰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元刻作青藍謂染本因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無於字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柔煖也一作暴曝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引此作暴非○暴舊本作曝盧文弨曰暴與曝同○案暴曝皆俗字王肅注孔子家語引此作暴疾顏師古注急就篇引此作曝說文無曝字有暴字云疾有所趣也段玉裁曰暴曝古今字今據正）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貴因篇曰吳起謂於越之王曰大王之所得臣者三人於越之王遂以殺吳起而收其三子於越案本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干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見知分篇大非於越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又作干遂淮南同注於越猶言干越音案國策作干隧然俗氏自作干越故以於越爲釋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詩小雅小明之篇言能謹慎其威儀則自安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大雅既醉之篇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謹慎其威儀則自安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靖共猶言於越呂氏春秋知分篇大非於越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又作干遂淮南同注於越猶言於越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證上文）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爲學則自化道故神身則自爲故福）

蒙當爲蔑方言云鵽鶉自關而西謂之蔑或謂之鵽或謂之鶉自關而東謂之蔑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蓋身亦猶斃草之危也蔑蒙聲相近故通用斃仆也言蒙鳩所蓋身亦猶斃草之危也或曰蒙鳩小鳥也巢於葦末以發繫之故其巢危而不折也蒙鳩一名巧婦鳥一名鷦鷯一名桃蟲一名鵙鳩一名女匠一名工雀一名天雀一名黃雀一名過羸一名黃脰一名巧婦一名刺巢一名竊脂一名竊玄一名鶴雀一名隹周一名嘉賓一名嘉客一名蠭蠭一名蠭雀一名蠭鳥一名蠭子一名蠭母一名蠭鷃一名蠭鷃一名蠭鷃

荀子 卷一 王 藏版

在乎脩身也 眞積力久則入 眞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 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生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樂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爲典與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統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爲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文進退等級之文 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 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靜謂知所措履也 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端讀爲喘喘微言也蝡微動也一皆也或喘或蝡人之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韓侍郎云則當爲財與纔同古人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之物也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 謹者不識人之顏色○順宋本作慎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詩云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詩小雅巧言匪交匪舒淫亂於下也舒遲也言非交接不敬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呼曹切衆口也與囋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何謂其多言下云如嘈嘈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傲非也 嘈與囋同學莫便乎近其人 謂賢師也學莫便乎近其人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世遠事而不切文義隱約而不能曲說也春秋約而不速 春秋約而不速謂其文義隱約而不能速明也 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 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於人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 學之人經無速於好其人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之 字體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韓案捺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韓案捺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謂慎子曰子安重行劉績官其主安輕益當時人語勤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鮮寡也志謂傳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但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變也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 所成所出皆所由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爲人之綱紀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之綱紀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之綱紀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

堯禹篇請寫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則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敬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階身自爲名譽則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名之效不能遠動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濕之處亦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楊倞注解則是當周之人有解上駕謂材下如駕馬者也言以師友去其惰慢之心以輔其身也當如此之以輔之解乃合文義耳

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高壽身之益更大也　安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

世之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外傳作安於時通利以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則達而於時則處窮則處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慢　提弛緩也爾雅嫚嫚安也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　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眾人野郊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獲得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也此也抑助也先謂首唱隊也言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也○案韓詩外傳作率善和人者謂之順反下同

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與諂義同故爲不善和人也　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爲是以非爲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爲非則謂之愚

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恢之人保利非義謂之至賊保安○非義元刻作弃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閱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提緩也閱與提提皆緩也

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少謂鄙共要和治之謂也秏與耗同

治氣養心之術　言以禮脩身是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也　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漸進也或戒也或反也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　膽有膽氣戾忿惡也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也　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　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也捷速也懼其太陵遽故節之使安徐也　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卑謂謙下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隆衍而中止皆謂之嘉善謝氏

淫泆淫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泆淫亦謂遲緩之人如有卑濕之處也作役也又動也　偏違背不能端志意誠信所謂爲僞也　事役而不慤　慤謹也於功程及勞役錄錄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不曲謂直取之也　偏違而不慤事役而不錄　錄錄猶領錄也言領錄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　橫行謂不順理而行也橫行天下所至皆貴也○橫行天下所傳者五十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當爲當今在者尚有五十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偷謂苟避於事儒亦懦也轉脫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也郭璞注方言云偷愚也又云轉脫者謂偷懦之人尚求免於事也

偷儒而不曉分　曉悅也分拔文義改正饒樂之事則佼兌而不曲　兌悅也言接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偷儒而不曉分拔之義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爲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此字作物役物之物非是

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順理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　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此字作物役物之物非是

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順其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其道也　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行其道也

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順理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順其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其道也　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行其道也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愼愛人術法也

難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橫行天下所至皆貴也○橫行天下所傳者五十篇此云三十五篇當是五十之誤蓋有分并之故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偷謂苟避於事儒亦懦也轉脫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也郭璞注方言云偷愚也又云轉脫者謂偷懦之人尚求免於事也

偷儒而不曉分　曉悅也分拔文義改正饒樂之事則佼兌而不曲　兌悅也言接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偷儒而不曉分拔之義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爲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此字作物役物之物非是

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順理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行其道也　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順其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其道也　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行其道也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愼愛人術法也

難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橫行天下所至皆貴也○橫行天下所傳者五十篇此云三十五篇當是五十之誤蓋有分并之故也　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偷謂苟避於事儒亦懦也轉脫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也郭璞注方言云偷愚也又云轉脫者謂偷懦之人尚求免於事也

偷儒而不曉分　曉悅也分拔文義改正饒樂之事則佼兌而不曲　兌悅也言接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偷儒而不曉分拔之義也

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倚奇也方言云秦晉之間凡奇人謂之倚魁楚謂之柯或謂之奇故倚魁連言之倚魁猶奇瑋也

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猶奇瑋也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

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　故學曰運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曰學不爲倚魁之行非不爲倚魁之行非不爲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　止而不爲倚魁之行非不爲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　不爲倚魁之行非不爲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　倚奇也

凡無厚不可積而大千里積厚之極也　故得其大千里千里積厚之極也

者舉大之極也　故得其大千里千里積厚之極也

子又曰無厚不可積而大千里積厚之極也　故得其大千里千里積厚之極也

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倚奇也方言云秦晉之間凡奇人謂之倚魁楚謂之柯或謂之奇故倚魁連言之倚魁猶奇瑋也

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猶奇瑋也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

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　故學曰運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曰學

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猶奇瑋也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

故學曰運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曰學

謂學者傳此言也運待也直更反　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鱉千里累土而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增入者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證此者也

而不輟丘山崇成　○兩而字宋本有重遂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句係後人妄增入者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證此者也

非楊氏本文今一案倒去之厭其源閼其濟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濟水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宋本作或不爲閣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謂怠情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朗謂之士爲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也好法而能治其事也謂能治其事也書曰咸陽克齊聖廣譬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盡也

義謂但約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雖故雖言之也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渠不寬泰之貌渠遽古字渠通渠渠猶志識也不識其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謂不違師法之教如此也故無師謂不師法之教如此也

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謂不違師法之教如此也故無師謂不師法之教如此也

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自辨色以耆辨聲也舍亂安無爲也舍與捨同亂安人執百爲此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所安斯爲貴也禮或爲體

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所安斯爲貴也禮或爲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證上文

則可謂惡少者矣愈益惡行事皆謂惡少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則可謂惡少者矣愈益惡行事皆謂惡少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

譾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敦與惇同加好學遜敬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敦與惇同加好學遜敬焉則可以爲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愈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

譾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敦與惇同加好學遜敬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愈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

可以爲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愈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則可謂惡少者矣愈益惡行事皆謂惡少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則可謂惡少者矣愈益惡行事皆謂惡少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

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證上文順與慎同則法也慎合天道如文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證上文順與慎同則法也慎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慎天之法則也

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證上文順與慎同則法也慎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慎天之法則也

譾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敦與惇同加好學遜敬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愈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

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愈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

可以爲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愈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則可謂惡少者矣愈益惡行事皆謂惡少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則可謂惡少者矣愈益惡行事皆謂惡少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

君子易知而難狎 坦蕩蕩故易知小心而志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也 畏思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心以爲非則捨之

交親而不比 親謂仁恩比謂邪狎言辯而不辭 辭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 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 道與導同 不能則恭敬縝絀以畏事人 縝與慎同絀與黜同 小人能則偲傲僻違以驕 偲傲僻違皆節度貌 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如字

君子寬而不慢 慢與慢同 廉而不劌 劌利傷也 辯而不爭 察而不激

廉隅不至於劌物也 莊子云傷生劌性 察而不激 激謂過甚 立而不跛 跛偏也 強而不暴 暴謂侵陵 柔從而不流 流謂放蕩 恭敬而容 不至於孤分異也 夫是之謂至文 言德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此之謂矣 詩大雅抑之篇

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 疵病也或曰訾當爲譬○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元刻無 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 蒲葦所以爲卷者也剛強猛毅庸所不信非騶也 信讀爲伸古字通用以義變應變曲直故也 以義變應變而曲直其所知當於曲直也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詩小雅賓之初筵篇 左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 詩小雅賓之初筵篇 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段提行今案當別爲一節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天而道○正文則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道也 畏義而節節謹也或曰止禮也 大而變應知當曲直之義變應知當 大而變應變故左右也 愚則端慤而順 端慤謂無機智也 順謂從上也 法忠謂無機智也 由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 法忠而由 由用也 見由則恭而止 恭而止也 縱而不恣也 喜則和而理 喜卿和和而理 愛則靜而辨 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卿和和而理愛卿靜而辨 辨而不諰 諰猶疑也 夫是之謂成人 詩大雅抑之篇

君子易知而難狎 坦蕩蕩故易知小心而志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也 畏思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心以爲非則捨之

交親而不比 親謂仁恩比謂邪狎言辯而不辭 辭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 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 道與導同 不能則恭敬縝絀以畏事人 縝與慎同絀與黜同 小人能則偲傲僻違以驕 偲傲僻違皆節度貌 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如字

君子寬而不慢 慢與慢同 廉而不劌 劌利傷也 辯而不爭 察而不激

廉隅不至於劌物也 莊子云傷生劌性 察而不激 激謂過甚 立而不跛 跛偏也 強而不暴 暴謂侵陵 柔從而不流 流謂放蕩 恭敬而容 不至於孤分異也 夫是之謂至文 言德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此之謂矣 詩大雅抑之篇

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 疵病也或曰訾當爲譬○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元刻無 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 蒲葦所以爲卷者也剛強猛毅庸所不信非騶也 信讀爲伸古字通用以義變應變曲直故也 以義變應變而曲直其所知當於曲直也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詩小雅賓之初筵篇 左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 詩小雅賓之初筵篇 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段提行今案當別爲一節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天而道○正文則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道也 畏義而節節謹也 大而變應知當 大而變應變故左右也 愚則端慤而順 端慤謂無機智也 順謂從上也 法忠而由 由用也 見由則恭而止 恭而止也 縱而不恣也 喜則和而理 喜卿和和而理 愛則靜而辨 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卿和和而理愛卿靜而辨 辨而不諰 諰猶疑也 夫是之謂成人 詩大雅抑之篇

君子易知而難狎 坦蕩蕩故易知小心而志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也 畏思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心以爲非則捨之

交親而不比 親謂仁恩比謂邪狎言辯而不辭 辭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 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 道與導同 不能則恭敬縝絀以畏事人 縝與慎同絀與黜同 小人能則偲傲僻違以驕 偲傲僻違皆節度貌 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如字

君子寬而不慢 慢與慢同 廉而不劌 劌利傷也 辯而不爭 察而不激

廉隅不至於劌物也 莊子云傷生劌性 察而不激 激謂過甚 立而不跛 跛偏也 強而不暴 暴謂侵陵 柔從而不流 流謂放蕩 恭敬而容 不至於孤分異也 夫是之謂至文 言德 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此之謂矣 詩大雅抑之篇

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 疵病也或曰訾當爲譬○正文美字元刻作善又舉人之過下宋本有惡字元刻無 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 蒲葦所以爲卷者也剛強猛毅庸所不信非騶也 信讀爲伸古字通用以義變應變曲直故也 以義變應變而曲直其所知當於曲直也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詩小雅賓之初筵篇 左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 詩小雅賓之初筵篇 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段提行今案當別爲一節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天而道○正文則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道也 畏義而節節謹也 大而變應知當 大而變應變故左右也 愚則端慤而順 端慤謂無機智也 順謂從上也 法忠而由 由用也 見由則恭而止 恭而止也 縱而不恣也 喜則和而理 喜卿和和而理 愛則靜而辨 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卿和和而理愛卿靜而辨 辨而不諰 諰猶疑也 夫是之謂成人 詩大雅抑之篇

遲時辭下句舊本倒作靜而理當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 通則文而明 文而有章 窮則約而詳 隱約而詳其道也 小人則不然 大心則慢而暴 小心則淫而傾 以邪詔事人也○宋本淫上有知字 淫字今案元刻及外傳俱無 則攫盜而漸 漸進也謂貪愚則毒賊而亂 漸進也謂貪愚則毒賊而亂 毒害也 亂而無畏 無畏忌也 見由則兌而倨 兌說也言喜於得幸而倨傲也 見閉則怨而險 怨而險隱賊也 喜則輕而翼 輕謂輕佻失據翼翼小鳥之貌如小鳥之翼然也言小人喜輕佻如小鳥之翼然 反或曰與慢同說文云慢惰也 憂則挫而懾 遁則騁而偏 偏邪窮也 弃而傰 弃自弃也傰當爲溃方言云潰發也字書無傰字 傰詩外傳作弃而潰 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 雖從必疑 猶如也 若未從也雖從必疑猶如也 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 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 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 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 卑賤也爲在下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 上治字非治亂也 禮義者治之經也 經常也 而非治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也 治之爲名猶曰君子爲治而不爲汙也 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辭而同焉者合矣 絜修整也 同焉不人汙而脩之者人有汙穢之行脩爲善也 與此同也 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 被加也 猶加子安案多爲語助 安案多爲語助 則輕 輕謂輕佻失據 舉也 持至誠也 而得之則易 易謂輕佻失據 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 操持也 舍止也 唯其所止至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尊也 操而得之 操持至誠而得之則尊也 舍而失之 舍止也 唯其所居至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 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 所居所止也 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尊也 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尊也 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 所居所止也 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尊也 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尊也 操而得之 操持至誠而得之則尊也 舍而失之 舍止也 唯其所止至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以閒上不上同以疾下閒上壅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恕君而自脩也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務其長不掩其短但情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爲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愨士矣不飾惡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謂之所在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

公生明偏生闇端愨生通詐僞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顧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而兼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爲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衆人之所也正文有疑當有人字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賢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夫富貴者則類傚之富貴之類皆傚之也不論是非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若是也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聖世者也險莫大焉

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於暗闇之世陋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爲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楚相大夫字子魚貴直也○田與陳古多通用

榮辱篇第四

憍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媟同慢也殃或爲咼憍○憍元刻作憍恭儉者僅五兵也僅當爲屏却也說文有屏字屏蔽也與此義不同五兵元刻無兵字今從宋本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人深故與人交不得媛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狹也謂狹大之親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容者皆由以言容身也○正文危足無所容也

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可以安步高岸深谷不可以趨馳巫山黔中以多蠱聞蠱謂腹中諸蟲也故曰以巫山黔中以多蠱聞也蠱其地出名戈其狀未聞也荀子曰楚人鑄戈戟刑而莫邪已下疑有脫文

人也所謂以孤父之戈鐕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鐕投也以責而用於賤也

今從宋本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人深故與人交不得媛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狹也謂狹大之親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容者皆由以言容身也○正文危足無所容也

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

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覺利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愨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愨
謂材性原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
歡樂平易也詩所謂愷悌者也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
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
如此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納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
所以畯之也○案注取之道當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
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
天下之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元刻首
道也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
句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曰或當爲正多十一字今從宋本上則能
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
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形埶圜籍度尺丈量牛羊曰圜籍謂簿書也
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辭圜謂揆之形錄謂書其戶口之數也○正文循元刻作脩若制父
本同今不知其義護守其數愼不敢損益也脩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元刻作脩
從宋本
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爲治者也是故三
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
弟原慤軥錄疾力以敬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
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
作也敬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飾邪說文姦
言爲倚事倚已解上倚事倚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爲慆慆當爲滔滔謂
不戢也或曰陶當爲逃陰陰其情也慢悍憍暴慢與驕同以偷生反側於
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
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也
由於計慮之失也楛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
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
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
疾爲詐而欲人之善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親己也
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謂慮之難知人難測
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難立謂難執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
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
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
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
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故窮
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身死而名彌白白明也小
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
賢過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
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置也故也亦與措同
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
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也正而有美德
之爲暬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桀紂
桀紂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譬鸒雅烏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
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仁
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突盜常
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侵當爲浸浸亦汙也水
人無譯曰舁以其辱行汙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浸漬謂之漫莊子云北
遠也一曰漫漬非常之事遠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
也○案下有曰字宋本無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
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
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
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
之文理養與癢同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
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
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積習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
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
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
寡爲彼何也曰願也言人不寡彼達師曲於性之偏知也
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
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脩飾曲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
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有
大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
足（所貴也）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爲不知足剩不字或曰不足猶不得也）今人之生
也方知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餘刀布有困窌（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也困窌所以藏也圓曰困方曰窌窌也地藏曰窖窌匹覺反○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字注今從元刻）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
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者也篋淺藏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
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
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節制也或作禦禦止也）收斂蓄藏以繼
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亦讀爲豈）幾不甚善矣哉今夫
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侈不
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爲太屈竭也安語助也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
○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
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乞食贏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況
瓢囊飾作爲之君子也）故曰（語助也）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
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汲井索也幾近也言不近於智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
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說見勸學篇）再之而可三也（說見勸學篇）一則有
之而可久也（不可中廢之而可遍也知禮義隆積之而可通也則於事無不遍）廣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
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則無危難）反鈐察之而愈可好也（鈐與箝同言也雖知禮樂之後却箝察
之愈可好也雖不好也不敢愈音愈）以治情則利（利記曰聖人
之所以治人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以治之）以爲名則榮（榮意者其是邪榮意莫
大於此）以羣則和（和同獨處則自足也）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大夫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
欲則埶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
以分之（以禮義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
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有貴賤之等（貴賤謂貴其貴賤其賤使
各當其分雖貴賤不同然謂之生平也）故或祿天下而
不自以爲多（謂爲天子爲祿也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
不自以爲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爲迓迓旅衆也抱關門牟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也）
其分然雖賤而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之也）不以爲煩也
之謂人倫（倫有此語引以喻貴賤雖不同而順漸之次第也）
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漸而齊）
若漢書之一切者（一切者權而暱辭枉而直然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
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駿大也蒙讀爲厖厚也今詩作駿厖小王大厚於下國皆下賴其德也）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非相篇第五（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說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務其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形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形注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卷作二十

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縣鄙人姓名今屬弋陽期思縣鄙人姓野之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突謂短髮可憂突然者故莊子說趙人也突禿長也軒較車前後兩邊曲鉤也說文云軒曲輈也輈車轅也今毛詩本倚作綺正義明云倚此車較之車則本
鈌士蓮頭突髮長左左脚長言脩文德不務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輈也輈車轅也
注考工記云較兩輈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今本倚字宋本皆不誤）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
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戊之子高楚僭稱王其大夫稱公曰公亦是也或細也葉
音攝）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平王之孫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子長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結）葉八子高入據
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
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揣揆與度同約也謂約

計其大小也絜戶結反莊子匠石見櫟社樹絜之百圍櫅胡瓦反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絜注以志意二字訓志意肥胡賄反○案注意當作意肥音義同○案注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長字疑一字或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心爾心字衍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偃姓王其狀偃仰不能俯故謂之偃王言不能俯視爾雅無骨也○馬元烈作焉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注同今案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仲尼之狀面如蒙供方本也仲尼之狀面如蒙供供子盧賦曰蒙公先驅韓詩外傳作蒙戴公先驅為供音恭懷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供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周雅云本立死曰槷與菑同皐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瓜之青綠色○注槷一作臲傅說之狀面無須麋麋眉同禹跳湯偏枯之狀手不爪胘不生馬跳行貌偏枯半體不遂之病也○注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傅說殷高宗時賢相也事見書大傳湯偏枯半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清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子張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重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注出書成章當時傳聞今者傳說盡非究所出也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荀卿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好醜相欺傲也○從者注非古者桀紂長巫妓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妓好也倍萬人曰傑越過人也勁勇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必考桀紂為證也僇辱也○注僇止也非是卽天下之惡皆歸焉歸也注非是非容貌害也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貌之惡也禹跳湯偏古之人有言曰相馬以口觀人以目口不論其狀目不勝其意傳曰口可劫以利目不可欺以巧此之謂也故長目而豕視大口而狼顧豕視不能遠狼顧不能前此皆以形相待而君子賤之也

故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擇術不精為蔽二者不除大理不足以經緯萬物也

故曰治之要在於知人知人之要在於論心論心之要在於知道知道之人必好之體之察之而後可也

好之體之察之而後可也者好之體之察之而後可以為師也

好之者好其道也體之者體其義也察之者察其微也

好之體之察之而後可以為師也

好之體之察之而後可以為師也

好之體之察之而後可以為師

說也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所善謂己所好尙也故賢人以言美於鬬蠅蠅文章貌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謂之繡黑與青謂之黼黑與赤謂之黻青與白謂之雜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文赤與白謂之駁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其言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倦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而不知文飾若墨子是也以終身不免埤汚傭俗埤汚皆下也謂鄙陋也埤與庳同下者也陴音婢汚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字舊音扶爲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識說者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爲難也說音稅之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患雜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雜陋近世則人所知遠舉則人所不知近世而不雜陋遠舉而不繆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雜陋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嬴餘也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匽榘矱之於己也府與俯同敦物之貌或讀爲附附亦地之下者也陴音婢汚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字舊音扶爲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識說者君子制人非制於人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說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所謂得焉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捷捷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接人人則引而捷之言正己而動故人也或曰捷當爲楫楫檝也言正己而動故人如以楫檝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楫以世反檝者檝楫也正己爲舊本說正作記說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捷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謂說也故君子賢而能容罷弱不伍事者普蓋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兼術專一也兼容之術也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說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芗言語之芬芳也

貴而能容罷弱不伍事者普蓋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兼術專一也兼容之術也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說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芗言語之芬芳也

貴之而不說人人莫不貴之也傳曰不使人知貴之也而君子爲所貴況其說之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言其大略雖法先王而不知禮統統謂紀綱也猶然
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遲貌統禮記曰君子蓋
文作然而猶材劇志大無注 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
謂之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
約而無解僻約結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
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
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
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
世而孟軻子不知舜之道而不
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
教教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孟子曰當仲尼之門
所不爲僻 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異先君子之言
也言自設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魯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 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
所非也 溝猶爲拘拘愚也猶猶瞀也不定之貌嚾嚾讙囂也
也漢書五行志作讙讙與此義同 子張之賤者也 子張孔子弟子陳人姓顓孫名師字子張
之賤謂爭辯也拘音鉤○注拘謂孤陋慈愚貌楚詞九辯遁拘慈以自苦五行志又作傴僂
舊與此書獨效篇同許慎作說文作傴僂皆一物也今改正溝猶瞀儒合四字爲曼頤遂受而
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言垂德厚於後
世也 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
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
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羣合也大古謂上古也 奧突之
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向謂
之奧東南隅謂之突言不出室堂之內也斂聚也佛讀爲勃勃然興起貌綏一說反
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
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
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容臣一國所能容臣諸侯所
其賢無一君 一國能畜 畜養也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
臣況也 況比也言其所成之名比況於人莫能
得以爲臣或曰況況於人莫不願以爲臣況況名之後則十者之後則偶故謂之況○宋本正
輔佐也況兩後莫不願得以爲民乎未知其賢則無
國能容也況日況況名之後則十者之後則偶故謂之況○宋本正
成名而歸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況而未當 是聖人之不得
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裁同長養人民兼利天
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通達之處人力所通者也至人力所
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

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
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
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著宋本從竹作著下並同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 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皆繫於信也 貴賢
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
知默猶知言也 論語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
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遍貫類謂
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險又賊害不測如神害不測
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辭辯不順道理不悉察也
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爲僻僻邪也
澤玩與頑同名姦也給急也便利此三姦者聖王之所
謂之姦說者疾也給急也便利此三姦者聖王之所
不以仁也 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於常理知
而無法好其異見之謂知知音智好呼報反
而操僻淫之事擅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兩數事爲之也好姦而與衆
好姦而與衆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荀求利足而迷惑不顧患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知不以窮人知
如字別音智 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
不以傷人不知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
然後爲聖德也 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
是之謂誠君子 誠實也謂無虛僞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此之謂也 已解在前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冠逢其容良進謂冠在前也逢大也謂逢掖也
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
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
猾之人矣 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安 楊倞曰妖怪狡猾之人
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嚴然恰然莊之貌嚴然恰然莊嚴貌也
詳或曰祺祥也吉也謂安泰不憂懼之貌恢恢廣廣皆容眾之貌昭昭明明之貌
蕩蕩家夷之貌其冠進其冠逢其容憨憨然愉然悸然輔然端

然謹然淵然縱縱然舊舊然是子弟之容也（謹然自慎之貌）觀其坐（觀其坐時）如尸（如尸主）其立（其立時）如齊（如齊立）其客（客）其色（色）之（之）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猶然（猶然）而（而）後（後）受（受）教（教）（觀其坐如尸其立如齊其客其色之盛者猶然而後受教）其（其）言（言）之（之）文（文）（其言之文）有（有）類（類）（其言之文有類）也（也）（言盛者猶如此況其下乎必以義服也）

悖悖然（悖悖然）情（情）（悖悖然情）不（不）（悖悖然情不）通（通）（悖悖然情不通）達（達）（悖悖然情不通達）之（之）貌（貌）（悖悖然情不通達之貌）也（也）（悖悖然情不通達之貌也）郭（郭）（郭）云（云）（郭云）江（江）東（東）呼（呼）（郭云江東呼）悖（悖）（悖）為（為）（悖為）悖（悖）（悖）（悖為悖悖）也（也）（郭云江東呼悖悖為悖悖也）

紛紛然（紛紛然）（紛紛然）相（相）視（視）（紛紛然相視）附（附）之（之）貌（貌）（紛紛然相視附之貌）也（也）（紛紛然相視附之貌也）

嗷嗷然（嗷嗷然）不（不）（嗷嗷然不）休（休）（嗷嗷然不休）（嗷嗷然不休）之（之）貌（貌）（嗷嗷然不休之貌）也（也）（嗷嗷然不休之貌也）

未（未）（未）詳（詳）（未詳）或（或）曰（曰）（未詳或曰）與（與）（與）學（學）同（同）（與學同）（與學同）未（未）（未）詳（詳）（未詳）其（其）（未詳其）敬（敬）（敬）也（也）（未詳或曰與學同未詳其敬也）

縱縱然（縱縱然）不（不）（縱縱然不）離（離）（縱縱然不離）之（之）貌（貌）（縱縱然不離之貌）也（也）（縱縱然不離之貌也）

（縱縱然不離之貌也）

（縱縱然不離之貌也）

愛益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蒯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引此者明臣事君亦猶武王之繼祖考也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大位也理謂能成其祖考之事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正文人字元刻作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耐忍也慎讀爲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之道耐乃代反必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忍急用之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實而必無後患之術也或曰荀子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門人多仕世遭秦治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強國在時君所擇同歸於治者也若商鞅李斯皆極言變詐以拯斷民於塗炭卒被車裂之禍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又荀卿明且哲豈於大國故或其保身推賢之術與大體云異哉○正文也字元刻在賢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爲固寵之術亦不善於持說矣注翻爲之解非是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盈則慮溢慮不足也當其後不足而先防之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簡隘也恐其及既既盡也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賢此之謂也巧者多作淫泆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賭之也愚者反是處重擅寵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排排也言重傷之也輕舊怨以爰富而不施道施惠之道欲重其厚施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俟也炊與俟同俟待也

故君子時詘則伸時伸則詘詘爲譬喻之詞非譬喻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俟也炊與俟同俟待也

而持之者寡矣隨許規反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仁則必有聖知之名者在於所立效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術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愼謹以行之端愨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敬厚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恭敬謂順也疾力勤力也固兌之時則尤加勤

力而不敢怠惰申重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即多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功勞省所景反

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執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辱之是猶伏而咶天咶舐也舐或作舐教經而引其足也舐與咶同教經而引其足也舐與咶同言違也教經而引其足也舐與咶同言違也教經而引其足也舐與咶同言違也

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爲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定謂儒者得權執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慈必爲順下矣必不爲朝亂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歎辭也財與裁同財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執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爲人君也任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弊屋漏雨者也仲尼將爲司寇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人家語曰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多踰法僭之踰六畜者飾之以詐偽也踰越也僭差也

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高價定賈也蚤正平正也平正以待之謂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物自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豫賈而物自至也

孔子聞居閫黨之子弟閫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校母者取其多也○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字居於閫黨閫黨之正文以待之下治本有者字居於閫黨閫黨之子弟閫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有校母者取其多也閫居閫黨之子弟閫不分均有無於分均之中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閫居分有親者取多其卷一作畀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孝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下位元刻作其位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讙讙喧也言贊齊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

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參誕則虛（遵道則自委積參誕則九詘空虛也）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起之宋本無之字）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皐澤中水溫出所爲水泊外數至九陰深遠也）比周而譽（鄭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俞讀爲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屈不讓（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能小而己斯亾此之謂也（舍釋折無適也除）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舍釋折無適也釋讀爲釋除釋折之釋言必釋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倡（倡優也伸讀爲身字之誤）好升高也指其項者愈眾（指頭項九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故明主議德而序位所以為不窮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其職別也言能治辨爲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辨治也交謂上下相交接也）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也（養生爲己至道謂此生之從民德言不知禮義也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從俗元刻作容俗今從宋本）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案宋本橋從木元刻從手亦可通篇亦同正韻引荀子亦從木）多當矣而未論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論謂未盡善未安謂未盡善未周密謂未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節也節）節文也言安然應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爲也要一遍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乎正和民之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雖博維眾

多知理一人之少也○賢人舊作聖人誤井井兼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正文有理各本作有緣理案注則正文條字衍今刪）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謹己不可干以非禮也○注干以各本皆誤到今從謝校正）分兮其有終始也（言各當其分郎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散散兮其能長久也（散散不足也亂生始不足故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從己其地在咸皋之間又漢高都位於汜水之陽在汜水之陽所營也汜水流經滎陽縣東北入汴）紹紹兮其有文章也（紹紹謂容貌之貌紹與照同）綏綏兮其樂人之臧（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爲緌緌與照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或爲愿愿與恐同）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出乎一謂一以貫之也）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精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挾讀爲浹浹洽也）神固之謂聖（聖此已上皆論聖人之德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也（出行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爲（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皆紂之諸父貴臣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五災五行之災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懼曰出三日未當至其益文上三分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也（鎬照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樂樂兮其執道不從己其地在咸皋之間又漢高都位於汜水之陽在汜水之陽所營也汜水流經滎陽縣東北入汴）紹紹兮其有文章也（紹紹謂容貌之貌紹與照同）綏綏兮其樂人之臧（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爲緌緌與照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或爲愿愿與恐同）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也（出行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爲（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皆紂之諸父貴臣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懼曰出三日未當至其益文上三分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也（鎬照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樂樂兮其執道不從己其地在咸皋之間又漢高都位於汜水之陽在汜水之陽所營也汜水流經滎陽縣東北入汴）紹紹兮其有文章也（紹紹謂容貌之貌紹與照同）綏綏兮其樂人之臧（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爲緌緌與照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或爲愿愿與恐同）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也（出行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爲（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皆紂之諸父貴臣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懼曰出三日未當至其益文上三分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也（鎬照和

爲天下之顯諸侯執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伐紂以甲子之日兵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迎謂迎之也太歲尸之）曰歲在鶉火（鶉火星名在午）以出歲在北方（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汜音祀○案正文至汜音祀下文汜水之汜字從氾不從氾）名懷地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在此方不北征（北征武王不從）名汜水名（汜水名書曰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又河水汎溢也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天雨三日夜不休氾音祀○案正文至汜音祀下文汜水之汜字從氾不從氾）名山名（山名壓溝山名崩壓也溝讀爲隧隧壞道也）山隧（山隧共河內縣名其頭蓋其體之山名壓溝山名崩山名）摧也（摧也隧讀爲墜墜落也）子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也（鎬照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樂樂兮其執道不從己其地在咸皋之間又漢高都位於汜水之陽在汜水之陽所營也汜水流經滎陽縣東北入汴）紹紹兮其有文章也（紹紹謂容貌之貌紹與照同）綏綏兮其樂人之臧（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爲緌緌與照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或爲愿愿與恐同）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也（出行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爲（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皆紂之諸父貴臣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懼曰出三日未當至其益文上三分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也（鎬照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樂樂兮其執道不從己其地在咸皋之間又漢高都位於汜水之陽在汜水之陽所營也汜水流經滎陽縣東北入汴）紹紹兮其有文章也（紹紹謂容貌之貌紹與照同）綏綏兮其樂人之臧（綏綏安泰之貌綏或爲緌緌與照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或爲愿愿與恐同）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也（出行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爲（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皆紂之諸父貴臣也）周公曰剏比干刳賢臣箕子飛廉惡來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懼曰出三日未當至其益文上三分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也（鎬照和

之日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之誅紂也（誅紂也○宋本作殺紂）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閒謂之扆也○宋本作殺紂天子之籍今從元刻案坐當作立）諸侯趨走堂下（趨走堂下謂有事奏之也）當是時也夫又誰爲恭哉（恭敬也）嬖妾之子孫荀不狂惑者莫不（嬖妾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者天下之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官則無所見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論也其行多當矣而未盡也（未盡謂未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節也節）節文也言安然應節若身之生四枝不以造作爲也要一遍反下要時同）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乎正和民之若天告四時使成萬物也）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雖博維眾

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與禹馬邊矣而不能以至遠
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
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者能及遠又中微謂之羿也）用百里之地而
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强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
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
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已解非十二子篇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爲衍文脫誤在此段上文無此在字據上文語勢當作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間莫能與之爭勝等字）棲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
之（棲讀爲栖栖猶皇皇也）也是大儒之徵也（徵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
比類於善不爽之言其舉事無悔其特險應變曲當
爲狂妄之言（其舉時險應變曲當其時險也）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偃仰俯仰隨時變改也）千舉萬變
其道一也（其道一謂皆踐於治也故曰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稽同楷法也）其道一也（稽同楷法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英傑之士則畏而化之）
故也（故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英傑之士則畏而化之）
瑣逃之（瑣逃猶逃竄也）（瑣逃猶逃竄也）
說畏之眾人嫗之（眾人初皆非其所爲成功貴通則嫗之也）
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棄路之人皆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雅儒者之儒也）
無正義以富利爲隆是俗人者也（隆厚也）逢衣淺帶解果其
冠（逢大也淺帶博帶也解果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衣博帶則約束衣服者深故曰深帶解果衣言儒者之無所疑慮作也）
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
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雅儒者之異也）
法先王而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殺猶略也）
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殺猶略也）
夫隨當時之世而立制度是豈知治之統邪（言不知治之統也）若引上古不
法後王不一制度不隆禮義而殺詩書（殺猶略也）
於時制度（時制度謂後王之制度也）故仲尼儒春秋盡門閭法韓詩外傳
作不知法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
先王也（言不知法先王也）其衣冠（冠上脫云逢衣淺帶之比）其言議談說已無
者（衣冠言上脫云逢衣淺帶之比）其言議談說已無
行僞而堅行下孟反（行僞而堅行下孟反）

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別上宋本有分字今據元刻刪）呼
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
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辭舉其上客（便辭巧辯也上客謂賓客之上者）
容容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容容猶沓沓也言君之世子也便辭巧辯左右小臣視信都反辭而爲之使事其上客謂賓客之上者）
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道若此（若此謂如上文所言）
故曰知之不以爲聖也（言不以爲聖人也）行之不以爲君子也（言不以爲君子也）
其言議談說已無法而不類其行事已無統而不
雜（雜猶博也）（雜猶博也）
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不知內不自以欺）
不自以欺（不自以欺謂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
者也（雅儒之儒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
持今以一持萬（以淺持博謂思其淺則可以博古持今當今以古持古謂傳說也先王言爲後王以古持今當今謂後王以古持古謂傳說也）
（古謂古書今謂今世）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稽同楷）其道一也（謂皆踐於治也）
（其道一謂皆踐於治也）
（其道一謂皆踐於治也）
（其道一

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服之衣服
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是非天性也積
靡使然也靡順也順其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愼習俗大積
靡則爲君子矣順積習謂以縱性情而不是問學則
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
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
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邀求也詩曰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荼毒之行由汪陂之然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
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汙穢也漫莫
反其havoc隱蔽溝瀆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知音智蔽也溝音構瀆音豆蔽無
也知也衆人謂衆庶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
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
好問然後能才藝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故爲小儒也
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
子三公也其才堪王之性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
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
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制放大國可
人主之柄也倫當爲論論等也言人道之盡於禮
也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壇累土爲壇宇屋
邊也防隄防表謂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
有標準也一隆謂厚於一不以異端亂之也言道德
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爲事故誤下云諸侯問
或不攻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問
來則以安存國家已上之事語之也
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言道德之事
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事
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事
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古而不一後王師古而不遠古也
而言遠者道過三代謂之禹遠則爲諸侯問當時之切事已久
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禹遠則爲諸侯問當時之切事已久
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正也高
嘉善謝氏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罪不以官之次序若懼說起版錄爲相也
罪不能不待須而廢須臾也○須俗本誤元惡不
待教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教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
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昭穆
安昭子據言爲政當分未定之時則爲之分別使貧
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
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
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臣當爲臣雖高下小大
不出此壇宇之限表也
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室庭
門屏之內也
君子壹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時
百家異說多妄引前古以亂當世故簡卿有此言
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
不及後王之道妄起異端則君子不能知之也
夫是之謂君子有防表也

荀子卷第四

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人皆願
凡聽論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也假借通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
是則大事殆乎滅小事殆乎遂殆危也遂因循也
既隱惛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殆小事近於因循言不盡陳則君
安存則不告也謂人以政治來問
不下於士以脩其志意來求則言道德之求不二後
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事
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當時之切事
施行之事不二後王師古而不一後王師古而不遠古也
而言遠者道過三代謂之禹遠則爲諸侯問當時之切事已久
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禹遠則爲諸侯問當時之切事已久
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正也高
嘉善謝氏

也字宋本作之則姦言並至膏試之說鋒起
也莊子曰嘗試論之鋒起謂若是非如鋒刃齊起言說而難拒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
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敗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
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則有法度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

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舉書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繩所以知輕重繩所以別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辟讀曰僻）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政舉其人存則其政息○注則其政息○注則字宋本無）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政埶齊則不壹（埶齊謂貴賤政埶同）使（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差等也）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數猶分也）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讀為贍贍足無等級則皆爭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不窮）書曰維齊非齊（書召誥言維齊一者乃能不齊以論有差等然後可以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於車中也）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惠也）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政猶教也）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雖讀為唯）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舊元刻作由與猶同）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出焉一人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宋本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嗣子曰衛嗣公）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溫而下漏（如器之上溫下漏空）（庫已實謂府庫倉廩已富實也百姓貧謂民困乏也）未及取民也（取民謂得民心子產取民者也未及取民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眾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脩禮記曰子產猶眾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眾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

王者之論 論謂論說賞賜也遺田反無德不賞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僥倖也倘數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等位等級之位也析愚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廛懋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悍凶暴也猶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

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及政事裁制萬物皆有等所以爲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田野什一什稅一也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呵察姦人而不征稅也禮記曰關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而不稅非時則禁及時則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爲之輕重也衰政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納銍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貨遷有無化居也使相歸也使有滯積也使之相歸趣也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大犬也南海有駮文駮如此乃可以長久者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駮不必至海也走馬吠犬今北之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注走馬下當有脫文

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大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匿也不疾苦其勞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隱也言無有深隔之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

鳥羽齒象齒革皮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遠崗丹干丹砂也荅一名丹干遠爲研朗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俗本又有雲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美者有球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荅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紫紶貝也紶未詳字書亦無紶字當爲蛙郭璞形春則生花荅亦貝也今之爲文綵也故財貨流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紶魚鹽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日石蛙應節而鳴蛙注云石蛙蛤形似蛙蛤之焉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龜貝爲貨故曰衣食之姓居性反○注蛙元刻作蝦同今從宋本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斬伐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之謂也能以有分義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義也能治天下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統類也

故義以分則和○正文曰以義元刻無以字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

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截斷也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

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義也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之謂也能以有分義故

用物皆盡其美而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分義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以一行萬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統類也

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牛時則草木殖斬伐生政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牛時則草木殖斬伐生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職之任使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所謂毒藥殺魚者也森耕耨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洿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是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藪草木曰童牛羊曰犉

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財則也錯千故反

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大以至約詞明禮義治化曉神善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一與數皆一也是此也已此爲人者則謂之聖人也

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牛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宰官爵也言膳宰之官掌供犧牲之事者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不使作奇伎之器也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爲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亦謂之乘存乎其治田賦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甸也

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伯謂卿也修治之也或曰伯當爲百百人也脩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之類也審詩商誅賞之體也及謂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詩商之職誦謂諷誦之也脩憲命審詩商之職誦謂諷誦之也脩憲命審詩商之職誦謂諷誦之

詐故○宋本有一人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字衍元刻無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亾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亾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亾夫王者之與亾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縣也亦遠矣○篇末自具其王至此文義讒慝當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

荀子卷第六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字內無室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友皆有可用人之理必壯狹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爲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壯狹羣居也其知異人之生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爲善或求爲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分可者適之開也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禁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觸患也奮極也說讀爲悅若縱其性情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說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在乎治者居下然後功名成焉居上無功名者則羣衆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則羣衆縣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縣隔則未縣也既無縣隔則無君臣之位也有君臣之位則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性情而無分則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君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性情而無分則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君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觸患也奮極也說讀爲悅若縱其性情而無分則爭起爭起則兵刃至矣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在乎治者居下然後功名成焉居上無功名者則羣衆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則羣衆縣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縣隔則未縣也既無縣隔則無君臣之位也有君臣之位則天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

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揜讀為掩掩蓋也出入相掩謂盡入為出使覆蓋不乏絕也）必時臧餘（臧藏也）謂之稱數（稱數足用有餘則以時藏之稱數此之謂有掩之術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徼幸之徒無德而厚謂之幸位情游而食謂之幸生也）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除也謂使商賈之數省而不征也）省商賈之數（省減也謂使農夫眾也）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

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美之貴之三之字皆謂人君安之者是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佾或勞（美謂褒寵也佚安也樂喜樂也佾與逸同勞憂勞也）非特以為淫泰奢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也言為此上事不唯為奢大之聲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王者之賢能通仁人乃得此文飾言王者之賢能通仁人乃得此文飾言王者之賢能通

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若臣疏耕而食饗飧而治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下懾服故得以法隨取若不行賞字衍今刪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得而官於列位而廢置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故有撫循也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敖謂爲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加被熬燋然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噬同惡音烏既以伐其本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擅大鐘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也不可盡於列位而廢置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賞罰不行賢愚一貫故有撫循也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錭與琱同黼黻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濟人徒備官職百姓易業然後君臣有別貴賤有等長幼有序士大夫有職分事變得應上能順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渾渾泊泊如水流貌如泉源言汸汸如河海汸汸猶洶洶也水多貌也暴暴如丘山不絕也渾戶本反暴蒲卜反暴起之貌言物多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地豈爲一人之亂改其常道哉亂君不爲治民改其常性也故明主謹順其道而愛養之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也大謂爲泰侈也使謂爲役使也可使則有功也撞鐘擊鼓而和之以雅頌鼓鼙管磬瑲瑲磬聲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皇皇煌煌也簡簡大也穰穰衆多也反反慤慎也言既醉既飽福祿又反慤慎也此言君子之祭也能盡其敬而已矣管磬瑲瑲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注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故墨術

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國而日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文鄭非鬬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民勉力而疾病以鬬爲非而日日爭鬬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愁然愈戚非樂而日不和說文云樂下首也勞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也屬注屬記云愁然憂勞貌也鄭注屬記云愁然憂勞貌也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懲止也言天方重下以病喪亂弘多民曾莫懲止也嗟嗟奈何嗚呼爲荐嗟嗟悁悁也悁悁與上下不能相制離居也鄭注禮記云悁悁然憂勞貌也離注禮記云悁悁憂也故不慤則不慎不慎則不敬不敬則不和而有疾此之謂也書康誥懲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抑謂而疾速以明政上之急也○元刻作惟民有疾與今書同案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故不敬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治謂以勞役強民也進事長功謂上之功利也輕非譽而恬倳人爲治其譽僧然盡人力視成文云僧然要時務民僧然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可行其塞固其政令一所以反要一饒反

辱國已（禮義節奏不行禮義之節文達時也或讀爲流言不習既也輕柔也亦怠緩同指不堅固也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國言必見陵辱也）其於體義（於貨財也）好法其朝廷隆禮其鄉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雖不遷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賓親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王已（已之人也）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不設貨財也）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侵陵言保於禮義也也言不然慢易也）○案楊注釋言陵慢也郭云陵懈懶也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親故謂舊知也）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踐暴怠之人也）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徵驗言其驗見也）上不愛民則兵弱（進將率不能使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下不親（不得安業也）上不隆禮則下不敬（無攻取之心也）兵弱則臨之以敵（敵謂侵伐）下不親則離之以利（離謂間其君臣）臨之以敵而離之以利（二字衍）則兵弱奉不足則國貧（所謂三百若干元刻作吊○元刻無攻取二字）上好利則國貧（虛也）士大夫眾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節用）工商眾則國貧（無限量則物耗費）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君就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節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謂歲豐也事業得謂歲豐也等制賦以差等也府庫以藏財貨錢布帛曰財錢布曰泉）上好利則國貧（虛也）士大夫眾則國貧（農桑者少）工商眾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節用）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君就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節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謂歲豐也事業得謂歲豐也等制賦以差等也府庫以藏財貨錢布帛曰財錢布曰泉）

上好利則國貧（虛也）士大夫眾則國貧（農桑者少）工商眾則國貧（農桑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不節用）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君就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節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謂歲豐也事業得謂歲豐也等制賦以差等也府庫以藏財貨錢布帛曰財錢布曰泉）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其（時謂順其時也）斟（斟酌其宜也）潤（潤澤也）之以慎其（慎其所行也）事（事謂政事）而節其（節謂節其財用）流（流謂財貨之流）通其（通謂通其財貨）道（道謂道路）而財其（財謂財其財貨）有餘（有餘謂不匱乏）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是謂藏於民）知國計之極也（交無所藏言上下不相藏）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蹶仆也）其本竭其源而汙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容其身謂容其身之安也）

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貪也而無所容其身）故曰（曰下不相應）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有貪）也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有貪）也（此自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無道則雖大必不能獨立也）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焉猶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覺悟也）汲汲（汲汲急也）然惟利之（利之謂也）鳴呼（鳴之）

持國之難易（論守國難易之法也○馬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事強暴之國（事強暴之國而已也又將兼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鳲鳩之篇）

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也）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凡攻伐者不求財貨財貨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事也為于偽反○俗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脩為也行下孟反）則當為（當為權十分泰之一錙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也楊云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此謂以地賂強國割地必十反）幹（詩外傳作割國）則以地（以地賂強國）則（則當為權十分泰之一錙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也楊云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此謂以地賂強國割地必十反）幹（詩外傳作割國）

荀子卷第七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過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埶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如無國及其蔡也索寫匹夫不可得也如無國及其蔡也齊潛宋獻是也蔡極之時○正文及其蔡也上元刻有有也二字宋本無齊潛宋獻是也潛與閔同潛音潛王寫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潛王所逐出居於衛後為淖齒所殺淖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臣子各私為謚故與此不同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大榮也之者必將道也必將道道字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也擊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所務白也白也擊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正文擊國上元刻有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扶持心持國不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楊倞為落石觀也其所不行不義不為也楊倞為落石觀也其所不行不義不為也楊倞為落石觀也其所不行不義

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如是則敵國輕之得不人心故經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亾（其亾者滅亾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滅宋而爲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縣縣引軵引軵引軵之物若引謂綦於軵所以引車引軵謂於軵國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軵以權詐爲務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六年與秦昭王會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西足以詘秦（史記閔王二十三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北足以敗燕（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八年伐宋宋王出奔而滅之）及以燕（燕噲以國讓子之若擊柏葉之易也而燕人畔噲子之死）而身死國亾爲天下大戮（爲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罪誅而封之以爲大戮也）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焉也）是無它故焉唯其不脩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各本無兩以字及下文亦同案荀子有此二字及下文乃承上文而言至此及下文乃爲長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霸王不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與措同）錯之得其人則存錯之非其人則亡（存亡謂安危也）故道王者之人而王霸者之人而霸（霸者之人謂霸者之臣也）道亾國之人而亾（亾者滅亾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言之）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積久也）法者之謂也（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嘽同）

但同言國者仰禄世之主自親耳此積久之法但然無變也隨巢子曰有陰而陰有陽而陽有時而動者社有時而功者據古禪與但通○案此但是憚明而功遠者有據而功者社古禪與但通○案此但是憚明而功遠者有據而功者社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改玉佩玉改行步也

警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正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正案錯與措通）

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聲好聲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爲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之辭）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以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國也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亾三者明主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制人不可以獨治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所以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獨治也）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王文王太公也）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彊（若紂）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如是者危（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亾（綦大而王綦小而亾分流也巨用之者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亾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大而王綦小而亾分流者存）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守其職也）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詳悉也曲列猶一日而治詳悉也）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傷妨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而治（宿素也）是所以取相也（取相猶擇相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小事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事任皇甫尹氏鄭綮小而亾者也）若是則名配三王（三王謂禹湯文武）德參天地（參與三同）總方圓而連四海（總猶束也）財萬物而制禽獸（財與裁同）夫是之謂人師（師法也）

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窳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以今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旦暮日有餘言聽決之事少而不足言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人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惡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治之任勞使然也日而資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也日而資反天子一國謂諸侯也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秏額莫甚焉秏額精神竭秏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肖與天子易埶業臧奴婢獲不肖謂愚頓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肖與天子易埶業臧奴婢獲不肖謂愚頓也方言曰制淮海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之閒罵婢曰獲秦晉之閒罵奴婢曰臧獲埶謂之臧楊倞謂臧獲賤稱之人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執業權埶事業也○案方言燕齊之閒罵奴婢曰臧

多罷士少愿民多悍上一而王下一而亾一謂令行也故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上一而王下一而亾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甲兵宋本作用兵今從元刻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皆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謂無所關也案紂卽序於有天下之執索爲四夫而不可得也卽序於有天下者之執謂紂是也是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皆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竝亾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鰥不以家未娶曰鰥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加於孤獨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親上也謂親上爲隆正也皆以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以何疑焉作同以觀注以同用爲言可見○正文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謂日日也貫日日日也使俶擾於用揆度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宏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賤役者也械器用也皆有等宏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爲浹浹洽也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則是官人使吏之人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之吏數同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以正隆正本朝而治近又務治遠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當隆政所以正隆正本朝而治近又務治遠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自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治近又務治遠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當隆政所以正隆正本朝而治近又務治遠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蔑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中謂論說之中當爲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決當一人而天下治當一人而百官正當一人而萬事理當一人而四海之內莫敢不順從是人君者之極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向上也上位而作威也）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丘甲田賦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反）不好循正其所以有（一本卷前作脩正脩字是）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案循正脩字是）三邪者在朝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事任也謂斷決事任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以不隆禮義爲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若是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爲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義爲成俗）而不隆禮義則夫朝廷羣臣

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誅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元刻作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流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也說文肇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貧窮而不敢○元刻作不敢是誤衍狂生者也○變慶宋本作變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寶○鮑鈔元刻作脩鮑案脩與脩同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鮑鈔元刻作脩鮑案脩與脩同其所爲人也寡怨寶○鮑校元刻脩作恭而不難恭而安與脩同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鮑鈔元刻作脩鮑案脩與脩同然漢已來亦即作物字用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窮審之禮也○變慶宋本作變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寶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鮑鈔元刻作脩鮑案脩與脩同與飭物古皆通用物音賓

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變慶宋本作變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寶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鮑鈔元刻作脩鮑案脩與脩同與飭物古皆通用物音賓然漢已來亦即作物字用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

使曰枉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最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爭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蔽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元刻循作脩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故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慢也○元刻流作淫疑卽流淫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善馭下俗有駱字及縣賞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蜀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使選賢良而明主道則卿相輔佐人主之基也人主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也人主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也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使也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填卽鎮字元刻作顛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不敢不親也故人主不必相親也故人主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閽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蔽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亾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論也四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　愿慤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論飭端正○元刻飭作修修飾不敢損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元刻循作脩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埶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盧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親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不知道此下三字元刻無

荀子卷第八

荀子卷第九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敬侯說音悅或作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侯媚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爲容態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隨形動而輒應不使違越也○洲元剡作形注同今從宋本卒遷變齊給如響善疾也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之應答卒若忽然謂之給卒若忽然謂之應答卒若忽然謂之給卒若忽然謂之應答卒若忽然謂之給卒若忽然謂

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遠境之臣處則擅垂不喪帥與帥同也故明主尚賢使能而絀奸邪盛謂大業言盛業也闇主好同而閉塞公正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事暴君者有補削無矯拂者也補削謂除去其惡矯拂謂矯揉其性也矯揉謂造作也矯拂則身見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爲也矯音佛說迫脅於亂時窮困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佛音佛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身此之謂也詩逸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敬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案命忠信而已

爭而不諂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橋強貌記曰和而不流強哉矯折謂直而不撓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謂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和而不至流謂隨衆從而不屈曲隨順容而不與爲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論和言皆不違揚也而能化則曉然明白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化明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揚也而能化

易時闔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闔當爲內與納同內納之也或曰以道納君於道也

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民之性時以義開納之也或曰以道納君於道也

模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奉制必縱縱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狂順適若食餧人之飲食餧謂於其性不驚耀也

若食餧人之飲食餧謂於其性不驚耀也

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節宣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以餧死故但其過懼則思德故改過因其愛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愛之端則遷善也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入之

除其怨怨之人因君曲得所謂焉能變化易其性除去之也

謂所謂順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案此遜書也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不疾言忠慢也疾而不順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或爲違○故無德元刻作故德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謂宰夫掌諸臣之復蔣化之逆也

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調上救也其惡也

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爲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趙王可謂國賊矣說苑曰葉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能者諂諛不正

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順不同而一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竊符救趙斬晉將而奪其軍也所以枉曲之取其信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

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正文不敬舊作不能敬字人不能敬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

肖而不敬則是押虎也押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押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爲害有甚於此也

故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正文不敬舊作不能敬字人不能敬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

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忠信端慤以爲統紀也言己端慤而不害傷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之人之不肖謂詐僞之面誠傷害之也賢謂順善也

爲質端慤以爲統紀也言己端慤而不害傷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之人之不肖謂詐僞之面誠傷害之也賢謂順善也

倫類以爲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理也喻而言文飾

用爲文飾也喻而言理也倫類物之種類言推理也喻而言文飾

隱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賜與動學篇同臨機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爲法則也

隱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賜與動學篇同臨機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爲法則也

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與少不爲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謂和樂也爭競也謹慎利也關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雍壅故通之權險之平權危險之事使往險然而終歸於順也

權險之平事使往險之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

爲亂之從聲君雖亂而從臣聲而從

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以說害之也爭

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與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爲私事

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之奪然後義不從迷惑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節仁之端上下易位則非

是之謂權險之平也傳曰斬而齊枉使生狂也夫

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經常也但和順不違常守不

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葉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能者諂諛不正

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

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恭敬禮也謂和樂也爭競也謹慎利也關怒害也故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不疾言忠慢也疾而不

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

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

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或爲違○故無德元刻作故德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之

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謂宰夫掌諸臣之復蔣化之逆也

然後善辰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

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與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爲私事

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之奪然後義不從迷惑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節仁之端上下易位則非

是之謂權險之平也傳曰斬而齊枉使生狂也夫

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經常也但和順不違常守不

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葉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能者諂諛不正

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

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恭敬禮也謂和樂也爭競也謹慎利也關怒害也故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不疾言忠慢也疾而不

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

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

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或爲違○故無德元刻作故德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之

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謂宰夫掌諸臣之復蔣化之逆也

然後善辰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

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與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爲私事

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之奪然後義不從迷惑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節仁之端上下易位則非

是之謂權險之平也傳曰斬而齊枉使生狂也夫

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經常也但和順不違常守不

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葉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能者諂諛不正

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爲事行也言定其當否之也謂其言當於善跡事之汉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　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學姦慮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學忠慮莫不明通方起以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畫也　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衛○下似當爲一條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羅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爲浹浹洽也能以禮義浹洽者則貴名明白近及遠也

荀子卷第十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
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有
將乎春申君曰有矣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
時好射臣願以射喻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
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爲王引弓
虛發而下鳥有閒鳴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
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鳴悲者
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鳴
久失羣也故創未息驚心未去聞弦音引
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以當趙
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
云孫卿至趙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
臨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救
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
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案楊氏改書名作萬卿子
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
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疑楚策作
孫卿未詳此注脫故字今增又
其故劍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
故劍未息作故劍痛字
王曰請
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
孤虛之類也下得地
利若右背山陵前
左水澤之此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
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
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
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
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
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
也乘埶爭利所行者變詐也
忽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敗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
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
忽悠皆闇昧
忽悠之間也闇遠視不分
明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
之下使敵人不測魯連子曰弃戚忽之地立累世之功也○案
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忽之恥立累世之
功使敵之下句不
當又作奄忽義亦同注文云去忽慮之心而成執身之名則下
忽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
孫吳用之無敵
孫吳皆
孫武孫卿
天下豈必待附民哉
豈又新序作豈有
是猶使人之
子孫自賊其
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詩
曰匪
不可得詐欺也故仁
人用國日明
日言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
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
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暴露也言露袒謂
者也
路暴露也言露袒謂
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蓐單君臣上下之間滑
然有離德者也滑亂也音骨言彼可
敗詐者皆如此之國故以
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
撓攪也以指撓沸言必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
人上下
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
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
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
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
擊之曾手臂有不救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
有百里之聽聽謂耳目也言遠人自爲用其耳目或曰謂諜者
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
將聰明叡智戒和傳而一耳目明而智戒相傳或爲博博
有二心也一云傳
言和齊如一也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伍列行列
言動皆有節也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
觸之者潰
觸若莫邪之利鋒也○延新序作鋭
延居案延讀延長之延東西
曰延南北曰袤作鋭居案延讀延長之延東西
曰袤南北曰延韓詩外傳三作
袤字謂橫布則其鋒長攖之者皆潰也
攖當作嬰嬰觸也
進擊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
居一例可知
未是矣
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
之者角摧
圜居方止謂不動時也喻如大石之不可
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
圜居方止
是以堯伐驩兜
如禹實垂下然堆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
然或曰即隴種也東隴與凍隴同沾涇貌
沾涇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堆字○種丁果反
隴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穜
堆讀爲穜穜也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灌
灌穜乃當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隴
字灌穜也東隴與凍隴同沾涇貌
廣雅凍灌霑濡也故楊云凍灌沾涇貌
霑濡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
進擊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圜
居一例可知
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
之者弱
圜居方止謂不動時也喻如大石之不可
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
圜居方止
是以湯武之
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強不齊者弱
齊謂
同力
賞重者強
賞輕者弱
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
則強輕易其賞則弱也
刑威者強刑侮者
弱
刑當罪使民可畏則強不
當罪則人侮殺故弱也
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
強
攻當爲功功精好加功者也
則強也○攻與工功古多通用政治也即俗本字
不改
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
弱
窳器病也音庾楛
亦可
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
重難用
兵者謂
二者弱
政多門則弱也
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
技巧
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
八兩曰鍰本
或作鋝
飛鳥反
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
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
事大敵堅則瀆焉離耳
瀆者離也
若
是則兼幷之道絕矣
是兼是其去賤而貴
是迭國之兵也莫弱
焉是迭國之兵也莫弱
是迭國之兵也莫弱
是迭國之兵也莫弱

去幾何也○正文其去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謂選擇武勇之卒號爲武卒度取之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下一體裨諶謂取其長短材力衣被者一屬謂一身之上下一體也衣於氣反屬之欲反○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作負矢無服字與漢書冠鞮帶劒鞮與鞢同漢書作胄同師古曰著兜鍪而又帶劒也論三日中試則復其戶一日之中也中試謂試其射御及擊刺之才藝也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稅也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處中丁仲反復方目反○注不征稅疑作稅稅字誤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田宅使復如舊也改造更遷奪也則又如前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遷奪也則又如前貧則貧矣無以奉其上貧則生姦邪之民所生也隘陋則生寇盜之民隘陋謂險固也陋謂狹窄不能容今從宋本使天下之人貧則生姦邪之民隘陋則生寇盜之民所生也隘陋則生寇盜之民隘陋謂險固也陋謂狹窄不能容今從宋本

之故國危秦人其生民也隘陋其使民也酷烈生民所生也隘陋謂險固也陋謂狹窄不能容今從宋本使民也酷烈謂刑罰酷烈也酷烈謂嚴急也隘陋酷烈謂秦地險固狹窄嚴急而人皆致死也○隘陋酷烈本作狹隘今從宋本

劫之以勢謂以威勢劫迫之使出戰隱之以慶賞隱謂隱度其民欲何爲而慶賞之也慶賞謂賞其功也功賞相長也慶賞相長謂慶賞與功相當也慶賞與功相當習也戰習也戰習謂習於戰鬬也鰌之以刑罰鰌謂鰌束之也刑罰謂刑戮也鰌束之以刑罰謂束之以刑罰也鰌束之以刑罰鰌束也束之以刑罰

禾稼蹂與躪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舍背走不格謂相距捍者參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參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距捍者參而退者不追禽之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院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猶言伏凡慮無慮也除謂驅逐院謂迫隘若秦趙之以甲院狄之以慶賞之類院或爲險也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也敗以賊走爲北也○大寇則至元刻則字在至字下爲下句勞苦煩辱則必離與離同罹焉離耳下反制其上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爲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以調之使民勸功業以時順之慎其道而普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然後海內之民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乎始賞一有離俗之人焉而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孰若殺不祥敦厚也毒害也孰讀爲誅誅除之也○案方言諄憎也凡相惡謂之諄憎此敦當與諄同然後刑於是乎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而不改也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賭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乎始有能自脩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乎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雖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雖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雖○縣明刑賞重賞於其前嚴刑重誅於其後雖○縣明刑賞重賞於其前嚴刑重誅於其後雖嚴章明之貌○縣讀爲懸嚴嚴猶昭昭也○此上有脫文下云爲之化而公知此之如而順其上慮六字或若干字不同亦當是爲之化而順其上慮六字或若干字不同大寇則至也言所至之處皆安言不驚擾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力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強是以德兼人者也愈讀爲踰踰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貸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節之粟以食之地滅日窮掌節主倉廩之官也委之財貨以富之官都吏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官都吏孝反司以接之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順比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強以力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極也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猷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所作猷字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辭門除涂以迎吾入辭與闢同闢也除涂治其道涂也因其民之愛使襲取其處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順比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者也非美我德行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貸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節之粟以食之地滅日窮掌節主倉廩之官也委之財貨以富之官都吏孝反司以接之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順比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益弱是以德兼人者也愈讀爲踰踰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爲我埶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我甲愈眾奉養必費奉養我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不能疑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上地上黨之地完城邑也富足言府庫也趙國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君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趙軍於長平城四十餘萬而奪其地殺戮盡○注陽疑作陷故能疑則必奪不能幷之又不能疑其有則必亾能疑之則必能幷之矣得之則疑兼幷無強得其地則能強而不可兼幷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疑也故疑士以禮疑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夫是之謂大疑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化也大化者皆謂隨之人也因者皆謂隨之人也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化也

荀子卷第十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彊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猶模模之器也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齊才細反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莫邪古之良劒然而不劒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劒脫謂劒脫去其生澀砥厲謂磨澁也劒脫之砥厲之則劒盤盂劒牛馬益古用試劒者也音戾劒盤盂劒牛馬者也忽乎若是則劒盤盂劒牛馬忽然言易也○劒宋本作鎩元刻作鎩皆誤今改正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如彊國之剖刑已謂剖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一則人不可以守也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節奏有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是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領險使下難知則亡也及注亡字上元刻脫有盡字宋本無盡字○正文亡也○正文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急暴察謂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脩分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謂之此驗之如牆厭之驗然若至之貌說文云驗馬名也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時則畏也○正文致字據宋本補韓詩外傳六亦同嬴則敖上猶贏緩之則敖嬴音盈○俗本上字在下句首今從宋本移正外傳亦同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公羊傳曰閒則會猶最也何休曰最聚也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拿其國一曰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詠殺則無以有其下振動也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均之不和人心讙譁也敖與傲同之皆喧傲也傲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貴潰以離上矣貴謂爲愚憤然也潰胡對反比周以蔽明主蔽謂掩蔽之也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侯也未知其名楚莊王之子發名侯也未知其名楚莊王之子發名侯也未知其名楚莊王之子發

倜然舉去桀紂而葬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葬與奔同　反然惡桀紂而貴湯武反音翻下然改變貌惡烏路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假設問答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汙漫謂穢汙不脩潔也或曰漫莫但反漫謂欺誕也汙烏路反漫莫但反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竝乎湯武辟讀爲譬譬猶比方也竝步浪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制也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萬已上也言有兵四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　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前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百萬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爲檮檮或曰當爲譸譸之橋機類也譸張流反比毗志反誕徒旱反比周謂朋黨也　以爭奪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非衆之力也隆在信矣萬已上也言有兵四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彊勝不必更待與國之衆也若不崇信雖有與國之衆猶無益故曰非衆之力也　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前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百萬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陶當爲檮檮或曰當爲譸譸之橋機類也譸張流反比毗志反　以爭地爭謂侵奪相犯也然則是棄己之所安彊而爭己之所以危弱也損己之所不足以重己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敬有餘謂衆與地也　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咶與舐同經縊也救縊而引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慮己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下行如字　荀得利而已矣是仁人之所羞而不爲也屈大執小務於苟得故羞而不爲也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安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殃也殃當爲咼愚莫大焉

節威反文飾滅威强理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馬全謂全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聽使咸陽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錯置也謂若是則威之收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爲之　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文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謂之明堂殆近幾也秦若使賢人爲政雖築明堂於塞外猶可也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壬宮於踐土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爲秦築明堂也或曰築帝宮也戰國策韓王謂張儀曰請北面事秦都鄭地築帝宮禋祀上帝以朝天下秦王之時也父謂穰王爲秦所虜而死也至二世之時白起遂拔我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辟如字謂自畏迫也或曰當爲避　假今之世盡地不如盡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也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壯元凱云應陶在襄陽城父縣西南也○案杜注無南字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川谷美謂多良材及天材之利多所出物多也是形勝也形執形便而物產多所以爲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爲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　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謂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楷古之吏也楷音苦諧反曲也域曰慤慤謹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偭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偭然背公貌也　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恬然安閑也　其閒暇退也古莧反恬然安貌如無治者如都無事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佚而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治有如此者今秦　偬然則有其謑矣謑讙正文元刻作鼎是也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偬偬然其不及遠矣謑音驩謑讙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　殆危殆治也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謑　校謂全用儒道駁而霸無一焉而已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　積微細之事月積微月不勝時不如日言常和

日日畫心於此事不可息怠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敖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博其爲積也大事之至也希

長於春夏養育也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也皆言在人不在時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天地與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尊大岐山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也輟行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匈匈與譟之音與訛州反同下孟反○三輟字上俗本皆衍而字宋本無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憯人之言兮此之謂也憯與譖同○憯與譖同○遷詩也以言苟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未己而不荀故日進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望徼倖而不求已故日退也皆有慕不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不足憂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地之變木鳴陰陽之化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而畏之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也則非也言如期黨之多見猶遍反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之中並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並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物之號至可畏者在人之祆也精耕傷

稼耘耨失藪政險失民耘耨謂蠶穢不耨也政險謂政險戚也政險戚也政險與耘耨同疑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爲之說頗雜田藪稼惡糞罹貴氓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動眾錯諸險安夫於事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是以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三祆於中國則無有安其說甚爾其菑甚慘雨近也三人陰本鳴急遂然其災害人則甚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人多恐驕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禮義不脩之上注有注字此二句承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役也云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六畜作祆之下蓋錯之脩錯謂安夫於事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是以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三祆於中國則無有安其說甚爾其菑甚慘雨近也三人陰本鳴急遂然其災害人則甚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人多恐驕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禮義不脩之上注有注字此二句承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役也云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六畜作祆之下蓋錯之脩錯謂安夫於事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是以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祆也錯置也三祆於中國則無有安其說甚爾其菑甚慘雨近也三人陰本鳴急遂然其災害人則甚也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人多恐驕其氣所感故生非其類也○禮義不脩之上注有注字此二句承十一字然後接以勉力役也云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六畜作祆之下蓋錯之脩錯謂安夫於事也本事農桑之事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田藪稼惡糞罹貴氓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而雨則雩求雨之禱也也或者天地之神將有所戒則明之怪也無用之物也無用也治之大事非以爲得也

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雨而得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也何祥也雩而雨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也

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珠玉不賁山林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幽慮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道也大天而思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大天而思慕之欲其盛也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盛也孰與使物畜而裁制之也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其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也孰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楊氏以惰欲之所加而裁用之也

望時而待之孰與因時而多之望時而待謂若曲者爲輪直者爲擇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時而多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思物之情理然也

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思物之情理然也

物之所以生謂若曲者爲輪直者爲擇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時而多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思物之情理然也

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爲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也

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

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所爲不在天也若慶人而受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變文廢以禮爲條貫論語也其要歸以貫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

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不知貫不知應變不知禮則其條貫不亂也

言必差錯而亂也貫之大體末嘗必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差謂所以亂者生於棼貫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人昏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禮也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以勸之不務與說苟欲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爲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禮匿則大惑將喪矣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表標準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脩所失棄慮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

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日見後而不見先也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脩所失棄慮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理貫

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隋唐志慎子十卷今本五篇慎到趙人在田駢之前莊子天下篇稱慎到之道曰知不知道慎到也

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莊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見欲多也鈃之情爲欲寡而不見欲多也鈃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莊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見欲多也鈃之情爲欲寡而不見欲多也鈃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莊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不見欲多也鈃之情爲欲寡而不見欲多也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齊而不見畸也宋子

今并下一篇有後而無先則羣眾舞門夫羣眾在上之國導皆處字皆從宋本後而不處先羣眾無門戶也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賤者詘則分別矣若皆貴柔易卑下則無貴賤之別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施夫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有少而無多則羣眾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陰偏好遵王道也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尚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論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

也上者下之儀也論下法上之表儀也彼將聽唱而應靚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辨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宣當辨則也下知所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從則明則於事也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不敢險曲也治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玄謂幽深難知或曰偏也或曰邪也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漸成其詐字又曰漸浸也浸亦謂漸也子廉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難一疑或不知所從或難一也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也則上不可知也下難知則上愚闇矣愚闇則下治亂自己傳曰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知所從則危也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畏上則上安下畏己傳曰畏則謀上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地故先王明之宣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籍謂載籍當爲憑藉之藉下文云載籍之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之籍則不然載謂有天下則不然以其不能治之也天下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

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僅存之君聖王之子也子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遵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繫也縣繫也天下無君桀紂不能繫也

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獨修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修謂審決放殺也爲君師師長然而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去無助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君師然而暴國獨修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修謂審決放殺也爲君師師長然而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去無助是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

之者若一夫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之謂王天下也非奪桀紂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集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典

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剋比于囚箕子身死國迸爲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桀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保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畔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畔四海謂以四海爲畔域或曰畔與叛同謂討度也○古以畔爲倚楊注未是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爲君以湯武爲弒之是猶倾巫跛匡大謬甚也譬之是猶倾巫跛匡大謬甚也○倾與此同匡當爲尪瘠之人手箱篇曰瞽以爲有知也如倾巫跛匡而爲尪瘠說曰吾嘗縱觀於桀紂之間則桀紂固有可以有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人易服之大白以爲神異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之大白以爲神異也故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人易服之大白以爲神異也故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人易服之大白以爲神異也故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

胡綬諸之賊　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人病讓則其諒也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苟姓淫捨不諒也　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埳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丹矸丹砂加汞則重以曾青加汞則輕　象以為樹樹之於廣中也　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富琅玕似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琅玕龍茲華觀有龍茲即今之龍鬚席公羊傳曰筍簨之飾也　琅玕龍茲大洋觀富為璋華謂

欲多譽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所介反　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爲欲使德重者受厚（觸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閒居而好說（閒讀爲閑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其說也好呼報反）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荀子卷第十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禮論篇第十九（唐玩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義爲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窮謂計無所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屈竭也先王爲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持故能長久是禮所起之本意者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芷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額越席床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額古貌字檖額未詳或曰檖讀爲窒檖額謂牖也檖者窒室簷檖之名或曰須臾爲邪言屋宇深遠細邃也第牀幾也蒻席蒻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蒻密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沈欽韓曰稱平聲）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而射之（持虎解在上篇史記禮書作鬼魅與此異）寢兕（兕似牛）而食虎（寢臥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大路玉輅也越席蒲席）故天子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禮義則兩得專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專一）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而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以奉其三本）故王者天太祖（謂以配天也太祖謂始祖周之后稷）諸侯不敢壞（謂不祧其廟若魯周公史記作不敢）大夫士有常宗（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宗百世不遷之大宗）魯三桓也（別子若魯三桓也）所以別貴始得之本也（得當爲德言德之本在貴）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上大夫也）祭門及行史記道作祖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祖也言士大夫皆得祖立祖廟亦作祖司馬貞曰祖音含祖又讀以路爲祖祖謂當道祭爲路神也史記集解本道及作由及）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

空大者巨空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誤梁傳作
天子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
為成成出革車一乘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事二
謂大夫有采地者得立三廟也有三乘之地者事二
世祭必所謂通世立二廟也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
食也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積與績同功業也戴梁傳倍公十五年衰衰伯之喪
兼倍魯大夫因此以見大夫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是以貴始窓之本也○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
重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
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鹽梅之味
者地本謂造設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饗腥也
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時
之間也以玄酒為上而酒醴以酒醴以陳黍稷而後飯以稻粱也祭齊大羹而飽庶羞
貴本而親用也祭丹祭也齊讀為嘗至齒也謂尸舉
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案大戴禮作牖史記增下有先字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
文理文謂錯繪理謂分文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
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清為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極
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極
備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備
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備以歡尸食至三飯而
每飯有備一人故曰三備氣是勸尸祝不自食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
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利爵之不醮也成事
也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告利成利成之
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嘗盡也謂祭祀畢
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史記作不酳成事謂尸既飲
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
脊加于俎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謂又反皆謂
舉無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備
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備以歡尸食至三飯而
每飯有備一人故曰三備氣是勸尸祝不自食也
理文謂錯繪文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
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清為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極
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言雖極
備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備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
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利爵之不醮也成事
也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告利成利成之
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嘗盡也謂祭祀畢
其爵不卒奠于筵前也史記作不酳成事謂尸既飲
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士佐食受尸牢肺正
脊加于俎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謂又反皆謂
舉無文飾復歸于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備
不食司馬貞云禮祭必立備以歡尸食至三飯而
每飯有備一人故曰三備氣是勸尸祝不自食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
也一謂一於古也此以象太古利爵之不醮也成事
也時皆貴本之義故云一也告利成利成之
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廡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
也大路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丹漆也
也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
乘廡統綢繆廡覆所謂大素廡覆不用哀戴之屬也
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
幬司馬貞曰幬音稠謂車蓋素幬三年之喪哭之
示質也○注末舊本作亦質者也故繩墨誠
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
悲也一唱而三歎縣一鍾比於編鍾為鼛鼓也拊擊也
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膈末詳或曰尚拊之膈
上古也拊擊器名膈擊也即所謂可
悲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楊子雲長楊賦曰拊膈鳴
球韋昭曰古文膈為擊或曰膈當為搏拊一名相處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
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
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
說拊形如鼓謂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
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
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
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為復也○案大戴禮
史記皆作不反反文字誤說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
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悅說於文飾終於悅懌
文飾終於隆盛盛也○注隆字衍本不重案大
大戴禮作終於隆史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據增
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物
威儀其次情文代勝勝於文謂禮物不能至備或文
也文理繁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一隆一殺以成文理
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大一也
謂也若漢汙衍流之神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
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
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則使
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窮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
者迷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
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
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舉慢
志雖輕俗以為高之為入焉而隊其理誠高矣舉慢
也大路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未集丹漆也
也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
乘廡統綢繆廡覆所謂大素廡覆不用哀戴之屬也
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
幬司馬貞曰幬音稠謂車蓋素幬三年之喪哭之
示質也○注末舊本作亦質者也故繩墨誠
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膈朱
悲也一唱而三歎縣一鍾比於編鍾為鼛鼓也拊擊也
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膈末詳或曰尚拊之膈
上古也拊擊器名膈擊也即所謂可
悲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楊子雲長楊賦曰拊膈鳴
球韋昭曰古文膈為擊或曰膈當為搏拊一名相處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
義書曰搏拊琴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
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
說拊形如鼓謂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其格不取其聲
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
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
遲也史記作洞越或曰膈讀為復也○案大戴禮
史記皆作不反反文字誤說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
悅校史記作始乎脫成乎文終乎悅說於文飾終於悅懌
文飾終於隆盛盛也○注隆字衍本不重案大
大戴禮作終於隆史索隱所引同云隆謂盛也今據增
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物
威儀其次情文代勝勝於文謂禮物不能至備或文
也文理繁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一隆一殺以成文理
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大一也
謂也若漢汙衍流之神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
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
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則使
人順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窮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
者迷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
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
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
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舉慢
志雖輕俗以為高之為入焉而隊其理誠高矣舉慢

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
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
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禮之
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
弥易不變也若不拙禮之
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
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
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貴賤為行禮
之用也以貴賤為文以貴賤為文以貴賤為文以貴賤為文以貴賤為文以貴賤為文以貴賤為文以貴賤為文
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為要隆或豐或殺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
貴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
主百現情雅主歌文過不能至偏或文
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
若尊之尚玄酒本於質素情
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
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用得其中皆不失隆也步
驟馳騁屬驁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廟貌
也史記作廣廈言雖馳騁不出於
隆殺之閒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
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民無所知者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
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猶彷徨猶徘徊也挾藏
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是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
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積
大者由廣禮也崇高者由隆禮也極弘
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
積謂弘廣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
皆合宜也有禮動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也
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愼終終始如一
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
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
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

隆親乎 藏已解在五刺篇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臧子曰穀或曰穀讀爲觳觳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死不可再復臣子所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 忠厚忠心爲厚敬文飾貌有作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 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 瘠薄 君子賤野而蓋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禮記曰天子四重水兕革棺被縗二衡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柏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三杜衡一柏棺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重諸侯七翣大夫三翣以棺槨其厚衣衾三領 禮記曰天子以棺槨其厚衣衾三領君子之節也文飾之等謂君棺槨二重衣衾二十稱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 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萎萎文章之等以敬飾之 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于庭大夫士陳衣于序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綪衾士緇衾也皆謂造棺所包裹也萎萎當爲蒌蒌在內以白布爲之蒌康成云蒌蒌棺之飾也蒌以木爲之在棺之飾也周禮縫人衣翣柳之材衣翣之布帛畫雲氣如今之揔也周禮縫人云凡喪先鋪衣其本乃以覆飾也柳之言聚也諸侯飾柳以象宮室也到黼黻名云與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黼唯三池振容黼荒大三列雲氣畫翣二皆綴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被六大夫以素錦褚加帷荒纁紕六齊五采五貝纁翣二畫翣二皆綴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使生死終始本作使生死終始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 極至也

生死終始一謂凡順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一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 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通好之謂也一鄉謂同在鄉之內也 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 庶人謂士以下也一鄉謂一州之內也 刑餘罪人之喪不得飾棺不得葬行以昏殭凡緣面徒理之類皆是也 刑餘謂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桐棺三寸葛以緘之漆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殺刑人亦云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殺刑人君纁戴六纁被六大夫三翣亦云刑人之喪不得飾棺之義也今三翣亦疑脫之耳皆殭如掩道路之死人 掩道路之死人謂行道之人見死人不至於舍歟也故文飾羸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人之惡之甚也凡當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經帶也今脫誤無盛飾爲緣身也 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

也 恬愉也也烏甲反謂不憂和侵紲續聽息之時則夫淹也或曰不使相厭惡非也 紲續當爲紲紲字非也 忠臣孝子亦知其閒已此時知其必至於憂閒也或曰閒已謂注續即爲續也注續即爲續也言時知其必至於憂閒也或曰閒已謂注續即爲續也 故情不可得反以爲雖字非也 然而殯久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相 然而殯久之具未有求也 期當爲斯斯外是姦也雖難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 君子賤之故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卒矣然後作具之 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 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有爲者也 非禮義之節文者也以遂名求利若演門也○注演門未詳故說禮娭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也 娭讀爲悅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 哭泣謼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謼與嘑同 以成矣其忠至矣其文備矣 忠誠也節人之子之節也文飾也 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作具之 作之具之故雖備豐足也 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有爲者也 非禮義之節文者也以遂名求利若演門也○注演門未詳故說禮娭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 娭讀爲悅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 哭泣謼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謼與嘑同 以成矣其忠至矣其文備矣 忠誠也節人之子之節也文飾也 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作具之 作之具之故雖備豐足也 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有爲者也 非禮義之節文者也以遂名求利若演門也○注演門未詳故說禮娭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 娭讀爲悅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 哭泣謼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謼與嘑同 以成矣其忠至矣其文備矣 忠誠也節人之子之節也文飾也 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作具之 作之具之故雖備豐足也 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有爲者也 非禮義之節文者也以遂名求利若演門也○注演門未詳故說禮娭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 娭讀爲悅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 哭泣謼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謼與嘑同

棄立處喪以爲居喪之節亦不使羸瘠自棄其立 立謂節文也 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感也不至於脁惙傷生是禮之中流也 脁竊也惙猶感也之性反中流 脁之性反以爲雖字非也 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 期當爲斯斯外是姦也雖難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 君子賤之故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卒矣然後作具之 作之具之故雖備豐足也 是姦人之道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 非禮義之節文者也以遂名求利若演門也○注演門未詳故說禮娭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 娭讀爲悅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 哭泣謼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謼與嘑同 以成矣其忠至矣其文備矣 忠誠也節人之子之節也文飾也 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作具之 作之具之故雖備豐足也 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損減有爲者也 非禮義之節文者也以遂名求利若演門也○注演門未詳故說禮娭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 娭讀爲悅萃與顇同惡顏色惡也發見也 哭泣謼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謼與嘑同

也說文云謼悲聲與此義不同諸讀爲啼管子曰系人立而啼古字通用號胡刀反○案春秋繁露執贄篇啼號者隨物而論故以諦爲啼 故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其理發矣 發猶見也 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其理發矣 發猶見也 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其理發矣 發猶見也

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字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此之謂也引此論聖人能幷治人之詩頌愷悌之貌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易於生亡異於存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儀禮旣夕用組鄭云用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爲括髮謂以麻束髮於頭卻繞紒如著冠之卷是也士喪禮主人左袒東髮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口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唅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梳髮爲栗濡或爲持

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宇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何以期乃三年爲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恩使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爲殺期九月以下也殺減也所介反閒厠其間也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閒厠其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放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服焉降厚之恩也○注恩字俗本在服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衍去之下恩字元刻作睚即依本文似未是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人道使其恩厚文飾其情

成也孝鄭云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以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條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文飾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上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謂食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也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致海之者也誨教海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命也三年畢矣哉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之者也而九月君指備之也三年畢乎哉曲禮謂衆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危惕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惕之至也三年事畢乎哉曲禮謂衆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危惕之至

荀子卷第十四 ○此卷各本皆無注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諰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總乃諰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總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使其曲直繁省（繁省史記同使夫作簡）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廉記作簡）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墨子書有非樂篇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元刻作節奏合文史記同）成文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還（還史記同）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禮記樂記作情是也）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而國安則莫不樂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

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楚元刻作聲樂之象鼓大鼙○宋本鐘統實聲應免古通用）

制竽笙簫和筦籥發猛厲奮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鄉故鼓似天鐘似地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鄭音其在序官也曰磬似水竽笙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楬俯憲命審詩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鄭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止其樂而天下順焉故賞賢罰暴而萬事得其宜焉賞賢使能則百事得其序焉愛利多而刑罰省焉（刻無意字諱說文作譴云譴譏也直商切元刻正同）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眾積意（元刻作自與禮記同）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之節而靡有悖逆者眾積意（元刻作自與禮記同）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孔子曰三字似當有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皆入賞賤之義別矣○兩皆字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元刻兩字下有工字與禮記同）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爲孔子之言向首脫）苦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元刻沃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刻周旋作隨遷）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宋本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今案當分段）其盛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其送死瘞墨廢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一曲一端之曲說也大理是時各蔽於異端之偏理也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明鑒常之曲說故作此解之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明鑒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宋本或皆作惑元刻治作理）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所治也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迫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亂人本亦求理以其蔽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猶若妬繆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猶若氏羌之好狗則氏羌之好狗則惠氏誘之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倚也猶偏也私其所習偏繆於道故雖聞正道而自是不輟雖或作離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道則自無聞見矣況乎役心於異術豈復更聞正求哉）德道之人有賢德也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其非也可哀也

故為蔽（為蔽正文誤在末本作彼）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為蔽也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末聞辨侍酌云斯或當為斟觀夏同姓國諸其君當時為桀佞臣也語史籀曰昔夏桀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侍中云有施喜姓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之寵妃飛廉紂之佞臣微子啓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啓其名也國語曰殷紂有舊氏以妲己女

用事任也不用不為誹賢良退處而隱迷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為墟墟丘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高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濡縣當是誤以濡為高亭傳寫又誤為亭濡音潛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所縣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有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萬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謳死則四海哭○案元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鳳凰秋秋翽翽翽翽也翽翽羽聲也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選詩也福雅鳳凰秋秋翽翽羽聲也其翼若干翽翽其聲若簫謂舜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鞅田不經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眾而不經奚齊皆獻公驪姬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無癰其善者善者胡為畏王欲暴臣之畏也不若無癰其善與不善者善者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宋本此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公孫竈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王欲暴羣臣何也對曰王欲暴羣臣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案此說與呂氏春秋論衡皆不見韓非書疑別有所本非韓子之文也（韓子內儲說下六微曰人臣之蔽其君也甚於淵谷之深人主不見其蔽則無以禁之矣故曰人臣之蔽其君也甚於淵谷之深）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蕝子載（蕝子載事本書作戚韓非內儲說下六微曰戚夫人欲其子為太子而逐太子之黨趙高欲為亂而劫二世之威皆蔽主之類也）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獻公之時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事見國語）末喜斯觀蔽於欲得而亡其身（末喜桀妃斯觀桀佞臣也國語史籀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末喜有寵於桀桀傾其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惡來而殺其身（妲己紂之寵妃飛廉惡來紂之佞臣）是皆蔽於一曲而喪其國家者也

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高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濡縣當是誤以濡為高亭傳寫又誤為亭濡音潛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所縣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有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萬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謳死則四海哭○案元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鳳凰秋秋翽翽翽翽也翽翽羽聲也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選詩也福雅鳳凰秋秋翽翽羽聲也其翼若干翽翽其聲若簫謂舜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鞅田不經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眾而不經奚齊皆獻公驪姬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無癰其善者善者胡為畏王欲暴臣之畏也不若無癰其善與不善者善者一時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宋本此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公孫竈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王欲暴羣臣何也對曰王欲暴羣臣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案此說與呂氏春秋論衡皆不見韓非書疑別有所本非韓子之文也（韓子內儲說下六微曰人臣之蔽其君也甚於淵谷之深人主不見其蔽則無以禁之矣故曰人臣之蔽其君也甚於淵谷之深）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蕝子載（蕝子載事本書作戚韓非內儲說下六微曰戚夫人欲其子為太子而逐太子之黨趙高欲為亂而劫二世之威皆蔽主之類也）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獻公之時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事見國語）末喜斯觀蔽於欲得而亡其身（末喜桀妃斯觀桀佞臣也國語史籀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末喜有寵於桀桀傾其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惡來而殺其身（妲己紂之寵妃飛廉惡來紂之佞臣）是皆蔽於一曲而喪其國家者也

故為蔽（為蔽正文誤在末本作彼）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隅故皆為蔽也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行末喜桀妃斯觀末聞辨侍酌云斯或當為斟觀夏同姓國諸其君當時為桀佞臣也語史籀曰昔夏桀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末喜有寵於桀桀傾其國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之寵妃飛廉紂之佞臣微子啓紂之庶兄微國子爵啓其名也國語曰殷紂有舊氏以妲己女

用事任也不用不為誹賢良退處而隱迷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為墟墟丘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高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濡縣當是誤以濡為高亭傳寫又誤為亭濡音潛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所縣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為邪佞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有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萬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謳死則四海哭○案元刻作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鳳凰秋秋翽翽翽翽也翽翽羽聲也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選詩也福雅鳳凰秋秋翽翽羽聲也其翼若干翽翽其聲若簫謂舜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鞅田不經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王欲暴羣臣何也對曰王欲暴羣臣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宋本此注多脫字從元刻補正呂氏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公孫竈之子論衡曰宋王問唐鞅曰王欲暴羣臣何也對曰王欲暴羣臣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案此說與呂氏春秋論衡皆不見韓非書疑別有所本非韓子之文也（韓子內儲說下六微曰人臣之蔽其君也甚於淵谷之深人主不見其蔽則無以禁之矣故曰人臣之蔽其君也甚於淵谷之深）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蕝子載（蕝子載事本書作戚韓非內儲說下六微曰戚夫人欲其子為太子而逐太子之黨趙高欲為亂而劫二世之威皆蔽主之類也）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獻公之時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事見國語）末喜斯觀蔽於欲得而亡其身（末喜桀妃斯觀桀佞臣也國語史籀曰昔夏桀伐

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彊於知賢輔翼之事以自禁也）

賢謂後其福長也（遠亮反）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問景王之佞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周之家事使庶孽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殷無腴胖鬱毛而不知貴雕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伍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所名多明不尚賢不可以多舉也）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埶位也）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惠施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爲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爲變俗以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嚮矣元盡嚮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世意也嚮口算反○盡用秦刻向矣字從宋本）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也）由埶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安也從埶而去智無復脩立由從也埶位也）

大道（大道謂其指之有故理也）故以爲足而飾之（謂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自竭（竭盡也）是故觀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也）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爲可而非合意也）人孰欲得恣而

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滿欲邪繆恣而自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必有如賢害書○宋本作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元刻作與不道人無可之論）夫何以知（問何以知道）曰心知道然後可道（知道人也）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必能）

道人之人字今案當作與不道人之論同兩本有衍有脫下一人字亦可去）

之人矣（心蔽邪繆恣而自守）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心蔽邪繆恣而自守）何患不知（心蔽邪繆恣而自守）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爲百體所使也自使也自奪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此六者皆由心使之然所以爲形之君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在心無邪）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虛壹而藏也然而有所謂虛藏不以已所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已所藏元刻作所藏）心生而有知（生而有所謂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爲兩兩）不以夫一害此一（既不滿於一隅物雖博不使亂之也）謂之壹（一隅物雖博不使亂之也）心臥則夢偷（臥安也）

行則必夢偷則必夢（偷謂身安逸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慮則必夢偷謂身安逸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慮則必夢故縱役甲則必夢）故縱之則夢劇（縱役甲則必夢）知謂之道（知道行道）盡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則可以知道之藏（人在於知道之術如何也）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動也者考也以一而不貳考之也）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動也者考也以一而不貳考之也）

也（動也者考也以一而不貳考之也）然而有所謂動（動也者考也以一而不貳考之也）不以夢劇亂知謂之動（動也者考也以一而不貳考之也）

心枝則無知（枝有所引如字枝也言心有常不識於此則爲虛言虛心有常不識於此則爲靜也此皆明不識於一道故可兼知萬事也以一而不貳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惑）傾則不精（傾引如字傾也言心有常不識於此則爲虛言虛心有常不識於此則爲靜也此皆明不識於一道故可兼知萬事也以一而不貳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惑）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貳引如字貳之道也）

（貳引如字貳之道也）然而有所謂一（貳之道也）不以夫一害此一（貳之道也）謂之壹（貳之道也）

（貳之道也）

（貳之道也）

贊稽物一於道所以明考物也明考謂察治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任心爲志發言爲論官謂各當其任當其任則萬事治矣

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眾賢而已詔告也下未嘗船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爲之危危謂不安戒懼之謂也側謂旁側滿之盈溢也養謂養其本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整齊之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本萌不使異端亂之也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整齊之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本萌不使異端亂之也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爲治養其本萌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處書有此語而云道經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雜於一偶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微萌兆也與機同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爲沈沈濁也下清明故可以鑒面鬚理也下謂容貌也上謂髮膚也

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則不足以見繫雜而察理矣庶理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神則之氣傾動也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

精於射傳曰羿之巧也非其弓矢則不中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羿之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羿之巧必能射浮游之物乃矣舜已前有之此云羿蓋是改制而託之羿也故亦謂羿爲善射也

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帝時已有車服故謂黃帝時也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之所以獨傳者壹也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案宋本此注之末有精字古者倉頡之初作書蓋通理諸物之情也今從元刻去之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

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傳曰羿之巧也非其弓矢則不中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羿之名或聲相近而誤耳言羿之巧必能射浮游之物乃矣舜已前有之此云羿蓋是改制而託之羿也故亦謂羿爲善射也

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帝時已有車服故謂黃帝時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之斬輈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剩相土契孫也昌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駟會子曰是其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帝時已有車服故謂黃帝時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之斬輈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駟會子曰是其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帝時已有車服故謂黃帝時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之斬輈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並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駟會子曰

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言有人觀庭中之小而謂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大也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爲高遠所蔽不知爲高遠所蔽故不能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則不固故不能成歌詠也○正文矣字元刻作乎

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厳空石石穴也空石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善射

之曰厳厳字及事詳未詳所出或厳設驗四耳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也精射思其射之妙耳目之欲接則取其思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推其精是以闇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也推猶捐也精謂解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捐除耳目之欲也閑居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乎猶可謂能乎設問之辭也孟子惡其數德也有子蓋有若也惡其數德也有子蓋有若也辨的也當爲本及字之誤也能自遷焉能自遷矣比也下若之若而出其妻而不哀故背棄去也失氣惡臥而蜂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好思也當爲本及好也辨的也當爲本及字之誤也能自遷焉能自遷矣比也下若之若而出其妻而不哀故背棄去也失氣其衰然而蜂其掌若刺殷然也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連作一句有干蜂字可謂能自忍矣蜂螫毒物人及善射好思者也皆以忍其所好

以慮是則謂之惧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爲非以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察甚其非以分爲是也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惑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動而爲是則謂之知言智者能變弁爲是也知言是則謂之辯辯利口而繆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讒傳曰無然譖譖傳曰析辭而巧言也詩曰無然譖譖多言也詩曰無然畔援傳曰無然畔援多言也詩曰無然譖譖傳曰析辭而巧言也詩曰無然畔援多言也詩曰無然畔援多言也詩曰無然畔援多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愼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愼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緣也　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楊倞曰子產決鄧析殺之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與時制宜不守法令所謂擅作名以亂正名也○今本新序載此文故其民敦敦則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遠長矣遠去聲不敢亂其名則姦邪上故遠長也長丁丈反遠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愼也約要約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楊倞曰奇辭亂故實故性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則所爲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雖多有名也名不可一一常別雖萬物萬名之樞要謂若謂之鳥獸故制爲名之大緣故因而有名也名之樞要謂若謂之鳥獸故制爲名之大緣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一常別雖萬物萬

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誠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概要也以用也悖違也辭心之所辭說是非也驗其名之大要本以諮實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辭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辭論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更用辨說也辨說是非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其故（故事也言聖人既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故明君臨之以道達之以正道達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論倫先後也用此道理以之不必更用辨說也）說不說（說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荀卿自述正名及辨說之意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狀大小會之使人易知若是則未喻者則以形狀大小之命之不喻者明之也）名聞而實喻（聞謂傳播也言名聲傳播實喻其名）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於喻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謂連屬也或曰累貫也）名之麗與麗同麗偶也○注麗與舊本作麗今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注麗與深俱不失其所則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使實各異也）名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使實各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辨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辨者兼異實之名以成言辨說也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也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謂說者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離異常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辨說者一意動靜者明兩端也）期命也者（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期與命所以為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所明與辨說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心之於道亦然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國之常法經為說文經為辭謂心能如是則無統類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名喻實以辭喻意以說喻功以辨異同

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也盡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以欲爲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爲可得今從元刻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也緯之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面爲之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也節其所求若作貴賤則貴賤之欲也○注與者貴則之也

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注與者猶不作貴賤性之欲也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也緯之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面爲之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也節其所求若作貴賤則貴賤

荀子卷第十七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脩仁義而苟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慎而著此論嘗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乃聰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書作惟天生聰明時乂此無天性二字疑誤刪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爲也矯其本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傍爲亦合意字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生而有好利順其性也

爭奪生而辭讓亡焉順是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疾與嫉同惡烏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讀爲鉤鉤曲也下皆同檃栝正曲木之器也烝與蒸同謂蒸之使柔矯謂矯作勵反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屬皆磨也厲與礪同○注礪皆作勵反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興功利以導之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此論語曰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焉也以富六曰事興以富耶本云任衛佛也玩揚意即只作事

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成也今人之性生於僞是性僞之分也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應感而自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之性也

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

目明而耳聰

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可學是乃天性也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

曰若是則過矣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偏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是其性不然則是猶僞使之也

今人之性惡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爲其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人之欲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

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則人無禮義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礱厲然後利

今人之性惡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

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

今人之性惡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今人之性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而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性而正之

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而後有辭讓

而後有文理而合於治

用此觀之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性而正之

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而後有辭讓

而後有文理而合於治

用此觀之

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

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

今人之性惡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今人之性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而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性而正之

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而後有辭讓

而後有文理而合於治

用此觀之

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生惡音烏應之曰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爲器陶人瓦工埏音延埴音植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陵音隧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爲之也或曰工人本生於人性自能爲之也

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性也斲音濁又音卓

當爲陶人故編本也

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爲之加僞人工人然也

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

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

今人之性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之性也

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目明而耳聰

不可學明矣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曰若是則過矣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今人之性惡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今人之性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而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性而正之

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而後有辭讓

而後有文理而合於治

用此觀之

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

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

今人之性惡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今人之性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而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性而正之

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而後有辭讓

而後有文理而合於治

用此觀之

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生惡音烏應之曰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爲器陶人瓦工埏音延埴音植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陵音隧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性也斲音濁又音卓

當爲陶人故編本也

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爲之加僞人工人然也

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

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

今人之性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之性也

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目明而耳聰

不可學明矣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曰若是則過矣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今人之性惡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今人之性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而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性而正之

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而後有辭讓

而後有文理而合於治

用此觀之

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

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

今人之性惡

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

今人之性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而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性而正之

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

而後有辭讓

而後有文理而合於治

用此觀之

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生惡音烏應之曰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爲器陶人瓦工埏音延埴音植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陵音隧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性也斲音濁又音卓

當爲陶人故編本也

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爲之加僞人工人然也

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

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仕也或曰倚偏倚貌偏讀若偏陂之陂偏陂猶頗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是其分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謂辨小事別大事也符驗小事別大事也合符驗謂合於小事別於大事也有辨合有符驗謂有辨別有符驗也辨別符驗皆貴其有徵驗也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謂辨

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之知也文謂言不亂理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爲倫佚與逸同引也佚以繩引也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君子止慕其所守故曰少言也　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亡本本元刻俱作毋今從元刻　悖謂侮作侮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不應於理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急折謂辭言反雜能多異術也旁魄

荀子卷第十七

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分故無違令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反分扶問反不平悖施式豉反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捷速成而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爲仁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爲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節謂制限此五者死生則爲名節也忠者惇慎此者也惇讀如順人臣能順此五者則爲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爲德備也備而不矜一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爲善則謂之聖人夫照人之心有一美善焉猶猶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爲也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讓功使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報功矜則有敗能而極善用於報功使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有能而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臨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特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荀子卷第十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成相篇第二十五以初發端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伯兄其德故下云託於成相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通鄉以喻愚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第八今以是簡鄉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上章書第八成功在相故作成相○成相之義非謂成功但以國君之德關爲成相耳禮記治亂以所謂春誦夏絃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詞之經篇首卿稱無相何倀倀無所適從言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雜辭十一篇亦古詩之流也選周書周祝解亦此體

請成相相之辭世之殃由愚闇愚闇障賢良於愚門此世之殃由愚闇愚闇以重闇障賢良也障讀如順人臣能順此五者則爲忠也順此五者則爲忠節也忠者惇慎此者也慎

請成相道聖王 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堯舜尚賢身辭讓
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 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爲民 爲萬民求明君以治之故也
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
尚賢推德天下治 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
堯不德舜不辭 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戰舜南
面而立萬物備 委任羣下舜無爲而理
下之尚得推賢不失序 得當爲卷外不遝仇內不阿親賢
者予 謂堯舜與禹又不私其子讀爲與禹勞心力堯有德千戈不用
三苗服舉舜卽戴任之天下休息 嘽與咍同得后稷
穀殖百爲樂正鳥獸服 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契爲
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 抑遏也下治水使歸
下 傳讀爲敷孔安國云洪水氾布治九州之土也 貏親爲民行勞苦行
貏皐陶橫革直成爲輔 橫革直成未聞其事也韓詩外傳作橫直成
下 傳讀爲敷分布治九州之土也

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案禹貢道弱黑水至于西河會于渭汭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至于北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禹末詳

也鴻卽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辯除民害逐共工 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逐其事未詳其說也禹傅土平天
有灘濁其道伊洛遷洒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者未詳其說也
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 抑遏也下治水使歸
貏皐陶之功爲面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
字謂所得貏皐陶橫革直成爲輔 橫革直成未聞其
行之事也得貏皐陶橫革直成爲輔 韓詩外傳作卽云此論
下 傳讀爲敷孔安國云洪水氾布治九州之土也 貏親爲民行勞苦行

賦篇第二十六　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鮮大也圖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之圖方也大參天地德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與堯禹者矣○藝文類聚十二引此與下文五泰末本深知篇作大禹注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明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字不與數世害類之消也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

愛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物也非絲非帛似盤一與字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天地大參天地此又云

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上大參天地也

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龘龘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文章龘龘然也

大盈大宇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　忽兮其極之遠也攝兮分判貌言雲或慌忽之遠於山也攝

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拌而王駁而伯

無一焉而亾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剛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故請解之先王謂如敬請解之先王謂重演其義而告之王

相逐而反也攝與劇同攝兮分判貌言雲與馬同氣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

日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說曰此乃有文章而不至華采者與簡然

音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卬卬高貌雲高而不至雨則天下皆蹇難也德厚

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

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弃也萬物或美或惡往來無捐弃也

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假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

悟憁通于大神悟憁猶聰聰也憁悟也言聰明而簡約

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

明而有論言易行也先王言雅歸於禮乃合此義也禮○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

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敢辭請測意之

比下故此

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雨也弟子不敬此之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偏也物萬物也或厚或薄帝不齊均

不知何名故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敢辭請測其意亦言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雲所生也

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為智不盜不竊窮窕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

雲之功德雖君子乃明知之也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

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偏者與大宇幽深則入郤穴而會無偏側不容也窕它弔反

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宏於託訊今雲

容反衡橫也言雲亦能如戰國合從連橫之人南北為從東西為橫也

從下覆百姓上飾

不可依託寫寫也○訊不與前後貫協也

連也

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其功徧反時用則

存不用則亾顧時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

而不億忌者與日與如同請當是遠慮慎

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

生鉅其成功小者郤為纖則巨長其尾而銳其剡者

所私置又言無偏類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行故雨因雲而

長其尾謂線也剡末也謂銳之鋒本剡者插也有長而無本

生萬物曰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莊冬而溫暑而涼寒暑之

郤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

請讀之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雖雲乃可當此號也雲莫

之意回小反　頭鉛達而尾趙繚者郤重說長其尾而銳其

羽無翼反覆甚極極遠急也尾生而事起尾遠而事已

尾遠迴盧結則識功畢也簪以為父管以為母

貌變化即謂三俯三起也管所以盧簪成形也○簪當為纘子貫反謂所以成纘之線也

有物於此儽儽兮其狀屢化如神儽讀為纍纍猶係係無毛羽之

人屬所利飛鳥所害人屬謂保爾明之

天下不治請陳詭異瀏漏之天地易

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讀曰嚮嚮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

列

星殞墜日暮晦昏 列星二十八宿陰陽日月所行者照臨下土者也殞墜謂隱伏不見也晦昏謂時也或曰當時星辰隱墜日暮晦昏言無覩明之物也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 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謂為照 公正無私反見從橫 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從橫反之志趣 志愛公利重樓疏堂 樓謂堂之無私罪人慈革貳兵 慈革謂改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隱陷貳兵革之道言相侵盛也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 將大也言以道德相退送或曰將將謂為讒諂進說 仁人絀約敖暴擅彊絀退約 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天下幽暗凶險如此恐時賢不見用也螭龍為蝘蜓 螭龍黃北方謂之地蟲蝘蜓守宮也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蝘蜓鴟梟為鳳皇 說文云鴟鴞寄生子其巢中故謂之鴟梟也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 拘謂有文章貌拂違也此益說且當為拂之大行也閽乎天下之晦盲也 閽乎其欲礙也晦盲言人莫之識也 雖欲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 皓與昊同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白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或為卒 弟子勉學天不忘 弟子勉學天不忘之也 堂人共手時幾 堂人其手時幾之也言天道福善禍淫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益而解惰故以此勉之也 將送 將送謂為拱生人世手言不得閑也法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 與愚以疑願聞反辭 反辭反覆狡詐之辭楚詞亂曰事子言當時政事既與愚反疑或之人故更願聞其小歌曰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以亂辭敘之也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遠方猶言大道也仁人絀約暴人行矣 絀與黜同本亦作屈今從之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殷殷衆也音盈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 說文云璇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皆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為佩說文本訓美石璇音瓊○瑤說文本訓美石而今本禹貢注亦皆訓為美玉雜布與錦不知異也 雜布閻嬪子奢莫之媒也 閻嬪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妸楚詞七諫謂閻妸為醜深上魏嬰之美女一名阿嬪漢書音義韋昭曰閻妸深目蜀人謂之阿嬪是也媒謀也 嫫母力父是之喜也 嫫母丑女黃帝時人力父今從元刻與韓詩外傳四同以旨為明以譬為聰 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言或亂如此故歎而言之曷何也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讀譬神君之賦也

荀子卷第十八

荀子卷第十九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雜錄荀卿之語皆略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此篇益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第二十七○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固多格以義別之

大略舉為標首所以起下文也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也言其制如此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屏謂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曉天子諸侯皆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今沒亡不可見內外不察界也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 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 輦謂人挽車言不服待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馬也 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詩小雅出車之篇毛云出車就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天子山冕諸侯絺冕卿大夫玄冠大夫裨冕士爵弁禮也 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即袞冕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蟲次六曰粉米次七曰黼次八曰黻皆繡於衣為裨以事所尊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冠言裨冕止於大夫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韋為弁韋弁服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 天子大裘而冕兼山冕而載弁也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也 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 御服皆器用之名可以事尊者謂之御珽者謂之御荼者謂之御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刻上至其首而方也終古舒字玉之上圜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讀如舒遲之舒舒遲者所以恭莊前也 天子彫弓諸侯形弓大夫黑弓禮也 彫謂彫畫為文飾形丹朱也此明貴賤服御之體也 諸侯相見卿為介 相見謂於郊地為會介副也聘義曰諸侯相聘以珪發幣重禮也承擯君親禮賓言主君見聘使則以卿為上介也 以其教出舉行掌臣盡行從吾也 使仁居守 使仁厚者主後事若孔悝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疆之禮又鞅梁傳曰曾者為上擯大夫為次則以卿為上擯出會然後可以會矣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 聘人以圭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遺之也徵召人以璧召謂使工尹襄問子反絕以環 環取其還反也

貢以引是其類也說文云璣者大孔璧也周雅好倍
肉謂之璩肉倍好謂之瑗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謁
禮珍圭以徵守鄉云以徵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聘
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
以瑗蓋如今璽書矣環而缺肉肝若一謂之環古者臣有罪
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玦則絕皆
殆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
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
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
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
表標志也此明爲
國當以禮示人也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引舜辭
言皐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之以驗聽能威聖亦牖舜賴皐陶
也故禮之生爲賢
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
不學不成　禮本爲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　堯
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西王國未詳所說或曰大
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雜事一作大禹學於西王國
公曰黃帝學於太填錄圖作綠圖表同尹壽元刻作君疇宋本新序作墟注
子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尹壽皆古之賢人也新序雜事一作君
伯時子思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杼不成喪不
成衰也言五十時子思
子伯時子思　衰杼謂縗裳而已其禮皆可
縗存但服縗麻而已其禮皆可
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在身也　親迎之禮父南
鄉而立子北面而醮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
鄭云相助也宗
事宗廟之事也　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率鄭云循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
嗣也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
子言惟恐不能勉率以
子曰諾惟恐不能勉率以從命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
所以稱行禮也者貴者敬
者在禮也

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賢者惠焉惠亦順
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　賜予其宮室稱其
忿怒其臣妾稱用慶賞於國家也
也　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
道而勿強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不
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強不欲施小惠也故不欲使其愧也
此語出曾子　禮以順人心爲本故凶於
者皆禮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
各本作背禮者也誤　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
故爲之飾　親親故庸庸勞勞仁之殺
也庸功也庸勞勞謂稱其功勞以報有功
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　恩皆出於義之理也此五者非仁
之得其節禮之序也　行仁義得其次序則是禮有次序
故行禮節也故成　非仁義無禮以
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　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
有里義有門　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也
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
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　推恩
仁雖有推恩而不得其理則不成仁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
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敬行則不成義　審節而不
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和而不發不成樂
和謂下先上也又曰朝廷上也朝廷之禮貴賤有等長幼有序
中而莫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人音則不成樂　故曰仁義禮
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
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敢先也　上大夫中大夫下大
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
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爲序也　君臣
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和天地生之
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　故天地
享獻也私覿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
獻也享畢資奉束錦以請覿私覿以臣禮見故曰私見也聘享以資幣
覿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詩之美所以威儀脩飭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

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
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
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謂之而授天子
治之能爲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百禍歸之不能則
之以玉焉　中卿進曰
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
之接　接謂爲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
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之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
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及之矣
二策第二策也　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慮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
若司寇也慮者雖在堂弔者在閭門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已在門言相鄰之速禍門也　一門出入也賢謀曰長沮桀溺耦
諺曰憂喜聚門　讒哉讒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讒哉
言可滅傷也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
三策第三策　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　殺大蚤朝
大蚤非禮也　殺謂下先上也又曰朝廷上也朝太蚤爲懈弛也或曰朝
也朝太蚤爲懈弛也或曰朝蚤天物也　治民不以禮動
人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田獵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
早也又曰田不以禮是暴天物也
斯陷矣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磐
垌頭與版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　大夫
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敬行則不成義義謂審節而不
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和而不發不成樂
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　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
飲酒時齒謂以年次坐若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敢先也　上大夫中大夫下大
之大夫也故曰下大夫也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
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爲序也　君臣
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和天地生之
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　故天地
享獻也私覿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
獻也享畢資奉束錦以請覿私覿以臣禮見故曰私見也聘享以資幣
覿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詩之美所以威儀脩飭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

曰皇皇者華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鈴與鎗同濟濟多士貌鎗鎗有行列貌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訐而無疾有怨而無怒訕上曰訕訐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公弟叔肸衛侯之弟鱄怒諸若慶鄭也　君於大夫三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也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辭粱肉有酒醴則酳鄭云酳者之前可以食美變於顏色亦不可也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謂制度精嚴設宴也　易之咸見夫婦爲本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陽唱陰和然後相成也　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聘士謂若安車束帛重其禮也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以

質益古字通耳置讀謂就貴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曰
士大夫摯贄於君庶人摯匹雉注曰摯至也贄見也
於維脈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家卿不脩幣謂不
凡委質爲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家卿不脩幣不爲
場園家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鬻之也場園
治蔬植曰場樹菜蔬曰園謂若公儀子不
奪園夫工
女之利也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
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寘其手容集其手
而力作也　文王詠四武王詠二周公率業至成康
則案無詠已並解仕仲尼篇言周公終王業創不
無詠伐至成康然後制禮也重引此者
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　多積財而羞無有
貧重民任而詠不
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後詠之此邪行之所以多也
　上好羞則民闇節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鬬自脩飾也上好
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民語曰欲富乎忍恥
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忍恥不顧廉恥傾身絕命而
分背如人分背而行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疾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榮古
謁盛謂婦言是用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
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與起也鄭注禮記云苞苴裹魚肉者或以葦或以茅也
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
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
已差謂制等級也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人謂賢良守職
故舜之
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詔若使禹治水不告
方略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
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
知克無人禦敵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卜莊子不敢
卜鄙邑紐子卜邑大夫有勇者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蒲衛邑子路治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
人無有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　曰先王之道則奉
舜已則可爲堯舜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
財先王之道可以爲堯舜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即六
博也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基故曰六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貳當作蔽聲之誤也即六經

君子之學如蛇幡然遷之如蟠與蟺同故其行效
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效效放也置指也
不捨無留善有善則行也　無宿問當時即問不俟經宿　善學者
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難行之者是究其難　君
子立志如窮不通窮變　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至貴對之惟一故曰如窮也　君子隘窮而不失
勞倦而不苟不苟不苟免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
爲苟或曰細席謂論之席臨難不忘素之言漢書王吉疏昌邑王曰廣廈之下細席之上○案廣謂編次必於是也
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謂造次　南小漢故潛
水溫流爲潛今云南小水溫鰌而成至其盛大者也　夫晝
者著德至者色澤治行盡而聲問遠　色澤治謂德潤身行下孟反
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　言而不行
咩者倍之半也教而不稱師謂之倍教人不稱師謂之倍倍咩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
與理其會者至於無言說者也相謂爲人贊相也　會子曰孝
君子進則能諒上之譽而損下之憂
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
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爲悅近親遠附則緩辱
仕者必如學如往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
無由及　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晏閒
息休息　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
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　然則賜願息事親
以言　假於君子諒解也晏子先於孔子會子事者爲之然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
雖既竭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善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　然則賜願

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也言有之妻言賢也治也言文王先立禮法於其妻以至于兄弟然後治于家邦言自家刑四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友焉可息哉亦既醉之篇毛云言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耕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風七月之篇十月往取茅治屋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屋升屋治之也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友貧爲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賢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賢人雖貧窮義不苟得之言乎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騎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騎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閒也　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惠食邑也展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後門至賤者子貢言昔柳下惠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滑稽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閒言閒之久矣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也諷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矣其不過禮也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以其樂章播八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則歌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於汙上騶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不歡樂以思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　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十五而士禮四十上五十後衛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爲鄉士　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先於臣下一年也雖人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然後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賢而所好非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既無君子之質又　非其人也所好非其人也　貪盜之兵兵五十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事不敢輕易　其人也而不敬不祥詳喜非君子而好之非好之其人也而敬之齋盜攫借　賊兵也若使不善人敬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攫爲害滋甚不如不敬也齋與資同兵五兵謂戈殳戟酋矛夷矛也

也○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與言而不與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賢也　大誥曰生自繼繼也與　言之信者莊乎區蓋之閒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楊任器皿之閒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匹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匹蓋不言匹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　重引此辭以明之　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　誠忠誠言不可以虛妄事智者元弼作了知也　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說音悅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知者　國臾皆瓦器也揚子雲方言云陳魏宋之閒謂器爲臾臾甌也史記曰甌窶滿坎卻甌臾者也或曰甌臾竈下之地臾甌窶傾側之地法言曰或問臾甌云甌窶滿車裴駰云

荀子卷第十九

反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不食者浮蟬也浮蟬梁朝生夕死蟬也言此者以險人貪飲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爲治不爲苟且如浮蟬輩也　虞舜孝已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辟讀爲避言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已者誹也惟讀爲唯唯以突反唯唯聽從貌從人而不免也者由於退後即誹謗也博而窮者詹也詹之而愈濁者口也已解於榮辱篇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脩德在己所遇在命　誥誓不及五帝誥誓以言辭相誡約也禮記曰約信誥誓不及五帝約束牲曰盟詛盟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　五王五伯五王謂禹湯文武成康也五伯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伯讀曰霸霸彊也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誥誓不及五帝五王五伯有此語

荀子卷第二十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宥坐篇第二十八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宮室曰廟廟也其言樂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顧欹傾覆之器也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宥與右同古通用字或曰宥坐右坐也謂置於坐右以爲戒也說苑作坐右之器名伯厄注云者曰也已解於榮辱篇　君子以爲戒也說苑作坐右之器也今說苑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於汲反挹謂酌也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撫地也猶言蓋世矣撫字從二支象所以守者扞也地野大亦言守故謂之撫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撫地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挹亦退也挹而損之之文子曰天道虛而盈地道卑而平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爲德也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子路曰敢問弟子孔子曰賜非而今之人生也多得而守之雖愚必富雖貴必驕驕則人奪之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也子路曰請損諸孔子曰夫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既得之患必失之既有之患必亡之有此語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爲司寇而攝相也朝謂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爲人所聞之人也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爲僻或爲嬖又不可而後以威嚇之此注嚴或爲嬖元刻作或爲譌譏與家語辯詞同　荼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也○往乃從之誤下注同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梟雄也不可不誅也營讀爲熒熒惑衆也強讀爲彊彊也反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不群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士狂華仕皆人名也是第二人立議曰吾子聞古之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稱不仕而事力太公以爲首誅則公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今日殺國紀之何也太公曰是是非不明言行不類也故殺之以爲首誅也是第一人立議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貪利使也

也王肅云陵遲敗壞也○案淮南子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遲遲陂陀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為丘陵似泥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睆焉其易見也睆與睍同蘇覽反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陽謂窮約孔子曰

所以陵遲衰其法度隳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鄭風雄雉之篇○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伊楷首不其有來乎楷首蒸之至德化使下人楷首歸向難道遠能無來乎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偏與普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設苑作徧下同

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苑作其流卑下句倨皆循理似義○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倨之理似義○案宋本引說苑作其流也卑下句倨之也尚義分然者也文義併通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

私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倨同方也尚義分然者也文義併通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

其洸洸乎不漏盡似道洸洸混混水至之貌漏謂竭也似道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也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似勇也若聲響之應揄也似義也

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也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似勇也若聲響之應揄也似義也

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卑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卑怠忽反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

未如胱贅則具然欲為人師胱贅結肉莊子曰以生為貧贅懸胱垂貌具俱然自滿足之貌也○此條舊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糂與糝同蘇覽反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陽謂窮約孔子曰由不識○家語枉厄篇作由未之識也吾語女女以知者為必用邪陽龍逢為必用邪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諫者為必用邪不見刑乎○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誤女以諫者為必用邪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也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之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之終始而心不惑也天知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為善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也過曹曹共公無禮其謀浴薄而觀之公子因此遽去其謀浴薄而觀之觀謂窺見其裸浴薄而觀之也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五千棲於會稽以甲盾三千棲於山上會稽山名也越絕書曰句踐棲於秦餘山上秦餘山在今山陰縣南三十里也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莒公子也桓公為齊所不禮故奔莒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廣寬也家語作曠

相常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遇者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遇居此反之下○正文桑落之下宋本有乎歲二字今案可省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盛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之誤也盛謂繼其材木蘇覽云被當為彼彼有說邪匠過絕之謂有說邪匠過絕之蓋皆繼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

太廟之時言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能施文飾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木不斷絕者

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為北傳寫之誤也盛謂繼其材木蘇覽云被當為彼彼有說邪匠過絕之謂有說邪匠過絕之蓋皆繼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未輟還復瞻被

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才藝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卑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舊言平生之言卑怠忽反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者有說言皆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謂初造

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胼樹栽植藝播種胼謂手足勞駢也胝皮厚也丁皮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綵不女聊綵綢繆也聊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或曰綵綢繆也言雖衣服我綢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聊賴於汝也不親故也韓詩外傳作衣子敬子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歟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歟也皆與此不同○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曾之說此云敬乎疑是敬乎之說今家語曲誓篇作人與己與不汝歟與此所引亦不同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國士一國勇力之士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子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禮禫而牀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出謂子路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論上

子路磋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褖褖何也磋與嵯同言益不淑下流水多故人民之邪言作疏疏麤也○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麤衣貌褖褖衣服盛貌說苑作褖褖苦者江出於崏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方國語曰方舟設梁韋昭曰方並也編木爲舟之非維下流水多故人民之邪言○案今外傳三作疏疏麤衣貌褖褖衣服盛貌說苑作非維下流水多故人民之多乎今文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能與汝爭美汝其有憂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若訝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奮揚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也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故君子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自知仁者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謂顏淵對曰知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爲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孟反○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墨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繩墨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皆知之而能加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禁絕也內人之親謂以疏爲內親爲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也外人之親謂以親爲外人之親謂賢不肖相雜而親之也○今據語疏爲內親爲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今據語疏爲內親爲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

曾子曰無外人之親而內人之疏疏爲外家語曰不比於親而比於疏者不也外人之親謂以親爲外人之親謂賢不肖相雜而親之也○今據語疏爲內親爲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今據語疏爲內親爲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遠謂失之遠也

曾子曰無外人之親而內人之疏內人之親而外人之疏不亦遠乎遠謂失之遠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乏之時]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無所往託]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乎[舊本脫取字今據大戴禮五儀解增]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謂也服古之服也]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舍去也謂去此]哀公曰然則夫章甫句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章]殷冠也句[鄭康成云]句讀曰鉤屨[屨]有拘飾也以爲行戚狀如刀衣舄在屨頭紳大帶也搢笏[搢]所以插笏者也]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端衣玄裳即朝玄端者服其正也士之衣裳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法尺二寸之者益半而一焉則袂三尺三寸大夫已上修之修尺三寸袪尺八寸路王者之乘車之大者輦蓋隧之陽也]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食[斬衰[斬]者何不緝也衰[衰]謂喪服曰斬三升布爲之鄭云斬[斬]猶斷也]菅屨[菅]菅屨者[菅]菅草也[屨]屨者服其正也士之衣裳[裳]裳[裳]下曰裳[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負]負[負]左右各二尺二寸[負]負[負]在背[負]負[負]者[負]負[負]此言服被於背也]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疏衰裳[疏]疏[疏]猶粗也[衰]衰[衰]者[衰]衰[衰]在胸前[衰]衰[衰]者[衰]衰[衰]在胸前[衰]衰[衰]者[衰]衰[衰]在胸前

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
也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繙衣黼裳者不茹董非口
不能味也服使然也繙衣黼裳祭服也白與黑爲黼與青爲黻禮祭致齊不茹葷
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且臣聞之好
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
之矣好喜也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折耗長者亦不能爲此市井盜竊之事長者
市而販者不爲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好肆則不折也人爲市賈之行則亦不守折人爲辰者
之行則亦不爲市賈之事竊安爲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宇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
取健健羨無取訐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鉗人之口訐謂面相攻發人之陰私也
者○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鉗下作無取喙喙與諱同方言諱憎也凡相疾
惡謂之諱憎諱之閒反王肅云喙喙多言或曰諱訐也○元刻作倫反
諱訐謂口教諱心無識實者諱之倫
法末舊作諱諱倫也訛今訂正健貪也訐亂也口喙誕也健羨貪欲之人
多貪欲訐人之口喙誕也皆大同小異也○元刻作口鼠今說苑尊賢篇作口敠故弓調而後求勁
馬馬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
有多知能譽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有謂爲尒與通同又
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子人劫人曰賊盜亦賊也因喻士信
慤則仇讎可用不信慤則親戚何疎故明主仁計不信怒閘主信怒不
任計慤亦任也計勝怒則彊忿勝計則凶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案家語
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二字又子之當作之子顏淵對曰
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家語作馬將佚也定公不悅
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
畢之馬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驂列兩服入廄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驂同謂外馬
驚聚中馬奉引而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
淵顏淵至趨謂爲促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
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其
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
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

民造父無失馬也○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今聲駭
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也步驟馳
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
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
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烏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
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本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恐天下來歸故欲致而取之也
舜曰無
變易行徵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
安徐而出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見也禮記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申公巫臣進
曰竊謁也皆大同小異也○元刻作口敠今說苑尊賢篇作口敠故弓調而後求勁
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
有多知能譽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有謂爲尒與通同又
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謂管仲子人劫人曰賊盜亦賊也因喻士信
慤則仇讎可用不信慤則親戚何疎故明主仁計不信怒閘主信怒不
任計慤亦任也計勝怒則彊忿勝計則凶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東野氏也○案家語
顏回篇作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二字又子之當作之子顏淵對曰
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失家語作馬將佚也定公不悅
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
畢之馬失校人掌養馬之官也兩驂列兩服入廄兩驂兩服之外馬列與驂同謂外馬
驚聚中馬奉引而入廄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
淵顏淵至趨謂爲促速也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
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其
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
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

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今聲駭
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
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
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烏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
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彼爭者均敵者衛氣之事非人君之謀也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
不廣接士適所以自淺知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
謂過一日也○舊本作日注過一日語疑有誤今各本因下所云則士皆有等級而不見也
周公於下士一日三接猶恐天下自來一沐三捉髮猶恐天下自歸不必致也
越踰則越踰者過士門而不入則無所聞無所聞則所知淺矣聞或爲問問也
彼淺者乃不察乎德其全蔽也物事也不見上則無
淺物事亦少少則意自
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爲文王之
子也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周公先成王殺朱亥知成王之誼此云成
王乃復加耳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
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嗌見其所尊敬者雖
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舊本作百人據韓詩外傳改
羣士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
也士相見禮曰主人復見之以其贄還之曰某也願終賜見還贄而相見者三十
人不敢當則還之猶尚往來
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
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
士吾厚爲之貌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士無執贄之禮故厚
爲之貌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
以士至而後見物事然後

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人幾矣（幾危也）（閻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夫仲祿之士猶可驕也（仲魚兖反）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貧賤舍富而爲貧富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黎黑謂面無潤澤之色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楊倞曰黎黑謂不修飾也）（盧文弨曰楊注非是）（元刻脫黎黑之色也是以二字）（趙曰黎黑謂面無潤澤之色也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常存也）（盧

而夏亾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任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案楚策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遣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宋本脫已字今據史記補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益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亾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案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處在下文益以法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亾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處子之言○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處子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處子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案史記作盧古可通用今從史記荀子作呂氏春秋君守作呂子索隱曰呂音旅又音盧子芋子皆著書○案宋本盧作臚取易曉耳史記荀子作呂子今呼亦如字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嚭齊人師古云芋音弭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法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宇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亾觀孫卿之書其

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爲賈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錄

荀子卷第二十

江寧藩文奎刻字

卷一

勸學篇　南方有鳥焉爲節注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鵙　案說文有箸無著箸但訓飯欹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日恪位箸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著以著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爲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爲著以故六書正譌謂著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箸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之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漸注漸溺也　案高誘注淮南人間訓云漸臭汁也意亦相近

脩身篇　莫神一好注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　案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治古今之誤

莊所引正同

其遠思也早　遠思疑當是遠患

卷二

不苟篇　擬於舜禹　宋本各舊本俱作禹舜今從元刻

其誰能以己之濕濕注濕盡謂窮盡明於事　案濕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

榮辱篇　孝弟原慤軥錄疾力以敎比其事業注軥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　案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辨慧捷疾劬錄正與此軥錄疾力語相似軥錄蓋勞身

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軌錄疾力以事言楊訓
爲拘錄非也
君子安雅注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
歸飛提提雅烏也　案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爲安
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
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
折與提提音義竝同烏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
以爲況然亦太迂曲矣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注道語謂非常之事
取以自比也　注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
陋者俄且僩也注僩與攔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
謂猛爲攔陋者俄且僩言鄙陋之人俄且猛暴也
儀也　案注陋者俄且僩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

卷三

仲尼篇　信而不忘處謙　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
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爲嫌云不
處嫌疑則忘字衍當去之

卷四

儒效篇　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注不自欺人
案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
合
云能則必爲亂注云能自言其能　案楊氏注非十
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卽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
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爲亦不必分口之所
言身之所爲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卽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
能則速成更難強通

卷五

王制篇　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爲征　案齊語正
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
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卷六

富國篇　數以盆鼓注謂數度以盆量之也　注以
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若撥麴注今河間以北賣種麥賣之名曰麴　案此
本鄒康成周禮遷人注彼種字作種此注宋本元刻
俱作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
耳

卷七

王霸篇　是憚憚非變也注憚與坦同隨巢子曰有
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
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　案注引隨巢子憚明以
爲卽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間本兩憚明
字俱作坦明非也今並改正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注荀卿在齊楚秦天下彊國故
制之者也　考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彊國故首
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爲言
能其期日注能與能同緩也　注當云能與耐同耐
爾雅云寇肆也古書寇字皆訓寬肆不當作能

卷八

君道篇　愿慤拘錄　案榮辱篇作軥錄注謂軥與
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
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卷十一

彊國篇　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注戰國策莊
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云云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
宣王云云史記曰蔡侯齊爲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
王與史記不同　案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
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
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

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
王郊迎人問訓又言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
吳之說以爲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
也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注詩大雅版之篇　案今
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韋懷注後漢
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芳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
版版
其服不挑注挑偷也　案周語鄧至佻天說文引作
挑天是挑與佻同

卷十三

禮論篇　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謂大夫有采地
者　案俗謂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采案譜經正義
中亦多作采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采後漢
馮勤傳食采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采
相通

卷十五

解蔽篇　乘杜作乘馬注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
案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
持疑持爲杜字之訛

卷十六

正名篇　辨執惡用矣哉注言但用此道取之不必
更用辨執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　以注末釋辨
說觀之則正文辨執乃辨說之訛注執字亦當作說
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爲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
執語而誤涉耳

卷十八

賦篇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　此章在遺春申君書
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
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

道曰鍋通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趙以爲上卿後語作上客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韓詩外傳四伯作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吳師道曰一本此下有古無傳諺四字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秋之志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衛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喜爲明以惡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定陳仁錫書皆作喜外傳末引詩作上帝甚惛無自瘵焉

卷二十

哀公篇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　案楊注王伯篇云而爲皆語助也又攻齊策管燕謂其左

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實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宜建侯而不寧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爲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矣

大梁李濂氏曰孔叢子七卷爲篇二十有三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懷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嘉祐中宋咸嘗爲之註矣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滅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載孔甲盤盂者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蚡學盤盂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著盤盂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爲盤盂書則不可知其自孔氏則無疑也故彙而刻之丁丑夏日志

孔叢子

孔　叢　子

孔　臧　撰

孔叢子上

儒家三

嘉言第一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先後爲之先後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脇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服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聚將安施萇弘曰苌弘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發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苌弘辯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發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陳惠公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苌弘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癘救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纘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疢毒三旬而後愈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疢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疢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尼亡吾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察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夫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其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衡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轡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荅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

缓之任繫子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勞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駿鼓而驚之緊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人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禮大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冀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治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殁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禒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洛誥見周公之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皇建其有極之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溷近而不迫志而不慆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商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誡而愛深也龍子以爲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慨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始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視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美百官之美乎○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備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社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書曰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德加於民則祭以勞定國則祭以捍大患則祭以能扞大災則祭以死勤事則祭以勞吉禮有五而祀典有之其在周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有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其位次如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其位次如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其世臣故楅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願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慎罰也此言其所任才失德所罰祇祇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也○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其差秩祀所視爲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孔子曰夫山者歸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孔子曰夫山者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脊附奉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脊附奉輳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入公曰何邃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于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衆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千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變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

孔叢子 卷上

季桓子以粟千鍾餉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

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容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憮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晝寢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

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子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曼商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君子之感若是乎吾從子而問焉夫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貴實使人信之令實何獨乎是賜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夫無禮則民无恥而正者孰謙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繩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无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而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齊之以刑是聽之察刑之當也无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

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无別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蕩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服也上不教民民貿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盜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盜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爲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義義不越情情得而悲哀以斷之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虐幼不教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枳作抵抵與觝同觝有詆義）夫過則宜有詆（詆以爲小罪故宜有過故宜詆小罪老弱不受刑亡王之道也

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若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役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窮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丈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麟身而肉角岂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其君以麋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閒居魯哀公不經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子曰役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夫○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識神通則物不能遁）其所察聖人難諸○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興而旋之衛息鄹遂憮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珎寶梟鴞眷然顧之慘然心

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邇求之若遂遂迷不復自娶也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泰山謂魯也）欝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霑霑濡（梁甫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曰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就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就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窮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丈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麟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其君以麋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閒居魯哀公不經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子曰役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夫○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其所察聖人難諸○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興而旋之衛息鄹遂憮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珎寶梟鴞眷然顧之慘然心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諱子百家）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馬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滕子問子思曰（滕子名顯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

兄事之而世謂子産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産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産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滕子曰其然○孟子車上侍坐焉禮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坐敬子車其崇子上不顧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鄭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晏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荅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緦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荅曰以仮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

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仮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縣子問子思曰頻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異正爲非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孟輒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先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荀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

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勗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當百姓而假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纔員之列耳庸多矣若無此鬚鬣非假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仮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仮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子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

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恐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禹遠乎○申祥問曰孔張之子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罄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邘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諸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諸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諸老曰狄人何欲諸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諸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諸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東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周追王不亦可乎○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尚美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無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晉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遵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不知所以也公曰善○穆公謂子思曰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賢後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覇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僭者（一本皆作潛）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入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柵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穆公謂子思曰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賢後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覇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龍所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

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因之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腊則所以飲宴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腊以歸○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夫○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魯申子祥之 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鮒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鮒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餌之餌鮒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鮒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踈慢吾矣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稽若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其不

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吾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禁或作懼恐或作忌）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累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齊王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今天下攘攘靖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衛將軍文子之宇非夫氏（陽魯大夫家臣）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費子陽問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禁是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不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欲誅不辜而通觸吾忿故幾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葅菹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知其不辜而通觸吾忿故幾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葅菹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畏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焉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後而為匹夫之行之時也○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餘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焉旨伐美也賢哀繁優饒豐多也幾蔡模梟法也（蔡取其蓄積）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遺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累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齊王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今天下攘攘靖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今天下攘攘靖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衛將軍文子之宇非夫氏（陽魯大夫家臣）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費子陽問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禁是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不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欲誅不辜而通觸吾忿故幾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葅菹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知其不辜而通觸吾忿故幾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葅菹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畏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焉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後而為匹夫之行之時也○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

戴盛蒙冒覆也鐘崇府最積灌聚樣叢也閱搜履尤具也攻為話相旬宰營匠治也蠋祓禪眉潔也勿蔑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過尼附切局鄰傳戚近也邵媚旨伐美也賢哀繁優饒豐多也幾蔡模梟法也（蔡取其蓄積）義亦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前進也索寒採裹鉤掠採略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猶宿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戮爽曉昕著謖暗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界也承弟班列次也戶校格忩止也（戶取其閑檢義）取其收皆止之義）幽暗昧冥也最冗自賢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彎挽引也也憂捷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拾也肆子燼餘也拓斥啓開也杜實充扱塞也實物滿也奬率勵勸也勤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開隙也迭遞交更也燔刻浸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形狎編朱也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旰晏晚也箕踞數也客艾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也奚害何也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輔輸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禁錄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贅著思也載咯行也杳襲合也抵享當也庚徹通也脩舒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勍質正也商蔑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仳辨別也菲凉薄也復旋還也祖翌送也走叩我也娃命孳子也諸顧和也悛寤覺也臧猜恨也艾盡止也捫忿也奸犯也汨滑亂也縮續抽也豎捷及也苞跋本也肆枲極也睇題視也犯肆突也束縈縛也肆從逐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映晒也燋也晞烯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衰從長也荷揚擔也仍再也徇徇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蹲踆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愚患也譴責也間非也順退也抗禦也靳取也重

戚也褊狹也甚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停罰也夷傷也枳害也繙閉也辨細也秦爲也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讒也若乃也嗟發聲也秦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瞻足也曹偶也諼快也越遠也姑且也苟可也釋解也庸常也存重也迋升也勵勉也赫顯也遝是也丕罪也佞才也壁息也話言也愿謹也丰豐也郁盛也朕厚也緩也紀基也基忌教也整願也懃強也薄迫也爨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餘鎖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也卒集也遝倖也尤恠也瞢慚也索空也也徨往也矜惜也矻怵也覬望也何任也御待也殿慎也選擇也宜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窶窶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絕亡之卷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矣嶷辨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斁斁厭厭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騅雜彩曰綷雜言曰咥

廣詁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煢婦曰嫠嫠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孀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慝慝愧也面慙丞下涇曰報勞遙曰迵不直失節謂之慙曰戁心慙曰悉體慙曰逡

廣名五

諦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阽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鑕埋柩謂之殣羊至殣坎謂之宛者謂之賵衣服謂之襚池壙謂之窀廬下棺謂之窆填窀謂之封宰冢也龕堂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六

冶絲曰緻緻縝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繢綿也絮之細者曰纊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紵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頭也顏頗額也璧謂之童容緌冠纓也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也褚謂之褮敝衲謂之褴褸帶之垂者謂之紳大帶謂之鞶大巾謂之帨杖謂之椹鍵謂之箴作亦幄幕也質床第也大扇謂之翣翣之柄謂之柲履謂之屨屨之二丈者謂之舄舄之下謂之舃舃之重者謂之底履之麤者謂之不借履之賤者謂之屝屝之繩謂之純純之飾謂之綦綦謂之繶繶之飾也矢服謂之箙箙之盛謂之韇韇之表謂之韔韔之裏謂之韣韣之囊謂之鞬鞬之帶謂之容刀容刀之鞘謂之削削之室謂之鞞鞞之飾謂之琫琫之飾謂之珌珌之飾謂之琕琕之飾謂之瑑瑑之飾謂之璏璏之飾謂之琚琚之飾謂之瑱瑱之飾謂之璲璲之飾謂之琫琫之飾謂之琖琖之飾謂之瑵瑵之飾謂之璪璪之飾謂之瑮瑮之飾謂之璂璂之飾謂之瑒瑒之飾謂之璫璫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穿之子鮒之子孫）此人小辨而致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遂往與龍會平原君家曰久矣夫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寡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先生之所教龍者似平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爲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繆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但楚人於所謂人而非能之異楚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能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讒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說可得聞乎荅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奉秋記六鵾退飛覩之則六荼之則鵾鵾猶焉也六猶白也覩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緇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言與其法合故也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採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荅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爲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衣長裾振袖方校禽獲（獲一作擭）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荅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合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採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荅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爲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衣長裾振袖方校禽（擭）獲（

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篤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澤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閽軍旅焉而去（攝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覩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誅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迎之者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陳旺（魏人性多穢嗇每得酒食必先擬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能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賓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撰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旺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忘也夫木之性以隨拯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乎聚穀如陵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旺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宰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慚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致之節奮三尺之劒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失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乎今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曰以子賢明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雠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殉己而惡之甚於讎敵者也人主非而不諫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子高曰

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魏王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于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長尺有咫練鋼亦劒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大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厥色出大振之嗡然疑乎雲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多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魏王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耶也若聞之於不死者耶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縞相好而生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衆以折疑子者李由對曰今

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重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闔子文生於潘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寘之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而已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也持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誇之而已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於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絲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味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庶馬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郟成子者也昔郟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舘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昔者右宰之舘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舘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間寧喜作難右宰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衛而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已東閭子聞之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郟成子也雖然古之術緩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

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庶馬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攻龔龍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吝（魏人）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執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容曰子產之謗尚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而韠投之無戾既行民又作誦曰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資衣惠我無私文容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實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魯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抵為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皐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為之主

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興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為矣王故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此貝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燕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隣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先舉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來奚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卹五萬擊之赴齊軍覆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楚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若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飡吾罪深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執慮之趙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作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處為鄰而動有滅亡之憂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

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王是以國替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危必報矣按此策甚陳順語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悁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遷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故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危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一作綱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夫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卽非不信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得罪○新垣衍曰魏未聞與齊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興政而卽自退其有志不得自伸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奘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不楚已屈服夫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已未有先飲者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而至焉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辯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閔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馬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旦獻雀於趙王而縱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君弔君主之令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幹幹君乃止○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天下盡爲秦乎○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已未有先飲者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而至焉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辯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閔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馬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旦獻雀於趙王而縱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君弔君主之令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幹幹君乃止○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詰墨第十八 墨翟著書誣揚孔晏之事故孔叢詰辨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非如白公謀而奉之不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弒君非聖賢之行也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史云二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導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惡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鴝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即田常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季孫專魯政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都有聖人而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其勿憂也今孔子相魯齊景公憂彼魯君治主也孔子相魯爲君不臣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因則孔子救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刚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蓺黍不粒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暴子謂子貢季路入衛其門必辟衛君其門必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肹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聖賢之行也○曹明問子魚曰子魚觀

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子魚觀

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暴子謂子貢季路入衛其門必辟衛君其門必開形殘

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婦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廣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

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子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勘惙蔑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

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子魚觀

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暴子謂子貢季路入衛其門必辟衛君其門必開形殘

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婦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廣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

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子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勘惙蔑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

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子魚觀

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頴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魚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脩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估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子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姻又與衆賓異敬者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遵泰焉對曰昔唐堯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生制禮雖國若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

而無別醜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宴人雖固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子有道諸侯奉辭伐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北面而誓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軍敗則驛騎赴告于載囊韔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祖右眉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類于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主則以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司馬職奉之無還廟主則以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穆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類于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主則以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主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禮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可無

也請畢說一例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善子劒曰
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其臣而後有
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
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來公十六
年四月巳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東
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
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
無怍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
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
指以測淵喙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
武臣又手蹙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
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陳王
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為賢所推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
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
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與
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定不携抑久長之
本王曰周存二代別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
後以為二代紹虞帝亂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
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
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
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
王於我何有吾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陳
王沙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子信聖賢之道乃
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
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
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
君乎子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
以誣愚俗也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
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

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君舉事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入道而不知
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
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
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勞若有餘而不設敵
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使童騃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
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
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
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
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
生所言計策深妙子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
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
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夫拾章邯枭將卒皆
死士也周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
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驗之答曰流俗
之事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
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鳥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手搏蹻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
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生於昧答焉左手建杖右手
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
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趣
而救之妻猶戀戀其裳然後乃放夫以
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
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
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王曰譬類恢佳然實
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
大敗○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
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

馬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下儒術而知權變是
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孔叢子卷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叙書

家之族凡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紂至子順凡九世）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爲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轉相承作訓法欲令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孔忠之子）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遣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問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圍巒手格猛虎生縛猲狙仰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福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圖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嘯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犯之者其罪死焉是分慕將士營邏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令子大夫曰下國鄙陋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

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大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爲害今君荒于游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況乎人幼長斯謀莫或知辜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爲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致亡罷唯辛苦乃丁大殃

與侍中相知忿俗儒溷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撫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來又夫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款賈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裘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南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維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群聚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譬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絶意莫肯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萬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頗閔不效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肄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怠善美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木爲之獘夫雷非石之鑿蝸非木之鏨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

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群臣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暖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敘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爲關內侯茂子子國生子印爲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印生仲驩爲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敎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爲是不仕以詩書敎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爲不恤於進取唯椒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崔義當作敬字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於進取唯椒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崔義當作敬字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衆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惠之是時闕里無故荊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爲之柰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爲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爲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子建生仁以文學爲議郎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學行聞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歲大旱天子憂之問群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禦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子和史作孔僖字仲和此書孟孔氏子孫所作故不書名○大中大夫鮑彥曰人之性分氣色厲矜莊儀容水果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爲者或性玄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爲似若彊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彊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謂實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彊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厲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彊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彊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發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彊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極雖十言不能奪者惟析理即實爲得不以濫麗巧辭爲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爲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冗長溷雜者集爲叢話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杜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

以巧辭多喻爲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揆度真僞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爲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子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飽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自知爲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醽小人擊壤上化使然抔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爲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音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褒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孔衍字家于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講業最明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子駿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孔奮字君魚之曾孫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依大將竇融爲家常爲上賓從容以論道爲事是時融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成功矣即所謂實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彊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厲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精究其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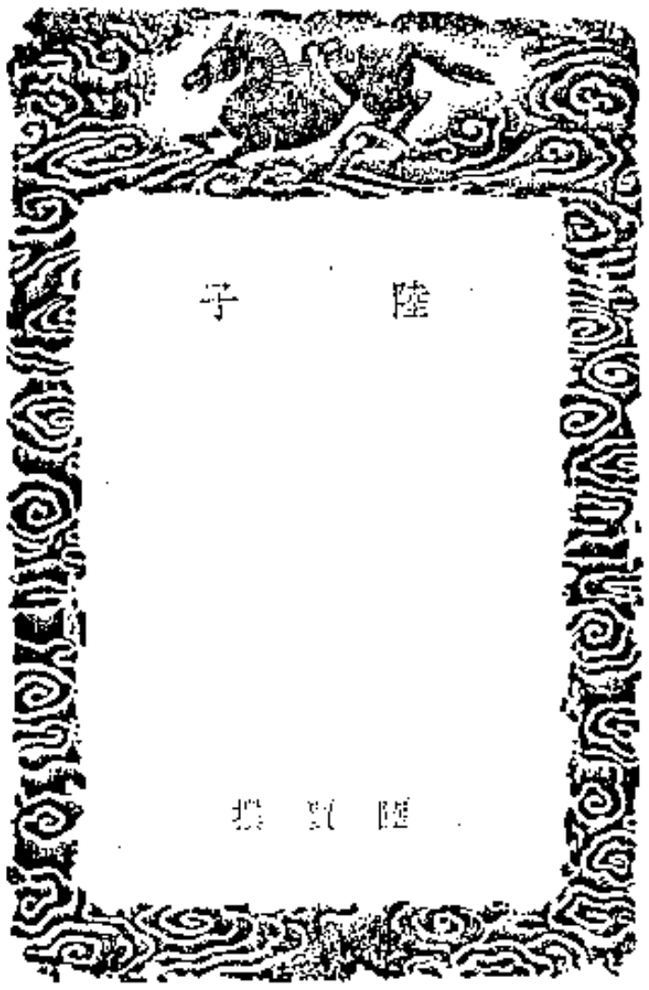
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萊所薦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詔加拔擢微臣蘭臺太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所以愛屋及烏惠下之道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漢崔篆嘗著易林篆之祖故曰家)答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謂吳祭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苫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誦不倦于時清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父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為得頗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聞會徒數百故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請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者願隨時為令學(其時多為季彥壹其家卓別學)

業無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華陰張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彥答曰性能沉遂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祇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荷矣答曰伯之子孫今其可仕季之子孫何則曰孝弟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為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思好其總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勤王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接之歡同盟綈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鄉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賜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少涓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餼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蘇非義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涓租入是猶古人欲夫江河以救牛跡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誄○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弒魯桓如母則與親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得頗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聞會徒數百故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請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者願隨時為令學(其時多為季彥壹其家卓別學)

所以為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荷矣答曰伯之子孫今其可仕季之子孫何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者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平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答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長孫尚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將答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為之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為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孔大夫謂季彥曰(大夫乃孔昱字元世)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童句內學(西漢士論以經術為內學季彥之時方尚辭文乃以章句為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童句非童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患盍固已乎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學學知乎學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為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為人父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

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問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平吾學不要祿貴得其義爾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焉先聖遺訓璧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昕紫之所以不泯頓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君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咲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年之外必當有明慎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楊大尉楊閻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合群籍如世不歸大儒何答曰不爲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用倘免害爲幸何大儒之能歸乎○季彥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有衆座僉曰誠如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思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而生也蚊蚋食人蚓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蚓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蝟如捲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兎折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迺陳厥故季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必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

崩地震乖氣相因其事不可書論往者延平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彥聞之曰吾豈衆媚勢位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與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彥愛遂止平家李彥爲人謙退愛居閒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及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



史記列傳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爲南越王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陸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陸子

儒家四

漢中大夫陸賈撰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成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溝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等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畋行端息蚑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者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開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泉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桡曲爲輪因直爲輻駕馬服牛浮舟栰楫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皐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彌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修篇章書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涼薄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傳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驪騾駱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淨與神浮沉莫之効力爲用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實惸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伏義分明織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脩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處卑蔡蔡於父毋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于萬代大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伏威任力無三資而亡是以君子墮道而治據德而行席仁而立杖義而弭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剋暴除殃將氣養物明設光耳聰八極目覩四方忠進讒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正不得兩張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

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使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賤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叙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俠義而彌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襲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祭紂之敗而戒之于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僞既（缺一字）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身故舜弃黃金於蔚嶋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僞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譬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悚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駿騏利劒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劒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爲智者說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嘗扁鵲之口而知其善可以爲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廷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墻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字）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棲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美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缺轡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之仁義爲巢棲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美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缺轡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之仁義爲巢棲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美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缺轡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之仁義爲巢棲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美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缺轡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

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也（有誤）乃無爲也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欲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缺轡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仁義爲巢棲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美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故有傾仆缺轡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強小慧者不可以樂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而不執信邪失方祭祭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絕恬美之味踈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顯輕以小治大亂度干貞說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寘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爲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千聖王者貴鎮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誅逸賢君者刑遷凡王者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長死而爲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音)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音)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家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設房閨備既庫繕雕琢刻畫之好恫玄黃琦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餞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慢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意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蓋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必屈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敢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行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正直故不得容其間譖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衛枉橈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衆多而辭語諸

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閭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賢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詖譎而起欲執魯公孔子麾而進歩驟而登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匹夫而敢興亂以干諸侯其罪當誅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侏儒於魯君之隊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之侵地終無棄魯之心靡樂不野合犧象之羸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遂巡而避席而定公拘於三家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侏儒於魯公之幕下傲戲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已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寡服事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昇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子不以其難爲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絶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硬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吾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

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真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統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謂若晴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絶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衰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殄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廩粥之間行之於袒裼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已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寡服事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昇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子不以其難爲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絶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硬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吾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

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絕五谷慶詩書背天地之實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華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辨砥礪鈍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寂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爲俱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梗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産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級水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揮直理密緻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張無窮澤而光潤生不赴晝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閒絕以闕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岐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古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揚窮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鴻鉅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秋禮庫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顯士之者日昭近之者尊芳故事閉之則絕吹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附其側長之則去其域則揚處地櫻梓賤於枯揚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懷尊卑相承應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特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騎敵國內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議歸於君閉塞之議歸於君則忠賢之士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上不明於下下不忠於君君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事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擾萬衆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穢惡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刑重者則身勞事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繁而民間里不訟於巷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攝鞏鳴鶴曰吾子病甚爲將爲迎哀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豎巫求福請命對鶴鳴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鶴鳴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弃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録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惰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

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四邪之欲繕不用之好以悅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糴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于般殺而魯缺二字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遂屍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爲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歎缺一字

懷慮第九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役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衡而鄉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歆羨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以繩百姓持一聚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救人一以缺二字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缺四字陰陽合物怯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觀天文然身死於弁缺三字嚳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強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沫泗爲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灾變之異乖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墜缺一字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缺一字說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一字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躓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大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蘧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志定心平血脉乃彊秉政圖缺一字兩失其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讓而德興斯乃恃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缺一字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千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藜羹不足以接餘二三子布褐不足以避寒儉德屈尼自處甚然而夫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缺一字天子下齊侯而臣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乃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位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申自缺三字深按其化以厚終始通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缺三字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

相序爲萬缺三字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三字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太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貪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貪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辭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爲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缺三字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矣身帶璧玉肩環佩服府藏珍缺四字酌舍銀刻鏤可以奪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字籬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缺二字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壁玉珠璣不御於上則亂好之物弃於下雕刻繡畫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瑶琨探沙谷捕翡翠缺一字瑇瑁搏犀象消勑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疏色者也

明誡第十一

君缺一字於政可以及遠臣萬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缺四字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

所爲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蝗虫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重災生於地賢君智辟知隨緣而改緣類而試思之於缺三字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缺二字缺二字六鷁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鸜鵒来冬多麋言烏獸之類缺三字也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親天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詞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絶國異俗莫不知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緑化而應殷紂缺三字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缺字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言鱄絶骨肉之親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纖屨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聚進退循法動作合度閑見欲衆而采擇欲詳學問欲缺四字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

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缺字之聲是故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字

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蜚文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卒也故缺二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来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閉缺五字爲善者寡爲惡者衆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缺三字治之耳好者缺八宿並列各有所主

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法乎堯舜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禮義化也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敬也學者無缺四字千歲人未有法聖人缺五字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缺三字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二字聖賢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桀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因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陸子終

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郤敘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嘗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歎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孚卹嚴而明可指也。然遷尚發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泰，爲優於卿，要建通蔽，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誠論，非惟椎塊胠狗之徒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資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廟堂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

新語跋

右陸賈新語二卷，按史記本傳，賈爲高帝稱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引劉向七錄云，新語二卷，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而賈書乃有二十三篇，似不止此十二篇。然自隋唐志及崇文書目，相承皆止二卷，至王伯厚考玉海，言今存於世者，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賢至德，慎應緣七篇，則此書至宋末又闕其五篇，故文獻通考備錄漢世儒家諸書，獨遺新語，必其未見全書也。而今本錢序，乃云篇次至今不訛，無訛妄如此者，亦鮮，則又元明以來裒集得之者也。今謂其書所敷奏，蓋不獨稱說詩書，發明帝王所以治天下之道而已，又多引論語孝經，於孔子誅少正卯會夾谷厄陳蔡事，以及顏曾閔冉賢，皆樂舉而頌揚之，漢世儒家者流，固未能或之先也，夫以秦秦禁學，有散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宜乎舉世播啞，不知經學，而浮丘公伏生之徒，各抱遺經以相教授，陸生且能以其所學爲言於人主之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於消息存亡之幾所關，非細故也，嗚呼，是豈得以辨士當之也哉，汝上王謨識

重刻賈誼新書序

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矣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存發顯赫而尺寸莫得展者所得爲孰多乎哉余所校據兩宋本而誼所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卽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弨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賈子舊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少余不揣固陋竝爲校讎頼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雕既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玄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猷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飬到致不可讀唯傅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據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判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

賈子新書序

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遂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洩洩，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武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宏議，卓卓乎其有據據，如江河盈滿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雲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晻藹，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拱璧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槧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于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所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實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間，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神隆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間，顧其書之在當塗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斁，亙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舉浙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漕事，乃取槧中所藏誼新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已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逃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警人主之如堂，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甫，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部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眞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證漢天下爾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爲鑿竪沼得之此以爲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事爲近之見慈溪黃震東發日抄

賈子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彊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壞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新書讎校所据舊本

建本 嘉靖時刻本・卽毛斧季・晃元禮嘗據以改近世之本・宋卽有錯誤・亦悉仍之・前失去序文・故不知是何年所梓・唯目錄後有建寧府崇化縣八郎書館印一行・故今稱爲建本・

酒本 宋淳祐八年長沙刻・卽從淳熙八年程酒使本重雕者・題賈子・

吳郡沈頡本 明宏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謄宋建本於此本上・其吳元恭所用之本・雖無沈頡名・而實不異・當是沈名後來刊去也・其第二卷中缺退讓篇・吳據宋本抄補・而毛本卽仍闕此篇・

李空同本 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後有歙邑酋者・不知何時人・合補陽何滅泉本・長沙本・武陵本・今校是書・何本於文義不順者・頗加改改・又於過秦論後補書取舍一篇・乃錄大戴禮記禮察篇全文・今不用・

陸良夢 明正德九年長沙守時刻・

程榮本 刻漢魏叢書內・

何允中本 二本皆同出酸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弨召弓父合衆本校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錯錢
卷五
傅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關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論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賈子新書卷一

梁　太傅賈　誼撰

過秦上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潭本無也字），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潭本從史記作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案：襄字衍，下云，始皇指六世之餘烈，昭王，併後孝王，莊襄王爲六世，史記除秦世家不誤，而始皇本紀則作昭王，武王，作昭王，武王，潭本亦同），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史記同，北字，諸侯恐懼，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潭本點之字），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潭本君作賢，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建本脫衆字，潭本補，趙作燕，潭本亦同，與始皇本紀同），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史記無主字），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史記，朋作倫），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潭本從陳沈本作連衡，非，今從世家作師，仰關而攻秦，始皇本紀作叩關，潭本作扣關，小司馬以叩字是，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逡而不敢進，遡與巡同，建本倘不誤，潭本則從始皇本紀說本作趨巡，通逃，案，陳祚世

案但作遁逃・李誤・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作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淳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國家撫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本作撾拊・案小司馬云・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淳本作百越・下同・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陳涉世家作其弓・小司馬云・其、音為渠反・又如字・謂上弦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淳本鏑作鏑・晉義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百尺之溝以為固・史記作據亹丈之城・臨不測之淵・淳本測亦作深・良將勁弩・淳本下有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列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淳本脫而字・甿隸・史記作氓・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淳本作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仲尼墨翟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蓋即叔仲子弓也・疑天下此所指者是也・作仲尼者・或轉據史記本改之耳・陶朱猗頓之富・淳本作猗頓・又阡陌與漢書——史記既作阡伯・絕異俗之業・淳本絕作離・罷敝之卒・同史記・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史記轉而倒・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淳本合下有而字・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淳本傑作俊・又有一遂字・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淳本不銛作未銛・本紀作鎩・鎩與鎩同・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淳本非抗下有於字・同史記・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淳本作鄉時・同史記・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淳本也上有何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淳本作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始皇本紀無數字・作千乘之權・陳涉世家作致萬乘之權・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陳涉世家序作揖・始皇本紀作揖・漢書同・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淳本作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仁心・淳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無而字・案・小司馬云似作仁心・

過秦中　事勢・此本篇名・本多同・案小司馬云・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為上篇・秦始皇帝為下篇・今依用之・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淳本脫眾字・同史記・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淳本為作謀・同史記・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淳本通作達・同史記・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淳本制作治・同史記・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淳本為作謀・同史記・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淳本通作達・同史記・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淳本制作治・同史記・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人不費亡矢遺鏃之勞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作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淳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國家撫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本作撾拊・案小司馬云・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淳本作百越・下同・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陳涉世家作其弓・小司馬云・其、音為渠反・又如字・謂上弦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淳本鏑作鏑・晉義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百尺之溝以為固・史記作據亹丈之城・臨不測之淵・淳本測亦作深・良將勁弩・淳本下有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列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淳本脫而字・甿隸・史記作氓・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淳本作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仲尼墨翟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蓋即叔仲子弓也・疑天下此所指者是也・作仲尼者・或轉據史記本改之耳・陶朱猗頓之富・淳本作猗頓・又阡陌與漢書——史記既作阡伯・絕異俗之業・淳本絕作離・罷敝之卒・同史記・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史記轉而倒・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淳本合下有而字・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淳本傑作俊・又有一遂字・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淳本不銛作未銛・本紀作鎩・鎩與鎩同・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淳本非抗下有於字・同史記・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淳本作鄉時・同史記・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淳本也上有何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淳本作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始皇本紀無數字・作千乘之權・陳涉世家作致萬乘之權・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陳涉世家序作揖・始皇本紀作揖・漢書同・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淳本作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仁心・淳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無而字・案・小司馬云似作仁心・

過秦中　事勢・此本篇名・本多同・案小司馬云・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為上篇・秦始皇帝為下篇・今依用之・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淳本脫眾字・同史記・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淳本為作謀・同史記・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淳本通作達・同史記・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淳本制作治・同史記・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人不費亡矢遺鏃之勞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作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淳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國家撫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本作撾拊・案小司馬云・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淳本作百越・下同・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陳涉世家作其弓・小司馬云・其、音為渠反・又如字・謂上弦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淳本鏑作鏑・晉義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百尺之溝以為固・史記作據亹丈之城・臨不測之淵・淳本測亦作深・良將勁弩・淳本下有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列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淳本脫而字・甿隸・史記作氓・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淳本作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仲尼墨翟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並稱・子弓蓋即叔仲子弓也・疑天下此所指者是也・作仲尼者・或轉據史記本改之耳・陶朱猗頓之富・淳本作猗頓・又阡陌與漢書——史記既作阡伯・絕異俗之業・淳本絕作離・罷敝之卒・同史記・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史記轉而倒・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淳本合下有而字・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淳本傑作俊・又有一遂字・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淳本不銛作未銛・本紀作鎩・鎩與鎩同・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淳本非抗下有於字・同史記・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淳本作鄉時・同史記・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淳本也上有何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淳本作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始皇本紀無數字・作千乘之權・陳涉世家作致萬乘之權・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陳涉世家序作揖・始皇本紀作揖・漢書同・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淳本作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仁心・淳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無而字・案・小司馬云似作仁心・

過秦下　此從賈子本・說見前・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銷鋒鑄鏑・淳本鑄作鐻・鐻甲兵而守之然用弓弩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囚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淳本作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淳本有大字・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二・二、疑當作成・淳本從史記作上・誠以三為古文上字改之耳・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悟・淳本用弓弩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囚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淳本作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淳本有大字・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二・二、疑當作成・淳本從史記作上・誠以三為古文上字改之耳・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悟・淳本立下有而字・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能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淳本作宗廟之祀未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於崤、函而不能進者是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淳本無也字・莫不虛心而仰上嘗此之時專威定功後人以更始之文貿人之・史記無後然困於崤函十字・今此有之・者下入史記一段・設矣・淳本但全依史記之文・亦失其舊・今故一從建本・下亦同・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隙案而守之・史記作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其後・卻敵・閉關據利・制威而守之・淳本脫作隙・卻敵・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淳本作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秦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淳本有也字・必退師案士息民以待事弊承解詭詐以親其名未附名曰亡秦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淳本有也字・必退師案士息民以待事弊承解詭詐以

之之・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淳本同・今案・疏簡而有之・即是不知守之之道・與取與・兩句當合號・今從建本・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淳本無也字・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案上言始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引領而觀二世之亡・下言二世若能悔過改政・則亦何至遽亡・此又是一意・淳本從建本・此言勢民之易為仁也・秦本作治・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庸主・建本作庸主・誠本・輕賦少事・振、近代多用賑字・此從史記・以愛其費・無離其憂・淳本作無・與徐廣云・一作離・宗廟與民・淳本作與民・同利之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疾害之民・淳本作疾痛・無與為讎・則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

令國君。建本作退陳案土。陳字說。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俱依史記。不忠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捄敗非也。潭本捄上有其字。秦王足已而不問。途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予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潭本無謀遠二字。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挑與朝同。潭本無也字。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閷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史記無臣字。潭本同。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飾。通。爲飾。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潭本無下有是字。故周王序得其道。史記作五序。小司馬云。賈誼書作王。今建。潭本皆相合。千餘載不絕。秦本末而亡。史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潭本後下有事字。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因。史記作有。潭本作應。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勢事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兄也。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謀之所設。傅相不得施其私人。建本是脫字。潭本作偏。案。舊本誤書。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此下本脫有臣故曰時且過突上弗置四疑且識別所不欲爲。十九字。不成文理。是後人妄竄入。當刪去。黃帝曰。日中必彗。建本誤加艸作。案。顏氏家訓引貫誼策作云。潭本正相合。從之。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此下建本有且前天何懼不其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十六字。不成文理。今從潭本刪去。夫以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詹。詹尹。建本作當前。非。又此下當有脫文。建。潭本皆有至此則天下已治。恐遠禽獨死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面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漸磁礪鄂。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徵辜。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愛。因饑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權。豈可豫知。羅

數危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潭本二上無者字。可爲長大息者六。大息者數息之大也。俗間本作太息。非。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編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遠禽獨死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面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漸磁礪鄂。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徵辜。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構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潭本力作乃。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予

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矣・疑當作其身而天・子於智無遽而葆國無患・潭本無此字・子孫世世與漢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厚此

強弱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強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潭本比作北・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潭本作三萬・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患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襲合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潭本無數字・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徼侯而居雖至（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潭本作也・欲諸王皆患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逼蘊則莫若令如樊酈絳灌（潭本長沙下有王字・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乘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屬等也（下有若與臣下相疑與骨肉相欺爲天下雖危無傷也則義如前令之故前勿變以副叡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字・潭本等死字・餘同・文不可曉・亦是竄入・今刪去・然則所謂主者安居小則無邪心十一字・總論義理・即以爲反言之語氣・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接・其爲妄竄無疑・必當刊去・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事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乎對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人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潭本無哉字・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左傳棄疾言陳、蔡、不羹則無葉・此并數葉爲四・此是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罷亂王遂死於乾溪芋尹申亥之井（芋尹、趙本訛于・說乃字・今從舊本校改正・左傳但云王縊・爲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潭本無可字・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潭本作殖心・說・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尰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趙本此下又複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二句・今從潭本去之・惡病也半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擩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潭本作病・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趙本此下又有悲夫救撲荀大殖必至心十字・亦衍複前・今從潭本去之・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尰也又苦踝落（上古讀洛・下古郎反・古曰・足踝反不可行也・則非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臣加五等已往則以爲僕僕亦臣禮也（亦上諸本皆有則字・今從黃氏日抄去之・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適至和、潭本作至和二字・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素貴賤是以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雄章異則符瑞異則冠履異則衣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宮室異則脈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趙本下有則字・是上文皆於則字爲句・今案是以高下異當於異字爲句・本楷也・以下諸異皆由乎此・皆當以異字爲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從潭本・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周、齊也・或改作同字・非・潭本說用・下竝同・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埤與卑同・潭本作卑・盪則品此者進細則品此者損貴周賤賤周諠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潭本作者・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恒退則讓上僭則謀（讓、貴也・趙本說也・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容人定其心各著其目（著、古使字・李匡文資暇云・行李走行使・案・蒼文使字作案・由下人・人下子云云・趙本改作李・潭本無・然則天子之與諸侯（潭本下有臣字・其義亦通後人以意改之・不可從・故衆

服疑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實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貪彼人者近則竟幸疑則此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臣加五等已往則以爲僕不敢稱（趙本作已往則爲臣例・今從潭本改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僕僕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適至和、潭本作至和二字・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素貴賤是以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雄章異則符瑞異則冠履異則衣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宮室異則脈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趙本下有則字・是上文皆於則字爲句・今案是以高下異當於異字爲句・本楷也・以下諸異皆由乎此・皆當以異字爲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從潭本・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周、齊也・或改作同字・非・潭本說用・下竝同・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埤與卑同・潭本作卑・盪則品此者進細則品此者損貴周賤賤周諠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潭本作者・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恒退則讓上僭則謀（讓、貴也・趙本說也・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容人定其心各著其目（著、古使字・李匡文資暇云・行李走行使・案・蒼文使字作案・由下人・人下子云云・趙本改作李・潭本無・然則天子之與諸侯（潭本下有臣字・其義亦通後人以意改之・不可從・故衆

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建本脫是字。潭本有。）若日之與星。（建本有以字。）衍。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幾疑與冀同。潭本脫。）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事勢

陛下即不爲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漢書作踦下即不定制。）知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今此籍云云。是後人依倣漢書。增竄字句。顛倒前後。以亂本書。即此起數語。已太失遠之本意。蓋遠以爲即不定制。不必久遠也。而猥且立見。今此書但謂不爲久長之計。其勢將一傳再傳而衆。則下文二語。如何轉接。其證有如此者。今若全依漢書。何必又著於此。故姑仍之。以俟學者之自爲別白可耳。建、潭本並脫再傳二字。又脫豪橫而大強五字。別本皆有之。）至其相與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特以、建本脫。）漢法令不可得行矣。（此下疑有猶且深立而服強也八字。乃改豪橫而大強語爲之。使不可曉。以疑誤人。今刊去。）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別本作擬。）猶過黑子之比於面耳。（擬、與儗同。建、潭本並作擬。自見矣。潭本作擬比黑子之於面耳。）豈足以爲楚御哉。（別本作禁。）與漢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爲鄰。（鄰、建本作隣。）憯自完足矣。（憯、建、潭本並作纔。）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潭本適足以脫。文工連作舛。漢書作倒。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潭本者字在上句下。）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建本作剽太長。誠。今從潭本。漢書剽作劘。）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憚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建、潭本無州字。別本有。與漢書同。）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語不甚可解。別本竟以漢書易之。亦非所安。不若且從其舊。）以俟知者。（建、潭本作衆地。）衆天子之地也。（建、潭本作衆地。誠。今從別本改正。）陛下豈知並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知令子臣之慮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何梁。）梁即有後。（漢書作而爲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倒置之。亦非所安。不若且從潭本。）梁即有後。（漢書作而爲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倒置之。亦非所安。不若且從潭本。）漢書作不可者。）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潭本脫梁字。作御有後患。語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漢書作不可者。）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潭本脫梁字。作御有後患。語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漢書作不可者。）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潭本脫梁字。作御有後患。語矣。）

權重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若敢自恣不敬。反心知必遊誅耳。（建本作志邪。）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名亂之業。難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制。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建本脫子孫王之四字・又止字脫作正・今皆從潭本・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潭本定作定地・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虛莫不王・漢書作莫盡不王・別本同・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貴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前・機・皆作幾・漢書作機奇・啓章作啓奇・錄前侯榮武子・後漢綱目建・潭本皆作綺奇・幾卑・此其證也・別本此處從漢書作榮奇・而淮雅獨却作機奇・疑皆因形近而訛・又漢書啓作開・潭本作啓・音義得相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榮車・公子春秋作知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

制不定

衰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衰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天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因・潭本作已因・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懾天下、即天下之勢、身勢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皆愛信也、之勢身勢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皆愛信也、

之勢身勢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皆愛信也、

又見告當其謀者也、莫大諸侯潛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勢也、特賴其尚幼、儉猥之數也、儉猥・潭本作倫儕・字書儉字・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半面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疑是連而處、潭本是連下脫者字・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盛又復然、孰論之疑・潭本作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尚不能以明年可樹、分不耕者得穫・建、潭本從漢書作尊列・今從別本・內有公卿大夫七、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安後世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剖割、皆象理也・當謂彷像其支節也・其下作皆案理解也・潭本脫理字・然已定、權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莫敢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建・潭本上訛作帝・今據下文改・廉醜禮節、以治君子、建本仍作恥・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係縛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蓐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隆遠不敬也・潭本無則字・所以禮貌輦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鞅與髡刖笞僇、弃市之法、建、潭本脫傷字・徒隸別本・今皆作徒隸・然則堂下不亡陛乎・潭本無下字・彼戮辱者不太迫乎・建本無辱字・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若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穹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皆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於啟矣也・本山水誼・申謂當橫五十八字・是後人以其間之語・潭本改矣爲故・亦非・

階級事勢

堂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潭本無也字・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鄉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遂發、勢有名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焰焰不滅、炎炎奈何、焰焰、舊本皆訛作燄燄・字書未有所考・今從金人諺作焰焰・萌芽不伐、且斧柯、智禁於微次也・家・備禁於未上也・諺案於啟矣也・本山水誼・申謂當橫五十八字・是後人以其間之語・潭本改矣爲故・亦非・事之適亂、如地形之盛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而人不

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舊本作周行人・下同・辟彊音闢疆・潭本作辟疆・字書不載・案非子作殤・韓非子作殤・衛侯更其名曰嫣・嫣・舊本作燕・字書不載嫣字・案非子作殤・韓非子作殤・衛文公名也・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容名弗使踰焉・潭本分作陛・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葬下周襄王出逃伯閼・二字不可曉・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潭本或作宋・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錢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直、潭本作特・或本是軋字・士有琴瑟、叔孫于奚者、衛之大夫也・左傳作仲叔于奚・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子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孫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密子治單父・御單父・音善甫・於是齊人攻魯、道單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艾、刈同・傳音附・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密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齊、建本作遂・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密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密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分不耕者得穫・建、潭本從漢書作尊列・今從別本・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慚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密子哉、故明者之誡盜由也、蚤其除亂謀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事勢

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潭本故堂九級上別本堂作陛・廉遠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莫敢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建・潭本上訛作帝・今據下文改・廉醜禮節、以治君子、建本仍作恥・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係縛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蓐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隆遠不敬也・潭本無則字・所以禮貌輦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鞅與髡刖笞僇、弃市之法、建、潭本脫傷字・徒隸別本・今皆作徒隸・然則堂下不亡陛乎・潭本無下字・彼戮辱者不太迫乎・建本無辱字・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若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穹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皆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於陛矣也・本山水誼・申謂當橫五十八字・是後人以其間之語・潭本改矣爲故・亦非・

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潭本無此五字．）若夫束縛之．係絏之．輸之司空．（司空掌城旦鬼薪之事．役使罪人．）爲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宗室有罪．以屬宗正．都司空主治之．）牢正徒長小吏．篤慢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晉亦乃可以加也．（趙本有哉字．無一字．今案一字衍當有．）非所以習天下也．非算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菅敬．衆庶之所菅龍．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潭本此上有如字．）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變名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潭本脫衆人畜我我故六字．今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潭本作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臣．離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趙本脫一字．潭本有．）頑頓無恥．喪荀無節．（漢書作鄙．師古曰．鄙無志分也．音方久反．潭、音后．趙本無作斷．）此．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苟若而可．（兩則字潭本無．同漢書．）見利則趨．見便則爭．主上有敗．困而壅之矣．（漢書作則困而憂之矣．潭本有則字．困作困．）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視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敝賈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苟安．則主被病．（趙本脫被字．潭本有．）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節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男女亂別者．（趙、潭本汚穢倒．又男女上有姑姊妹子字．係妾婢．今刪．）不謂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趙本脫者不謂罷軟五字．潭本有．）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豈不可爲寒心．（潭本有設字．）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義．捐廉恥．一曰禮二曰義．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逾滅亡．使管子復生．不可爲治．（趙本治下重一治字．）今其甚者．則大父死．大父弗自愛．故如此哉．（潭本作故何哉．）夫邪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爲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曰廉．四曰醜．醜曰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無恥．（趙本脫無恥二字．）大指舉之而澈．俗流失．世壞敗矣．因循苟且．（趙本作苟且因循．）以從俗．（潭本作俗．）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潭本相作恬．醜作恥．下同．）行義非循也．豈爲人哉．（趙本脫時字．）陛下即位．（趙本作即天子位．）躬修節儉．（趙本作躬節儉．）平天下．（趙本作治天下．）專以德化民．（趙本作專以德化民．）而俗猶未改．（趙本作而俗猶未改．）今民以奢侈相競．（趙本作今民以奢侈相競．）而本末不稱．（趙本作而本末不稱．）逐利不耕．（趙本作逐利不耕．）其中罪者．聞命而自馳．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趙本脫曰字．潭本有．）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喜．趙本作遂．漢書作喜．潭本作喜．）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趙本作報．漢書作非．）則非人類也．（潭本報上有而字．）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忘家．公醜忘私．（趙本作醜．下同．）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趙本脫誠死宗廟以下十字．潭本有．）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趙、潭本作此物比志也．別本作此物此志也．今從漢書．）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此所謂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大息者也．（趙本作嘆．今從潭本．）

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滿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不立不植則僞不循則壞（建本脫下人字之所四字又弗爲二句作弗爲持此則壞今依宋別本改正淳本此非天所爲無之字不循作不脩）秦滅四維不張（淳本不張上有而字）故君臣乖而相擾上下亂僭而無差（建本君臣作君子亂僭作僭越今依宋別本改）父子六親殃僞而失其宜姦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竊竊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令定經制（建本脫定字）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竄竊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淳本脫矣字）悲夫慟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第二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掉慕知欺愚勇劫懼（懼、建本作怯）壯陵衰攻轂奪者爲賢（句○攻、淳本作功賢與工同）貴人善突盜者爲忻（何○淳本忻作訢則又當以忻字句）諸侯設詔而相偽設籍而相紹（紹、建本作詔）詐而相賣（賣、淳本作續）疑譎爲福（譎、淳本作詭）天下亂主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徙天下（此下有我何勤焉也之事公唯爲能公之孫女二字疑衍以下有脫文）雖欲爲亂不可得也（建本脫也字）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句）譽善而爲走耳（淳本作善而爲走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句）家富而出官耳（淳本作官耳）騁亂偏而爲政行惟狗跖也苟家富財足（此下有脫文）隱机肝親而爲天子耳（機當作雖淳本作亦誤唯又天子二字疑衍以下有脫文）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句）譽善而爲走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句）家富而出官耳騁亂偏而爲政行惟狗跖也苟家富財足（此下有我何勤焉也之事公唯爲能公之孫女二字疑衍以下有脫文）隱机肝親而爲天子耳（機當作雖淳本作亦誤唯又天子二字疑衍以下有脫文）服循也（此下有我何勤焉也之事公唯爲能公之孫女二字疑衍以下有脫文）進取之時去矣

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藏。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鉒錫（潭本作鑄。）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鉒錫。（潭本作鑄。）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畴。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疑、別本作罪。）故民鑄錢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蓄。（疑、別本作罪。）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貴。錢貴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禍可致。何謂七禍。上收銅勿令布下。則長不鑄錢。（錄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使鑄錢。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本無貨物必平四字。荀校者依讀書附入。今從之。）以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倍差。（倍、潭本作賠。）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其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堕矣。（壞、潭本作回。須弟同。宋都云。當作壞。今從建本。此下潭本有一七字。家、下云此謂之七福。句相比見。則七字可省。建本無。）此謂之七福。（謂之誤。）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壅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樂毅有武關。秦昭王許楚王盟于武關。建本建武關作建武關。）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能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以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焉關者。（所爲、本作所謂。誤。今改正。）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雙諸侯。不令假一家者。其精於此矣。（潭本精作精。）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句。）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征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滋復之義。不便。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牽地。（牽地、倒。攷校談。）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而爲小國境。小國閉大國而爲都。（閉當作蔽。）小大既踦。（踦、本作所。）近無衰。天子諸侯共計之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落國資強政。以列侯御篡夫。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遠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不在、當作不出。下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衰勞。（潭本作疲。）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喘梁其上。（有字當衍文。潭本上作土。）此天下之所以長久也。（潭本以作能。句本以上有能字。）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鑿之賦。耳十鑿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爲奉地。（之字當衍。句本作爲。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何安川此而久繇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繇以爲不便。夫淮南廬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最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廬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廬踦不數易不足以至。丞相歸休者。廬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此段文多頓香。案。漢書云。淮南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而衣敝。錢用諸官。如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語簡而明。此與後漢書所謂也似而未有以明也。盛中間又脫以字語。上。而無見從者。其繇令等字。又是衍文。）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繇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遠之。其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遘遏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審定。毋以資姦人。

親疏危亂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令天下如墉也。（墉、潭本作壁。）起二墉（墉字。今刪。）墉下本或有時字。）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越本說作殺亂。潭本作殺亂。別本作殺亂。與下文多一亂字。荀校者同。）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潭本有下有親字。）自高皇帝不幸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

高篇作九年，是也，今從源本。漢早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隄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三十、漢書作四十。）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稽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源本幾年作幾耳，富人作富今。）天時不收，請賈御史既或聞耳，雖頃不雨，（雖頃二字不成語，此篇妄衍者甚多，難以遽正。）令人寒心，壹雨雨，雖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開之何必須困至乃盧，窮至乃闢，不亦晚乎。（此下有病伏危之急使人悲八字，俗從人妄增，今刪去。）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者哉。（本俱脫不在二字，今從之。）上弗自愛，將以誰愈，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此下舊有曰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十二字，似此篇後成世界，作此胡改，可謂全無人氣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之衆，（源本無之字。）聚天下將何以贍之矣，兵旱相承，民墳溝壑，剽盜攻擊者，與蟻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賤，一日而及此之必然，（程本作一日而乃然，程說一疏。此別發端二，其一篇名無考，在梁四廚中，許改頗換面，無完篇者。此應沃許但云過此之以然，此正妄取者改竄既編，使不可讀，以見其古耳。）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弗自愛，（源本作爲人上者弗自愛，上省弗自二字。）孰如下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爲，（孰如下疑本有愛字，源本無愛字，別本作治，非。）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此云方今始秋時可善爲，對歲暮云，方今始伏望可善圖，應手鈔錯，皆是一手臆撰。）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可使臣下退，源本有疑字，又此下有臣誠愚所自用秩二千石上疑字，即使通計多字，疑衍無此，依此有略矣二字，即論不成語，今刪去。）

解縣邪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源本無此字。）臣下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源本下有臣字。）夫處倒縣之勢而不知，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蹙且病痱，夫蹙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今字下疑、源本有西字，上流東海爲下流故識西邊上東海邊下則北境一倒也二十三字，係妄竄，當刪。漢書作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智，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饋餉至難也，斥候者望煙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敖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源本無此字。）已字。）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無其甚矣。（困、漢書作囷。）陛下宜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勢而從之匈奴，（從字疑衍。）中國乘其威而富強，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舊本此下有故之平生之孚次也八字，亦係妄竄，今刪去。）陛下威憚大信，德義廣遠，懷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源本作所宜誠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熱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忽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攻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洽焉，而後稱帝，又加

業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下有其義尤要四字，不成文理，今刪去。）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檀夾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上也，檀夾者，天下之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此一段五十八字已見前，源本此處不載。）天下之勢倒植矣，（源本作天子。）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揵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揵然、揵然、揵然、揵然，俱絕無僅有，依此校定。）

匈奴事勢

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遠、源本控弦作扞彊，大率作大在，皆訛，今從別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遠、源本無此字。）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戲言侵盜，（遠、源本說漢字，而下衍欲字，今俱從別本增刪，）是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雄蟬之術振之，（源本無時字，帝子，卿蟬君，明其大此字，別本作振其本而已，此即三表五餌之喻，）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源本作若誠能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胥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數語亦多增竄，疑本、源本令上有行字，別本作亦，非。）吒叱馬行，理勢然也，（吒、當作此，）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別本遼下有安字，皆，）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源本灌窳疑風字之訛，灌瓜、即退渠搜所云者也，）皆周之直郡，（旬、當作戍，疑，）然後罷戍休邊，（源本有北字，）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隆義，（別本義上有趙字，）以臣之愚，何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貸以貴漢，不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即匈奴當今逢疑，（源本工作功，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援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非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

素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漳本編作揃）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視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別本作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梁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爲畜（漳本作茗）又執敬（案上具字衍）恪然不承帝意（趙本作又且執敬漳本作又執敬且案上具字衍恪然趙本誤作敬恪然恪然見列子黃帝篇趙本誤作敬恪）臣爲陛下建三表設五餌（臣爲陛下陛下臣四字今從別本人校本改）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且以事勢論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漳本使作令）爲通言耳必行而勞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趙、漳本若下有信字）皆（故聞若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論矣一表（表狀、漳本作表狀又前子作名子）臣又且論陛下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質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敗（漳、望也）而賞薄不足以勸人（賞本皆作尚漳、龍）故善賞者蹲之（說文蹲、踞也猶言殘錯也先使過望矣此卽所以待英布也駿雋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五字衍文臣有餘資自在末段始見或改此作則國有餘財漳非）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漳本少者上無家字）將爲銀車五乘大騶盡之銀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漳本皆作尚）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馬飯物故四五倅美戲牖來肉（漳、字書之一本作牖卽牖二字爲衍文）具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漳本作觀）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倨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漳本無耳字）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涕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猶言先之）之在其前也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迸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服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扼（扼、限也言降下胡人）猶狼也（前云下匈奴猶振槁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貴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賢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善人且用其算（算字貫下不載疑字）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繡拘也（拘、執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貴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賢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善人且用其算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繡拘也（拘、執也）此謂五餌既明則可愛者（胡、漳本皆作匈兩本皆誤作匈今從別校本）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純衣好閑（舊本皆作閑長本改此作閑是也今從之）且出則從居則更侍（建本侍字有之漳本作入）上卽饗胡人也大戮抵也（今此、舊本作詆建本作詆說）客胡使也力士武士閑近侍傍（漳本力士作功士）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漳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申屠、仁者人也鄰說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慰問之言是漢時有此語乃相親愛之意建本之亦作人今從漳本）爲開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卽幸拊胡嬰兒撫遨之（撫遨猶戲也）戲弄之乃授我幸自嗢之出好衣闌且自爲贛之（舊校本改作贛建本作贛說）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旰而欲人人汲汲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服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扼（扼、限也言降下胡人）猶狼也（前云下匈奴猶振槁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貴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賢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善人且用其算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繡拘也（拘、執也）此謂五餌既明則可愛者（胡、漳本皆作匈兩本皆誤作匈今從別校本）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純衣好閑（舊本皆作閑長本改此作閑是也今從之）且出則從居則更侍（建本侍字有之漳本作入）上卽饗胡人也大戮抵也（今此、舊本作詆建本作詆說）客胡使也力士武士閑近侍傍（漳本力士作功士）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漳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申屠、仁者人也鄰說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慰問之言是漢時有此語乃相親愛之意建本之亦作人今從漳本）爲開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卽幸拊胡嬰兒撫遨之（撫遨猶戲也）戲弄之乃授我幸自嗢之出好衣闌且自爲贛之（舊校本改作贛建本作贛

子之理也豈下臨人之民哉潭本之理上脫天子二字・末句作豈有休人之民哉・脫・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賦於蠻夷也顧爲致人諸侯也建本作顧爲致人爲諸侯也・潭本亦有下爲字・脫・今依漢書改・勢既卑辱而利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建・潭本特作持・臣竊料匈奴之衆臣、建本作實・別本作貴・今從潭本・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鉏櫌而服也鉏櫌未詳・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爲匈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渾邪可虜也・渾本作渾邪・下同・今從漢書改・休屠渾邪昆弟二王細分析・建本玩作繁・別本作繁細碎・今從潭本・不搏反寇而搏濟兌・兌與銳同・潭本作銳敵・銳・今從建本・不搏大患非所以爲滕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能屬國之官臣使歸伏田廬不復涉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猶猛獸而遊田廬・猶、後人用以代猶字・顏師古曰・猶比猶也・多通用・故不改・猛獸以喻匈奴・潭本作猛敵・脫・今從建本・所謂得毋小所得毋不急乎諸本皆脫得毋二字・盧文弨云・得毋不急乎・人校增・今從之・互細慮建本玩作繁・別本作繁細碎慮・今從潭本・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淮難事勢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句首當有一字・衍・王子、別本作淮南王子・脫・今從潭本・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舊本句作淮南王乘人主千乘之勢・不成語・今依漢書改正・陛下爲順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謂讓別本作進讓・潭本脫讓字・數留之罪無加身者數當作罪・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即前端統篇之靜室也・得捕、別本作若捕・潭本作衰曾不捕・主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讀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淮南者・大王不肖・皇帝初即位・易曉色在淮南者・大王不肖・皇帝本紀之・使大王得三縣之資并厚・則此當作徙字・陛下爲之大王指淮南王・漢書云

鉛耳。此時急時事。其不少於上。大不便陛下。拿無論八十一字。蓋不成文理。此何等事。而曰簡略。只未之甚耳。舊本作簡略。只未之甚。亦出自近代。此必皆初宋時人所作。僞竄入者。不可以疑古人。今刪去之。知旨者。當不以余不妄。但綱俱中肌膚雜者。不能盡除之使無餘耳。故雖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輕。此句舊本無之。若無此句。則下文突云皆若鑄鉛補之。非補下句若字。然鑄錢之情。非鉛鐵之輕。而薄之甚微。其利甚厚。舊本其字下云。又易爲。無其字。錢之易。而其利甚厚。舊本作大利。誰。雖輕罪日報。其勢不止。舊本此下有民民字。今從漢書刪正。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輕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名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鑄作。舊本作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親字訛。其家字公字皆誤。而公字尤不可通。故但刪此字。因欲禁其厚利微姦

禮於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盧、潭本誠作直。案補佐篇云。有戎事之誠。今從別本作誠字。大戴同。）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賓客。不厚於德。不彊於行。（盧、潭本脫行字。大戴有。）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委授於疏遠卑賤。（委、大戴作授。）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蹈。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敎潭下十五字大戴無。案不古二字衍文。）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舉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趨行諸從行。句絕。盧本下有得字。別本又作不得。大戴作不得。）色不比順。隱琴卑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盧、潭本作齊梁及其學。）說。左右之習諛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倜問小節。（倜別本作問。大戴同。）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征羙不以章。（潭本作不以彰從少下二句。）忿怒詈不以義。喜與嗤謔不以節。（嗤、盧作譙。）小行小禮。小義小道。（盧有不從太保之敎六字。）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大戴作安如易。如字面通。）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下疑有脫文。大戴無此六字。）飲酒面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飢而強飲。（別本下有貪字。潭本脫作餧。盧本作餒。字面雖同。義實不通。）暑而暍寒而慄。（別本作敷。大戴同。）寢而莫有坐而莫侍。（盧、潭本作特。說。）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頓顧遠面。（大戴作環面。注環、旋也。）而器御之不舉。不減。（大戴無而字。御同。減作損。）折毀虧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千哉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潭本作不以彰從。大戴作遂。）不知日月之不時節。（文不字大戴作說。）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連語

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潭本二十作三十。說。）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潭本有也字。）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太子、盧、潭本作天子。說。）故擇天下之提有識。（潭本故下過有字。與大戴無。）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潭本脫不能無正也八下共二十四字。盧本亦同。又不正也無也字。楚之下有地字。潭本是下作起。）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嗜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知好色之語。乃約略其年齒之所至耳。如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少壯所當留心。宋儒謂貝子知好色下脫未了。宜補曾子曰慎之道。不當便接則入于學。由不知當日語意。故爲此說。）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聖智、潭本作知能。）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得矣、潭本、別本作理道。今從沈本。）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戲謄之宰。（司直、別本作司過。）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謄。（而字上大戴有宰字。）宰之義。不得收謄。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敢、盧本作箴。）聖主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忍其肉。成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敬。以樂。（盧、潭本作敬。）樂而湛夜。（潭本脫也字。）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滅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盧、潭本作敬。）

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柰何而不愼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願以鄉紂也．紂走還於鹿廟之上．身闔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跪其腹．蹈其脅．（譚本作頤．）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據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肎止．可悲也．夫桀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賤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譚本無此二字．今從譚本去之．）臣竊聞之曰．喪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鼷．以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己之罪也．（己、建本作紂．）覆車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譚本作前後人不知戒．）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別本亦有此二字．下同．建本別本又有此二字．）疑五字．今從譚本去之．）梁王曰．陶朱之臣．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殺人亦疑．爲吾決是柰何．（新序雜下有子字．譚本無此字．）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此五字建．譚本俱脫．新序有之．別本同．）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善．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別本從作大說．新序以臣竊觀之．）梁國薄厚．則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薄厚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者．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推侈、梁之臣．見漢書古今人表．建本訛作雅侈．別本又作雕侯．）故可與爲善．則行．（綠非子作倫侈．推侈．即推侈也．譚本作飛廉與惡來．俱是紂臣．非是．）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譚本作龍逢．近代書籍．）而不可與爲惡．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匡天下．（譚本作振善佐則亡．脫去上句．建本有之．）此其不可不愛者耳．詩云．兕虎．率彼曠野．哲人之愚．亦維仁之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綠絲．染之靑則靑．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譚本作無善佐則亡．脫去上句．建本有之．）此其不可不愛者耳．詩云．兕虎．率彼曠野．哲人之愚．亦維仁之故．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

輔佐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下之宜．（舊本脫下字．案陸文有云天下失宜．則此亦當作天下．）正身行．廣教化．脩盛業．以美風俗．兼愼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正職．一段．大柄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變而不通．臣或蟄而不義．大柄之任也．中執政職．一段．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聞惡．則以禁．正法則．殖度量．（舊本頗作詭．）論．（論．尚賢．長久官職．以時巡衛之義．）入于倉．於時有事．孤于皇祖皇考．（孤、本或作辜．後人誤妄增入．）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衰．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

一段．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舊本脫害字．）正身行．廣教化．脩盛業．以美風俗．兼愼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正職．一段．大柄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變而不通．臣或蟄而不義．大柄之任也．中執政職．一段．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聞惡．則以禁．正法則．殖度量．（舊本頗作詭．）論．（論．尚賢．長久官職．以時巡衛之義．）入于倉．於時有事．孤于皇祖皇考．（孤、本或作辜．後人誤妄增入．）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衰．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

問孝篇

賈子新書卷六

禮送格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俗本嗜字上復脫太子二字。案盧有。又下作而公弗與。無太字。今從別本補。）曰。禮。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曰字上盧。潭本有太公二字。別本注云。恐衍作脫。蓋本禮記伸尼燕居文。空而無處脫。則當於空下也。）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尊常之室。無奧剭之位。則父子不別。（別、潭本作失。）下陵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祠祭祀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潭本同。作祈。）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盧本上臣不複。今從潭本。）威德在君。禮之分也。貧卑大小。彊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盧本無故字。潭本有。）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盧本誤錄潭本不誤。案盧有。）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其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仁臣忠。（潭本作君惠臣忠。下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盧、潭本現作厲。今從別本。）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

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虞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興十乘。以明貴也。弋牲而食。以優飽也。（盧、潭同。潭本作盡。）庶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簡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厥靈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盧本上之誤作之下。又脫下良臣順上之志六字。又潭盧以。今皆從潭本。）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遠。（潭本遠作盡。）故奠饮之禮。先尚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殽膳下涘。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皆嘗。（皆本皆作乃。潭本誤。今改正。）殺不下涘。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愉下也。由余曰。乾肉不爲。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管籥時至。則舉臣附。官無蔚藏。庖陳時發。則歲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躬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句。）鍾鼓之縣。可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上下同之。潭本作上下通也。）和之至也。禮也者。理也。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飡。（潭本作不盡。）報因之月。人主不舉樂。藏冈。殺不登。（潭本登作盡。）故禮者。所以習財之處。（所以習財之處。潭本作財盡侯。今從盧本。）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褻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開生民之數。則拜之。開登穀則拜之。（潭本脫下句。）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和大福也。夫愛民之愛者。民必愛其愛。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擾。不入林。不卵不殺。不刳胎不殀夭。（盧本殀作刳。下句夭字。今從下制增入。）魚鼈不長。不中殺。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潭本脫字。）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蟊作罟。不命用命者。亭丁我網。其憎害物也如是。（別本此段文尤多。云。湯見祝網者設四面。祝之云。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噫。是欲盡其一面。使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其百十三字。後論誠發有之。此處自當從盧。）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盧本無德至也。而有道篇是。潭本亦作物。）聖主所在。魚鼈窮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盧本作治。）詩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飲酒者。飲下者下。言取其能命者。且樂也。）鎬。周之都也。）豈樂飲酒。飲酒者。飲高者高。（後論誠發有之。此處自當從盧。）王在在鎬。豈樂飲酒。（潭本篇。）

紀之志。淵然懋然。聳以敬。（聳音悚。淳本誤作下。案盧林作竦。）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下有缺文。淳本無維如二字。）

志色之經（自上海也。建本誤連上。今改從立容坐容之例改正。淳本脫。）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肅以敬。祭祀之容。遙遙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湛然固然。猛畏紀之容。勉然慴然。若不還。（建本脫。慴然二字。淳本有。勉。音勉。愛也。）

容經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平衡。（平。卽流字。淳本作荒。下同。）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因植虎張。畏紀之視。下泊重綱。

視經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和。盧林作正。別本作固。建本脫此字。今從淳本。）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盧林作倂。）言若不足。畏紀之言也。

言經（建、淳本異。別本有。）

固臨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開二寸。端面攝纓。（建本此下空一行。淡。端股蹩足。體不搖。肘。曰經。）

共立。（建、淳本脫。別本有。）因以磬折。曰趨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立容（淳本編在前。非也。下皆同。）

坐以經立之容。脥不差。而足不跌。（別本脥作財。）視平衡。曰經坐。（空一格。）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尊常之內。曰肅坐。廣首庀肘。曰卑坐。（庀卽低字。淳本作係。）

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舊校改佩。）從容而任。

行容

趨以微磬之容。翼然。翼然。肩狀若不足。如射箭。

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旋倏。其固復也。旋如。還。（綠。）

卻旋之容（卻與綠同。）

跪以微磬之容。撿右面下。進左面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尊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任。（淳本別本作平。盧林作衡。）

拜容

經權（經與經同，權、舊皆作經，說）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蟲龍乎。（蟲舊脫，據宋本說蟲。）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晉救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潛本至作聖），在小不撓，在大不窕。（音挑，建、潛本作窈，閩本作窕。）狎而不能侮，（侮舊脫，據宋本補。）危而不能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爲路與也，蓋圖以象天二十八宿，以象列星。（潛本作列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視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與教之道也。（別本作則，當有。）人主太後則知，閒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當讀爲劑。）適疾徐，任多少，道而勿趣，稍而勿苦。（言若以稍遲也。）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佾，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讎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此下舊本有非所聞也四字，不類孔文，今去之。）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昔、夕、夜也，潛本作夕，今從舊本。）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愛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建、潛本脫下四字，別本有。）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挾、狹也，狹、脅也。）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疏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寶人主也，舉錯而不僭者，杖賢也。今背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達其馬，此達其馬者也。

鄰穆公有令食鳧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更請曰：以粃食鳧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鳧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捽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戲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粟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靈瀦貯中而獨勞罔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鄰之粃，不害鄰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鄰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

建王欲往鄰君，乃道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罷，以要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酱飾於身

賈子新書卷七

先醒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曶然（淳本、別本作裏然）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韓詩外傳作眊然）純然猶醉也（純陀然）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淳本、別本作裏然先通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辭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淳本作先覺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淳本作其失）乃退佞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內領國以下淳本作辭卑而施教百姓）富民惠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淳本有矣字）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圖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逆降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邲（淳本無南字、此卽卷首第十二行鄭之邲）大克皆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原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服大國義從諸侯威然愛恐（淳本威然作威戚）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舊本此下提行、今案本書一篇、可不分段、）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嗚呼以下、建、淳本文多脫、別本略詳、而文义多異、非作發言動事、）於是革心易行衣冠布（侍御者數百人、淳本無百字、外內不聞吾君過云云、共脫去十七字、別本略詳、而文义多異、非作發言動事、）於是革心易行衣冠布食鹽菽（鹽字無考、劉子雜俎引此語、亦無菽字、疑當是豆食之餘稭、）壹舉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建、淳本無於宋二字、案當有、）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證爲昭公既亡矣而乃焉（句）所以存此後醒者也（舊本於此分段、）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暗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曰何故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鼎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淳本易字在君字下、）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此、舊本誤作以、據淳本改正、）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臧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淳本空一字、別本而不作而、乃、連下連字爲句、不空、）適圄圄治味以求親（淳本之吳下有王字、死而非補上有子胥曰三字、作兩人之言、非是、又脫一字、建本亦令卿、）於是紓身而不□（淳本空一字、別本而不作而、乃、連下連字爲句、不空、）適圄圄治味以求親（淳本之吳下有王字、死而非補上有子胥曰三字、作兩人之言、非是、又脫一字、建本亦令卿、）於是紓身而不□御

夫種招心嗥啼泆泣而言信、諫與顧同。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諸婦人爲妻、丈夫爲臣、百世名實因開宦爲稽、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霸、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沉社稷而分裂。俊、別本作儁。疑基趫。容、容。趫。源本作客。又源。犬嗥嗥而入淵。趫、源本句上有則字。今從別本去之。說衛范而適輿。宿。趫。源本作衛。燕崔剖而盛。趫。疑皆原字之誤文。源本闕此字。蛭、別本曜作蠭。脛、別本作振。食蠭蒸而蛭口、別本曜作蠭。脛、別本作振。食蠭蒸而蛭口、趫本作作咂。林。談。趙校者疏一入字於口上。游清水而遇蛮伍子胥、望、源本作掛。身臨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臺、禍門作掛。身臨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臺、禍之不可爲也、何能而自投水、口抉而懸東門、望、源本作掛。身臨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臺、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遠謀負約、魏劉夫差、滅吳而掛到。若說。又此下源本皆據判江、與其使殃而前。趫本判字作邪。今從別

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賈子新書卷八

官人連語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來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一段（盧本落段知行淳本連）知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被藝之人不進見大臣奏事則徘優侏儒逃匿聲樂技藝之人不進見大臣奏事則徘優侏儒逃匿（逃、淳本脫則字、別本有）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被藝之人不進見大臣奏事則徘優侏儒逃匿聲樂技

謂之孝．反孝爲虐．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心省恤人謂之惠．反惠爲困．（別本作勢．）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爲爵．（爵字無攷．別本作鬼．）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建本作傲．）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爲媟．（該謔嫚慢正謂之敬．反敬爲嫚．（建本作慢．別本作慠．皆同．）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賊．（何云．恪作蹻．今據諸本改正．亦有曲義．）慙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行善決衷謂之尚．反尚爲淫．（建本作敛．淫本作欲．皆不可曉．或是淫字．）辭利音．（句．）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爲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句．）三廟以別．（句．）親疎有制．（句．）喪服稱親疎以爲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大紅、細紅．大功、小功也．）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建本少作小．非．居疑當作多．）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始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舊本有尺字．）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法．（建本法作事．）可謂人之六行．

六術通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靈．以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在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訓．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內本六法．（建本作內本六法．）外體六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縱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撫能象人德者．獨玉也．（建本象人作象形．）爲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爲疑當作象．）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德．（澤下建本有之理二字．）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縝密而栗．（栗字無攷．或是縝字之訛．）縝者鑑也．謂之理．（縝下建本有之理二字．）栗而不煩．（煩字無攷．或是鑠字之訛．）鑠者鑑也．謂之智．（智下建本有之理二字．）堅而不撓．（撓或是橈字之訛．）橈者鑑也．謂之義．（義下建本有之理二字．）廉而不劌．（劌是劊字之訛．）劊者鑑也．謂之行．（行下建本有之理二字．）鑑而不隱．（隱是僞字之訛．）僞者鑑也．謂之情．（情下建本有之理二字．）瑕適皆見．（適字無攷．或是瑜字之訛．）瑜者鑑也．謂之精．（精下建本有之理二字．）孚甲信符．（孚甲信符．建本作孚甲信符．）信符者鑑也．謂之神．（神下建本有之理二字．）

道德說通語

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撫能象人德者．獨玉也．（建本象人作象形．）爲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爲疑當作象．）是故以玉効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德．（澤下建本有之理二字．）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縝密而栗．（栗字無攷．或是縝字之訛．）縝者鑑也．謂之智．（智下建本有之理二字．）堅而不撓．（撓或是橈字之訛．）橈者鑑也．謂之義．（義下建本有之理二字．）廉而不劌．（劌是劊字之訛．）劊者鑑也．謂之行．（行下建本有之理二字．）瑕適皆見．（適字無攷．或是瑜字之訛．）瑜者鑑也．謂之精．（精下建本有之理二字．）孚甲信符．（孚甲信符．建本作孚甲信符．）信符者鑑也．謂之神．（神下建本有之理二字．）

故曰．道德之理．神明之極．（極字無攷．或是極字之訛．）極者至也．（建本至作致．）爲此辭者也．（一段．建本此下提行．但亦不例．今略爲分段而不提行．）道者無形．平和而神．（神下建本有之字．）道物有載物者．準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句．）模貫物形．（模貫物形．澤本模作摸．別本又訛模．）通達容貌．舉一出入．爲先．故

謂之鑑。鑑者所以能見也。（舊本竹無見字。今案下文補。或能即見之訛。）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容貌通之以道。（舊本竹作貌。今案下文補。）德者離撫而之有。故潤則脤然濁而始形矣。（舊本竹作脤。從之。）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爲變。（冰古凝字。竹書紀年。自爲變至變化而爲共三十二字。舊本脫。今從此本補入。）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戒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一段）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一段）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藻流不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一段）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藻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藻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一段）此具也。磐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載於物形。（道德性下舊有影字。舊本同。今案亦衍文。）故曰命。命生形通之以定。（一段）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一段）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舊本作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一段）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一段）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勞離也。故能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一段）德之忠厚也。信固而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過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一段）德之忠厚也。信固而舍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崇者德之高也。（舊本作故能物物而養養此

天有常福必與有德（潭本作必與不明德）天有常禍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侮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響然後禍福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詩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已音以潭本作詒下同）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毋有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忿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誅而止之以道（潭本脫之字）假之（潭本脫之字下句）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非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建本下哲行）人臣欲以刑劓慈民辟其猶以鞭狗也雖久弗得矣（案此句疑有脫誤）故欲以簡澄得士辟其猶以弧慌鳥也雖久弗得矣（案此句疑有脫誤）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之道而敷之柔而忠與信古今毋易矣（建本下哲行）諸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潭本枯水作枯木今案下云澤有無水國無士則此處亦當作水）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潭本脫矣字）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勤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昭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潭本脫家字）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安故政不可不慎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建本此下提行）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末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閒飾矣（閒飾猶閒偷）故聖王在上位（潭本無上字）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潭本脫求也以下六字）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哏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句）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潭本作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悉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建潭本有之是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潭本脫數也）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潭本數字脫）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謂不可以慈民（潭本脫慈民二字）開泄不可以得士（潭本脫得士二字）故欲以刑劓慈民辟其猶以彏狗也雖久弗得矣（案此句疑有脫誤）故欲以簡澄得士辟其猶以弧慌鳥也（潭本脫慌字）雖久弗得矣（案此句疑有脫誤）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潭本脫敬字）忠與信古今毋易矣（建本下哲行）諸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潭本枯水作枯木今案下云澤有無水國無士則此處亦當作水）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治民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勤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昭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安故政不可不慎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建本此下提行）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閒飾矣（閒飾猶閒偷）故聖王在上位（潭本無上字）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潭本脫求也以下六字）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哏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句）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潭本作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悉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建潭本有之是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潭本脫數也）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潭本數字脫）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謂不可以慈民開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劓慈民辟其猶以彏狗也雖久弗得矣（案此句疑有脫誤）故欲以簡澄得士辟其猶以弧慌鳥也（潭本脫慌字）雖久弗得矣（案此句疑有脫誤）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潭本脫敬字）忠與信古今毋易矣（建本下哲行）諸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潭本枯水作枯木今案下云澤有無水國無士則此處亦當作水）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治民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勤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昭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安故政不可不慎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建本此下提行）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閒飾矣（閒飾猶閒偷）故聖王在上位（潭本無上字）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潭本脫求也以下六字）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哏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句）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悉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建潭本有之是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潭本脫數也）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潭本數字脫）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而舉之。舉・建・潭本訛作譽・今從別本・盧子同・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建・潭本脫・別本有・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程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鄉相焉。潭本故曰萬人之吏下有也字・又別本鄉相作擇鄉相・盧子作擇鄉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上缺出處・鄉相者。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滅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建・潭本作故不可以居官・故字衍・夫道者。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友矣。行之於下矣。行之於弟矣。則行之於長矣。故士則末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舊校本作察問之然後知其言・盧校本作察問之然後知其言・疑非・元文察之二字當乙・舊本作察明・乃別本之譌・平賢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以此爲明察也・潭本此下有已字・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徒徒・疑非・元文察之二字當乙・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下臣字疑・潭本脫・別本有・乃其字・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平賢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宜。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行下建本・別本皆無之字・潭本有・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府。出於神那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禮。上句復・疑衍・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稱矣。故字可通・則舊作而・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寶。寶之字作而・故君子訊其器。建本訊作詳・疑是譌・任其用。乘其寶。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壯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吏也。有所下建本有政字・別本有政字・皆衍・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命・名之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考也。或改作道也・當是也下文改・官爵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潭本空此字・官爵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是也下文改・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由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爵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譜者。其惟道矣。脩也・潭本脫・別本有・故播之。播・潭本訛作播・今從別本・盧子同・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程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鄉相焉。潭本故曰萬人之吏下有也字・又別本鄉相作擇鄉相・盧子作擇鄉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上缺出處・鄉相者。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滅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建・潭本作故不可以居官・故字衍・夫道者。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友矣。行之於下矣。行之於弟矣。則行之於長矣。故士則末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舊校本作察問之然後知其言・盧校本作察明之然後知其言・疑非・元文察之二字當乙・舊本作察明・乃別本之譌・平賢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行下建本・別本皆無之字・潭本有・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府。出於神那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禮。上句復・疑衍・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稱矣。故字可通・則舊作而・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寶。寶之字作而・故君子訊其器。建本訊作詳・疑是譌・任其用。乘其寶。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壯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吏也。有所下建本有政字・別本有政字・皆衍・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命・名之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考也。或改作道也・當是也下文改・官爵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潭本空此字・官爵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是也下文改・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由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爵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譜者。其惟道矣。脩也・潭本脫・別本有・故播之。播・潭本訛作播・今從別本・盧子同・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程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鄉相焉。潭本故曰萬人之吏下有也字・又別本鄉相作擇鄉相・盧子作擇鄉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上缺出處・鄉相者。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滅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建・潭本作故不可以居官・故字衍・夫道者。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友矣。行之於下矣。行之於弟矣。則行之於長矣。故士則末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舊校本作察問之然後知其言・盧校本作察明之然後知其言・疑非・元文察之二字當乙・舊本作察明・乃別本之譌・平賢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行下建本・別本皆無之字・潭本有・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府。出於神那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禮。上句復・疑衍・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稱矣。故字可通・則舊作而・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寶。寶之字作而・故君子訊其器。建本訊作詳・疑是譌・任其用。乘其寶。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壯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吏也。有所下建本有政字・別本有政字・皆衍・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命・名之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考也。或改作道也・當是也下文改・官爵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潭本空此字・官爵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是也下文改・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由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爵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亡也。

脩政語上

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聖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論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諦思而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愼其舉。而君子愼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而可必去也。（其與。盧本無其字。宋翔鳳本作然後福可必歸可必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若字及聞下二字。訓本據宋本補。）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察之。必自也藏之。（今從盧本。訓本亦有言字。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談苑亦作藏字。舊是故下盧本有以字。談苑是此。）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植道者以信。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耳字。談苑是此。）植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疑當作政。又欲治下亦當有安字。）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弱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盧本其於民也何如。）弱子對曰。唯。（句。）疑。（句。）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盧。譚本皆有周字。別本祖社省去。今不盡出也。）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嗥嗥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文王問於弱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嗥嗥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嗥嗥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弱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弱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等乎別本作嚴乎。）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戰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而之文政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盧本皆出也。別本祖社省去。今不盡出也。）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曾聞也。（自古而至于今二句。必有一誤。）

周武王問於弱子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貴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有恐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異。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不若和之得也。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恐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盧。譚本攻上有而字。譚本守上無而字。今從別本。）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建。譚本諭作論。說。下同。）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與之以親。以其身見於弱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昔者。盧。譚本作昔日。何氏曰。帝字恐誤。或作子。）寡人之望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案鄧析令臨。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二十二歲。或是十二之誤。譚本。別本或作六歲。此盧建本作二十。誤脫舉歸移之年。）非一日之親也。故其身見於弱子之家而問焉。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與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與國之道也。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敬而親。以其身見於弱子之家而問焉。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文王問於弱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嗥嗥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嗥嗥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弱子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貴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有恐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異。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不若和之得也。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恐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盧。譚本攻上有而字。譚本守上無而字。今從別本。）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建。譚本諭作論。說。下同。）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與之以親。以其身見於弱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昔者。盧。譚本作昔日。何氏曰。帝字恐誤。或作子。）寡人之望周成王。年二十歲。即位享國。（案鄧析令臨。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二十二歲。或是十二之誤。譚本。別本或作六歲。此盧建本作二十。誤脫舉歸移之年。）非一日之親也。故其身見於弱子之家而問焉。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與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與國之道也。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敬而親。以其身見於弱子之家而問焉。弱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

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舊此句首亦有故字。術。此從宋監遞遞前加上。訓命皇同今。訓基皇作勞。盧鉉永安。后王也。本貼也字。舊人校增。）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窮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越本與上和以字。）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窮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賈子新書卷十

禮容語上（缺闕）　禮容語下（缺闕）

魯叔孫昭聘于宋。（昭下當有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句非哀所也。（潭本君作蓋。）已而告人曰。今茲若與叔孫其皆死乎。（今茲猶今年也。）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聞一月。叔孫婼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資禮賄賂同是禮而從。（句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辭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為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勤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咨與咨同。別本作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盡鏤。（別本作雕鏤。國語作彫。）儉也。身非除潔。外內通給。敬也。（國語作雖。）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資之禮事。稱上而遂。（舊校作上而勤。）資也。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修。（修作倣。）能靜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密。潭本作宥謐。案國語。宥。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勞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宥。寬也。密。寧也。此下全不同。）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云。舊校作之。）詩曰。謹爲子孫婦妻嫁女。（大戴禮作繫。）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無不善。三族和之。（不敢。別本作不忘。）故風凰生而有仁義之質。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最下母本有日字。下亦同。各以。潭本作各如。）建本作各有。）今從大戴。）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

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故下十字・建・潭本無・別本從大戴禮有・）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何氏曰・侯志有脫・命于五十三篇・）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蓐室（建・潭本作十月・案下云比三月者・則此處當從大戴禮作七月・又蓐室・大戴禮作產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戶後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撫・大戴禮作相・案・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舉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譬也（建・潭本無其字者字・別本有・大戴同・）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撫・大戴禮作相・案・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舉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譬也（建本作立・亦通・潭本脫有字

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堯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至治下七字。潭本作以強凌弱。衆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驅勠。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降興利除害。綏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施下之字。潭本無。）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明其時也。（明猶以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愚民更之。故拘爲昏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昏。潭本作古。閩本作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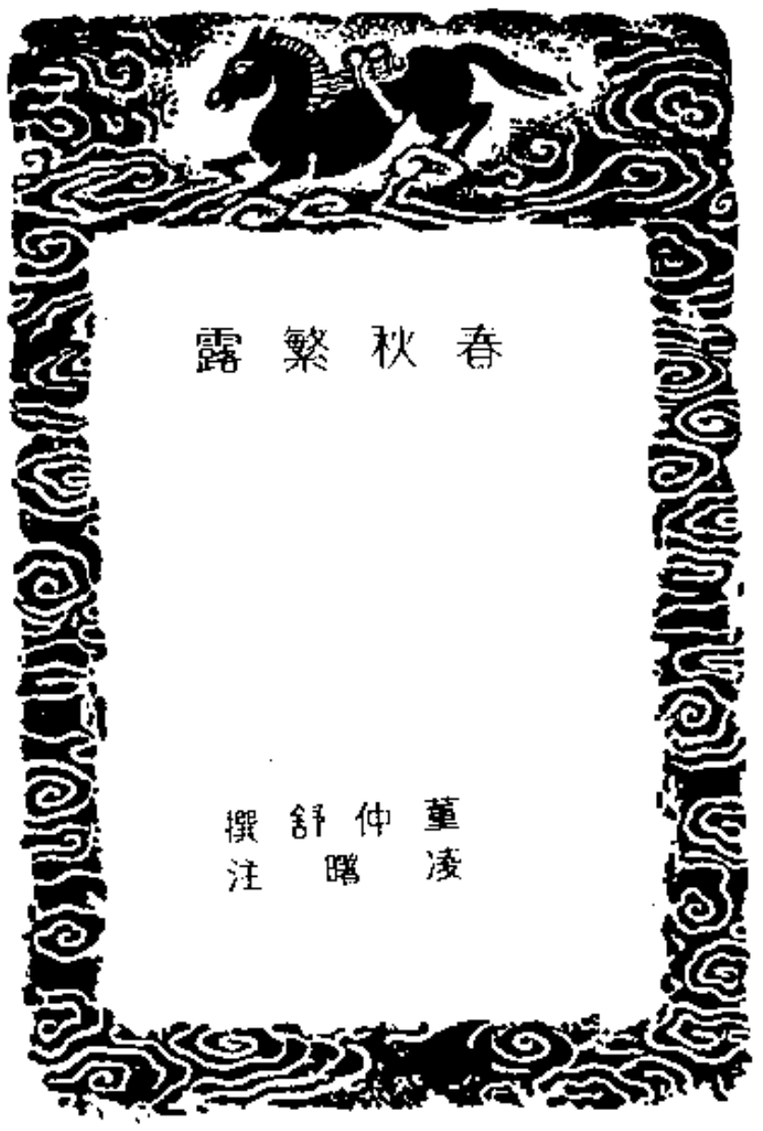
傳（雜事。趙。潭本皆連記卷例。此稱本出漢書。而多訛舛。今但據其真書正之。）

梁太傅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以能。舊本而能。）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此較建本多此。今從潭本。）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建本作諸。）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爲能。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之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建。潭本皆而固二字。漢書有百字。亦衍文。）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服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侯各以其國遠近上計。（計。潭本作書。）賈生以爲此時也。可定諸侯之王。分其強勢。（分齊爲六。分趙爲三。然則未嘗不論也。）以弱其力。（論。潭本作倫。）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思之與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漢書。文帝以賈生之言。分齊爲六。趙爲三。淮南爲三。然則未嘗不論也。）居數年。懷王騎獵。墮馬而死。無後。賈生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及武帝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紹其家。（漢書作世家。）

定取舍（此篇本書屬今依傳補入）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禮之所爲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

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法令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國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所以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令人主之貴器。設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令大器也。今



舊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而淺深公羊之學復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表章為武帝言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仍經緯之失傳悼之矣故漢儒傳多矣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劉歆乃欲以左氏太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精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盡八十二篇義訓宏博非出近世繁其間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卷又總名繁露非前後賢著錄之本原王者家藏此書宜稱仲舒之學名於世傳三而正百王不變道有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本來云慶曆七年二月四明樓郁書 書錄手文

董子春秋繁露敘錄

繁文總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聚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各自為書以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訓宏博非出近世繁其間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南宋館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聚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解者但謂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通典董生會解天子南面立號繁露蓋注云繁露見之所要也有時實之衆春秋為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晁公武平止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文穎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聚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志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卷文

六一先生歐陽永叔書後

漢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今其傳於世者惟此數篇而已予嘗讀其書而愛之以為雖不盡合於聖人之道蓋略觀其篇名今其書號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蓋未詳隋唐志及諸書所載仲舒著書

卷十
天命之謂第三十五　真性第三十六　誠者第三十七　五行對第三十八
明之第三十九　明之第四十
卷十一
為人者天四十一　五行之氣四十二　勝氣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命第四十五　天職在人第四十六　修德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除害報第四十八　修德第四十九　修政之第五十　文道第五十一
報應第五十二　基業第五十三　明之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五行順逆第五十九　五行變第六十
治本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祭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事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基義第七十二　山川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求雨第七十六　繁露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感虛第七十九　知天之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道施第八十二
四祭錯第

春秋繁露目錄
卷一
楚莊王第一　五行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滿圖十字文　滿圖十字第八　重政第九　會同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竹林第十六　會義第十七　級令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俞序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滿圖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象事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　第一名度制二十五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立元神第三十
卷九
重政第三十一　重政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重政第三十四

舊抄版本有以此篇王又程作元性本又明作天性本又明作天性何也十六字缺
江都相董仲舒撰　江都王問十六條　臨淮淖宮田校　前武陵太守程榮校
金澤以玉錄后稷也　璞山蔡悉重校　江都王問越大夫　大會時化淵之政
本傳成王封周公語載大言其能而誠其不能所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恒惟成之義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人主之事有所重者也
春秋有重文辭約義博之例
卷一
楚莊王第一　五行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滿圖十字文　滿圖十字第八　重政第九　會同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竹林第十六　會義第十七　級令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俞序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滿圖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象事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　第一名度制二十五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立元神第三十
卷九
重政第三十一　重政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重政第三十四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錢坫云志疑志字訛）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錢坫云重故篇首云唯聖人能為萬物主一而繫之元也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彰可謂得其真矣非千路之所能見（錢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彰可謂得其真矣非千路之所能見）錢云是故治國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正諸侯之即位正名之義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也新二始篇云是故之端以元之端正王之政以正諸侯之即位正名之義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也）錢云是故治國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正諸侯之即位正名之義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也新二始篇云是故之端以元之端正王之政以正諸侯之即位正名之義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也）此處下文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錢云不重下）是以心騷目動而違常（故忠臣不蘭謀欲作慕）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敢義（敢當作慕）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賢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之聲強弱之難無詭獻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報長幼睦而親不暴害萬民和協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無喪哀不解故天為之下甘露出醴泉出風雨時景星見黃龍鳳凰麒麟遊於郊田獵不圍澤不麛不卵不殺胎不夭飛鳥鳥巢可俯而窺麒麟可牽而遊鳳凰翔於庭黃龍下於池其餘鳥獸魚鱉咸若此太平之極也王者制祿天下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所以順天時量地力而差貴賤也王者之制祿爵必以功德為差德厚者位尊功大者祿重德薄者位卑功小者祿輕爵祿所以賞有德也德不稱位猶無德也功不稱祿猶無功也故無德而居尊無功而受祿天災及之妖孽並見凡人之所以貴於物者以其有仁義也仁義者何謂也仁者愛人義者正我愛人以及人正我以及物仁義之道一而已矣故王者不愛其親不敬其親則無以教於國不愛其民不敬其民則無以使民是故愛親敬親之道不可不務也愛親敬親之道不可不務則不可以治人治人之道不可不務則不可以事天事天之道不可不務則不可以為王是故王者未有不愛其親而能愛他人者也未有不敬其親而能敬他人者也愛親之謂仁敬親之謂義仁義之道非他求之我而已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天敬天故畏威畏威故不敢侮慢敬天之道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供祭服敬之至也卿大夫士各耕一分以上之田以供祭祀之費敬之殺也庶人雖賤必有尊也事之大者也故君子不可以不敬事親不敬事親則無以教於國不敬其民不敬其民則無以使民是故敬親之道不可不務則不可以治人治人之道不可不務則不可以事天事天之道不可不務則不可以為王是故王者未有不敬其親而能敬他人者也未有不愛其親而能愛他人者也愛親之謂仁敬親之謂義仁義之道非他求之我而已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天敬天故畏威畏威故不敢侮慢敬天之道也

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子之為伯討亂意不討賊之謂也（按木本作賊）晉隱之代桓立桓仲之卒惠公立惠公薨仲子又為隱公娶之隱公為之修築宮室以為仲子之宮及桓公即位而為仲子作廟其後隱公立而修之仲子之宮非正也仲子者桓公之母隱公之庶母也桓公之子當為君

三代改制文第二十三

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歲為春實為應刑為秋刑為冬歲實刑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各有攸時也四政者不可不出也歲實刑刑各有止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攸時也四政者不可不出也歲實刑刑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歲實刑刑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各本題后有二百九十六字據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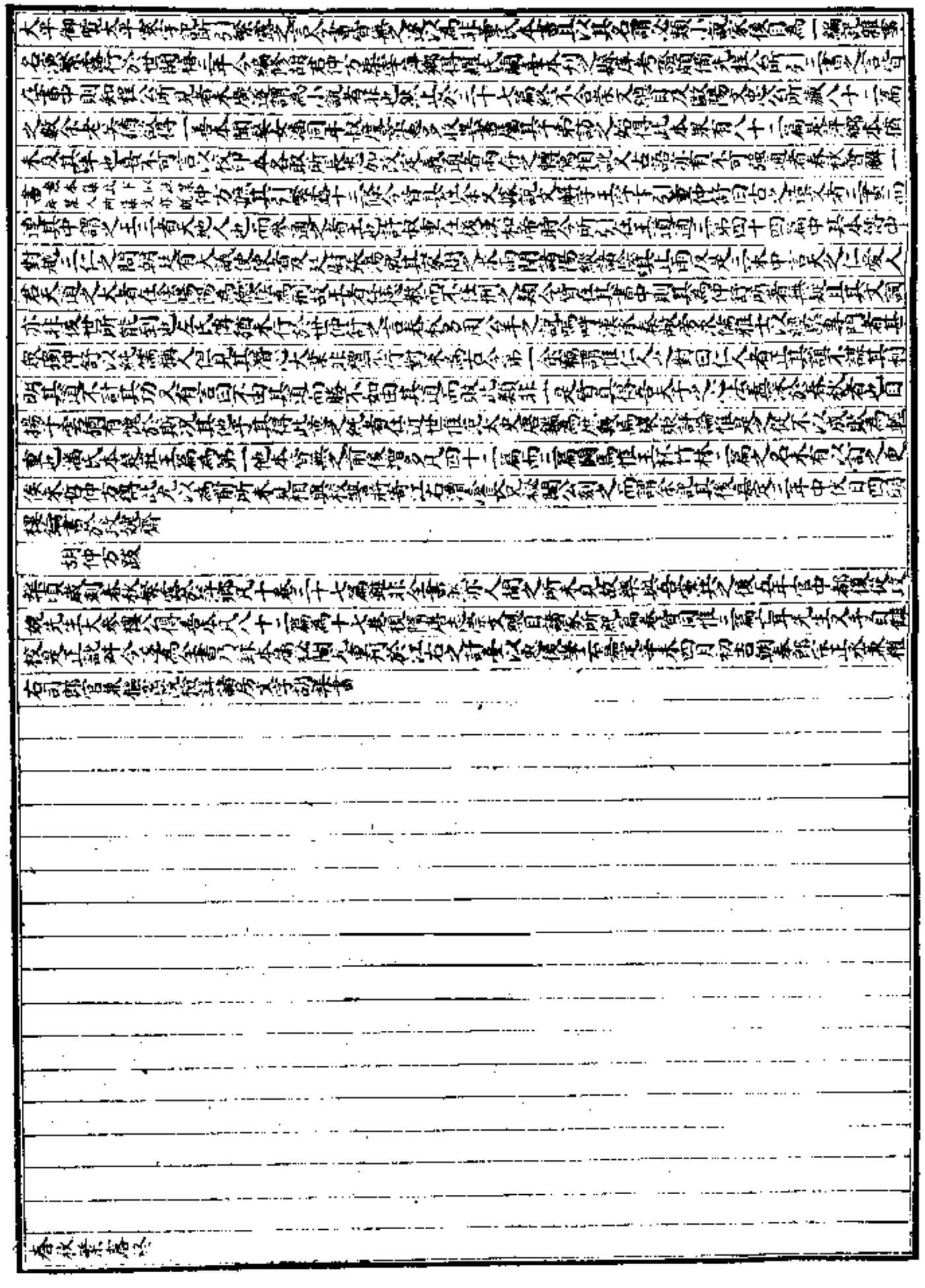
天使施地德他人使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感在其間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其精於氣實於地其實於人人副天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辰星太神喜怒之類也視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莫折跟天之陰陽以生活其而人乃獨取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莫折天地而行人獨題直立端高（疑當作人獨題立端句題直也端與耑同）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莫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絕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圓以應天容也（容疑當作象）耳目戾戾象日月也（戾口呼吸象風氣也）胸中達知象神明也（胸疑當作膺）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為帶（要以上者稍神且嚴明天類之狀也）要而下者重厚卑順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直繩必直其類以別心也（帶而上者重為陽）帶而下者重為陰合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為雲雨而象天氣矣（身猶天也）數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天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靜乍動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厚者象（暗厚者象疑當作暗厚象者）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偶之二字疑衍）其參天地兩之（兩之疑當作兩象）類可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疑倒）拘其可數以著其不可數者（可數六字分訂補）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循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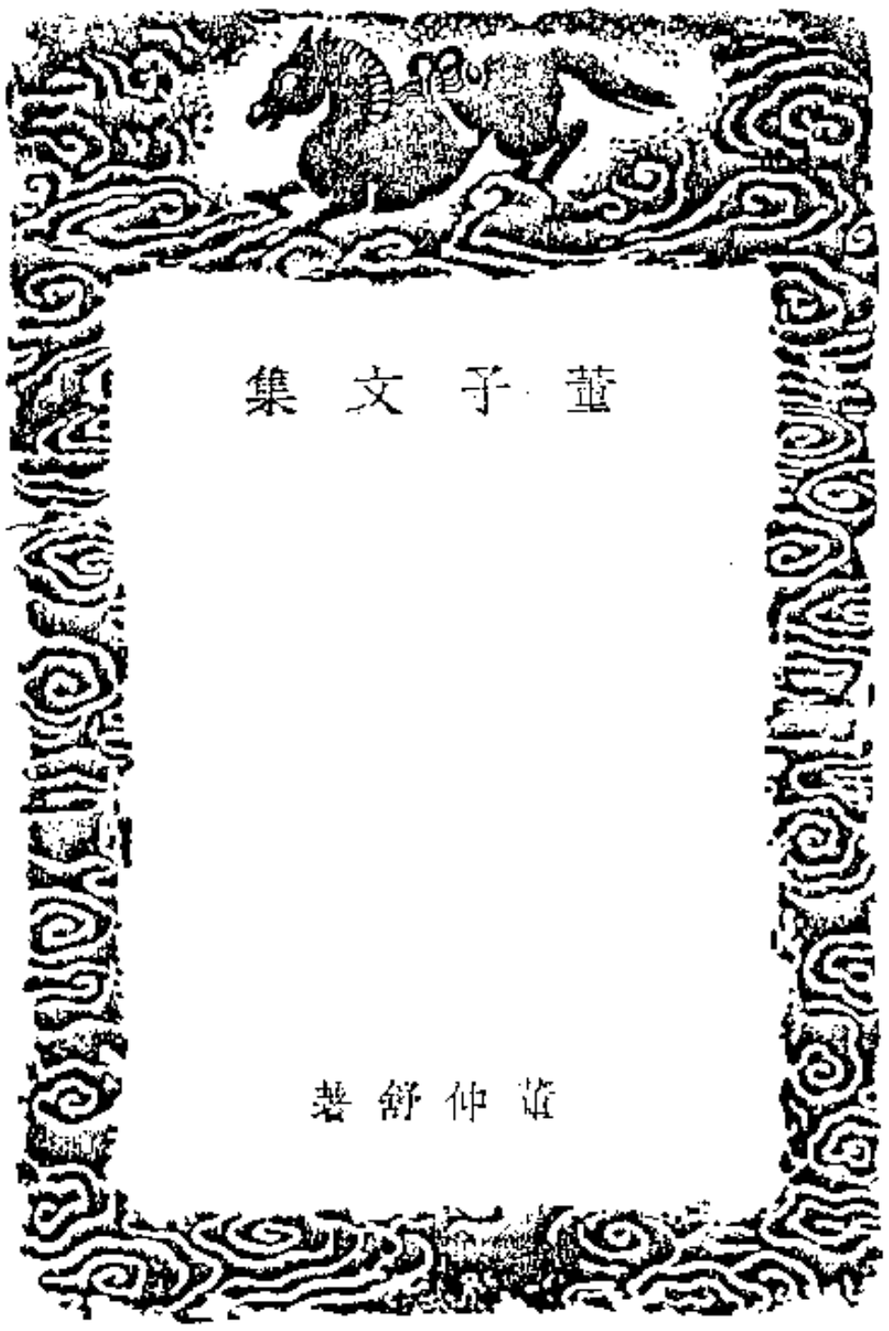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堆就濕均新就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類而性其所與同故氣同則合聲比而和鑄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則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下句合本脫今據文義補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如也其數然也疑與此處相類）帝王之將興也其主祥亦先起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起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鑑取火（鑑取火疑當作鑑致火）命其屬（疑衍）其應（疑衍）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晴者亦是陰相求也有喜有使人不欲卧者是陰相索也水得陰益長數分泉風而有潤濕氣者亦是陰相求也有喜有使人不欲卧者是陽相索也雞將旦鳴而相激其衆益振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陰之氣固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非直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故致雨非神也而妹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通通者言可以類通也陽故致雨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雖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為明聖內先起之而物以類動者也故雖明聖內視反聽其實他言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知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而人不見屋之上有武王自號太夫曾長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此以勸之也疑當作此勸之也）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此篇本在五行相勝之後作第五）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而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故為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治　東方春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道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載規而生溫潤下和地升肥魏美德之事生則因地之理告公食是也親人南敬之中親民農事時務之間耕種五穀植桑麻養六畜務修門內之治閨門之禁男女有別貴賤有等少長有序朋友有信六者修於內則百姓親附城郭完實財用給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又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道賢聖之士上





如仲舒。面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面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驗。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選。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冉閔言行。著在論語。仲弓遭亂世。而以德稱。則仲舒不遇時。又何怪乎。漢興。賢相莫高曹參。參薦蓋公言黃老。貴淸靜。而百姓離秦酷吏之後。參與休息。民以寧一。此與仲舒言無爲同。參爲漢相。國稱其美。與蕭何俱垂聲後世。稽之六藝。考之行事。其優劣何如。仲舒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上兄也。數上疏諫爭。數奪

之可同兮。奚黥髮之足辭也。

策

賢良策一

武帝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治。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古本作作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藏殺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撫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誖。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問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論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愼其所出。適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悉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遠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道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神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而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

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鑒。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賢良策二

武帝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嚴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指異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固亦虛設。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興晏寐。惟前帝王之遺。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勞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之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籍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以禪虞舜。舜知不可強。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material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用爲功。實試賢能爲上。盡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覽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竭愚。

賢良策三

於是天子復策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陛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褒德賞善。誅惡罰暴。興滅繼絕。褒顯先聖之道。盡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陛之不明與。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晻爾君子。侔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陛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册曰。普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視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

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賞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探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書邦家之過。錄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二十一章

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富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

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遭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輳爲盜賊。赭衣半道。囹獄滿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賢良對

謂丞相公孫宏記室書

江都相董仲舒。即頃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半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即頃死罪。仲舒即頃死罪。竊聞聖主之治。舉衆所占。大漢之興。五百餘歲。德澤洋溢。猶有升平和氣周遍。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乃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出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出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忒。運動抑陽。更相勃薄。則兩蓄。故蒸而風雨興焉。露電者。氣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露。風者。氣也。雷者。其相擊之聲也。電者。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攪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雹。雪是也。雹冰之流也。陰氣襲上。兩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雨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雹不殺菑。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福。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鼠焉。此皆陰陽相薄而爲侵沙之妖也。敢曰。

對

高廟園災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盛。陪臣執國命。三桓之子孫微矣。然季氏亡所疑。而最顯著。魯君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桓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雨視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適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遠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適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

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騷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適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而不正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諸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賢良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蓋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脇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遍。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出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出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忒。運動抑陽。更相勃薄。則兩蓄。故蒸而風雨興焉。露電者。氣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露。風者。氣也。雷者。其相擊之聲也。電者。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攪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雹。雪是也。雹冰之流也。陰氣襲上。兩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雨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雹不殺菑。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福。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鼠焉。此皆陰陽相薄而爲侵沙之妖也。敢曰。

對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盛。陪臣執國命。三桓之子孫微矣。然季氏亡所疑。而最顯著。魯君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桓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雨視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適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遠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適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

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暵涼失度傷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藏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藏皆病也微邊延負藏俛揖而退

郊祀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養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鈃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故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蚤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駹當毋騂非毋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騂非毋毋非騂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愼之至也陛下陰陽調禮齋戒沐浴以承宗廟蓋敬謹奈何以毋當騂騂當毋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耄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旣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頌

山川頌

山則龍嵷嵸嵯嵬嵳嵱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宮闕廢器用資山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潛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斨破折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多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北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謂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沌沌晝夜不竭既似力者蓄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銳各不逃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以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成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春秋陰陽

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

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

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

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子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減之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禍患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

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閉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卽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

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襲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一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

桓公元年秋大水

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嫉桓後宋督弑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

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非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宋人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欲之之應也
嚴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鄢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嚴公二十四年大水
夫人哀姜淫亂不止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饑
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
時威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贍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督陰勝陽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敗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成公七年正月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饑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
昭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齊桓既死諸侯欲楚昭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貊楚抗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諸害旱不雨略皆同說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抗陽作邱甲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李梅實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多水王木相故象大臣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象大夫專恣陰氣盛也
昭公十年冬大雨雪 穀公羊作穀
公會於齊桓公立姜爲夫人不敢進羣姜故專一之象見諸侯皆爲有所漸脅也行專一之政云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于貴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文公三年秋雨蝝于宋
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蝝先死而至
宣公十五年冬螽生
螽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宜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爲貪利故應是而螽生蜀蠋蟲之孽
昭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瞑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
隱公五年秋螟
時公觀漁於棠貪利之應也
成公六年秋螟
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伯魯隱滅戴衛魯宋咸殺君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捽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慕
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鼜之
言朔不言日、嚣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于夫人以弒公
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
嚴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
嚴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魯二君弒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皆殺世子楚滅弦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楚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虞楚圍許諸侯伐鄭皆弒二君狄滅溫楚伐黃桓不能救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
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於娄林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殺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晉滅江
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諸殺公子追舒齊靡封脅君亂國
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弒其君剽
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殺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靡封
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禮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于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閻戕吳子蔡世子般殺其父莒人亦殺君而鼎子爭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先是楚靈王殺君而立弑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王亦殺死
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殺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遂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
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
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後鄧支解鄧子晉敗王師于貿戎敗齊于鞍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後晉敗楚鄭于鄢陵執魯侯
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後楚滅舒庸晉殺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殺死
襄公十四年二月朔日有食之
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
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先是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爲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
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殺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戮怪子歸于楚京師楚也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晉壞倍將犯君後入于曲沃

閔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邢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

文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閒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忙皆被君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

莊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類自土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遠薄國小勿持抗陽欲長諸侯與疆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

韓詩外傳

選拾注校　逸補附

韓嬰　著

周廷寀校注

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適能衍詩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遊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辟子汝修篤學嗜詩適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篋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錄諸梓以傳於世非用心不可寫也乎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舊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邱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魯詩齊詩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卷內傳四卷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諸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竝列焉雖學罕淹博以白信未敢示人也蔵戊申餘姚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兩漢之書爲事丹黃讎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者改竄而增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蓋可質之於世矣間嘗思之嘗漢之盛燕趙間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尚存已無能傳之者顧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爲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眶而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後人顓蒙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

內閣中書舍人　趙懷玉　譔

官阿谷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苟知決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即謂之引事明詩亦可也乾隆五十五年歲在庚戌夏五月

漢儒說經之書自學官所立而外其孤行於世而至今完具者惟孟子之春秋舊露韓太傅之詩外傳而已舊露本公羊家言推究陰陽五行之變尤長於災異其術閎眇其指或微奧而未易窺而外傳則專據人事傳以詩辭明失得之儀監以經義求之似不如舊露之深要之質而不迂近而可守故循習者貴焉韓傳故有詩故及內傳凡數萬言今皆遺軼而外傳獨傳班孟堅志藝文止外傳六卷今乃仍唐志爲十卷則其書非復漢時之舊矣又韓與毛異文據經典釋文紀載殆幾百數後視詩攷所引著在外傳者亦不下四十餘事第版刻流傳妄疑其誤展轉改易竝從毛詩自餘如薇薪卉棠恂溱且侯可以療飢有母之尸雍霍濛濛靜悲爾位延于條枚我居御卒荒之屬蓋脗有存者則其書亦非復唐宋之舊矣同郡周生廷案與其兄子宗杭葉詩受經於余積有年歲於古今義疏略皆單心又因緣覩記及於外傳爲之校注屬以茂才異等貢在京師旋丁外憂未與廷試蒿廬讀禮之暇盤理篋笥卒業是書援引出入取裁精審覩其采孔叢以證阿谷變辭之虛據說苑以通僕夫死長之義率館裨補闕漏不阿作者至如繭絲卵雛則竝剖析其所以與董子異同者而兩家論性之醇疵較然信韓傳之功臣也案也勉旃由是商略羣經解釋疑滯將以達古今之誌而息紛紜之說也不難矣案也勉旃

乾隆五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大淵獻月屠橘且日臨丙午歙東六十七叟胡虔善心泉撰竝

齊魯韓三家詩蓋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今者豈非以文辭多而識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含人億孫既取數本校之又取其是者從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盧其損眞也又諸書所引亦尚有繫於後蓋自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闕者咸稱快焉余於閒端夫詩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於閒端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試觀公卿所贈答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豈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中閒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蓋可以意逆之明嘗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益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東里盧文弨序於龍城書院

本傳 見漢書儒林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韓詩外傳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本趙

宋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詩。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諷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廢。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述迺鄭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外傳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疑麻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恐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此也。

王應麟曰。漢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明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薄下乃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過三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蓋

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曰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漻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骨歸於壤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筮爲萑老菺爲蓳今本皆無之

國朝四庫全書目錄云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所述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稱三家之詩咸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或指此類歟

威琳曰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於呂覽淮南管荀大戴記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或有後人分并且以他書廁入者本傳稱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今讀其傳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上義體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即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善之說則俱未能言也愚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爲表出之以就正於有道焉

韓詩外傳卷第一

漢　燕人韓　嬰著　錄趙本補

新安周廷寀校注

孔子仕於莒得粟三乘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仕於莒得粟三乘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窮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憯楊趙時案案憯字疑誤當爲瞞瞞猶匿也趙本作憯校語憯猶匿之誤也本或作憯古通用今從毛本通津草堂本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教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列女傳以爲申人之女許嫁于鄧也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作執義守死不往守死之守疑從傳作必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此道字傳作禮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趙校語列女傳婦人作說者下婦人似作處女抽簪以趙校語俗本此下脫三百六字從毛本補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湯湯列女傳湯湯作蕩蕩顧乞一飲以表我心表傳作伏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汜傳作地其水載清載濁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傳作何問平婦子趙校語御覽七十二引作何問於婦子列女傳同受子貢觴迎流而揭之奠觴而

棄之。(與然字義近。促傳作從。趙本作從。校語從乃順也。作從從爲是。)纏(纏作促。案上文云理促。是纏與促同義。促流而抱之。(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鎛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鎛皆應之馬鳴中律鼓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掃除資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體貌有光鴻鵠鳴鳳凰鳴及傑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音相應之義也詩云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樂之至也

枯魚銜索（家按說苑越本家語致思篇以此爲子路語）幾何不絕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樹說苑作長）而霜露不凋使（說苑上有賢士二字）賢士欲成其名（說苑說苑作賢者欲養）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之言（家語致思篇同）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非知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惙惙說苑作輟輟）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檀弓云敏樂其妻而不哭孔子記之曰公甫文伯之室人有從死者有其母哀而不哭）季孫聞之（孔子云相室誤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遊之不出魯郊贈之以不哭也（家按國語云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子天死吾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吾子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搤膺吾子其以好內聞於魯國吾將有四十一輿作以又此下有句似不當有）病不見士之親者死不見士之葬者（本或作損趙校語淮南說山作損下云情行合而名副之）情行合而名副之（說苑云情行合而民副之）鵲巢不盈其卵（趙校語淮南說山作鵲巢不成其卵）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說矣言語遜（遜說苑作順）則民之耳說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說矣三者存乎身（身說苑作心句下又有乎體形乎動靜七字）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說苑云情行合而民副之鵲巢不盈其卵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說矣言語遜則民之耳說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說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說苑作達眼家語本命解的作照王肅注云照明見也從的爲長）德內說而行（說苑云情行合而民副之）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家按玉篇的明見也家語本作八月生齒案下文是八月生齒校語此亦當與大戴同又而字衍大戴說苑皆無今據刪）而後能食（趙校語說苑作頤）養年（家語本命解作體）就（說苑作生）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家語舊本作七月而生齒案下文是八月生齒校語此亦當與大戴同又而字衍大戴說苑皆無今據刪）而後能食養年就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徵的（說苑作達眼家語本命解的作照王肅注云照明見也從的爲長）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說苑陵解反）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說苑作齔說文從月亦無毀字）九歲而脩（說苑作佾）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說苑作齔說文從月亦無毀字）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不行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亡疑當爲止）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家按論語憲問篇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作者七子之謂也）

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說苑作施）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具者五（趙校語大戴本命篇作欲說苑作頗）目無見不能食（趙校語大戴本命篇作欲說苑作頗）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徵的（說苑作達眼家語本命解的作照王肅注云照明見也從的爲長）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家語舊本作七月而生齒案下文是八月生齒校語此亦當與大戴同又而字衍大戴說苑皆無今據刪）而後能食養年就（當作體就說苑作生趙本作體就校語大戴作體解）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腦說苑作顖合大戴作體合體爲顖合之假借字）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說苑陵解反）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說苑作齔說文從月亦無毀字）十六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不行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亡疑當爲止）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趙校語說苑有之字）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新序節士篇云楚人有莊善者趙本作莊之善校語莊本皆作仕非其旨將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家按論語雍也篇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新序節士篇改正御覽六十一同初學記引作今以證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趙本有昔字校語舊本初學記御覽補）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滅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沈於河（抱石新序作負石趙校語新序作負石史記鄒陽傳索隱引新序作遂抱空白洗於河）君子聞之曰嚴矣如仁難（新序云嚴矣乎如仁難仁與智皆未見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壺持瓶，（新序、持作抱，超校語、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操，謹、新序節士篇作將，藏下同。）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混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爽上新序有是字，超本作是爽行也，校語、本皆說是字，今據新序御覽補。）上不己用（新序用亦作知，非。）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而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此下新序有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十字，超本有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十字，校語、此十字本脫，據新序補。）非其世而持其祿，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超本作此誰之有哉，校語、之有本或誤倒。）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祿而立槁。（立字、新序脫上篇句末有死字。）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鋭則不高，水徑則不深。（新序、徑作輿。）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新序、於是作而止。）詩云：亦已焉哉！（超校語、句見詩、新序無亦字。）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蒸、毛詩箋云，蒸衆也。庶下而聽斷焉，國人誦其德，歌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與棠棣傳同。）邵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超本茇作憩，皆作廢。）

韓詩外傳卷第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剋、公羊傳作克，同。）舉（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作不能。）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公羊傳作堙，超本作闉，校語、當作堙，埋上城，具見公羊宣十五年傳。）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超本作闉，而廢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公羊傳作炊，爨作炊。）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殆馬而秣之，（公羊傳以本衛馬口也公羊作指。）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公羊云，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噫！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曰：雖然，吾子何以告之？子反曰：以誠告之。莊王曰：吾子何以告之？子反曰：以誠告之。莊王曰：吾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剋、公羊傳作不能。）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公羊傳作堙，超本作闉，校語、當作堙，埋上城，具見公羊宣十五年傳。）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超本作闉，而廢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公羊傳作炊，爨作炊。）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殆馬而秣之，（公羊傳以本衛馬口也公羊作指。）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公羊云，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噫！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曰：雖然，吾子何以告之？子反曰：以誠告之。莊王曰：吾子何以告之？子反曰：以誠告之。莊王曰：吾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殺夫子之教，忠深，又粗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相隨，親之如壇土矣。（超校語、御覽三百八十八引作義士，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超校語、尸子所載略同，御覽引作義士。）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無子字，疑見子字衍。何以告之？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子反曰：譬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霽而雨也。星隧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荀子天論作有，薄作有。）怪星之黮見，（黮、荀子天論作有，楊注云，黮與黵同，謂黑氣也。言如朋雲之多，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有也。（上明政平是無有也，此指荀子天論篇見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並世起，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至者，二字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荀卓云，妖今妖字。）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超校語、荀子作結，耕耨，楊注云，蕪穢也。）政險（險、荀子作耗，楊注云，耗與眊同，謂失時也。）失民，（失民、荀子作亡民，楊注云，亡與無同，謂失民心也。）田薉（薉、荀子作耗，楊注云，耗與眊同，謂荒廢也。）稼惡，糧食不繼，（超校語、荀子作糧食乏絕，此與列女傳所載薛相類，而文略相類。）百姓羸病，（羸、荀子作疾，楊注云，疾與瘵同，謂病也。）寇難並至，（並、荀子作交，楊注云，交與俱同，謂俱至也。）相從結，（結、荀子作詰，楊注云，詰與結同，謂相連結也。）中夜而泣，（超校語、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作是。）猶政險失民，田薉稼惡，糧食不繼，百姓羸病，寇難並至，相從結，中夜而泣也。晏曰：吾聞衛世子不肖，（列女傳云，衛君老，世子少，所謂此與列女傳所載薛相類，而文略相類。）不肖，愚也。此云衛世子，未審所謂。）所（超校語、御覽四百二十九引作是。）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

失民。田穢稼惡。（惡，趙本作蹶，荀子賦篇亦作蹶。）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荀云：寇賊並至。）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行。（荀子云：力役不時，人多怨疾，其組所感，故生非其類也。楊注引荀子脩身篇一作猶，牛馬相生，案：按說苑云：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妖也，義亦似可通。）六畜作妖，（趙本作妖，說苑云：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妖也，義亦似可通。）六畜作妖，（趙校語曰：賦，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趙校語曰：賦，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重一妖字，荀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趙校語曰：荀無此二句。）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變，荀作辯，趙校語同。）不急之災，（荀作疾，趙校語同。）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夫婦之別，（荀作辨，趙本作辨。）切磋而不舍，（本作雖下同。趙本作雖，趙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諸本作兵讒，趙本作兵讒。）身惡勞，教之以義，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曰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賁，（趙校語盧同。危薰心，作厲。）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豐，趙本作豐，說苑作墉。）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流潦至上無降雨興三字，說苑有行字，而則崩必先矣，（崩，說苑作壞。）草木根荄淺，（荄，亦根也，說苑云：根不深，荄字同。）未必撅也，（撅，說苑作拔，趙本作撅。）勞未置，（說苑作罷，趙本作罷。）古通。）颶風興，（說苑作起。）暴雨降，（說苑作至，趙本作臻。）則撅必先矣，（撅，說苑作拔，趙本作撅。）曲如組，兩驕如雁，（驕，說苑作翼，趙本作翼。）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趙本作寡人之過矣，趙本亦作也。新序同。）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乘人趨車馳，（說苑，趙本作走。）追然禍至，（追然，說苑作指而，趙本作指。）乃始愁憂，（二字說苑無，趙本作愁憂。）乾喉焦唇，（焦，說苑作熾，古通。）仰天而嘆，（嘆，說苑作歎。）雖欲孰望其安也，（說苑云：天其救之。）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慮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

曾如組兩驕如雁，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趙本作寡人之過矣，趙本亦作也。新序同。）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乘人趨車馳，（說苑，趙本作走。）追然禍至，（追然，說苑作指而，趙本作指。）乃始愁憂，（二字說苑無，趙本作愁憂。）乾喉焦唇，（焦，說苑作熾，古通。）仰天而嘆，（嘆，說苑作歎。）雖欲孰望其安也，（說苑云：天其救之。）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慮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

崔杼弒莊公，（卷秋篇二十五年，夏，齊崔杼弒其君光。）令士大夫盟，（令，宋從新序作令。）盟者皆脫劒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指，盧上字同。）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晏子曰：內不量其力，（量，趙本作揣，呂覽云：以父行法，不認弛。）外不避強暴，（避，趙本作揣，呂覽云：以父行法，不認弛。）以成其義，（義，趙本作揣，呂覽云：以父行法，不認弛。）君為義，（義，趙本作揣，呂覽云：以父行法，不認弛。）行義，（義，趙本作揣，呂覽云：以父行法，不認弛。）何嗟及矣。（趙本篇亦作也，新序同。）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荀子法行作無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楊注引此傳外上亦有無字。）內人之親，而外人之親，（楊注引此趙校語，荀子法行篇作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君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鉤，說苑作拘，趙本作拘。）吾願子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本或作旄，呂覽作延。）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

帛十匹。（戴先曾云、取東帛一下同、趙本無十匹二字、校語、舊本亦無、今據補、）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頃、又論曰。束帛（趙本作又賜、趙校語、舊脫賜字、）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頃、又論曰。束帛（趙校語、舊脫束帛二字、）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趙校語、此說苑雜言篇文、）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家語致思、作士不中閒見、王注、中閒相紹介也、趙校語、紹介紹也、與下語相類、）女無媒而嫁者、（家語、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趙校語、御覽作非君子之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湲兮、（詩鄭風、）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之家語作能、）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屑、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貴、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豹簡、溺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溺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强、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新序節士、以文侯爲文公、趙本無大字、校語、舊本作爲大理、趙校語、御覽二百三十一引無、）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上下（新序作聞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讓位受賞爲多、（趙本作受祿爲多、校語、舊脫祿字、今從新序補、）非讓、（趙本無此字、）畏死故也、（趙本作避死故也、）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子必自以爲罪、（子必二字、據新序補、）自以爲罪、（校語、新序子字當脫、今補、）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趙校語、御覽又有一失字、）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趙本作臣之罪當死、校語、舊脫臣字、今刪、）非所望也、趣出、無令汙臣、（趙校語、疑當作死、）君曰、棄位委官、（趙校語、疑是忘國、）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政亂法不信也、（趙校語、御覽作政理法不信也、）上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趙校語、御覽作將之憂也、）夫無能以非君、（趙校語、御覽作將之憂也、）夫無能以非君、）官行以臨官、（新序云、無能以臨官、）官職行以治人、（趙校語、御覽作官職行以治人、）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新序云、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趙校語、御覽作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趙校語、列女傳作潁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趙校語、轍、韓詩外傳作轍、）轍中之途也、（趙校語、轍、韓詩外傳作轍、）轍中之道也、）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狗名、（說苑作立身者名、趙本作行義自名、校語、說苑作成名、趙校語、說苑立節篇作著名、）著名、（趙本作成名、）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說苑作成之、趙校語、說苑作良篤、）其孰能與之哉。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趙校語、御覽作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趙校語、列女傳作潁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趙校語、轍、韓詩外傳作轍、）轍中之途也、（趙校語、轍、韓詩外傳作轍、）轍中之道也、）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狗名、（說苑作立身者名、趙本作行義自名、校語、說苑作成名、趙校語、說苑立節篇作著名、）著名、（趙本作成名、）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說苑作成之、趙校語、說苑作良篤、）其孰能與之哉。

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下句適彼樂土、毛詩魏風、碩鼠文、樂土樂土、下文樂國亦然、韓與毛所見本異也、趙校語、新序節士篇引詩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與此相同、毛本蓋從今詩非是、下同、）愛得我所。（趙校語、新序作適彼樂郊、愛得我所、）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廣各三里、（趙校語、新序節士篇有曰字、）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靡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亳新序節士篇作薄、）無於宋、（趙校語、毛本新序作薄、上句薄下有兮字、而上句薄字當從新序作亳、）宋亦作兮、按此武爲歌則然、）持而歌曰、（趙校語、新序節士篇有一歌而牛飲者三千人、此有脫文、）梁臣皆相從而牛飲者三千人、（趙校語、毛本新序作從、）尚誉股慄、（趙校語、毛本新序作從、）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驪兮、（驪亦當從新序作兮、趙校語、驪疑衍、）六轡沃兮、（趙本作去不善而從善、校語、案不善而從善、從字疑衍、）去不善兮善、（趙校語、而從本皆作兮、案不善而從善、與下句兮字相協、不當爲句、今從新序、）故大勝作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大命序作天命、趙校語、林本天命下有也字、）於是伊尹接履而趨、（趙本作趨、新序作趣、）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愛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愛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介子推從晉文公而得顯榮、（趙校語、御覽作從晉文公而得顯榮、）皆以其君之賢己也、（趙校語、御覽作皆以其君賢己也、）得食相告、（序作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雖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序作穀粱、趙校語、文選贈命論注、引作稻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趙本作遠也、校語、本作矣、文選注引作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誓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陰蔭古通、序作蔭、）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誓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爲之辟寢三月、（辟避、）減損上服、（減序作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下句適彼樂土、毛詩魏風、碩鼠文、樂土樂土、下文樂國亦然、韓與毛所見本異也、趙校語、新序節士篇引詩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與此相同、毛本蓋從今詩非是、下同、）愛得我所。

子路與巫馬期薪于龜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趙校語、御覽師氏作指車、）脂車百乘、（趙校語、御覽百七十二引作枝車、）旁不可乘。（御覽四鵰於

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趙校改嘆爲歎，下同。)然投鎌於地，(趙本作埳，埳與陷同。)曰：吾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慓，故先負薪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僭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于囿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囿邱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迪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趙本作歎。)曰：吾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慓，故先負薪歸。孔子授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趙本作倉。)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疑有誤脫。)

孔子曰：士有五有，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趙本下句無有字，校語：此下本皆衍。一有字，或誤首。士有五有爲句，以下五有字皆爲句，細尋似非是。)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淑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趙本作發而安，中者，毛本同。)言也。(文，趙本或作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宜人爲人君者，(暇，趙本作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趙本作詩曰，顏如渥赭，傳與內異。)其君也哉。詩曰：顏如渥赭，(趙毛詩作丹，譯文丹，赭也。)其君也哉。(趙本作誰，誰猶孰也。)

子夏讀詩已畢，孔叢子論書校語：讀書本皆作讀詩，案尚書大傳略說，孔叢論語固妄改此，今據二書以復其舊。)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可言，孔叢作何爲，趙本作於書校語可言於詩，亦是書，其作詩者，疑後人習讀論語，因妄改此下所論，亦是書。)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趙本作書。)(趙本作於書校語可言於詩，)(趙本作子何爲於詩，)(趙毛詩作作，)(趙本作始，)(趙本作凡，)(趙本作論，)(趙本作離，)(趙校語：此上十字本皆脫，據大傳補。)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作代，孔叢作燎。)燎乎(語燎燎，)(孔叢作離離，)(趙校語：大傳作雖雖，)若星辰之錯行，(上有毫末，)(趙本有所受於夫子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孔叢作凡商之所受命於夫子者，志之於心，校語：此上十字本皆脫，據大傳補。)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作代，孔叢作燎。)燎乎(語燎燎，)(孔叢作離離，)(趙校語：大傳作雖雖，)若星辰之錯行，上有毫末，(趙本有所受於夫子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孔叢作凡商之所受命於夫子者，志之於心，校語：此上十字本皆脫，據大傳補。)

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趙本有所受於夫子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孔叢作凡商之所受命於夫子者，志之於心，校語：此上十字本皆脫，據大傳補。)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趙本有所受於夫子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孔叢作凡商之所受命於夫子者，志之於心，校語：此上十字本皆脫，據大傳補。)

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孔叢云：忽不知蓬戶，)(趙校語：大傳作蓬室，編蓬戶，)(趙本作壞室，編蓬戶，)(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趙本作壞，)(趙校語：大傳作蓬，)(趙本作蓬，)(趙本作壞，)(趙本作蓬，)(趙本作壞，)(趙本作蓬，)(趙本作壞

韓詩外傳卷第三

傳曰、昔者舜飯盆盂、盧當爲甒字之誤也、初學記作瓶、下云而天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甒、啜乎土型、型亦甒也、一作鉶、自序作鉶、史記李斯傳作鉶、古通用、說文甒小瓦器也、鉶大羹之器也、禮器云、大羹不和、郊特牲云、大羹不致、鄭注云、大羹肉湆也、不和不調以鹽菜也、致猶和也、玉藻云、君子不食圂腴、鄭注云、圂腴腹下肥者、腴與臾同、臾與腴古字通、說文云、腴腹下肥也、一本作腴、腴亦臾也、禮記檀弓云、其實皮革也、鄭注云、皮革以交諸侯、飾之也、其實亦作腴

其所與遠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乾設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受祿超本作日千鍾什一在內中山之君進則思其所以死退則思其所以亡三字本皆闕案說苑作什九居外一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也說苑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邊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成侯謂公荀子王制楊注云亞記德擊公卑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逢取民者也未及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設當從荀作寔皆誤作斂案荀子作召寔今據改校語本或作案招寔校語本皆脫案荀子王制篇補之爲政也資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本皆脫案荀子王制篇補之修禮者王制楊注云修禮謂整齊百事脩於官脩於下脩於平下校語本或作形楊注形見也今從毛本通津本正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超校語本或脫齊字又乎作于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乎下超本作愛則刑于今從毛本通津本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楚莊王寢疾超本脫如字據御覽補校語本亦作得古興德寢疾六年左傳及說苑君道家計正論並作昭王此云莊王襲上文六年左傳及氏氏六年傳說苑君道篇作昭亦見左氏哀六年傳說苑君道篇作得古興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封黃帝之後於薊釋文薊郡縣即燕國之都也超校語舊脫薊字據御覽補十一字坐記作倉三老於大學超本作坐三老五更於大學校語五更二字舊脫亦作得古興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幷幷字又作鞸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記超校語本作散軍而郊射左射貙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以敬樂記文郭以臣超校語樂記補超校語舊脫樂記二字據樂記補然後天下大服武王之德也

寢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孫方書所謂邪逆有勉強有肉逆有骨逆有筋逆有脈逆有氣逆有肝逆有心逆有肺逆有腎逆有脾逆有胃逆有膽逆者氣逆上也厥逆上也脾腹及四肢悉腫者爲脹本通津本作漲脹也腫及四肢不舉動者爲痿痿生滿病支得屈伸也不能上下者所謂格也格者吐逆也超本作隔校語本或作膈上下俱病支文補記天子執瞽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作信也本一作信也作乎非是今從毛本超校語本或作雩今皆從毛本通津本作以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傅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超校語禮記禮器曰禮釋回增美也有此文小雅曰孝子孫孫勿替引之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超校語本作皆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本祀作匄超校語本作皆武王伐紂到于邢邱楯折爲三超本作輴折爲三校語本皆作輴今據御覽改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爲三超本作輴校語本作輴今據御覽補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者亦有此文小雅曰孝子孫孫勿替引之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超校語本作皆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本祀作匄超校語本作皆武王伐紂到于邢邱楯折爲三超本作輴折爲三校語本皆作輴今據御覽改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超本作洒今從御覽校語本

作孔子聞，說苑是也，趙校語，事見春秋莊十一年。是時孔子未生也，左傳作臧文仲，下又記其父臧孫辰之言，僞文仲亦襲記，不如說苑作君子聞之爲當。下弟子曰、作問曰。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左傳云，桀紂即人。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左傳云，禹已。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閔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鄰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肩，依毛詩作佛。示我顯德行。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士之毛一本作恒，說苑作桓，使人一本作士，案文選注引作士之毛，本作使人，趙本作爲士之欲造見者，校語，據改。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趙本作東野鄙人，校語，二字說苑脫，賢篇補。今說苑說苑作鄙人曰，趙本作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乎，郢人曰，趙本作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校語，此九字本說苑脫，文選注補，說苑作臣以九九是以見也，校語，此見也，九九爲足以見乎，郢人曰，豈脫，據

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孔子觀于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乎。對曰。然。有故器焉。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盈則覆。虛則敬。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子路取水而注之。滿則覆。中則正。盈則覆。虛則敬。中則正。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有物二字。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此所謂損而又損之道也。

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巍巍然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

傳曰。晉文公背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呂氏春秋論無叔字。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下脫復反有君字。一作三。趙本作言。從君而亡。校語。君字本皆脫。據說苑復反篇補一說苑作三。顏色黯黑。趙作黎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乎天地之間。從本或作犯。趙本作雖乎天地之間。校語說苑云。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間。校語雖本或作從天地之間。校語說苑雜言篇同。非秋繁露山川頌作郭璞江賦作郭景純。不渚以入。群翠而出。假善化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之則死。說苑云。宗人取平。晶瑩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說苑云。通洞天地。成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趙本作樂之謂也。

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巍巍然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說苑植作衆植。飛鳥集焉。作禽萃。走獸休焉。句下劉有資財二字。補焉。寄生殖焉。句下劉有資財二字。補焉。四方益取與焉。說苑云。四方並來。出雲道風從天地之間。從本或作通。天地以成。國家以寧。寧亦成。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

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

周公踐天子之位。踐說苑作攝。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贄上荀子盛問有執字。四百七十四引作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師見者三十人。遲賢尚齒而相見者三十人。遲賢尚齒大傳作委贄。委贄家接。當從荀及諸本作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友見者十三人。荀云。道贄

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說苑、衆川上有下語二字。荀子、家語作既。趙本作其字之譌也。荀子云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有誰、說苑作誰肯。荀子云誰能賤汝。家語云以非皆汝也。）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攝如、本或作揖非。荀云猶若。趙校語、毛本通津本作蓋。自若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憧於言者不誠於（憧、荀子作僮。趙校語、毛本通津本作蓋。自若也。說苑作蓋自如也。家語作蓋。自有長者。）行者不伐。（荀云亟云憧於言者蔽。僮於行者伐。楊注、憧、僮、猶振矜也。）色知而有長者。（長、荀作能。楊注、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謂智慮。皆矜使之也。說苑、家語也以知為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要、趙校語、毛本作至。下文言要則仁。）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延、荀子無居字。下延作蜿。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嬰、荀作攖。）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荀云角觸案角、麋也。）則若雷霆之震也。（雷霆、荀作霹靂。）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荀引作載旟。趙本載旟、校語載本作武王載發。）有虔秉鉞。（荀作有虎賁。）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曷、荀作遏。趙校語、荀作遏止。）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趙校語、仰首、荀作卬首之譌。）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趙校語、亦見荀子不苟篇。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趙本有言當之二字。荀作為貴也六字。）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陋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孔子、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此謂君中、孟子言時中、義互相足也。詩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陋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孔子、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此謂君中、孟子言時中、義互相足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荀云以時在變時非時。趙校語、荀作遵。遵循舊也。）夫以詐而詐欲。（荀劉並云以欲詐欲。猶有工拙焉。以欲而詐楚。如以指搔沸、以卵投石、拘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燼也。（燼與燼同。新序若羽作沒耳。）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取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荀劉子並作母。）彼顧其上。（顧上當補反字。從荀子。）如懷毒蜂蠆之人。（荀云若抱人。上疑脫於字。）雖欲跖豈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荀云彼必將來告之。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荀子無居字。下延作蜿。）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說苑作則若磐石之不可移也。方居方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荀云角觸案角、麋也。）則若雷霆之震也。（雷霆、荀作霹靂。）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荀引作載旟。趙本載旟、校語載本作武王載發。）有虔秉鉞。（荀作有虎賁。）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曷、荀作遏。趙校語、荀作遏止。）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趙校語、仰首、荀作卬首之譌。）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趙校語、亦見荀子不苟篇。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趙本有言當之二字。荀作為貴也六字。）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陋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可以久而久、可以速而速。孔子、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此謂君中、孟子言時中、義互相足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荀云以時在變時非時。趙校語、荀作遵。遵循舊也。）夫以詐而詐欲。（荀劉並云以欲詐欲。猶有工拙焉。以欲而詐楚。如以指搔沸、以卵投石、拘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燼也。（燼與燼同。新序若羽作沒耳。）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取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荀劉子並作母。）彼顧其上。（顧上當補反字。從荀子。）如懷毒蜂蠆之人。（荀云若抱人。上疑脫於字。）雖欲跖豈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荀云彼必將來告之。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荀子無居字。下延作蜿。）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說苑作則若磐石之不可移也。方居方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荀云角觸案角、麋也。）則若雷霆之震也。（雷霆、荀作霹靂。）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荀引作載旟。趙本載旟、校語載本作武王載發。）有虔秉鉞。（荀作有虎賁。）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曷、荀作遏。趙校語、荀作遏止。）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趙校語、仰首、荀作卬首之譌。）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王者之等賦正事。（賦正事、荀作斂政。）田野什一。（楊注云、什一、謂民耕公田十一。）關市譏而不征。（譏、荀子王制作幾。楊注云、呵察也。）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荀云以時在禁時非時。趙校語、非時二字、荀作不。）則百姓富足。（富足、荀作裕足。）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慮饑渴、苦血氣、困（趙本作四。）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不（趙本作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致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裘。

凡傳三十有八。

韓詩外傳卷第四

紂作炮烙之刑。趙校證江鄰幾雜志引諫和叔云韓詩作炮烙段氏玉裁云烙案今漢書亦作炮烙段氏玉裁云烙字是作烙俗書作炮非論作炮烙誤。炮烙即新序節士下同。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逢諫。逢下序有遂字。三日不去朝。紂因殺之。因序作囚。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見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卽新序節士作則下同。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逢諫。逢下序有遂字。三日不去朝。紂因殺之。因序作囚。

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桀爲酒池。此事當與前傳五證可以運舟。精邱足以望十里。節士篇作七里誤作面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序云用人者不能死。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趙校證去本或誤作及今從毛本桀因而殺之。殺序作掩君子謂之曰。天之命也。序云天之命矣

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句下序又云無辜而死不亦哀乎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趙本作德復報也周禮大宰諸臣之復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輔荀子臣道作補是謂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是字疑衍荀子無是字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之字疑衍荀子無之字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胥觸匡之於紂。案紂當爲桀說死紂說見不聽不止遂觸龍逢之所爲也。吉凶豐不肖之効也。詩曰。儇其止共。惟王之卬。

齊桓公伐山戎。趙本史記燕世家莊公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過家莊公二十年冬齊人伐戎疑卽此也其道過無終。無終君送之出境。送說見前傳五證可以運舟。精邱足以望十里。趙本作面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序云用人者不能死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趙校證去本或誤作及今從毛本桀因而殺之。殺序作掩君子謂之曰。天之命也。序云天之命矣

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句下序又云無辜而死不亦哀乎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道卽荀子臣道作德復報也周禮大宰諸臣之復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輔荀子臣道作補是謂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是字疑衍荀子無是字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之字疑衍荀子無之字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胥觸匡之於紂。案紂當爲桀說死紂說見不聽不止遂觸龍逢之所爲也。吉凶豐不肖之効也。詩曰。儇其止共。惟王之卬。趙本作共下同惟王之卬。

衰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家語五儀作無取捷。健捷荀子哀公作捷健。捷也。荀云貪也劉云必欲法也無取口讒。讒荀作唫楊注唫與諄同方言脅脅也讒口利也。荀子哀公作讒佞。佞諂也。荀云諂佞也劉云捷口利也無取口讒。讒荀作唫楊注唫與諄同方言脅脅也讒口利也。荀子哀公作讒佞。佞諂也。荀云諂佞也劉云捷口利也無取口讒。讒荀作唫楊注唫與諄同方言脅脅也讒口利也。荀子哀公作讒佞。佞諂也。荀云諂佞也劉云捷口利也

行不由其道則蹶。告趙本作若。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銛盛荀作鞘。宛如鉅蠋，慘若蜂蠆。宛如鉅蠋，荀楊注，鉅蠋，大蠋曰蠋，蠋如蜂蠆也。趙校語，荀子議兵篇作宛鉅鐵。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作盌鉅鐵。索隱曰，盌音宛，宛鉅，地名，出此利劍，因名劍耳。然兵始於垂沙，楊云，垂沙地名，水畔所在，淡若地名。趙校語，史記作漻。卒如飄風。飄風，暴起也。莊蹻起，楊云，莊蹻，楚王欲使越，莊子曰，楚分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校勘記曰，趙本統作綂，下同。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然秦師一步長百步，趙本作廣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士字，宜上所和者寡，欲敗者多，本趙作方里而爲井，校語，林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趙本作廣一步，長

勤學篇補楊倞注云悟墨也問悟謂所聞非謂義也有諍氣者勿與論諍作爭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也楊倞注云悟墨也荀作致強記校語荀作致故來可與言而言謂之辯荀校語同可與言而不與言謂之隘超本作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智上荀有不智字下疑脫不智二字也九字文云君子不做不智不智不隱不隱校語二字超本作君子不智不智不隱不隱其身此既以做爲言謂之隘校語荀有不智不智不隱不隱其身此既以做爲言謂之智一句君子不辯君子大心卽敬天而道荀子無敬字疑敬爲恥古則卽雖通案文勢作卽是也小心卽畏義而節知卽明達而類通下同慮卽揣摩而法喜卽和而治治荀作理荽卽靜而理達卽富而容作文窮卽約而詳約謂本作納今從荀子校正超本作窮卽納而詳此納字似譌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卽淫而傾知卽僭盜而漸上楊注漸進也謂貪利不止本或作徵未非此以上十一卽字荀皆作則本亦或作徵則則卽通慮則詐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荀無易字疑此爲衍字悅樂也字荀作樂荀校語荀作傑楊注傑當爲漫漫與慢同念也怒則觸抮而暴觸抮楊注觸當爲漫漫亦慢也字荀作慢荀校語荀作傑楊注傑當爲漫漫與慢同念也怒則觸抮而暴觸抮楊注觸當爲漫漫亦慢也字荀作慢荀校語荀作傑楊注傑當爲漫漫與慢同念也怒則觸抮而暴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二十三傳已見前第二十傳疑彼傳小人之行也五字當繫此傳之末而其餘爲衍也

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謂蒼莽非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倍劉作背同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黨超本作里疑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二十三傳

有君不能事有君上荀子法行有君子以此名篇有臣欲其忠君同忠作使有父不能事父荀作親事作孝有子欲其孝孝家語作報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從荀作聽家語則令字詩曰愛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夫當世之患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以下荀子非十二子無字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秦昭王封應侯魏牟楊倞云牟魏人相魏公子中山以詐公子牟解公子牟之言以折公孫龍則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仲尼篇公子牟問於中山公子牟曰魏之牟字疑衍文莊周君之客而強以非代立於郭君田嬰爲孟嘗君田嬰卒爲文侯子據年代非也田文齊靖郭君田嬰卒子孟嘗君立於薛號爲孟嘗君荀子非十二子以孟嘗君與范雎田文莊周并舉非荀子之同時也按范雎秦昭王封應侯魏牟楊倞注

寶參隨珠。不知佩雜布與錦繡。雜布與錦繡作裨衣與絲。不知異閭婦子。都閭婦子趙本作閭婦子。閭婦子都閭婦子。閭婦子趙本作閭婦子。閭婦子都閭婦子。閭婦子趙本作閭婦子。閭婦子都閭婦子。

侯荀子乙正身行能禮義則歸之士大夫組而待之（此儒亦需爲義荀云能關於禮義則歸於禮義也組趙校語荀作行能關於禮義則歸於禮義也組本作組而待之校語案荀子云逍遙反側之民謹而教之組而待之也此句之上荀云反側之民謹而教之組而待之也此反側之民謹而教之組而待之也上文作組而待之校語案荀子云逍遙

禮者、首天地之體、首一作則、趙本作則、校本多作首、今從毛本、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趙校謝別本下有也字、毛本無、是則君子之道、荀卷号、作則是聖人也、趙本作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反本、反一作返、同、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提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則一作以、趙本多作是以、今從毛本、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貢桑而生、桑下、倫舊有桑字、大同爲一秀、秀、大傳作異、句下大傳有和字、所生四字、嘉者、天下殆同一也、句下大傳有扳而貢八字、比及三年、及一作則、趙本作比勤、三年、果有越裳、趙本作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越裳氏在交阯之南、大傳亦云以三譯、獻於周公、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嘉

芬芳以送之。芬芳、劉作馨。按、說苑雜言、芬芳作馨。以芳蕙茹也。蕙茹、趙本作茹蕙。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悅無不行矣。行、趙本作爲。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稽之辭。君子愼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萬生育。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四句、趙本多脫、今從毛本。道、趙本作德。下篇文、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鐵王師、遵養時晦。引此詩亦兩見。及周頌酌詩。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趙本作春秋冬夏、校語、本或作春秋冬夏、今依國語孔子閒居改。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蕃、詩證、並作番。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名、趙校、詩同。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矣、趙引江漢作殪。洽作溢。洽、皆和也。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鰈、舊作鰨、今依名物之謂之鰈、郭注改。名曰鰈、比目魚也。北方有獸名曰蟋。蟋、舊作蟀、今依名物之謂之蟋、郭注改。蟋、趙本作蟀。蟀、趙本作蟋。蟋、山海經云、崇吾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蟋蟀。郭注、比翼鳥也。爾雅作鶼鶼。然則是鳥也。爾雅作鶼鶼。蟋蟀、即有雄、卭卭巨虛、其名謂之蟋、郭注、北方有獸、其名謂之蟋蟀、即有雄、卭卭巨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蟋蟀、趙本作蛩蛩、下蟋蟀同。距虛、趙本作巨虛、下同。必銜以遺蛩蛩距虛。

韓詩外傳卷第六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一作解趙校語毛本作解）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小臣種也呂覽慎大新序雜事五皆作小臣種趙校語呂覽文選魯山賦注引韓詩章句草蓐甚辱字辱下有高誘注四字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修家語云墉屋完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覽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閒庭下家語重一庭字閒上有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趙校語商君傳作民之有爵校語古之帝王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脫御覽六百三十七引補憐孤作幼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駟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駟馬本無此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强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君（趙本作是君唐鈔校語御覽作是君）之所以象興刑而民莫犯法趙校語民莫敢犯也（作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趙本作告爾人民校語文選魯山賦注引作告今據改說苑引作告）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識其指而弗知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繆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忌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荀子非十二子云案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幽荀作窮）勇猛强武（荀云剛毅勇敢）不以侵人寬容容（容荀作慢）愼作讒（說苑作讒）齊給便捷（便捷荀作速通說苑云資給疾速）不以敖誖人（敖誖荀作爭先）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上知有作能下知作德說苑云雖智必讓然後爲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出亦當從荀作遇）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荀云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道荀作導）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曠然荀作恢然而如如而古通）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趙本作承承校語詩大雅引作繩繩）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荀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十字）則愛親而敬之愛親（荀子臣道作貴）過不肖者則憐而矜之其情一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實（仁荀作忠信爲實下有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十字）義以爲理（義荀作倫）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荀云喻而言國而動而國與順同一皆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僭荀作憯下荀有其字因事而發作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趙校語引敬作儆）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旣有旅力以念厥舊

問者曰。賈誼新書先醒篇云。楚王問於賈誼也。賈本皆脫曰字。案賈子先醒篇。係楚王問與君答。則此當有曰字。今補。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治亂之所由。治字從新書校增。亂下仍有存字。二毗毗乎其猶醉也。毗毗乎。新書作純純然。趙校謂純然。毗毗。賈子作惷惷。惷惷。愚貌。並同。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書者楚莊王。謀事而居。居。宿也。趙校謂疑當有脫字。有疑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疑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書云。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中君也。而有友者。伯。下君也。云。足已而無臣。臣。莫之若者亡。新序雜事一。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疑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書云。戰服。大日猶恐懼。思索賢佐。索。書作揖。此其先生者也。以存亡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趙校語。新序雜事五。無其字。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書作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發言動事。政舉。書作賢。朝臣數百人。書作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發言動事。政舉。書作賢。朝臣數百人。書作千人。無不曰。吾是故輕易行。作苟心。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證爲昭。校謂上當有本字。賈子有公字。趙此其後生者也。脫亡矣。而乃存。昔郭君出郭。郭。書作虢。賈子作虢。出走。趙校謂其御下同。欲食。御者進乾餌粱糗。乾。書作糗。糗。書作餱。餱。糗。餌。餈。餱。糒。餌。餈。餱。糒。餌。餈。餱。糒

新、楚師奄罷。奄、陶作淹、奄與淹通、罷、作病、說苑作疲勞、趙校語、公羊作楚師淹病矣。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强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而敵之。舊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退、傳亦作還、佚、說苑作軼、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禦。此之謂也。道、荀子不正言直行、義通、指人之過、增荀作譖、下有惡字、非毀疵也。諂柔順、順、荀作訓、其儉之人乎。諂、荀作譀、威强足以一齊之、一齊、荀作擠、曾則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順從、剛强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禦。

衛靈公登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驍召勇士公孫悁、道遇行人卜商、卜商曰、何暇伸趙本之疾也。對曰、公登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驍召勇士公孫悁、道遇行人卜商、卜商曰、何暇伸趙本之疾也。對曰、公登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驍召勇士公孫悁、道遇行人卜商、卜商曰、何暇伸趙本之疾也。對曰、公登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驍召勇士公孫悁、道遇行人卜商、卜商曰、何暇伸趙本之疾也。對曰、公登

仁行趙本作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趙上、新序雜事有見字、趙本、新序雜事四補、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彎、序作關、沒金飲羽、沒、趙本作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沒、新序雜事四作十六、引無、今刪、之曰、咄、內劍、頂序作鐔、趙校語同、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值、頂、序作攝、趙校語同、石爲之開。呂氏春秋亦云、養由基射虎。申心有不全者矣。趙本無者字、校語、新序作誠、序心作慈。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捄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外也。趙校語、新序作誠德之至、已形於外也、此似有脫文。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畔五日、趙本作既、御覽五日、校語、舊脫、御覽百九十二引補、襄子興師而次之。次、當從新序雜事作伐、趙本作利、非。不厄人於險、厄、序作迫、趙本作利、非。不厄人於險、厄、序作迫、使其城、趙校、御覽下有成字、今不從、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趙校語、此八字文有脫誤。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刑、荀從荀子、強圉作彤、下不刑同、趙校語、荀子強圉作彤、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帝下荀無王字、下云如天、親之如父母、嚮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趙校語、荀作暴、其禁暴也、疾、下繁、亦誰也、趙本無繁字、令依荀子刪、其刑罰而信、罰、趙本作刑、罰重、校語、舊無重字、依荀子補、其誅殺猛而必、荀作察、其誅不服也、繁、荀作察、繁字當在罰下、繁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漸序云、西河也。晉平公、說苑脩文作趙簡子。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舩人盍行（漸序作盍往。說苑作盍去。趙校語、說苑脩文作盍往。）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海漸序誤江。）而（趙校語、文選注凡四引皆作盍。）背（說苑作北。）人古今人表同。）黿（漸序作鼉。趙本作山。校語、文選注、古今人表同。）出於崑山。（崑漸序作昆。）而至者。猶（由通。）由（趙本或作猶。古通用。）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思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賦序作租。說苑作征。）吾可謂不好士乎。盍（何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特者六翮（翮說苑云去把之藏。）耳。背上之毛。腹下之縠。（說苑云去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說苑云去把之藏。）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趙校語、選注引無次門字。亦選注必語。）作（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縠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趙本作就。）

凡傳二十有七

韓詩外傳卷第七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儲（說苑修文。吾曰懼者。）君（趙校語、說苑修文。）三年（此文倒。）喪（說苑脫下句。）君三年。則親（字當在喪下。）喪（趙校語、說苑修文。）君三年。（說苑作喪親三年。）君士誅（注引有之字。）與父孰重。過對曰、殆（趙本作可。）不如父重。（選注引補。）又下重作宜。案重字當有宜字。屬下句。）王忽然曰、（趙本作宣。）善（說苑云古文。）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趙校語、說苑有位字。）無以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趙校語、文選注作凡。）以爲親也。（事君者亦爲親也。）宣王愾然（說苑作邑。）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盬說苑作鹽。）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愼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說苑作關龍逢。）不可記也。（趙校語、說苑作鼓琴。文多不同。不可爲據。）故王之使人。必愼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事在演繁。）嘗（曹相國爲齊相也。）爲（高祖功臣平陽侯曹相國參也。）齊相也。（齊相謂相齊也。）每（趙本作悔。）過（趙校語、說苑作遇。）其門。（趙校語、說苑脫此。）脫（說苑作說。）以爲仲父。則過齊（趙校語、說苑作沈尹。於字上當脫說苑二字。）爲（有馬字是。）舉（趙校語、說苑作沈尹。於上有脫文。說苑作沈尹名陽。）爲大夫。則過秦繆公也。（說苑作穆公。）虞（劉作沈。）邱（趙校語、說苑作虞丘。）於天下二字。）名（趙校語、說苑脫。）聞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過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過罔罔。（劉作罔罔。）後過夫差也。夫驥能引重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伯樂云、古有善相馬者。）即（趙校語、說苑作若。）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闔廬（說苑作盧。）即（趙校語、說苑作若。）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荀云非其）

行。（顏注、安、徐也。趙校本作按安行。）今令姑（傳云、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呼汝。（即東廬請火。去婦之家。（趙本作山。校語、說苑作家。）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廬（趙本作山。校語、說苑作家。）請火。（說苑作家。）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趙本或作猶。古通用。）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所傳相事有可（趙校語、說苑文倒。當從傳作通。）通。（趙校語、說苑作物有相應。事有通。）何不爲之先。（說苑作生。）曰、吾大爭肉相殺。請火治之。（說苑作家。）姑乃直使人追去婦（趙本或作猶。古通用。）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所傳相事有可（趙校語、說苑文倒。當從傳作通。）通。（趙校語、說苑作物有相應。事有通。）何不爲之先。（說苑作生。）曰、吾大爭肉相殺。請火治之。

無人而不芳，趙本作不以入莫見之故不芳，校語不以二字舊本脫，案文選補，荀子宥坐篇作非以無人而不芳，家語在厄篇作非為無人而不芳，校語荀子、孔叢在困下，疑倒易，趙本無此字，王子比干不遂乎哉，劉作悖。無惡。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務，劉作疾，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脅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萬鍾官焉，堂高九仞，趙本作尺，據題三圖，轉穀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趙本作流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莊子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愚，洎，及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雍與饔同。雍雍，趙本作喁喁，據韓詩外傳改。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孫序雜事云，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趙校語，墨御覽六百三引作乘，從君之過而書之，疑此下文脫，趙本作乘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孫序雜事一，亦有，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語，新序，雜事云，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疑此下文脫，趙本有也字，校語，晉無也字，御覽四百九十一引補，簡子曰，大夫皆無罪，皆疑，當從孫序作反，昔者吾有周舍，有，趙本作友，千序作友，下同，不若一士之諤諤，諤，孫序作唯唯，趙本作衆人之諤諤，校語，諤之字舊無，據宋有，不若一士之諤諤也。君又弁冕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哉，晏子對曰，君不知其然也，君之左右，出則贅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諱乎亂法，而蔽君以要利於民也。收，趙本作攻，校語，孫子下亦攻字，人有市酒而甚美者，韓云，宋之監市氏，酒者武氏，盜表甚長，幟，表幟也，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謂其所知，是者謂之，故知是者謂之里人，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持，劉作擊，韓云，擊猶持也，狗輒迎而齕之，韓云，迎而齕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自萬乘之主，用，者，迎而齕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之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管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此句小字，許文，蓋傳者錯引入，校語，林本無此句，如履薄冰，

言曰，上有序作友，千序作百，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序諾諾作唯唯，趙本作衆人之諾諾，校語，之字舊無，據宋有，譭，昔者，商紂默默而亡，默默，序作嘿嘿，趙本作紂默默，武王譹譹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此下疑脫詩辭。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人當作國，韓子外儲說，政篇，若作祖，公同嘗仲，嘗仲，晏子，同上，篇，與此同，為人作治國，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社，謂木而塗之，灌之恐壞，因往託焉，灌之恐壞，比周，韓子外儲說，政篇，若作祖，公同嘗仲，嘗仲，晏子，同上，篇，與此同，為社鼠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辭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饋之先祖，桓公門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管仲、隰朋，辭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饋之先祖，桓公門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校語，此句有脫誤，案說苑君道篇云，桓公問管仲曰，上有脫誤，案說苑君道篇云，桓公問管仲曰，上，劉作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踐，與吳戰，大敗之，棲有南夷，南，劉作九，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劉云，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管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草，般也，劉作軍，非，城濮之役，晉師三日館穀，此晉所傷聞異也，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言文王居人上也，本作此言文王居人上也，趙本一作太，疑當為明，趙本作此言大王居人上也，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王后，說苑復恩作后，校語，圖作后，援冠纓而絕之，劉作援，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說苑，趙本作人，校語，圖作妾，援冠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上不絕纓者，不為樂也，於是冠纓，冠，劉云，當作為，劉云，當作為，劉云，衍，盡，賜與，校語，圖本皆下衍盡字，與，疑此本作盡賜與，案韓詩外傳說，右下作盡賜與，疑盡賜與，今據刪，盡，韓詩外傳說，右下作盡，劉云，衍，盡，賜與，校語，圖本皆下衍盡字，與，疑此本作盡賜與，案

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臯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愼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幷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也。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此則是當作至。棲下脫閔王二字。今從劉校補。說苑。惟齊遺之齊字。疑當作執。而鄒衍樂毅以魏趙。說苑。惟齊遺之齊字。疑當作執。而鄒衍樂毅以魏趙。說不可說。據盧本無而字。作鄒衍樂毅以魏趙。說不可說。據盧本無而字。作鄒衍樂毅以魏趙。說不可說。據盧本無而字。作

不聘兵、輻輳乎四門、天下成獲永當蟬飛蠕動、各樂其性、遂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聖其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高作陳蕃、莊作蕃、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懇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類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公、莊作雄、郭注、三雄、三公也、司馬本作三雄、期舍車徒也、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賢也、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

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趙本作五采備章。光氣應時。雨穀有節。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八風校語。說苑采作光。氣應時雨穀有節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翔劉作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集劉作下）得鳳象之四。則鳳棲之。（趙校語。劉作春秋下之四時）得鳳象之五。則鳳棄之。（趙校語。劉作春秋下之四時）得鳳象之六。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有帶素紳三字。說苑黃衣作黃帶。趙校語。劉無紳字）齋於宮。（趙本作致齋於中宮。校語。舊本中字脫。據初學記補）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趙本作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校語。舊本敢字上有一不字。御覽七十九引無今據刪）鳳乃止帝梧桐。（趙本作東階。校語。說苑作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說苑泰使訢作華。趙本作近。下同。校語。疑訢乃之訛。）少而立以嗣。（趙本作封擊於中山。校語。舊本脫於字。據說苑補。）今據文選注補二字）封擊中山。（趙本作封擊於中山。校語。文選注及御覽七百七十九俱脫。亦據補）文選注引。（文選注同。）御覽作處。下並同。）遂求北犬晨鳴。（趙本作晨鳴。）使蒼唐至。（趙本作倉。）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古通。有北犬晨鳴。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趙校語。說苑有暗字。）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鳴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敝邑。使得小國侯。君固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劉云拜送於郊。趙本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者何如。蒼唐曰。（趙校語。舊本短作矮。校語。疑短字之訛。下皆同。）臣二字。趙校語。無所比之。（比之下。劉云曰。有也。）臣之二字。劉云曰。此蓋以爲文侯復問也。）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好劉作業。）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棠棣。（趙校語。舊本棣作蔽。校語。盧文弨云。蔽棠棣。彼此二句。劉作子之辭。而文亦小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趙校語。舊本韡作煒。校語。盧文弨云。煒韡。彼此二句。劉作子之辭。而文亦小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趙校語。舊本脫凡字。今從說苑補。）文侯曰。善。（趙校語。舊本善作善哉。今從說苑及詩改。）彼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何謂也。對曰。（趙校語。舊本脫對曰二字。今從文選注及詩補。）彼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趙校語。舊本韡作煒。校語。盧文弨云。煒韡。彼此二句。劉作子之辭。而文亦小異。）

梁山崩，（事在魯僖公五年。晉君召大夫伯宗，（宗，據羣書治要補。作尊，非。）道逢璽者。以其璽服其道云，（璽與璽同，其道之其，宋本作於，趙校據下文改。）遇大車當道而覆，（趙校據下文改。）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鞭者曰，（者曰，宋本作云，道藏本作者云，趙校據下文改。）君趨道作取，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居，宋本作名，趙校據下文改。）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壅，宋本作雍，趙校據下文改。）旬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塞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私，據羣書治要補。）作由也。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素，據羣書治要補。）鉏麑（麑，據羣書治要補。）臣而哭之，國（國，宋本作君，趙校據下文改。）亦哭之。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聞伯宗，以其言對於是（是，宋本作之，趙校據下文改。）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孺。（孺，趙本作耽，趙校據下文改。）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無亦兄弟，趙校據下文補。）休於朋友。（休於朋友，趙校據下文補。）一段，曰，賜欲休於耕（耕，趙本作畊，趙校據下文改。）田，孔子曰，詩云，爰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欲休，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並作願息。）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荀有脩字，趙校據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刪。）君有脩，（脩，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並作脩德。）而校語本多作不從脩本。）不知其時之易邁兮，（易邁，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並作邁易。）此之謂君子所休也。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超校語曰下似著書者之辭，姚賈與冉有亦不同時，但後云哀公問，此亦當有曰字，為哀公問冉有曰字，為冉有答。）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代，高誘注戰國策作趙。）桃賈（桃賈，宋本作姚賈，趙校據高誘注戰國策改。）監門之子也，為卿（為卿，孟子離婁篇趙注作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趙本作司馬、司空、司徒也，之前、據羣書治要、漢書百官志一補。）昭注，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此文，司馬主天，（白虎通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植，趙本作殖，校語，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此文，植作殖，山谷不流，劉昭注，引此文，植作殖，崩竭作陵崩，川竭，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此與大戴禮盛德篇六官之職小異，彼以冢宰、司空、司徒為三公，故三公典其職，燮其分，舉其辭，明於其隱。（超校語，疑下之既字之誤。）昭作得，古德得通。）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別清濁省，（省，宋本作者，趙校據下文改。）喜戲而惡鬬，移風當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厭飫，工不造無用，雕文不鬻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衒盈（衒盈，趙校語，二字疑倒。）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渰，本作有渰，據詩改。萋萋，宋本作凄凄，興雲，宋本作興雨，祁祁，今詩作徐徐，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宋本作雨公田，遂及私田，今詩作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趙校語，本篇引詩不盡同。）此之謂也。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欲休，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並作願息。）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荀有脩字，趙校據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刪。）君有脩，（脩，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並作脩德。）而校語本多作不從脩本。）不知其時之易邁兮，（易邁，荀子大略篇、家語困誓並作邁易。）此之謂君子所休也。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超校語曰下似著書者之辭，姚賈與冉有亦不同時，但後云哀公問，此亦當有曰字，為哀公問冉有曰字，為冉有答。）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代，高誘注戰國策作趙。）桃賈（桃賈，宋本作姚賈，趙校據高誘注戰國策改。）監門之子也，為卿（為卿，孟子離婁篇趙注作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輒車，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賣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齊，宋本作營，趙校據下文改。）朝歌之屠，棘津之販，不厭文王用之而王，天岡亦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也。（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管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過，說苑建本云，曾子芸瓜而誤斷其根，曾哲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來，宋本作進，來下，家語六本有勿內也，曾子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十八字，說苑亦然，疑本篇脫說苑補。）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不義，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為弓，（列女傳辯通以為晉平公，趙校語，列女傳辯通以為晉平公之時。）三年乃成，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女，（本作蔡人之子，趙校據列女傳改。）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傳云其幹生於太山之陽，三枝，陰，驛牛之角，傳之以角也，弩傳作弩，趙校語，列女傳作阿，一日三枝，陰，驛牛之角，傳之以角也，河傳作阿，趙校語，河列女傳作阿。）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練材，傳作妙選，趙校語，不宜穿札，傳云左手如握卵，四指如斷肪，疑此誤脫。）宜忌於有成。（說苑建本篇忌作宜，趙校據下文及說苑改。）病加於小愈，（說苑作病始於小愈，趙校據下文及說苑改。）禍生於懈怠，孝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雖不有初，鮮克有終。

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詩曰，敦弓既堅，四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齊有得罪於崧公者。崧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戟（趙本作支。下同。）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版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慮齊則成志。齊則益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將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湯作護。開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悲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此謙趙本一作損。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十人。尚書大傳作十二。）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讓。大傳作委。友作相。質與贄同。十三人。高誘戰國策注及荀子堯問作三十人。）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宮朝者千人。（宮。說苑臣術作宜。朝者。尚書大傳云諫臣千人。）交游者萬人。（交游。趙本作交遊。）死。（趙本此也。）何其所託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託者疑（當爲貴。）乎下。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趙本作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故疑當爲詩。）

凡傳三十有五。

韓詩外傳卷第九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績。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列女傳母儀云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異於斷機而無以離於禍患也。）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大儒之名。

魏文侯時。其相翟璜。與西門豹（趙本四百三十引作其母。）皆失官。曰。吾懷姓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賞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爲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趙校語。文選結白馬賦注引。文選注亦同。）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賜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寶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遲聲色。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寶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遲聲色。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趙校語。御覽八十七引作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皋魚也。憤（趙本作邱。）吾子。被褐擁鑪。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皋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文選長笛賦注引。）

道賦注引作晉少好學周流以後吾親天下後遂養晉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諫不從遂不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語云平生以交今若此交遂注作不卒朋君下有而字晚非無成一句遷注云齊君驕奢失士臣節不立道校語文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按語倒本無夫字此下有也字俱依文選注增往而不反者年也五字語同不可得見者有再字說苑親也也校語倫本作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年也去而八字據御覽引亦略同吾請從此辭矣選注作於是立槁而死新序語說苑作投水孔子曰弟子誠之是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不引詩者亦多有下當別爲一條是來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無吾字校語倫本有吾字據荀子通篇無今從之意者身未敬鄰色不順鄰辭不遜鄰古人有言曰汝敬汝儀曾不爾卽子荀子子道云汝與爾同不女鄰家語困誓云人與己與不女鄰楊倞注引此作汝予教予與今本不同然卽字古通用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列子湯問云志在登高山趙本作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巍巍列子作巍峩峩趙校語說苑作峩峩洋洋乎若江河洋洋列子作洋洋趙校語說苑作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破呂覽作碎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荀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說苑疑說詩解

秦攻魏破之始皇二十二年秦滅魏少子亡而不得列女傳魏公子無忌傳云公子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作鎰匿者罪至十族十族傳作九族傳節選作卽至夷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曰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也傳云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趙本作凡養人子者務生之校語務字據列女傳無依列女傳增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傳云廢正義而行逆節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公子亦死秦王聞之嬰以太牢祠之嬰傳作祠云嬰其子以報此異說也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西河韓作上黨趙校語立御覽四百八十二引作定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解狐可用者解狐雖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曰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也傳云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趙本作凡養人子者務生之校語務字據列女傳無依列女傳增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傳云廢正義而行逆節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公子亦死秦王聞之嬰以太牢祠之嬰傳作祠云嬰其子以報此異說也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西河韓作上黨趙校語立御覽四百八十二引作定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解狐可用者解狐雖至十族

是以哀也。弟子曰。趙校語。兩書作孔子。刘台拱曰。御覽引作孔子。與此同。然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發也。蓋不忘故也。盧文弨曰。趙校語。御覽引作孔子。與此同。然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發也。蓋不忘故也。盧文弨曰。趙校語。御覽引作孔子。與此同。然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發也。蓋不忘故也。盧文弨曰。趙校語。御覽引作孔子。與此同。然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發也。蓋不忘故也。盧文弨曰。趙校語。御覽引作孔子。與此同。然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發也。蓋不忘故也。盧文弨曰。趙校語。御覽引作孔子。與此同。然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發也。蓋不忘故也。盧文弨曰。趙校語。御覽引作孔子。與此同。然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發也。蓋不忘故也。盧文弨曰。趙校語。御覽引作孔子。與此同。然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發也。蓋不忘故也。盧文弨曰。趙校語。御覽引作孔子。與此同。然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發也。蓋不忘故也。盧文弨曰。趙校語。御覽引作孔子。與此同。

傳曰君子之開道人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開道人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鄧曉曰。荀子勸學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指遠與此略同。言。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反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說苑指武云。孔子北遊東上。農山。農或作隴。子貢顏淵。校謂子路。脫衍。子貢下。令據第七卷移正。彼戎山。亦略相似。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超校語本作孔子。與此同。擊鍾鼓者上聞於天。下聞於地。句上疑有脫漏。劉云。脫於地也。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士乎。劉云。勇哉士乎。皆慎。者乎。賜何如。對曰。得粟食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士乎。劉云。士、或作哉。者乎。回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筥而藏。紫紵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疑或有當爲衰。心當爲衰字也。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銷革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乎。劉云。美哉德也。者乎。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一旬。校證本皆脫此句。驕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志不得。授履而適秦楚耳。劉云。納履而去。趙本作去志不得。則據御覽而改。安敢驕人。夫志不得。則據御覽而改。安往而不得貧賤乎。趙本作授。誤。今據御覽改。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說苑雜言。子方過之。下車而拜。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一旬。校證本皆脫此句。據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一家驕人而亡者有矣。一鄉驕人而亡者有矣。一里驕人而亡者有矣。一朋驕人而亡者有矣。一身驕人而亡者有矣。夫貧賤者安敢驕人。夫志不得。授履而適秦楚耳。劉云。納履而去。趙本作夫志不得。則據御覽而改。安往而不得貧賤乎。趙本作授。誤。今據御覽改。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數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寡人前日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郊。戴晉生放辯若訥。大巧若拙。洪頤煊云。文上大辯若訥。本在此句之下。其用不屈。洪頤煊云。此四字。罪莫大於多欲。李老作可。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說苑立節文。

孟子妻獨居。踞。列女傳云。孟子既娶。婦私室。其姊親而在內。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孟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門下傳有問執者三字。盧本無。據列女傳母儀篇補。三字。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無禮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女傳作令。列女傳母儀篇。趙校語。令。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蘋采藻。非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史記世家云。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孤憤立鄭東門外。家語困誓亦云。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肩。臯陶之口。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肩本作脅。弱脊。史云其頭垂。陶之狀。色如削瓜。此惟不及四聖者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趙本作皇。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此下同。校語。舊本作王。繆。據女選四子講德論注。引改正。史記秦本紀。說苑反質篇。皆作內史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娭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諫。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閒。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道戎王。二列。說苑作三九。呂氏不拘篇作二八。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設酒聚樂。日夜不休。終歲。歲終。卒馬多死。劉云。馬牛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

歸而亭。布器而祭。器。世家注引此傳作席。當從之。願望撫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士字疑衍。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傳曰。君子之開道人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開道人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鄧曉曰。荀子勸學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指遠與此略同。言。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反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說苑指武云。孔子北遊東上。農山。農或作隴。子貢顏淵。校謂子路。脫衍。子貢下。令據第七卷移正。彼戎山。亦略相似。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超校語本作孔子。與此同。擊鍾鼓者上聞於天。下聞於地。句上疑有脫漏。劉云。脫於地也。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士乎。劉云。勇哉士乎。皆慎。者乎。賜何如。對曰。得粟食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士乎。劉云。士、或作哉。者乎。回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筥而藏。紫紵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疑或有當爲衰。心當爲衰字也。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銷革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乎。劉云。美哉德也。者乎。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一旬。校證本皆脫此句。據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一家驕人而亡者有矣。一鄉驕人而亡者有矣。一里驕人而亡者有矣。一朋驕人而亡者有矣。一身驕人而亡者有矣。夫貧賤者安敢驕人。夫志不得。授履而適秦楚耳。劉云。納履而去。趙本作夫志不得。則據御覽而改。安敢驕人。夫志不得。則據御覽而改。安往而不得貧賤乎。趙本作授。誤。今據御覽改。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數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寡人前日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郊。戴晉生放辯若訥。大巧若拙。洪頤煊云。文上大辯若訥。本在此句之下。其用不屈。洪頤煊云。此四字。罪莫大於多欲。李老作可。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說苑立節文。

孟子妻獨居。踞。列女傳云。孟子既娶。婦私室。其姊親而在內。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孟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門下傳有問執者三字。盧本無。據列女傳母儀篇補。三字。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無禮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女傳作令。列女傳母儀篇。趙校語。令。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蘋采藻。非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史記世家云。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孤憤立鄭東門外。家語困誓亦云。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肩。臯陶之口。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肩本作脅。弱脊。史云其頭垂。陶之狀。色如削瓜。此惟不及四聖者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趙本作皇。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此下同。校語。舊本作王。繆。據女選四子講德論注。引改正。史記秦本紀。說苑反質篇。皆作內史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娭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諫。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閒。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道戎王。二列。說苑作三九。呂氏不拘篇作二八。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設酒聚樂。日夜不休。終歲。歲終。卒馬多死。劉云。馬牛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

600

之秦。秦繆公迎拜爲上卿。（此繆公，本皆作公，子，爲作之，盧從說苑校正，趙本作繆公迎而拜爲上卿，校語，說苑作繆公迎而拜爲上卿，遂幷國十二，趙校語，淡軒較安傳作十，辟地千里，疑放四，辟地千里，詩辭。）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趙校語，御覽八百四十七作曾子食之，）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樂，鐘聲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養，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什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盡於終身之論，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蕩焉，（趙校語，御覽作嘗蕩然，）其樂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趙校語齊語寬作民）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趙校語齊語下有義字約作可）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趙校語齊語卒作使士卒加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僑須從（國語云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此疑別有所據）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僑須曰君沐邪使者曰爲謁香（趙本無里字）僑須曰臣聞使人賤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僑須又竊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滅赦之罪與驂乘（序云以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僑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故曰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僑須罪無赦者也（下疑有脫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齊子大略楊注云簡者編竹爲之後昌之以玉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之者中編也）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之者上聲於也）授天子策三矣（授之者家宰也）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辱厥（授之者下同）周若司寇也）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辱厥（授之者下同）周若司寇也）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趙本作受校語受本或作授今從毛本）以治爲疑求以位爲樂也（案案荀子所載三德之辭與此同）文選今撰其要者云先事慮患則事不舉慮至後慮則不可彌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趙本作沈今從詩改）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禮記文溫作尊）於雅作役）不得自是（趙校語同）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大王亶甫有子曰昌太伯長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趙本無太伯長三字校語太王上毛本有太伯知三字今案若有此三字下文去之吳卽不必據用太伯二字若無此三字文義未嘗不接續但可不補）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疑趙本未詳）要於扶徵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發文王（發字疑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施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爲君二十八世至夫差而滅（趙本作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史記世家以爲齊威王也會田事在威王二十四年魏惠王十六年此云宣王蓋所傳聞異）趙校語田齊世家作齊威王）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豈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趙校語朝下有字字衍吾臣有盼子者（盼趙本作盼子校語盼或作盼今從史記）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家校語家作徙）史記作徙）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東海（趙校語御覽十三引有有勇士二字又七十同）有勇士曰舊邱訢（晉吳越春秋作趙校語同）以勇猛聞於天下（莊逵津（趙本作過神淵（校語御覽作津）以勇游於天下過神淵（趙本作過今從御覽）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趙本無其僕二字）神見焉（趙本無焉字）馬即出（趙云其馬君劒也）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舊邱訢去朝服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趙云楊持劒入水求神乃出）眇其左目（趙云猶眇其一目）訢左手持龍右手奉日（趙本作提）而出（趙云猶提）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逆有喪者（趙云之吳會）於友人之喪往見訢左手持龍右手奉日而出（趙本作

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寒人。先生幸而治之。則憂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趙校語。說苑作得蒙天地而長爲人矣。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溝壑矣。漢字從說苑校補。趙本無漢字。言未卒。面泣泪泣沾襟。扁鵲入。班毓彌石取三陽五輸。作會。寫先軒之篋。先軒。劉光。八拭之。湯。說苑或作也。湯本皆脫。今從說苑校補。趙校語。說苑作軒光之。惠八成之湯。趙本作八。說苑作八成之湯。子同搖藥。同。劉作客。搖字本脫。亦從說苑校補。趙校語。說苑作子客搖藥。搖字舊本缺。今據說苑校補。趙校語。說苑作子客搖藥。在子起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樂。而況生乎。趙本作當生者起耳。夫死者猶可樂。而況生乎。趙校語。耳夫二字依說苑補。下云死者猶不可樂而生也。似悲夫。能君之治。無可樂而息也。趙校語。說苑無作不。無作不當從之。

楚邱先生。新序雜事云。行年七十。披羣帶索。羣。劉作裘。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遑亡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劉云。遑遑也。席。宋有愧色。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列子力命云。北臨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淮南云。鬱鬱牛山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列子也。列云。鬼孔梁邱據皆從而泣。疑此誤爲國高。高曰。然。固臣願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柴

郁，則本賢在矣。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思焉。不可當焉又何疑焉（趙校語代焉下疑脫子安二字）。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遂拔晏子之手，與盟。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說苑正諫云：欲伐荊），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孫叔敖下疑脫子字）曰：臣聞良醫之廢，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聞中有樠，其上有蟬，蟬方弱矣，翼（翼作翅）紀作自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果賢貴功（翼上功字紀作尊）。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漢地理志云：後世必有嬖孺之臣，紀云：後世必有嬖孺之臣，非呂氏也）。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路史云：田成子弒簡公，通二十四世，述云：其後二十九世，爲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凡傳二十有五。

韓詩外傳　卷十

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修修親親。（呂氏春秋仲冬紀云：親親上恩。）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從紀作自）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果賢貴功。（賢上功字紀作尊）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漢地理志云：後世必有嬖孺之臣，紀云：後世必有嬖孺之臣，非呂氏也）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路史云：田成子弒簡公，通二十四世，述云：其後二十九世，爲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凡傳二十有五。

韓詩外傳補逸

右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識。（御覽孔子正義、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義二略同。此本於周書）

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吉傳注）

鄭交甫將南遊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文選南都賦李善注、七命注略所引、哲外傳、江賦注引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交甫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而懷之，趙然而去。十步，揣探之，即亡矣。遵循二女，亦即亡矣。）

楚襄王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月賦注、武帝華林詩注）

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書繫辭）

圖緯曰：上翔集鳴曰歸昌。（七命注）

鳳集曰：上翔集鳴曰歸昌。（七命注）

代馬依北風，（宣德皇后令注）

昭王亡其跨樞，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

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畏死，忘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死，以上卿之禮葬之。（淮南道應訓注、後漢書朱暉傳、注所引文不同、云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穆公出、當車以頭觸檻、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繼公感寤而用百里奚、蔡以大化。）

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草，願無怪之，王肅注文。

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太平御覽五十九。）

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盎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同上。）

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珪，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應時而封曰：應侯，今應城是也。（同上。）

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鼻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御覽三百六十三。）

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曰：獨不見太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豢，及其牽入大廟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無爲汝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當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傳翼也。（後漢郎顗傳注、案此文與公羊莊廿七年傳何休注同、六韜文小異。）

韓詩外傳校注拾遺

叔父校注韓詩外傳書成，命杭正字，版刻既竣，顧未及見，淩曦王公詩敘，心終闕然，屬以錄科詣鄉朝夕於先生，始獲從同門友汪子能讓步于所借觀，更加讎對，則詩敘所稱外傳異文者，大半改從毛詩，諸刻略同，而毛氏汲古閣本獨甚，蓋盾舉習傳，未省舜舜韓毛之辨，率從今詩更易，自謂無誤，不知其誤，乃適在於是，世徒尚汲古本，若外傳惟阿谷事，自抱甕以授子貢，授字已下至漠有游女蘀字，已上二十行，役六十兔役，（後漢書趙傳注、）又草次屬刻，未追追定，有所漏補，脫三百有六字，視諸本爲完，其他豈是據也，杭家藏書，叔父校注，又草次屬刻，未追追定，有所漏略，輒就見聞所逮及爲之拾遺，別自爲卷，竊附諸校注之末，是正闕違，以竢世之博雅君子，乾隆五十六年大淵獻歲，歲陽在辛仲冬之月日長至，周宗杭頓首謹識。

韓詩外傳校注第一

曾子仕第一

曾子曰：吾嘗仕矣，三釋三不遂，（按毛詩釋文引韓作懌，）親老不養，（文選魏都賦注引韓作女，）亦不爲從，（作女，詩今作汝，）曾子曰：吾嘗仕矣，三釋三不遂，親老不養，

繫在陰陰紱韠者皆和也故入則捵鞸窔五鑪皆應五字共義在陰君出入故以靜告動動者亦皆和之也以治容貌作容傳有左五鑪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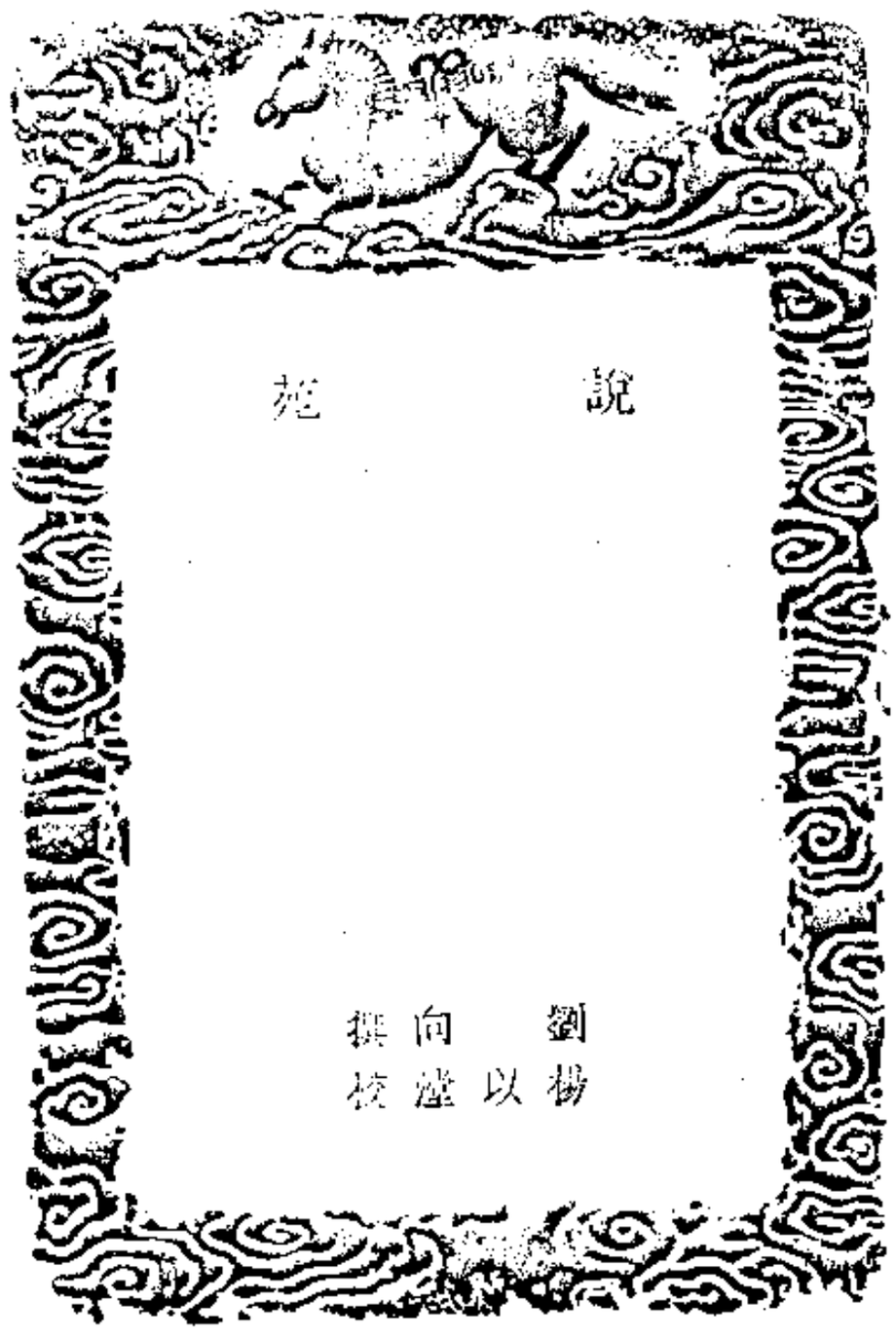
之所不若。吾聞之。柔惠柔愛。柔愛民。忠信可結於百姓。百姓小國。制禮約法於四方。有違下國。小國叛之。吾聞之。柔惠柔愛。管子小匡作愛民。忠信可結於百姓。小國制禮約法於四方。有違下國。小國叛之。吾聞之。柔惠柔愛。管子小匡作愛民。忠信可結於百姓。小國制禮約法於四方。有違下國。小國叛之。吾聞之。柔惠柔愛。管子小匡作愛民。忠信可結於百姓。小國制禮約法於四方。有違下國。小國叛之。

決獄折中。國語魯語曰。治國家不失其柄。爲政耳。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士卒。並作百姓。勇字。小匡有知字。又執枹鼓。最語作有如介知。

當執枹。臣弗如也。也下小匡云。夫三子民之父母。天難忱斯。詩板文。今本並改從詩。

詩作殷監不遠。監。今詩。荒湛于酒。酗。詩板文。今本並改從詩。雖言不讎。讎與毛詩讎其文。今本並改從詩。惟此聖人。注見前傳。

先生云。韓詩外傳非漢時之舊。並非復唐宋之舊。杭始河淡其言。比按詩敘所載。韓與毛公異文者。凡四十有八事。以諸刻校之。符同僅十許事而已。閒如自羊徂牛之爲來牛。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之爲經營文王。則諸刻相承。猶泌宋孺。故韓從毛。實昉諸海虞毛氏汲古閣本。竟易蹤指。居然可見。先生所謂概忘也。又詩敘外傳第三事。爲羔羊之委蛇。韓作裼隨。今傳遍無之。漢書王吉傳。德非竹參子非華元。注引外傳竹子娶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曰以華元善也。今傳未見此事。朱子論語或問注。引吳氏說云。外傳子路早喪母。父娶後妻。更生三子。疾惡子路。以蘆花衣之。父徐察知。欲逐後母。子路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聞悔改。後至均平。卒成慈母。今傳亦未見此事。杭私竊疑今傳殆非完書。爰舉以復於先生。先生曰。然。拾遺粗訖。并志函丈間所答問如此。宗棫又書。



說苑新敍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謂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於詆訶過歷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鼎彝尊罍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鼎彝尊罍鼎彝尊罍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子思歎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言者歟之曰喬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而止耳苟舍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蔽純懿莫過重生然猶泥於機祥東漢諸人則溺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蓋矣鄙鞏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誰夏惟漠守德之宅苟析裏以聖人之論其亦眞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阿分呂嘔叔曰同姓之卿猷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納拳拳於存君興國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裴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微應乃至亡國祑君政獨斷斷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曾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己自貶其取盛相御史不難顯不出彼適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成學治古文者欲致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時爲雅馴今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裒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適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貳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慎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指武
卷十五　一心公
卷十六　議誠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一

漢　沛都劉　向著　新城楊以漋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窮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雖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宜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揖節安靜以慈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所臨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脫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論教猶未竭也。究論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夫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脫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與何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疏江通於九派。灤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畏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乎。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畤。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益掌虞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

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管其職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臣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草生潤澤及萬物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而不察識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舉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羣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舍以人言舍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夫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棲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明吾過而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下澤見虵歸有妄子面問之曰今日之卜兆何如妄子曰大吉上山見虎下澤見虵歸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也越王勾踐將以求士也其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於是於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聲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瘥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此之謂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其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脅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補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忘也故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補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忘也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禍之先者也其景公曰善吾聞高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線與燕昭王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間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向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爲之奈何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王下可以端冕而治天下可以縉帷而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彊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聞之從容曰臣聞既飽不思饑既暖不思寒既樂不思憂既逸不思勞君者所以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哺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吾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聖人乎若夫羣勝之君

見祥而爲不善．則禍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遂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懼．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修身慥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宗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潦谷滿溢．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是寡人之過也．憾荅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漏以爲寡人戒．齊景公遊於蓋．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臨之．曰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曰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齊景公遊於蓋．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臨之．曰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曰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而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也．知不足以知

家危殆矣。子罕曰。權不可輕。政不二門。故曰。壓大於殷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蔽上欺主。以爭慶譽。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誅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強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貴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竭股肱之力。盡耳目之用。務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識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利。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賢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借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借相。舍於李成子與翟觸。我孰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李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李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度。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李成子。李克曰。不如李成子。李克曰。不如李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逡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面赤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弔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貢少。屈春貧。多子義。獲天下之重愛也。面子以爲友。鴟鴞與鵂鶹。其知甚少。面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顏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事。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事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遭翟黃。翟黃乘軒車。被華蓋。黃金之勒。約鎮帷席。如此者其閒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願田子方曰。子與吾謂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秩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顧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乎。曠車蓋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俾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相弟有公孫季成者。遁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蓋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盛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盛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賣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盛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盛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金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賈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鬻。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命有司其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逡巡而辟。曰。臣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臣君之社稷之輔。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君不用賢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賢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命吏致千家之縣一於奚子。奚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管籥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死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靜。將危國殆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靜。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強諫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橈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開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貴。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副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維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嗑。夫子之祿寠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面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祿之百萬以富其家。臺臣之得奠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祿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賤。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臣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嗑。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命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管籥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死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靜。將危國殆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靜。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強諫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橈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開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貴。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副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維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敖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高綽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綽之事夫子。三年有無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夠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官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諡不解。奚也。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慈惠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諡。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憊無罪者國之賊也。

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者勿距。可謂不繼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以勸善而懲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殺善者國之讎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子路爲蒲令。備寇。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匿於食。故與人一壺食一壺漿而夫子使仁救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餌。何不告於君。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孔子曰。建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飢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務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飢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飢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務本。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正者勿距。可謂不繼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建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飢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務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飢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務本。

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正者勿距。可謂不繼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建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飢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務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飢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飢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務本。

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正者勿距。可謂不繼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輔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本榮華榦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之時盧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斃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笞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父道也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伯禽有矣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盡其田莫知盡其心蓋田莫過利苗行粟莫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蓋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曾子曰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罪撻之以大杖擊之以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之大者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之大者也

執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什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伯愈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愈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師不師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師也近而遍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胖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公冶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執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拳性夫幼者必慤慤者安行慤者安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飴蔓知以學飴慤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道遙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廣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慤慤者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道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此皆人材之所能逮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謀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逮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

616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邁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劒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直問執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堅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竣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事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毀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壓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雰雰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殺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何書五遍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傍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舜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悼王多寵子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冤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冤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貧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亂猶冤走也悼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楚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廷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忠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剌人哉處十月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剌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鑿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酒器

說苑卷四

立節

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施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譏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廻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士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羞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兩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

人兼衆矣.夫子何爲不試.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試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與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嬖.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婁今婁今.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讒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奢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奢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謹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鉏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乘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其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長患而去子.是逃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可乎.公謂石乞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吾欲汝之相也.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以兵加之.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亦可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公且代莒爲車五乘之資.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有名.則孰與.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資.讓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闕.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壞軍陷陣.三軍莫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陽侯重爲右.曰.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縗子.陽侯重伎.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悲.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君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難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吾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隨而隅.

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哉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君乎.齊王曰.善.遂刻顩而死.知有雍門子狄.擬使越甲覆不血刃.遂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甲覆不血刃.遂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而歸葬.齊王親素縞而哭之.

楚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者撫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道.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璧質其上.以狥於國.公攻阿.堵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道也.以爲利也.而令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

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忿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鑊鼎炊鼎曰。與我者賞。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佛肸援而之趙。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援而之趙。師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崔杼弒莊公。邢蒯瞶使皆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瞶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自經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孰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舉友以逆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昔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蓲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其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儀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儀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貸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誦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

惰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牆。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皆猶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尙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潤烟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俗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誹謗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蒸心。實論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盡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治。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卻。則鍛煉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偸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寒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卢所謂一尙存也。臣聞鳥鷇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鉤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故亡秦之一失。道文武之盛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和氣可應於上。福祿將至。壽考無疆。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孝宣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愁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屑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警我。我愛必盛。長鄰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土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其猶泛水之與天雨乎。泛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之與夫子也。猶泛水之與天雨乎。

晉平公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愁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屑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警我。我愛必盛。長鄰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土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其猶泛水之與天雨乎。泛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之與夫子也。猶泛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有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謂以狐亡補犬羊。身染其炭。豈不遠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人之有闕何哉。比之狂惑疾痛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闕誠。愚惑失道者也。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捕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羔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人之謂誠式。詭式呼俾遊作夜言闕行也。

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坊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歡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嚴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之孝聞。此不殺姑也。大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幷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築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築仲上車曰。嗟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盖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篤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書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忿。而鬬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誅。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

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亡補犬羊。身染其炭。豈不遠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辱莫大焉。人之有闕何哉。比之狂惑疾痛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闕誠。愚惑失道者也。

孔子閒居。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圉。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如捕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伯邊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謂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如捕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伯邊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謂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不爲難。謹敬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築仲上車曰。嗟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盖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篤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書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忿。而鬬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誅。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

智伯欲伐仇由。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仇由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仇由。

智伯欲伐鐘山。遺之廣車。鑿其山而通其道。鐘山之君以爲固。不修其城。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鐘山。

智伯欲伐厲。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厲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厲。

智伯欲伐衛。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衛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衛。

智伯欲伐齊。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齊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齊。

智伯欲伐魯。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魯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魯。

智伯欲伐晉。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晉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晉。

智伯欲伐周。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周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周。

智伯欲伐趙。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趙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趙。

智伯欲伐韓。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韓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韓。

智伯欲伐魏。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魏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魏。

智伯欲伐燕。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燕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燕。

智伯欲伐宋。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宋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宋。

智伯欲伐楚。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楚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楚。

智伯欲伐秦。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秦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秦。

智伯欲伐越。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越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越。

智伯欲伐吳。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吳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吳。

智伯欲伐齊。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齊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齊。

智伯欲伐魯。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魯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魯。

智伯欲伐晉。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晉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晉。

智伯欲伐周。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周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周。

智伯欲伐趙。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趙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趙。

智伯欲伐韓。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韓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韓。

智伯欲伐魏。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魏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魏。

智伯欲伐燕。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燕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燕。

智伯欲伐宋。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宋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宋。

智伯欲伐楚。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楚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楚。

智伯欲伐秦。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秦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秦。

智伯欲伐越。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越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越。

智伯欲伐吳。遺之大鐘。因道廣車。通其路。吳君喜。大其城而廣其道。智伯因以兵隨其後。滅吳。

說苑卷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遯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蛩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蹙以走蹙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二蟲者亦非性之愛蹙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道襄子見圍於晉陽龐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道襄子見圍於晉陽龐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群臣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吾又以爲之矣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失臣主之禮唯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帝聞之將封之何吉病基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發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享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曰趙亡卽勝靡何爲不憂李談曰平原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之所以存者以吾在也趙亡吾安得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衣綺穀履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刻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卻三十里亦何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平原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惟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漸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敢普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飡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餓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蓋行乞而憊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胸。再拜而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鬬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施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鵲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愼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豈可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圍之。景公問云。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名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非命韓厥。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吾屬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蓋君之願也。於是名趙武程嬰非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故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驕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癩。吞炭爲喑。欲殺寡人。何與先行冥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國士待臣。臣亦國士報之。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從車庫中。水灌毋人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

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擧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擧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管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將下軍。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垂絕而後好。趙鮑叔死。管仲擧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

亦敬矣。又何離焉。寧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侯吾道而厚賜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終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髡大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王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鄰之祠田也。以盆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汚邪。得穀百車。盤垤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淳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御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叔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棘槐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棘槐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孰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孰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慨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昏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靈公之爲公子也。與孺歇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歇爲侍。而使纖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歇以鞭拔纖。纖怒。歇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拔女庸何傷。纖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矣。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鼈。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公子歸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辱以變之。修近理內政儆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國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眞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賞繇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黎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崎則必崩。岸竦則必陂。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疎遫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瞞諞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殿則下暗，下暗則上蔽，蔽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愛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慤慤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知緯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稠而擾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愿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

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鼓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

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惑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蓋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土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利制，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嬌愚，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廢事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故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鼓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知主君之問丘也，然而蓋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土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利制，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諸國富士，僤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嚮安于曰。此三者足矣。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人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徹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等。過於陽壹。陽壹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壹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壹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鈍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求至者。陽橋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求至單父。庭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騶之。車騶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脩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暇。以是學以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來有所得者三。始誰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亡而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明死視病。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一也。本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復梁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梁之君不對而俯口操衿抑心。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體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爭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晏子治東阿。三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賜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賜託行。貨賂至。並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皮裘不牢。人將牢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祿不如分地。祿以分民而益其讎。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因民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亂哉國乎。入其都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尊賢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若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旋內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殺螫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令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若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旋內而國莫之服也。公曰善。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林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

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翼。猶不能致其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皆託於賢。

成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庶人釣鼈與仇讎僕廝。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林木矣。比功效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

夫成王薪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棄用于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猶夏至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匡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腳荊楚。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虞及由余。據有雍州。擾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當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

說苑卷八

尊賢

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

至晉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莫有宮之奇皆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獻、雖折衝也、夫未遽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其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責任不肖而困、案往世而觀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憯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卽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鄰讎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賢不可使成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皆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亂、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盜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傭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霸戎故將軍人也、卽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腸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賂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鰥鰥之魚、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騄驥之爲矣、

眉睫之徵、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富賤轃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蹠石而登巖、孔子爲之下車、蓼蟲相見不違桑蔭、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視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盧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弒死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陶梁、穆公以秦顯名、昭襄以二世見出亡走梁、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冢爲天下唉、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鄴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能如此人者、譬猶財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聽衙冢而吳人服、以

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輔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滅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樓緩王於葛、燕校地計兼、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鋭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卻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尙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偸、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閭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垂拱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義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腸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賂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鰥鰥之魚、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騄驥之爲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偸、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閭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垂拱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義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腸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賂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鰥鰥之魚、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騄驥之爲矣、

眉睫之徵、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富賤轃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蹠石而登巖、孔子爲之下車、蓼蟲相見不違桑蔭、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視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盧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弒死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陶梁、穆公以秦顯名、昭襄以二世見出亡走梁、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充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鄴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能如此人者、譬猶財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聽衙冢而吳人服、以

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按其行夫以言按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又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有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慢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貧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基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基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居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

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基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陛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下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面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反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駃騠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綵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齊桓相齊遇逐能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穬不足於七而君鴈鶩有餘粟執素綺繡堂廡風雨弊而士皆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棗後宮婦人撫以相擿而士皆不得一嘗且夫則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在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齊景公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夫子蹙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夫子蹙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貧賤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乎子方曰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

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貧不能隱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桓公謂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擯賤於酒肉，賤於祖，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鄲，曾子辭於鄲君曰：請出，寇能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鄲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鄲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鄲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人與其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爰益於吾亡者怨之，不肖者譬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遂，事君五去，簡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起而行。左右進諫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左右曰：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爰益於吾亡者怨之，不肖者譬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遂，事君五去，簡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起而行。左右進諫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左右曰：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爰益於吾亡者怨之，不肖者譬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九

正諫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忠臣不忍爲也。三諫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憨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危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衝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衝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衝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憂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閭，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禍推右朝服，曰：吾嘗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爲人君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爲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

好道者多褐。好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安。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刃。刎鐘鼓之縣。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誹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皆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等悬。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纔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誥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梗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梗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梗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汎壞。應曰。我汎。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國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遂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客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客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客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射。左抱幼妻。右抱嬖女。馳騁不休。左右莫敢諫。莊王曰。寡人有諫者死。今子來。何苦。王曰。子來何苦。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殺。知諫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壽再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誰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誅懼。因作亂。戰咸陽宮。哥敗。始皇乃取毐四肢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雲陽宮。（一本作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葉蓺其脊肉。斧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罷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揖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皆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得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君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而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千山陵崩。隨爲陵於荊臺。來管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能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之心。發棧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賈邪宮。有不孝之行。從羣蔡於諫士。有棄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歸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廟受事。乃立焦爲仲父。辟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於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酒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泰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壇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壇百里。民之殺者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頗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薪乎薪乎。無諸御己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閱讀三年。得而不白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劉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蒉臣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堙場之上。謂於一劍。非武也。姪姊不離懷抱。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罷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揖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皆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得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君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而賜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千山陵崩。隨爲陵於荊臺。來管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能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簡鼪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及得舟舟一作丹之姬。淫荒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簡鼪之矰。畋於雲澤。三更而無等。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殺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簡簫。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簡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舉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荊文王乎。故天下皆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叔向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何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瞞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瞞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此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婦人出正閭。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刖跪擊其馬而反之。

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褻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賀。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正時朝無事。

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賀。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正時朝無事。

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量。

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衣蔬食。陳篋盈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公弗能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衣蔬食。陳篋盈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公弗能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衣蔬食。陳篋盈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公弗能

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衣蔬食。陳篋盈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公弗能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衣蔬食。陳篋盈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公弗能

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徵有兵乎。大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

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徵有兵乎。大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

得徵。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

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悔。以定謂君。而示後人。其譬泄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逆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雖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願生有基。觸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觸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鋸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經而累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辟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詳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乘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誥誥而昌。紂嘽嘽而亡。君無誥誥之臣。父無誥誥之子。兄無誥誥之弟。夫無誥誥之婦。士無誥誥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民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敖衆之徵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十

敬愼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誡。敬愼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愼其獨也。詩曰。誡無垢。思無辱。夫不誡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書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之謂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申是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袪。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遍盛。迄

今而益章。昆吾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益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擬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誰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

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此言貴和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盧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愼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愼之。則無災害。

甘子有疾。甘元抱首。甘華抱足。甘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成病加於少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謁。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桐無觸。除觸必得。致觸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游生鳥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桑殺者野。時。詭觸反爲觸。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殺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觸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觸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譽曰。春秋石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愼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尚不用。足以亡。親侯近讎。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侵大國。足以亡。

夫觸生於隱約。而觸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苦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霸大之行。著戚二國怒。歸求霸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之斷。牽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宵興。聖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舉問農。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龍不武而得之。可謂能弭免變化以致賴。逢丑父之欺。牽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宵興。聖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舉問農。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龍不武而得之。可謂能弭免變化以致之。故觸生於隱約。而觸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夫觸生於隱約。而觸生於得意。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苦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霸大之行。著戚二國怒。歸求霸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之斷。牽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宵興。聖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舉問農。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龍不武而得之。可謂能弭免變化以致賴。逢丑父之欺。牽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宵興。聖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舉問農。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龍不武而得之。可謂能弭免變化以致之。故觸生於隱約。而觸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

夫觸生於隱約。而觸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苦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霸大之行。著戚二國怒。歸求霸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之斷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裘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之賢。孰與寡人何也。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丹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再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富自至乎。勢不與官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雖智必貿。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謙。此所謂高而不危。貴而不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嚴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謙。此所謂高而不危。貴而不驕者也。

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發親者十三人。

楚莊王與晉厲公戰於鄧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竪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莊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也。非以酒也。非以酒也。莊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特於是莊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特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鑐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憂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吾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發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慨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雋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雋者不得。大雋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愼。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愛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洒濯。敗事不可後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讒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趙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在。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愼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

凡司其身必慤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敖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囚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囚命不至而禍不來友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潛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悲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非悲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盡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悲乎机氾對曰君子好悲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哉

魯有悲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非悲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盡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悲乎机氾對曰君子好悲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倘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倘有噯噫令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尙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尙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奔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悲爲

咸恒學於子路三年恒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恒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鳶下畏網羅夫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祖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有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亦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氏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倘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植可馬者朝朝其君舉而委御呼車駿亦呼車御肘其腰曰子何趨云爲乎何爲結呼車駿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呼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突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腦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倘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腦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腦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譽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譽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譽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說苑卷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懾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荊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閉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譽則不可矣王曰善

吳人入荊聚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罪荊未有隙公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倘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僇韓氏之亂。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夫土壤卫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加厭。髮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遼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綠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駟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歡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而面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驅豝豕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湮。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傷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遇像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貧而後富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恩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遼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綠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駟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歡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而面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驅豝豕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湮。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傷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厚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有時。昔傳說衣裼帶劍而築於枇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猶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公得之。時猶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庖。穆公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臯公之時意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弱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驅豝豕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湮。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傷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厚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有時。昔傳說衣裼帶劍而築於枇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猶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公得之。時猶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庖。穆公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臯公之時意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弱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驅豝豕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湮。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傷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荊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大帶。遂僕之冠。晉傅說衣裼帶劍而築於枇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嘗咸飯牛屠衢。蟇車輻而歌。頗見桓公得之。時猶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公得之。時猶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庖。穆公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臯公之時意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驅豝豕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湮。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傷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

而不售。倉頡益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綵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頡益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綵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揭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頡益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史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諜。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藤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畴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俎。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棄之而嘔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頡益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哉。我今無所處。我邑粟來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曰須

說苑卷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信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審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審。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因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審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櫓車，今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脅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願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謂第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儒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君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嘗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怒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鷹擊於臺上，孤雌觸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搤腕於天下，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吳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貢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待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與吳，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以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繅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嗥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厨，繅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慨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

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旁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賜其羣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若國廣以大民望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往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顧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日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懿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賤以慢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糟事不通蠱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舉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識晏子也猶傑而背高檄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盛以削晏子不削而幷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臨人主前不得小舉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者瓜橘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荊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儕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殺吳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嘻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殺吳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脅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盛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義也當從此門儕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楚王曰齊無人耶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臣不如刁敦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荊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亡奔於吳閭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頗百萬襲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鄀軍雲行乎鄖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蟑子顯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

·640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柙矣。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衛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善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徙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餓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劍刎頸。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變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鎖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益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爲蘧蒢之役。成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等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興廢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亂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虛。謙平則虛。險安則虛。危曲則虛。直由直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安嬰是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寇生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必勝趙而三分其地。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韓魏之君。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飛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令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憂。不弄其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說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繇疵。繇疵逃。韓魏之

也。孔子曰。夫澤鳴相聽。皆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剖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蓋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蓋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與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蓋王廟也。景公大懼。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桔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傳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儼然清靜者。緑紆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設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綺暉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晉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梅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近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寇生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必勝趙而三分其地。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韓魏之君。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飛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令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憂。不弄其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說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繇疵。繇疵逃。韓魏之

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朱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因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畏。則功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廡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廡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取千里。人罷兵之地。必不反矣。於是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竪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竪刁自刑以來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疫。竪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寶猷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至於宰無嗇。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若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北。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將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禍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防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圍盧。屢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非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

積多。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哀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蕙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墆。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墆。遠其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裏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墆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曲墆之策。而使居燔爰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取千里。人罷兵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申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齎夫者君人也。前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晉。此子遺吾幹吾奸。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途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齎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申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疾。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興。衛雖小。猶未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宮室其侈。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貢。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子慮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夫有吳親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宮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能勞。死知不顧。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來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囮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猶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殪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嶺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逾山焚藁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酒兵也卜而龜燋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燋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夫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燋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燋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擣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夫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燋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燋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擣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之

越伐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來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囮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猶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殪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嶺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逾山焚藁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酒兵也卜而龜燋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燋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

趙簡子使人以明月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園聚斂畜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輸園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儲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誰與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慈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鄶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也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鄭桓公將欲襲儲先問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慈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鄶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也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樓皮卷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樓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僻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徙者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悅不能施也辛樓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樓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貿則茂昌不貿則速亡季係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貿則茂昌不貿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辛樓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黨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曰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惘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邃能謀無歸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蔬菜食兔鷹出而見殪謂晏子曰嗟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兔鷹食以蔬菜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頃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管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蔬菜觴肴於囿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殪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與寺人瘠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遠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之主觀其所主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其篡也傷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

說苑卷十四

至公

晉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利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舉公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窕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愨生達詐僞生蔽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也而禹棄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謂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嘗謂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欲食必祝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兔鷹出而見殪謂晏子曰嗟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兔鷹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頃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管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觴肴於囿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殪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與寺人瘠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遠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

主.如孔子主雍睢與寺人瘠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遂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決.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尙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不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伸.大道屈而不行.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複戰.臾駢曰.使者曰.動而言.肆.擢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子肖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諸.固將圖之.申包胥不能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逆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嬴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諠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罔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于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遂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特國政.非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猒.可謂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踶齧者.斬其轅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踶齧.斬其轅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道子.太子乃遁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虞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虞逐臣之事.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與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虧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發.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子羔爲御.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子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幕戮其僕.誰能待之.役能超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連失彼有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迫者壞.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儼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吾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懲子者.私也.臣何與焉.

王聞之.令官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咎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報吾舂.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特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敢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令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順懷心.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淫理失其人.以逮夫子之意.於是.斷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君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踶齧者.斬其轅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踶齧.斬其轅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道子.太子乃遁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少師虞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虞逐臣之事.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與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虧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發.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子羔爲御.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子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幕戮其僕.誰能待之.役能超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連失彼有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迫者壞.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儼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輕死倡優拙則思盧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嘗言念囚而存不忘亡也卒以破霸塲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幾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有餘而繼其不足屈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威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數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諸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遺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捽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寧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舉入軍吏舉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卽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柱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蒉立則杖鍤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鄉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罌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用將軍卽日結髮徼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食井竈成而後敢飲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厭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冀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陳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貨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然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

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暴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貨利買賣以興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與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雁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給呼不及啜足舉不及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舊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翻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儻儻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鄉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鎧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鬬之患如此則由何惛惛而擊鳴又何儻儻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魯澤梁之禁弛陽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柱不伐順伐喙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國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國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釋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兩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曼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能卒疑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漯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遣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兩則有事夫漯陵不能兩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與師伐之既至天卒聞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閻曾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噪而降今君總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鋌頭闔廬未之應五子皆而問焉子皆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鵝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殺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赦罪以賢賢有誅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儒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趨之遬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卿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面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蠭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壹則攻盜竊則窮鼠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惑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爵。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十六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被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使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並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欲浮遊。或奸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鷙設於鎖。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一圄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圄。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

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士之羞也。郭君將昌。天道其道。大夫將昌。天道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于前。乘而爲不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慾者行間而益固。諛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盧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長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廳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福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駕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恥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貨。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卻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因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蠢蜂作柱梁。蚊蟲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人。是謂不明。暴虛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衝霞而翔。以備矰弋。

鋭以精明。美惡自服。衡下無私。輕重自得。蓬生菜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俱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貨。謹勝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殃。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謂道己者心

之罪也。尊賢己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言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陵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好耕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益。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禍生於微。福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鬲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過。先變事者後樂。先慢事者後憂。禍在受諫。存之所由也。非敬遊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貨。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射鴈鴻鳴。逢蒙撫弓。虎豹震蟁。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一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事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坎井無龜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爲辱。下士得官。以死上之。上士得官。以生爲福。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生之。

鄒魯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乎雖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始。山以小陋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欲賢者莫如下人。貧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貴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愛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前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邵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雖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鸕鷀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鯉鰋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曾子曰。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愼乎。故禦子羽曰。言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愼乎。故禦子羽曰。言出於已。不可納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衆人重利，誰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制從輕；貪人以壯爲益，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貧如虛有如無；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雞；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亂，猶狗之吠盜，猩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

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君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禍者福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禍者福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禍者福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而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禍者福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辱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憑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臠，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俛危閉塞，無可從出者，故曰：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辱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憑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臠，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俛危閉塞，無可從出者，故曰：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

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辱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憑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臠，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俛危閉塞，無可從出者，故曰：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辱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憑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臠，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俛危閉塞，無可從出者，故曰：

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過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載而出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而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頹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愼三者無累於人

昔子曰學不辭卑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鑿括之勞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勞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萋萋淸淸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服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鯇魚南服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鯇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服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尙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禮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貴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若己有之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問若有若子之道四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愼於持身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而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報無體愼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漸亦求所漸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當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愼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者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衎怠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愆終日行不遺己之患雖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悲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愼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憎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蠻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跼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愼其所藏

君子不可不愼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寒莫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堯與舜坐於地今不改以喪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禰惡心而忠與之敬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氣故堯曰齊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蒂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機捲拜宇仰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奉者張晉而申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

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故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盛於雍雍。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陨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大角。大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孛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羣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下者稌。菹萍管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鳧雁鳥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導源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懷。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願而去之。公曰何去。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願而去之。公曰何去。爲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襲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書吾見。維星絕摎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姑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人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脈於陰。陰脈陽固陽其填也。惟填脈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滅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攻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從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攻嚴社而不爲。攻尊也。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祠盡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盡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寢殿。暴露與盡山河伯其愛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牙而後能行。三年顛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益。後傷時之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獻。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彼且且。遠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曰且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容。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龍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乎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紛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彫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頂龜背。燕頷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長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裏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輿八風。氣絳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隨天地。有遍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恂伏。故得鳳之徵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嬪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紫衍象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她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吉凶存亡之變。卑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照乎其高也。澗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婆然成章。虛無則精。以知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慎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幽閒有似鳳也。昔曰。爲鵜鶘。鵜鳳皇來儀。此之謂也。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二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貢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貢來。貢思無窮。使者以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貢來。貢思無窮。使者以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分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侯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如玉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蕃。民神無怨。故神明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如玉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侯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如玉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蕃。民神無怨。故神明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亳。殷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鄗。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之。夫一神不遠徙遊。若由是觀之。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皋夏郊也。宜遠禽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子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倚閒之。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守道而已也。瞎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晉緜遠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皋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絕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皋夏郊也。宜子以告祀夏郊。晉伯爲尸。五日壹。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殺汝。公拜稽首。觸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遠之。精意以享禮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奉無用。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誤於己也。何遽。吾聞之曰。大國邊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誣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崇國既卑。諸侯遠己。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侯。將行以其族適。晉平公錄虞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焉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猩。猩食狼。狼食虎。虎食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臣聞之。一白諫者辱。三白諫者死。今夫虎所以君之出。必驗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白諫者辱。再白諫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白諫乎。平公異日出朝。有烏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烏之情貪。得骨專車。使使聞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厲。姓在虞夏

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風下之令者出朝。有烏環寢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烏名諫。可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烏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誡者寤。再自誡者辱。三自誡者死。今烏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誡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履郝之臺。使郎中馬章布漢蔡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剡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失肉自生蟲而還自食失也。木自生蟲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蔡霍人主堂廟不當生棘。蔡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來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寔風之所漂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癸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來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莭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嘗小之。巫宦。巫宦變曰。稷負五穀。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枉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節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雞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雞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黃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雖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莢。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夫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掃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嘻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盛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大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礛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禮樂。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蹻。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救。桑甚之之辭也。

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晏公。鈷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

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道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畤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畤也。畤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莘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深。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深。今吾子不知畤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十九

臻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稽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德。德者。得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禁於未然之前。而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故先王之治天下。有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也。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周則又始焉。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貪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韠。大夫鞸。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鞞鞛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苴絰。杖立于喪次。資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嬰冑

656

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賦之寡人也鹿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彎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贊鬯者百香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三暢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殺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撫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謂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冬省閉藏補用特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國爲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璋不珍之璋禮夫人貢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論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親命拜拜夫人受琮取一兩璧女正弊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大門夫先升與執轡女乃升與毂三轉然後夫下先執不珍之璧不珍之束修敢不敬命某氏貞女毋曰有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王正月公至自齊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爲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二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大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正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二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大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正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贊鬯者百香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贊諸侯以圭爲贊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贊卿以羔爲贊故卿以爲贊大夫以鴈爲贊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贊士以雉爲贊雉者不可指食罷卬不可指畜守節不動不可誘以生爲贊贊者所以質也

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鈇鉞得專殺然後天子加地進爵一賜以虎賁三百人再賜以地三百里得專地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撫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謂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冬省閉藏補用特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不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者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逢遇遂不出防此苗獵蒐狩之義也故苗獵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養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罷佐罷止則百姓收罿罻張羅設罔罟捕魚鼈然後漁人入澤梁鷹化爲鳩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殀夭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皐陶爲大理乎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肯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遠禹敷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夏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殺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而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贈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賻襚賻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二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緅綪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牒士到脾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綪厚貨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填墓孝子忠臣之慮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邊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威而容不知閒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慧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貧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戾暴亂之辭遠若夫鄙倍笑節斯遠之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閻子哀未盡能誦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備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宜王色色而無以應

古者有喪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卻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喪者必先乎餘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哭其門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粟粟粟子鞫鼓萑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萑火逐宜寄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衛卻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齋者思其君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愾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王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愾愾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容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愛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忠也鍾鼓之聲哀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忠也鍾鼓之聲哀之則悲嘆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孟孟子高見顯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顯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邊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威而容不知閒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慧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貧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戾暴亂之辭遠若夫鄙倍笑節斯遠之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閻子哀未盡能誦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備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宜王色色而無以應

古者有喪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卻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喪者必先乎餘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哭其門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粟粟粟子鞫鼓萑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萑火逐宜寄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衛卻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齋者思其君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儼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愾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王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愾愾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容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愛也無聲之樂懽

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舊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子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聲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志。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決慢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月。遠者數月。皆犬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入於飲酒。故古者愼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亡過。此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決慢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

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丗有以告子路子路子路以告孔子孔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漘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既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既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擇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綺紈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蔽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綺紈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鎬之然猶燬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琦婦女傻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辛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綺紈之用耶今當囚年有欲子子隨侯之珠者不得珠者不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驪邑立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壍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驪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旌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鋼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僊僥蜚石鬬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爲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藥以求之乃使韓終侯公求羨門高誓以延壽命方士傳客居海上采芝奇藥以獻始皇數巡天下

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舜之盛．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暨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奸邪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實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於．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騙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惡．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伸孫它作一本無「伸孫它」三字．辭而退．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革車兵服輿馬甚衆．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革車兵服輿馬甚衆．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膏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粳之糜．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粟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之齊國儉也．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聞之．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車弊馬瘦．衣穀革裘．其宰進諫曰．事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好之．臣食之．君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粟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之齊國儉也．魯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衰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養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肯蔽之葬者豈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郝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丸螎養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甌陋器也養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誓焉謂其妻曰槨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非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致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左得不合而言席屋賈事金同史記其尤可怪者則言秦始皇謀滅天下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履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履爲履縞爲冠也而越人徙跣剪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右劉向說苑二十卷隋唐志及通考卷數並同崇文書目祇存五卷餘並亡後曾子固校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崇文館書五篇合爲二十卷而爲之序大略謂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不當於理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又謂其狗物者多自爲者少所論過苛平公石乞侍坐於屈建介王伯厚已辰其述紀之誤見困學紀聞不惟此也其言楚昭王問太史州黎韓武子謂欒懷子叔向問殺亥左史倚相諫楚莊王皆前定無疑皆與左傳不合而言屠岸賈事全同史記其尤可怪者則言秦始皇謀滅天下以鉅白令之諫龍公篇見至公篇又庶幾無殘缺今叢書本間有以一者亦祇略爲乙正未另編次汝上王謨識

新序

劉向撰

新序卷第一　雜事
新序卷第二　雜事
新序卷第三　雜事
新序卷第四　雜事
新序卷第五　雜事
新序卷第六　刺奢
新序卷第七　節士
新序卷第八　節士
新序卷第九　善謀
新序卷第十　善謀

新序卷第一　雜事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讓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普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鹿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堂美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陳黑馬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曾有沈猶氏者修鬬以欺市人公愼氏有妻而淫愼潰氏者修鬬以欺市人公愼氏有妻而淫愼潰氏有牛馬者善鬬潰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儉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孫隳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越教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越教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楚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蹵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悔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

爲卿退彌子瑕使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緒字子
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
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昔逐舉解狐又問孰
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
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比黨
不爲比黨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
雖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
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
以我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
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勤吾爲之吾所
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厥咎也雖然吾終無得
也其過不細必亟遠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
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
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
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
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
王自擇友者霸己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毀之不肖
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
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遶遡而謝曰吳
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
或者其君實甚也夫犬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
良君將資善而除民患爰民如子慈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
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夫
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
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民
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爲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倦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
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
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
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虎會
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誅爲人臣而侮
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
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不

爲謀辯者不爲謀則社稷危矣
不爲使勇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羣
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
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
樽更之樽酌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
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
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
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
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之必人
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故不爲也范昭
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
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
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
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王產昆山
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
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
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
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
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
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庶不譽之
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
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
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
和者數十人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
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鳥
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蓬田之
鴳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昆侖之墟暴鬐於碣
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
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魂德奇行超然獨
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日昳甚矣子之墨墨
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
也師曠曰羣臣行路以采名譽百姓使覓無所告訴而君不
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士處高不肖臨賢而
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播
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慢然無以
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
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其猶算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殺其夫甚不祥臣聞天地所棄不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烝

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屬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屬侯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歟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治堯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周天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而霸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于胥而已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鄒魯之兵破強齊之師拔宜陽及武王蓋昭王立隗臺以身下之遂擒其讎卒奪齊故非至明其孰能用賢乎

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而霸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于胥而已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鄒魯之兵破強齊之師拔宜陽及武王蓋昭王立隗臺以身下之遂擒其讎卒奪齊故非至明其孰能用賢乎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治堯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周天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而霸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于胥而已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鄒魯之兵破強齊之師拔宜陽及武王蓋昭王立隗臺以身下之遂擒其讎卒奪齊故非至明其孰能用賢乎

晉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焉書畢書敎品晉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晉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敝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得大魚甚美故來獻也左右曰鄙諺曰與人魚不如與人漁王信之乎王曰吾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譖之果至遂不得見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樗里子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王周室者有其道乎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今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魏許甘茂至宜陽而還向壽不果行甘茂遂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鄙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

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爲拔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於韓而疑王於王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疑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挽之甘茂遁罪於魏魏相張儀惡甘茂於魏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爲魏將而攻其主魏王以故不信甘茂

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滅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鼎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侮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楚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則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幽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煖而君之廣廐惟馬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默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覓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福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實慈者無刑今楊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楊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懾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故罪人舊田半稅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故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殺夢視蛇莫腐矣謁之文公曰然矣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桑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援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羣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獨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陽入大澤逮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則必有九罾之憂今君逐獸陽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釣射之憂今君逐獸陽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吾過故晝遊乎大沼俛啄鯉鯽仰食菱芡留乎大沼俛啄鯉鯽仰食菱芡留乎江漢息留乎茂樹夕和乎風飛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修其弓矰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顛投乎百仞之上引微繳揚激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鹿獐豬子隨時禹婦遊乎高蔡之圃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塡以巫山庚子之不意人若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闇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縱今急疾暴也取人之身並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腸胃大醫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醫之所及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猶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倦歟安爲楚國妖孽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莊辛至於趙辛至十月王果亡亟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辛至曰諺先生來耶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寡人有稱曰亡羊而圉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翱乎天地之間采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羅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蟲蛾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黃雀因黃口而欲食之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矣將加己乎千仞之上而下爲人所制也今君王之有黃口之樂也不知子發受命宣王而欲移徙之小澤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之繳將加己乎青雲

天雖不喝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
門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解左右笑曰吾
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
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
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
不及諸侯如子者可言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
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
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於是有
一齊人曰臣請辭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
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
寡人再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
繳不能牽碭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
也若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
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臼頭深目長肚
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
所容入衒嫁不售流弃莫就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
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
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
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揜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
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
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謳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
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
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
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
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
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衛齒舉手拊肘曰殆
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
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彊楚之難外有三國之難內聚
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東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疊五
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
殆也賢者伏匿於山右諂諛彊於左右郭偪立於本朝諫者
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繼朝女樂俳優從橫大
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東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
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昇曰
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
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

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名恩女拜
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臣之力也

雜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
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
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
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
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
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
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
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
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
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
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
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
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
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
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罼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
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舜之若以卵
投石若以脂澆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
故仁人之兵聚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
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龍種而退耳
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
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
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敗之與先發而後擊之一也夫
又何可詐也且夫兼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
其民也民之親我雖然如父母好我矣如父母好我矣夫又
灼鑠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
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賤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
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
人之法

昔者秦魏爲與國睿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寇益
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
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子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

秦王秦王曰丈人固然乃遂王此甚苦矣魏來求救不
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
王壽英之臣失之也耳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
伺春秋者爲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
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
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
笑之臣矣夫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聲而往齊楚
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彊秦之寃解魏國之
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至
哉千責故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
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
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爲燕王是爲燕昭王昭
單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
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
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
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
之三月得千里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
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
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
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
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
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
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
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
諸侯遂合遂四國之兵以伐齊大敗之閔王亡逃
匡章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
復收燕實器而歸樓昌王之辱樂毅謝罪諸侯之
莒即墨時田單爲即墨令惠樂毅善用兵田單不
士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
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士之趙不歸燕騎劫
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
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
自悔爲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
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損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竭其願而
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
不望慁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復益之

不廣君明弃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廣君明罪之也寡
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
恐君之未盡厚矣謹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
要名故義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
賈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
王之成算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賈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
有厚薄誠施異行有得失故惠同今寡人住不肖之罪而君
怨嘗釀爨棄之齊收入百年之積及其弃捐臣之日餘令
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
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
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
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
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
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
得厚傷寡人之效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殺
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
之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
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
季未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讒寡
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誘曰仁不輕絕知不簡
功簡功棄大者伐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伐而棄之怨而累之
室在邇者不望之乎君人寡人無罪者豈怨之乎願君捐忿
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
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
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
諸侯遂合遂四國之兵以伐齊大敗之閔王亡逃
匡章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
復收燕實器而歸樓昌王之辱樂毅謝罪諸侯之
莒即墨時田單爲即墨令惠樂毅善用兵田單不
士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
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士之趙不歸燕騎劫
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
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
自悔爲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
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損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竭其願而
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
不望慁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復益之
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奉符節南使趙願
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

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
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
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大劍戈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
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恢其志以臣不損令
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
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
怨雪醜夏興乘之齊收入百年之積及其弃捐臣之日餘令
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
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
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
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
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
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
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
得厚傷寡人之效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殺
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
之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
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
季未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讒寡
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誘曰仁不輕絕知不簡
功簡功棄大者伐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伐而棄之怨而累之
室在邇者不望之乎君人寡人無罪者豈怨之乎願君捐忿
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
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
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

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實成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晉驪姬之計逐太子申罪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於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讎雖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桓之明後宋鼎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對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積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忍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偕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解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陳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雖肝膽胡越厚於兄弟之豭通無媒於士則策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以宣桓公其似之矣

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焉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舉衆賢在位垂衣裳而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王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公孚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之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兵革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孚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翟黃進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舉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李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爲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者三士翔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矣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若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

雜事

齊仲言齊桓公曰夫壓田報邑開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辟辱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垂入委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言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誤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爲大理平廣廣圍車不結軌士不旋踵斷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彊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矣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革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焉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舉衆賢在位垂衣裳而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王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公孚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之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兵革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孚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翟黃進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舉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李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爲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者三士翔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矣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若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

清貞有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
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喜煎熬之賓胥無善
齊和之晏以調夫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
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
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塞境若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
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嘗其臣及會而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按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桓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雠而君不雠著信天下
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雠而君不雠著信天下
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鄄之會曲之盟諸侯莫
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
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王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
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
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爲
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
降故曰伐原而温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
衛爲踐土之會温之盟後南敗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
次鄭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
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
助也君爲士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
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爲乃請降詩曰王
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雖識知民并代爲天下彊
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鞭茹右執鸞刀以迎莊王
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睊辱到
鄭邑君如降此負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
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徼至
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遠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
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
百人今克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五不
穿皮不靈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
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豈之及
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

軍子重進諫曰晉强國也通力新楚師破楚必矣君其圖
王曰不可强者我退之弱者我威之奈何其以德也退師以
故徼幸則從去貪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
河而南汲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
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
救晉定諸侯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莊王
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不可强者我
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曰寡人之過也非所以使國閒也誼而行其誅乎則庶寧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三覇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鄄趙衰言所以勝鄄文公用之而勝鄄將賈趙衰趙衰曰君將賈其末乎實其本乎賈其末則騎乘者存賈其本則臣聞之鄄虎公召鄄虎曰衰言所以勝鄄者何也鄄虎曰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之實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之實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寧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此其鄄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由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寧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寧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此其鄄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由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裡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宋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哉故徼疑則從去貪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繕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賤曰待之者殆未有也故有國家而得蛭因逐吞之臣有疾而不能食令步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蜚雄而得蛭念讎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發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閒也誼而行其誅乎則庶寧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步退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瘕之疾皆愈天之棋臨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其罪乎是法發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閒也誼而行其誅乎則庶寧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步退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瘕之疾皆愈天之棋臨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校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

而斯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憂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昔者舜有五弦之琴其民阜財南風之詩其民和孔子就席曰昔者舜有五弦之琴其民阜財南風之詩其民和階仰見棟梁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出門之四郊士國之墟列丘墓人者不也麋鹿遊之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君以此思勞則勞

新序卷第五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讀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一

晉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于大撓顓頊學于祿圖帝嚳學于赤松子帝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跗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太公仲尼學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遺此師則功業不著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鼎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州支父帝堯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議越王句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人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禁其就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禽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禽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擒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眞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實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魯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與子糾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奉桓公立國定使人迎魯止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

晉見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晉見須隨其實貧而逃門額見

文公方沐其竊者復文公捉髮而應之曰吾鬼須耶曰然謂曰若猶有以面目復見我乎晉見須曰若猶有以面目復見我乎晉見須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俯者言悖君意沐耶何悖也竊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賣而逃我謂女猶有面目而見我耶汝曰君何淹也是何也鬼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豈弃國之半乎其豈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鬼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鬼須君誅鬼須鬼須顯出以爲右如鬼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鬼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閽主任怒不任計

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鼎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州支父帝堯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議越王句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人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禁其就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禽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禽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擒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眞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實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魯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與子糾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奉桓公立國定使人迎魯止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

晉見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晉見須隨其實貧而逃門額見文公方沐其竊者復文公捉髮而應之曰吾鬼須耶曰然謂曰若猶有以面目復見我乎晉見須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俯者言悖君意沐耶何悖也竊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賣而逃我謂女猶有面目而見我耶汝曰君何淹也是何也鬼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豈弃國之半乎其豈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鬼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鬼須君誅鬼須鬼須顯出以爲右如鬼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鬼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閽主任怒不任計

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鼎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州支父帝堯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議越王句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人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禁其就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禽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禽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擒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眞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實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魯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與子糾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奉桓公立國定使人迎魯止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

晉見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晉見須隨其實貧而逃門額見文公方沐其竊者復文公捉髮而應之曰吾鬼須耶曰然謂曰若猶有以面目復見我乎晉見須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俯者言悖君意沐耶何悖也竊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賣而逃我謂女猶有面目而見我耶汝曰君何淹也是何也鬼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豈弃國之半乎其豈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鬼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鬼須君誅鬼須鬼須顯出以爲右如鬼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鬼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閽主任怒不任計

無死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股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效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退在本朝貴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溃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閨室閫奧之中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也廣大突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謳謠而舉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憍舜時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憍舜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雇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遺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齊桓公方伐楚楚人城鄢陵人子女其名尤甚不可以加攻之三者爲大王無取焉荊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曰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荊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荊王喜之所以屬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曰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憍舜時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憍舜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雇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遺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齊桓公方伐楚楚人城鄢陵人子女其名尤甚不可以加攻之三者爲大王無取焉荊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曰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荊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荊王喜之所以屬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曰所以霸也

無死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股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效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退在本朝貴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溃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閨室閫奧之中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也廣大突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謳謠而舉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憍舜時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憍舜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雇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遺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齊桓公方伐楚楚人城鄢陵人子女其名尤甚不可以加攻之三者爲大王無取焉荊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曰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荊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荊王喜之所以屬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曰所以霸也

事之御頻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頻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閩矣定公躍席而起曰趨駕請頻淵頻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頻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應險致遠而馬力彈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頻淵曰歌窮則臨鳥戰則隊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之謂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雒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夫差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去則不能實歸之不忍則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愼乎

君子曰天子居閨閾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猶固之上不出禮體而知天下者以有賢王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閭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之交皆孝悌爲誼長今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識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

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寧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鄉相遂成霸功詩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身不亡臣莫送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君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狗曰韓盧亦有良兔曰東郭逡蓋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逸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兔之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逸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兔之遠也何則其勢然也今王之左右皆蔽賢壅塞使人不得見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

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生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閔王亡居衛衛君避宮舍之禍臣而供具閔王不說衛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美死爲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莫送爲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君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狗曰韓盧亦有良兔曰東郭逡蓋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逸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兔之遠也何則其勢然也今王之左右皆蔽賢壅塞使人不得見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

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葉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欲趨不能遬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哉將使我遑車而赴馬乎設石而趨距乎逆旅何眠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迺逡巡而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遇宣王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而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足角縣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奉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騏驥騄駬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鼷鼠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鼷鼠也黃鵠白鵠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碎牆巨閭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鉏使之與管豪也決目出睫其便未必能過管豪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雷霆亮咽則聾日月之明鏡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庶幾得進乎宣王拊掌而笑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荊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荊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誑而斷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荊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文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刖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名之曰誑此臣之所以悲也文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新人之足矣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以驗之珠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

雖獻寶而美未爲王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女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豈不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啟一合若雞鶩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戚也宜白王之璞未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穀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刺奢

築作瑤臺龍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緹羅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尊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今我王侵令越歸海兮棄尔大兮又曰樂今樂今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士不吾與而從吾何不樂今伊尹知天命之至樂歸而告湯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故亡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輿而趨蓬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

夏亡

封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拏民力竭其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類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故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鈎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阡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二里乃足以爲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畏敵之地足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興役築靈臺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陳隅有爨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若鑒也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曾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大室不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門宣王曰羣臣以寡人爲好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荊邦爲有主乎王曰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之淫樂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

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晏子憧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桀紂之亡也不亡晏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雖亡猶有世禹能相亡然亦遭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猶有世焉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邪國五人之童子力盡勝君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大衆麗唯無禮故父子同麾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

而坐驩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翟璜而不冕文侯曰何為不冕對曰不時其牆柱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圖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翟璜禁之少焉曰晏進糒棗之食瓜飯之貴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翟璜者進食臣猫窺之糒餐之食瓜飯之貴文侯曰吾何無得於翟璜也吾一見翟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柱而不端對曰圖然者是教我毫使封疆也從者食園桃其事禁之豈受桃哉教我以糒餐者事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民使上也食我以瓜飯之貴事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民使上也食我以糒餐之養也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漆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靴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靴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漆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荊遂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城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哀公欲立子駟子駟辭曰魯宜公之本也諸侯與魯人不義魯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曾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雖不才願附于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魯子華子華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若於春秋

鄭穆公有令食皂櫪必以枇無得以粟於是倉無枇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枇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吾法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養背而耘勤而不情者益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聞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實滿貯中而獨不聞蟻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鄭之枇不害鄭之粟也一體也此之謂知當邦

新序卷第六

新序卷第七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節士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堯授舜舜伯成子高辭而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曰昔堯之治天下吾子猶在焉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民人大悅其政行其令天下大治今舜行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烈矣而民未知親其仁也畏其威而不說其賞而民知勸而不罰而民畏舜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君德廣大而民從化君實勞而民歌樂之今舜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君實劬而民歌且多私矣君之所愛者賞之所敬者罰賞罰而民歌且多私矣君之所愛者賞之所敬者罰賞罰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食誓信厚也施刑雖明爻弗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聞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之念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憯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致國而逃之負芻立是為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反成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而免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晉侯從之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為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謀干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賢小而賢兄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賢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曾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雖不才願附于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逃曰今若是作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若於春秋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以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有飢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而受人之養不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徵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爲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會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劫以求割地之姦謀懷王不可信願勿會羣臣皆以爲可會懷王遂會秦見囚於秦秦負其強詐

貴之衆不能立孤兒忍賈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胄者爲景公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氏皆嚴姓也中行氏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干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枚賁去周適晉事先君襄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祟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以死從我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弃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諱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諱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辭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臣子而生不若反之曲兵句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嬰子趙出候於門閭優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趙臣之難願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句之嬰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句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嬰子趙出候於門閭優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趙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也不益生綴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殺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鼎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交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黑黍不將就鼎佛肸脫僕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鼎不肯與世求而貴之田鼎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從首智者不爲也貴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義不義辭貴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勝然楚逐其父將誅焉王及子西

歲受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紿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善義歸武漢尊武以爲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義勇

陳恆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illegible]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我而從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責不吾與則此是也易曰笑曰實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
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教
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
吾不恐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遂子以兵爭
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教兵顏
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傷之於
屏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
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
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
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不肯劫以爲王王子閭不肯
之以刃三子問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代焉聞
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
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
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
者非惡其位也以絜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
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子雖
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
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
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
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
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

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士餐則夫
亡上車失軾御者曰吐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
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關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
可謂仁者之勇也

知伯晉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晉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
越而道聞知伯晉之見殺也謂御曰疾驅之何前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
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望屬無別也長兒之何前息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
于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憂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晉之死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
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府置之外廢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
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召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
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
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虞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辭卑
其腹內抱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士也以無道今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其虞虢之相救非
相爲賜也今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

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華元尹文者荊之歐鹿鳧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
拖地華尹文拔劍斬諸軫而斷之弧矢在前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
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臣以君旗載地故也國君之旗舟於軫大夫之旗舟於軾今
于荊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
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
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新序卷第九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謀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
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
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
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
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
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
聞之是後桓公信讒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天仁
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賀桓公受之過
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謀是美猷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
告難于晉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孤偪
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雖文
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卜偪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
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
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
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
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
命之侑于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
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
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
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良臣宮之奇虢有良臣舟之僑虞不能舍也
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
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
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也取之中
廢置之外廢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
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
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
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辭卑
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
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

之道被歸四年反取虞虢晉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穀公用荀息之謀而舍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兼

宮之奇也若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兼

晉文公春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國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郊也鄭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亦嘗為晉君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而晉界

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願君圖之秦伯說引兵而還晉

外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矣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

鄭國遂解燭之武可謂寸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要用

其詐所以前國也固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

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

威之不易寡人類結雖於二三君使舉請聞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

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

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住虐楚將

晉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

睦君多仁有是三者何懼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而度鄰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莫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守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者何度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那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度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射作淫虐文王患和殷是以興夫皇爭諸侯載乃許楚靈王遂為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讎比周而起禍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戰而楚人自亡司馬

侯之謀也

晉平王殺伍子胥出亡扶弓而干闔閭大之甚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沈璧曰諸侯有以伐蔡者某請為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戚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前君之道也君之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謗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而治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若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遂用衛鞅之遇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擊之善謀遂從衛鞅之計變封秩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當時取強遂封秩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

之其愚滋漸至始皇未悉塞路有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

惠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秦項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之弊犇與未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以伐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郊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韓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俗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得其地不以為利得其財不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韓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之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強富厚而輕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遍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黃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速

及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也不如而不誅黃帝先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若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遂用衛鞅之言更為戚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前君之道也君之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謗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而治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

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强乘戮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也從而伐齊既勝舟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義臺之上今王姑楚之不殺也而忘毀楚之强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兔遇犬獲之俚人有心于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之親越可俟時不可失臣恐韓魏重辭除患而實欺無窮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爲大韓壅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頓刓腹絕陽折頓擯頸身首分離暴骨見笑頭顱僵仆相望于道奪庸者相及於路鬼神潰洋無所食民不聊生疾類雖敎流亡爲僕妾者盈海内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獨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蹈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蹈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敝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胡陵碭蕭相敗宋必盡齊人南面而攻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是以枝於秦齊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秦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蹲當重齊是王矣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爲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十萬伐鄭梁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大梁心許陽陵葵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内而高枕之主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南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

國貢獻受約歸楚解弱楚之援全彊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厨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厨係死虜人將東甲而趨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爲媾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内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使賂楚約爲與秦地與秦攻計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内鄭朱矣虞卿以爲如何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重辭除患而實欺無窮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爲大韓魏父子兄弟接壤宗廟覆刓腹絕陽折頓擯頸身首分離暴骨見笑頭顱僵仆相望于道係臣東折頓擯頸身首分離暴骨見笑頭顱僵仆相望于道係臣東事於秦秦王内鄭朱矣虞卿以爲如何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重辭除患而實欺無窮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爲大韓魏父子兄弟接壤宗廟覆刓腹絕陽

新序

新序卷第十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讀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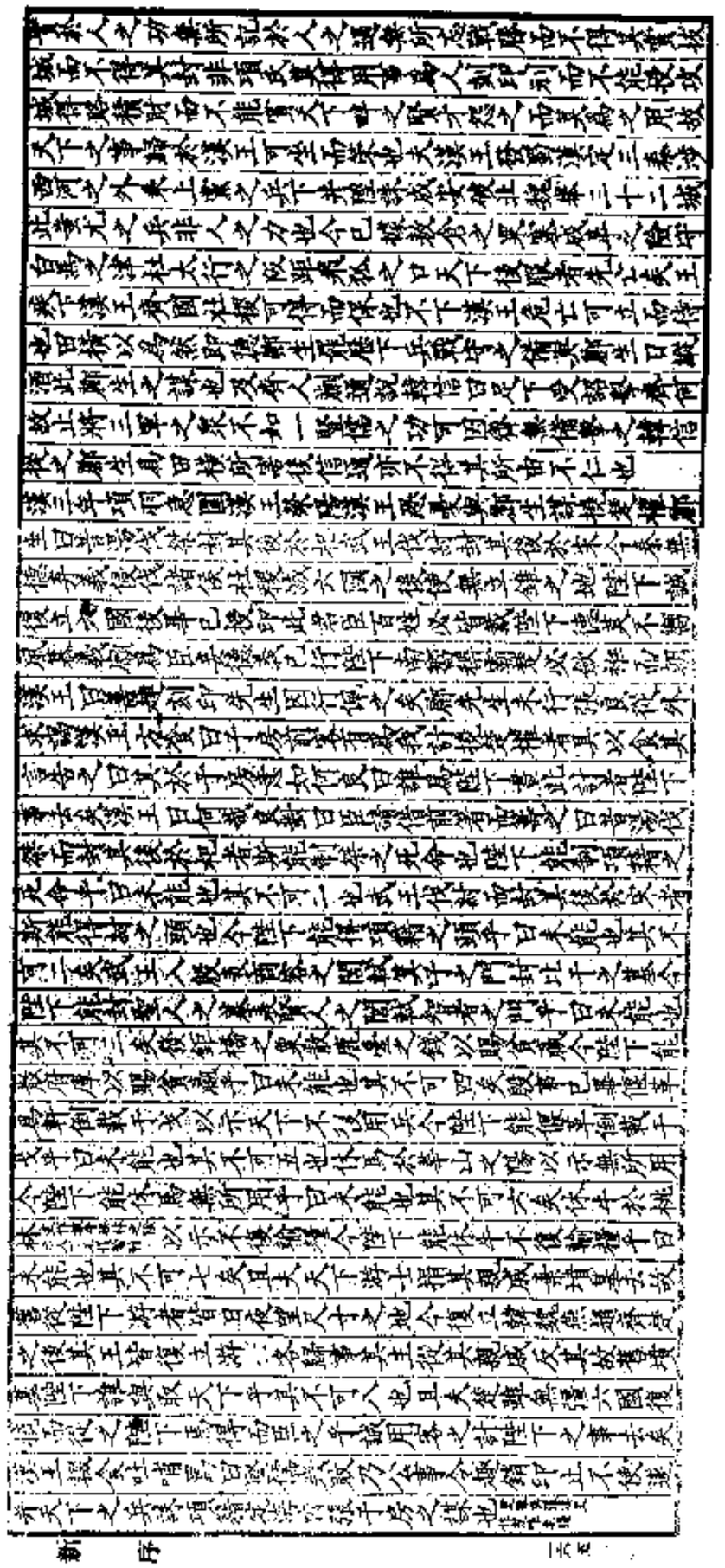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
從武關入至南陽守齮保宛城乃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
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
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圍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
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敢皆堅守乘城足下
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驟日則事留引
兵而去宛完縛幹甲徼循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
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
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兵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
聞風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
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
也

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
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
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彊
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爲拜賀曰唯信亦以
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再人項王喑噁叱咤
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
言語呴呴人疾痛涕泣分食飲人有功當封爵印刓敝
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
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
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
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王實
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
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
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
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
欣翳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
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
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
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
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
地收諸侯兵計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張耳爲相陳
餘爲將軍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
歸王使者王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
謝其舍中人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
使者往十輩死者何以往見張耳陳餘通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
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安見長者願復請一卮
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爾卒曰君知
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
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策十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
主豈可同日道哉願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
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
時未可留今君因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
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王左提右挈就直
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
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
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
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彊
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爲拜賀曰唯信亦以
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再人項王喑噁叱咤
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
言語呴呴人疾痛涕泣分食飲人有功當封爵印刓敝
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
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
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
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王實
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
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
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
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
欣翳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
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
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
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
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
地收諸侯兵計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張耳爲相陳
餘爲將軍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
歸王使者王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
謝其舍中人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
使者往十輩死者何以往見張耳陳餘通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
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安見長者願復請一卮
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爾卒曰君知
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
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
馬策十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
主豈可同日道哉願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
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
時未可留今君因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
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王左提右挈就直
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
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故來爾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起去上目
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
已成難動矣呂氏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
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翔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
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嘘唏
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已侍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
入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
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
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抱居上前終不使不肖子居
于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抱居上前終不使不肖子居
愛于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
泣言臾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
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爲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爾
上雖疾卧輦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猶爲妻子計載輜車
臥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而言如四
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教不足遣乃公自行爾於是上自將東
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
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
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臥傅太子安定呂氏
蔡邕已爲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宜
國家是歟此四公子之謀也

舜惇憲王者孝惠皇帝兄也二年惇憲王入朝孝惠皇帝與
惇憲王燕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
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惇憲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
乘怪問其故惇憲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宜亡舜國也惇憲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受城哉內史曰昔
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
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
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
城也惇憲王曰善至郎上奏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
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惇憲王而歸之國遂安舜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南奴之便可以絕遠境之害
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兵不可動孝武皇帝
召羣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
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
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請之

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
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衆庶繁殖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
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邊
守塞轉粟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
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雪不
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雪不
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遷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
今臣言擊之者固北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
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款之及解圍反位無怨怨之色雖得天
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
者也不以己之私怨傷天下之公義故道劉敬結爲和親至
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也天下之精兵於冒絕廣武無
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
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天下之民無不蒙其利者
足以爲効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秦王之時蠶食諸侯
遍於事察於勳者用則不失於利蕃於勇者用則不失於
帝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二生伐尸
滿澤積骨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於兵夫
以天下之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逸其勢不便故結和親
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適於動
靜之時蓋五帝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
今匈奴縱意日久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
路橫尸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
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
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動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
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
之兵也且匈奴者輕疾悍

力不能入曾孫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
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大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糧徐則後
利疾則根之不至千里人馬絕飢勢以通敵正遺人獲也
亡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雪不
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遷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
今臣言擊之者固北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
之遺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逕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
當其左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
臣以爲擊之便於是建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
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
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
樓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
弘羊請佃輪臺詔卬曰當今之務在禁苛暴止擅賦今
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
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嘗曰古諸侯不過百里彊弱
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爲淫
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謀以逆京師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
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
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
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稱
自消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開馬及督不得出絕遊說之路
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註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
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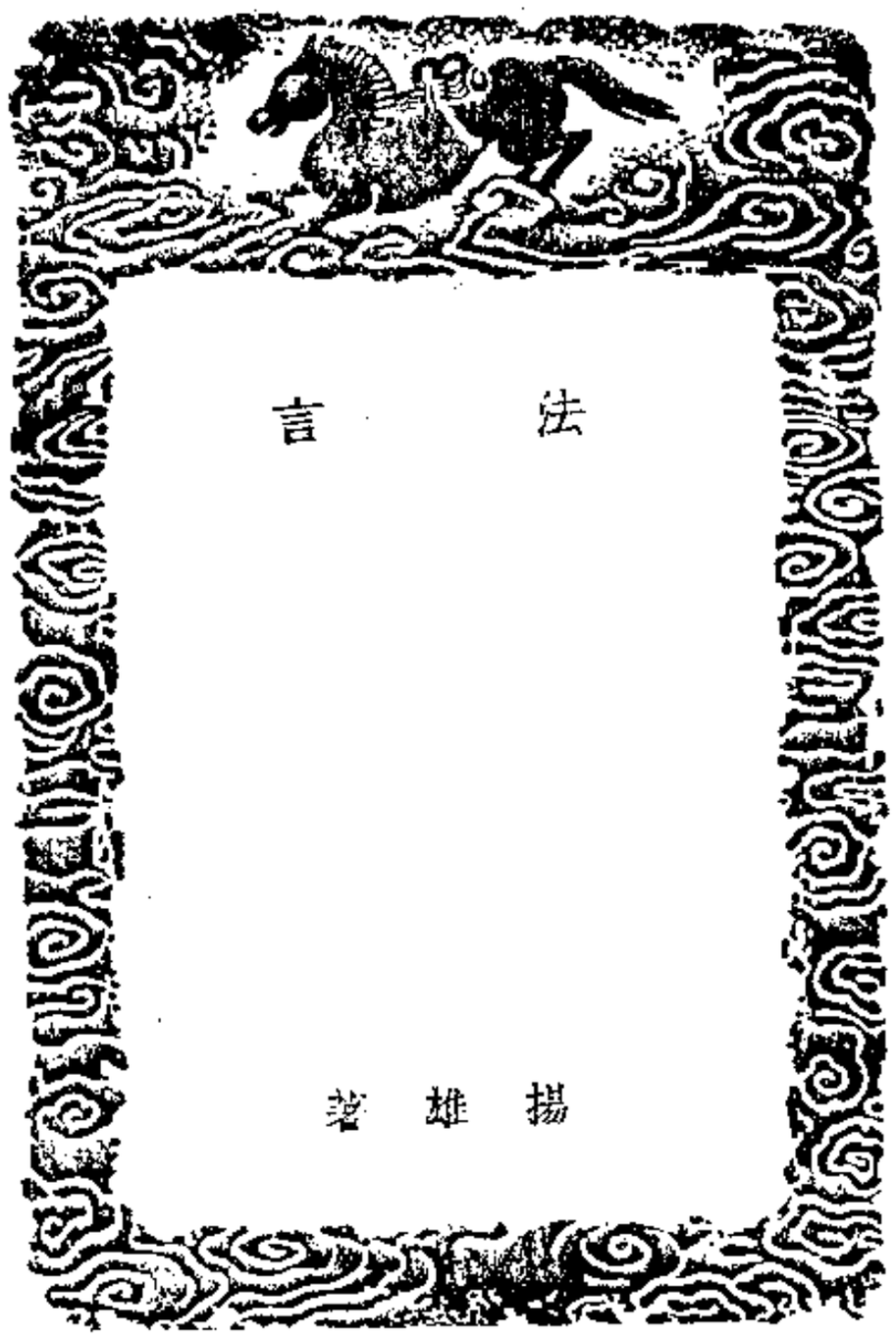
新序卷第十

康熙庚寅借義門師校正本對勘師本乃從趙撝
叔李氏借得陽山顧大有舊藏宋槧本校定也
七月八日景記

康熙丁酉六月得傳是樓宋本錄校翁題識復改
定十餘字
景又記

依絳雲未刻宋鐫校
本繕錄上版仍舊式
吳門徐元圃刻

右劉向新序十卷隋唐志俱三十卷。通考祇十卷。曾子固序其略曰。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此書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往往而在。而惜乎其所闕二十篇。竟無得而考也。讀書偶覽唐宋人類書所引新序。亦頗有今本所不收者。而其文皆不全。惟三國志劉廙傳注引新序云。趙簡子欲尊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鼻晉有鐘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鐘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嘆。下乃云云。其有首尾而其文錯亂。若未可信。第以胖牛故事語人。未有不茫然者。故亦復識之。以補史記家語之闕。若其所引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逐纓武子。齊公諸梁問樂王鮒。王伯厚已與說苑同譏。傳記若此者衆。又不勝辨也。此與說苑列女傳俱在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內。但班固原注尚有世說。書不傳。而後世所傳列仙傳三卷。又不在此數內。今祇仍舊書舊本。校刊新序說苑。其列女列仙二傳。尚當采而續之云。汝上王謨識



法言序

太儀之儐。浮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含之紀。奎成問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幕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興慶而爲己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大略。鄭康成大擺夫派之非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篇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謀。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超軼卿爲之題。頗詳。眞經有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爲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測定。雖釋二三。而不能遂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尙祕者。則庶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辯。至於言不詰而事不剖。說失旨而舉失類。已什其半。是使揚氏之意。尙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惓也。故廣成之志。成敢竊而取焉。凡稗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成曰。以別舊貫。覩夫辭、書小序。竝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衆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於後。仍條其篇。以爲十卷。雖不能廣賢賢業。庶充巾箱。爲詁謀之具云。宋宋咸撰。

法言總目

卷一　學行篇
卷二　吾子篇
　　修身篇
卷三　問道篇
卷四　問神篇
卷五　問明篇
　　寡見篇
卷六

五百篇
先知篇
卷七
重黎篇
卷八
淵騫篇
卷九
君子篇
卷十
孝至篇

法言卷一

漢 成都揚雄著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師爲怪迂、析辯、流辭、以撓世耳。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踵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於情性。鴟明不開。訓諸理。譔學行。學、所以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學如不及。豈惟羨久生然後乃學哉。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徇說者也。不在茲偕乎。述仲尼衆行而陳之。述說者也。使語偕宣揚之。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磨石名。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倾。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陳者師其死生未來有性而能如死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爲好學也已矣。孔子、智周公者也。顏淵、智孔子者也。智、猶識也。識、猶知也。智、或作知。智孔子者也。智、猶識也。識、猶知也。智、或作知。智孔子者也。智、猶識也。識、猶知也。智、或作知。

法言卷二

吾子篇

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然後藴章乖離。諸子鬧徵。而好賦。或曰。然。莊子雕蟲篆刻。少中大相。如以爲式。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雾縠之組麗。女工之盛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雖狂使人多藴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則孰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曰。朱曄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或問鄭衛不能入也。或曰。女有色。吾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鉛黛也。吾惡淫辭之溷法度也。或問顏原智乎。曰。如玉。如瑩。愛髮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脗辭脗。不曰。日視必宣。三年不日。月精必踐。舉問人。發魂曠枯。精學曠沈。擿埴索塗。其行而已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何謂四輕。曰。輕言。輕行。輕貌。輕好。或問仲尼奚事。曰。舉錯從時。言動不違聖。或問顏冉孰賢。曰。顏冉之分。不可階也。或問顏冉好學。曰。如其不遷怒。不貳過。或問顏冉孰愈。曰。顏冉之貧。非法不取。擇乎。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靜。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其言不正也。來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雷而智之。自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蓋蓋。不詐詐也。孔子之道。正以化蓋。以滅去詐。故謂陷啄以爲辭。是以蓋蓋。以詐詐。小說不經於正理。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譬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辭輳也。虛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寒路者有矣。若楊、墨、申、韓之類。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騐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篇

事有本旨。陳施於意。動不克成。之。勿求備於人。故曰不克。修身以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崪嵳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噩洽也。況枯澤乎。揩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或曰。老聃、莊周之言。不可勝由矣。何如。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貞也。曰。子厓乎。曰。厓哉。吾獨有不厓者矣。曰。惡不可勝好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貞也。曰。子厓乎。曰。厓哉。吾獨有不厓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籀。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閑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室。伏其几。雖其袞。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放問官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豹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虎。好智而不要諸仲尼。皆肆也。言皆市肆。不能料義。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擇乎。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靜。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其言不正也。來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顯然知。或曰。雷而智之。自紛如也。言雖有智之。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蓋蓋。不詐詐也。孔子之道。正以化蓋。以滅去詐。故謂陷啄以爲辭。是以蓋蓋。以詐詐。小說不經於正理。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譬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辭輳也。虛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寒路者有矣。若楊、墨、申、韓之類。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騐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篇

事有本旨。陳施於意。動不克成。言正道之事。當在己。自有相行之。勿求備於人。故曰不克。修身以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崪嵳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噩洽也。況枯澤乎。揩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或問老聃、莊周之言。不可勝由矣。何如。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貞也。曰。子厓乎。曰。厓哉。吾獨有不厓者矣。曰。惡不可勝好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貞也。曰。子厓乎。曰。厓哉。吾獨有不厓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籀。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閑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室。伏其几。雖其袞。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放問官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豹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虎。好智而不要諸仲尼。皆肆也。言皆市肆。不能料義。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擇乎。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靜。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其言不正也。來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顯然知。或曰。雷而智之。自紛如也。言雖有智之。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蓋蓋。不詐詐也。孔子之道。正以化蓋。以滅去詐。故謂陷啄以爲辭。是以蓋蓋。以詐詐。小說不經於正理。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譬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辭輳也。虛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寒路者有矣。若楊、墨、申、韓之類。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騐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以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崪嵳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噩洽也。況枯澤乎。揩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或問老聃、莊周之言。不可勝由矣。何如。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貞也。曰。子厓乎。曰。厓哉。吾獨有不厓者矣。曰。惡不可勝好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貞也。曰。子厓乎。曰。厓哉。吾獨有不厓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籀。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閑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室。伏其几。雖其袞。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放問官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豹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虎。好智而不要諸仲尼。皆肆也。言皆市肆。不能料義。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擇乎。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靜。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其言不正也。來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顯然知。或曰。雷而智之。自紛如也。言雖有智之。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蓋蓋。不詐詐也。孔子之道。正以化蓋。以滅去詐。故謂陷啄以爲辭。是以蓋蓋。以詐詐。小說不經於正理。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譬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辭輳也。虛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寒路者有矣。若楊、墨、申、韓之類。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騐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辱。貌輕則招淫。禮輕則招禍。好輕則招涅。禮多僞。美氏多僞也。或曰。日及不食肉。肉必乾。日及不飲酒。酒必酸。貨主百非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宜得乎。雌雄之鹿喻君子之樂道。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開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捽捽。謂以手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狡牛之鞟。與玄辟之鞟。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狡也。繇犯之雖狡。何不用狡也。資斧矣。則資損之則鄙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則禮可以義起也。或曰。非雷非霆。隱隱欲欲。久而愈盛。尸諸聖。欲。言宏也。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聖人之治天下也。殷說以禮樂。禹則禽。堯則鯀。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智也。智也者。知也。夫符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資斧矣。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鄙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則禮可以義起也。或問大疑。問聖人爲物之性。或曰。非雷非霆。隱隱欲欲。久而愈盛。尸諸聖。欲。言宏也。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月雖異。隨變而通理。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言使民視聽皆由禮樂。則安用塗之。或問新敝。如何。去敝之新。脩。飾。嬰、犢平。言今若亡禮人。嬰、犢來。可乎。嬰、犢。牛羊之小者。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孰大焉。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相之綫辭。乎。銜玉而賈石者。可勝。言狙詐則何。曰。御師則誰使。言狙詐不若亡禮。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以將六軍。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相之綫辭。乎。銜玉而賈石者。可勝。言狙詐則何。曰。御

法言卷四

問神篇

神心惚怳。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甘子本禮下有樂字)孝。(或本無孝字)或問神。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或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文王既沒文下疑脫在茲二字)未達一間耳。(閒當作間)或問潛心於聖。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操謂仁)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龍蟠於泥。蚿其肆矣。(蚿音元蜿蜒也。蚿蚖、蚿蚖。惡視龍之志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在則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或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爲猶治也)曰。聖人以不制爲龍。或問經。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猶指仲尼)折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損其一。雖蠢知固焉。至書之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雖蠢知固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考序之不如易也。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卦皆有數。亦可以籌籌而知焉。故曰無如書序之存而論亡。皆當時論說之事。不可以虛補。)吾之說書者。序以斥。(斥猶推也。)而酒誥之簫俄空焉。今亡夫。(桑皇周書。)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鱓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呼。能參以似者爲無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能參政哉。故曰無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意則否。何謂德。意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意也。(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縱恣擾以反真。)其義一也。曰。淫說之詖。君子之言。又曰。詖辭知其所蔽。(詖偏也。否則皆過言也。意。固莊何以異。)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五經大旨明且也。)下周者其書雖乎。(言不足以盡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五經大旨明且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變物也遠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著日月乎。何後世之開閉也。(開當作豁。豁大野也。)曰。幹騏能馱。幹騏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違其心。曷不能違其言。(雖矣哉。雖乎倦。君子也。)惟聖人得言之懌。得事之懌。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而相之辭相適。(言而對之時以辭相反也。)捨中心之所欲。(捨引也。作却反。)通諸人之嚘嚘者。(莫如言。嚘嚘憒憒也。)猶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晴晴。(傳千里之忽忽者。莫如書。晴晴目所不見。)故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言各見其書矣。)聖人之辭。淵淵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光曜曰。范、蔡漢。)曰。聖人者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多其雜也。)曰。雜乎雜。(言二書雜也。)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雜於正。)曾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贅。疣也。)或曰。逃而不作。玄何以作。(揚子著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之也。仲尼作論語。童烏子之子也。童烏而不秀。子雲之子也。)曰。作而不述。(述謂演而不窮之也。)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義。爲者立實。雖不爲。曰。勿爲仁義。何以爲玄。曰。勿爲玄。(玄之爲玄。大之經。大經至玄。)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人當作文。秦火之後。文缺而不全。聖賢之道。猶日月之明。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來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樂之可以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上衣下裳。)或問文。曰。訓。(言如五經之訓者。)問武。曰。克。(言安定大難之道。)或問文。曰。訓。(言如五經之訓者。)問武。曰。克。(言安定大難之道。)未達。(未得其義。)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己之私之謂克。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安得而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爲之。厥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言何不用勢於有名也。)可繼也。(言何不用勢於有名也。)可以近名也。(言何不用勢於有名也。)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憊乎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嚴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太山之與鱓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呼。能參以似者爲無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能參政哉。故曰無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意則否。何謂德。意。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意也。(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縱恣擾以反真。)其義一也。曰。淫說之詖。君子之言。又曰。詖辭知其所蔽。(詖偏也。否則皆過言也。意。固莊何以異。)

法言卷五

問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遂於不虞。(遇禍乎不測之非理)以保天命。譖問明。(論聖賢之明智)或問明。曰徵。或曰。徵何如其明也。曰。徵而見之。明非諱乎。(徵已探之明。豈聰說諱。聰也)聰明其至矣乎。不聰不明。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故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陋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由隱者也。無所求於世。其行止自其元否。堯僭舜之重。則不輕於許由。卽或問堯將讓天下於由矣。(僕謂好大哉堯。好大哉堯。其克允否。堯僭舜之重。則不輕於許由。卽或問堯將讓天下於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以其居尊之道。人難能也)不墓由卽夷矣。何變欲之有。(言莊非墓許由。卽伯夷。變食也)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由矣。(僕謂好大哉堯。好大哉堯。其克允否。堯僭舜之重。則不輕於許由。卽或問堯將讓天下於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以其居尊之道。人難能也)不墓由卽夷矣。何變欲之有。(言莊非墓許由。卽伯夷。變食也)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烏之謂與。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雖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拔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拔其不合。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拔邪。(言韓非拔其不合。非拔也)或問哲。曰。芻明厥思。問行。曰。芻通厥德。

寡見篇

假言周於天地。(周作遍)贊於神明。幽弘橫廣。絕無通言。(絕去通言。謂寡見以悟後通之識)吾寔見人之好假者也。通文之視。通言之聽。假則倜焉。(倜。音惕。倜焉。猶忽然也)或曰。昜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皐先王之道。滿於師門。不獨少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時君策試選補。故學者不遑已也)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爲己之學也。爲己之學。內發於心。)好學者。爲己也。發外。(相去甚遠。是以發其少也。好學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學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同。)如小人謀之不美也。不正道者。至讒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識人而從

華落也。又從而繙其紫幌。惡在老不老也。（裴大帶也。幌、佩巾也。裴玄巳過外約解科。言自可令約束而已。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聰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荒乎淫佛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奕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爾。侍君子者。賢於己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範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己也。鴻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奚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雜事也。）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雖。其無觀已。（言皆尚詐力。雖或稱足觀也。）或曰。秦無觀。奚其彊。曰。所謂觀。觀總也。如觀兵。開關以來。未有秦也。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晏。奠枕於京。（奠、定也。京、周安枕也。）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侯驪。魯不用其儒故也。如用其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言有此理不能解。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言用於未然之前。）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主。君忘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盡榷諸曰。譬諸父子。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臣乎。（卜式語見漢書。）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舉懲。鄭衛調。俾樂因之。亦不可以致簡韶矣。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逐貂。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何必興唐虞之治。若用利法。亦可治矣。）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塞者矣。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秦治也。）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遠天地之道。而天地遠棄亦弘矣。（言天地以弘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陵秦亦大矣。秦本陵越天地亦大矣。）

法言卷六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纖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者範。譔五百。（明聖人之道。）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後則、遠年而三年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來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譔乎。曰有。曰焉譔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譔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譔如何。曰。譔身將以信道也。如譔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非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也。祿人曰於祿殖也。（言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先生即儒。）曰。若是則仲尼之間跡諸侯也。非邪。（欲行其道。制禮法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易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問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溫其所劣。慁其所能。衊衊如也。（心相違之貌。）非天下之至嘽。孰能沮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買如是。不亦鈍乎。（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曰。鈍哉鈍哉。時亦有塞者矣。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如此。不亦鈍乎。（言行道如爲買來物者。如此。不亦鈍乎。）曰。敢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

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小道害聖如何可小　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日。欲及時　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桑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雖噬者。吾於親庶邪無爲飽食安坐而戀親也。雖那。猶歎嗟之聲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或曰。若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慮。教不倦。焉得日暇給。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言當不用而治。是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秦平也。如欲秦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森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森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支離。言分散也。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使人從彼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或曰。聖人無益於斯也。斯。用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倉廩所以盛米者。而所益不多。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蓊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古者。聖人能通人事。知天道。不能通。或問星有甘、石何如。占星者。曾志曰。諸侯皆掌著天文。各論國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暑星。星隆則暑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瓌瑋其聲者。其質玉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行。有之也。病曼之也。曼。無也。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者。由君亡而無之也。周之士也賤。秦之士也貴。周之士也賤。周之士也卑。秦之士也拘。月末望則殽飽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遇於日乎。遇。迎也。彤弓驩矣。不爲有矣。驩。與歡同。彤弓。人臣不得者之任也。安能有功。胎德前世。淸視在下。鑒莫近於斯矣。鑒。鏡也。鏡。照也。下鄙士庶也。或問何如動而見悔。曰。悔人。夫見人之動而見悔。曰。悔人。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百志異也。一變諸聖。謹重黎。論古今君臣得失。

或問甫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曾之孫黎曾今曰。近義近和。義有義和亦時復之世何官也。

敢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或問黃帝自聖人是以鬼神、蓋其多效焉耳。而俗愚多效焉步。

顓頊、虞人也。而醫多終始。曰。託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鯀、鼉、蛇、魋、冥之屬也。

虞夫欲譬僞者必假真也。譬、匹。禹乎。虞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或問之。幾乎幾乎。莫之能爲也。幾、近也。那天今史官所用候氣調律以知其法也。請問蓋天。曰。未有近其理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曼、無也。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皆也。俾吳作亂。謂潛踰於越。破楚入郢。鞭尸報館。報舊君之讎。若以是高也。至蠡策種而滅肥。矣哉。三子之從師無名。是高也。又終弊吳。賢皆不足卻也。賢者謀之。俱不義。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言禍惟首先亡也。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成。時激。地保。人事乎。全之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修人事以得之乎。曰。其三事之謂乎。曰。孝公以下。强兵力農。以富食六國。事也。保。同地保。曰。東薄太河。南阻高山。西栖雍梁。北據渭垠。便則

便則申。否則蟠。保山。勢便則申。激。過時曰。始皇方筏。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始皇試酒徙置諸侯。酒酣仰盂擊碎之。方如刀。面諛如肉。始皇遍丁是時也。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卒吞天下。而報什無以制乎。一、周王也。言秦伯列爲侯衛。卒吞天下。而報什無以制乎。周而并天下。猶非一朝一夕之故何。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節爵也。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祭白帝。文、宣、靈宗魏。郟鼎上下。用莫重於天。既祭土地。祭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僭先見。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魏。郟鼎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楚以四鎮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擾肌及竹。報猶何以制秦乎。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摶秦。始皇名。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摶。天邪人邪。曰。具。有備之也。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亂。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蘇摶其政。故天下摶秦。秦足爲戒。秦失其鹿。糜侯罷守。守失其徼。天下孤騷。孤、獨也。騷、憂也。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摶楚。摶楚之月。有漢瓶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摶漢。天也。人事。人事之也。或問。楚才尚權。右肝左數。幽謹於時。人也。倘、尚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彙才尚權。右肝左數。幽謹於時。人也。倘、尚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信如羽之言否。曰。漢屈羣策。羣策旅力。言漢能屈己以用羣臣之策。羣臣之力。故勝也。楚懷羣策。而自屈其力。懷、歸也。屈、竭也。人者天地人也。兄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厥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言無土地也。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劉氏兩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殽秦得人。如何。二方爭職。一離一合。殽使秦得人。以關中待之。如何。曰。人無爲秦也。喪其彊久矣。焉能布德立信。而使劉項羽得救河北。殽秦得人。如何。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項羽得救河北。殽

書以爲不可。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霍。（誠人以斯非忠，詔禮光忠乎。）

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徵，擢燕上官之錄，處興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言他人之至，節不終矣。顯、光夫人東園。）

或問，漢世而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顧牧曷不用哉。德之德。（文帝。）曰，雖不孚，宮不安，令厭怨嘆，館不新，陵不墳，或問交。曰，仁。問餘。（耳張耳。）曰，光初，餘。（耳相如。）

丹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膽也，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若一，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智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前而儀、秦行，何如。（欲張仲之舉。）曰，甚矣。鳳鳴而鷙翔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己。曰，背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言辭槩敬，陳賈，執正，干陵，巾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摹於前，曹參率隨於後。）滕、灌、樊、酈。曰，俠介。（使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得此六人，持衛也。）叔孫通。曰，槃人也。（槃猶盤也，言以儒事說人。）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袁盎譎說晁錯，遂誅南王，而談有餘也。）鼂錯曰，慁。（慁，錯也。）曰，虎哉，虎哉。

角而翼者也。（鄒都衛成、張湯、貨殖。）曰，蚊。（夫蚊嘬人而來，可趨惡者也。）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也。（褐既以蔽體，而博施無窮，惡可謂之義也。）

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摹於前，曹參率隨於後。）滕、灌、樊、酈。曰，俠介。（使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得此六人，持衛也。）叔孫通。曰，槃人也。（槃猶盤也，言以儒事說人。）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袁盎譎說晁錯，遂誅南王，而談有餘也。）鼂錯曰，慁。（慁，錯也。）曰，虎哉，虎哉。

通。曰，槃人也。（槃猶盤也，言以儒事說人。）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袁盎譎說晁錯，遂誅南王，而談有餘也。）鼂錯曰，慁。（慁，錯也。）曰，虎哉，虎哉。

公、甪里先生，言辭槩敬，陳賈，執正，干陵，巾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摹於前，曹參率隨於後。）滕、灌、樊、酈。曰，俠介。（使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得此六人，持衛也。）叔孫通。曰，槃人也。（槃猶盤也，言以儒事說人。）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袁盎譎說晁錯，遂誅南王，而談有餘也。）鼂錯曰，慁。（慁，錯也。）曰，虎哉，虎哉。

法言卷八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於漢道。（迄，至也。）德行顏、閔，股肱爨、曹，爰及名將，尊卑之儀，稱量品藻，纖洞，窮戚，問淵、騫之徒，罔乎在（罔，今世何。）曰，在寢。（言淵騫之才，今亦存耳，但寢伏不爲人所知也。）或曰，淵、騫局不疑。曰，樂龍鱗，附鳳翼，毖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文章，如若卜商序詩書卷事類。）

或問，淵、騫局不疑。曰，樂龍鱗，附鳳翼，毖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文章，如若卜商序詩書卷事類。）

或曰，淵、騫局不疑。曰，樂龍鱗，附鳳翼，毖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文章，如若卜商序詩書卷事類。）

或問

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繆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譆仲尼乎。（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言星之明、非净師所能教、以其居高、故爲人所瞻卿。）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言仲元何不仕。）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猶如也。（貌、容也。）聞其言者恢如也。（恢、大也。）覩其行者穆如也。（穆、和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貶人也。使人心服曰貶之。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但人長。）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譆條。（悶其言曰。）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法言卷九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蠶迪檢押。（蠶、動也。迪、道也。檢押、由隘也。言必則由於檢押。）爲開聖則。（則、法也。）譆君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弼、滿也。彪、文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或問航不濟。衡不蓄。有諸。（航、舟也。濟、渡也。蓄、聚也。）曰、不載爾。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尤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道同、故曰不異。）苟卿非數家之書倪也。（蹟、數家、倪、合於教。一作脫、脫、括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曰、吾於荀卿、觚見同門而異戶也。（言荀卿亦遵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爲不異。牛玄駢白峰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全。）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雕。（玩、弄也。雕、琢也。）隊乎其不可形也。（淪、猶也。隊、墜也。）或問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於中國。（瀆、通也。）終入大海。它人之導者。西北之流也。紀綱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兼有取焉。淮南鮮取焉。（鮮、少也。）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道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傅書之不果也。（傅書、謂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曰、不果。則不果矣。（言淮南、子長、其

書皆已行。安可專而棄之。）人以巫鼓。（巫鼓、猶巫欺也。）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溢。溢乎哉。或曰、聖人之道者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宋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無方也。）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遇礙則通於海。君子遇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也。（與、許也。）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蓋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蓋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勤者也。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背乎顏淵。以退爲進。天下鮮倜儻。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倜也。必退易倜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倜也。或曰、人有好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窺竊。（若信然。竊、猶盜耳。）命。（命、非人知所能爲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安用、長門、徒有其名。）曲人未嘗見。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窺竊也歟。惟窺竊。能使無爲有。（多言之人、何爲也。）或問神可益乎。曰、德。曰、德可已行。安事神。曰、有德。則神之。（德、謂行之也。）則安得不爲也。曰、有德。則神之。（德、謂行之也。）則安得不爲也。曰、有德。則神之。（德、謂行之也。）則安得不爲也

法言卷十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讀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聖人之德。之謂也。和也。讓萬國。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非字。裕父母之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或曰。聖人奚異乎。言聖人亦以孝

081·18
0022
1445936

21101000162160

右揚雄法言十卷。按漢志儒家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自是隋唐志通考。皆以太元、法言、並入儒家。朱氏經義考。始列雄經一門。而以太元附易。法言附論語。蓋自東漢以後。諸儒論揚子人品。與其所著書。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失其平。訖未有定論。豈謨末學所當妄爲軒輊。惟以揚子自序既云。見諸子各以其知舛法言。愚則不應反取非聖之言。以名其書。法言二字。本出莊子人間世篇。仲尼告葉公諸梁。引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淺者。則幾乎全。又引法言、無門無毒成。注云。法言古書名。如果孔子之時。有是古書。則揚子於書無不讀。何以不審而襲取之也。意恃相剌謬矣乎。故敢略陳一得。以質世之知言者。至法言卷數。諸本不同。今讎審具載宋咸序注。則宋本也。汝上王謨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一八
作者＝
页数＝６９８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